六李集三十五卷

〔明〕李宗木等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六李集三十二卷》提要

六李集序

余生平宦迹多在中州當其令陸渾時則聞南陽之内鄉有三李曰杏山先生曰子田太史曰龔美比部三人者父子兄弟也皆以文章德業著聞海内既久之以行學至南陽則又於諸生中得伯舉殆賓業以舉子業魁多士矣暇日投詩一帙緣情程古略無凡調余覵然曰王氏世擅青緗宜其爾也最後行河濟上則伯舉已爲侍御從留都寄

一

一帙凡六冊曰六李集五李之外又有仲来蓋與伯舉叔賔爲兄弟行皆三先生之子若孫也余又逌然曰謝家寶樹羣季俊秀皆爲惠連矣伯舉曰以愚兄弟之習先生也敢以弁首之言

二

爲先生累余遂不能辭蓋聞之發言爲詩者詠其所志也顧志以人殊人以地靈於顯樂都既麗且康南陽之炳靈効異所自来矣武關西峙桐栢東標清泠揚耕父之光漢皋弄游女之珠

神尭以之啓封文叔因而基命大國多良材茲實其輿區已六李者祥發中鄉靈毓丹水父子祖孫自相師友羹墻趨步無之而非詩也者旃檀片片皆香瓊樹枝枝是玉故宜其落筆生花

三

吐氣成虹辟合珠聯而垂輝文苑也余嘗以次讀六李詩杏山如生公説灋語語實際后爲點頭太史如虢國朝天淡埽蛾眉粉黛無色比部如淮陰將兵十萬以上多多益辦侍御如文皇

觀奕鳳姿天表滿座風生仲來如曇花忍草觸處禪機殊賞如山月林風泠然心賞相承則是父是子相望亦難弟難兄百里君比肩而聚於一門千載若旦暮而接於一堂掩王謝之風流

俯峨嵋之喬梓斯以奇矣抑余尤有所嘆羨於六李者夫人各有志志各不同故周不襲商風不亂雅三百篇所爲鼓吹休明幽流教化者也漢魏六朝下逮唐宋金元時代遞矣盛衰因之

然詩比於人人比於代總之出於所自得爲多故觀風自足考德聆音因以論世不必易牙而淄澠自別矣近代乃不其然自洪永以至弘正上下百餘年語不必髯而調自馴文不必奇而

情自見亦一時之盛也比其後也厭其靡而加之悲壯遂舉一世而無所不悲壯又其後也厭其粗而歸之嫺婉遂舉一世而無所不嫺婉身自爲奴僕而謂它人父母謂他人昆弟則亦尚

同之派敎乎六李者固處父母昆弟之間者也以觀於其詩子不效父弟不傚兄八音異曲而同工九州異俗而同化不寧惟是聞其父子兄弟間晰夕聚譚絶無婞阿各信其心各成其是

講學則伸朱陸之辯論政則持韓范之爭必其相反以成相悅以解而後默而無言也不然者寧闕疑以竢他日故出而用世多能直己守道抗節致忠卽與世齟齬一放不收如太史氏其

家庭間固自以爲婾快也跡其淵源所漸將昌行業志義轉相授受成其世家曷但以詞賦爲勳績翰墨爲君子而已故讀六李之詩可以驗國楨辨家學考六李之品可以覩氣意明志節

究六李之用可以正人心扶世教吾謂六李者殆八元八愷之後身而二難五常三鳳八龍所不能企及其萬一者也獨詩云乎哉獨詩云乎哉　昔

萬曆甲辰春河北李化龍序

吳下陸士仁書

八

六李集序

古以詩世其家者自魏建安父子晉太原兄弟元嘉羣從外指不多屈不佞往從前修知南陽李氏有太史子田比部襲美已通籍知有進士伯舉及官留都

一

伯舉補南臺御史數相往来又知有仲来[illegible]賔五君者一禀於杏山先生正始之音而人各為卷卷各為多寡統之曰六李集云不佞得卒業駭而起定而嘆猗歟盛哉古昕希有不佞居恒

謂詩之為物也無俔無朕觸而成聲非句非真倏而有體下陶性靈上追風雅即使百年而嗣武千里而應聲猶不易得而乃得之一門之内一倡羣和靡不翕然中律合呂此豈世所可再

二

遘者哉夫自河梁軼漢青蓮超唐明興北地歷下蔚為一代之冠風雅之冑若有授受焉意者河岳英靈鍾毓於樞紐之地洛邑介在天中空同熊耳之盤鬱伊洛玄滬之嗽潤兎園金谷之遺膏其若培之乎千百世以待作者夫五緯各纏其德及其聚也則為瑞世之徵海内不乏作者而萃在一門乃當文明之盛若六李者殆箕星精徵地靈以生者耶此以接跡於鄴下雲間

六三

會稽之勝非偶然矣

萬曆甲辰天中節前二日前進士南京吏科給事中豫章祝世祿敬書於滁陽之醉翁亭

丁未人日吳郡薛明益重錄

序

嘉隆之際蔵名工詩者有李杏山先生嗣何仲默氏起汝南再傳為子田龍羨三傳為伯舉仲來猶賓並修杏山先生之業以詩聞是為六李夫一人作祖閱

三世而能詩者六古有之乎無有也今讀杏山先生詩太史詩似讀少陵詩非似其膚也似其神而杏山先生早龍岡賦一洗六朝之靡直解千古之嘲尤快人意太史工力甚深可以領袖

館閣鼓吹風騷而不得終為詞臣夫、非以工部之才阨供奉之遇耶比部平生謂莊周李白差可忘年故歌行豪爽一以自然為宗五言近體爽爽乎兼父兄之長而有之矣侍御以悟入如

老衲談禪別有機鋒觀海四詠足敵海賦千言奇扰白羽秋羽器韵相似而派出三謝五言律有情有力並擅專城方之柱史其伯仲之間乎上下三世是不一調惟不一乃以成其一譬之

大令華勢何嘗刻畫右軍子瞻兄弟亦何嘗覘〻然摹朗允之文以為文要於可傳而止詩至可傳難言哉盖有先於言者矣詩生於情〻生於境〻有幻有真榮華幻也倫物為真不以幻

序三

為真則情檢不以真為幻則情融是故其動至微其微至著古大夫賦詩見志十不失一而何疑於令杏山先生父子間青紫舄奕而多沉鬱雅澹之思此可以想先生之所尚矣太史遇而

不遇者也比部不遇而遇亦遇而不遇者也長歌短詠不嫰不汰非養恬何以與此侍御予見而知之矣有遠體亦有遠神曽一向予称二弟意恣柔愛之道如元方季方然其為父子兄弟

序四

何如哉夫雅澹和平温柔敦厚足以蔽詩矣則斯集之必傳也何疑　旹

萬曆甲辰秋月前進士年家晚生舒曰敬書於天界寺萬松庵

丁未人日長洲陳元素重書

內鄉李宗木繼仁父著

賦

玄嶽賦

伊乾坤之初始判高下於鴻濛疏海嶽之流峙爲萬有之巨宗偉太和之神秀極艮止而穹窿小彭碣而弗埒瞷江漢而稱雄緬惟
文皇神武彪炳燕然勒碑昆吾銘鼎叶昚緯之精靈感祥符之畢應信歷數之有歸仰神州之

再定於是罄財殫力備此明禋琳宮玄宇創構繽紛
列聖克紹望禮惟寅盡山海之琛富來殊域之寶琛儼作鎮于四維赫爭耀於三辰爾其爲狀也則眈眈業業煒煒煌煌蔚朝霞于紫柱燦飛文于赬墻塗金膏於螭殿列玉檻于鼉梁聳七十二峰于天表列三十六闕于
帝傍嶺伏者蜿蜒而糾結巖盤者坱圠而鴻龐岑秀者嶔崟而崋嵬石奇者詭巧而秘藏翠若芙蓉萬朶劍削千銀漢彩如兒孫拱立羅列而成行慢人心于萬國誌玄貺于福堂鋪沙淑之雲錦滴乳竇之天漿綴珠實之百果森松檜之千章舞蹁躚之鸞鶴裊婀娜之幡幢旬赤霄之鐘鼓豈明月之笙簧于是心怡靈境情爽太虛冲懷古貌睢睢盱盱思解韁而息駕願振履而軒袪抗危冠而函琹岫巘瑶光而躡斗樞凭香罏峰名而挹瑞靄登天柱峰名而睇陽烏當斯時也几席崧華襟帶巴湖尸臚列宿膝吟寰區風奔

濤而如馭雲飛蓋以翼子電閃閃而時爥雷殷殷而前驅宛轉乎晞青羊峰名于澗塢依俙乎遘白馬峰名于天衢揖三公峰名而平分乎氣色親五老峰名而手撫其簪裾駭神異之紛沓得見聞之所無迺陟降乎石道聊延佇于弁櫚引葱菁于蘅薄眷瞻菱于椒塗過崖蹬而攀木枝磊砢而相扶聽猨蜼之噭噭狎麀豕之徐徐訊芝童于洞口逢桂女而踟躕啓十芒之藥笥窺七焰之丹罏慨六龍之難頓哀三命之幻軀已矣乎爵

服雖時玩嶔纚意不舒悵浚谷之蘿薜將結侶
于山都付萬事於一嘯於榮辱吾何須

弔龍岡賦

訪春陵之遺跡兮緤余馬于龍岡仰先生之高
風兮展一敬于瓣香登岑樓以徙倚兮眺白水
之帝鄉直阡界井曲氾通隍頹雲送日叢卉腓
霜迥長天之寥廓極大野之蒼茫喟千古之浩
歎溯滛滛而沾裳憶先生之農隱兮時抱膝而
長嘯避聞達以龍盤兮羌玩世而高蹈彼冒耻

以干進兮雖顯榮非所徼悲雍洛之陸沈兮黍
與稷其油油子煢煢而僊僊兮走帝室之豫州
禮丘阿之潛德兮輸誠悃于三求矯龍翼于天
衢兮咨豐隆與之謀覘天文于楚宋兮憤黃星
之曄曄擁虎士于中原兮紛豺虎而乳血顧力
孱者未易撲兮勢燎原而方烈睨武烈之有子
兮射組練而光耀茲可與輔車而不可佻兮亦
樂毅之韓趙熾東風於一炬兮褫當塗之遊魂
非兩美之攸合兮詎能剪其凶門暇荆流之一
帶兮右庸蜀而左吳疆誕上游之總會兮進可
以扼勍敵之吭茲兵家之所必計兮文惡可謂
謀之弗臧訏大將之雷鼓兮嘈嘈震乎漢陽僦
封狐于庭馗兮彎六鈞而殪天狼何婚媾之內
賊兮不能脫英雄于敗亡後雖連營于八百里
兮終未得雪耻于毫芒仰白帝之嵳峩兮大命
殂于永安赤符晻而忳鬱邑兮凋翠華于空山
託孤兒之一綫兮諒忠信之貞堅天地爲之同
盟兮日月照乎肺肝彼遺令之瑣屑兮訑分香

與賣履曾歌吹之足歆兮悵三臺之空峙心糾
曲而如戀兮穢百代而可耻慨王業之偏安兮
鉤陳衛乎梁州忝丞相之匡扶兮百紀爲之惠
疇挽蒙氾之末照兮鍊五石于不周介征馬于
鑾洛兮訊天聲之飀飀討中原之長技兮極智
慮之詳周動出不測止鎭山丘鳥飛雲逝揮霍
蚴蟉攖之則飄犯之則劉外嚴節制機妙神適
惟無以睬其翕縱故得以任其去留孰謂將畧
而非其所優也不攘功而匿瑕兮申討賊之大

義每開誠而布公兮殫繫思之勞瘁胡天意之不屬兮星熒熒而夜墜返銳卒之羣追兮愕帳前之生氣死矣而猶鼠却兮寧炁虎之弗畏二表上而心裂八陣布而天忌謂先生功無成兮雖孔儗周之東亦何濟謂街亭之匪哲于謖兮雖伯鯀亦失之唐帝盁州久昏于無王兮取之非以爲悖急戎而恐師之疲兮老冉冉其遒至如拯溺必待于規行兮將置厥祖之劒璽于何地嗚呼漢祚之未終兮假河北之王郎姬運之

方勃兮振尚父之鷹揚後人之呶呶于先生兮又何異乎坎黿之撼艅艎

二忠祠賦 弔張鐵二公作

伊兩儀之幹運界正氣于偉人理何微而弗顯君何代而無臣扶天樞于幾墜揭曜靈于再晨撫青編而興歎遡遜典而傷神彼其矢心王室殫力封疆于 明有鐵于唐有張勳庸巀嶪聲聞去聲鴻雁侔乾坤以爲質抱日月以爲光炳丹青以爲晢畢金石以爲腸一宣威于睢郡一抗節于東昌誌忠信于甲胄辨上聲貞亮于鞶囊雖所遭之殊軌咸異世而同芳斬崖屹乎兩柱夜采汗于雙璜建木與若華競曜留夷與揭車並纕駃騠騰之紫燕追邁乎前路之渠黃阽焦原而投趾扛巨鼎而弗僵虞皇輿之敗績固干城之保障平聲群飲血之創卒森壁壘之戟鋋旗暈蒼隼之勢劒睒上聲赤星之芒盛車馬之翼翼異壯弓矢之彭彭叶陽韻 振一葦之眇眇遏巨浪之泱泱瀕九死而不易疲百戰而裹瘡豎顛髮之岌

岌紛膺淚之浪浪叶陽韻 旣受命于斧扆上聲敢洪涊而怔怔諒赤忠弗事乎繞指故精煉于冶而愈剛起汀濘之神蜧朝飲馬于歸塘駐崦嵫之夕晷乃稅駕于落棠信松吟而柏和悅芝焚而蕙傷幸

聖主之追卹選明牧之甄揚爲之經營其祀所崇廟貌而開拓乎中唐檜梗楠以爲楹截文杏以爲梁疏丹桂以爲戶塗蘋壤以爲窓雜陰虬與陽馬列裱桷與圓方燁燁然外凝乎氛靄熒

熒然內頫乎銀黃邈廛肆而特出依俙乎天閣之將將于是議以明禋之典告以祝史之章達以脂膋之氣薦以椒糈之常酹以苾芬之醞犕以兆沐之香樂音雝雝而嘒嘒禮文濟濟而蹌蹌旣鐙錞而鏜鞈亦齊稷而敉匡揎中州之丕制標萬歎之宏綱高雙忠之義矩欽韡烈之煌煌化渫風而馴臻夫雅俗深有望于濟美之循良

李杏山集卷之一

李杏山詩集卷之二

內鄕李宗木繼仁父著

五言古詩

詠史六首

戴君恩不昔一葦過潰波豈不顧力微委質將奈何凌霄百尋大雷霆摧其柯哀哉此良材不植燕山阿千秋萬歲後姓字應難磨

武功啓初運兵戈猶未歇羽檄動朔方流猋激魏闕矯矯諸君子忠貞炳日月珪璜雖可碎碎之光不没蘅蘭雖可焚焚之香愈勃

漢削七國權鼂錯失其猷放麑誠不忍骨肉焉可讐身死亦何補兵連竟不休鳴鏑犯黃屋震蕩危神州桓桓周條侯提旅殲吞舟天意不在此命將徒爲謀

昔有同心友訂約明于霜久要期不渝丹衷質彼蒼如何怯一死中路忍相忘洪涊繞指柔愧此百鍊剛君臣朋友義棄之若毫芒南箕徒虛名不可以簸揚

結髮事良人忽值時運攺脆促隕所天家禍瀕
危殆荆棘塞門塗蕭藋奪庭彩伶傳旣無依苟
生復何待願附精衛魂銜木塡巨海
崦嵫無停景頹陽勢駸駸恨無揮戈手徒爲魯
陽心烈焰熠蒼穹寶物熸玉琛潛身越險難遥
赴首陽岑採薇有遺蹟相與從所欽回首望故
國喟然涕沾襟

行役三首

殘流逗平隰脩陰生暮波丘木蔽迴阡莽翳紛

條柯投駕給孤園然燈見維摩宴坐有深意微
雨窻前過想見薜蘿人若在山之阿
窻隙通微曙遠鷄啼村隈僮僕乞火出卧聞柴
荆開出門謝僧徒前路山迴迴蒼茫拂崕巘積
雨滑莓苔緩步畏犖确我馬虺以隤
流潦浩春夏久雨傷爕𤇆寒意夜侵薄五月猶
衾裯起視明星沒黯黯谷澗幽屛翳還相結有
潦仍田疇腰鎌刈晴野孰能爲爾謀

贈熊别駕三首

奇璞隱白虹剖之得盈瑱本負珪璜質𨦟皦焉
可亂世人乏博物測識昧眞贋安得郢中人寶
此明堂薦
清廟朱絲繩可比大雅音奈何濮上奏靡靡多
荒淫牙曠久不作瑶席閑綺琴逢子一揮手因
之識素心
峰頭玉井蓮移居在滇海温液滋靈根枝葉未
嘗改亭亭十丈花凌霄凝瑞靄豈無園中英懿
此徒采采

採樵二首

逸居防外念深山學採樵一徑通巖穴四顧鬱
岧嶤靈波激下泉寒威振商飇青丘多萎謝白
草漸枯凋斧斤聊靳勺音取伐亂存柔條雖云登
頓疲却免雜妄交行止無拘迫神情亦逍遥此
境不恒遇斯須用昏朝
摵摵晩秋意丁丁伐木音僮僕往操割野服坐
幽深草露沾我履山雲濕我襟躑躅不欲去日
昃轉夕陰牛羊下岡曲寒烏相追尋濛汜收殘

照朗月升岑崟對此延樵話因之諧夙心

三喻詩

養木厚根土條枚足助薪奈何山下樵斤斧無全仁戕伐恨不利觀者徒酸辛若得本根在猶可保陽春 喻政

妾制鵰欒燈贈君閱古書慇懃二十年與君同所居誓比雉壇交金石盟匪虛君身既富貴棄妾如敝衲往事不復顧別欒照羅裾君亮負才氣非妾孰與噓 喻交

三月採桃花攀條野水濱問君何博取餘芳欲贈人妾亦愛此物穠冶恐非珍君愛君自取失贈君莫嗔 喻守

雜著七首

江豚夜拜浪風起覆人舟水鸛晝鳴垤雨注輿田疇氣運有災祥物乃乘其由危邦多倖臣治世君子遊黃星既屬魏孔明徒漢憂李唐尚歷數五龍遂華周

青蓮出汚泥腐草光書卷香柏生蠹枝膏壤深莽鷹系貴戚乏良族早豈終賤銅陵養餓夫屠叟開姬甸造物亦何意人情若分辨所以仲尼門不掩角騂善

頑石可攻玉灰燹足浣布人之智慮周多以險難故豢樂生疢疾惡反爲善助文王羑里囚著揲精易務重耳不捐塊伯業稱獨步

帝德本好生於物夫奚吝陰陽氣參錯焉能俱灰燼四凶罪咸誅餘孽青鞫訊善類克朝除至仁頌堯舜後世錮朋黨疾惡何太峻不見山谷

深魍魎避雷震

傳聞海島中仙人好樓居可聞不可見事恐涉荒虛君子履仁義閉門讀遺書探道師姬孔抗言講唐虞人情趨向卑于此反齟齬 音鉏 棄置熊蹯味腐腸甘蟲蛆美惡無甄別何異逐臭夫

離離陌上枝燁燁鮮芳春詵詵絃誦地青青歌子衿士僞辭益工官墨治具新實理資談屑古經視如塵波騰頌者口德薇攻無因鳳凰隱丹穴來儀當何辰虎豹食人肉奚貴炳然文

養由方矯矢白蝯號樹枝易以楚王手搏矢且熙熙弦筈本一致挽發則異施藝精物所怖巧捷詎能支范文欺晉少乳與敵所窺廉藺失權柄趙括宜喪師宋殺檀將軍玄謀將何爲

擬古四首

灼灼菡萏花可以獻君堂青青蘭若草可以佩君裳映水流光彩順風飄遠香竊恐商飈至白露凝寒霜採掇非其時將隨秋草黃吾欲歌此曲中心愴以傷歲暮意躑躅且爲陶一觴

我有白玉盤珍藏無破缺持此遠行遊數獻黃金闕闕門高九重連天勢巀嶭精誠逈未通愁思鬱如結新貴多豪氣視我如吳越豈知烈士心雖貧不易節好尚緣人情天運有崇替(他結切)安得郢中人高下居然別

團團閨壺物古鏡雙盤龍千年土花蝕一磨開鴻濛妾每臨粧照愛此頰顏紅豈伊年歲遷顚頹生鏡中君恩雖廣庇妾身自不容中宵思假寐託夢與君通君遠不相知賤妾竟何從

青鳥生瑤池世人不恒見朝辭王母宮暮宿漢皇殿翱翔瀛海濱徘徊蟠桃宴一朝謫下土仙羽日摧散飲啄困泥沙俛仰懷霄漢耻與雞鶩群焉得不增嘆

李杏山集卷之二終

内鄉李宗木繼仁父著

五言古詩

送溫侍御廵視兩浙一首凡七章

幽虬頋汾姿文禽不掩嫮才智殊塗軌凡以仕
隱故君自葪門來結軫穰西路相會酒杯接山
光寫情愫

情愫何所陳鄖漢馳余神發棹指越徼祇役念
皇宸事總亭埸會利榷鹽海珍古云國賦賴今

見風紀新

風紀首司臬堅貞媿疲苶吹萬陽澤敷守一岐
路絶狐貍遁窮榛鵂鶹怔憲鉞海宴天吳平廵
憩堪愉悅

愉悅瀕西湖春風蕩行艫浮波汎汎鳥夾岸蒼
蒼蒲遥睇天目峰高高入雲孤山川信形勝由
來帝者都

帝都廣離殿文物昔蔥蒨六橋九宮壇人代幾
更換不省陵谷移安知今古變悠悠逝水情頗

増客子嘆

歎息且停卮知君富藻思歌擬釆菱調情工白
紵詞雲裝與煙駕聊以酬良時回首悵燕闕萬
里心透迤

透迤紆遐想歸路促蘭槳既值　崇盛朝焉能
遂獨往排閣赤忠宣矯跡青雲上野人望治功
立朝徵所養

樂農詩為南陽李太守賦

徼風動蒼陂田田滿香稻村翁不識吏稼穡從

所好穰巠塞巷塗出門閑自掃我志在常業農
家時一造景晏留止宿席燈熒熒奧為我話今
俗民馴鮮强暴清夜緬遐思夢入舂陵道

田家秋事殷粟豆摘盈把歸塗望場圃倦憩枌
榆下三旬巳終伏緒風漸瀟灑欲知太守賢歲
功徵在野

攄隱四首

適俗非本性徼尚在雲林芟翳通幽徑啓扉面
遥岑虛室無雜慮濯水有清音芳蕤交岸垂庭

柯止鳴禽晩來月漸上照破幽數陰援取綺琴
彈曲奏若悲吟幽人隱空谷歲暮獨苦心
背城五畝宅離郭十里村雲來不礙樹鳥至每
臨軒馥馥花卉密榮榮榆柳繁取薪沿樵徑謀
醉開瓦罇微醺自歌舞何用絲竹喧問君何樂
此光景去若奔還尋會意者與之共話言
朝望山上雲雲意何歘悉暮翫山下松松色何
蔥青雲能成雨澤松可延歲齡却笑窮廬士養
拙捐浮名泉石屢經復足以慰山靈雖未建事

功君當恕無成
雲林有雅調幽獨性所安音節自太古牙曠爲
我傳可以偕琴瑟可以來鳳鸞世人不願聽擾
擾車塵間由來知音寡匪獨今世難

贈呂南陽二首

文羽栖春茗飛飛逦華屋蔥蒨生光輝矜耀相
馳逐孰知幽蘭姿乃在山之谷芊蔚色青青孤
芳不掩馥所以君子心耿不怨幽獨
豐腴世所耽營營競漁獵試覩堂中燭膏既光
亦滅古人有遺訓保民培國脉羔羊詠素絲清
操倂泉冽所以君子心雖貧不易節

寄督學顏冲宇遊太和山四首

朝覽萬峰上暮宿萬峰前江漢杳一帶日月飛
兩丸翕絶曜奇草滴瀝鳴春泉瑞雲團紫蓋珍
鳥音間關豈無冥寂士抱道秘眞詮我欲往探
之淳薄媿異源君非世中人諒不孤願言
悟彼蜉蝣境暢此青霞思春榮娛心目奇遊眞
在兹風披琅玕樹日麗瓊瑶枝神光森百衛夜

采明五芝迤邐天路長鸞鶴相追隨靈境信奇
絶濛氾不我稽安得浮丘翁沆瀣餐玉巵
地拔山岳崇宮闕在天上綺疏映彤雲玉城排
仙仗乳竇丹泉通危厓高館抗乾坤互維持元
氣日簸蕩窈窕幽澗側蒙籠迷所向巑岏天柱
峰振衣聊騁望月前覯羽衣雲裏聞仙唱
鴻濛太素分百僞競馳逐豈徒忕祿者纓緌相
纆束羨君塵外跡逍遥適峻谷瑶溪擷神莒金
宫檢仙籙覽卉眷丹英搴條憐翠幄山光映眉

髮林影流道服玄識貴陸沈澹樂在淳樸此理
久潛儲西望意躑躅

寄贈衡太守宋別駕遊玄岳五首

聯轡臨江滸執手與君辭漸覺流雲暖况逢春
日遲眼醉百花氣心愉三月時霞蒸靑羊澗石
戴黑虎祠鳥傳睦耳語樹抗穿雲枝既爲登臺
嘯復傚遊仙詩拍肩洪厓翁名山倘可期
天末白雲生令予飛遠與不能往從之綿綿緣
老病緬惟太素時窩宅隱玄聖憩石聆松音把

袂凌山徑丹丘紺氣浮碧潭綺霞映羡爾出世
心天路仙輣並
春雲盎紫谷春溜鳴紅泉虛巖谷鳥應細雨山
花然振屨登琳閣如臨鬱羅天靈芝採三秀至
人懷九仙授以赤書文兼之貽玉篇促促蜉蝣
質一悟得長年
高鳳適椅梧神魚樂淼漾乾坤呈物理達人知
所向倬彼太岳峰嵯峩逼圖像芙蓉擁貝闕金
翠生衣上雲輧下碧虛龍湫飛紫虹 叶 閶闔邇

天墀衡巫分楚望二老泝玄宗五蓋袪蒙障抱
元珍上藥玆情遣弱喪
上士輕世味稅駕懷仙山放情超區外揮手謝
塵寰淸響挹虛牝香佩紉崇蘭御風冠紫霞掇
蔑凌危巒臨流漱瓊瑤靈液滋肺肝機隨心共
息意與雲俱閒爵服豈不貴自遂良獨難寄謝
當途人榮名非所耽

過裕州張廷尉祠

驂騑疲軌途晚過廷尉祠篆籀尙存碣綠錢雨

後滋繚垣幸未圮霜柏含春姿緬焉懷恤懋忠
情殫天墀刑從輕典議道以仁里推狴犴絕寃
庚帝祉賴滋培于張民並頌皐呂聲偕馳桑梓
香火綿萬代恒如斯

贈灌甫宗侯

河嵩宣秀特昂緯燭夷梁靈蛇掌中握長離雲
表翔藝林爛朱草詞匭出瑤璜浩博綜群書鉤
玄擷菁芳天人究隱奧理旨析毫芒鄒枚意親
洽揚史文頡頏我來自宛洛嘉月邁春陽欲爲

隻字獻得上通人堂眷眷惜解臂餘絢不能忘竚擬雲臺訪治化隆虞唐

東嶽四首

緊昔諸帝子登封屢大岳紀績酬高厚金泥光照灼抵今千餘祀牌版漫銷落我志探聖仙東岱振芒屩揄手披玄文嚼蘂試靈藥俛仰圓方間忘言意冥漠翩翻羨冥鴻潛伏想龍蠖寄語當塗人夙心已丘壑

茲山亘古今盤礴開鴻濛表裏壯齊魯峻極千

穹窿白雲生絳氣碧霞明紫宮寒氷結陰嶺旭日騰陽峰近矚知吳越遠瞰指秦雍登頓歷危頂觸面來罡風械書附黃鶴上與天門通

向平志五岳靈運懷九嶷飄颻適遠意若與仙人期伊余謝纓綏塵物非所羈躋瞻青帝觀洄沿玉女池春翹秀蘭谷晴煙起石圻松柏隱欲就麋鹿遊何疑將遂初服情豈干世人知

嘉月快遊興初心今始賞憑軾時一眺陽陸光漾瀁霽日燄山花輕颸蕩塵坱紺闕流鮮雲瑶甍排仙仗登臨展辦香靈旂動幽響念此生何辰岳宗肆長養願祝國與齊千載際明兩

李杏山集卷之三 終

李杏山詩集卷之四

内鄕李宗木繼仁父著

七言古詩

武當道人唫四首

道人自愛碧山住武當結屋雲深處屋後新添五粒松門前舊有三花樹冬夏不思葛與裘葉生葉落知春秋大還巳得神仙藥却笑世人空白頭

道人自愛碧山眠白雲遲度窻之前石壇松影

蔭千尺老鶴一聲開松煙起來手檢丹霞篆魍魎潛窺俱遁散天柱峰頭淸嘯長世人可聞不可見

道人自愛碧山行寒泉滴滴金石聲雙耳無塵不用洗此音聞之淸更淸溪邊樹色含青靄洞口有花人不採南巖亭畔一盤棋世上流光巳千載

道人自愛碧山坐山下吟詩山鳥和琪花珠藥笑欲來峭壁懸崕牢不墮紫霄有客夜深歸天風吹月鶴雙飛起跨鶴背上天去銀漢誤觸織女機

宿香巖聞雨

洞裏蟄龍夜飛去巨吻呑江雨達曙八部雲行濟物功百泉澍落棲禪處雨餘尋僧扣法旨白石青鞋無泥滓曇花枝重香染衣落葉滿山紅不起徜徉竟日樂微軀欲傍山靈捐世累却歎人生如轉蓬勞勞未遂半成翁聊歌一曲解愁悶松濤萬壑來天風

香巖送蘇生

萬山擁翠頻伽啼半景挂樹山之西君來見我山深處龍湫沙跡交虎蹄巨書揮灑過百紙令人目瞪心還迷蒼崕夜裂雷雨黑枯松倒澗纏虹霓憶昔走馬曾梁苑諸司華扁皆汝題璵璠有美不終掩君胡爲乎困塗泥我坐空山歎幽獨秋風欲動山意凄欲拚一醉與君別安得野人負酒來前溪

江頭行二首

騎馬出門何所作江頭一笑雲光墮近岸千條楊柳浮隔籬幾點榴花破停鞭下馬且躊躇閒訪江頭漁父居聞予沽酒向南市笑贈籃中雙白魚

江女浣衣石之傍搖櫓嘔啞江上郎水鳥飛飛背我去南風散落蘭芷香此方遺風近湘土野賽迎龍時擊鼓伶人爭飾玳瑁粧妓女多解鸜鵒舞

並駕行爲劉按察吳兵憲遊武當賦

君不見並駕才名劉與吳綵鷁同泊漢江艫世情暫寄白雲塢征幰聊停偲子都偲都高望鬱嵳峨三十六宮星旋羅一徑入門轉岡阿千山萬山蒼翠多天柱峰頭天咫尺六龍上可頓羲和我欲從之病在林躋攀蹇步愧無良丹霞夜夢芝草香仙人惠我金液漿覺來塵骨只如此魂飛欲度滄浪水倚玉分光照薄暮許我唱酬須覓紙君不見公幹文章季重詞建安數子稱絶奇二公風雅傾前輩恩榮況值 明盛時迴軒好共朝 天去縱遇浮丘何所爲

月夜歸西山汎舟吹笛

黃昏山路石難測我欲歸兮愁路黑倏忽風林霽景開馬頭正對蟾蜍色娟娟攬之不盈把但覺浮空光四野舟子月中擊素波銀河倒落船之下胡牀危坐船上頭且停車馬汎中流十里沙村如改夏滿身涼露乍疑秋從伶三兩俱能笛高調振條聲析析爲我頻吹淹望舒欲借清光洗憂愁今夕何夕樂如此明旦事生還爾覓

君不來兮二章

君不來兮山色孤石有松兮澗有蒲鶴可命兮猿可呼漁子樵夫爲我提壺野殺山餔醉後忘吾高車駟馬非坦途美官大爵何爲乎君不來兮山色孤

君不來兮我重思我有幽懷人莫知海雲黯兮白日遲谷風振兮玄鳥悲潦途多岐平陸成池出門執綏顧盼何之芳顏萎兮歲月馳忽然淚下如綆縻君不來兮我重思

寄董子

嗟哉董子抱道遭時屯白羽寄食數家村落瓦危墻罥蛛網撑屋老木生蟲痕妻孥相對恒饑色自將糙糲春石盆世事榮辱不復論終日坐陰松樹根日前熊子過我盧訊君起居頗宴如坎壈歎君遠鄉土但恨不得咫尺書先生有志耻干謁櫝玉匿輝堪比德索上雖多招隱詞胸中尚有安邊策問我何爲徒戀國年過四十髮半白

雪中別鄴下李生

東風吹雪雪亂飛乾坤一夕生晶輝消魂分手順陽堡寒薄念爾征人衣爾抱完璞窺富貴遠捜奇書躭道味夢裏難忘湖海情毫端時吐煙虹氣我甞柔翰攻少年秋香走馬繁臺前東山卧病還詞賦南宮投策遭棄捐回首煙波近泰楚一簑結侶湘漢川放舟星斗動虛碧濯足蛟龍驚睡眠君來訪我滄江上玉軫金聲流几杖別後仙蹤不可知音書萬里遥相望

憶昔行寄孫憲使

憶昔落日照坰野先生我圃停車馬田家小宴出蔬盤寒香在戶菊堪把慕君絶調追漢唐候歸締盟湍水陽詎知淫雨注不止井溢竈沈頹垣墻四野奔濤百谷漏鼃黽得勢黿鼉強恣意蓬蒿深巷戸美人不來空斷腸斷腸轉繫靑雲表銀漢仙槎望晴昊闕山明月角聲閒熒惑攙搶淨于掃碧雲千里情何極夙約未遂鬱懷抱獻歲陽回與頗佳君來遊宴卽仙島人生聚散

如浮萍賞心焉可孤山靈況値沙暄堪駐馬更兼氷泮可揚舲人生自古昵同黨世事由來忌獨醒虺蛇滿眼吾頭白軒冕過門孰眼青披雲嘯月掉頭去君或識是少微星

相逢行贈何大叅

白頭傾蓋古有說我一見之心則悅堠火驚來曲路霞衡門喜稅青雲轍憶昔少年君咀華凌空毛質開風沙道源幸不遠闕里高論足以折田巴太山雄視振衣早晞髮扶桑海之島一自

矯翰逐雲龍便欲百川雨枯槁韓也文章迥出
塵況兼水部詞堪珍神菌仙芝氣味別毫揮錯
落珠璘珣我志跌宕群鹿豕爲詩更欲追何李
逢君爲我一指南分輝竊潤從茲始我聞東溟
中有蓬萊山六鰲負蕺何巑岏他日尋君煙霧
裏把釣共拂金琅玕

李杏山集卷之四 終

李杏山詩集卷之五

內鄉李宗木繼仁父著

七言古詩

三月二日汎舟

遲日邀朋登野舟東風蕩槳春水頭小具蔌殺
羅盃盎況有絲竹鳴啁啾沙鷺胡爲背客去海
鷗飛來與我儔酒酣晩泊蒼茫渚木魅石精聽
醉語我欲收歌歌復巳恐觸蛟龍波下起
天生塊石平其面振衣坐飲聊繾綣厓懸徑窄

頗危峻不似厓下取舟便一帶東來遶我足醉
眼俯江江如線樵童亦知探奇險攀蕭擷芳爭
聚獻我今胡爲不遊宴眼前風花巳片片

馮大參楊憲副春日過余順陽別業作歌

山堂岑寂苔徑繁山鳥到窻時一喧忽傳旌麾
過里巷長者枉駕雙臨軒況復乾坤爛部景煖
氣蒸湖雲吐吞千峰列戟漢南浦萬花簇馬穠
西村不須更計杯之數酣歌醉舞朝至昏君不
見昔人佳期相與敦素交欲使吾道存眼前我

亦張仲蔚誰念蓬蒿滿中園

蘇武持節圖

我有詩憤畵可託偶披此幅心驚愕毫末生風戰霜野練光搖目開氷瑩細氈乃是中郎圖于古模傳事如昨節旄手秉身氈毹標骨崚嶒雙目曜漢冠似有魍魎窺霜容不乞單于笑又畫羝羊牧足綃縮北海玄微依俙苦霧生黑山彷彿愁雲在子卿排難當此時十九歷年誰則知雪味勝酪漿氈毛如啖飴劒躍蒼龍夜自吼夢

逐赤帝天爲悲却憶往年遊帝里親見好若尋畵士但遇名家好手筆不惜百金購片紙寧知吾家挂此持節圖正氣充堂無泥滓君不見麒麟閣雄漢畿高百丈入煙霏一朝圖畵子卿于其上觀者如山魂魄飛丁零塞遠鴻鴈稀犬羊沙漠相因依邊馬嘶鄉白草腓李衛何心意不歸

謁南陽王文莊文惠二先生新祠因叙其家世作歌

中州有美稱二王朗璞氣吐河嶽光兄也釣鰲滄海傍緡竿觸日驚扶桑仲乎接武乘風翔枝寧若木虹爲梁歸來笑指滄浪口袖携文星大于斗夜色熒熒射宛洛兄弟魁名世稀有謁帝均霑浩蕩春攄才屢試經綸手赤舄忠爲補袞臣紫薇老作棲霞友官淸身後乏籯金遺集只餘文百首遂令士節仰羔羊轉見縹囊重瓊玖岳伯之子今王官鄒客明珠走夜盤尚書之孫詞湧瀾陸離手握金琅玕友于濟美元先世

陟㬢階華擬再看君不見昔人種德稱三槐景純誓淮何綿哉吾鄉文獻匪王氏七峰五壠空崔嵬比閭建祠高梁棟輿情允協推伯仲碧瓦流輝羲馭停璇題照夜銀河控兒孫已見肅禮容有司又欲謀歲供蘭殽桂酒几筵分瓦罇石鼎香雲動慶澤寧論世代遙徽音足使鄉邦重王李由來世好通十年宦跡各西東哲人九原不可起拜象眞如睹二公乃知立德可不朽此外浮雲過眼空

喜雨篇爲鄧守郭公賦

炎飈怒吼驅黃塵黃塵蔽日愁殺人旱魃爲虐禾稼病蛟龍何處潛其神賴有郭侯急民事熊軾　覲從天上至新寵親沾太液池舊封再溥甘棠治展轉憂民髮半焦精白諗天天不遥三日得雨速且饒翠浪欲飛山欲摇火輪燒空威遽止波臣似睹蒼龍徙歡動四民年可豊循良之績孰堪比郭侯西出鄧城西坐我山堂細倒巵頗恠神奇向余說烏紗尚含宿雨滋呼童覓紙兼筆硯民欲與歌余代之

送劉廣文還里

君不見今之宦者肥私府廣文先生貧獨苦破屋日生釜甑塵秋風冷落苜蓿圃世人交結金幣先朝乞暮餽官乃遷老儒秖解弄文墨囊中那得留一錢我忝知君君所向遊神遠在羲皇上風前一笑展圖書月下千盃乾甕盎即今得遂故林遊瑣利浮名焉足謀秦地才賢元議汝輞川花木也宜秋春去秋來山色存結廬好傍終南根幽棲若憶杏山子煩寄雙魚到華門

喜李憲副兵備信陽聞將之鄖賦此

使君昔上雙龍闕振髮超群驟褱别使君今過雙鳧城擁路褰帷赤子迎我得此音驩意極南陽信陽地咫尺尚想雲情到渚鷗還聞月戍流羌笛羌笛聲中散馬群古之儒將坐銷氛魏公雅鎮安西堡元凱亦攻左氏文比來蠻狄蔦天塹君抱深憂才且贍報主寧虛文武猷吹毛欲試雌雄劍巧遲拙速莫細評願盼可使華夷清況值久旱仍征賦願早爲霖更洗兵

懐仙吟二首

到處仙山不我姤胡爲縶足堂之戸泆風滿眼太素分此身耻在羲皇後羲皇之世人不華飢餐石脂衣結麻乾坤爲鑪鑄古貌手把靈芝飛紫霞有懐不遇空垂白六合亭前一歎嗟

四時流景忽遒盡六龍行天安可頓月下遲來紫鳳音雲中久絶黃鶴信排雲縮地事有無銀臺金闕空畫圖瀰茫海色紅塵外播首荒山秋

意孤

覽孫中丞夢遊太和詩有作

白也世傳天姥作令我意氣常揮霍何處騎鯨汗漫遊乾坤千載音寥落羨君才華天所鍾燀赫赤霄飛兩虹矜姸角詭焉足數直與古道相爭雄緜綸早湢紫泥籠魂夢時與玄嶽通玄嶽之峰在天半崔嵬滄鑠金銀宮颷輪倏忽夾兩肘雲旂曳曳紛五龍洞垂碧蘿滴丹溜厓蹲黑虎嘯黃熊瑶朶琪枝秀堪把日月煇煥燈光灺

松林鼓濤潋翠虬瀑布爭流奔萬馬咫尺珠斗捫絳河一泓漢汚杯中瀉覺來骨爽神氣清此身如在三丘行駕鶴驂鸞遠塵世躡斗披霞朝玉京

陳少參見枉賦詩

患目科頭懶出戶園裏看花如冐霧俄傳小隊來村閭故人相見尚如故汝服丹黻佩雙璜才名不讓陳子昂天門曉日鵷班肅晝省春雲鶴夢香邇來敭歷聲落落薇府分曹向商洛熊軾朱軒位已崇板屋山城俗不惡紫芝之清謠谷久湮悵惘黃綺不可作此地寧能久稽汝轉見飛騰上寥廓古人長揖謝成功今人垂老仍樊籠我覩汝高隱者風西瞻嶽色簾戶通丹霞蘂珠羅貝宮太素元氣長鴻濛豈惟金光多靈草亦有玉節隨斑龍隱恠奇嶮不可狀仙人之貌丹砂紅憧憧錄錄何爲者思與吾子巢長松

贈畵士王白雲

王生之畵長於小兒毫濡墨分微眇夆石雄奪

太華氣寸波遠縮東溟沼艷朶能爲菡萏花柔茵解作蘼蕪草厓屋磵戶橋市通嶇嶔硍礧如天造樵童漁父貌閑朴殘霞冐樹明孤島時或展圖與客玩間有識者嗟工巧我今年已過半百凡物嗜好具棄擲惟於名畵心未忘歲月無多仍自惜今得王生畵數張更兼羽族棲與翔鈎簾把翫坐清晝如聞春禽鳴我堂始知繪手該且好別後懐君意更長

均陽城壖晚坐

落崇山下日入酉六龍頓轡昏岩藪江漢經秋水更碧霞波如吹虹橋柳呑蟾浴兔不可待孤星下映金蛇走泊舟暫出沿水涯與客團欒沙市戶商猋到面驚素節瑤光引領見北斗大鈞元氣開景運乾坤不磨山海壽榜人相對瀉香泉意洽不必論瓦缶山雲漠漠罷樵唱燈火熒熒照魚罾析薪溲米謀小爨虀鹽夜出盤中韭豈如世態苦摧眉甚喜扁舟落吾手君不見椒蘭蔞非大夫放逍遙爭似漆園吏富貴過時老見棄山雲沙鳥皆吾友泚泚濯纓溷濯足人間萬事吾何有

李杏山詩集卷之五 終

李杏山詩集卷之六

内鄉李宗木繼仁父著

五言律詩

春曉遊武當

曙色分平野迴沙接遠津山雲將作雨江柳自搖春路險馬蹄澁天寒杯酒親懸知仙闕近渾欲滌塵心

入武當僊關

雲服綠青燈寒峯芳蘚石隈虎風寒白晝龍氣隱春雷鳥向日邊度人從天上迴清空屬勝京終古仰崔嵬

眺福地

珠樹連高下旗峯摩太虛龍收天柱雨鶴度海門書紫氣留仙跡紅雲近帝居飄然生羽翼昆閬更何如

秋日與諸友汎舟西江二首

鷗馴不避渡客狎自忘年雲動光生酒山圍翠入筵晉邊漁子舍鳥背夕陽天清絕宜秋賞相

拚醉欲眠
舟楫聯賓主江山眺楚秦不辭杯到手直飲酒
沾唇汎汎湖中鳥飄飄塵外身物情與客意今
日可相隣

擣衣四首

落日光猶夕離憂思轉深天長難送目力弱暫
停砧月影斜穿牖霜華半在林寧知秋夜獨腸
斷手中音
萬卉迎秋慘庭皐木葉稀關山淹戍客節序逼

征衣鴈塞黃雲暗龍沙白雪飛香閨心萬里懸
望正依依
芳袖拂砧處孤蓬憶遠時女工難遽就寒氣恐
先知脉脉閨心切遥遥旅信遲西風吹綠鬢此
夕半成絲
豈無鉛粉質膏沐此心違不見良人至爭敎病
骨肥三邊應畏雪九月欲成衣今歲又如此來
年歸不歸

春日望闕二首

王春逢獻歲　帝德憶重華草野心空赤關河
望轉賒雲中雙鳳闕天上六龍車扈從何年與
蹉跎日易斜
中興當此日况復歲華新世樂唐虞治天回海
嶽春多才還有命失學謾尤人且結青山屋題
詩近水濱

幽居

荒凉貧士宅草色自相仍幸有四休樂慙無一
善稱隣親墻過酒漁熟夜留罾不絕交遊者年

來但擇朋

雪後城南村舍

晩赴林翁約幽蹊步石苔山泉雲裡聽雪屋月
中開瘦惜梅花影淸憐竹葉杯夜深寒不寐江
鴈數聲來

對雪懷邊事

塞北今多事江湖遠可忘寒皐平阜外孤鴈不
成行雪帳軍容裂氷河馬足僵憑誰奏　天子
恩詔問遐荒

與宗人賞牡丹四首
一年能幾會此日看花來況是同宗好何妨笑口開穿簾香逐燕壓檻晚留杯折贈春風手斜陽扶醉迴
繁朶來賓賞天香隔院聞寶欄開畫障白晝擁紅雲色恐羣芳妬枝從一本分東皇供樂事春意自微醺
紅紫郊園晝開遲却倍嬌欲將油幕護不使驟風飄錦席延春酌朱門駐客軺月明歌扇底宜奏鳳凰簫

絳燭燒初夜看花坐不歸唫邊詩屢就風處朶應稀浸酒春生味凭欄香近衣高歌待明月逸興巳遄飛

楊柳詞
色輕先歲動枝弱易風搖過蜀板巫廟經秦折渭橋笛吹疑半落鶯至若相邀妙舞沈樓月偏宜拂翠條

辛亥除夕
除夕坐不寐燈前意轉嗟停雲懷靖節勵志憶張華雙鶴呼爲侶孤舟認是家利名機早息回首隔塵沙

石洞秋雲
洞古玄通竅山新翠不磨我來秋色霽雲錦爛青螺曳曳浮空宵英英觸石多道人偏悅此藜杖駐山阿

送羅秀才奔喪吉水
十月歲將暮銜哀返故都江關千里別天地一

身孤霜脆青楓色風高白鴈湖蒼茫愁病裡意緒失前途

初春訪奉僊觀黃道士
晩覺浮名累朅來訪大還孰知仙子宅宛在市朝間盆沼滋靈藥香臺疊小山坐移簷日影春色破愁顏

遊浙紀初行
田畔多岐路鄉人爲指程風憐木葉病霜愛石流清商楫通秦塞漁歌雜楚聲廢丘餘古跡駐

馬一含情

秋夜飲周秀才宅

醇酎周筵集貪杯興不窮麗譙聲報夕華燭影交虹紫氣看雙劒青雲有數公獨憐湖海客衰鬓此宵同

途次童氏

石廟停車午寒流漱石根雲開鴻去路霜霽客來村文物親儒舍吟哦下夕暾于公閭種德此地可高門

邀王明府于寺值雨不至

豈乏銀鞍騎衝泥畏出門空懷白羽令未破綠醽尊江雨梢林重山雲入幕繁行旌冥漠裡惆悵阻祗園

九日黃明府邀飲東岡道觀

我慙司馬病君有謝公才共借停鸞地聊爲戲馬臺眞成九日飲尚阻一花開歲感征鴻暮岡頭首重回

香嚴雨夕懷何大參

寂寂空山裡森森雨落時燈傳禪夕早鍾發海音遲宴坐塵俱靜忘言意獨知因思何水部不得共論詩

鎭平道中有感

旭日呈初霽平原接楚秦陵苕霜易落岩桂晚逾新軒冕吾何意乾坤任此身一槎雲汎汎長與白鷗親

挽馬秀才

魂來何處所魂去不能招落日添悲愴秋風轉

寂寥孤燈夜閃閃落木枕蕭蕭髮短綠愁甚霜華入鏡饒

謝許潁陽內翰寄書山中二首

逸韻軼南皮風流亦我師從容退食後珍重遠書貽石笛含春色秋霞鬱晚思神交寧計遠衰白荷相知

管寧存祭禮王霸重朝簪價以安車重名緣載籍香嗟予抱荆璧望闕杳漁陽感念君垂盼詩成詠轉傷

冬杪懷方吏部

范雲文炳卓毛玠行端嚴今古人誰並聲華爾獨兼登庸賢路闢優渥　聖恩沾念此意糾結飄蕭雪滿簾

寄姚禹門轉南都刑部員外

延陵之建業咫尺駐前旌地列青雲府天開白玉京山蒞龍抱闕臺古鳳題名政暇時遊此能忘海上情

李杏山詩集卷之六　終

李杏山詩集卷之七

內鄉李宗木繼仁父著

七言律詩

贈胡憲副濟之歸里

不將榮落牽懷抱准擬歸來闢舊蹊屐齒香分幽㵎草竹音清和白雲題堂閒石洞遊龍卧館縮秋林倦鳥棲石洞秋林內鄉山名莫訝徵書謝隴外此心久已厭輪蹄

寄毛生遊香嚴寺

短褐衝寒興亦奇香嚴山色碧參差池中龍卧雲常擁門外客來僧不知曲㵎深林通覺路古苔荒草認殘碑懷君高詠驚猨鶴自媿塵埃鬓已絲

夜訪郭廣文

青氈坐對黃州客虛白生堂江月來江起塞鴻高影度月礙霜角暮寒催談詩幸卽春風館縱飲何妨濁酒杯無那孤舟成遠別楚雲回首鳳凰臺時余將之南都

寇監生岵南莊招飲

春風駐馬岵南村野卉飄香入酒尊紅白樹交花正發主賓義重榻猶存幾年披褐空懷玉盡日看山不閉門潦倒芳茵拚一醉任教燈火候黃昏

蟋蟀吟

潘岳曾爲蟋蟀吟遂令燈下亦相尋頻頻叫處方遥夜脉脉聽來是苦音漸覺物非前度意爭教人有少年心動名未著先頭白獨坐寒窗淚

濕襟

雨後花

秋花吐艷亦同春微雨晴看覺有神樹樹洗容相對晚娟娟臨檻欲窺人風輕小院香猶濕月媚空堦影不塵坐久憐芳轉幽獨寫懷須借酒沾脣

庚戌秋聞虜變四首

邊聲傳自北來人愁劇時臨官道詢孰可兩楹千里决娩無一策九重陳心勞遠繫丹霄上歲晚孤吟碧水濱憤悶羽書遲報捷西風回首欲沾巾

粤區天險屬燕幽 列聖防戎壯遠猷世治秪聞苗格羽時危還見狄侵周氊風近薄盧龍塞殺氣驕騰洗馬溝多病關心烽火急可堪搖落又深秋

我皇神武逐腥氊控制要荒愼九邊城陋秦贏空萬里鼎齊周郟自千年狡焉猾虜何爲者云矣臣工可宴然聞道 至尊憂軫切諸君莫惜

此生捐

霜陰連日阻秋晴寂寞江湖愁思生矢志未能如馬革攻文猶自滞韓檠籬邊慘澹殘花色簾外颼飀落葉聲勳業無聞雙鬢老曉臨青鏡壯心驚

訪王傅二茂才于竹林寺

問友城南轉曲塍碧虛新霽白雲層竹林有客能相引蓮閣隨緣且暫登寶刹光中今古月水煙堤畔去來僧清涼徹骨言歸懶檻外青山晚

更凭

贈毛丈

使君新自漢陽來對我長歌意不猜門靜遊塵春雪落夜明朱火燭花開江山政要高人眼天地應憐賦客才冉冉風和汀草綠白河擬築釣魚臺

山居二首

迴巒沓嶂倚高天中選名區屋數椽客欲來時愁失路谷當平處可爲田即將別業分岩洞更

得幽窻繞澗泉晚待莓墻明月上胡牀孤嘯坐娟娟

排空翠巘白雲多拄杖穿雲日每過採藥不須探異域種瓜無得近陽坡濤生木杪塵清榻鏡入山光翠疊螺曲折丘藏三徑小杳然塵土隔巖阿

水簾洞 在香嚴寺

芒鞋踏破紅塵夢藜杖來看瀑布泉日影晝寒雙練外星華天落萬峰前龍穿窟宅疑深隱溜滴芙蕖却倒懸精禱豈惟回旱歲潤秔長此足民田

山中懷戈太守赴鄖

南北封疆望裡分遵沿水石路通鄖沙禽露草寒相集漁艇風燈晩自羣翠巘平臨三楚地霓旌高拂萬山雲野人極目林崗隔落日蒼茫意獨勤

梅花四首

江天孤月淨雲沙三兩横枝故故斜佳實未調

金鼎味清香先襲玉人家谷寒遥認渾疑雪野霽忽逢恰有花四海茫茫何所贈詩成撫玩轉咨嗟

短短籬邊淡淡春臯亭殊隔艶陽塵影窺書枕常牽夢寒着霜華更有神青眼何妨吾作主素交欲借爾爲賓可憐芳意徒貞白不及栽桃種柳人

布被窮廬冷欲僵爲憐琪樹起巡墻蕭然一徑門常掩恠爾孤根暖自芳地透微陽回造化天

留俊骨老氷霜有時得句撩幽輿多傍淸冷水竹鄕

一枝兩枝南北分千樹萬樹徒紛紜幽香滿院晝堪對老榦着花冬不羣無限飄飄官閣輿有懷冉冉孤山雲歲杪何人最知巳寂寥空谷喜逢君

早春遊旋臺寺

初地尋源歷萬山世情爭似野雲閑道裝自許身如壽老態誰知步巳艱新跡泥邊驚虎去暗聲氷裡覺春還臺旋百丈聞仙籟掩映松杉啓梵關

雪月二首

人間瑞色銀爲屋天上淸光玉作盤自許氷肌超物表誰憐孤影坐更殘珠林准擬禪心湛瓊樹猶疑鳥夢寒一髮纖塵何處着太虛直上欲乘鸞

一簾秋色映雙淸天地呈輝此際幷秖可幽人千氣象何須來日卜陰晴光隣機杼泰娥室寒入邊陲漢將營時事關心罷歌舞中宵不寐欲沾纓

李杏山詩集卷之七 終

李杏山詩集卷之八

内鄉李宗木繼仁父著

七言律詩

漢武帝二首

漢武雄才迥絶倫曠遊玄覽弊蹄輪臣工感瑞談三鼎海嶽登壇禮八神老父本無牽犬事郎官元是牧羊人長生未果民生瘁已矣浮生七十春

絶徼新開漢將營宵衣天子夜談兵戈船翼奮標南海亭障星羅至北平餘善臺前銷勁弩單于墩下走殘兵霜原暴骨高于莽可道功由一將成

荊軻

嬴秦虎視扼金湯兵出函關走六王鞠武緩謀存太子將軍死義及田光柱當匕首提囊在天斬奇功壯士亡把袖揕胸成底事向來擊筑為誰傷

屈原

顑頷行吟直諫難依依孤影晚江干張儀轉更違秦約楚國多應怨子蘭汨水有靈龍徙穴荊岑無地玉為棺空令宋玉招魂切露晼霜洲蕙草殘

龍巢寺有懷熊別駕北上

川連萬井平如掌高嘯層臺已暮曛朗月經堂通練色微風松徑落香雲吟懷對酒深相慰話柄逢僧暫擬羣忽憶故人留製作燕沙蓬跡耿難聞

送李同知之任淞江兼便道歸省

詩盟方訂忽分手祀酒離亭悵遠程梓里北歸親舍近淞江南去海潮平清風一鶴雲間興斜日三吳戰後情此地由來民賦重知君注意首春畊

簡山人訪予白厓夜談道術感而賦此

山人遐想超區外向我談玄意頗深恰有月來窺澗戸似聞林響下胎禽仙家大藥眞難遇鏡裡秋霜老易侵君已七旬吾半百何年同躡閬

風岑

春夜崔舍人過訪留飲

班聯鷺序虛吾夢望重螭頭屬汝身不有仙軿過此地寧知塵世有閑人山堂寂寂賓留句花氣冥冥燭映春却恐須臾相別去一壺聊且遲芳辰

王生冒雪訪予留酌

密片飛花井徑寒訝君衝雪扣柴關暖情對酌驩三白酣眼瞻雲失萬山轉覺瑞華親小晏似催春色上衰顏相期好逐三陽進倏忽秋風鬢易斑

謝張郎中自京寄書

燕山一望路悠悠憶汝青雲我白頭忽有音書來粉署頓令衰病起滄洲京煞殘錦鯉知相憶舞破荷衣喜不休一字肯敎輕漶滅美人瓊綺媿難酬

香嚴寺閱華嚴經有作

一入香城俗慮忘脫巾時復過松堂三摩鉢底開龍藏七寶欄前見象王香結瑞雲沙界合樹流仙樂梵音長却憐老病關心切空憶醍醐灌頂凉

四天樓閣氣蘢葱妙寶莊嚴處處同薝蔔色沾兜率雨栴檀香度毘藍風一眞自可超三界五濁誰能解六通擬得摩尼珠把翫無邊法相月明中

獨坐二首

壯齒叨爲梁國彥衰年甘作漢陰翁溪山地僻吾深隱田竇門高他自通白社擬逢開士話玄洲時過伯陽宮時人誰是知予者海月飛來此夕同

塵寰棄我不嗔渠吾道行藏萬卷書龍劒光芒躔次接虎頭圖畫壁間餘雲霞出谷情相媚鳥鵲馴階意不疎過客駸駸競車馬無人知是野人廬

次方選部允治遊太和山韻

飄飄直至太和巔親切丹霄尺五天空裡樓臺

時隱見望中經緯自山川靈風不遣香雲散紫蓋長依寶座懸徙倚頓令毛骨爽更于何地覓幽玄

代閱浮雲幾變更玄珠長傍此山明宸章睿藻光千古金殿瓊樓敞四榮桂父風前閑弄笛芝童月下故吹笙相將擬得安期術應指蜉蝣吁爾生

對雪有感

繽紛飛雪滿江湖擧目蕭條萬象枯天藻俄成

珍樹瑞氷夷新獻蘂宮圖有懷朔氣銷邊馬安得君恩遍塞夫遠道應多思婦歎不堪愁色鏡中孤

破綦庭畔踏清埃詩意驚寒半在梅老畏嚴風如刺骨爐烘殘柿(音肺)且銜盃崇巒削玉排空立縞野流雲帶鴈迴欲向山阿尋舊隱可憐松桂久摧隤

謾題

年近桑榆借晩暉由來迂懶宦情微心同白日存焉久道在青山知者稀物外觀儀憐鶴瘦閑中學牧得牛肥過門寒暖從渠意世事無端總息機

贈魏公解官歸里

勢交何用識金張榮落升沈意總忘坐玩白雲照今古依俙清夢入羲皇閑門碧柳陶元亮暇日丹經魏伯陽千仞危峰高振履天風時遞嘯聲長

集濮州李符卿園亭有作

麗日芳菲雨乍寒君家玄圃幸躋攀芸連藥裏書香合竹鎖棋亭野色團石沼苔痕疑浸履綺寮花氣欲衝冠東南此會非容易自折繁枝仔細看

物外田園駐客軺紅泉碧砌赤欄橋懶雲自戀潛虬窟靈雨時沾引鳳條老去漸于榮路隔醉來忘却故鄉遥相看道氣凌山海我亦同聲君可招

東阿道中

孤興渾忘道路賒層巒碧障轉相遮闗山度馬應銷骨村壠鳴鳩忽憶家柳色雨餘呈曉翠溪聲入暮送殘霞任城爲客春道盡風起鄅亭見落花

岱岳二首

五岳奇遊始岱宗振衣千仞寄行蹤雲煙晝暝神仙窟霄漢天開日月峰青雀虛疑王母駕(王母池名)翠華曾駐大夫松靈風送客淸歸路回首岧嶤碧萬重

雨霽淸都散彩霓解鞶聊憩石經溪青天疋練飛龍口(在十八盤下)白日輕雷度馬蹄(谷名)盛世自憐空皓首名山深幸躡丹梯謾談玉簡金書侈封禪臺荒草色萋

送游太守轉眞定兵憲

悵別任城旅夢勞春深碧草上征袍柳亭風送霓旌遠麥壠晴分海日高幕下訏謨衣綬帶燈前看劒夜吹毛謾于是日憂邊警會見封狼遠豹韜

題王明府天目圖

雲莊松桂晩同盟物外山川悵獨行翠鳳來儀雙乳秀白龍入望兩湖明陰霞近海書帷潤陽氣回巖藥草生豈是拂衣深避世依然廊廟遠嬰情

白首

讀書白首亦何功草閣侵晨起畏風思舊有時仍尚秀美新無意效揚雄僧來留偈心難了客聽鳴琴曲未終煙水蒼茫霜蕨杪蒹葭歌罷意無窮

送王中丞轉南都大廷尉

好音忽自雲中下別悵新從秋際生采采皐蘭捐珮意萋萋江樹倚樓情鄖襄再見羊開府製作何慙漢長卿去矣一帆鍾阜近到時棘寺擬稱平

寄内翰許潁陽先生

學士名高翰墨林海山瞻仰意何深一丘敢謂眠雲瀨萬里長懷挾瑟心風落紫垣鏗竹韻日

歙丹禁轉槐陰圖書開合多時瑕倘念吾衰久
陸沈

方允治以騎立山諸詩見寄感而賦此

四月寒岩凍始融蔦蹊葛徑曲相通晴風捲雨
溪山碧落日飛霞草樹紅華嶽慢懷韓吏部茅
山應悵顧非熊空傳小酌來明月不得幽人此
夜同

李杏山詩集卷之八 終

李杏山詩集卷之九

內鄉李宗木繼仁父著

五言排律

秋日遊香嚴寺十韻

山水眞成癖年來不倦遊危橋通澗壑仄徑轉
林丘狖寨荒村晚鶴巢古洞幽碧苔松老綠黃
葉豆深秋秔稻田田穫雲霞片片浮水菱泥沼
出霜菓竹籃收禮梁調蒼隼僧歸飲白牛草寒
蟲語亂樹密橘香偷蜒畔時停鹿沙邊自足鷗

隔溪鍾報客疲馬夜相投

尊經閣十韻 在鄧州儒學

明牧貞風紀尊經建閣巍維新瞻望起峻極市
鄽違碧瓦蛟螭合朱甍日月輝八窻諸象入六
籍瑣言歸湍水紆文練金山拱翠微荆榛開道
路睥睨借周圍散帙天香落鈎簾池鯉飛璁珩
時並集黎火夜相依經濟徵吾道昇平戢武威
泮林宣聖蹟千古振儒衣

清明日赴能董二子香嚴之約阻雨十韻

雨阻祇園約望中春色迷凄凉逢令節寞漠失
芳堤小憩依蓮宇（時在觀音堂）孤吟過午雞堦遲浮
幻影戶燕入香泥紅藥滋還長黃鸎噤不啼捎
簷茶竈濕沽市酒帘低淅淅來著遲涔涔去路
稽徒勞馳素帛空想躡丹梯宴坐翻愁集仙遊
恨解攜懸知雙綵筆松粤映新題

南陽段太守祠十四韻

天地回元化名儒得此公氣鍾河嶽並學泝孔
顏同雲翮安西早霜蹄冀北空剖符臨汝漢騎

竹候兒童父母追前烈汚邪忌直躬表貞期俗
美洒淚郇氏窮清夢彤墀近狂瀾砥柱雄簿書
眞細故教養是全功白日精能徹黃金夜不通
生前頑懦激死後廟堂崇侵戶春苔碧捎簷落
照紅籀文珉石在祀典竹籩豐往事悲歌裡遺
踪悵望中感時搔短鬢不盡意沖沖

贈簧西三老十韻

何幸簧西地親逢上世翁高標閑似鶴赤頰少
如童別館新墻築山坳古洞通心娛三樂內家
在四山中洗藥深臨水供厨晩得松雲生隨上
下客至失西東級石穿蘿徑開筵俯桂叢鮮鱗
取沼沚佳果出筠籠商嶺元相近桃源自可同
再來訪奇勝隱跡恐難窮

唐敬王榮哀詩二首

皇圖開萬寓中土列唐藩圭嗣恭王舊榮馳
聖主恩九旂臨上宛三楚近行軒朱邸鑾堪止
南陽　帝所敦把衣龍氣合賜米玉粳繁日轉
謙光麗天低笑語溫封圻增氣色士庶起歌言

七十逢仁壽綵綸出禁垣紫泥光寶牒玄露瀉
金樽海上鸞驂集花間鳳管喧褒章懸御榜柱
石聳雲根周典親情洽河間遺範存望風聊野
頌授簡愧文園儀禮賓賢地長裾想曳門（右榮詞）
乾坤莽風雨候服失文成准儗非塵世還疑上
玉京丁僊孤鶴弔嵩室三峰傾天宁驚遥訃哀
書遣上卿音容垂睿想星火急郵程萬戶歌停
市千官淚滿纓楚秦銷瑞靄江漢咽波聲晝氣
時侵幕陰霾遽掩旌宮闈懷內化黌校走諸生

龍虎晴盤阜熊羆夜守坪墓蟾連海白松日映
秋明陵寢神長在河山代不更弊褻時抱病零
露遠含情何歲臨斯地溪毛一薦誠 右泰陵

七言絶句

無題四首

當年不嫁怕離家此日秋霜點鬢華却羨誰家
綽約子花間輕度七香車

綺陌流塵遠素襟青燈獨夜閉門深時開衣笥
尋針線猶是當年處子心

凉生暑退節推移謾說如花早歲姿欲向昭陽
希舊寵桃笙葵扇已非時

莫將宮曲向人評且學村歌過此生流落道傍
頭白盡誰憐當日擅秦箏

送周柳塘遊太和山二首

輕橈漢水是仙槎目醉玄都萬頃霞若使浮生
塵夢破更于何地覓丹砂

靈境全無暑氣侵松聲凉愜道人心始知在昔
逃名者一入深山不可尋

歸自武當題友人別墅

征轡西來繫樺籬主人何事宦途覊溪堂細柳
摇春雪對此思君君豈知

題畫四首

遥翠登登鳥路斜故人居處亂雲遮杖藜未至
先驚犬喚起山童掃落花

香焚清晝迸南薰塵宇壺天境自分卓午倦來
眠水閣不妨蝶夢化溪雲

山墮紅雲去欲留暮天漁笛弄清秋西風一曲

關懷抱紆水重岑何處求

薄靄流空轉日遲茆簷垂溜瀉氷澌開軒獨愛
山呈翠羣雀喧暘總不知

夜過均州仇秀才談時事有感

曾挽雕弧斥遠戎健兒今日尚稱雄將軍飲恨
緣何事腸斷孤城明月中

相逢漢上月輝輝却恐他時見面稀深夜論功
悲壯士 帝閽迢遞欲沾衣

送南陽彭太守入覲

征車曉發紅陽道野色晴連白水橋去去燕山
開雨雪蒼龍銜日照宮袍

離歌一曲宛城東千里征雲逐畫熊曾見霜威
清紫塞還疑塵土避彤驄

挽黃長史二首

政在東南衆所推野人長繫鹿門思詎知往日
河橋別已是先生永訣時

城上霜鐘纔不聞一燈門巷閉荒苔不知此夕
愁人甚鬥雪驚鴻更北來

李杏山詩集卷之九 終

李太史詩集卷之一

內鄉李蓘子田甫著

五言古詩

南崌楊道士夜坐

道人望我來松門燈火候既獲玄虛談復展鄉
梓舊玉管時罷吹金鍾亦停扣竹葉蔭潏園松
花點春酎莞爾顧山童清歌遞相奏微風逐逐
來四座清香嗅山深無鳴鷄夜半覩星宿安知
此地懽不是桃源後

玉虛宮逢葛提點

相逢慨年歲相攀話疇昔如何餐霞姿鬢邊亦
已白垣廬半頽圯小鼎爇香柏幽花對空山長
松拄斷壁文貍與鼯鼠竄逐競昕夕賓客去誰
門笙簫響傍宅乃知衰謝運不異市朝迹臨觴
慘不御爲爾增蕭索

聞邊報感憤

江海無返波叔世日下徙縣官不請謁五侯不
好士謬列詞賦職閉關攤圖史夢中吐白鳳筆

端大椽侶出門持向人搖頭賤如屣秋風八月
高天驕下遼水邊將皆寵匿殺人滿千里顧我
豪曹劒思逐軍聲起繫取名王來介胄見
天子齟齬楮墨間空貽壯夫耻

崔隆吉登武當山過余順陽山居以詩見
憶漫賦以寄

人生各有志卑高焉可同每歎石戸民甘心遠
王公我家順陽川煙霞日冥濛春入衆芳徧秋
澄江水空禾黍藝苗嶺首牛羊散園東足稱小山

隱何減桃源翁君昨訪名岳白月攀龍從迴門
遥問訊小弟能相從眷顧林下寺遲回江上松
憶我發妍唱鏗鏘響流風恨不棄官去相攜千
嶂中浮游天壤間浩蕩稱豪雄

四皓廟

弔古悵遺墟高人去我久纍纍商山下四墓相
先後荒草蔓斜陽嚴霜着衰柳浪浪水咽川瀏
瀏風稍肅定儲成羽翼迯秦遠氛垢笑爾草莽
人功成平勃右紫芝歌不聞白雲日常有借問
當世間斯風更存否

岐陽旅舍作

岐山煙茫茫渭水從中瀉自三千年來鳳皇不
復下羸馬厭空郊凍禽啼永夜高館發長歌王
風慨淪謝

宿吳山會仙宮

騎馬登吳山春風送流目五峰歷歷開川原盡
回復陽坡花早芳陰磴水猶簇淡靄淨遠空斜
陽透疎木仙宮有道士形貌皆野鹿撞鐘石上

飦敲火松間宿豈必學冲虛且得免馳騖悔從
張也流終年事干祿

夏日南山泉上

微生本疎慢秉心向冲漠如何舍此去十載墮
塵壒朅來重展瀕祖禓面丘壑優游白石歌纏
綣青山約清流滌囂滓溽暑銷熚灼蒼蒼濯木
圍汩汩蒙泉活埼岍遆頹圯溝塍緬聯絡紫英
開欲殘翠鳥下而躍坦蕩慊今茲牽役靦疇昨
田思稚圭畊酒憶公榮嚼本無三巳怨且盡四

休樂寄言彤闈儔息肩謝人爵

山中懷古兼書所志十六韻

吾土界秦楚封畛舊俠袑北瞻丹水鄉南望襄陽郭原田闢每每流泉亂活活桃李競春秀種稑望秋穫爰從閒居暇緬想先民作龐公若畊稼友端伏林壑浩蕩麻衣仙徜徉浮休樂土風久已靈生才固應卓予也偃蹇人欽賢奮綿弱夢軌濮水龜目愴雕陵雀溫凊發至懽友于諸深託既獲三友益還開萬卷博高柳散清陰脩篁解新籜溪鳥宿庭除山花委簾箔輾爾一覺足乾坤一何濶誓與麋鹿游百年臥崖崿

嵩山二首

連日行山中嶔崟每獨往未覺道心殷但知幽意長千溪遠共和羣山近相碶左瞻嚴勢變右覜峯形兩蓊欝茂林寒彌柯亂石響仙臺嬉野猨佛宮愴宿莽風景還依稀世代變忽恍徒使歎逝人泫然發長想

漢武借登封山川震赩赫至今嵩陽宮猶有三封柏柏樹固無剪宮垣盡丘場不聞山呼聲誰辨老人迹綠草綠赤岡白雲映蘭澤牧豎扣角歌畊夫拄頤惜伊昔多異人聿來此游適子晉既翀舉郭玄亦冲漠靈媛邁任生神嫗驚李白不復世為偶矧肯挂朝籍掉頭謝流輩虛佇復何益

牛堂麓園賦贈

峩峩堂麓公文章本閥閱十上空歸來為園特幽絕我來共展眺炎天灑氷雪碧草含野煙紅榴映朝晰流水湛清淺遥山對㟼嵲方塘發芙

蕖遠樹聽鶗鴂坐深綠陰緜瞄覺流光滅顧此竹素場杳與世人隔下帷萬卷開閉戶三餘竭仲蔚太不偶辟疆亦猥子終期揚灰陋陳力就朝列

重登武當山

青山多道侶赤城集靈匹况茲玄岳高詭異古難悉蠟燭澗何深五老峰如剽泉水日琮琤松蘿晝蒙密聞有鍊丹人兩兩棲岩室白石採不

稀黃精煮猶蜜倒看厓下星仰臥峰際日鳥獸永爲群斯人亦何吉我生困三尸脫屣恨無術望岫已息心悵然使神失

升仙臺雷公洞同二三道者作

力疾上名山狂心困束鹿清晨覯道流移尊出蘭陝身披紫霞衣手持赤篆籙攜我探諸奇萬里縱遥目首夏氣候清千厓發新綠冉冉白雲來須臾滿岩谷丈夫有奇抱豈必在榮祿歸來賦招隱浩歌掩嵓屋

太平黃太守邀飲謫仙樓作

舉觴陟層樓遠眺秋雲空非此萬里流安豁壯士胸白也去已久青山思悲翁榱櫨架飄杳下瞰馮夷宮焉知蒼莽外不與神爽通黃公有雅量拉我傾千鍾青霄斗明月波濤震渢渢我欲掃千言磨徧青龍從浩然掛帆去牛渚煙濛濛

曉上惠山錫山下飲二泉作

中夜聽吳歌月明不能宿雞鳴澄霽景起望豁心目披嵐徑叢林隨水轉青麓竹霏衝憾寒嵓陰迫人肅遂升峰巒巔坐觀天地復荆湖何浩淼揚光蕩晨昱上界無饑渴煙霞滿吾腹猶欲酌靈泉聽經向岩谷

贈陳横厓十五韻

富貴本儻來逸遺義不薄横厓有隱君秉志一何廓徊翔州縣間踠跉緬如昨揮手舍之歸青山苑而嘯于時慵掃門爲賓恧入幕濟勝既有具擬古亦閒作當其得意時何者非丘壑秋月入繪圖春英繞簾箔山期林公游酒好光祿酌

臨水悅伏龜看雲試調鶴何知清溪埂宛見黃髮樂余也浩蕩人感茲百憂却仁智諧遠情田園抱宿諾度已幕幽沈獨往限恇弱援毫摅此詞歸夢向南郭

清凉山同龔美九韻

春風幾日來長江已瀰瀰沈疴彌歲淹冲抱應時啓遂升茲山顛萬里皆眼底我愛石上泉脩篁弄清泚平生膠擾心傾腸快一洗玩世本無能修初漸多悔胡不賦在陳長安日索米

曉夢陳晦伯十二韻

人皆競榮達君獨嗜編撰廿載歷中外蹉跎寡
青眼朅來共爲郎相過每一莞溪水鳴小筵花
林具薄饌脩禮或五漿餐和詎一盞直衷肩衛
鮹博物跂鄭產颸鼠渙群疑竹書徵脫簡伊余
硜硜心相得意何限一朝江浦別重覿杳未僝
春夢兩悠悠覺來淚痕潸我聞天中山青霞接
嶁嵼何時攜謝詩青天醉新醆

得方吏部名治許比部公甫書

大江浪接天日阻京華問春風幾千里忽送瓊
書近翩翩畫省郎崛起應昌運雙鸞蘭渚游二
鵠丹霄奮神仙愛晏娭文昌盛華韻忽復存孤
臣一官久成隱美言藉通家英辭破幽憤落井
良自歎破甑豈須慍既感論舊情還恬居易分
東軒明月高醉瀉紅粱醞

龔美游攝山八韻

東風吹陂水桃花弄晴景策蹇向青山愛此山
日永埜樹挾煙高溪陰沉鷗冷忽復陟層巔落

卜蕩江影伊昔有逸人舍宅入鷲嶺千載悵遺
墟高風灑靈境裁詩問青天斸藥洗古井吾意
在養生因茲發孤省

詠公庭鶴十韻

毰毸非妍舞鷩露亦微譓自顧豈有宜雲蘿枉
纓縶遠勢止墻陰高足限臺砌日暮不逢人徹
天數聲唳爲君耳目玩風雨凋翎毳乘軒寵既
希華表事難逮時來循汙池引吭啄蟲蚋顧影
尚昂藏灑衷久危脆舊侶游三天往往壽千歲

願垂支公心投身死君惠

雨花臺宴客九韻

休衙松日高出郭溪風送蘭棹漾晴波花林暖
香夢輕雲蕩我胸萬象可撫弄綠竹搖崇丘青
煙發岩洞据險把金樽悅此山鳥弄翩翩遠帆
回稍稍踈鐘動良會不可常歸鞍且遲控

梅花水璚花寺同龔美九韻

歸路信儴佯入山益幽窎目恬白雲堆耳愉玄
狖嗷小丘歷盤紆遂谷轉窅窱地遠綠芳緜溪

清白魚跳千林桃李華爛錦烘照耀祇姓蟻丘
餘川原武陵肖望梅水巳涸聞香寺猶峭薄游
展地靈榮驚遜年少誰令皓髮翁久待金門詔

襲美登鳳凰臺有賦八韻

仲也登鳳臺想像鳳凰見飄飄李仙人英詞尚
光絢名園萬樹花盡日春風扇微雨籠江來新
綠滿鐵何笑瀉橐中金白門酒漿賤据石發酣
歌韓陵此一片歸來笑向兄佳土堪吾戀落落
懷賢心千秋一扳援

送唐生上京八韻

江頭春日高看爾乘流去淑氣澹宜人淮山雨
邊曙田鼠方化鳩岸柳未成絮傾囊貯詩草撫
誦自猒飫醲酒嗷花神江山發靈助長安九天
高文章滿朝著男兒筆札間往往收名譽時復
夢江南羇魂向誰語

閨情數詩和襲美

一舉歎飛龍遙天去杳杳二氣豈待人悠悠送
昏曉三秋恐相望微詞託征鳥四阿閒無人妻
風生木杪五夜掩瓊房離魂肆繚繞六會歇緜
音爲君罷清醥七盤銷舞容爲君炤芳沼八行
檢來書辭殫意無了九折諒有歸念君常江表
十眉肯傍人誓言在日皎

石堂山

茲山曾兩登契濶十年越風景豈殊舊古木半
摧伐仙去地猶靈龍潛神詎歇浩氣蕩太虛河
山坐出沒幽歌步泉水春懷與活活羽客煮松
花晚來消酒渴

入騎立山

秋風發我夢浮雲蕩我懷披豁萬古心來向青
山開名山名騎立天畔群峰集絕頂出蒙泉天
瓢灑餘瀝百轉下煙嵐滙爲三神潭幽深瞰無
底下有雷霆涵旱禱應虹霓光恠聞人說前代
有封章空山尚殘碣披草宿古祠神鬼儼生姿
石牀寒到骨猛虎鳴前墀晚與老僧晤茫然話
煙霧莞爾謝世人桃源杳歸路

李太史詩集卷之一　終

李太史詩集卷之二

内鄉李蓘子田甫著

七言古詩

長慶莊上胡氏招妓邀余兄弟同賞

芳園背郭水爲墻中有巨木千蒼蒼密蔭張帷漏晴雨花枝濕拂春盃香微風細水嘎哀玉琅琅終日開溪堂興來攜妓臨晴沼荷花欲語嬌紅妝顰王相看兩趺宕酣歌怒罵皆文章拂柱調絃喧未了山鐘何處催斜陽忽憶吾邦舊最

爾向來兵戈何搶攘陶唐肆戰丹泉上許子來還白羽傍商公析公勢赫奕南鄙北鄙雄相望事去人非幾千載缺鎗折戟埋高岡拓地尚想梅鋗將封君可笑秦商鞅況復吾輩小豎子太平之世隨徜徉巳嫌酒量較海小安得醉罍揮天長古今興廢本反手美人何用泣羅裳山川無恙消萬彙幽禽來往翻溪光我起作歌歌轉咽新聲明日流中鄉

棄妾行二首

棄妾出門泣復語自憐生長田家女爺孃不曉心性痴嫁與高樓大家處大家高樓佳麗多焚香夜夜爭經過中妾衆中難自見況復娥眉妬寒賤終年不一登君牀繡被無光幔鈎斷秋水沄沄秋雨絲心悲此去來何時匣中尚留雙玉琇試問明朝君醒後

君家曲房十九重錦屏處處閨香風綠窻人病如春酒欲學承懽羞啓口君身日多在外時閨中苦樂君豈知鴛鴦刺就雙燈暗明日侍寢還

是誰桃花欲紅風不放君心有人妾何望吞聲晚從別路歸恐遇鄉隣笑相讓東家老嫗休漣洏有女但嫁田家兒

昭君怨

君王日深居賤妾未由見下階一顧恩猶使終身戀十二樓前花低頭深宮白日巳先秋箏築聲高玉心死燕支山冷朱顏愁朱顏日日非昔時青海年年鴈影遲烏孫公主漢家女賤妾琵琶枉自悲

贈受川子

君不見受川子英爽才早年走上黃金臺驪龍失水老鵰餓丈夫扼腕空歸來歸來方城結茅屋旋向城南買膏陸欲效無功託醉鄉寧憯李愿棲盤谷罨畫圖書日滿前與來酌我春風筵春風吹動前山樹片片飛花撲馬鞭醉沈袒裼擂大鼓白眼看人自起舞王通聞謗坐嘿嘿措大不理何勞苦嗟嗟世情日以新長歌行露一沾巾勸君高隱匆山去莫戀嚣塵沆殺人

歸自武當贈王白雲畫士

白雲山人身短短兩耳聰聤髮上卷家在南閩路幾千跡遍天涯未思返集荷爲衣黃葛巾長揖到處稱上賓牀頭有酒能留客囊裡無錢仍作人自言平生藝爲累落紙雲煙有佳致昔曾翹首攀玄岳家家屏障生春意想見解衣盤礴時點點風飄墨花墜畫龍不敢點龍眼只恐蜿蜒起平地自信元君識我曹頗笑葉公似兒戲爾來訪我丹江邊茂林古寺居經年暑雨松軒嗷山鳥單衫醉臥吹江煙我覩王生眞畫伯予也前身豈詞客相看意氣莫草草爲予細寫青山宅

李秀才攜妓同游梁家泉

梁家泉頭作樂事草次杯盤當人意山花兩岸開紫煙美人來來心可憐美人何名氏何氏陳珠章丹無乃是飄飄寶帶欲凌雲冉冉輕羅不着水一曲嬌歌起夜來明眸斜盼膩光迴不知孤憤破何處使我豪心天地開忽爾黑雲暗前嶼隱隱雷聲動林墅落日迴光暗復明水花亂迸青皐渚信美江山足畫圖親人魚鳥成儔侶牽衣踏月緩緩歸明日相逢歌爾汝

襲美中鄉試喜賦長篇

吾家令弟有狂志廿載閉戶探古字占地常存畝晦心負天不詫鵾鵬翅有時露醉賦大言四海爲杯天作箋塵世芒芒盡蟻子惟有莊周李白二子堪忘年回頭忽向伯兄笑每對青山有佳調頗信高陽空酒徒未許香山識詩妙風流

慢世幾年過東林小兒登高科么麼細事動聲熖丈夫何事常蹉跎揭來寒産傍僧宅花樣文章試雕劃從教帳上密燈煙誰問盤中冷羹炙竹戸無人香靄多緑蘿厚覆松陰積秋梢吹露下蟾蜍螢火飛飛點簷隙吁嗟吾家世業儒今來還見升雲衢敢論王氏三珠樹頗類曹家千里駒梁園賔客盡傾倒汳水樓臺入畫圖秋風拂拂桂香發羅衣半殫燸名姝男兒得意迅騰達紗籠金鉉皆吾徒乗時好獻乾元頌且莫滄

江學釣鱸

胡明府書來道舊花園之遊憮然作歌

謝混游西池休文宿東園我曾醉卧君園裏至今魂夢猶騰翻當時春色初蓓蕾况有千金麗人在蕙蘭吐氣光繞身一曲能令壯心攺池水漣漪鏡靚粧鎏金實鴨焚都梁陶然不知其處所但見娟娟花月來東墻人生好會易睽闊一別楊花幾經歇孅人眇眇春水長萬里斜陽坐西沒

答李伯承寄詩

代東李君老詩史捧璽紆朱侍御几一朝失脚下青雲三年濩落今何似濩落天涯秋復春大鵬垂翅滄海濵湖州已老賀監死誰識青蓮金粟身揭來寄我詩三百字字鏗鏘中金石信道文章窮益工未捹運命終相厄勞勞末路苦離群高誼當年素所欣秖今病卧東軒下雪夜梅花幾夢君

戯王彦夫談兵

王彦夫七尺軀中鄉狂士非君乎三十年讀書不曉事老脚日向街頭趨日午空厨斷煙火饑寒兒女啼嗚嗚仰看月桂九天上吳剛斧缺雲梯孤邇來學按三邊圖千古神交孫與吳坐談手足欲飛動鴈塞狐關聲可呼抱書十度上當路當路巍巍心頗麤莞爾一笑棄溝壑歸來鬼物相揶揄我勸王君且迴車有酒如澠沽滿觚力弱難勝玉鬣馬眼昏那挽金僕姑秖今世事復大謬英雄牢落潛江湖薦士世少趙文子談

兵誰信王玄謨負郭田園猶未蕪菊羹可餐棗可餔火牛燒營本壯士連雞破敵非文儒君乎何事揮錕鋘

憶胡明府林園

往來日憧憧塵市如蒸甑起來步君園逍遥發佳興君園小結城之裡石榻荆關花靡靡頗似陶徵君又如周處士朗誦首尾吟嘿思混沌理有時醉覺天風來樹樹松梢倒流水我悉先生早謝官潭邊甘菊谷中蘭對酒緩聽余姹唱登

樓時命李憑彈余也平生性踈放十數年來走塵狀何時挂冠神虎門歸奉先生侍几杖

京邸會陸道函太守命爲長句

長安紅塵十丈高東方未白人嚚嚚北風着面暗如漆錯落腰間雙佩刀我時臥病日畏首忽報荆南來太守開門大笑話今昔君也腰金我黃綬寶鑪迷迭生小煙鵾夷鼓腹流細泉兼隱亭前舊花竹（公爲廷評京邸買地作亭日兼隱）依稀置我春窻邊太守太守爾眞賢別來三載今猶然乃知貧賤見交態古人豈必今人前留君且停五馬鞭酒酣許我發狂顛只今文藻中何用漫爲揮毫賦短篇

眞定雪夜不寐起作短歌

饑烏啼早陽衰蛩怨秋願男兒不得意不如路傍草十月恒陽飛雪寒疾風一夜吹成山氷花墮地掃不破玉樹連天高莫攀我時凍眠雙眼貼出門無路陪英彥自笑陶公獨宦遲誰令蔡亮長貧賤君不見長安香霧擁鳴珂何必胸藏

千卷多又不見紫綬垂垂黃閣老何必文章刻天表世事每容容神心忌曉曉運去休鳴玉乳鍾途窮莫騁金騣裹坐起西窻擁鼻吟漫對芳醑弄橫琴莫言俗吏無高抱夜夜滄江入夢深

妓鋤田行 效張籍體

紅樓昔日高入雲雲中摇曳留仙裙千金良夜世爭死一曲纖歌天喜聞春風着人不肯久紅絲牽作田郎婦田郎重田不重嬌寶瑟銀箏敝如帚五月雨多苗生蘇荷鋤下田學破苗尺布

籠頭汗洗面望樹不得乘涼颸田郎擊鼓促工
急偷向溪邊背花立回身照水不自識水底何
人相對泣歸來沿路收墮枝恐畏明朝炊餔糜
少年寶馬誰相問十里芳塵風外嘶

代美人春怨

行行下長浦玉手把荷葉昔日妾似花今朝花
笑妾妾年十四盛鉛華不數城南大道家蜀錦
吳綾耀朝日蘭閨一步猶嬌賒人言嫁向兒家
好不恨兒家重金寶當時學得十三腔只今遺

落如風掃易州青銅碧窻內照去照來自不愛
琦珮鞶囊若有知羞向儂家腰下帶曲檻薔薇
嫋嫋新池亭明日委芳塵東隣少婦常悲泣不
怨兒家輕薄人

吳山人自大梁來姚太守邀飲郡齋醉作

短歌

春城雲凍風凄凄吳生來自東門西簿領充棟
塵灑面扣關忽訝驊騮嘶聞君游梁爲上客雙
眼能青復能白一見雄談四座驚筆頭如椽繇
過百太守高齋瀉玉缸元宵花勝飛餘香捉璚
展畫趣非一丫語小言聊作狂我勸吳生但求
醉傀儡場中莫爲意張翰無營身後名楊朱空
下臨岐淚羨君身世如虛舟羨君飄泊如雲浮
豪華不厭轂珠履游冶還思登玉樓男兒倜儻
狹四海規行矩步將何求君不見八座門前人
白頭短衣日夕聲啾啾

題雙鳳圖贈饒丈兼呈其伯氏

霜日蒼蕭蕭白禽噤不動何哉君署中飄搖見

雙鳳雙鳳褊褼立向東細觀乃是丹青功能文
龜背光絢爛幾時飛下丹穴中海氣溟濛日初
吐海國人喧亂鐘鼓天鷄唱罷跛烏飛萬鳥從
之日歌舞我聞昔日岐山顛又聞往往來頽川
凄凉盛事在簡素今宵恍見千年前畫工落筆
還有意似寫君家昆與季聯翩科第上青冥勢
與點蒼同崢嶸天生神物自有匹況復四海今
澄清桐花離離貧當叢生鳳兮鳳兮吾將聽爾
朝陽鳴

歸田行贈館陶符明府

世人愛浮名自擬通大道翻笑沮溺狂向臺亦癡老一涉長安途秖言長安好鄉園甲第畫裡看夾畔容華鏡中槁昂昂符公何壯哉撇脫覊絏無塵埃體中小復不快意幡然歸掃湍河臺湍河兩岸繇花竹灼灼波光蕩厓隩巳看芳草蔓人家更聽新鶯隔雲谷雲谷陰陰隱士家妓兒時復弄琵琶牀頭仙令屐猶在門外先生柳自遮醉眼香塵紅袖拂嬌歌清晝綠雲賒余也

飄零鬢有華年年歸夢落煙沙因君更起秋風興便欲投冠理釣槎

送遠曲 效溫飛卿體

游絲着柳䁁成醉湍浦鳩鶄暖晴娟金翅玉馬欲臨關惟有離腸與粉淚前高山晴花覆頭每時看好令看愁野桃結子幽厓裡落盡春風餧鸒鳩

隔江望灊山

大江汩汩來何窮漢武射蛟江水中波濤閃閃蕩西日猶疑妖血留腥紅潛嶽峰高隔江鳴碧館琳宮霧撐拄英風冥漠不可攀曉雨神堂鬧秋鼓

橫江詞

采菱莫近秋駕船莫近洲秋菱刺傷指洲淺風難使橫江女兒顏如璠弄花簪柳隨娘生笑拈竿子撇波去不解蘆中孤鴈聲

采石弔古

青蓮老仙金粟身翱翔四海酣青春錦袍中流

坐白日眼底豈有金貂人騎鯨飛去千年事磯上游人幾迴醉陽侯鼓浪噴危樓璇題照見詩豪字娥眉亭上風颸颸舉目江山皆舊游高人不在明月在把酒誰澆萬古愁

再至采石醉歌二首

秋江滉瀁搖無津落日平鋪金碎鱗飛樓倒影揷龍窟水底噓咽蒸古閶淮安雪酒朱櫻色醉倚長空寫胸臆金陵秋草綠千迴騎鯨人去無消息

浮雲番天力難縛明月落水手難攫白也大醉狂而癡欲捉銀蟾失雙脚游魂詡詡不復還水底有天長醉眠不然紫皇念舊史仙骨不肯留人間江上飛樓横素煙月光猶照金樽前有身不向醉中死白首金貂應枉然

邀遂閣詩爲陳子野賦

金陵萬事日非故溪上猶存邀笛步高柳遥分白下門斜陽照見桃葉渡溪上閣中人邈然卜居城市地如徧不知豪貴日歌管一縷罏香生

紫煙金陵自昔繇華地六代興衰等嬉戲倘然三弄据胡牀乃使風流滿人世風流人去四山青一盞宜春任醉醒新聲代變古聲遠縱有桓伊誰復聽

邀歐楨伯飲率爾賦長句

病起我久不作詩君來贈我相訪篇披讀技癢眼花亂寒雲如幕霏窮天憶我渡江閲三載容鬢蹉跎日應改今君振鐸向中州使我歸魂劇翻海人生聚會等摶沙殺鷄爲黍聊停車白下香醪不自惜錦囊詩草還相誇李何王薛盡骨朽古來此事歸名家紛紛學士亂塗抹放筆寧辨龍與蛇我生流落不足數見君如見任定祖不愛吹簫廿四橋每來覽勝三江浦謂余氣意頗同流疊疊雄談徧今古逐客誰來問死生江南何地無愁苦石頭城高欲棲烏幕府山北笳嗚嗚明朝客去掩關卧婦子病吟燈影孤

菊潭二首

甘谷之中潭水清上有菊花無數生谷中人家

飲此水能令上壽皆百齡漢家宰相亦不俗月致洛陽三十斛遺踪蕪没無處尋夜雨春風長荆榛

浩蕩李青蓮清狂孟襄陽當時各到菊潭上風流對酒酣壺觴山樹摵摵山菊老谷中人壽今多少高賢已去碧山空千載流光一歸鳥

花山弔古歌 有序

後晉天福六年安從進反攻鄧州至花山遇張從恩兵不意其至合戰大敗從恩獲其子

指揮使弘義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州事具

通鑑予過其地感而賦之

天福六年索葛子青絲白馬煙塵起花山山畔竪逆旗顧盼中原探囊裡桓桓大將張從恩彤戈貝冑朱旗翻奄忽從天下風雨蕭蕭萬竈聲無喧呼壁裂亂如崩土父既摧兮子爲虜游魂半[illegible][illegible]襄州回首當樞豈爲主事去人亡六百秋[illegible]野俠斧淤高丘山門流水湯湯去落日千峰坐暝愁

李太史詩集卷之二 終

李太史詩集卷之三

内鄉李蓘子田甫著

五言律詩

請告後至家志喜

我志在丘壑歸來得所私晒深嗔鳥喚興到恨花遲曉日照溪水春風吹柳枝青山不用約日日赴心期

無事江村裡披衣坐草堂亂蟲月下響暗水竹邊涼河漢今何夕江山此故鄉偶來幽興慊不

爲卸冠裳

石堂山是麻衣眞人修道處 有元御製碑

草合琉璃殿花深勝國碑不逢丹竈侶空與白雲期坐處林風颯行來山霧隨年年靈壑裡開盡碧桃枝

麥子山

寥落空山路山花喜客來高林殘宿雨遠水送輕雷鳴磬片雲盡當杯千嶂開東南望嵩少飄緲興悠哉

周行人過訪

仲夏不出戸蓬蒿高于人忽聞天使至旋整山公巾溪水到門去林花逐節新攀留不得久旌旆已前陳

丹江晚汎

春水無高浪歸帆小汎時沙光逐鷗鷺山翠撲花枝野曠流雲盡江酣落照遲高歌待明月風露已淒其

送南陽王司理轉戸部主事

遥知淯水上明日發行舟不及臨岐送空聞擁棹留曉鶯啼衛水芳樹徧幽州應共仙曹侶焚香說舊遊

登太子山

羣峭欝崢嶸山傳太子名白雲丹浦色黄鳥綠林聲北郭居新築東岡陂可耕向臺囦有意不必待功成

送李默溪先生之揚州

初陽照衰柳征馬臨路嘶故國又長別孤帆何處期山寒秋雨澗江落暮潮遲聞道瓊花盡應繁弔古思

吉祥寺

日夜清霜下孤城衰草黄尋山秋興濶看劫道心長祇樹揺寒野空門向夕陽同遊二三子相與借禪林

送譚主事之南京

湍河罷炎雨滿地生青煙坐惜美人去山花飄錦韉揚舲京口月捲幔秣陵天縱有書來日遥

遥恐隔年

送張鄧州轉員外

冠軍城外柳不纜大夫船竹馬爭相送春鶯恨早遷焚香朝赴省鳴珮夜朝天肯念無媒者山中獨閒然

山莊夜雷雨二首

雷霆中夜惡黯黯二儀昏直訝千山裂還驚萬馬奔把燈看雨脚倚柱聽溪喧何處幽崖裡潛消魍魎魂

獨屋吹頻動踈櫊漏轉多山頭知走石天外定懸河誰激蛟龍怒平添江漢波農家何太苦折損大田禾

南陽別諸親友

親交別我處回首暮煙流殘涙千山外愁雲六月秋遲遲轉車轍脉脉念林丘此意誰能識吞聲賦遠遊

送羅侍御告病還蜀

汝病幾時去北風吹正寒褰衣一杯酒相送意何難臘雪湖南薄春花劒北殘蒙龍鄉樹社早見七門灘

趙主事罷官歸浙中

望君去已遠歸到御溝邊流水還如此孤帆焉可旋剡溪清夜月天姥發春煙萬事歸來好休輕隴上田

送人罷官歸鄉

別酒不成醉春風空爾顛憐君綠鬢好未是挂冠年門柳青侍主江花紅照天從今問踪跡多在五湖船

送人下第歸里

落第人皆嘆如君殊不然歸過汴水上且看春花妍卞璞已三獻董帷還幾年平生天下志休付北山田

送陳郎中江西副使

二月暖如此柳絲逐日長仙舟趂春水浩浩下潯陽官已銀章重衣猶畫省香政閑高閣上千載憶滕王

謝駙馬園二首

石几終年凈風香長日流與緣啼鳥盡春為假山留花抱晴軒午藤陰小洞秋蔥蔥後庭樹曾有鳳皇遊

日有名園約到來紅已稀乃知宦遊者常與春風違砌暖藥全赤庭虛鶯倒飛君看素屏上誰畫釣魚磯

王少潛約遊西山

柳色陰陰晝風光好取閑仙郎攜我去看遍湖

邊山巉石樵人徑高花衲子關松風吹澗水處處送潺湲

圓靜寺

香刹侵雲出層臺疊石成無風看湖水盡日涵空明人醉青山色鶯流碧樹聲遲回轉歸騎何限北嵩情

憶周年丈五津

戰勝鄉園去三年歌紫芝再來投短疏竟與明君辭流水巴山遠冥鴻蜀嶠遲茫茫天萬里何

處訊佳期

送張敦物之襄陽教諭

夫君躭古學老不售明時六月都門外炎風吹酒卮樹分大堤道人上峴山祠想到談經罷高江片月遲

送溫道士遊海上

我在金門裏終年嘆陸沉聞君駕黃鶴欲往三山深樓閣海中市煙霞世外心不知緱嶺上幾日有來音

曉起見白髮作

山月落已盡城烏啼未安朝來見白髮淚落憶蒼瀾弱力攀龍盡雄心躍馬闌棲棲不歸去秋雨敝裘寒

趙州道中

往來逾十載猶是一微官復向秦川去能禁易水寒沾衣防早露消肉戒征鞍昨夜驛燈下滄江夢釣竿

馬嵬

一旦恩何盡六軍驕不行含啼辭鳳扆割愛下

雲軿地遠埋香骨天高返玉京空憐斜谷夜苦雨送鈴聲

關山月

聞說關山道迢遙壠水湍如何孤月影來鑒薄帷寒蘭草風先落鉛華日欲殘出門天萬里何處望長安

隴頭水

隴水碧潺湲堪清沙塞顏夜風吹馬足朝日照

刀環淬劒遥看燧驅兵直過山丈夫四方志今夕未應閑

渭源旅懷

乱山寒不雪邊氣日陰陰老木撑危石微陽燠遠岑馬行渭水盡鵰没洮雲深處處吹笳者多爲塞上音

驪山二首

唐皇昔游幸此地有樓臺一自蛾眉去青山黯不開簾櫳餘翠篠金粉變蒼苔落日風泉咽浪

浪送野哀

萬古靈娥水千秋帝子家花臨繡嶺發柳逐渭川斜野燒銷珠閣空山想翠華長安望不遠隱隱暮雲遮

宿石鼓關

緤馬坐磐石斜陽明樹間水禽飛不遠岩竹照俱閑林暝道人語谿深樵者還夜闌清不寐風雨徧柴關

與客飲梁家泉

山日坐來午輕風林際生愛茲泉上卧聽盡春禽聲佐酒秦娥醉當歌楚調清小山何處是今日有餘情

李太史集卷之三終

李太史詩集卷之四

內鄉李蓘子田甫著

五言律詩

勸上人院

酒罷題詩去鳥鳴釋子家炎風乾石竹落日隱山花立馬樹陰合隨人溪水斜晚來更長望天地一雲沙

游百泉山懷陸道函

俗士來停駕佳人憶舊盟空馳淮海夢獨繞百

泉行寒日共城沒微霜衛水清寥寥無與晤懶散倦題名

再游百泉

茲鄉美如此向我去何忙再到夏雲變對眠松月涼水亭清復暑山鳥報幽芳中夜風泉響滔滔聽轉長

自紫微宮早發登天壇絕頂二首

幽興復不淺宵與天路通日華搖晃晔山氣豁空濛恠石看仙蹟洪河頌禹功山上望見黃河坐來忘處所天際有冥鴻山上有煙霞子飛昇石

竦身千仞上揮手萬山低雲裏看無地天中到有梯靈峰標日月絕壑下虹蜺便欲從茲去青鸞倘見攜

過孟縣贈李明府

吾兄有佳政三載在河陽官事醉中了頌聲琴裏長山禽來小閣松月蔭虛堂寥落潘安後春風花又芳

過汝州懷甄同年

去年隴西去處處見君詩今日嵩陽道翏翏深爾思孤踪竟何托失路想同悲誰識臨流意空山獨去時

雨宵客思

客心日不樂復此異鄉秋苦雨淹山館涼飈集戍樓衰林殘照夕疊嶂細煙浮俛首甘行役空慙達者流

高平張明府留酌

我事竟何事微官今轉微揭去飲君酒又見秋

鴻飛小草動寒色亂流明夕暉天涯誰藉慰握手淚雙揮

太清觀

玆宮在城内高見城外山春色屆沙際水香行樹間解衣散人吏瀹茗聞潺湲踈簡長如此休疑學抱關

王侍郎宅即席賦贈

匆履違清夢鄉山洽舊游鈎簾暑雨細命酌小亭幽煙景澹初夕水花香近秋東㟬明月好端

爲上卿留

留別陽城高主簿山東人

謫宦豪心盡逢君意氣看頻傾魯人酒爲卸楚臣冠溪閣夜談靜山城春賞寒無能酬厚意還復駐征鞍

即席送方山人

戀酒夜不去酒多情更親山寒繁雨雪天迥闕星辰苟慿長甘隱王克不諱貧他時有書札何處待高人

順德公署獨酌寄姚太守

高館暫無事起來還寤歌鄉心驚柳變客淚聽鶯多檐日開晴景池風漾細波韓荆不可晤其奈酴醾何

同諸公登大伾山

川原留晚色草樹散風凉官事當歌罷鄉心戀酒長烏悲唐戰壘花没漢宣房最愛漁郎好揚舲衛水傍

登九華山

高峰平限日絶巘横排霄永藏雲煙護中天神鬼朝石泉飛晝雨風竹送江潮白也人千載風流不可招

飛泉何太哀百丈下奔雷一逕迂尋去千山相送來僧行隱青壁鶴夢隋蒼苔却笑齊丘子當年浪翦萊

要郭郎中游鷄鳴寺望北湖

細雨曉來濕江南何驟寒與君不得意且向澄湖看落葉墮殘酒北風吹遠瀾方袍能授記留

老梵雲端

同諸公靈谷寺限寒鈎二字

梵閣邊江靜山亭負郭安水雲韜勝蹟松檜蔭餘寒薄宦便多暇明時且自寛寥寥人世外翻訝有衣冠

晛晛泉凌泮蒼蒼陵樹幽江山待春日煙靄動皇州地逈蕭良宅雲連孫楚樓不愁歸路晚新月賸銀鈎

余園小集

開閣放花枝名園新雨滋摘芳當酒熟邀客報春知柳色搖朱紱池光溜玉巵蔣州物外好聊緩越鄉思

過陳晦伯

晚來江氣昏九市寂無喧窮巷寒相慰明鐙靜對言歲華驚轉轂客路戒摧輈擬約嵩高去青天招斷猨

盧龍山頂午眺

宦游只如此結伴且登山無事那知貴多愁却怨閑江聲搖楚塞柳色引淮灣滿目中原淚何時促駕還

姚元白園中邀萬學士分得軒字

人幽關勝地春露款華軒緩酌林中酒閑爲世外言綠楊臨水弱紅藥對風翻飲罷題詩去鳥啼陳仲園

送刑部張郎中出守思恩府

江東揚子渡幾送故人舟况復商風至三山天外秋短歌傾若下長揖別諸侯後夜看明月誰

同孫楚樓

半峰和尚新亭同舍弟龔美作

闕城殘宿凍晻靄釀春融繫馬孤亭下逢僧旅病中茶煙深潤竹池水靜涵空况是連枝會那能不醉同

韓信嶺

一從雲夢後誰復哀王孫寥落空山裏秋風古廟存晴煙生木末野燒入山根正此看碑淚蒼厓聞斷猨

游香嚴寺

回首瞻靈刹龍蔥竹樹新好山如送客小鳥靜看人旭日薫堤柳春風散渚蘋上方多淨侶應許德爲隣

解官後宿長慶莊上聞雨

幾年聽夜雨客路淚如絲及此溪堂宿銜盃共解頤古垣看竹茂叢菊訝花遲便欲南山隱酣歌老 聖時

贈秀才叔告衣巾

浙江春照人苒苒桃花新歸去商顏畔羞看駟馬塵醉歌春酒熟老愛野人淳從此竹林下唯應北阮親

登孤峰宿白雲寺

近郭有佳山山光帶碧灣白雲秋映水明月夜臨關望極飛煙盡心隨鳴磬閒靈嵓知此是塵土漫摧顏

東岡午眺

簇簇四山蒼中川名錦陽我家住其下日夕連煙光浙水演漾綠高厓松檜涼杳然靈壑裡誰見白雲裳

院莊春行

城西三十里煙翠隱人家春風送微雨處處生桃花泉流玉琴響山列錦屏斜吾慕東岩子幽居豈用誇

中秋馬宅雨夜

家有一壺酒欲邀明月來何知秋雨濕空見桂花開山擁孤城暮霜雷白鴈催高堂有瑶瑟曲罷轉餘哀

贈邢生

問爾來何處相逢秋雨中詩章依白傅醫術自黃公縱酒耳俱熱談玄心欲空東皐行樂地留對菊花叢

李太史詩集卷之四 終

李太史詩集卷之五

内鄉李蓘子田甫著

七言律詩

讀香嚴寺胡員外題壁感賦

青山迴合抱招提百道泉聲亂竹西坐近齋壇聽法偈起行高閣看留題嵓崖白日神猶護風雨長年字不迷惆悵遺踪杳千壑暝煙幽谷亂猨啼

旋臺寺夜作

峰巒矗矗下長川松檜森森媚佛筵空外笙簫連梵樂雲中樓閣近諸天清泉白石豪歌發落日歸鴉醉眼懸莫更買山求小隱白厓深處是吾緣

水簾洞

水簾洞口草斕斑坐樹褰英野興閒已有杯柈臨怪石更聞鐘鼓發空山游雲不繫天邊影流水堪清世外顏潭底癡龍休穩卧醉來騎爾夜深還

彌陀寺避暑

東山敢謂薄朝簪北郭聊爲畝畆吟落日水光摇大澤炎天秋氣入平林談空轉劇他生恨弔古眞懸異代心更爽名香淨鍾鼓碧蘿陰下一鳴琴

清虚宮早發

仙臺回首隔重岑尚有天香滿素襟勝地定牽他日夢長途銷盡向來心蒼山曉日長康畫流水中宵叔夜琴我欲攜家去塵俗誅茅誰厭萬

峰深

出京宿報國寺同龔美

去望君門萬里遥舊遊方丈話中宵世途多妬堪銷骨吏道無媒空折腰院靜香燈風榻榻春寒松柏雨蕭蕭明朝飄轉知何地夜夢楚江江上橈

同姚太守登隆興寺閣

閒隨五馬眺秋澄高閣銜盃更一凭殿擁曇花霜不謝檻分祇樹晚逾層勞生有淚長爲客慢

世無能却愛僧惆悵風沙不歸去諸天香火看
傳燈

獲鹿春暮思歸

早年圭竇學岬書一落京塵涴客裾虛擬游燕
騅擁篲却從適晉悵回車愁邊花柳驕春色天
上朋游笑謫居白羽丹泉好風物浩歌歸去復
何如

登南城風雪亭和太守姚公

滿城桃李帶春還城外楊枝漸可攀游目曲隨

流水盡冥心端入片雲間金堤草長迷荒戍白
馬沙平失故關正是政成堪坐嘯頓令遷客亦
開顏

答張給事寄書二首

迢迢人自日邊來傳得仙郎尺素回顑頷正悲
湘浦客聲華眞羨柏梁才囊封左掖花枝照搢
笏西山雨色開京國故人消息盡期君一爲問
寒灰

軒軒冠珮五雲層陸謝風流衆所稱地切黃樞

干氣象入瞻白馬識威稜窮交敢謂當年渥壯
氣深憐末路增讀罷錦箋三歎息夜窻風雨薄
秋燈

寺夜

一夜西風挾雨鳴渚荷汀柳半淒清青山似厭
他鄉淚流水長傳去國聲細檢玄言消世慮偶
從清宴憶吾生悠悠江海心空在展轉隣雞又
五更

太平城外舟中贈郭年丈

花香燈影暮江頭欲語當年暗淚流運阻玉階
辭聖主道窮滄海問漁舟交情自愛朱公叔
仕路空慚馬少游溧水黃山春事好與君聯騎
一追游

懷姚叔卿謫居

自從東郡別君侯吳楚茫茫悵遠遊故國鶯花
牽客夢大江風雨動人愁偶緣散吏調琴鶴無
復題詩上酒樓驛騎蕭條山海隔逐臣心事兩
悠悠

至池州初登齊山

謬恩半刺臨池郡覽勝初凭繞郭山座擁笙歌翻墮淚天遥鄉國漫開顏大江春色晴逾麗絕巘浮雲晚盡還趨謁倘稀公事了不妨常卧翠微間

同丁尹登齊山晚汎清溪二首

江城秋霽澹霏煙江閣無人思渺然忽訝舟航乘夜月旋徵簫鼓汎晴天親人魚鳥渾忘去夾岍樓臺盡倒懸今古勝游誰在眼齊山不用費

詩篇

豈意高軒念舊來天平湖上一尊開大江波浪秋還壯深谷松杉雨並隤汎水是窺仙令醉號山猨送逐臣哀長橋燈火休催劇十里清溪演漾迴

夜過揚州

一望蕪城感慨多夜隨征鴈宿江沱空聞有客吹簫去不見畸人跨鶴過白浪岸高飛舴艋畫樓天靜落笙歌繁華自昔堪行樂未解朝簪奈

爾何

公署晚坐

公庭松菊澹餘清湖上煙霏翳晚晴物色蕭條宜卧病宦情落拓似逃名天高江氣橫千里露下秋聲薄五城只恐悠悠不堪事起操長劒認龍精

姚鴻臚市隱園效李獻吉體

清朝解綬棲遲地忽漫攜朋一駐軒俗眼乍教臨景破野情眞愛對雲翻慣來鰋鯉時跳舫無

翦松篁漸樸門千載金陵多勝槩看君合並沈休園

初春過姚叙卿

窮途我已恨飄零蹋翼君還下廣庭世路逢人輕白璧交情何處脱青萍冶城霜霰春來少澤國魚龍夜半醒明日秦淮漸花柳一樽拚倒北山靈

西園燕集

白日風煙淨帝畿侯家亭館晃晴暉到門流水

嘶官馬對酒桃花染客衣削籍幾年還省署賞心何處更芳菲江帆漠漠秦山遠惆悵林鶯盡意飛

寄張助甫二首

蘋末西風陡夜秋懷人孤凭月中樓何知天地長飄泊如此江山阻獻酬水落芙蕖揚子渡煙寒鴻鵠北湖洲同袍意氣通今古況復風波晚共舟

同朝往日傍君居親見含香荷槖時岑氏子孫

多好學寶家兄弟總能詩浮雲閶闔生秋氣落日江湖冷夢思去去湘流經鼓瑟至今山鬼泣雄詞

送周山人

一從休澣下明光幾見江南春草芳鄉夢白雲同戀岫羇心黃葉共驚霜愁聞盧塞同燕北厭說青山似洛陽今日相逢還醉酒清歌不盡送周郎

金陵登樓寄李伯承

巘業高樓鍾阜陰仲冬天地一登臨浮雲不散江淮氣落日平懸海岱心青鳥漢庭仙夢遠碧桃秦洞古源深憶君欲結瑶華贈萬里冥鴻正好音

九日與衆友東臺

秋雲作雨暗江關駐馬凭高蒼莽間勝會賓朋還九日太平歌舞正東山羅王城外沙墟白太子臺前草樹斑笑折茱萸看永夜莫令金爵炤愁顏

送丘生

愛爾形清神復清荷衣芒屩又南征直從壺裡看天地不使人間識姓名三山穩策盧敖杖少室高吹子晉笙便欲相從方外去海天寥落問鵬程

歲暮過鎮平張氏園

窈窕佳園別有春聞君終歲此藏身隱陵文酒寧違世仲蔚蓬蒿信没人竹下圖書堪檢閱城中車馬自囂塵相逢莫唱梅花落明歲來看蕙

草新

春日過陳上舍亭子

尋春頻過舊書齋棋局芳樽每共偕白日穿花停玉勒清江鬬舞落金釵主人翻是陳驚座詞客何慙楚景差多病近痊時道泰醉狂從老碧雲厓

悼王明府

爲政聲華動紫宸憶君合作外臺臣詎知飛舃歸無日尚記垂紳儼有神白酒漫澆松下土黃

金誰佞墓中人浮生自是無根蔕何得荒原草便新

丘園

五載丘園賦遂初碧山不負野人廬林開時聽商顏鳥客到旋烹丹水魚鄧禹笑人還寂寂莊周飛夢自蘧蘧漸看凍雨生秋爽讀盡中郎滿篋書

舊隱

生爲無擇里中人羞作征南幕裡賔正好啼鶯歌綠醑況多脩竹借芳隣擬將故事尋韓福愧有高名亞紀巡赭水丹崖吾舊隱不勞冈客問來津

許萊州覲歸乞休賦贈

萊州報政已三年劒佩趨朝鳳闕前皂蓋朱旛人共羨白厓丹水夢相牽五侯門館誰樓護十畝桑田自鮑宣我亦東陂有村舍共君投老白雲邊

淅川樵峪寺憶弟襲美

黃谷丹江春已深偶攜藜杖過雙林應時梅柳偏驚眼勝地樓臺足賞心泉響空山雙鶴去煙生極浦亂帆陰憶君正好同游衍索莫天涯少報音

李太史詩集卷之五 終

李太史詩集卷之六

内鄉李蓘子田甫著

五言排律 五言絶句 六言絶句 七言絶句附後

岳武穆王廟

將軍背抱武未得翦强胡天地心何慭英雄氣不蘇荒城秋駐馬古廟夜啼烏碣勒崢嶸筆廊開戰伐圖嚴風踈玉葉陰蘚暗金鋪巖號思明主杳燈拜野大洋洋疑上位烈烈想洪謨白日燕臣死長江宋運徂無由問蒼昊拭淚把昆吳

首山乾明寺夜同陳明府

福地何蕭爽人天隔杳芒我來過花縣君約汎慈航野曠星河白山空風露凉秋聲彰梵樂月彩助毫光陶令依禪社山公託醉鄉坐忘宵漏下笑愛舞衣長吹篴霜林盡鳴鐘宿鷺翔迷途懷七聖問法愧空王塵跡各如此勝游安可常明朝眷丘麓流水自湯湯

邊城晚眺十韻

暫謝金門直遥過天府區還因官署暇流覽塞城隅山擁阜蘭峻河來星海迂軍聲晝騷屑邊氣晚糢糊市買多收馬耕民亦牧狐土風無紵帛人語雜羌胡葉盡飛沙烏冰堅渡野狐村煙片月迥戍火一星孤重鎮需良將窮荒尚遠圖因思霍去病勛業更誰夫

華山二首

巀業咸京左參差渭水南勢班名嶽五天削巨峰三客至開金鑰仙歸閉石函泉流隨到處香霧有深菴白石留砲憤青苔入坐堪雲臺傳磬

鐸車谷繞松柟長路春衣冷胡麻晚飯甘重來知未易惆悵復停驂

石磴轉深入行隨麇鹿羣璇壇誰掃拂瑶草自芳芬隱隱風雷伏茫茫氣象分連峰挂朝日仙掌弄春雲苔澀金宮像花深玉洞文泉交松室暗風軟柏爐薰簡懶世緣薄沈冥道意殷飈輪如可駕遥遥訪稷丘君

馬上舍宅觀伎八韻

月影流芳席燈花照妓人如逢張好好似見謝

眞眞玉佩芙蓉帶金屛錦繡茵小樓飄舞袖團扇掩歌脣舊態猶存楚新聲間入秦含情恒曲悞作意在眉顰要眇窻中質盤姍掌上身不知姑射子何事落風塵

張兵備邀飲百泉六韻

緤馬臨深壑銜盃對使君樓臺涵晚景松菊吐秋芬水濟饒奇草崕陰屯薄雲天涼山果熟沙展石泉分衛國詩堪詠蘇門嘯若聞坐談慊高誼歸去不成醺

春城晚眺和姚太守十二韻

灝氣横鋪地崇墉晚望新芒芒九河道繹繹百城春雪盡黎陽壘煙生白馬津山川全拱魏闕隘半鈐秦事去看荒壠時清憶古人高天歸獨鳥片月下游塵地僻投書少官閒置酒頻樓如騎山起亭擬雪香隣醉眼容疎濶愁腸荷撫循鬬鷄先自走尺蠖謾求伸磊落長歌恨踟蹰未老身所忻陪妙躅歸炬借朱輪

南巖望大頂八韻

曉起望金闕千山旭日華夢猶戀霄漢身已隔雲霞窈窕神仙宅龍蔥帝子家方壇騰寶氣高樹綴瓊花異鳥翩翩下靈巖面面遮松香熏桂醑天樂侑胡麻覽秀壯懷發尋眞道意賒不須勾漏令此地有丹砂

五言絶句

南山泉上四首

疊石驚湍下跳波亂相嚙却訝暮春天空山噴白雪

袒裼聽流泉微風不知暑悠悠澄客心泠泠似人語

密樹夾溪流濃陰鋪似席時有微風來隙光亂泉石

摘花投順流悠悠去何急忽去到人間變此山中色

柏林

看山意便閒披襟還露頂臥向青林中風吹不得醒

内弟胡宗賢池上三絶

山僧刈萊蕭自向松根爨林深不出煙颯颯風
吹斷

方池本種蓮水涸荷錢小永日斷來人離離長
青草

綠樹覆方塘日斜魚尾赤時久不見人跳波四
五尺

峨嵋泉晚坐

脱帽青林中草茵石爲枕日暮不見人掬泉向

山飲

夢與弟襲美會忽分去不得語第聞隱隱
呼兄聲覺而有淚在目因成短句

並馬不多語呼聲去已賒可憐夢中路猶被亂
雲遮

過關山二絶

石流漱石竇鏗鏑下如乳板屋有居人終年聽
風雨

蹊側難容足山高易斷魂當年漢家使辛苦向

河源

東西龍口

山高無草木已落龍口赤醉眼仰天呼飛泉下
絶壁

石室

連日深山雪春寒撲巖塢石室不開門風枝滴
殘雨

題畵二首

春水流何遠春雲暖故饒柳邊雙燕子時觸最

長條

涓涓石瀨鳴兩兩江鴛語回溪無來人桃花照
春渚

六言絶句

野望二首

白草茫茫天遠青山歷歷日斜望入煙嵐盡處
依微更有人家

雲葉暗翻枉渚雪花爭上枯條塞國天清擊鼓
山城日暮聞簫

蓼川鋪四首

楚國夢回天杳秦城酒醒日低野寺樓臺繫馬溪橋烟火鳴雞

力盡回蹊峻坂夢驚虎嘯猨哀寶劒十年未試青氊萬里歸來

古木斜撐怪石溜水直下盤渦借問先生行色何如榮叟高歌

沙店依依柳發石牆隱隱雲低到處青山流水何方不可幽棲

七言絶句

明妃詞

翠袖啼痕日日新回看漢月遠隨人不知世上黃金貴空信朱顏鏡裏春

宮詞六首 世廟

歷歷金宮樹影繁瑤壇鐸鼓動黃昏迎和門外燈如晝內直諸臣夜拜恩

小車飛曳向玄都殿名翠羽金翹笑自扶玉蝀橋邊長日市內璫爭買大秦珠

泥金檢玉祝長生萬國封章止進呈月滿西宮更漏永九天風落步虛聲

霞帔星冠赤錦條玉熙宮裡薦仙桃　天王親捧瑤函拜五色龍光生衮袍

考鼓吹笙送上清醮壇將罷日初生太平元老偏承寵召聽鈞天廣樂聲

十五宮娥鬢髮濃霓裳初着性偏靈百花叢裡春風靜學誦玄門諸品經

都城雜詠六首

西宮白日靜波流小殿玲瓏夾御溝花樹重重春爛熳游人偷上洗粧樓

年年三月西山寺鐵杖緇衣建寶壇無數麗人聽說法佛燈光裡珮聲寒

三五燕姬翠黛分香風輕拂紫絨裙相邀隣舍看歌舞不解金鍼刺五紋

無事粧成愛出游天街如砥軟塵浮歸來笑語調行客簾捲春風百尺樓

寶釵金鳳雲鬟綠抱瑟當窻理春曲不知何處

娙娟兒一擲黃金醉醽醁
朝日紅爐坐不寒粧成臨起更回看買花翦采
娱兒女不信人生事事難

望肅臺

飄零宦海笑浮泙一宿雲房尚未能風來冷冷
秋樹冷斜陽影裡弔孫登

送人之岳州

與君酌酒醉春花征馬蕭蕭鴈影斜明到岳陽
樓上望斷雲殘雨各天涯

宮詞

曲檻無人花亂開都梁燒盡日西頹年年剩得
腰如柳空看昭陽舞隊回

初宿海會寺

靈泉流水夜淙淙月小松高鶴影雙石榻覺來
秋燭冷諷經聲滿碧山窻

玉虛宮二首

萬壑長松吹遠風青山面面抱珠宮道人手撚
蒲葵扇笑指南天欲駕虹

金水河邊蓮欲花菖蒲菱芡漾回沙醉來風弄
浮萍影照見青天五色霞

秋閨怨四首

郎攜歌舞下維揚妾處流塵暗洞房最是秋風
不解恨帳頭吹動繡鴛鴦

密雨濃煙暮景迷碧窻疑想獨眠遲芙蓉歲晚
能相守奈可狂風抵死吹

隣女粧成半未匀茱萸衫子茜裙新逢郎一笑
褰裙去肯信人間有麗人

澄江白鴈催寒露一片秋聲曉不住深院香殘
未忍歸月中花落相思樹

眞定寄內

旅食恒陽木葉稀家人相念寄寒衣會稽好去
無由去斜日空堂秋雨飛

愴舊

刁河河畔潺湲水曾照秋娘氷雪容今日斷腸
南望處渚煙山雨一重重

閒居憶孤峯白雲寺

面郭孤峰七里餘白雲秋擁野僧廬城居終歲
不一去慙愧閑門空讀書

再過秋林主人

千疊峰頭挂夢頻不緣名利亦勞辛秋林晚飯
催歸騎惆悵雲中久住人

宿天寧寺

亂峰北擁沐河流蒼翠中涵野寺幽寶塔有鈴
誰解語夜深惆悵月中秋

煖泉望城子崕

靈山東畔碧湍回社鼓秋高廢縣隈萬樹涼風
吹不盡一鞭斜日煖泉來

戲題

一自封書別建章荷衣常惹藥珠香逢人白眼
唱歌去笑入西陂秋水長

李太史詩集卷之六　終

李比部集卷之一

賦

內鄉李蔭襲美甫著

芭蕉夜雨賦

猗綠蕉之茂止值陰雨之凄其顧幽人之閒寂
撫[illegible][illegible]以歔欷隔疎櫺而傾聽憂生來其莫支
若乃聲之清也比於絲桐中乎金石敗梧翼其
酸楚哀蛩助其蕭索聲之濁也若擊皮鏄若扣
木鍾老鴉用以繼響狂蛙因之亂訟聲之緩也

將作復止方鳴乍歇似妍唱與良謳每遲徊而
不發聲之急也若千鱗跳瀨萬羽刷林亂鏃倏
以破革群手競以摐金至于譬之而親遠之而
傍避之而隨麾之而向若覓疑于相干乎侵逮
于相抗淅淅撼乎肩山點點襍乎心浪幽恨釀
于肩端煩寃寄于枕上縱善摹其莫詳雖工擬
而難狀于斯時也廼有孤臣去國遊子懷鄉郵
亭瀟灑旅館昏黃抱書勿以愁絶對童僕而徬
徨既徙倚于危坐復反側于方牀挾飛霜以入

髮攢利刃而斷腸思縮地于千里歎各天于一方知不可乎奈何乃抵死而相當又有阿檻擯嬙霜閨思婦歎覆水兮難收仰呼天兮莫訴蘭軒閉兮燈燗殘蕙帳空兮螢火度君王絕迹兮長門宮蕩子從軍兮遼陽戍有所思兮期不來欲往從之恐難遇玄陰結兮夜漫漫且何時兮淚交注聆滴瀝之苦聲想焦心而生妬思持斧以運斤將斬葉而伐樹凡若此者皆牽于所遭之慼而未得乎所值之趣者也若夫王孫公子

高門甲第大讌朋賓盛陳佳麗簾幙圍兮氛翳逋蠟炬烘兮夜堂霽剖腴割鮮兮送水陸之珍奇換羽移商兮縱管絃之嘹喨屢舞兮傞傞踏謌兮嘻嘻弄酒盞兮讙譁戲簪珥兮暗墜蹕畢命于明朝且暢情于斯際將俾晝以作宵又何知夫寂寞之況味也耶此猶其淫樂者爾若夫禪房窈窕琳館清幽一塵不染佳客來遊蘗蘭芬於石鼎薦茶味於磁甌或貝葉之三復或丹經之一抽或頌赤髭以講西方之教或屈黃冠以闡柱下之猷清涼入肺腑爽氣襲衣裳將與還偃息欲去且淹留若此者固宜累朝暮而不厭又何知夫外物之相撓哉于是申之詞曰風蕭蕭兮雨涔涔夜色穆穆兮漏沈沈形與聲兮兩相戰芭蕉之上兮葉之心戛青玉兮峭稜濕翠鸞兮脩尾羌美人兮舞袖似半醉兮扶不起引愁緒兮塡胷遞哀音兮滿耳苟欲澹兮相忘在洞觀乎玄理吾心兮淨空纖芥兮不容湛太虛之本體兮等震雷于蛾蠓將聲臭之俱泯兮

反造化于鴻濛

九日登樓賦 次太白韻

泝光駛兮若逝川何必牛山兮淚潺湲佩紫萸以避咎把黃菊而嘯天但使白衣之聿來兮不須慕斗酒之十千嗟乎于世無能自甘汩没辟帶縈風匏罇遲月遂凭高而睇遠快精爽之飛越宋玉隘兮賦悲秋淵明放兮與悠悠委世氛于赤縣付吾道于滄洲奚齷齪以自老徒蘊結而煩憂頭上之巾不可以漉酒兮吾將椸藉乎

糟丘

擬汎西海子賦

猗余生本楚狂謬　帝都而作宰雖濫竽于冠裳實踽迹于傀儡倏河清之幾時淹一令于十載盱白駒之易馳咤頳顔之善改篲疇擁而迎鄒臺疇築而登隗將自放於江湖矢遯世而不悔適內史之見招遂浮舟於西海似博望之乘槎泝天潢而瀟灑蔭嘉樹之龍蔥冪鮮雲之霰靆擘荇菜之參差拂芰荷之蓓蕾狎翺翔于鷺

鷗佩芬芳于蘭茝浸樓觀于兩涯絢金銀之褋采信綠醑之可傾問紅塵之安在命那豎以揚歌恍漁郎之欸乃陋浮拍于池中誇左手而持蟹詎刺瀨以投竿異珊瑚之可採將騎鯨而上天抱明月之靄靄

擬天元閣避暑應制賦

唯朱夏之將半兮悵逃暑而無媒適吏事之休暇兮荷佳友之提攜付齊紈于豎子兮命鑾榼于酒奚陟天元之高閣兮納四面之凉飍颷爽心之如許兮快睎髮而建茲鼓虞帝之氷絃兮誦卷阿之聲詩聊幽鳥之啁哳兮望苑樹之葳蕤睇俾倪之周遭兮盱樓觀之參差俯萬井之鱗鱗兮爰界之以九逵西山冉冉而獻秀兮西海浩浩而揚漪杲日如焚而罔覺兮火雲如熾而叵知訝肉飛而羽化兮豈青冥之可梯緬世宗之修玄兮祀上下之神祇天樂嘈嘈而振響兮蜺旌宛宛而四垂香煙千道以上翥兮遠碧落而逶遲登茲閣以延佇兮儼仙靈之來思

苟是道之靡所驗兮何享國之永若斯卒升遐于此地兮鬚龍去而莫追嘆離宮之消歇兮多荒蕪而不治叶玉階寂歷而蝸篆兮文窻窈窕而蛛絲蒼蘚交被于簾箔兮綠塵互翳夫罘罳聽白頭之宮監兮解緩頰而談往時感奄忽之變態兮亦欷歔而含悽余曰何用此磈礧兮當以酒而澆之願今　皇之洞達兮廣此意而靡私任老成爲柱石兮聯庶官爲榱題輩萬姓爲基址兮攬八荒爲藩籬至于校書有焚藜之瑞

兮執戟無投體之危鬭士有繪像之寵兮凋眦尠向隅之悲則小臣之爲此賦兮固美焉而不忘規

饑鶴賦

猗九臯之仙禽兮胡鎩羽於人間雖寄迹于公庭兮恒託夢於故山每引吭以長鳴兮猥米粟之聿須聆金徽而思舞兮怡主人之好顏蔭佳樹之婆娑兮藉落英之闌珊信夙志之重違兮得一飽而且閑何惠養之不卒兮值時事之多

艱遂忍饑而偃卧兮望高軒而莫攀慄大命之近止兮奚千齡之敢班恨奮飛之弗能兮悵孤雲之往還似伏櫪之老驥兮羡開籠之白鷴嗟志士之不遇兮希常祿于抱關甘顑頷以坐厄兮謝知止于緜蠻感茲鶴而作賦兮淚交下而潺湲

汎輕舟而登飛閣賦 安平鎭之落星灣作

懿澄溪之鏡似兮縱輕舸之往來煙揚低垂而撫媚兮雲帆高揭而崔嵬回汀鶴時以引吭兮枉渚魚物而曝腮駭中流倒景之參差兮浸兩岸之樓臺廓水天上下之氛翳兮攬月色之皚皚陟飛閣徙倚以長嘯兮快淸風之入懷茹苦茗數片以自甘兮盪胸次之纖埃魂凉爽終夕而不寐兮乃顧影悄悄而徘徊于是彈劒而歌歌曰閣窣篠兮月清皎兮悅斯景之好兮又歌曰神之定兮理之瑩兮枕之而無夢兮

李比部集卷之一

李比部集卷之二

内鄉李蔭襲美甫著

五言古詩

病中喜朱民部王太僕見枉九韻

晨輿愁滿鏡夕卧愁滿衾乃爲楚狂歌聿遑越人唫二妙靡盻眛聯翩還一臨入我吏隱軒弄我綠綺琴有懷懽共吐有酒非孤斟繾綣屢移晷高城鳴暮禽雪花忽點綴庭前羅玉林盆梅可索笑寒香流素襟此景足延賞歸驂莫駸駸

朱秉器攜黃孔昭遊西山爰寄七韻

聞君之西山更拉黃生去擬披雲作衣爰取風爲御白石契閒心紅泉盪塵慮翱翔洽歡悰唱和有佳句而我冒緇埃跨馬日馳騖翹首望嶶人蒼然但煙霧因風寄短章聊以紓情愫

同歐楨伯永上人廣濟寺佛閣看雪得閉字

飛雪滿乾坤同雲暗幽薊長安十萬家門門各已閉伊余速歐生雙林欣並詣傑閣快一登四望杳無際玉虬鬭參差素鸞舞搖曳飢烏不得翔老鶴寢其喙路仄倏有夷窻明反疑霽瓊枝詎可攀瑤草如旋蓺暝色欲鷄栖物表尚蟬蛻直擬說經壇天花送迢遞

題崑山李公冊

倜儻本不群雅志慕英傑萬卷每下帷諸生見前列中歲遂棄之雕蟲匪所屑乃復事黃岐病者賴提掇卜築向城南塵鞅悉屏絶茶竈煮龍團薰罏散鷄舌花竹韻何遠禽鳥聲時發操觚

日詠唫足以自怡悅結社多耆舊清標灑蘭雪壺嶠在人寰松喬亦可埒有子官西曹偶爾依魏闕播然思故林歸輿不可紲幽岫佇釆榮滄洲待晞髮吁嗟巢許流舉世欽姱節

題松菴逸叟冊

今代求古人上饒有逸叟慷慨多大節細行亦不醜隱居寧願仕比德於瓊玖種菊常滿園秕蘭動盈畝攀松翠撲軒洗竹青匝牖塵囂每掉頭墳典時在口息機甘抱甕適與聊擊缶延齡

久在茲匪以他道取神芝詎用求大椿最稱久
清時瑞可標鳳麟在郊藪

憶石堂舊遊寄江大丈

我昔登石堂于時正溽暑古樹挹鮮飈天池濯
新雨把酒龍洞中白雲滿尊俎美人揚清聲長
袖還起舞遂令岊際禽卷舌不能語心賞未渠
央山靈肯相迓別來客京華終歲走塵土坐使
明鏡中素絲紛可數憑唐私自憐顏駟差堪伍
緬焉懷舊遊軌路脩且阻緘書向故人逸興幾

軒舉

京邸寄友人李二十韻

疇昔寄蕭寺肄業聯精廬對花命新醴傍竹攤
古書振展陟幽岫猸猻相招呼揚舲汎澄江鷗
鷺爲馳驅但見海上月不知山日晡逃名有眞
趣逐世非英圖何哉舍此去臨路執子袪十年
走燕市緇塵染眉鬚麋鹿志豐草騏驥悲鹽車
薜衣如可裁吾將反其初

賦得鳳皇臺送姜民部仲文奉
敕之金陵

金陵有孤臺當年下鳳鳥緬惟覽德時光彩何
其姣吾宗謫仙人來遊興縹緲四韻苦不多山
川被文藻遂令一培塿佳名冠江表君今捧
龍章結駟石城道飄然陟此臺無用恣幽討流
眄盡四遐萬象各了了摛詞滿華牋珠琲見繚
繞岧焉孰與訓能無念同好

送朱子得出守懷慶十韻

朱邑稱廉平烝黎胥以樂潘掾賦閒居雅志良

有託使君方妙齡膴仕紆英略惠政洽閭閻中
襟祛圻堮孺愛徵篠驂清風灑琴鶴鳳皇攬德
輝羔羊敦儉約名擬　御屛題須佇口碑作簿
領驅紛拏意態破拘縛振衣望岳樓彯節懷川
閣久矣吏隱流詎能縻好爵

自有湖十二韻爲丘謙之題

使君愛澄湖遂名爲自有邊以千樹桃兼之萬
株柳游魚解趂人好鳥知求友筆端綴新句杯
裏浮清酒白鷗固甚都玄猸詎云醜姝子或用

招畸人亦堪取張公署釣徒元生號聱叟伊余寡宦情所志在畎畝山澤本名癯牛馬愧稱走行且逐楚狂酣歌日一斗高乘貫月槎老縱譚天口此意期不違風塵幾回首

送許未識出守建昌八韻

雙旌何孑孑五馬何駪駪之官靡遑處行部兼行春不見黄堂貴但見白屋貧肥瘠豈異眎恫瘝如一身皎日斲私照清風無留塵頓令盱江地生意回深仁三載佇報政璽書被　皇宸詎

令青簡中漢吏獨稱循

秋蝶

秋蝶飛無力栖遲花樹間涼風自西來飄揺非所堪憶昨桃李場逐隊何翩翩採香實其腹韶景相與酣兩翅快輕舉日暮不能閑過時乃如此寧無歎迍邅

寄袁中書景從

往余客京華謬忝西曹職伊時閩人中乃與袁郎識袁郎雅好文詞場殫厥力夢寐工李唐近代匪所式自余請急歸黯有傷離色贈言雖不多開卷見妙墨別來動三載後會安可得引領良已勞山川限南北緘書致殷勤一付冥鴻翼

象教精舍詩爲豫章孔陽王孫題

尊宿不住世將離此蘊宅自吐三昧火一朝焚其骨門徒珍重之捏聚以爲佛既具此妙手復見有妙目豈同土木形塗丹更施綠王孫闢精舍頭面日禮足西方咫尺間寧以恒沙隔僧淵信可傳怡然以自得名香散氤氳法味恣吐納

愧匪庚公流無能視淨業

香嚴山中子厚以山高月小爲題作古風四首

秋風掃炎暑凉意主草菅言詹大士像頓慰游子顔水凝鴈沼瀉石似猖嵓斑孅哉朱邸人翩翩問名山

酒薄客不醉林深暑可逃凉風灑然來吹我白紵袍手携如意瓶杖縣金錯刀赤鮮如可跨吾其爲琴高

山僧亦華巔吾敢慨吾髮名理自可談惟事寧須出不知清露下但覺蒼苔滑前峰霽景開冉冉見孤月

吾人具性靈洵爲萬形表云胡演梵音不逮頻伽鳥余也佩五香因之口三藐自利兼利他功德詎云小

漢上篇一百韻似韓中甫杜丈

丙戌仲夏初高興屬楚澤長天霈甘澍下土蠲煩熱新水漲縱橫輕舟去超忽灘聲吼黃牛峽

勢擁呀鶻飛鷺劇聯翩鷩鱗時撥剌（郎達切）好峰疊玉屛一一皆自列晚泊馬頭山山形聳巖嶪蒲葦透漁燈沙潊光不滅錦石充吾枕翠湍沐吾髮蒼茫煙霧間恨不睹明月曉抵光化城喜遘天中節海日開陰霾江濤灑晴雪畫鷁紛若翔赤幟競相掣鳴金震中流烝徒鼓其楫恍疑波浪底蛟龍狎出没觀者埒堵牆驩聲沸阡陌李生夙好奇睠此豪心發主人起爲壽浮之以大白悲來弔古魂坐是成哽咽讜言方用興孤忠竟誰晉死博離騷經異代稱殊絶仍聞城東隅窈窕有梵刹時禽喜客來林端故啁哳展席對曇花開函出貝葉合掌干苾蒭爲講四句偈疑網霈慧刀迷津仗寶筏醍醐爲上味可以濡吾渴香泉無俗韻可以資禪悅北李媿逡巡南能荷提挈題詩留鴈堂惜與方袍別峩峩縣大夫（謂余明府）聲華騰仕牒萬家棠葉公鳧一片羊侯碣計時登廟廊諏日禮巖穴邂逅枉旌旄再三致書札選地向琳宮野服許交接靜嘉見籩豆惟

旅多肴核三杯獻且訓五醴清而冽人吏俱趨蹌優伶自挑撻妍儛香塵生高唱行雲遏華燭照虛堂明河挂危堞遂令衰病夫永夕忘疲苶詰旦將治裝主人復投轄爲余召賓友賓友胥莫逆余公暨魏公允矣一時傑形骸良可外氣槩何其俠薰風欵欵來凉意生絺葛名姝宛宛歌清響振林樾珍羞羅四筵下箸匪粗糲（力櫱切）家釀貯百壺洗盞皆芳潔唫思豈終淹觴政寧甘罰巳信帶堪解無嫌帽屢脫留連過夜分酣

暢猶未輟近市報鷄聲遥岑洸兎魄詩人云醉
飽此誼眞忝竊韓公者爲誰家世本閥閲乃祖
昌黎翁才名覃於赫勇奪三軍先文起八代宋
斗極永昭垂岱宗雄突兀老成示典刑後輩猶
矜式叶 公昔當妙齡共指爲汗血早隷博士家
爰攻舉子業有司數見賞造物疑相厄梁鴻賦
五噫王陽歎九折閉關習隱淪裂刺羞干謁斵
樂命長鑱懷珍在短褐滄浪待濯纓固封邀振
粿殖貨苦無術明農欣有獲皓首還下帷百氏

恣漁獵摛辭數萬言江漢歸蕩潏王逸足伯仲
羅友從頡頏匪直凌石淙兼亦邁張嵲不欲自
滿假退焉常若怯往年訪李生百里甘跋涉羸
童若野麏瘦馬類跛鼈老態每婆娑幽懷獨眞
率新轄切 税駕向草堂開徑見佳客舊忝尚可炊
新雛亦堪割載摘東園蔬聿煮西山蕨濁醪注
尾尊清談霏玉屑吮毫掃長箋字字匪恒格余
也忘其陋紙尾肆塗抹倚歌而和之運與宮商
叶此物自有眞時人浪優劣吁嗟韓先生汝貌

甚奇諵眼似曙星縣鬚如蝟毛磔坦腹何便便
五經以爲篋奚不升天衢因而朝 帝闕應詔
草黃麻承恩入紫闥光輝耀里閈姓氏書竹帛
云胡自放爲丘壑長蕭索先生笑欲倒以手岸
其幘謂言恥求名所長在用拙富貴本浮埃忍
以自汙涅與子且逍遥投分等膠漆倦彈貢禹
冠懶獻嚴尤策常擬舌幸存子羽頭空責寧爲
五湖長不作九州伯余感先生言迄今以爲則
誓將陪杖屨安用榮簪笏萬事付儻來高卧肯

霞窩

讀王太史行紀作古詩四首

匡廬信幽勝東林開遠公攜酒三笑堂月上香
鑪峰危坐試心石仰睎合抱松五老如見招四
仙疑可逢虎溪自清淺寶樹何蘢葱援偈向比
丘令人慕高蹤右匡廬山

玆方何亢塏夙昔稱仙都周廻僅數里奇蹟固
有餘始遊從姑山繼之以麻姑瀑布水爭下仙
源早不枯何以寶光閣佳勝埒蓬壺高高蓮花

峰秀色滿簪裾叢篁護幽洞爣入此藏書石牀
可棲息凌空見樓居爰步升天橋雙童薦清酤
長嘯入窅冥方平爾其徒 右兩姑山
稅駕及西湖雅抱祛塵俗肩輿行六橋岳侯有
祠屋酹酒向墓前殘碑未忍讀小飲湖心亭群
山削寒玉仰眎飛來峰雪徑不可躅煮茗愛冷
泉聊以娟幽獨南屏秀色聳雙井涵深綠樂哉
三日遊畢興于三竺 右西湖
初飯海雲堂遂詣吸江亭處士不可作空存瘞

鶴銘詰旦遊金山金山何青青化城堪攬勝玉
鑑應棲靈振衣妙高臺江天晝冥冥乃取第一
泉貯以如意瓶飄然駕舟去題詩留翠屏 右金焦

芙蓉詞

亭亭芙蓉花剩有好顏色郎在芙蓉南妾在芙
蓉北如何咫尺間乃似不相識悵悵難為情芳
叢化荆棘

題文太史山水卷七韻

杖屨何逍遙幽人引孤望嘉樹色蘢葱清溪波
演漾沙徑紆野芳輕雲生遠嶂依依叢薄間方
弗聞漁唱塵務詎能干冲襟此獨暢濠濮併在
茲面孔欲誰向彼哉據要津將無走俗狀

寄喬別駕十四韻

夫君本文儒曾振中鄉鐸士也荷陶甄旦暮趨
講席一為奉化尹發政唯以德苟可便四民不
必嚴三尺戴天有口碑晝地無冤獄循資尚叙
遷未見為破格俛黽佐大邦矢志亦精白簿領
雖邅迴佩刀自輝赫乃復念佚遺馳書及空谷

賁之以玄纁奚止於束帛此意亦已勤令人生
感激往從恨未遂老病良多怯聊為別駕唫未
足比金石長風振九霄拭目佇高翮

哀朝鮮十一韻

倭攸肆厥暴朝鮮失其國國王走遼東告急於
天闕　天子憫其殆援兵一時發旌旗挈雲霞
鋒鏑明霜雪先聲薄熊津餘威震蛤窟滔滔鴨
綠江波染鯨鯢血所討者為誰渠魁乃關白白
也本逃逋云胡甘僭竊王師取兇殘非以逞誅

殺當令李氏後不至終滅絶請看北岳山依然見突兀朝鮮入我朝為李旦之後

贈新都楊公十三韻

新都見偉人無忝名公後胸貯錦江春骨竦峨嵋秀風生鈴閣幽劒戟閑清晝詞賦時間作圖史兼窮究子雲甘太玄伯起防私誘紛紛緹騎間嘻復出其右祗奉釆金役惸惸若在疚柔孔匪所思豹云開利竇軫念凋氓貧寧忍相魚肉如又切北闕五上書將欲歸巖岫　聖主未允俞

溫旨仍慰留力救切　中土感隆德尸祝以俎豆願言毋遽往福星麗紫宙

春日同家兄遊靈谷寺九韻

氷霜已消歇萬象含嫵媚春光若醇醪霑者俱得醉步出東郭門却尋郭外寺馬影匝林白鶴夢繞嵐翠狂客每鴻軒老僧亦虎視捐煩適野情扣法㴱孤志昔聞王右丞伯仲修佛事余也有賢兄一官不介意相攜洽幽悰棣華慰顦顇

十六日同家兄遊清凉寺十二韻

市居意不歡如蛙坐枯井促駕此中來正值春日靜異鄉一解顏清沽酬熙景陟彼絶巘頭有目不暇騁白練紆千江翠嵐弁群嶺高竹聲琅琅風吹綠雲冷卓錫聽流泉撞鐘殷靈境萬象紛來攢攜撫在俄頃行殿久消歇往事聊憶省蕭乎龍告窮侯也虎稱猛哀哉王食人一飽不得領緬懷先民言厲階信為梗寺即臺城故址

祖堂山九韻

道裝入深山秀色沃腸胃唫草未厭多似免煙

火氣高閣敞華嚴寺有華嚴閣甚雅　四聽松聲沸嬾融有遺跡偃仰情一慰倚杖泉之邊不見虎可畏寺有虎跑泉　汲水煮茗芽清冷帶禪味盤陀石如砥佛字耿難旣盤陀石上有四祖所書佛字　有心終作疑無着始足貴玄旨信可參千秋啓聾聵

獻花巖十五韻

歷覽向絶巘正當春意盛帶牽蘿蔓狂屐怯雲牙硬冶葉沃煙濃珍芽和露迸梅芬索已殘篁幹撫逾勁克佩掇香荃照心得水鏡豈惟遠塵

氛兼以蘇愁病昔聞嬾融子於此勵梵行片石作聽徒松枝爲談柄冥坐忘朝昏矢心斷將迎百鳥爾誰驅獻花若相競我欲折慢幢雜念悉以屏稽首與地平危冠聊一正古象若生人眉宇相輝映遂令丘壑間千祀仰神聖歎息下尚巘遲廻發孤詠

李比部集卷之二

李比部集卷之三

內鄉李蔭襲美甫著

七言古詩長短句附

放歌行登觀音閣燕子磯呈家兄

春氣敞茫茫白日流晶光桃花萬頃天地醉棹歌何處來漁郎驚風幾千里吹破大江水怍石倒射白浪翻似見蛟龍露牙齒邊崕飛閣結綢繆疑是仙人瓊玉樓偶來大叫弄酒盞一洗胸中今古愁余也楚狂人雲夢吞八九此江若與碧落通便可乘槎泛牛斗連朝風日溫草綠傷王孫踏歌桃葉渡問酒杏花村小小登臨不快意何如此處心騰奔西望定山如一髮東矚瓜埠堆髻髻淮南滁北渺瀰間但見飄皂與飛鴇鐵鎖斷降幡舉石頭誰言踞如虎六朝舊恨結寒煙漁笛聲中幾吞吐利舸名舠來往頻風波出沒愁殺人不如醉作騎鯨客錦袍照耀江之滸君不見頳川洗耳稱許由巢父飲牛還上流匹夫潔身亦細事遂有高名千載留又不見摰

壺老翁狂且癡渡河而死人所悲至今凄斷箜篌引游魂彷彿纏哀絲名亦不足喜死亦不足訝但須行樂及芳辰莫使紅顏坐凋謝憶昔君登金馬門少年地位干青雲术天中秘破萬卷清譽隱隱超人群比來流落向江海散署為郎巳三載瘴癘無情旅病侵凌空浩氣依然在小弟平生禮法疎傲睨天地如蘧廬但能一擅散人號何用三投宰相書丈夫於世多不偶萬事無過飲美酒題詩峭壁歸去來江上日斜幾回

首

曉行湖上寄王胤昌太史

凌晨驅馬寒颸颸蒼茫日出湖水頭湖上風來綠波漲中有好鳥鳴芳洲我行湖上意自好塵土胸襟靜於掃濯纓不必向滄浪便欲浮槎此中老咄咄于世寡所營折腰强項勞其形未應大隱居廛市試向金門問歲星

天馬篇

萬曆四年夏回回進千里馬　詔却之友人歐楨伯方允治俱有作予亦繼聲

六龍在御景運開駿聲鴻號赫昭回四夷慕義各修貢天馬還從西極來來從西極匪一日過都越國輕千驛精神颯遝出風塵軀幹肥張高屼崒番人拜舞賀　天朝天馬長鳴向九霄騰踏漫誇紅叱撥回旋寧數玉逍遥御池水深深莫測忽有龍媒躍其側白日俄驚練影飛觀者如山俱動色　聖主垂衣儼若神睠之不喜亦不嗔但云朕躬豈貴此殊方何事勞遠人吉行

師行有成說十二天閑廣所設未須飛燕躡驚飈安用神見追列缺厚賞其人遣以歸風鬃霧鬣尚爭輝屈足漏明誰復辨一出都門疾似飛君不見衛都問富滿三千魯坰較邑盈十六心秉塞淵思無邪風雅至今有餘馥又不見燕昭年少氣最雄甘以千金買駿骨漢武勞師大宛求所得幾何旋報沒往事昭然淑慝分魯衛雖小真賢君豪心一發不可制燕昭漢武徒紛紜我　皇嗜慾能自寡敬德格天迓純嘏下國于

今荷駿麗大河行見出龍馬㣈子握管匪詞臣盛事躬逢喜氣新古調曾傳上雲樂矢詩直欲面　楓宸

秋日訪顧光祿叔潛留酌同王彥貽

駿驟寒嘶白鼻騧迤邐日暮衝風沙停鞭一訊顧郎館逃禪乃在釋子家慰藉乍開白露酒殘對況有黃菊花江東步兵爾其是青蓮居士非我邪高歌纚纚雜吳楚鈴鐸響應驚栖鴉此時王生亦在座雪夜未返山陰槎雄談似有鬼神

聽痛飲直至天漢斜却思京縣頗煩劇文移簿領何紛拏高朋提攜乃如此餐英落帽良足誇豈能折腰米五斗遂令騏驥悲鹽車帝里翱翔本盛事誰云飄泊天之涯高城擊柝已報罷坐聞曉漏鳴東華

友人胡茂承之兗州將覽東岱孔林之勝乃爲長句送之兼呈中立王孫

煙霜慘澹日杲杲燕山落木知多少有客掉臂將欲行九陌長風吹馬倒君今決策向兗州小山叢桂恣淹留曳裾尚作疏狂態設醴應知禮數優杖頭百錢聊復挂到處翱翔堪慰藉振屐時登泰岳巔摳衣却拜孔林下泰岳高高人紫雲孔林鬱鬱揚清芬知君兩地有佳詠千里因風幸一聞

金陵友人姚元白寄梅二幅喜而作歌

姚君自寫梅兩幅遠寄吏隱軒中人開軒細翫有佳趣一花一幹皆逼眞燕山時令豈太晚五月始得江南春蕭然四壁起寒色頓洗胸次無

纖塵玉篴悠悠吹不謝縞衣冉冉清有神臨風似覺暗香發胡蜂欲採還逡巡海子灣環水相照恍疑置我清溪濱（宛平西近海子）花中巢許信非伎品題千古何其新世上毋云知者寡歲寒端可結芳隣

送馬山人再之塞上短歌

馬生跌宕如奔馬廿年尚困鹽車下醉來孤嘯氣未平辟歷聲高震屋瓦世間好醜豈大昧乃養貳棘棄梧檟白水長謌浩浩乎紅塵半是悠

悠者羞將短刺向人投哦得新詩背人寫仗劒無何走塞垣岐路相看臂重把玉河橋畔酒堪沽玉河橋下魚堪鮓去矣休嗟行路難太行山色何瀟灑

法光來自伏牛喜而作歌

十年作吏何拘促一見上人驅我俗上人新自牛山來眉目尚含山色綠虎覘雄哉不作嗔鵠白瑩然寧假浴乞食何妨入大城擎鉢時能歌梵曲手中如意任指揮耳畔頻迎工斷續晚來

明月印前池一片波光浸寒玉

賦得秦淮水送余太史還金陵

君不見秦淮之水澹宕流秦淮之上多酒樓酒樓縹緲酒堪貰青帘向客何綢繆我昔翺翔卽其處沾醉每能朝至暮絲管聲傳柳外鶯巾袍香惹花間霧別來累歲滯燕京勞擾風塵損性靈却憶舊游不可得側身南望天冥冥丈夫意氣自吾黨君暫圖歸我長往請君爲我蓄酒貲他年此地期相訪

紫禁滄洲爲張光祿題

紫禁何窈窕滄洲與之俱雅志在吏隱軒冕寧足拘直擬夔龍卽巢許郤疑廊廟有江湖眼底檀欒見修竹瀟灑天風韻蒼玉興來時拂焦尾琴流水泠泠繞筵綠

書劒行送余明復司理常州

昔年相逢汴肆餘見君傾囊買古書比年相逢燕市畔見君揮金買古劒書劒兩者洵可珍世人俾倪輕若塵君胡爲乎獨好此乃知今世有

古人余也一官寄秋署綠鬢凋殘已非故歸輿空懸去鴈前淚痕常滿啼鶯處君今司理向常州過我仍爲信宿留千里之行自足下明時勉矣樹徽猷

送丘謙之遊盤山

世人罷官多閉關丘生罷官仍看山景差聆睞眼自碧尚平婚嫁心頗閑（時爲子畢姻）此去盤山凌絕頂上有龍潭下潮井湃沸還探澤鉢泉倚杖婆娑照清影羨君一生偏好奇自言拙宦工於

詩但使綠尊堂中滿從他金印肘邊垂

贈寇山人之塞上

九道漲天塵土黃灑汗如雨沾衣裳寇生過我神獨王猨臂拓落虬鬚張自言少小離鄉縣豪心久矣焚筆硯冒暑將爲塞上遊桃花叱撥蓮花劒余也平生本不羇十年燕市巨所之贈爾新詩還自咤昂藏孤嘯白虹垂

感生行

君不見盛泰甫作客新豐無定主袖中短刺肯

輕投座上長歌還起舞酒人零落巳千秋見君疑是荆高流倠來匕首明如雪曾否報恩還報讎古稱國士死知巳此道今人壇土矣看君意氣髮上指瀟灑悲風動易水

御溝水三首

御溝水聲細細朝聽不成粧夕聽不成寐流入宮中都是愁流出宮中都是淚

御溝水何瀰瀰不滌愁人腸偏注愁人耳若爲夜永獨眠時况是秋來新病起

御溝水何湔湔一聽眉易黛再聽髮改玄馳波不肯片時住安得佳人長少年

寄壽黎惟敬先生

先生有才兼有壽高卧羅浮今白首白鶴峰頭清嘯長眼然直入無何有先生初度當暮商金粟金英汎名酒恩從北向謝安車曲獻南飛行大斗憶昔相逢燕市傍先生許作忘年友不嫌倚玉得蒹葭每因投李揮瓊玖遂令喑壇突兀高皮陸風流可先後一別何堪萬里遥君自翱

翔我奔走闗門眞氣想猶龍世態浮雲變蒼狗美哉有子陟天曹籍籍聲名騰衆口巳聞心貯玉壺氷更須人如春月柳夙知文舉是通家詎以稽康刈迂吏每見郎君如見君長歌歌罷長風吼

呀鶻崕歌

丹江以西呀鶻崕獨當一面高崔嵬孤根下插幾千尺長風破浪爭喧豗惟龍直上崕頭舞呀鶻有巢不敢處倉皇挾子忽飛去至今慘澹無

棲羽老夫游覽屬蕭辰局舟欲去還逡巡袍笏具來堪下拜偉哉石丈何嶙峋世間萬事靡不有海上三山弁鼇首只恐此崕雷夜吼大力者誰負之走

短歌行贈徐山人

美才不與齊民等愛向江湖棹孤艇比來過我六如園十日看花九酩酊客遊於楚稱楚狂白雲作幘霞作裳乃從南岳振雙屐祝融峰頭清嘯長流俗紛紛龍聲利汝獨胸中有奇志皮相

無端滿世間幾人索汝枯魚肆

招羅明府天章遊丹江歌

千林搖落不可止江上蕭蕭北風起爲招明府此遨遊遂有郎星照江水一時冠蓋何煒煌掩映山人白氍裳杯柈羅列聊堪醉鷗鷺遲徊亦不翔舟子揚帆作狂驚鐃吹聲高破煙霧由來治國比烹鮮更向前灘釣魚去

與宋胤商泛舟短歌

與君一相見有如平生歡醉鄉浮日月令譜洽芝蘭看君自具神仙骨 訣律切 尋眞誤入愚公谷 魚律切 且從河上共翱翔誰能轅下甘拘束 式質切 化暴無勞劓虎牙防身不必誇魚乙吁嗟近事日已非尋常觸處多危機何如脫屣人間世高駕雲中白鶴飛

東山辟暑寄朱子章武昌十韻

吞可爲虹吐可蜺 五結切 朱生文采眞奇絕底事頻年運未亨獨抱遺經卧巖穴季子囊中豈有金張儀口內猶存舌只今冒暑向武昌一片長

江流百折是時我在東山下四望奇峰森巑岏因濯芙蓉池上風遙憐艑艋舟中熱朱生竣事聞早歸就我茅齋小陳設越雞雖瘦尚可烹曾酒雖醨亦堪啜香篆輕浮四座煙氷柈冷浸三冬雪世上寧無天口駢聽我高譚霏玉屑

李比部集卷之三

李比部集卷之四

内鄉李蔭襲美甫著

五言律詩

贈張羽王二首

逆旅誰相問終朝獨掩扉壯心虛馬革淸淚濕牛衣東郭應穿履西山欲採薇秋風寧待發歸興已先飛

世情難骯髒吾道故支離柳惠甘三黜梁鴻漫五噫黃金隨衆口白雪自新詞借問臨邛客王

孫是阿誰

春日姚園訪孫文濟得時字

逢君韋杜曲況是早春時杉日晴相媚松風暖自吹交情孤劍在心事幾人知吟社傷寥落揮杯一賦詩

送顧叔潛出使遼陽一首

使者向遼陽摐金出　帝鄉風煙開黯澹道路有輝光倚劍餘長嘯登臺攬大荒奇功應可奏塞外欸名王

夏日訪楊大行留酌

幽幷俱逆旅孔李屬通家小酌浮春蟻長吟到暮鴉孤城屯薄暑雙闕挂明霞欲去仍延佇相看有鏌鋣

紆勝園詩爲張元易題

卜築當幽僻君侯意若何天淸瞻華嶽地近得洪河圖史怡情性衣裳仰薜蘿他時千里駕此地一高歌

春日同田賈卿給事白子隆劉位夫二侍

御集餐霞館

偶邀朱紱客共坐白雲鄉春色浮朋酒城陰下女墻瑤壇初過雨白簡漫飛霜靈藥還堪採歸時貯滿囊

三月二十五日同于太史可遠黎少參惟敬歐博士楨伯集圓通寺分得羊字

未脫紅塵累難爲白眼狂空門聊駐馬半日且相羊雲擁三珠樹風生七寶牀跏趺還我輩瀟灑對醫王

雨後訊黎秘書病

白髮寧禁病紅塵且閉關卧看古梅畫如對羅浮山羣緒倘能遣寸心應更閑夜來有新雨枕上納潺湲

過太初上人蘭若

愛爾禪棲久根塵了不侵懶開清淨眼時吐妙明心弟子供香積頻迦遞好音我來忘所去朗月挂東林

冬日同劉仲修歐楨伯梁彦國余伯祥慈

上人集黎秘書邸舍得丸字

都門聊寄迹相對且爲歡天地誰知已風塵爾挂冠古梅號翠竹新月送銀丸太史明朝奏應憐德宿攢

送魏汝贊歸豫章

相晤都無幾云胡又戒裝黃埃生馬首白日照魚腸荏苒春光盡馳驅客路長再來寧憚暑河朔遲飛觴

送華存叔歸無錫

清和當首夏送爾發輶軒馬色沙邊照鶯聲雨後繁輿闌心自適知寡道彌尊一棹梁溪上應從漁子言

送謝布衣歸盤谷

謝公嘉遁處楣宇映松杉拄杖通天谷攤書半月巖白雲搔短髮黃獨命長鑱珍重王通策清時且自緘

七夕丘謙之歐楨伯梁公智莫廷韓于北海亭子聽鍾山人彈琴送謙之赴保寧

得都字

杯柈開僻地雷雨肅清都殘暑辭疎柳回波韻槁梧雙星度河漢五馬向巴渝聚散渾無定何當客思孤

秋日歐楨伯梁公智莫廷韓邀西海亭子

得人字

孤亭何塽塏風色淨游塵筆硯供新句湖山對故人且傾三白酒爲壽百年身無限登臨意偏知魚鳥親

送曾揮使之長洲兼懷張幼予

都門一杯酒送爾向長洲劒色引歸路霜華明敝裘吳門懸匹練張翰有扁舟未得相從去空令說倦游

秋日與王起鵬飲蓮花池

陰雲不作雨野景解留人信步憑芒屨長吟岸葛巾濁醪三爵好華髮幾莖新最愛逃名子清風滿釣緡（地近釣魚臺）

贈丁博士

昔是邦之彥今爲儒者師閑無官作苦清與道相宜展席風生早談經月上遲雄飛行可仰努力向明時

贈友人告休

華要人俱豔君胡志不存表章辭　北闕祖帳擁東門木鴈通神理尊鱸荷　主恩陸沈慚我輩空自仰高騫

答歐經季

別久渾相念音書嶺外來美言多慰藉遠望獨徘徊病色何能起雄心已自灰他時如我覓或在析江隈

八月朔日同呂中甫梅克生訪朱秉器於天寧寺

紆軫向祇園秋高白露繁焚香供小酌捉麈引清言事業慚牛鼎榮名謝鶴軒相看轉惆悵朋舊幾人存

秋日伍子謙邀遊李園

偶與同袍約聊爲半日狂傳杯繼河朔撾鼓似漁陽晚照明郵巷秋山對野堂嚴城知有禁去

此獨傍徨

秋夜嚴金二山人集余吏隱軒得高字

二妙能相過銜盃破鬱陶漏催燈焰短風挾雨聲高新菊眞堪嗅幽蘭似可操縱令詩不就此舉亦稱豪

都門再晤方太常允治有作

都門秋已深秋思苦難任一日把君臂三年勞此心交情貧自見病色老相尋喜極還成慨潛

然淚漬襟

秋暮得孔陽宗侯書

經歲不得問悵然懷久要況兼燕地苦秋色何蕭條忽訝一書札來從千里遥不知叢桂樹隱吏可能招

送臨淮侯李惟寅之留都

幾年燕市畔意氣每相諧走馬長楊館操觚貝葉齋（李公齋名）一朝辭　魏闕千里向秦淮應對停雲色翛然愴旅懷

長至日馮給事胡銓部沈比部見過

旅病無聊賴天寒擁緼袍客隨長日至愁向片時消　聖代方清穆羣公總髦固宜樗散輩歸去隱蓬蒿（時余注籍）

袁景從梅客生盛泰甫鍾清甫詹政叔金玄朗攜榼見過

不是同心者誰能把臂來所欣交有道何用歎無媒作客窮愁劇爲郎華髮催別離知不遠文酒暫追陪

東籬採菊圖爲盛山人賦

商聲滿林麓瀟灑鬢毛斑濁酒且謀醉秋花相對閑寒香流石几嵐翠撲荆關若問陶家致應知似此間

除夕袁秘書趙倉曹梅孝廉柳山人諸子集余館中時余將歸順陽

旅懷何寂寞歸計且逡巡殘歲又爲客故交能幾人問年驚老至卜夜見情親九陌鷄聲動依微曙色新

春宫夜怨

向夕深宫裏徘徊難及晨女牀空在望帝座可能親命薄非關妬愁來秖自顰卻憐桃李色猶占上林春

戲東陳博士伯符

黌舍已三年都云博士賢固應移粉署乃爾戀青氊弟子推經笥何人給酒錢因知恬靜者風致獨翛然

春日寄孟職方家居

畏途不可涉歸去向安平拙宦存吾道長貧任
世情閑門無剝啄茂樹有嚶鳴徙倚茅茨下應
知念友生安平鎮名

春日同李丈過童上人菴中作

不到禪棲處寧知有靜時鳥聲宣梵曲楊葉護
軍持兩足稱尊者三乘仰導師向來俱夢幻從
此學無爲

寄張明府家居

累歲緣何事悠悠燕市間乃知遊宦苦不及罷

官閑五柳疎當戸孤雲近在山何時重對酒一
爲洗塵顏

早秋飲李當代

久別增余悶逢君當早秋相看俱老大寧得幾
綢繆北道愧賢主東陵稱故侯嬾將京洛事緩
頰向沙鷗

秋日雨中集趙生宅同馬陟高暨雲鴿雲
鴈

暇日此招尋脩然意獨深雨聲籠小閣江氣褁
長林厨有步兵酒牀留中散琴所欣朋舊在眞
慰百年心

黃梅

垂垂一樹黃掩映向山堂不作妖姬態還同道
者裝清芬流薄暝佳色擅中央可待村醪薦巡
簷興已狂

病臂趙生見過雲鴿雲鴈治飡

蟲臂行將化豚肩未可持辱君能命駕令我亦
揮巵爐以清芬遶簾將細雨垂兒曹聽諧次毋

乃飯成糜

苦雨

炎歊方告歇陰雨遂相仍見蚓寧須駭聞鳩太
可憎林開黃葉漸壁合紫苔層擁褐長吟處蕭
然冷不勝

訊子厚病

念爾恒多病迢迢愴我情定知詩作祟奚翅酒
爲酲花遲巡檐色鶯流伏枕聲可堪風雨夜蕭
索對青萍

南園芍藥盛開諸生見賞

爲乘風日好來看小園花砌畔堆頳玉墻陰炫彩霞清罇傾不厭佳客坐相誇暢叙多幽趣眞成戀物華

丁博士見過有贈

共坐茅茨下開軒面水涯門垂思曼柳席薦子山瓜小酌延風入淸言送日斜未須攜鼓吹庭次有鳴蛙

菊潭

偶來當暇日況復近重陽潭水含秋色山風進晚凉人疑供奉醉花是鄧州黃卅斛如堪致眞稱却老方

寄張茂才時甫

張君眞不俗雅志繼前修囊可盛丹鳥書寧假赤彪芙蓉秋不怨桂樹晚相求何似山峰峪還同靜者游

送李明府之羅山

君向高安去浮雲任卷舒琴聲娛吏隱山色見仙居印綬新更後牛刀再試餘汝南高月旦治行果誰如

雨晴

一雨纔知歇雙虹忽報晴振衣猶宿潤散帙有餘淸蝶逐花間魄蛙驕水底聲村居良自慰況復近秋成

春日汎舟獨酌二首

溪有鳴榔水山多拂棹雲自揮江令筆不舞謝娥裙鶴子停高羽梅花送遠芬興來浮一盞獨酌亦成醺

聖代容吾懶春光與物融山中堪作相河上亦稱公左肘原無柳中心詎有蓬彼哉適俗韻眞似馬牛風

南臺宴集

長日高臺上啣盃至夕曛馮夷將作雨神女自爲雲列嶂青蓮出回溪素練分聽焉發長嘯猨鶴許相聞

秋日萬未甫諸公集余順陽草堂得淸字

蕭然遠市城率爾愧逢迎有酒臨風薦其堂似
雪淸山從商作泒谷可鄭爲名況是羣公集新
詩次第成

李比部集卷之四

李比部集卷之五

内鄉李蔭襲美甫著

五言律詩

送王明府孝標之建平

迢迢千里去何物慰離顏所頼嵒楊色相隨行
李間池紆九曲水縣帶五牙山此地饒幽興鳴
琴日往還

新安吳君翰見過

閉關常謝客乃喜見吳郎花事春三月鶯聲水

一方未能躬洒掃但覺倒衣裳濁酒聊相命淸
言到夕陽

春日行南山中小憩老山寺

偶來攜短杖到處著長裾未敢稱禪伯眞堪署
隱君溪靑揺柳浪崖白擁梨雲春色寧相妬居
然與客分

河西辟暑憶鵠鷹中鄉

暑氣入初伏炎蒸不可支當吾散髮際是汝折
腰時城市眞無頼林泉頗自私因知陶靖節獨

與北窻宜

徐山人至自南岳

日久不相見茲來寧有期適當遊岳後況近立秋時即坐都忘暑無言不是詩羡君飛遁意聊以佐吾疲

庚寅九日同門生趙克顯東山作

西候看逾遠東山陟自高花能堅晩節人本屬秋曹道氣差無損浮名似可逃與來閑左手兵不廢持螯

挽方司空二首

厄運終難脫長宵不可晨廿年兄事我一日鬼爲鄰白玉稱棺在黃腸布穴新幽明眞隔闊相見永無因

斗山歸吏部水土屬司空世上名何惡人間夢已終青雲收碧落白日掩玄宮正是無聊處哀鳴有斷鴻

春日飲河西山家

輕風吹布幔晴色滿荆關高唱兼南北長吟入水山埜存苛外禮天與廢來閒況對梅花發輝輝照醉顏

過亡兒雲皃墓

每向孤墳過因之一泫然衰年吾白髮長夜爾黃泉弱骨行當朽遊魂未可旋空餘原上草旦慕鎖愁煙

姤月飲熊茂才於無甭園

君是探奇者遊余無甭園畦馮池借潤雲以石爲根杏樹當亭立桐花落砌繁晩來騎馬去江

雨暗前村

寄馮開之謫廣德州倅

聞君謫桐汭此地足投閑且飲范公井還登石婦山禪心無住着宦況甚間關　明主應垂念行看有賜環

辛卯相月與慧空之香巖寺

殘暑如相姤惠風還復吹共衆擊竹偈聊和倚松詩洗鉢泉香滿塗窻嵐氣滋秖愁下山去塵土涴鬚眉

雨後李參知枉顧

積雨門常掩因君始一開倏然停翠幰倏爾破蒼苔短塵充談柄香泉續酒杯頓令棲隱地猨鶴亦趣陪

雨中憶李參知山行

山徑應多滑肩輿未可乘知君跨羸馬寒雨故相凌木杪黃初被濤頭白漸增曉來江館上蕭瑟對殘燈

辛卯歲七月二十九日雨至八月十日

淫雨疇能止簷牙故故懸江湖俱滿地日月豈經天水鳥窺籬落秋禾爛野田貧家斷薪米厨午尚無煙

辛卯壯月廿一日同程明府李典客門生李韶之登堀山觀得歌字

興來孅獨往與客上嵯峨雲氣流蒼狗嵐光擁翠螺洞門屯暮靄木杪挂秋河歸路逢樵牧因之一和歌

曉起梅樹下讀洞古經作

臘月暖如此清晨臨小亭聿當瓊樹底還誦赤文經幽鳥喜欲下狂蜂喧復停興來啜清茗一碗即通靈

許穉華書來頗多衰病之感賦此慰之

汝病將憂死余衰敢問年書來春雪後淚盡暮雲邊黑籍登耆舊（書中言孫郭諸君故）丹經侈列仙不知垂白叟何以附洪佺

寄余宗伯可遠

一自歸林壑無由問起居秖知堪附鳳何意遂

焚魚黃閣終掄相　青宮未建儲兩端關社稷出處竟何如

往年吾習隱曾辱念沈淪今日君高卧誰當領晉申天文縣北斗人望屬東秦　聖代求賢佐茲其一个臣

小暑日作

大暑無過此疇云小暑哉翻思石燕舞驚見燭龍來湯社頻支鼎糟丘謾築臺將隨漁父去散髮析江隈

無庯園酌中甫得情字

連朝申繾綣不盡主人情正此清林下還將濁酒傾天開黨子谷江遶鄭侯城兩地俱形勝眞堪狎主盟

暑雨

暑雨洵無賴當休未肯休堵聲崩足駴山色昧難求老驥衝泥怯孤蟬抱葉愁前溪有高浪愼勿損扁舟

送衲僧欽義之武當

靚爾楚江畔聊申頃刻驩口餐柏葉餅頭戴樺皮冠緩步溪風灑高吟岳色寒殷勤留半偈持以破疑團

寄湯義謫徐聞尉

徐聞君作尉應不染緇埃時濯古源水還登玉女臺朱雲餘俠氣梅福本仙才丹荔堪爲酒能無薦一杯

送新安吳生之武當

秋色澹如此游人情更濃飲啜一瓢水捫摩千樹松瓊樓集羽客石壁流霜鐘便欲謝塵歎長留天柱峰

四皓

爲愛商山好偏宜養太和冥冥鴻鴈影燁燁紫芝歌偶以徵書出其如隱德何空餘祠屋在長日鎖煙蘿

爲友人悼姿作

舊懽難再續新恨易爲增釀淚宵多雨寒胷夏有氷菱花有鏡背柳葉想眉稜倘在陽臺下依

稀夢可憑

皐月廿八日大雨如注

夜雨何其猛連村駴萬家雷音鳴玉虎電耀走金蛇衾薄元無絮燈殘詎有花曉來引領望江樹擁浮查

孤鴈

主人頻愛護漸覺羽毛長殘䰟經矰繳餘生寄稻粱園池暫棲泊霄漢竚翺翔定耦無相亂文禽可比方

送無壞上人往五臺

禪意元無住禪心應更閒爰從雙石洞遂詣五臺山龍鉢洗來淨虎茵眠處斑重逢寧可卜目斷碧雲還

悼亡篇爲王曰事賦

夙昔綢繆意何堪生死分林霏紓慘澹江雨結氛氳寀在人誰舉鷄鳴士獨聞緬焉懷四德空有淚紛紛

寄程士元浦坂

坐嘯有長劒行歌惟敝裘偶然客蒲坂累歲戍淹留名重五湖長詩輕千戶侯司空亭畔過猶自榜休休

寄熊五典應選備倭

鴨綠江邊水龍荒天外秋尋常建旗鼓百萬擁貔貅倭寇洵猖獗天兵豈逗留丈夫當此際計日取封侯

九月杪日於許孝廉園看菊即席呈乃翁參知

西候饒淸氣東籬寄賞心已看人倚玉復訝菊垂金輿到還須盡杯乾可更斟因知高尚者城市寘山林

陰城至左營舟中憶馬陟高諸子

輕風散積陰旭日挂遥岑岩有過冬草川多没水禽榜歌連兩岸獵火發中林未有裘羊和詩成秪自吟

贈孤月上人

上人本中宦底事愛投閒不作金門隱還將寶

刹攀即看龜背石（在伏牛山）何減鹿頭山他日儻相訪應知一解顏

壽劉翁八十

晴雲映丹浦春色滿樊村勝地優游得長齡八十尊松筠娛晚節猨鶴候柴門隣里俱稱慶笙歌竟日喧

蜀人譚庇之王金甫左顧有贈

客從太和返相見詎云遲白日尊前度青韈衣上垂酒香浮竹葉春色冒花枝莫問窮通事茫

然未可知

黄茂才子順自鄖西訪余順陽有作

客自鄖西至驩然倒一卮坐來松樹下已後牡丹期老態貧逾見年光暗自移羨君方少壯努力向明時

初夏同黄茂才子順兒鳫姪鴻集仙陀寺臛鶴上人館中得青字

蕭蕭僧舍晩閃閃佛燈青入座香雲遶當軒法雨零誓將麴蘖斷自愛苾蒭馨何處堪栖泊居

然向祖庭

于李仲貞館中餞周元孚社丈分得天字

五夜尚留連蹉跌欲曙天那堪衰颯候更値別離年滿市鷄聲逼孤帆鷁首縣龍巢聊寄泊長嘯破江煙

武翁挽詩二首

垂白還浮白看君氣尚雄偶然遊地下溘爾棄寰中流水前溪咽殘陽半嶺紅向來惟會處恨恨意無窮

思君心曲亂繼以淚滂沱亦解浮生幻其如逝者何門闌多慘色樵豎半悲歌却顧南崕上蕭蕭挂女蘿

重過興隆寺同王李張陳諸子

古寺擅清幽重來四十秋林端孤塔聳壁上舊題留山近層層抱溪乾淺淺流追隨諸妙在勝日且夷猶

玄月朔日是埠子周年

仙遊方外去不入夢中來西候紆秋色東山捹

夜臺衰齡甘自廢時序暗相催香楮焚燒處空令意念灰

九日王曰事家看菊

細雨寧愁滑佳辰此盡驩山中黄菊小席上綠尊寬林暝煙光濕江澄練色寒長風休作力短髮不勝冠

良月廿九日郭王兩生集余錦陽樓得樓字

初冬風日好偏近錦陽樓有客偶然集開尊姑

且留碧雲生薄暮黃菊逗深秋相送衡門下遲徊攬敝裘

重贈李仲貞之燕時蜀中有兵變

年齒君方壯豪遊向　帝京關山晴旭吐驛路凍雲生　北極高縣象西陲近用兵終童殊磊落將欲請長纓

辛月廿日小集同蔣道人暨姪鴻

瀟灑茅亭上相看眼倍青趙衰冬作日方朔歲爲星自忝居孤務寧須汎酥釃焚香兼瀹茗端

坐說黃庭

吳叔炎蔣之顯集余順陽草堂暨兒鴈姪鴻得卿字

爲邀吳季子更速蔣元卿過我茅堂下還將濁酒傾梅梢春意重簾頰暮寒輕賓主成高會應知不世情

李比部集卷之五

李比部集卷之六

內鄉李蔭襲美甫著

七言律詩

立秋日同方允治王子慎集歐楨伯繡佛齋得門字

興來初地駐高軒又見秋風到酒尊簷蔔數莖堪攬結梧桐一葉已飛翻年華屢向他鄉換吟社應憐我輩存縱使歲星人不識陸沈猶得傍金門

秋日柬王明府謫居

含沙下石總堪愁楚水秦山遂倦游未見連城空返璧誰憐五月有披裘梧桐落處驚涼露鴻鴈來時值早秋自是仲宣能作賦不妨天畔一登樓

對雨獨酌讀劉貢士北征賦有感

美哉鄒衍善談天尚想昭王擁篲年燕地衣冠千載後太行風雨一尊前龍門自信能延客狗監曾聞亦薦賢羨爾北征新有賦洛陽紙價可

知偏

重贈劉翁高

憐君品格本名流時命寧知坐謬悠但使廣文同鄭老何須主簿昇楊修干霄杞梓終難棄失水蛟龍可自由正是旅懷無處着長風落葉滿高秋

京邸寄張玄超昔會金陵今七年矣

懷人千里意無窮欲寄瑶華恨未通短技自憐成畫虎高篇空復羨翔鴻（所著有翔鴻集）秦淮舊醉歌

聲艶冶水曾瞻劒氣雄强飯近來能幾許著書應滿竹樓中

送孫文濟倅晉州

御河煙柳碧絲柔祖餞都門滿道周名號即看同別駕威稜從古説監州詩題恒岳千秋事馬渡滹沱萬里流他日酒壚期共醉與君含笑解吳鈎

送傅應兆之任平度

君侯磊落本人豪歷宦猶親簿領勞豈爲聲名高五馬坐令歳月耗三刀共憐紫電蒙塵土終擬青雲振羽毛莫向商家求夢寐星精遥憶帝城高

寄許萊州林下

上林計日可鶯遷底事冥鴻遂杳然豈欲山中稱宰相故從海上謝神仙授詩尚見能三百（聞公鄉居惟課子姓）致祿今知巳二千薄宦未能輕五斗折腰猶向貴人前

送歐四南還便道爲東岱西湖之游

詞場訓和喜同聲抗手胡爲遂告行東岱五更看日出西湖八月看潮生懷中白璧寧千價世上黄金豈鑄名歸去著書堪自慰窮愁未許泥虞卿

九日同黎惟敬歐楨伯諸君集廣濟寺佛閣得歸字

偶來初地着初衣傑閣閒凭覽帝畿碣石雲深寒不散析津天遠澹成圍一聞白鴈愁爲客三見黄花悵未歸賴有故人相繾綣暫將尊酒

送斜暉

冬夜王大行贍極再過吏隱軒

突兀西山落日昏風塵相間枉高軒酒人堪自雄燕市傲令今誰貯漆園竹樹冷冷煙借色梅花隱隱月爲魂燈前繾綣頻浮白時事驚心未可論

顧少參益卿見枉賦贈

君來傾蓋即相知把臂掀髯兩不疑自是神能能大小漫將明月問盈虧雅雖命仲仍須伯劒

已稱雄更得雌擊碎唾壺多感慨壯心未許二毛欺時益卿左遷

秋夜即席贈祝生

莊舄何因動越吟歲華搖落露華侵沈冥自寄屠羊肆慷慨誰揮買駿金座上雄風三尺劒尊前明月萬家砧看君抱耗寧終困即擬操觚賦上林

正月十六夜同黎惟敬歐楨伯顧叔潛邵長孺集沈君典齋中得元字

喜看歲次又回元漸覺春風入座温鄒衍似應留碣石長卿何事慕文園酒拚良夜人俱色月浸高齋玉有痕飲罷出門天欲曙九衢車馬尚聯翩

聞青州馮汝行計兼憶舊遊

當年邂逅許同遊頓覺襟期一笑投花下酒杯淹客駕水邊詩句滿漁舟分攜久闕音書問失路空勞夢寐求今日黃壚成永別欲將清淚灑西州

京邸逢孫別駕話舊

君侯高義本相親往事翻思一愴神曾向豐城占劒氣遂令斗水活波臣紛華夢破猶炊黍仕宦年來笑積薪自是佩刀堪大受倦游吾欲問垂綸

立秋日同蔣山人遊廣通禪林得秋字

謝事閑于物外游禪林徙倚最高樓二難雅覲訓佳節一片孤城攬　帝州綠樹蟪蛄猶嗷暑金籠蟋蟀已知秋新詩草就慵删削共對西風

御茗甌

寄答京口鄔汝翼

飛書千里意何深自許幽居愜素心神物風雷需變化大江天地攬浮沈癖來頗嗜嵇生鍛貧在寧希季子金信是道腴堪自貴因君將欲解朝簪

賦得越女曲贈嚴生

越溪水色淨雲沙越女生來近水涯自許玉壺同皎潔肯隨金屋鬪繁華蛾眉掃就春寒妬雞舌燒殘日影斜獨坐空閨長歎息不禁淸淚灑梅花

送王彥貽請告歸吳中

慈親堂上雪蒙頭遂使王郎罷遠遊此去逢人誰結襪向來歸思滿登樓天連吳苑征鴻暮霜重都門落葉秋把袂不堪輕告別殷勤還仗酒杯留

得徐公子與江西計

辱君高誼獨忘年一別寧知竟各天劒擬他時還可挂榻從此後遂長懸物華泯泯驚零露人命悠悠感逝川鄰篴有聲難注耳更堪重過酒壚前

送呂山人中甫歸四明

羨爾昂藏七尺身鐸冠芒屩遠風塵只疑黃鶴樓前客不作非熊夢裏人把臂且酣燕市酒拏舟猶及甬江春刀名錐利成何事樗散偏宜素髮新

早春劉仲修邀同余伯祥出郭視黎惟敬

得人字

相將聯騎踏城闉愧以衣冠問隱淪一自黃粱醒大夢遂令空谷有高人酒從燕市堪謀醉梅向羅浮已報春安得一官　明主棄與君攜手出風塵

元夕後二日周民部見過

帝鄉何幸共彈冠咫尺翻令見面難芳醑喜同今夕飲花燈猶作上元看雅談頓使塵襟靜春色平分朔氣寒正是　主恩休沐日不妨傾倒

盡餘歡

贈馬山人遜之

莊舄長吟意未平愁來何限故園情即令烏烏頭難白誰道魴魚尾不赬客計向人甘落莫詩才垂老更縱横丈夫弧矢寧違志慷慨看君塞上行

雨中視白侍御子隆留酌時白在告

使君驄馬人爭避何意幡然向故林萬里江湖看去遠一尊風雨坐來深清時愧說彈冠事險

路全消叱馭心握別屆期何所贈飄零空有淚沾襟

賦得淮陰侯贈布衣韓生

侯也昂藏一丈夫微時把釣向淮隅飯從老嫗恩長戴胯出狂僮迹暫汙一自高壇能拜將遂令南面亦稱孤王孫芳草年年綠千載何人繼壯圖

送馮太史開之歸浙中

病中得請見君恩舊有銀魚未可幡霖雨終看求版築歲星暫許別金門長卿倦擬文園臥太史幽探禹穴存底事相知不相見停雲延佇欲銷魂

得張幼于書寄答

憐君早已解天弢望裡星同處士高可是季鷹輕富貴自甘仲蔚隱蓬蒿千秋彩筆驅時調一片青縑染布袍慚愧故人何事者年來猶逐簿書勞

賦得琴姬贈楚中丘使君

蛾眉幾解弄絲桐澤國佳人性自靈指下輕翻湘浦綠曲中疑落楚山青七絃雅奏邀明月一片餘音遶素屏豪客五陵空屬耳惟他獨許使君聽

贈鍾山人

結客場中一少年京華流覽興翩翩玉河水闊秋雲貯韋曲花明夕照懸彈處不將長鋏惱醉來還據槁梧眠風塵咫尺希相覿慚愧臨卬地主賢

送牛虞部之白治

朝罷天風振珮環君侯此日遠清班閑心已注無終洞吏隱眞宜白冶山滿架道書供檢閲行厨流水送潺湲可知靜養需時用不是尋常簿領間

和胡文甫留别之作

相看握别兩依依春盡天涯歎式微縣閣暫令懸榻下故山遥待束書歸游梁往日稱枚叟入洛何年見陸機中岳計時吾獨往爲君先製薜蘿衣文甫欲訪余結中岳社

朱憲使潼關書來訊余久淹賦此答之

春色闌删不可留更堪華髮颯驚秋每騎瘦馬隨人後却聽新鶯慰客愁目斷三峰成悵惘書來千里見綢繆久淹黄綬勞相訊爲報京塵巳倦遊

寄丘謙之

巳從蜀道歎逶遲又見君恩薄譴時同里未能逢狗監在宫疇不妬蛾眉三緘且奉金人訓雙刖寧干玉尹知我亦年來銷骨者因君長誦采蕭詩

張金吾園看海棠同劉仲修得誰字

名花滿樹酒盈巵對酒看花醉不辭銀燭夜燒還照汝玉環春困可同誰似因有色矜紅豔詎爲無香歛翠眉盛美由來難獨擅當知造物巧相持

病中送孫太史以德歸里

卷舌慵將世事談畏途重足詎應甘孫登獨許聞高嘯石父何能報左驂客路又垂長别淚京塵空盡向來簪乾坤落落誰知巳憔悴令人意不堪

送范鴻臚犒邊

邊樹蕭蕭邊草黄邊城歳暮有風霜即看踴躍輕千里翻愧棲遲滞一方和議又聞開馬市天恩重見布龍荒還轅可是王正月振珮期君入建章

讀周元孚舟中見懷諸什郤寄

潞河河上歎暌離便對馳波繫遠思仙吏尚乘青雀舫故人新領白雲司漫愁積毀能銷骨且喜新詩可解頤身世悠悠俱莫問相將歸釣楚江湄

寄姚叙卿罷官歸金陵

仕途隨處有羊腸何待秋風憶故鄉蜀魄任敎催稅駕（姚任嘉定）秦聲還可佐飛觴花從夢筆文逾進苐向臨池興未央試看華巔津要者幾人能不坐黃堂

讀朱憲使秉器河上稿時有邊報

寓目浮雲任往還把杯長日自怡顏秋高霜露飄零後塞上風塵黯澹間勝有訏謨安重鎮更將佳句答名山古來儒將稱羊祜緩帶看君意自閑

秋夜同朱大叅秉器趙倉曹夢白袁秘書景從集梅孝廉客生會心堂得空字

天涯秋色悵飄蓬勝會何期此夜同曲徑雨痕行處滑高齋暑氣坐來空五絃清賞歸鍾子十日沈酣屬孔公轉盼更憐重九近可堪仍醉菊花叢

秋夜同趙倉曹梅孝廉柳山人集朱使君館中得寒字

往日相思傾蓋難却來燕市磬交驩興酣可使金貂解談劇寧知玉塵寒軒冕似爲豪士病風塵聊勸故人餐不禁一片尊前月後夜還從馬上看

送江比部士振告病歸錢塘

卧痾燕市已多時請急憐君得請遲鄉夢忽生黃鶴洞吏情寧戀白雲司歸帆計日應無恙短鬢經秋似有絲把袂不堪成遠別低回空自淚交頤

冬夜方允治王懋欽趙夢白集余吏隱軒

留客深知卜夜情小堂風月坐來清當杯瀲灩金波色何處飄颻玉篴聲倚馬未須誇伎倆持螯聊復見平生酒徒可是尋常輩莫以高陽橫得名

送方允治之南鴻臚

淸時未忍遽沈淪磊落還憑報主身但使殷公無帷事不知鄧禹笑何人即看北闕沽綸紵仱向南都領晉申却恨卧痾燕市裏空將離思繞車塵

注籍日柳陳甫金玄朗二山人見過

百年歸計有柴桑西署無心戀老郎執法可能干氣象少微何幸挹輝光羇心病後翻成倦俠骨窮來尚作香取醉莫論離別事北風雨雪在河梁

送張元易之大名倅

塵沙黯澹滿征袍一曲陽關詎可操無奈宦途成去住轉令離思各蕭騷向來見月傾名酒此日臨風攬佩刀國計邊情知不負璽書行見答賢勞

萬曆壬午元夕時余行年五十

樓閣春寒漸已消九衢車馬趁良宵忍將蓬鬢甘衰颯强對華燈破寂寥酒至故添杯泛泛月明偏惜漏迢迢君王西苑應遊幸天樂時聞落絳霄

萬曆甲申元旦雪

層氷峩峩積若丘同雲似海凝不流羣峭刺天挂玉笋諸神謁帝驂銀虬梅花有春逞不得絮袍無恙裹即休老獲報時已過午茶灶一縷靑煙浮

正月廿八日與家兄學憲趙李二茂才詠錦陽樓下梅花得花字

紛紛桃李競鉛華何似孤芳品最嘉三尺焦桐閑自弄數竿脩竹巧相遮香生南國佳人夢春滿西曹散吏家却憶帝京廷賞日盆中羞澀詎堪誇

得顧光祿叔潛書以黎秘書沈太史訃聞

仕路浮沈未可憑憐君新涉大官丞書來尺素逾千里病起春山杖一藤中歲別離情更惡故交零落淚相仍燕山北望空搔首欲寄瑶華恨未能

六卷終

內鄉李蔭襲美甫著

七言律詩

村居得衛太守書兼懷焦大

一泒清江帶野田柴扉晝掩坐聞蟬客來未有求羊仲書至慚稱大小連遠道命車虛此日高齋把酒定何年通家意氣良非淺薄暮瞻雲但惘然

送張冏卿之陝西苑馬寺

除書縹緲下楓宸冏政　天王借重臣萬歲豈須求異代九方眞擬是前身地稱渭渼多名馬天擁秦雲似美人西望不堪戎阻絕房星輝赫仰丰神

久雨

積雨兼旬未肯晴遲徊有客倚前楹卽看叢菊無佳色却聽鳴鳩是惡聲長路泥深車可陷高江濤擁屋堪平不知杲日淪何處向暮陰雲萬里征

聞鴈

蕭蕭鴻鴈向南征爲爾躊躇一愴情不並曉霞爭麗色却隨暮雨落寒聲江湖歲宴難栖泊關塞年來尚甲兵稱旅稱賓誰是主稻粱曾否慰平生

讀家兄玄岳詩因作二首

一峰直上插穹窿縹緲高懸北帝宮嵩華自應論伯仲荆巫未許問雌雄猿猱時挂千章木虎豹長啼萬壑風欲就五龍傳聽訣便須散髮紫

煙中

萬峰從臾太和岑佳勝眞堪冠古今天外乍驚靈鷲影海中寧羨巨鰲簪川原秦楚奇相錯臺殿般倕巧並任便欲移家隣此住未須空勒四愁吟

新買東山頗稱幽勝將營別業而老焉喜課一詩

窈窕東山此卜居野雲嵐翠染簪裾旋移芳樹將圃鳥小鑿清池欲孕魚心可會時寧在遠志

堪樂處豈求餘高齋晒起渾無事讀盡先農一卷書

乙酉午日同趙李諸君江上得高字

長風拂拂運林皐何處飛香點素袍伯業已隨江並逝藎臣還與日爭高梟羹敢望中朝賜龍舸從教野渡操名士不妨吾輩作但須痛飲讀離騷

送龍君贊之四明 君贊武陵人

風塵日日走長途羨爾昻藏一丈夫家世久知

叅五柳才名何必減三都壯游自佩雌雄劒勝覽還當日月湖倘憶郇陽文酒會可能無夢到氷壺

贈方司空歸自金陵

幾年江左任棲遲官到司空鬢未衰玄武湖深傳勝覽紅陽春盡得歸期裴宣久著懷田賦高允新裁告老詩園有息機堪自署海鷗從此不相疑 方有息機園

瑞雲亭詩爲王太史胤昌賦

城隅小結瑞雲亭前有芳池縈綠蘋奇石總堪稱窈窕飛橋眞足俯淸泠見賢樓迥宜支枕疊玉軒開可勒銘聞道 聖明深眷注未容此地學沈冥

春日寄傅見如襄邸

襄州風日晝氤氳念爾翺翔遠世氛五女村邊寧借問四郎歌裏莫相聞苑園雅會應常奉蘭碩淸言故不羣翹首楚天無過鴈日斜江上有停雲

林居示雲鵠雲鴈二首

林下翛然興味長此中不復有炎涼蔡生謾說封侯骨賈氏空傳祝盜方圖史縱橫堆石几琴尊繾綣向山堂兒曹競作斑斕舞似佐先生醉後狂

寰中五嶽倦攀躋人外三峰任品題 余鄉有三峯山 老計纏綿蠶事就機心牢落燕巢低欲將仕牒投丹竈敢望 天書降紫泥 聖代彈冠兒輩事先生久已學禪棲

過南陽張時甫別業

張公海鶴以爲姿小隱城南頗自宜脩竹幾何供拂座名花如許照衡卮思玄信可歸平子夢熱無勞羨敬兒社有氷壺非外奬其中佳客固如斯宛中有氷壺詩社

寄吳下韓阿癯

盤桓長日撫孤松賦就新詩對遠峰麋鹿不須傷故國麒麟元自出華宗天遊老去神逾王雲卧年來夢轉濃莫向南陽頻借問摧頹今已媿

人龍

月

初升海嶠尚蒼茫漸到中天倍有光兎子春殘千歲藥桂花飛盡九秋香江邊詞客空泥骨鏡裏靈妃欲斷腸永夕徘徊淸不寐獨紆高興入篇章

旱甚

蘊隆蟲蟲暑氣豪農家望雨心煩勞火旗還隨火帝出氷轂難得氷姨操人言然眉不可救吾欲散髮將安逃恠來匠練挂千丈仰視雲漢青天高

鷄冠花

數本亭亭立不齊此花何似似于鷄彩毛錯落疑相鬪絳幘軒昂未肯低深院風來微弄影高城月落不聞啼虛名未許終相誤戲把新詩偶一題

送吳貞一星士

吳君楚楚自申陽傾蓋逢余向草堂自笑盧生

逃夢幻敢因季主問行藏小筵日暮杯浮碧老圃秋深菊吐黃驪會幾何仍別去再來恐盍鬢毛蒼

范蠡載西施圖

洗雨梳風斂翠娥扁舟隨泛五湖波蘇臺荒廢游麋鹿越嶠凄凉擁苧蘿不學妖姬能蕩水詎同津女漫揚歌傾城傾國關非細老向陶朱奈爾何

卧龍岡

早年流寓得南陽出續炎劉未燼光名斯鷹揚堪伯仲血從龍戰却玄黃宗臣歆恨星先墜望帝銜哀國竟亡勝日偶經祠下過殘碑讀罷一沾裳

朱仙鎮

將相當時意未諧遂令中夏久氛霾狂謀詎足扶危主長舌應知作厲階最恨三千回鐵騎不堪十二有金牌年來每過朱仙鎮猶爲將軍感壯懷

天尺樓詩爲沔陽陳方伯玉叔題

高樓縹緲出人寰長日登臨慰客顏老去閑情堪獨倚興來佳句未應慳倒看水色沅湘外上接天文翼軫間况是主人三楚秀向來章杜詎能班

康家山道中

登登石路任犖牙到處春風見物華翠水自能紆楚地青山何事屬康家將同夔秀還麰麥恰接梅開有杏花老去不甘遊興減回車暝色已棲鴉

丁亥午日同友人弔三閭大夫

蕉萃胡令自放爲大夫乃爾作湘纍尚憐阿姊歸相慰誰道狂人死固宜往事漫憑天可問輕舟聊借水爲嬉與君弔古休長慨共對南薰覆羽巵

沙頭營至五龍洲

尤物深知滑性靈我生元自愛沈冥腰從石丈還堪折眼到漁郎倍覺青鶄鶴飛來風色厲蛟螭潛處浪痕腥孤舟偃仰便高臥帝座誰言有客星

舟夜懷沈繼揚襄州

故衾敗絮自紆縈漠漠江天不肯明病子故多偃蹇狀孤舟誰扣孝廉名窻間月照懷人夢枕上鷄傳隔浦聲起向襄州頻佇望千峰雜沓凍雲橫

小江口至黨子谷

浮舸中流取次行靜觀山水最多情兩山合處

疑無路一水中來忽有聲俯仰任教鷗上下青黄誰問樹枯榮悠悠歳晩滄江上老着羊裘豈釣名

赭陽樓詠梅二首

天氣初晴萬象分梅花開處白紛紛卽同貞木標賢女肯向脩篁乞此君樓角不愁凝作雪夢中只恐化爲雲休將紅紫輕相點太素誰知是至文

才有梅花便有春小園侈此不爲貧玉環誰道

非尤物水部應憐是故人雅態自宜供勝賞德馨深喜結芳隣苦吟無奈關情切欲仗新詩爲寫眞

穰東道中阻雨

竟日肩輿度水鄉輕寒疑妬鬢毛蒼天垂春雨如秋雨客逐南陽望湼陽碧樹有情空似蓋黄滮無頼苦沾裳杖頭不少青錢挂争奈旗亭隔杳茫

秋日劉光化招同李山人集自然菴作

傾盖欣逢地主賢還從淨土列高筵孤城雨色鳴鐘後萬樹秋聲峴憤前公幹才名堪自起伯陽眞氣宛相懸褰予護落慚無似欲棹清江載酒船

秋日送李山人橋梓再之豐州

高林露下歇玄蟬漠漠秋陰遍楚天流水無情舟自遠故人相望月空縣佯狂涉世多奇節飄泊懷歸屆暮年碣石有宮將待汝未應搔首歎迍邅

江漲待李山人不至

秋來江漲猛如此念爾孤舟何處横掀篷且將鷗鷺狎仗劒莫與蛟龍爭漁子逡巡有愁色蘆花蕭瑟多雨聲人生歡會安可卜只尺間阻難爲情

落花二首題唐卷

不須把酒酹花神風偃長播可作氊才見千枝明上苑俄驚萬點送殘春但教泪没隨流水莫遣飄零委路塵忍向石家詢舊事傷心曾有墜

樓人
落花如許各縱橫香雪霏霏過眼輕飛燕舞時
應並態杜鵑啼處不停聲榮枯未必關人事欣
戚偏能繫世情解道紅顏多命薄漢妃塚上草
紆縈

八月廿九日招李元晦集臺子山得驕字
宿雨初晴宿霧消遠攜壺榼此相招杜蘅不作
騷人怨鸚䳇能令處士驕倦後欲凭青玉案興
來時和白雲謠與君披豁登高目薄暮前山木

葉凋

詠雪
薄暮同雲處處遮曉來風雪遂交加仙人何事
狂捐珮天女應知巧散花舴艋舟回漁罷釣鷫
鸘裘在酒堪賒興酣更倚高樓望浩浩江湖未
有涯

五月望日兒鵠鴈猶子鴻治具泛舟丹江
竟日遨遊未肯停吾儕隨地可沈冥吏情不繫
陶元亮飲興難疎杜仲寧自取煙霞供染翰任
教舟楫等浮萍亦知大隱居朝市無奈江湖有
客星

螮蝀
螮蝀俄然雨後生幾人翹首魄還驚巳從天地
稱滛氣暫以雄雌寄幻形絕澗有時光下燭長
空無奈勢斜橫當年貫月終何補壯士西遊損
慶卿

寄南陽李參戎
世事囂囂耳倦聽自甘落莫隱郊坰槽頭芻減

胡名馬架上塵生武孝經白水故從芳樹綠紫
山翻入暮煙青醉來倚劍時孤嘯不必燕然可
勒銘

江梅
江干一樹立崢嶸遂並松筠晚締盟凍徹玉壺
天地老吹殘鐵篴鬼神驚似沾二女鮫綃淚不
借三郎羯鼓聲衰颯亦知吟興減黃昏無奈獨
含情

雪中得張秋許稱華社丈書賦答二首

東秦作別已多年忽訝傳書到楚天羽化仙人元玉斧陸沈狂客有青蓮安平樓迥懸秋月戊已山空貯夕煙那得相逢如夙昔一尊傾倒繡筵前

夫君賦氣本鴻厖蚤歲聲名起大邦七錄更誰稱第一（許善心）五經元自號無雙（許慎）與酣襟抱開吟社老去生涯寄釣艭我亦年來棲遁者東山花竹擁蓬窗

凌波山答熊茂才勸駕

且沾杯底一分春不逐寰中十丈塵江漢由來稱楚望隨光夫豈是齊民傍嵒策杖調朱鶴近浦張絃出紫鱗已拚煙霞成痼疾漢庭休擬下蒲輪

聞張元易以臺章論歸詩以調之兼寄林皋山陰二殿下

夙擬明珠出蚌胎寧知險路困龍媒青山歸計王官谷白簡先聲御史臺蕈菜充梓供咀嚼蓬蒿滿徑蔽塵埃舊時吟社應堪續又見宗英數

往來

寄答孔陽豫章書作

朱邸深居亦閒哉又將小築寄林隈池邊風雨披襟至門外洪喬把袂來似有太阿衝斗在豈無叢桂傍秋開空勞招隱歌相屬自愧孤踪尚草萊

寄答胡孟弢豫章書兼有太和之約

豫章一札致郵筒知爾端居石室中入道孔明（胡昭）多傲儻天生方秀（胡穎）本英雄操觚靜倚秋屏閣彈劒長謡鐵柱宮玄岳可能乘興否相期攜手問鴻濛

贈杜次公孝廉

邂逅逢君暫解鞍爲存耆舊遠相看陽秋可是成深癖子夏於今尚小冠東道却慚吹黍餉西風無奈度江寒攀留信宿何由得別路蕭條木葉丹

丘長孺馬逸之過訪得西字

風塵迂駕訪巖棲門巷初添屐齒泥籬下殘英

隨意吐林間幽鳥盡情啼即今罰酒程金谷詎忍回舟蹈剡溪況是翠嵐供倚杖衆峰已挂楚雲西

李比部集卷之七

李比部集卷之八

內鄉李蔭襲美甫著

七言律詩

臘梅

不使風塵點玉顏遂馳芳譽滿人寰雪銷空谷香初散月射疎籬影自閑豈羨秦松封爵貴似嫌湘竹淚痕斑董狐一死後誰當繼素史行看出世間

雪後探梅

骯髒深知涉世難歸來高臥日加餐衰年柱杖能相引何處梅花不可看在野風傳玄鶴唳隔江山作玉龍蟠此中興味濃於酒不用持盃破曉寒

江上別鍾茂才之南昌

漠漠陰雲萬里垂送君南去不勝悲何堪彩鷁揚舲候正是啼鶯出谷時江上解攜成獨往天涯托夢寄長思竹林他日閑相訪小阮無由共舉卮 特省乃叔內鄉

寄沈長安明府

聞道西征已入官一時手采連臺端誰言縣令非仙令若問長安卽大安山色自高金斧外宮雲猶作翠微寒知君不斬登臨興擬把新詩付羽翰

友人胡孟弢得阮江教諭賦此為慰

一官何事得江鄉念爾遥遥垂淚數行豈為夜光逢按劍遂令國色避專房歌來郢曲仍飛雪讀罷騷經謾舉觴不必邯鄲重授枕夢回隨地有黃粱

無廟園避暑讀老子

長年遊宦染紅塵揮汗時時汎殺人一自能甘元亮卧庶幾無點伯夷身竹隣高館涼初薦茗煮香泉味更新一卷道書欣在握吾家元自有奇珍

寄唐藩司理李良倩

冷局深知可茹氷寧須要路競騫騰賦才已見高梁苑秋興猶能擬杜陵花外曳裾朱戶靜杯中注醴紫霞蒸淩波山色遥相待何日登臨最上層　良倩有秋興八首王孝標序之

春日速諸生黃唯則等賞牡丹

偶來折柬速諸生老去看花豈世情遲日似延春浩蕩長欄眞訝錦紆縈兒曹競薦清尊酒妖妓能翻麗曲聲向晚幸無沾醉態留連仍欲藉殘英

送伍憲副子謙分巡嶺北

君今駐節古虔州形勝當知擁上游翠玉樓開明月滿錦屏山敞澹煙浮卽敷闓澤連章貢更

樹高名逼斗牛無那交情成遠別空將離思逷前旌

東山池上賞蓮同兆雨諸子

偶來池上一觀蓮赤日難銷國色妍直訝魁姝來洛浦宛如妃子浴溫泉翩翩翠蓋凌風舞汎汎清香傍酒偏向夕莫教簫鼓邁恐驚沙際白鷗眠

七夕詩

牛女今宵結勝緣長空雲凈月娟娟喜添靈鵲成梁後愁劇金烏揭幟前姱匹幸能持素約明河底事界青天人間夫婦休相惱轉眼流光是暮年

張鴻臚子際精舍同曾孝廉許上舍

謾將龍劒問張華二妙能過仲蔚家竹上雨聲鏗綠玉堂中燭影蕩紅霞高情正闕行珍館旅況堪停記里車莫訝錦屏紆黛色孤臺縹緲插雲牙

逸我樓詩爲武陵龍司農伯貞題

夫君歸去卧林丘佳處何妨更起樓但使煙雲無罣礙寧知天地有沈浮老懷信可稱三逸遠眺從教詠四愁他日仙源如問訊花間倘許進漁舟伯貞來札云天以老逸我　朝廷以閒逸我兒輩以樓居逸我有三逸焉唯道兄賦之云云

春日得李鄧州書

芳訊遙馳楚水頭頓令魚鳥識交游三陽喜溝王正月十郡爭傳李鄧州行部爾時瞻露冕過門何日枉鳴騶極知遺佚勞存問敢向東陵署故侯

早春得張秋許少叅書

開函何翅得璠璵又奉安平許氏書自是識途存老驥未容入肆索枯魚尋常肯傍壚頭臥偃蹇還從竹裏居八十餘年聞健在應將緩步當安車

寄許穉華社丈時年八十二矣

老去知君眼漸花書來寄我墨如鴉光陰忽忽

人間世情思昏昏夢裡家　聖代未容歌白石仙踪底事缺丹砂故人觔力差強健自向江頭理釣槎

與友人賞牡丹作

牡丹花發見蕤蕤遂有濃香滿座披楊氏諸姨推虢國趙家姊妹說昭儀千秋國色眞能擅一段風情不自持此會頗稱文字飲却教窕冶佐銜巵

雨中拉封君李丈小飲

辱君高駕枉柴門林下蕭蕭過雨痕旋掃蒼苔開小徑相携白髮倚清尊索居敢謂公超市嘉遁仍慚祿里村竊比先民雞黍會千秋雅道至今存

賦得龍巢山主自贈

山從水底挿孤根水向山邊印宿痕猨鶴逡巡窺洞入蛟龍偃蹇抱雲屯直要天地論終始未許丘陵敘弟昆老去壯懷渾不減欲將彩筆佐清尊

北郊邀徐子紹郭叔范熊孟梗三孝廉作

敢將勳業並煙霄但把生涯寄楚樵當晝樹陰如蓋結連村麥氣作香飄江山不用青蚨買風月還憑綠螘招明日知君東馬首願從此地一逍遥

蝴蝶

悠悠冉冉復依依每到芳時伴不稀恰似滕王圖裡見恍疑莊叟夢中飛暮春競逐紅千點初夏常衝碧四圍只恐秋風凉冷後微軀飄泊竟安歸

題松 宋人有詠者未佳故擬此篇

歲華搖落氣蕭森無奈氷霜屢見侵却喜月來縣朗鑑偶因風至鼓清琴秦皇寵異班高爵陶令盤桓寄素心我亦從來孤特者朝朝相對一長吟

病後寄浦坂若吶宗侯

每向停雲憶子都翻承瑶札問潛夫抱病自蓄三年艾望遠空思五姓湖桂樹秋風香半吐蘆

花明月影平鋪知君興在煙霞外何日相從倒玉壺 宗侯別業在五姓湖上號蘆花散人

聞韓中甫病間志喜

扁舟前日詣南庚泉路交期在此行但以文章留後命肯從兒女丐餘生雲當太宇聊成翳月度陰崖故自明計日與君重結社品題花鳥互持衡

紅鶴 吳體

紅鶴竦翅光浮浮不隨凡鳥同遨遊遍體染成

紫報色數聲吽破丹崖秋棲托娥蔭遠人境往來縣圃充仙鄉俗言巢樹樹即死此理至今多謬悠（余家圃喬木自上世來巳巢此鳥）

赭陽樓辟暑

晝長暑氣若爲雛薄暮微微暑漸收詩就可堪狂欲舞茶香正與渴相投因乘凉颸停揮箑貪看明蟾懶下樓一片清虛禁不得何須更慕廣寒遊

寄大梁楊丈曾以御史督學畿内

繡衣絳帳兩稱尊如此遭逢亦　主恩何事挂冠辭　魏闕空教晦跡老夷門世情叵耐浮雲過俠氣猶餘紫電存夙忝通家今契闊每從東望黯銷魂

讀元長梅詩

江草江花滿上游美人遥在古洪州九章詩就標梅史一紙書來託鯉郵高唱自題青玉案蜡香疑撲赭陽樓平生疋抱何郎癖展讀眞能數散愁

巳亥元夕

高空明月有輝光散步寧知夜色凉簫鼓自堪訓令節花燈聊復掩窮鄉興來酒態頻浮白老去顛毛倍覺蒼所幸桑榆延暮景又看梅柳報年芳

送張明府之任旌德縣

圖書數卷發山城一片輕帆指太平（旌德本唐太平古地）飲鹿泉香秋水淨駕虹橋迥暮煙生人言循吏須經術君自廉頑起宦聲獨恨江頭分手後數

枝楊柳繫離情

于均陽贈周元孚作

謫去休歌行路難猶餘風裁（去聲）運　朝端南昌久巳稱仙尉柳下寧知困小官自許道情超物表不嫌岳色傍人寒（時陟武當）相逢正及朱明候與爾翱翔漢水干

王方伯仁卿以林下一人扁見贈賦此志感

五十休官遂食貧懶從京洛冒緇塵巖廊只合

夔龍集濠濮惟甘魚鳥親小草行藏元未慣紫
芝眉宇向來眞感君華扁能相贈林下深慚見
一人

雪中憶鄧郡伯黄司理之郎

褰帷馮軾笥輿輕吟思悠悠倍覺淸幾處園林
紆爽氣萬山風雪滿飛旌自憐偃蹇隆中卧何
似聯翩灞上行况是豐年卜來歲三農今已運
驩聲

重贈吳叔炎時寓仙陀寺

三十年來任轉蓬一朝邂逅化人宮登樓尚作
荆南客抱甕甘稱漢上翁酒可解憂須盡醉詩
當言志豈求工偶然一笑生春色墻角寒梅已
放紅

年家兩徐李喬宋孔六公自京師寄詩爲
壽賦此以謝

衰顏愧説是酡顏雙鬢從教鏡裡斑豈有高名
縣北斗差多遐筭擬南山詞章絶世堪珍重意
氣通家不等閒向夕天涯還極目停雲一片指

燕關

聞播報有感　督學陳公命題

聞道孤城塹被圍羽書陸續達　王畿吾當封
豕應須設劒向長鯨定可揮始以蚩尤勞帝戰
終令孟獲仰天威　聖朝福德元無損底事夷
酋蹈殺機

寄淸江王太僕汝榮

垂老胡爲事遠遊名山登罷即回舟封書惠我
言言淚逆旅題詩字字愁日下絪縕看野馬水

邊飄泊似沙鷗迹同訪戴何匆遽只尺無能下
榻留

贈陳明府元直

解綬歸來宦况輕儼然耆舊列南庚謝家久已
聯瓊樹田氏寧須泣紫荆下榻半跏神氣王閉
閉高卧夢魂淸尺書不斷頻相問珍重窮交繾
綣情

送陳民部行之赴京

柳外長亭不起塵迢迢驛路引征輪即看馬首

翻青蓋又逐鴆行拜　紫宸三殿日高雲氣滿
九霄秋靜露華新知君所部關氏瘼好爲　今
皇一剴陳

至日憶郡守鄧公入　覲孝標索題

燕京至日欽寒威應有冠裳拜　紫微　聖主
履長陽德茂臺官候氣管灰飛百靈訶護環丹
禁萬國馳驅仰　玉鑾遥憶春陵賢太守爰從
皇路儼驂騑

詠梅

淑氣氤氳萬象新梅花爭吐照青春溪山處處
稱高品桃李紛紛接後塵寄隴可憑秦地使調
羹元屬傅嚴人世情冷眼休相覰曾與詩家作
近隣

李比部集卷之八 終

李比部集卷之九

內鄉李蔭襲美甫著

五言排律

文丞相祠十韻

丞相祠猶在春來偶一躋泫然懷往事聊爾灑
新題正氣高能結忠魂耿不迷犬羊羞共處鸞
鳳耻卑棲北面難相脅南冠任久稽申包思復
楚王燭豈忘齊神劒空埋獄明珠竟委泥一朝
甘就戮千古尚含悽遺像香煙繞荒階草色萋
徘徊寧忍去頹景忽云西

太液池同丘謙之莫廷韓王鵬起觀蓮八
韻得山字

太液開西苑幽深隔市寰佳遊人似玉小飲榼
稱蠻爽薄南薰殿波揺萬歲山禽魚晴自媚菡
萏晝長殷華岳移靈種名姝擅令顔虹橋浮别
浦龍舸繫澄灣斜日明巾屐香風遶珮環銀潢
如可溯從此弄潺湲

劉仲修園同歐楨伯蘇以時袁景從賞牡

丹得花字十韻

芳園稱窈窕與客問名花階下堆䞓玉欄邊炫彩霞天香濃欲滴春色浩無涯趙燕輕翻掌西施剩浣紗薔薇避英蕊蕙草掩珍芽兒女洵難致周流詎可誇洛中誰地主韋曲近天家轉盼愁風妬當歌畏日斜寶幡還用挂羯鼓未應撾潦倒從吾醉浮生鬢已華

送歐楨伯以廷評轉留都工部十韻

忝廁都門社于今巳六年松陵工唱和蘭室奉周旋余技雕蟲後君才逐鹿先琴尊堪並慰省寺復相聯氣愛西山爽春憐黍谷偏乃投廷尉牘遂問水衡錢建業雲同往華陽月自縣高臺看鳳翥喬木羨鶯遷宦豈馮唐老人稱杜甫賢秪愁南北迥延佇各茫然

寄友人劉懋敬八韻

落莫今何似艱虞幾不支朱家堪自賣硎谷果誰欺破甑應難顧焦桐想見炊公孫曾牧豕曾叟且爲蝸蓬蒿寧逃世柴桑漫責兒無家真寄

爾有酒第甘之鹿幘從傾倒鶉衣任蔽虧碧山如不負白首以爲期

過葉縣飲牛職方別業六韻

境與人俱勝因之用此芳官銜繫司馬河姓得歐陽紫籜穿階出紅蕖映水香悠然想濠濮莞爾似柴桑碁局雲霞護綸竿歲月長客來忘所去相與坐飛觴

過葉縣飲衛太守別業六韻

赤日駐行軒襟期可共論于茲君子里奚翅辟疆園徑曲蒿萊剪池清菡萏繁紫鱗吹沫上黃蝶趁風翻淡蕩機心息支離病骨存主人仍置驛寧惜盡餘樽

左遷後得姚叔卿書賦答十韻兼訂金陵之社

士師新削籍度父舊陳情事往龜何卜書來鴈與并極知勞慰藉未敢論枯榮香草思公子停雲隔友生君其垂左顧吾欲賦南征玄武開湖水丹樓冠石城名區供俯仰秀色巧紆縈客豈

稱輕薄人猶見老成仲孫無糺行伯審有時名
吟社今寥落相期一主盟

戲柬李山人移家順陽九韻

他鄉能就我逆旅未全貧菜甲枰中滿炊煙屋
下新玄香供粢翰丹浦待冊綸屈子何天問嚴
光不帝臣清談揮麈尾古調發龍唇自可稱居
士寧須說大人山雲窺左足水月證前身開徑
將求益編籬豈認眞長途甘削迹相與狎豨麐

寄商洛道吳少參兼致相訪之意

孤城堪吏隱輪鞅少經過高眠懸熊耳幽懷寄
菟和書來存故舊老去恨蹉跎第以交情在無
如夢寐何將浮丹水楫共續紫芝歌莞爾拋簪
組公然對薜蘿往時白雲署寧似此婆娑

辛丑元夕後店觀燈八韻

良宵俾作晝平地可爲山火氣驅寒色燈光照
醉顏遊人謌麗曲妖妓擁輕鬟燕笑連閭里高
明閱世寰暗塵隨稍白隱語刺黃斑柳態微茫
外棋芬綽約間市煙開繚繞江水送潺湲有興
寧須盡肩輿趁月還

賦得凌波篇十韻壽韓中甫社丈

自結凌波社於今踰十年吟情殊繾綣狂態各
蹁躚魚鳥供幽賞松蘿叶靜緣洞中容膝坐亭
上據梧眠清梵紆精舍長歌起釣船北風乾雨
雪南極爛星躔喜合龍津劒驢投雞黍筵英聲
蜚漢河道氣仰洪佺若比丹丘勝無如此地偏
長齡應未艾申錫荷皇天

五言絕句

古路

利驟輿名馳車馬知多少古路日已深行人日
已老

南山泉上二首

一作京華客清泉夢幾回今朝泉上卧猶似夢
中來
泉水流無盡浮生柰老何可堪楊柳樹相對舞
婆娑

贈王準伯

見爾多才藐今余甚豔之豫章雖尚小已有棟
梁姿

團山觀贈戴氏

柎摩柏樹靑歎息吾頭白何勞山下人來餉山
巔客

山桃

桃花如笑客客亦笑桃花盡日春風裡酣歌對
紫霞

網魚

網魚向漢江漢江魚正美若不數數生亦不數
數死

懶嘲

草木皆竪立爪瓠伏不起有如踈懶人長臥空
齋裏

臥繙經洞

高眠石洞中獨抱煙霞痼水氣送清凉松聲作
韶頀

老君堂

世人重少年老者多棄擲今朝見伯陽不厭顚
毛白

七言絶句

秋日舟中雜言二首

高挂蒲帆雲葉輕拋蘭楫浪花高兩厓不用
分牛馬一手還須把蟹螯

蘆荻蕭蕭夾岸齊孤舟日暮此間棲凉風射枕
客不寐明月滿村雞亂啼

山行望戒壇有作

盡日尋山興不稀又驅羸馬望塵歸戒壇只尺
無由到空遣孤心繞翠微

歸自西山贈弦上人

醉後龍團薦一盃晩凉隨意坐莓苔不須更把
瑶琴奏纔向高山流水來

秋日鄧園邀方允治王子愼分得梢收二
字

溪上誰家愛結茆釣緡深向碧漪拋簷雲泊處
聞湍籟時有風篁響翠梢

林邊爽氣一襟收水色遥含睥睨愁博望有槎
應可泛銀河今向　帝城流

訊王汝榮獄中

人逢憂患便嗷嗷此際看君氣尚豪問着懷金
甘謝有等閑不肯拜臯陶

京邸逢唐仲穆

與君意氣本相諧無奈風塵損壯懷偶向玉河
橋畔飲依稀猶似對秦淮六年前曾遇于金陵

與劉憲使張太守訪董上人談禪

偶來結伴訪支公鼻裏旃檀氣已通空性常存
杳自在不須枯木爇爐中

題沈比部叔成畫梅二首

天寒萬木僵且禿惟有梅花亢其族風骨由來
山澤癯遂令繪者難爲肉

草堂舊在楚江邊歲歲花開獨可憐無奈遠遊
將皓首却從畫裏歎凋年

樂府雜錄云明皇時有韋青者因漁陽之
亂避地廣陵夜凭欄於小河忽聞舟中
奏水調乃開元末宮人許永新也因登
舟省之與永新對泣

韋生避地幾經春深夜凭欄別渚濱忽聽舟中
謌水調開元猶有舊宮人

遥訊沈君典二首

不向瑶池竊玉桃却從酒肆解金貂醉來落魄
遊何處興在揚州廿四橋

吳門煙月美遨遊十四吳姬懶上頭怪是沈郎
看不厭眼波新貯敬亭秋

觀風亭對雨

鳴鳩聲裡雨如絲有客高亭宴坐時讀罷楞嚴
無一事萬家煙樹對支頤

曇陽子四首

仙音緲緲自天來九轉丹成了不猜身著黃衣
時上下樓居眞擬是蓬萊

案頭三紙玉筯篆大旨依稀勸爲善口中眞火
吐金光天女眞看笑成電

展謁還從集道宮神漿天酒味偏濃靈蛇扣首

瑶階下乞得佳名是護龍

新衣更罷思高舉綈竹來迎有鄒姊太倉城外日如年恬澹覘前人似水

伏枕三月出籍早朝

故鄉未卜幾時回注籍還從此日開曉向長安街上過却疑風景是重來

白雲樓題壁 樓在四川司

小樓縹緲白雲間吏隱無如此地閑啼鳥數聲清晝永不妨拄笏看西山

題梅雀畫

一樹寒芳照水涓幽禽偏坐向南枝誤來蜂蝶休相惱不是穠桃豔李時

飲費明府園時長公亦在坐

不勞荷鍤苦相隨浮拍寧須向酒池偶過君家酣一斗紫荆花底聽塤篪

過黃省祭山居

四山如畫市幽樓門拚脩篁翠色齊整駕不愁歸路晚沙鷗相引過前溪

送梁仲登之重慶二首

壯遊已自凌玄岳 元任均州 豪舉行看傍錦城楊柳頓銷猨獮影驅車休聽杜鵑聲

送子西征領大邦一時風致孅無雙扶筇未入青羊肆鼓楫初過白馬江

南陽劉氏許惠綠牡丹詩以干之

遠道寧辭雨雪寒馳書遥向小長安紛紛紅紫尋常見乞取劉家綠牡丹

寄柳陳甫洪都

一自分攜歲屢徂書來知爾客洪都行吟多在西山下曾見蓮花妓女無

遊漢東聞韓三秀才秋捷

我來漢上小遊仙痛飲狂歌日扣舷忽見陰城紆寶氣韓稜新得楚龍淵

竹林寺

山寺還多紫竹林清風淅淅振衣襟逢僧莫問眞如意自愛園樂養道心

賴橋逢趙大

薄宦天涯歲月長歸來雙鬢已蒼蒼頼橋南畔
逢君處猶自殷勤問故鄉

挽劉生

劉生厄歲值龍蛇死去窮泉未有家日暮荒原
誰慰藉棺頭一樹野藤花

寄襄陽張參軍

君是吳中卓犖才一官聊寄楚江隈參軍休訝
多蠻語時見槎頭入饌來

寄襄陽陳儀正

君家亭館舊曾過花似能言鳥似歌猶記醉時
狂態作也隨花鳥一婆娑

宿清水庵作

清水庵中秋雨飛客來相對發清機夜深萬籟
俱沈寂一點禪燈照翠微

幹卿宗正園朔子厚

樓靈昭景可怡顏一片孤城掩映間試向邸中
詢勝槩桐山何似首陽山

與任道人坐無遮亭梅樹下作

一樹梅花傍野亭遊蜂來往逐芳馨道人相對
渾無事閒誦南華諸品經

六如園與任道人坐梅樹下作

雪後梅花綴滿枝春風欲運復遲遲道人坐到
忘言處正是前村日暮時

和周元孚留別二首

當年燕市各稱雄意氣堪傾碣石宮今日江頭
重握手居然華髮兩衰翁

放浪江湖日浩歌不將踪跡怨蹉跎平生長技

詩千首堪勿輕投向汨羅

七夕

歡緒無如別緒多一年一度一相過傷心唯有
盈盈淚灑向銀河作絳河

東山下割黍

割殘赤黍蒼山出行盡青林白首昂自是田園
饒樂事不妨人喚小柴桑

西山精舍爲門生郭茂才惟垣題

精舍蕭然晝掩扉數株垂柳復依依行人道上

頻回首一片書聲滿翠微

用卿字韻呈吳叔炎

國士曾推李少卿五言當日擅高名于今老去
無妍唱空繫河梁日暮情

賦得節婦吟贈張簿

獨守空閨幾歲寒鉛華洗盡寸心丹世情未肯
深相諒猶作桑中一例看

宮詞

蛾眉不是宮中妬魚貫難承主上恩錦帳蕭條

垂玉筯朱顏憔悴度黃昏
一曲瑤琴羞自弄兩行清淚爲誰收梧桐葉下
銀牀冷蟋蟀聲中翠黛愁

思婦歎

流雲不解藏星斗明月偏能照古今莫向流雲
爭鬢色還憑明月寄愁心

李比部集卷之九終

李侍御集卷之一

內鄉李雲鵠伯舉甫著

五言律詩

九日顧山人攜酒招余過喬吉甫郊寓得
觴字

落木正蕭蕭攜尊問泬寥交情窮自見傲骨老
難銷綠綺曲方奏白衣酒正饒相過如不厭相
與醉清宵

雪夜獨酌東同谷諸丈

如掌燕山雪繽紛勝往時綈袍誰有意梅樹冷
相知高臥將成懶孤懷且自癡夜闌呼酒至獨
酌掩茅茨

送單生赴肥城司訓

青雲終見妬白髮始爲官自是　君恩濶休云
宦邸寒邑連齊泰岱士習魯衣冠一片譚經月
悠然對鄭虔

聞家大人于玄嶽黃曲两署行窩敬寄二
詩

愛山無所住行脚寄煙蘿會意渾無語孤雲出
澗阿杖藜樵子徑漱石漢江波一片團蒲上歸
來翠色多
髮僧能好道去住伏牛西爲遣山靈護行窩竹
裏題了無塵世想時與至人棲滿貯明霞色悠
然手自攜

均陽朱子章貽書賦答

廿載神交久尺書遠寄將風塵回道氣文藻見
眞腸洞有五華秀路惟三舍長滄浪亭下水好

去共吟航

庚子元旦病中李仲貞過存小集

淑氣回黃道千門曙色開歲從今日始病喜故
人來時序潛催鬢春風又到梅升沉俱莫問但
盡手中杯

元宵前夕飲徐茹沖郊寓同何計部李參
軍

燈火將燒夜棋枰罷戰餘任教占德宿肯令索
郊居玉醴春光動金吾晚禁除好騎雙鶴去天
上醉蟾蜍

元宵後夕同諸友觀燈

不夜燈爲市飛香欲動塵最憐今夕月相逐
帝城闉柏葉酣餘酹銀花競早春遊遨殊未已
恨殺近明晨

春日飲嶺山人飛栖館同孫達甫李仲貞
胡仁居諸丈

都會多岐路春風獨爾尋飛栖開別館瀟灑亦
山林檻竹金侵徑牀書半壓琴陶然聊此醉消

盡宦遊心

雨中懷李仲貞遊西山諸刹

西山秀可餐馬上日相看憶爾踏雙屐令予澹
一官雨晴林氣爽山靜鳥聲安文字留何寺知
空此障難

夏日李德馨招集修禊亭避暑時同喬吉
甫孔道原徐茹沖諸丈

修禊亭前樹扶疏暑氣遲往來成舊地纏綣勝
新知花佐千杯盡夕爭一局馳詎須驚歲月卽

此亦 恩私

送李參軍赴嶺南

匹馬去燕都秋風萬里途夢回梅嶺樹淚盡海南珠書記徵才俊風塵見丈夫奇文滿篋笥還有鱷魚無

寄舊寅田君

海瀣憐分袂王門罷曳裾兩行千里淚一紙七年書雛鳳青雲近隙駒白髮踈病中能憶我生死愧前魚

哭怡丈

華嶽摧高柱文星墜上垣死生今異路兄弟昔同門司馬歔空壯如蘭語尚溫秋風孤櫬去無地慰離魂

京邸再逢九日

薏釀開新甕茱萸摘舊枝重經愁裏歲彊盡客中巵霜露黃花晚肝腸紫電知年來困烏帽潦倒任風吹

送周甥下第還里

甥舅多相似窮愁亦自同青雲俱失路華髮獨成翁雙淚頻沾劒孤踪又轉蓬毋天長翼在莫恨不摶風

都下喜許大孟鼎至

抱病入新春逢君笑解顰一杯燈下酒十載夢中人白雪元高調青雲擬致身慚將雞肋意爲問舊漁津

送楊挺伯奉差便道歸省二首

君出當余後君歸在我先窮通眞有命去住亦相懸心語憑誰盡客愁秪自憐好將求脫意一慰舊山川

同是一家鄉人行意獨傷冷雲開鴈陣落日照魚腸淚與離歌盡心隨去路長兵曹關繫重莫久戀滄浪

哭徐茹沖年丈三首

一夕聞仙逝令余痛裂衷泰山頹玉柱士類想高風報 國心徒赤還家夢亦空知君未可死俠氣結長虹

形容不可即肝膽語猶溫竟作燕臺骨難招楚澤魂敝貂餘客淚繡豸剩　君恩欲向蒼穹問傷心不忍言

長我惟三日才高十倍余可憐眞國士委頓薊門墟鵩鳥妖堪怪龍蛇歲豈虛傷哉今已矣誰謂有乘除

逢玄嶽余道士

夢思篸嶺雲忽見雲中君片語聊相証三玄不可聞好同乘鶴背從此脫雞羣因問修眞處峰從何地分

題許參知年伯小像卷

尺幅瞻玄度超然四部間衣冠自楚楚意態何閒閒白鶴雲中樹碧霞海上山與君日對面不是世人顏

一覩圖中貌天風萬里清竺乾如有得鸞鶴久同盟意遠原無意名高不近名丹書隱隱處始識許先生

五月十二日修禊亭小集

招客聊相醉佳辰未忍虛園林城外好蒲酒節前儲修禊閑堪補譚天意不疎羈棲成雅會歲月却忘徂

讀李仲貞嵾遊諸什却寄

嵾峰七十二都入仲貞詩不謂此培塿能逢豪士知于厓俱吐氣一字亦爭奇山圯名斯滅應無可滅時

歲杪送衡上人還秣陵

法原無可說歸臥向金陵一葦還堪折江流有斷冰雲閒隨去錫心朗證傳燈因笑天花墜無端應葛藤

辛丑除夕

三載淹京國無官有是非人生能幾許空送此宵歸華髮驚時盡青山與願違牀頭羈旅淚一夜兩年飛

秋日署中集李仲貞周觀國

持斧衙　王吏閒尊對友生霜宵鐘阜月秋水石頭城素鶴停高唳黃花薦晚英相逢休惜醉

六代有江聲

宿靖海寺

鍾磬聲初寂塵襟便覺清誰知靈鷲地卽在帝王京壓樹雲光冷經霜水勢平明朝又城市慚愧問無生

殷與可招集雞鳴寺得雞字

佛閣靈巖逈金沙　帝闕西殷公無忤事攜酒問禪棲山色鈎簾盡星河拂檻低石牀如可借相與聽天雞

養病邢園有感

孤身吳楚隔一病死生關獨對芳池影驚心失舊顏蒼頭扶瘦骨白首厭生還一片六朝月相看淚欲潸

病中乞歸喜莊生懋昭至

痾恙常伏枕風雨敗秋垣不得莊生至幾成翟氏門詞章堪愈瘧軒冕足銷魂欲着萊衣去逢人未敢言

金陵送舒碣石還豫章

言歸彭澤里九月發仙舟不盡分攜意遠隨江水流鳳臺空夕照鴈影隔深秋世路渾無賴因君憶故丘

春日同胡思柏遊牛首

二月江風冷柳條猶未長我來尋勝地細雨濕山房巖寂鳥群散天空牛首昂慈航如可借願住白雲鄉

秋前後湖

十里湖光灎萬方圖籍來　聖朝眞有道王業此中培鷁首分荷進龍洲抱水開却慙奔逐吏五日住蓬萊

歲杪白下送鍾生散館還豫章

高士返南州長江萬里流平生天下志久客鬢邊秋夜雨青楓樹寒煙白鷺洲三吳桃李地遲爾作春遊

喜社友馬陟高至白下

半生不出戶何意到江鄉命駕逾千里高名出五常貧能胸貯錦老易鬢沾霜今夜秦淮酒須

今倒百觥

送馬丈陟高歸里

送爾還鄉去悲予倦鳥心春風方解凍江氣易爲陰眉白寧常困山青足獨吟寄言猨鶴侶蚤晚欲投簪

李侍御集卷之二

內鄉李雲鵠伯舉甫著

七言律詩

觀海四首

海氣蕭森夏亦秋當年有客此忘鷗鯨波雪擁三千尺蜃市瓊開十二樓眼界盡時天是水滄桑變處世爲漚乘槎直欲凌星漢澎湃茫茫未易浮

苦海頻年欲息機回看彼岸未能歸浴來日月雙丸出狂壓乾坤一粟微憫世曾儒空有意求仙漢帝事多非豪情擬學任公子天外三山是釣磯

蓬壺幾欲問眞仙弱水曾聞不任船精衛可憐徒自苦神龍只合此中眠水光簸蕩難爲地潮勢奔騰欲到天明月夜來波上湧似看鮫室一珠圓

華夷天塹藉洪波獨倚危欄發浩歌挾得風雷飄雪壁浮來島嶼走黿鼉平吞河瀆成誰大對

撼雲霄奈爾何一蠡不須還用測乘潮好沈醉顏酡

都下得許參知年伯書賦謝

玄度先生故自超十年蹤跡遠　皇朝風流共仰明如鑑軒冕何當棄若瓢菊水潭邊秋可杖杏花山下老能穠長安赤牘多榮語淸拂雙鴻萬里飆

午日招同鄉李德馨喬吉甫宋闇遠孔道原徐茹沖諸丈飲何氏園

天涯喜見天中客更遇天中節到時漸轉卧陰披晩座鶯來新雨漲芳池入燕詫附千金駿對酒渾忘五色縷況是　主恩憐外吏暫容休假莫深悲

讀黃曲招飲歌二首

伏牛山勢鬱嶙峋千古誰人轉法輪畏路遠聞開寶剎慈航深喜度迷津空來色相歸眞寂果邁入天豈漏因招飲不須勞衲子十年已倦宰官身

功德誰能遍大千多君招隱結因緣報猿影落山中桂揮塵香生舌上蓮解得紅塵原淨土可知黃曲是幽燕拂衣自笑非難事魂夢依稀數往還

寄懷家伯太史公

名世雄詞破世昏一時誰敢薄中原才高倚馬應無壘士慶登龍却有門綠引雲光晴照酒家伯足閣有綠雲亭青紆山色晝臨軒五千言後玄能擬何日阿咸細與論

送韓座師淳寰兵備大名

冀南重郡稱三輔屛翰　新綸動別筵天以斗山標世代　帝將鎖鑰付高賢九方恩在驪黃外片檻名留　殿陛前門下班生何所報願裁蕪語待燕然

秋日送青州張司理補廉州兼憶謝侍東

幾年肝膽托交情散盡金蘭淚欲傾刃再游時原利器槎新汎去正秋聲雌雄劍倚星河曙南北潮看日月生寄語玄暉休落寞雙珠卽擬照

承明

秋日同顧山人集徐茹沖郊寓得陵字

棲遲青鬢雪將增慷慨論文樂事仍眼底功名隨戲劇吟邊天地可憑陵霞光西挂千山赤暑氣秋消萬柳蒸寥落華陽吾輩在相逢肯負酒如澠

送龍斗沖出守萊州

五馬三齊攬轡秋使君新 命古諸侯天門泰岱星辰近蜃氣樓臺日夜浮車擁春風人北海

名高月旦玉南州東方民困今無慮慚愧當年說舊遊

寄懷大同兵憲李公公先爲南陽守

杯酒滄溟御李時暌違七載倍相思風流召杜南陽政勳業麒麟北虜知長劒倚天胸自貯維城術 命 帝何私無能笑倚將軍樹一聽胡笳夜遁夷

喜社友李仲貞至

十載青蓮名已知金臺傾蓋慨相思主盟牛耳誰雄長世代龍門自健兒燕市一杯星乍聚郢歌絕調雪紛披異時同作終焉計萬頃滄浪兩釣絲

雨中思歸寄馬兆雨世丈

一隔都城內外分空慚四十尚無聞生來白髮愁中雨變盡青山夢裏雲花樹有春聊命酒屋梁無月亦懷君閑關兀兀焚香坐遮莫南天少鴈羣

京邸雨中與李仲貞飲

日隔渾如萬里賒春明門外幾人家灑來欲續

連牀雨賦就都成夢筆花易水片言金可斷荆山雙淚玉無瑕相看不作窮途狀抵掌論文到暮鴉

燕市主人邀遊西山諸剎余以病未赴仍訂後期

帝城西面有禪關舊主相邀恨未攀豈爲無緣歸白社秖因多病負青山拈花勝日須同往走馬長楸好是閒不信但看愁裏鬢西風蕭瑟二

毛斑

聞胡孟彂擢比部郎

半生豪俠未全收華髮爲郎感敝裘直擬蛾眉成鸑鷟更移龍氣傍鵷鳩白雲冉冉秋生署明月娟娟雪滿樓莫恠仙曹容吏隱由來西翰藉名流

病中尹文學若水過訪兼惠詩箋及所著青獨草

病掩郊門嬾欲絲入中何意識才儀豈緣紫氣勞相訪雅有清風誦可披市駿臺邊千里在焦桐爨下幾人知丈夫傾蓋情原別龍劒合來未是奇

寄劉遊戎時備倭東萊

曾記轅門演六花熊貔十萬寂無譁蜃樓秋擁將軍樹牛渚天迴漢使槎姓字望風驅島寇功名計日勒胡沙懷君夢向三山去細柳營頭月正斜遊戎自浙航海抵登萊著有環海記其事甚奇故詩中用牛渚事

顧山人病起攜具孫逵甫齋中與諸丈同

集得花風二字

有客淸狂病亦嘉一尊買勇過陶家弟兄片語千秋在天地孤踪兩鬢華燕塞暮雲依白鴈薊門寒色上黃花相逢好取酕醄醉陳迹明朝憶落霞

自是心同病亦同何期載酒慰飄蓬窮愁金淡燕臺色慷慨寒生易水風青眼誼深生死後白頭名在是非中羇棲歲月休輕擲好醉黃花第一叢

九月三日訊李丈移居

兄弟年來笑聚沙移居漸遠似天涯黃金易盡孤臣藥白雪難銷旅鬢華世事幾時能遂意人生何地不爲家籬邊叢菊如相慰未九先開第一花

秋日朱汝修招飲脩竹館中作餐英雄會

同何孫馬顧四君得星顏天霜四字

扼腕中原雅道零獨回雙眼爲君青黃花秋結餐英社玄草晴開問字亭世外襟期心共遠尊

前彷彿夢初醒明朝太史如相奏敢信文星是
酒星
客淚雄心不用潸十年羸得兩年閒霜華釀白
侵愁鬢楓葉驚紅妬醉顏北道故人秋可問東
陵幽夢月相關醉來自笑蒹葭質倚玉深更未
肯還
口夕高城澹暝煙干將紫氣斗牛懸詩求得意
甘金谷人到忘形似葛天一室君營旋馬地十
年余憶卧龍田請看萬里燕然石何似壚頭取

醉眠
一尊斜日 帝城傍把臂初登結客場座上圖
書容歲月竹邊清夢寄瀟湘風塵逐世顛毛盡
肝膽論交片語長不醉無歸情自別胡笳一任
夜吹霜

寄慰下第諸友暨諸弟

薊門落葉半庭除逐鹿羣雄罷戰餘有夢喜占
庚子兆無名愁絕薦賢書剖來荆璞終爲玉困
殺波臣豈是魚自惜障泥驕不渡驍騰誰得扼
鹽車

寄懷東萊胡中丞

滄溟東傍 帝城開尺鯉遥傳錦字來夢裡樓
臺標海市望中山斗接蓬萊行藏一局關 宗
社離合雙鉤燭上台惆悵據梧亭畔月何時重
對故人杯

碧雲寺逢吳敦之徐躍玉衛介菴楊挺伯
時赴李用所之約因憶舊遊已二十餘
年矣得寒青二字

春陰藹藹曉生寒忽見東林現宰官水韻烏聲
皆梵語露華嵐氣足朝餐佳山自合浮圖貯短
髮難容世網干一榻夜譚如有悟不知雲外是
長安
夕陽山氣撲簷青寶塔風傳解語鈴且喜社中
開酒禁不妨竹下說曇經月平山閣僧初定雲
滿松關鶴未醒若海回頭知有岸空憐雙鬢已
星星

李本寧左調賦此爲慰

旭日鶯啼御柳枝何期投杼亦君疑高名自信龍門在濁世誰爲狗監知寡調郢中霏片雪獨醒澤畔問前時人生最苦無堪姤雅有蛾眉莫淚悲

王駕部被放還梁詩以送之兼憶張給諫年丈時給諫亦被放家居

三月燕郊柳未垂送君去國不勝悲浮雲變態身如夢時事關心鬢已絲粉署何堪焚玉盡清[illegible]終有賜環期梁園到日非蕭索捉手張

衡好賦詩

京邸移居崔仲素徐君猷孫達甫孫虛衷崔徵之張循之胡光甫顧朗哉諸公攜具棗園過存得胡金二字

飄泊年來愧丈夫行藏一任馬牛呼尊開韋曲逢諸妙家泛金門當五湖天地于人俱逆旅乾坤何處着狂奴浮榮不是千秋業抵掌譚詩亦壯圖

城外名園一徑深群公聯轡此招尋酒酣河朔凌炎暑坐久庭槐轉綠陰淚迹風塵雙短鬢側身天地幾知音自慚俠骨原非駿誤向燕臺問市金

夏日始晤李本寧太史于張後之齋頭同郭原仲得依字

雨歇郊原靜掩扉客來松逕散炎威歌憐郢雪兼梁雲愁信朝衣讓野衣望裏金莖天共遠人中玉樹老堪依相逢不用催車馬半世方能醉落暉

送萬總制出鎮薊遼

節鉞行邊閃大旗材官控弩肅前麾東征已奏三年凱北伐仍將六月師鏁鑰勛名宗社繫麒麟姓字犬羊知佇看自掃燕然石不待班生爲勒詞

七夕後一日咏牛女

誰鎖橋邊白玉圜新歡新恨正依依雨雲常夜夢初破風露滿天人乍歸回首明河俱是淚起頭亂縷又臨機世間夫婦休相笑兩意千秋似

爾稀

立秋前一日與徐君猷孫達甫小集張後之齋頭得傳字

郊原斜日　帝城邊對酒譚心意氣偏十載宦情雞正肋一聲秋信鴈先傳縱甘陶鑄隨天地終是踈狂厭市塵寥落燕臺知己在清尊肯負月華前

立秋日修禊亭招崔仲素徐君猷孫達甫諸公

蕭蕭爽氣動林隈一徑斜陽照草萊客久地驚滄海變修禊亭已兩易其主矣　雨餘天送早秋來芙蓉城上千峰出　宮闕雲中五鳳開歲月與人非有礙當杯不用賦悲哉

贈朱汝修

廿載風流憶酒民每從曲裏見陽春逃名不作山中相玩世原非陛下臣挾瑟幾乾知己淚懸壺空老濟時身雕蟲何意能相賞始信神交自有眞

送張後之南還

從來絶調少知音挾瑟南歸華髮侵斗下雙龍分紫氣囊中片雪勝黄金酒醒淮水孤帆遠星散燕臺暮雨深正好還鄉同結伴秋風恨未早抽簪

秋日集朱汝修齋頭憶張後之落第南歸

爲憶人歸在鴈先蕭蕭秋氣裊幽燕帆懸暮雨菰蒲外夢駭青雲日月邊豪舉朱家能好客臨岐鄒行罷譚天相思何况人千里明日看今便

惘然

聞石四如年丈病悵然有懷

誰傳消息到長安中夜徬徨欲訊難人有豪情非近代病緣哀毀况秋寒弟兄別去皆淪落天地愁來未覺寬鴻鴈一聲霜月白數行清淚濕雕欄

久羇都門喜楊丈至

獵獵長風薊北吹忽聞有客到茅茨十年鴈序雲山斷九折羊腸世路危寂寞揚雄嘲可解蹉

跎李廣數尤奇浮名身外渾閒事且嗅寒梅共
酒巵

梅花一本而紅白二色買置牀頭甚有幽
致賦得吳體

老梅一樹三尺長紅白花映攤書牀半醉我時
卧其下夢魂冉冉生幽香珊瑚枝挂鮫人淚粉
黛額銷漢女粧明月夜來還自照滿窗踈影動
高凉

燕子磯

燕子磯頭燕子飛長波掠盡水聲微秖今毛羽
留江滸六代蕭條去不歸鐘阜霜高楓樹老海
門秋盡客帆稀登臨到處堪惆悵今古尊前但
落暉

金陵奇謝均陽王郡守惠書

十年歸省漢之隅萬口同稱楚大夫露冕信堪
玄嶽主春風時到白門烏江園郡閣寒相照山
削芙蓉色自孤欲解佩刀何所贈翩翩仙吏在
仙都

春初朱諸卿招同諸丈過梅花塢看梅二
首

瑶華江上一枝新與客聯翩問蚤春過雨丰神
偏綽約傲霜氷骨自嶙峋閒臨小閣香生夢折
傍空門刼有因知爾歲寒心事在好呼明月結
芳隣

江天漠漠鶴雙呼千樹梅花擁據梧春淺尚餘
寒色逗林深時與暗香俱但逢水部人同調不
羨秦封大夫臭味此中誰可似悠然相對識
眞吾

病起集張比部年丈署中得才字

明霞遥挂鳳皇臺病起人逢作賦才六代興衰
雲影散十年南北鬢毛摧酡顏黃葉深秋變幽
尚青天片月來莫謂風流江左盡今朝抵掌亦
雄哉

挽關明吾年丈

同庚同舉復同遊同病誰知爾遽休法曜南天
彫氣色直聲東嶽儼封丘平生憂國空焚草垂

死思家尙問卅血盡江頭諸弟淚憑誰寄上玉
京樓

病中聞楊挺伯病起却寄兼憶李仲貞

病來銷盡夙心雄起色憐君道未窮雲水行藏
天地外弟兄消息死生中愁驚澤國新霜鬢夢
落鄉園舊菊叢七十二峰無限好他時鼎足問
鴻濛

秋日送周甥無文還里

石城斜日照青萍送爾還鄉百感生病後豈堪

揮別淚俠來谿許脫浮名主臣赤水珠誰得甥
舅丹厓老共盟此去大江秋水闊片帆何處寄
遐聲

孤鴈

萬里蕭蕭恨與長同誰比翼到瀟湘羣迷別浦
雲無路影落空江夜有霜恐死春秋聊殿陣餘
生南北總愁行一聲可使青天裂明月蘆花照
此腸

送李參軍歸隱太和二首

昔賢曾勸北山文勇退誰能得似君竟以浮榮
還造化却慚長揖重將軍潢池未是蛟龍宅鸞
鶴終逃燕雀群此去嵏峰不可見一聲長嘯幾
人聞

畏路風波未可論塵埃獨見爾高騫脫來虎口
先雞口歸去龍門是鹿門雙屐凌將雲萬片一
尊呼起月初痕俠斗洗耳俱常事今日相看有
弟昆

金陵懷古

大江東下勢如奔水氣常蒸二曜昏禾石白高
撈月態臺城猶繫雨花魂煙迷故壘高低戍烏
盡斜陽遠近村極目蒼生空灑淚不堪重上謝
公墩

寄謝孔陽宗侯惠詩用原韻

停雲千里意相關十載神交筆札間才大可知
天是泒名高如對玉爲山圖書朱邸眞非易龍
劒赤霄未可班遥憶匡廬多秀色秋來與客幾
追攀

金陵再送周甥時以辨誣歸

成敗英雄在此行孤舟很籍發江城平生壯志銷鷄肋不死音書望鴈聲光怪固應人按劒窮愁莫令酒乾鐺丈夫意氣輕顏面一淚非因別舅甥

花朝日招同臺諸丈天界寺看玉蘭

半峰亭畝　帝城隈結駟春陰向北來大國香從天界度陵陽璧作寶花開名高幽谷超時譜色到空門總劫灰倚醉相看倍惆悵　君恩未報愧蘭臺

江西道牡丹盛開王雲泉道長邀同臺諸丈偕賞得凡字

勝賞何期枉素械名花綽約果超凡西臺繡映人雙美小院紅堆玉一函色帶餘酣春中酒枝凝香霧曉爲衫平生富貴浮雲意今日翻憐草細芟

柳煙

柔枝嬝嬝帶平沙一縷霏微掩映斜眉黛巧臨青玉案腰肢輕繫碧雲紗依稀高幕隋堤上彷彿長旗灞水涯最是登樓憐少婦不堪腸斷故相遮

花影

醉殺春風卧錦茵依稀夢裡度元神雨籠國色原無兩月印瓊枝乍有鄰幕蝶浪愁生易滅晴蜂幾認幻爲眞欄邊縱是香塵滿難染空空不着身

讀龍巢唱和編寄社中諸丈

天啓吟壇聚故交龍巢今已作詩巢中流砥柱鼇雙聳當代文章鳳九苞筆陣詞鋒嚴後至浮名浪跡愧前茅臨風讀罷頻回首恍墮繙經石洞坳

山人孫子眞于莫愁湖上重修孫楚酒樓

成賦贈

當年孫楚酒爲樓千古風流寄莫愁今日雲仍能嗣美頓令舊業起荒丘四天爽氣生高棟萬里長江注玉甌故物歸君吾亦李月明好續綺

裘遊

金陵秋日哭楊挺伯世丈二首

訃音忽到石城邊未信龍蛇是歲年天地有知何至此英雄無命竟茫然萘峰王氣空紆紫麋國孤亭罷草玄惆悵交情今已矣獨懸雙淚月華前

愁心落木雨紛紛捐館音書此夕聞正向兵曹看緯武詎期地下待修文望來華表無歸鶴淚盡江東有暮雲不是故人偏痛爾心知何處再

逢君

均陽楊挺伯李仲貞皆騷壇飛將也與余同社何異鼎足今挺伯死仲貞千里走書相訊賦此以答盖不勝存亡之感云

楊雄雖逝有參軍長向萘峰主白雲天藝一龍誰號首人如孤鶴悵離群書來偏與逢心合夢去猶爲鼎足分大雅千秋吾輩事虞淵肯令貯西曛

金陵再送舒元直年丈散館還豫章二首

歸與豈但成吾黨慕貧也今方見爾眞雨少經秋無放菊江寒何處有通津留連西署稱羊仲牢落東吳作燕臣同說倦遊期共去滕王閣下一垂綸

白眼看人俠更豪寥寥天地有吾曹千秋神物高龍氣五色文章總鳳毛舊國春來思絳帳故人寒去愧綈袍石頭城下秦淮水三見霜風送小舠

陳思岡建言左遷詩以送之

病裡聞君出諫垣不堪秋色對離尊鳴來仗馬原天馬謫去黃門重白門天壤有名應共敝宦途雖左總爲 恩秪今海宇仍多事誰與憂時一扣閽

李侍御集卷之三

內鄉李雲鵠伯舉甫著

五言絶句

七夕憶內時以病歸

歲月客中過京華別夢多不堪憔悴婦今夕指天河

碧筠社

結社著碧筠僻在嵾峰由此中可唱酬白雲護

大雅齋

大雅久不還月露競相觸自君命高齋山水失青緣

淡如居

與世俱淡如廼復好圖史至文本無文游戲聊爾爾

澄懷軒

詩社遶碧筠山氣日夕紫到來懷可澄月明照溪水

賞心軒

擾擾塵寰中世人太鞅掌惟能與天游方可名心賞

留春處

春風淡宜人春意生玄竅無留無不留自有陽春調

狎鷗橋

君有狎鷗橋乃是忘機處何如狎亦忘任彼自來去

會心處

會心心自知超然忘根蔕爲問會心人心于何處會

梅花徑

歲寒倍寂寥幽香動幽興美人期不來月冷梅花徑

翠雨臺

山人有層臺雲光清可睇日暮不歸來翠雨濕衣袂

來青軒

千峰匝四圍一軒敞高處青色自如如無來亦無去

李侍御集卷之四

内鄉李雲鵠伯舉甫著

七言絶句

問凌波社

一官七載別凌波歸夢時時聽棹歌杯酒逢君聊借問山頭添得幾松蘿

問五華洞

五華洞口鶴雙呼風景曾聞似畫圖石乳雲花垂倒地可能容得我跏趺

送張明府之遷安

製錦才華氷玉心漢廷循吏傳中尋蕭然簾外臨孤竹一曲清風到素琴

得王子縣孝廉書却寄

尺書千里到神京易水悠悠見此情鶴唳一聲山月白似聞子晉夜吹笙

挾瑟年來旅病侵蹉跎天地少知音何期一劄遥相訊都是山陰雪夜心

七夕

七夕蟾光照影空銀河黯淡挂秋風一年遲是
天孫巧相乞人心恐不同
七襄暫輟錦雲機喜步鵲橋白玉圍安得天風
夜吹斷相依只到次年歸

送李仲貞赴廉州參軍

書記翩翩故自奇行看長揖重前麾懸知何地
吟魂爽梅破羅浮月上時
風波何處不生愁一劍雄心萬里遊幾欲贈言
還自止知君此去是廉州

昭君墓

日向南天望聵音胡笳吹罷月還沉不知世上
黃金貴青塚年年尚有心
黃沙白草接邊亭一望明妃墓獨靈試問當年
緣底事萬千春恨草青青

明妃詞

虜騎乘秋捷有神漢家萬里動胡塵琵琶一去
中原靜未必丹青是罪人

班好怨

長信春深月影移年來憔悴妾心知掌中誰解
圖闕舞莫怪君王寵趙姬
紈扇歌來秪自憐恩私今日向誰偏炎凉由得
君心轉莫怪秋風怨上天

湖上懷祝石林胡思柏儲樊桐三丈時俱
以被察左遷二首

憶昔鶴鳴秋雨夕與子同舟趨湖役今日我來
君不來雙鶴還立花前石
春風吹湖湖水渡美人一去何共速愁來猶喜

見題詩又復傷心不忍讀

李白羽集卷之一

內鄉李雲鴈仲來甫著

五言律詩

秋日侍家大人同諸友汎江

逃名竟何事共作楚江遊極浦陰陰夕高花淡淡秋雲消山吐月風急水銜舟大醉渾忘去沙邊狎白鷗

飲趙生宅

尊對碧山岑悠然開短襟嵐光新入酒蟬韻老

依林樵牧誰爭席風篁自賞音夜來拈綵筆猶和郢中吟

秋雨懷友

南隴棲雲暮空山薄靄秋病葉吟風下殘花冒雨稠行藏沙上鷺養拙樹頭鳩更憶三江外一蓑老釣舟

雨中看菊得棲字

我來先雨到看菊菊不齊高朵衝風破卑枝壓露低遠翼隣虎窟雅論待雞棲回首高天暝何妨路已泥

秋日登南臺

餘燕何處避登眺向南江地僻幽情遠臺高俗慮降禾枯薰暑焰蟬老咽秋腔醉後悠悠去空林月一窻

東熊茂才

君居雖近市不遣世人知門杜貧非病羣同鹿與麋秋來鄉社酒興到杜陵詩我亦逃名者相期歌紫芝

宿方山頂

奇景標金剎懸崖路欲無策筇尋鍊士煮石款狂夫磬韻天邊落泉聲枕畔呼無端復早去片月大江孤

龍巢山與韓中甫飲

景勝山全占天垂浪欲吞藤紆翻露葉樹老出霜根掃石僧開徑敲鐘客到門夜深寧忍去傾倒任清樽

觀韓中甫先生勒石

南國稱高士名山勒醉動二難成雅會千載挹清芬賦可班平子書能伍右軍與來堪縱目長嘯破江雲

清水菴遇良上人

爲赴青蓮約溪堂得再登雲衣雙樹古月印一潭澄飄落逃禪棹燈傳出定僧不知身是幻猶自問南能

夜過馬兆雨棲鸞峰書屋

移火穿危磴長松披古亭林寒投宿鳥窻冷度

流螢巨眼翻天白雜編委地青丹山即此地彩鳳合修翎

李山人君實偕長公元暉拉舟訪余順陽

夜集禪寺得孤字

乘查遥訪戴漢水自縈紆風緒收殘暑秋聲到老梧且須成五字何用位三孤煮茗資譚柄清高與世殊

六如園集李山人得身字

野日淡秋岑憐君意氣親雲山留屐齒湖海寄吟身薄靄披軒逈輕寒襲柳新平原十日酒拚醉莫辭頻

丹江送李君實喬梓之均陽

送子涉江湄亭亭楚樹清秋風蘋末冷動我綈袍情林隱酒旗暗煙消漁市明相思値後夜翹首望長庚

中秋對月

今夕伊何夕高秋月一天清光偏勝昨人意總非前兎魄散微靄桂香飄遠筵徘徊寧戀酒重

對是明年

午日侍家君暨諸友丹江汎舟

舟行非競渡往事豈堪聞笛遠諧漁唱風回亂棹紋紅榴薰濁酒白浪醮高雲澤畔人何在狂歌日巳曛

無扃園集韓中甫先生

對巘開樽俎雲蘿小圃畨且留十日飲聊慰幾年思餘暑風將去新秋雨報知幽懷宜靜境倚杖聽蟬嘶

空菴上人行脚諸名勝抵大慈菴受柏山

禪師衣鉢

徧禮名山久歸來𢬵遠公達觀四相幻持偈萬緣空琴潤曇花雨經翻貝葉風慧燈常照處朗月在高桐

灌園南鄙

有園堪作圃揷槿接疏籬課旅蔬本分畦導水涯陰森依古樹瀟灑暢新飈因憶於陵子灌園愜所私

凌波山別王子繇李仲貞

凌波山上樹日夕生秋風解纜故人去離筵尊酒空渚蘋兼露白岸葉待霜紅別後相思夢能無向此中

石板灘飲李仲貞宅

君為仙室侶余是順陽人振古原同姓淸時更卜隣暮雲屯楚甸寒鴈下江津莫謾惜沈醉襟期俱隱淪

飲李仲貞成趣園

君家漢水上築圃面芳汀窗裏雲光白檐前岳色青不因原憲病為注子雲經玉漏將分夜還期進酥醨

月夜同諸友訪朱晴菾社丈

皓月眇無際聯翩覓釣艭暮煙屯遠樹寒棹艤空江適俗俱無韻徵詞自有腔漁人問所往言訪鹿門龎

中秋無月

此夕常年飲淸光映小樓如何今夜月不向太

空流雲妬圓明景天紆黯淡秋羿妃知有悵誰問桂宮幽

望銅雀臺故址

漳水仍迴合荒臺自廢興麗人不可見古樹發高陵往事浮雲在春流細浪增停驂聊一望草色但青青

送許孟鼎遊南都

送爾金陵道西風吹不休一尊湘浦月雙棹洞庭秋不學鴟夷去還同米氏遊長干絃管地取

醉莫淹留

繙經洞晩眺

洞門成晩眺漁火映松關谷響傳仙樂潭空鑑客顏孤吟千樹暝萬事一杯閒白社尋幽會因之想大還

送黃子順歸郢西

相交無世態相送轉淒其劍以龍精合牀憐鷄骨支生平吾但醉岐路爾何之滴水岩前路尋君是後期

歲暮送吳叔炎

物候合悲辛滄江偃白蘋驟陰無久雪殘臘有歸人白眼餘空橐青山剩幻身龍巢山不遠杖屨俟新春

送蔣道人還玄岳

來也本無意去乎寧可留道人何灑落雲水自悠悠鶴馭江風晩猨啼海月秋丹砂隨地有勾漏我何求

送馬兆甬遊白下

長卿多雅致山水寄閒倩何事陶朱輩功成始避名風高揚子渡霜重石頭城酒汎姑蘇月能無念友生

清水菴

褰衣入古寺一鳥鳴空山灘近偏嫌聒崖危豈易攀日蒸沙海熱風定野雲閒甘露如堪掬相將洗醉顏

遊重陽寺

幽岑環古刹萬朶列青蓮支棧方通路出林始

有天樵斤空谷裏僧磬夕陽邊好悟無生諦吾將了世緣

北嶼寺懷南臺長兄伯舉

興到過山寺鐘聲出翠微藤柔張雉慢石古繡苔衣老樹千章挺懸泉百道飛因思驄馬客不共此皈依

辛月念四日同徐子中子輔遊隱山二首

自笑求名客還來問隱山紅陽秋漠漠白水夜潺潺遺像欽刀斗殘碑翳草菅他年窮稼政此

地掩柴關

何處堪眞隱山幽可养人煙猶故國節序逼年華殿古松楸老風高壘寨斜霸圖紛在眼衰柳咽寒鴉

清明日遊天壇

羈客入芳林當杯愁更深禁煙非故土啼鳥是知音足刖悲荆玉囊空賣賦金燕姬哭笑裡悽斷異鄉心

萬壽寺

細草不出土燕郊二月寒我來尋寶刹陡覺客心寬吾儕忝居士君身現宰官塔鈴風遞韻詎忍跨征鞍

都下送許孟鼎昆玉歸中鄉

三月柳條短都門春不深君歸湍水上玉斧名園晝鳴琴細雨靜行色纖雲番薄陰秖應留滯者別淚易沾襟

重九後一日同黃上舍飲趙山人草堂

手酒洽朋簪重歡節未深霽容開遠嶂風色捲纖陰狂傲尊中醁寒催戶外砧僕夫休秣馬好吐半生心

飲趙上善宅得家字

秋夕淡寒野溪堂一徑斜水雲看不盡詩酒興無涯鳥去煙開道磯平釣作家生來負意氣慚對傲霜花

送鄭少尹之襄藩

朱邸稱堪輿中鄉口是碑片帆挂夕浦淚灑寒風吹仕路拙原左襄藩閑自宜春來買漢棹不

負鹿門期

李白羽集卷之二

內鄉李雲鳫仲來甫著

七言律詩

九日六如園觀菊

一入淸秋樂事偏東籬萬本故依依然休將紫豔驚時眼白有幽香媚小筵倚馬謾從騷客後持螯還傍酒人前陶然大醉忻然笑不用登高慘暮煙

正月廿八日家伯家君趙李二茂才及余兄弟觀梅得雲字

梅花一夜競紛紛占斷春光總是君冷蘂風前輕翦玉冰魂樓外暗依雲羅浮此日應誰夢羌笛他時惱客聞紅紫後來空爾爾相拚尊酒莫辭醺

五日同家伯家君暨趙文學諸友汎舟得天字

冉冉江花遠照天微茫水色更相連鷗依平渚渾如畫客汎中流望似仙痛飲不妨酣此日獨醒應自笑當年那堪搔首長吟處極浦漁歌隔暮煙

雨中邀韓中甫遊凌波山不至

中流樓觀碧差峩詞客招尋此一過暑氣漸于江上少雨聲偏向竹邊多到門野艇時相問扶醉村翁欲自歌遍倚長松陰骨爽思君不見獨婆娑

韓中甫先生招遊鄭城時丹水汎溢不果先此奉答

衡門寂寂薜蘿牽忽訝雲霄落鳳箋遠樹蒼茫沈白日飛濤噴薄濕青天問奇欲過山中宅乘興難登漢上船異日少寬河伯怒好懸徐榻待高眠

讀李山人遊登雲寺及與韓中甫登城樓諸什

雨入秋郊長緑莎二難雅致滿山阿登樓剩得湘潭月大嘯驚翻漢水波客久不甘吟興減書來還見賦情多獨憐壯志寂寥甚長劒胸中秪

自磨

同李山人橋淬馬茂才遊玄元洞得玄字

雨霽江澄八月天與君聯袂扣三玄洞中丹竈猶存火門外青松不記年落葉下岑秋灑灑飛凫繞纜晚翩翩酒酣坐笑發長笑準擬人看是謫仙

灌佛後一日同家君家兄遊香巖得湖字

澹澹煙光翠欲無相從杖屨入浮圖花明衹樹香應遍僧定禪關鳥自呼嗚咽泉流橫斷路微

茫月影印前湖長年奔走緣何事春盡名山始一壺

送長兄伯舉之萊州司理

風騷年少擅中原司理三齊拜 主恩此去江鄉分鴈陣到來海市有龍門孤城曉接潮聲壯按部晴看岳色尊別後同胞何所寄寸心常傍法星垣

夏日雨中李山人橋梓過訪夜酌仙陀寺

幾年深月懸吾夢此夕江鄉聚客星雙鬢共憐空老大一樽聊爾破沈冥溪雲夜久連沙白汀樹涼生入座青自是茗甌能佐興霏譚端可慰山靈

無遮亭同家君邀段孝廉賞芙蓉得蓉字

莫道年來萬事慵閒看細雨濯芙蓉錦攢翠蒂朝霞爛珠綴金房曉露濃遲客幸多泉星醴高吟還倚竹爲筇嵐光野色歸鴻亂攜手東籬聽暮鐘

清水菴返棹卽事

高挂蒲帆蕩漾行小舟卽事一毛輕山無世態容踈懶鷗少機心罷送迎望裏雨投千嶂散行邊濤盡一洲平秋風何事囮張翰只爲蓴鱸可作羹

上元後送老父遊瓊臺

宿雨初收暖日低籃輿飄緲躡丹梯琪花暗吐香堪嗅瑤草晴披路欲迷圓洞曉臨青嶂入方壇夜傍絳雲棲霞觴共飲顏堪駐深媿無能奉杖藜

讀長兄萊州諸什却憶二首

磊落雄才本大方積新海國鬢毛蒼寄來滿紙陽春調展向幽窻白壁光詩思豈緣鄉思減吏情不作世情忙蓬萊東望三千里春草池塘入夢長

一封遥下白崖岑珍重吾兄寄遠心宦裏聲華騰北闕篇中詞賦比南金風塵誰道能相妬釃酴應知伴獨吟讀罷不堪頻送目海雲天畔結春陰

清笑山房爲李仲貞題

楚客風流與不羣山居元自出塵氛當簷影挂滄浪月入戸光生太岳雲鶴唳似將天籟和鸞音休遣世人聞他年相訪知相欵翠雨臺前醉夕曛

據梧亭同諸友玩月

一代風騷屬楚才中秋白社喜同來飄零天地誰知已寥廓河山此共杯金鏡故從亭外挂玉山應許座中頹凌風欲遡銀潢去同作仙槎犯斗回

遊法華洞同諸友得幽字

一派長溪洞口流好山偏向洞前收倒垂五色雲霞秀委折千迴徑路幽自吐紅泉浮暖氣不凋瑶草傲深秋更無斧鑿瘢痕在太上諸巖未可侔

四月八日同老父暨諸友弟叔賔遊龍巢

仙舟乘興下危灘突兀龍巢發大觀天外乍縣孤嶂雨水邊猶帶莫春寒浮名未可論鷄肋狂態偏宜倒鷫冠況有紅妝能佐酒好憑餘興醉吟壇

仙陀寺同臞鶴上人黃子順山人夜集

禪林長日竟徜徉詞客禪僧共一堂樹裏溪流春後碧雲邊岳色晚來蒼與當豪處追詩聖機到忘時扣法王自是箇中清雅士彈冠誰復羨王陽

成趣園爲李仲貞題

名園窈窕寄吟身長嘯聲中倒角巾翠雨臺高

江蕩漾碧筠社逈岳嶙峋興來命酒無虛日客至看花不待春七十二峰千澗畔那知人世有風塵

送李仲貞謁選北上

吟壇幾載結心知獨馬衝寒北去遲自是材華堪用世不將丘壑負明時孤鴻夜爲邊關月古道霜乾落木枝此際無勞增悵惘春明不遠荷恩私

送李仲貞社丈之廉州

參軍俠氣監人寰仗劒南征意自閒大業卽看銅柱並清風仍見浦珠還飾包荷葉人歸市樂奏匏笙客破顏自是壯遊酬雅志新詩應勒大廉山

遊菊潭

聯巒菊泉結靜緣出門遠樹挂晴煙好山自引山人杖勝地還逢地主賢洞裡喜同方士飲溪邊甚繫孝廉船他年卜築應隣此爲報山靈日往還

訪得半山亭眞蹟

一片雲開紫翠屛浮休踪跡未沈冥亭前古竹猶無恙山上窪尊合有靈風土妄傳人代改吾儕空對酒泉醒元公雅調還堪咏遮莫遥天燦晩星

别龍巢山社友

幾年社裡結金蘭一句詩成百甕乾探盡水山還是癖興來天地未爲寬秪因五斗堪謀醉故向孤舟罷釣竿寄語山靈莫嗁我酒巾終是礙

彈冠

栢鄉别徐子紹歸里

同在異鄉爲異客復從客裡送君歸非關阮籍窮途恨秪似相如抱病違燕市謾勞紛旅思寒暄無定倍春衣遥憐獨馬殘陽淚灑向南天作雨飛

過朱仙鎭謁武穆祠

秩秩雄祠武穆尊宋家往事不堪論中原不返南遷駕異域誰招北狩魂風曳松聲嘶戰馬霞

明古堞展旂旛當年未遂黃龍飲千載河流勢若吞

獨酌

滿城風雨動微寒市釀沽來強自寛情到炎凉纔是世眼無青白始能官行藏客裡宜高枕牛馬呼時豁大觀回首碩人天際渺方壺誰道在長安

仲春李庫部約遊西山

細雨霏微幕遠峰藍輿縹緲躡芳蹤君從漢署

稱司馬我自南陽娓臥龍峻嶺天垂眞只尺長松鶴夢甚從容况今酒禁開蓮社世態都消出寺鐘

重遊碧雲寺

不到碧雲已廿年山嵐無恙樹嵬然數頭赤鯽今盈尺百磴瑶堦舊引泉僧定風來翻貝葉殿幽雲護梟檀煙石牀不寐聽松雨了盡人間世味緣

送王子孫歸泰山兼柬李仲貞

自是仙人王子喬世間名利豈能招歸舟不待山陰雪壯志還酬駟馬橋玄嶽峰高供拄杖黃庭經在任揮毫龍巢儻過參軍幕爲道遊人欲棄瓢

李秋羽集卷之一

內鄉李雲鴻叔賓甫著

賦

菊賦

僕治詩經而詩之中多不言菊豈詩人有遺採與抑物有幸有不幸與丁酉之秋天行多雨而山園叢菊綽有幽致且把玩之際足以怡神爰作菊賦漫紀其盛其辭曰

惟玄黃剖判品彙分形宏括罔象細掇焦螟迅

四序之天吏煥五色於丹青是故芙蕖蕩漾於澤畔蓂莢開落於帝庭氷姿鬬粧于宮主紅衣豔迷於郎星雪染梨而成陣壇依杏以鑴銘至若西施酒酣太眞春睡淵林猶恨其無馨也繡簇羅襦曉啼珠露石家方倚之爲錦屛也萍一宵而七子松千禩而化苓詞臣草詔紫薇光焚騷客豪吟新聲載播乎沈香之亭若乃韻友仙友端伯寄興含笑破憂衛足葆孕（以證切）木筆絲逖異色殊稱（昌孕切）金鼎玉盤將離標勝或紛披鹿苑芝房之外或翁奉離宮別館之中或檄橋齊州赤縣之北或鬱鞅海瀅蓬瀛之東巔崖峭壁顏郁鮮紅雕欄寶檻芳雜高叢繡織局之縠紋刺蘭閨之女玉紛泊纛午蓋巧歷所不能徵（陟隆切）矣百卉既然菊當何似爰居上皇木喬草茂渾殺綦猛之封爲石年君之所氏黃白入劑厥聲斯起日精周盈爾雅分解（舉俊切）蘢緻陶潛之金英飫屈平之齒功神於延祚而弭災抑何羨乎虎顧而鶚視稽僕下土世莫丹滑謝人世

之三窟卓天地之一錐羅恬夷之萬有郤紛擴之九逵其山則白崖玉照杏兒臺子三峰嵺蚪而岭嶒東嶺蟬嫣而碨礧其水則丹江衍其泒石港揚其波瀾涛瀍潤泊岸浴沙（桑何切）其產則雹葵軒于蓬踐巨勝萮茈崎廉計然難罄其土則少伯龍躍于中古浮休蝮屈于末年諸范接踵文彩聯翩僕處斯所謂大塊私我以於暝而步武乎考盤之在澗（經天切）于是傍東皐連西樊闢老圃開晴軒圖史牙籤而錦帙卉木蝟聚而

雲屯薙氷臺之與地管藝節華之與蘭蓀是故孟陬之辰青帝司令紅紫輝騈芳菲色競爾獨本枝暉曄若時保性既杜蜂囮復遠蝶聘比屆朱明曛焰登閎炎姣者炙之而悴柔脆者觸之而傾方且治爾蟥去爾蝱亭亭物表孰敢抗衡迨夫招拒秉樞蓐收布政玉露波浸商飇兵勁第見新羅翁茸而敷粉黃鶴崙菌而黼翎紫綬綰金章以竝帶碧藥含玲瓏以垂庭勝金綦黃遐佛稔笑牡丹珍其嘉名芙蓉貴其雅號左漾

猗犯右飄窈窕蓮妬太液之濃毬奪香瓊之妙彼波斯之與揚州特各取其速肖百種紛綸僅撮領要然且破萼茅茨不厭其空吐顏玉砌不矜其豐辟則端人莊士龍德正中堅持晚節無點厥躬豈若宵夫僄子趨勢之炎而背時之窮恥是故狂夫賞心以開口悶士寓目而舒衷蓋其質介其德克也菊之時義洪矣哉此彭城石湖兼得著譜而披金甲戰秋風　聖祖取以志武其致則抹煙帶月入簾睒戶醁醽可酣柘枝可舞僕卽不能擅洛下以稱名園亦可跨甘谷而爲玄圃徵酒之籌蒐詩之伍一玩忘形神再玩忘爾汝于是不知輿之未盡神之莫迮乃亂曰太素無色孰滋榮兮至人無物孰鍾情兮惟感懷以揚聲敢命不律磨陶泓而摛辭于方寸之靈扃云爾

李秋羽集卷之二

内鄉李雲鴻叔賓甫著

五言律詩

秋日從比部家伯游洪山寺

策杖看山去到來人跡稀猨啚開法苑樵徑達禪扉黛色多平楚秋聲半翠微况逢無隱敎寧落箭鋒機

游下香巖寺

何處尋方丈雙林第一重蒼雲填遠谷翠竹障

高舂樓敗水聲轉洞幽苔色封十年纔到此漂泊笑行踪

送老琴士改爲日者入楚

三年不相見老病倚笻枝顧我丹江畔霜風淚幾垂嚴平今入市焦尾藉誰知珍重房州路天寒進酒巵

訪甯茂弘仙陀書舍

適俗眞無韻空齋坐寂寥長歌欹白幘振翼佇青霄散帙松風近開窻花雨摇新書成獨興折盡幾芭蕉

凌波山讀書

彷彿金焦勝棲遲輿轉豪乾坤雙白眼澤國一輕舠書帶飜春草文章忝鳳毛終南寧作徑痛飲讀離騷

訪社友黃惟則

白社人誰問青山道自尊培花開小徑種竹得高孫野色平翻牖灘聲陡落門談來消鄙吝不覺到黃昏

飲許孝廉孟鼎讀書園

城中塵十丈不入辟疆園玄圃開三徑青山倒一尊林幽園野色春老變禽言神物此中豢南溟待爾飜

清水菴逢慧上人

野雲縹緲處客子問僧來凉月斜懸樹霏煙靜泊臺道心寧有蔕山路豈無媒水觀長年事慈航不用杯

送茅明府轉南水曹

楚天不可極隱隱萬重山送爾留都去應知水部閑風流何遜後玉立杜陵間却恨蓬廬士高風未可攀

送蜀詩僧之武當

世界都無染名山任所之憑將三昧意化作五言詩嵐氣封玄岳禪心斷子規空門聊一晤冷月挂松枝

題許參知公甫先生小像

丈夫貴高尚何必繪凌煙但取丹青筆儀刑在目前夔龍調鼎日黃綺採芝年應悟行藏理清風更灑然

壬寅春伯父比部公集錢仲舉許孟鼎二孝廉辯才上人了一道人于白雲館得林字

南北高朋洽風騷締雅音敢將狂士態來問道人心啼鳥雨中暝春山雲際陰偏宜麋鹿性取適在長林

呂家堂逢僧

金沙敷地處征轡爲僧停試問西來意庭前柏樹青寒風欺短鬢落日逗荒坰擾擾沉酣者何緣得獨醒

挽韓中甫先生

昔年從杖屨此日咽江瀾一旦摧前哲詞壇今古寒黃粱孤夢破白鶴幾聲殘不朽餘何業名山詩正刊

淫雨

青林飜鶴鸛白晝暗山川中夏眞無伏西疇詎有年蛙聲愁處攪蚓跡坐中牽向晚分隣火江村帶濕煙

題楊駕部挺伯楞伽山房

結屋聊棲隱塵中一上方允稱居士地頗類贊公房忍草翻春色松花釀雨香維摩應病减叅對有醫王

白雲館集李仲貞時仲貞自金陵歸

南去蜀吳語北來作楚吟白雲青箬笠不是世人心風灑鶯聲脆春搖柳色深拚君盡尊酒回

首隔重岑

趙湛曾水雲亭集李仲貞社丈同家兄仲來

泛酒花亭下春山漫欲登煙堤摇細柳竹院鎖脩藤名重青雲士情閑白衲僧晚來共吟榻風雨薄書燈

題許孟鼎虛白齋笋石

誰遣瑪玶玉撐持向此中花將羞窈窕月可印玲瓏華表松間跱鰲簪海上空慙無袍笏具一

拜藥欄東

長至日集徐別駕館

閑軒無長物客至可論心廳事三竿竹官聲一曲琴塵中寧結襪漢上但題襟似是微陽復高城落晚陰

送姪之出之南都省覲

寒雲凍雨浦猶子發征車春信吳楓外鄉心旅鴈餘諫垣開鯉席囊草勝籯書倘問芙蓉色秋江明月虛

二卷終

李秋羽集卷之三

内鄉李雲鴻叔賓甫著

七言律詩

拜掃先大人墓

仙路雲軿何處迎但從高塚薙荒荆一朝薤露悲前事幾陣松風愴此情杳嶂層巒紆閒氣秋蛇春鷺挹精英（時藏先大人書法數章）歲時多少羹墻思鳴咽溪南流水聲

立春日齋中即事懷長兄伯舉東萊

脉脉春陽破積寒茅簷脩竹蔭檀欒幽居延徵空三戶把釣丹江自一竿勾樹暖風花信曉挂山殘日鴈聲乾遥知佐郡饒清賞方丈蓬萊部裏看

家二伯父以阮咸名鴻因自記

阿咸清況足江涯小圃春風自室家細掃查牙梅上雪閒烹鬱勃鼎中茶攤書芸閣青藜燦策蹇溪橋白幘斜四海茫茫幾知已浪看天地等浮沙

香嚴寺水簾洞

水晶誰織玉參差洞口眞成一大奇隔斷紅塵寧十里潤來淸梵自三時沸騰龍藏天常慘盤薄猨啼雪轉遲唐代何年曾入誌古苔荒徑認殘碑

策杖遥看與欲飛應知漱石可忘饑似緣天上傾珠斗却爲山中障翠微罔兩幾年工鬼斧馮夷何處宰神機輕湍日暮煙巒外數見僧徒洗鉢歸

雪中種樹

雪壓江天白玉堆呼童荷鍤廣新栽土中弱本春先到林下淸陰日可來樊圃空憐三徑小千霄却望十年材種槐種柳非無意要使衡門映綠苔

挽豫章王孫貞吉先生

十載天南遠繫思俄驚朱邸播哀辭交游四海名猶在淒斷孤琴恨可知黃土何堪埋玉後丹爐安有駐顔時自憐孔李通家舊絮酒無由奠一卮

寄均州熊五典

百里神交尺素頻騷壇雅義藐同塵休甘抱甕忘機叟還應非熊叶夢人酒泛詩懷春浩蕩雲開岳色書嶙峋何年擊筑歸燕市俠客盟中信可倫 熊都門人

感懷

醉後看天白眼横俠來何必是荆卿學書學劍從吾好呼馬呼牛任世情笑對長松消一局閒陪老衲問三生衡門偃仰青山下疏簡人間罷

送迎

題松

一段孤高與世殊獨餘蒼翠晚模糊婆娑影落青山瘦揺曳濤從白晝呼鶴舞蹁躚眞可愛龍形偃蹇詎能枯亭亭千尺寒窻下掩暎焦桐似畫圖

題玄圃山房吳體 爲社友朱子章作

雲島風林竹數椽依稀崑閬臨其嘆古梅幾點

破紅玉老鶴一聲開紫煙玄岳似圖懸戶外滄浪如帶環愢前爾時正讀南華品月照牙籤光爛然

博望

漢家能戰此稱雄一望蕭然感慨中天地似扶炎爐氣君臣初試草廬功日低遠浦留殘照雨薄江村出斷虹千古覇圖今巳矣長楊瑟瑟起秋風

朱仙鎮謁岳武穆王廟

遺廟蕭疎秋氣横野人瞻眺獨含情黄龍飲寫三朝恨鐵馬功高四將名艮岳臺荒香輦斷洪河秋盡怒濤平可憐十二金牌後忍聽胡笳夜月聲

得楊駕部挺伯書賦答

宦海從今起大名好音遥寄鴈邊聲才聯鳳藻空三楚韜骨魚符馭五兵　魏闕星辰秋燦爛燕山草樹晚縱横無因得附青雲末落魄年來但酒鐺

題王長孺篆裴軒

著論恢奇俗可抛開軒還得此君交高冠不製辟風韡小鳳時招引月梢玄圃煙光開几席青箱事業起衡茅竹林逸興入誰識莫道王戎遽可嘲

冬日與鷫鷞兩弟宿繙經洞洞在凌波山

石竇捫蘿一徑通洞門高揭據梧東梧亭名據龍巢舊竪千秋碣鶖背新開半畝宮縱酒佛樓涵寶月眠雲芟被冷霜風偶將内典閒披閱妙處疑逢河上公

先公墓種樹

高原細細翦荒榛次第松楸種欲匀巳任峰巒憑作嶂更煩花木結爲隣旋沾雪乳休干雨深蟄雲根自得春敢計十年乞梁棟攀援長作泣昊人

秋濤

峽裡空傳灧澦堆澄江怒捲翠濤回三秋噴薄渾飄雪半夜砰訇忽送雷引浪珠花鷗共避蒸

雲灝氣雨將來何緣化入文機内洶湧詞章見
異才

聞張幼于帶鬼面詩以寄之進退體

夫君豪俠信縱橫率意行來自不經未許捜神
勞畢客但將有鬼壓狂生似傷人世同魑魅遂
化衣冠作杳冥却笑漢文前席處迂儒彷彿説
精神

讀赭陽樓十書

侵晨強半月明初瀹茗焚香稱讀書一卷靜消

紅日晷數聲清徹水雲居將從索上乾螢穴未
許函中老蠹魚博古年來幽興愜松花遠映客
窓虛

挽大梁小山宗侯

大河聲咽岳雲寒桂樹梁園夕照殘未許雄風
披宋玉還應天厠貯劉安詞林寂寞傳金薤梓
里蒼茫閟玉棺門下侯生空灑淚當年虛左事
稱難

自題庭前雙檜

古柏長松詎足奇齋前雙檜碧參差參天勢作
蛟龍鬪入夏濤傳風雨悲海鶴依依山月暝青
蘿嫋嫋綠陰垂人間桃李休相競大節由來歲
晩知

寄懷新野馬時良制中

紅陽高館送金卮別後雲山悵路岐名出龍媒
終可售毀來鶏骨恐難支三秋厄運黄楊在一
曲愁心謝豹知幾度相思將命駕范張原自有
交期

挽南陽王孝從客死金陵

王家玉樹折陪京一望南雲一愴情畫舫未淹
桃葉渡酒星空墮石頭城退來殘筆將成塚懸
處焦桐已斷聲幾向氷壺遥致誄悲風凄灑月
華傾

次韻答馬時良

極目霜林鴈影遥憐君獨聽晩江潮纔傾綠醑
春將到好寄梅花雪半消今古帝梁存勝蹟風
煙天柱識高標何時蠟屐遊情放擬向雲間鶴

背遡

征婦怨

誰畫雙眉翠黛攢蒿砧去年擊呼韓江雨滿簾燕子老春風匝地梨花寒見説將軍收代北又聞驃騎發長安懶隨女伴拾蘋藻鴛鴦對對鳴前灘

鄭城別韓子寬文學韓五雲孝廉

山人馭鶴赤霄行短篴橫吹弄月明愛以青蓮稱故業耻將白馬負虛名泰山有約江梅爛世

路無媒楚璧輕最是同袍號知已停雲回首獨含情

花影

飄飄曳曳最多姿影弄花梢定幾枝濃淡可分疎密翰陰晴難卜有無期鶯梭織處風初颭蝶夢回時月半移莫向雕欄輕掩映不禁望裏注相思

俠士

天將豪俠見生平一擲能教百萬輕願以雙鈎酬慷慨耻從六里説縱橫夷門難老英雄氣易水常吞哽咽聲新貨紫騮馳塞上龍沙談笑樹勳名

貧士

三均長日歎知稀四望蕭然靜掩扉未必龍頭搏兎頷翻將燕頷困魚磯敲殘白石難成火落盡青荷不製衣巷外朱門高柳下誰家車馬鬪輕肥

秋日懷長兄伯皐

蕭疎三徑野雲團極目層霄鴈陣寒幾狎楚江閑泊棹轉憐天闕滯彈冠浮沉金馬名原幻笑傲清尊興自寛欲寄封書無信使不禁徙倚碧欄干

李秋羽集卷之四

内鄉李雲鴻叔賔甫著

五言絶句

寳鑑吟贈寳鑑和尚

彼哉白玉盤展矣金剛色無明無不明幻刼胡能沕

蒲團

尋幽展翠蹬問偈造玄筵會將法坐意刓方以爲圓

藤竹枝

天祿不用燃鄧林不用署証道在何年化龍爾飛去

檀木魚

小扣則小鳴大扣則大鳴至人本無意宏中以爲聲

龍巢山有石數片家伯比部公以跏趺黑甜毎縉泊棹氏之復命鴻書而剞劂之因詠四絶

席轉層煙拂龕澄片月低端居無箇事一任草平旓　右跏趺石

覺來身世幻瞑處夢魂清不用邯鄲枕江酣孤月明　右黑甜石

與川逝者逝與淵遊者遊彼哉不用命方以入吾鈎　右毎縉石

片石浮波面秋來水一篙秖停詩酒舫不泊利名舠　右泊棹石

謝熊五典惠伽南香佛

名香惠大士雕鏤此其首眞諦本無形吾與爾何有

謝王子繇孝廉惠瓜

甘將稱蜜筩清復沁詩脾倘餽都門客其中熱可醫

李秋羽集卷之五

內鄉李雲鴻叔賔甫著

七言絶句

送慧空上人遊燕

師向天京傳法去龍歸鉢底杖頭閒煙霞踪跡原無住郤笑支公欲買山

酒家

風沙陣陣障斜𤋮茅店踈林聚鴈羣笑解杖頭錢百片當壚曾否卓文君

春初偶成

大布披來帯是葦萋迷草色發階遲莫言厨午無朝爨靈府天分一鬱詩

始皇

白帝開疆初御天壯游湖海縱樓船長生漫欲尋仙藥徐福當年已不還

豫章王孫德操贈所刻叔賔二字圖書賦謝

漢鼎周彝慚色相龍章鳳紐謝丰神踈狂豈佩千金印署此丹陽作酒民

題家兄仲來白衲

翩翩常映華陽巾物外深知趂幻身莫惟王家臣不得白衣原自有山人

挽南陽張元貴

然藜竹下出雙鬟呼月傳觴水一灣今日再遊君不見凍雲殘雪慘春山

贈老畵師攺爲道士行乞

十年空想帝城春望褁朱門不救貧一頂黃冠

一枝杖逍遥重作畵中人

挽南陽方永叔

豪氣當年寳劒知翩翩裘馬趂芳時白台白墮無情甚釀得春陵風雨悲

江上雨中別友

常想畵圖煙景奇綠簑細雨一帆遲誰知好林丹青筆正是江西送別時

遊仙吟爲某道人賦

陰城水外是凌波幾拉詩朋載酒過不必三山

尋海上閑中天地一壺多

深秋放鶴楚天清在市在山何姓名淨掃蒼苔

對明月長松影裡步虛聲

卯李集後序

詩自建安父子狎主鄴苑士負康樂

伯仲遁爲桓文而杜家工部箕裘之

蔺與王右丞小許公昆弟率翩翩款

李唐已風雅名其家然大約凡臯之

音此唱彼和不則亦一二矜衛雁行

云爾乃今讀卯李集抑何炳炳多奇

異云余不佞少侍先君子於龍巢馬

窟間一文一詠未嘗不嘖嘖謂太史

從部兩先生是我張司空也即兩先

生費一推敲輒亦覼縷示先君子劉

尹知我勝我自知余不佞昔從易見

所爲淩波漢上諸篇撫卷嘆息一倡
歐陽率更行見索靖碑時耳乃仰先
生又時時爲先君子稱說其尊大人
杏山先生之遺編已又以通家子識
今侍御暨仲來叔賓並得仰先生之
芳韻爽望河源而苦問渡無從居亡

二

何俻之晉陵理屬侍御公奉
上命來秉金陵臺憲臥鈴轄下風得
遊其光益圖而縱目焉益復撫卷嘆
息不自覺其應接之不暇也余不佞
何知詩然竊嘗從先君子後窺見一
班爽向几頭取鐵如意數節而歌高

吾方軌少陵次亦與輞川襄陽頡頏
未知誰雄長也長慶孟臺語寧止衙
官而隸人之哉余不佞前所纂說孟
德諸君猶謂一門之內落落故應曰
至

三

明興二百餘年昌明之化鬱爲人文
獻吉崛起北地開天下於雲霧中而
賜之弁極仲默氏鼓桴應之稱何李
于鱗崛起歷下與瑯琊氏廣陵諸君
執鞭弭從事稱七子卷帙充棟勝語
倡排沙而簡之金也今杏山先生產
仲默之鄉甫出而名掩其右一再傳

而父子兄弟相與鼓蘭風而和郢雪幾欲彙南北七子暎帶一堂之上斯已奇矣抑余聞之昔人謂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而李先生臥王謝家門替裾交暎阿詩帙之圖與譜牒俱繁也而啻公家青蓮氣節高天下軒軒霞

四

舉目霖阿環故其詩豪宕自喜一如異人王青州窮窮梅苍數語吕文正一見器吕公輔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子建亶為文人張聲價乎哉杏丛先生州世負天下重望而巻賦歸來秪令升壚異氣一付之琳瑯金薤間三槐之蔭異在侍御公昂仲乎異時聯翩鼎衡為

聖天子潤色鴻藻猶有奏貽安城中減聲樂四分之半啻則此一編實異左券余不佞敬出之幌中而識其尾匪敢曰先君子借譽於奇晏聊吕當

五

木桃相報亡亦藉手先君子之靈附後塵以望不朽焉耳

萬曆丁未春朝

晉陵李官韓光祜頓首謹

太原王穉登書

六李集三十二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內鄉李氏二世六人之詩也凡李宗木杏山集八卷李蓘太史集六卷李蔭比部集九卷李雲鵠侍御集四卷李雲雁白羽集二卷李雲鴻秋羽集五卷中惟李蓘最知名其詩源出何景明故諸李之詩大抵安雅有法度而頗乏深警之思則才分之不逮也

三台文獻錄二十三卷附姓氏一卷

〔明〕李時漸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五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三臺文獻錄二十三卷》提要

三台文獻錄叙

山水之秀拔清絶必鍾異於人蘊為氣節著為德業而寓之為文章自一方推之天下一時衍於千萬世莫不皆然此文獻所徵於編錄重有賴也吾台山水甲東南而人得之氣節德業文章者亦稱首於諸郡顧述作所具歷久遠不能盡存後來者或視為虚濶漫不一為掇拾其不與化於烟滅波沉者無幾矣慱雅君子每置浩歎今盤石李公以泰嶽所鍾來守吾郡所謂三者殆一身兼有之章軌善俗崇古宣教四三年間文風蓋彬彬矣間以政暇謀於同寮九澤王公華暨鄉老華峯秦公華盡取郡中諸先哲之文若詩而類選之共若干篇為二十三卷刻而名曰三台文獻錄欲因獻以致其文因文以徵乎獻為稱名賢雖多取而不

猷至一行有聞亦附見之茲其以善不遺之義也剞成以敘耒屬余得受而卒業焉匭仰而言曰至哉公之為心乎可謂精而不畧嚴而不苛固一舉而備數善者乎彼以尚言者本其行則希先沿範近取乎鄉哲矣以論人者求其全則並稽互攷兼資乎郡乘矣以蒐攷者立其大則右文獻化埀法乎百爾矣將見傳布遐邇埀之久遠殆與

山水同其流峙豈徒競美一方流耀一時已哉余最闇於文竊有志於斯顧今耄矣嘗覽先輩所編錄深以苛略為恨匭今獲覩全璧又非餘生一大幸乎此公盛舉於吾台所賴最重諸公相與賛其成功亦不細矣公名時漸字伯鴻甫山東齊州人以名進士歷守吾郡今陞陝西按察副使且行其大受遠施未有涯也先是公擇郡士

之賢有文者王生胤東陳生公綸黄生承忠授以採訪之任既而王生以入仕行黄生以他事止獨陳生秋披遐覽始終其成亦可謂博且勤矣因并書之

時

萬曆伍年歲次丁丑八月望日

賜進士出身榮祿大夫刑部尚書前吏部

左侍郎都察院副都御史

兩朝存問九十一叟郡人容菴應大

猷撰

三台文獻録

目録

卷之一

奏疏

卷之二

奏疏

卷之三

記

卷之四

記

卷之五

記

卷之六

記

卷之七

序

卷之八

序

卷之九

序

卷之十

序

卷之十一

序

卷之十二

論　說

卷之十三

雜文　題跋

卷之十四

書

卷之十五

書　碑　傳

卷之十六

述　賛　祭文

卷之十七

賦　樂府

卷之十八

五言古詩

卷之十九

七言古詩

卷之二十
五言律詩
卷之二十一
七言律詩
卷之二十二
七言律詩
卷之二十三
五言絶句　七言絶句
目錄終

三台文獻錄姓氏

唐

王展　天台人前進士

杜光庭　字聖賓號東瀛子天台人

宋

羅適　字正之寧海人治平進士歷官朝散大夫

石𡑞　字子重臨海人紹興進士歷官知南康軍事

陳公輔　字國佐臨海人以上舍及第歷官敷文閣待制

方行可　字從志寧海人建炎進士歷仕敕令所刪修官

陳良翰　字邦彥臨海人紹興進士官至敷文閣學士諡獻肅

謝伋　字景思號藥寮居士上蔡人寓居黃巖官至太常少卿

宋之瑞　字伯嘉天台人隆興進士歷官寶謨閣直學士

陳騤　字叔進臨海人紹興進士歷官參知政事贈少保諡文簡

樓觀　字子顒臨海人淳熙進士官至大理少卿

王居安　字資道號方巖太平人淳熙進士官至工部侍郎贈少保

謝采伯　字元若臨海人嘉泰進士官至大理寺正

杜範　字成之黃巖人嘉定進士官至右丞相贈少傅諡清獻

陳耆卿　字壽老號篔窗臨海人嘉定進士官至國子司業

吳子良　字明輔號荊溪臨海人寶慶進士官至湖南運使

戴良齊　字彥肅太平人嘉熙進士官至秘書少監

車若水字清臣號玉峰黄巖人名儒

丁可字無可天台人隆興進士官至轉運使

胡常字立方號思齋黄巖人名儒

黄超然字立道號壽雲黄巖人名儒卒謚康敏

葉夢鼎字鎭之號西澗寧海人以上舍釋褐官至右丞相兼樞密使

王齊輿號雲峯寧海人紹興進士官至直煥章閣

舒岳祥字景薛號閬風寧海人寶祐進士仕終承直郎

王象祖字德父臨海人

王綽字子裕號松臺臨海人

王所字公瑜號洵峰黄巖人仕高郵知軍

趙師夏字致道號遠菴黄巖人紹熙進士歷官知興國軍南外宗正事

賀允中字子忱上蔡人寓居臨海仕參知政事

胡融字子化寧海人

李森字景文號東谷黄巖人鄉狀

元

陳孚字剛中臨海人官至總管府治中贈翰林直學士追封臨海郡公謚文惠

盛象翁字景則號聖泉太平人官至昌國州判

楊敬德字仲禮臨海人仕翰林編脩轉浙江提舉

周潤祖字彥德號紫巖臨海人

陳德永字叔夏號兩峰黄巖人

林昉字仲昉太平人

潘伯脩字省中黄巖人省元

王大中字一本寧海人

國朝

陶凱字中立臨海人洪武初聘起歷官禮部尚書

葉見泰字夷仲臨海人仕終刑部主事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人

鄭士元字好仁寧海人仕湖廣僉事

朱右字伯賢臨海人仕終晉府長史

林公輔名右以字行臨海人王府教授

郭公葵字秉心太平人仕翰林編脩

陳基字敬初號夷白臨海人

郭濬字士淵寧海人

顧碩倦居人仕石樓知縣

張輔字伯佐寧海人仕蘄水教諭

鄭公智字叔貞寧海人仕漢中教授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仕杭州教授

方孝孺字希直號遜志寧海人終翰林侍講

王叔英字原采號靜學太平人終翰林脩撰

王璞字蘊德寧海人仕王府紀善

張敍字廷璧號古學臨海人
鮑仁濟字原弘號恕菴太平人仕伊府紀善
王一寧名康以字行僊居人永樂進士仕至太子少師謚文通
陳璲字廷嘉號逸菴臨海人永樂進士仕至提學僉事
章陬字仲寅黃巖人正統進士仕終兵部主事
包廷嘉字信之臨海人正統歲貢仕終沅州同知
夏迪字廷簡天台人洪武鄉舉歷官副都御史
林鶚字一鶚號畏齋太平人景泰進士累官刑部侍郎卒贈尚書謚恭肅
陳選字士賢號克菴臨海人天順進士累官廣東布政卒贈光祿卿謚恭愍
謝省字世脩號逸老太平人天順進士官至寶慶知府

黃孔昭字世顯號定軒黃巖人天順進士累官工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毅
謝鐸字鳴治號方石太平縣人天順進士累官禮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謚文肅
高瑛字廷璧號簡菴黃巖人正統進士仕至四川廉使
林克賢字一中太平人成化進士仕至福建僉事
龎泮字原化號石壁天台人成化進士仕至廣西布政
王朝卿字升之號東川臨海人弘治進士仕至安陸知州
戴豪字師文號敬齋太平人成化進士仕至廣東參政
夏鍭字德樹號赤城天台人成化進士仕終大理評事
陳紀字德熙臨海人仕寧國通判
戴德孺字子良號雙江臨海人弘治進士官至雲南布政卒贈光祿寺卿

高銑字士素號南郭臨海人
王啓字景昭號學古黃巖人成化進士累官刑部侍郎
蔣顒字思誠號介石臨海人成化進士仕至僉事
陳垣字子崇號一庵臨海人弘治鄉舉仕終汝府長史
秦文字從簡號蘭軒臨海人弘治進士仕至河南參政
蔡潮字巨源號霞山臨海人弘治進士仕至河南布政
應良字元忠號南洲僊居人弘治進士仕至布政
王爌字存約號南渠黃巖人弘治進士累官南京右都御史卒贈工部尚書
趙淵字弘道號竹江臨海人正德進士仕至四川參政
黃綰字宗賢號久菴黃巖人文毅孫以祖廕歷官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葉忠字一之號山南臨海人正德進士仕終大理寺丞
吳玨字孟章號夔門臨海人成化進士仕終贛州府知府
王度字律生號石梁臨海人嘉靖進士仕終建昌府知府
金賁亨字汝白號一所臨海人正德進士仕至提學副使
陳子直名蚺以字行號龍山臨海人正德進士仕福建參政
林元倫字彝卿號順菴臨海人正德鄉舉仕滁州知州
周龍字君錫號東山臨海人嘉靖進士仕監察御史
王洙字崇教號一江臨海人正德進士仕終廣東參議
王宣字敷言號竹渠臨海人嘉靖進士仕監察御史
王坊字崇賢號寧山黃巖人弘治進士仕終尚寶司丞

石簡 字廉伯號玉溪寧海人嘉靖進士累官雲南巡撫都御史

蔡雲程 字亨之號鶴田臨海人嘉靖進士累官刑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

蔡紹科 字弘哲號龜匡黃巖人正德鄉舉仕終大理知府

何賛 字朝卿號瑞山黃巖人嘉靖進士仕終福建副使

葉良佩 字敬之號海峰太平人嘉靖進士仕終南京刑部郎中

符驗 字大克號松巖黃巖人嘉靖進士仕終廣西僉事

陳嵓 字德器號三石臨海人正德進士仕終刑部主事

楊景威 字邦畏號西麓黃巖人

胡士恂 字秉誠號慶山臨海人嘉靖鄉舉仕終梧州府同知

趙大佑 字世胤號方匡太平人嘉靖進士累官南京兵部尚書

秦鳴夏 字子亨號白匡臨海人嘉靖進士歷官春坊中允

李一瀚 字源甫號泉山僊居人嘉靖進士累官副都御史

佘鐸 字振之號雲屏黃巖人仕崇義訓導

許仁 字天爵號右泉臨海人嘉靖鄉舉仕終瑞州知府

鄧棟 字尚用號溪菴臨海人嘉靖進士仕至行太僕卿

續編

唐

項斯 字子遷臨海人會昌進士官丹徒尉

任翻 唐張為稱臨海人前進士

司馬承禎 字子微號白雲子居天台

寒山子 失其名氏隱天台

宋

孫郃 字希韓舊志稱郡人仕校書郎

楊蟠 字公濟臨海人慶曆進士知壽州

左緯 字經臣號委羽黃巖人

徐庭筠 字季節黃巖人八行先生

吳芾 字明可僊居人紹興進士累官龍圖學士

李庚 字子長臨海人紹興進士知袁州

車卿 字似慶號臨軒黃巖人

謝直 字古民黃巖人淳熙進士判嘉興

徐似道 字淵子號竹隱黃巖人乾道進士官秘書少監

趙師淵 字幾道號訥齋黃巖人乾道進士判溫州

徐大受 字季可號竹溪天台人

謝深甫 字子肅臨海人乾道進士累官右丞相

劉知過 字與機天台人紹興特科監南嶽廟

劉知變 字與權知過弟紹興進士池州教授

郭晞宗 字宗之僊居人慶元中仕瓊莞安撫

郭磊卿 字子奇晞宗子嘉定進士累官右史

戴敏 字敏才號東皋子黃巖人

戴式之 字復古號石屏敏子又昺字景明式之從子

董楷 字正翁臨海人寶祐進士累官吏部郎中

陳天常 字德脩臨海人咸淳進士金華令

胡哲義 字景方黃巖人寶祐進士山陰令

元

呂起猷 字徽之號六松僊居人宋逸民

翁森 字秀卿號一瓢僊居人

潘奕 字景大黃巖人福州教授

潘士驥 字用德號愚谷黃巖人

陳栢 字汝卿號南塘僊居人

柯九思 字敬仲僊居人仕奎章博士

葉嗣孫 字本初黃巖人

黃宏 字子約號巳齋黃巖人

應夢虎 字彥文黃巖人

林彥華 號城南黃巖人

李禹冉 字德新號知白黃巖人

泰不華 字兼善本白野人居台州仕達魯花赤

黃旂 字星甫號月巖臨海人

丁復 字仲容號檜軒天台人

項炯 字可立臨海人

趙友蘭 字庶友號澄南黃巖人仕江浙提舉

林仁本 字公立號梅邊黃巖人仕翰林直學士

許嗣 字繼可號得靜天台人子具瞻字廣大鄞令

楊文會 字建文號盆菴黃巖人

曹文晦 字輝伯號新山天台人

於初翁 字善卿號最閒黃巖人

于演 字佩遠號虛舟臨海人

林暾 字伯昇號竹雪臨海人仕戶部侍郎

解餘慶 字彥善號淑南黃巖人仕經歷子貞伯字智潒 國朝洪武鄉舉判揚州

國朝

陶宗儀 字九成號南村臨海人洪武初徵至不受官

陶宗誼 一名宗儒字菼生宗儀弟洪武初仕祕書丞

方明敏 字文敏號東軒天台人

王文啓 名興以字行號蒼山黃巖人仕照磨

許琊 字廷佐黃巖人洪武鄉舉

葉惠仲 以字行夷仲弟仕知縣

許伯旅 字廷慎號介石黃巖人洪武初仕刑科給事中

李毓 字長民號藥所黃巖人

方克勤 字去矜號愚菴寧海人洪武初仕濟寧守

王澤 字叔潤天台人洪武中仕華亭丞

余尚則 名郁以字行號訥齋黃巖人洪武中仕運司副使

胡玲字應瑞號松菴臨海人

楊珗字公玉黃巖人洪武中仕福建參議

徐塤字宗實黃巖人洪武中仕兵部侍郎弟宗茂教諭

周宗璲字景琰臨海人仕興化守

許繼字士修號观樂寧海人洪武中仕本學訓導

林銘可字仍達號石盤黃巖人仕司訓

盧原質字希魯寧海人洪武進士累官太常少卿

釋宗泐字季潭俗姓陳氏臨海人洪武中左善世

應諤字尚節號全歸黃巖人洪武中鄉舉仕廣平教授

趙次進字孝禮臨海人洪武鄉舉累官太僕卿

石允常字永常號遇安寧海人洪武進士累官河南僉事

賀銀字彥白臨海人洪武鄉舉累官工部右侍郎

戚存心號友菊臨海人洪武進士累官禮部侍郎

曹闇字與成黃巖人永樂初監察御史

余吉祥字大昌號退菴黃巖人永樂中礼部主事

張羽字孝翊號羽南黃巖人永樂間徵脩大典以母老不受官

應祥字尚發號溪南黃巖人

王禹字伯常號存菴黃巖人永樂鄉舉宿迁教諭族孫述祖字存統號竹岡

張粹字存粹黃巖人仕國子學録

葉恩字孟德號耻齋臨海人永樂進士官池州守

王秬字永成號確菴黃巖人仕和州判官

魯穆字希文天台人永樂進士累官僉都御史

李茂弘字用受黃巖人永樂進士官考功員外郎

王君擴字彥德號樗菴黃巖人仕松江教諭子歆字承貞號容菴

陳員韜字從熙號勿齋臨海人宣德進士累官布政

范理字道濟號操齋天台人宣德進士累官吏部侍郎

王偡字維翰號素菴臨海人宣德進士官給事中

杜寧字宗謐天台人宣德進士累官兵部侍郎

侯臣字仲励臨海人宣德進士累官布政

陳璣字用璣號慎獨臨海人正統進士累官福建參議

侯濟字仲齊臨海人宣德鄉舉

黃彥俊名瑜以字行號慎齋黃巖人正統進士職方主事

蔡堅字廷白號懋菴黃巖人正統鄉舉曲靖知府

蔡永阡字尚明號侯軒黃巖人子敦字允實號全隱仕丹陽教諭

任麒字存德號朴菴黃巖人景泰鄉舉浮梁令

夏瑱字宗成號介軒天台人景泰進士累官都御史

應欽字志欽號四留黃巖人景泰進士累官湖廣副使

黃彥良名璲以字行太平人仕延平司訓

陳賓字儒珍號敬所太平人

郭琤字朝端號鈞心太平人

應律字志和以字行號復菴太平人仕鄱陽教諭
蔡思字尚思號訒菴黃巖人仕巴東令
潘禎字應昌號留鵠天台人成化進士累官提學僉事
陳世良字崇之號青輿臨海人成化進士累官都御史
王佐字仁甫號古直黃巖人
王弼字存敬號南郭黃巖人成化進士興化守子增字崇益號梅山從子堂字崇治號石齋
謝績字世懋號王城太平人邑諸生
盧濬字希哲號別溪天台人成化進士邵武守
陳勉字希勉號雙硯黃巖人成化鄉舉太平守
陶肱字良佐號巽齋臨海人成化鄉舉

黃俌字汝脩號方麓黃巖人成化進士文選郎中
管藍字茂玉號養虛黃巖人成化鄉舉吉安推官
柯昌字廷言黃巖人成化鄉舉陽江令
蔡餘慶字從善號瘦石黃巖人成化進士累官山東叅政
汪洋字貴充號易齋黃巖人
施槃字彥器號新齋黃巖人成化進士累官副使子紀教諭鄒縣令從子璐序班
劉致中字大本黃巖人成化鄉舉潯州同知
繆恭字思敬號守謙太平人
林文倩字應美號竹隱太平人
徐慶亨字世嘉號西浦黃巖人弘治進士主事

夏智字大惠號松隱天台人
項亨明號存省黃巖人弘治進士刑部郎中
王鉞字懋揚號木訥臨海人弘治進士授翰林檢討終鄱陽令
蔡德器名宗𦵏以字行黃巖人弘治鄉舉靖江令子世佐字舜臣教諭
周玉字朝振號東湖臨海人弘治進士累官國子祭酒
金邦字鳳景號月河太平人族從荀字鳳絢號暎拙
王從冉號秋海黃巖人弘治鄉舉山東僉事
俞穩字宅仁號恕菴寧海人弘治進士衡州守
鄭良璧字邦贊號石泉臨海人弘治鄉舉廣信訓導
林海字用洪號雪窓太平人族孫貴蘇字道恆

秦禮字從節號樗菴臨海人弘治進士累官福建僉事
趙崇賢字彥達號次山太平人弘治鄉舉知道州
戴乾字元之號冊厓臨海人弘治進士監察御史
臧相字伯良號洛洲寧海人弘治進士僉事
夏簡字季文號怯齋黃巖人從子颬字朝詢號兩厓
應從立字立之號方泉黃巖人仕鹽城教諭
侯緘字世言號三峰臨海人正德進士布政
戴顒字師觀號筠溪太平人正德進士給事中
蔡德素名宗塡以字行號雪厓黃巖人
余寬字仲栗號約中臨海人正德進士文選郎中

管邦宰字良卿號二洞黃巖人正德鄉舉
戴鎧字仲振號草心臨海人
林元叙字典卿號益菴臨海人正德鄉舉知解州
林元秩字禮卿號損菴元叙弟正德鄉舉知全州
施應婁字存明號盈谷黃巖人嘉靖鄉舉判肇慶
石文馨字文思號白山寧海人嘉靖進士官太常博士
李俊鎮字洪傑號南屏太平人仕興國尉子岳字尚邑諸生
戴時升字正甫號東華臨海人嘉靖進士僉事
金充厚字弘載號竹峰縉雲人嘉靖進士刑部郎中
侯鳴字世喈號北厓臨海人

王悤字崇樸號雪巖黃巖人同族德明字存休號芝山瑛字存璧號倚翠
高遠字尚中號一江黃巖人儒官
金潤字奇淵號周軒太平人子敞字允浩
李夢雲字五雲號覲我太平人嘉靖鄉舉光州學正
張凝字端道號門山黃巖人嘉靖鄉舉仕知州
趙大中字尚平號竹山黃巖人仕縣令
邵濬字一元號象峰太平人仕長史
王宗元字子春號西軒天台人
吳俸字存秩號巽陽黃巖人仕紀善
牟嘉叙字寅定號霞溪黃巖人

季聰字子愚號陶菴臨海人仕縣令
范崇文字從周號一鑑臨海人郡諸生
趙璣字尚璨號雲谷臨海人
錢榜字介夫號晉岡臨海人嘉靖鄉舉仕同知
陳光哲字子愚號清齋臨海人嘉靖進士員外郎
陳文祿字汝爵號中津臨海人仕周府教諭
章楸字伯山號樓石臨海人仕銅陵訓導
金謨字尚訐號仁峰太平人
蔡宗堯字中甫號東郭臨海人嘉靖鄉舉仕縣令
張鈇字寵之號劍厓臨海人嘉靖武榜進士官參將

楊鏗字亨瑟號東谷黃巖人
潘瑊字子良號倚磐天台人徵士
何寵字汝錫號文峰臨海人嘉靖進士惠州太守
孫銳字希純號繼菴臨海人嘉靖進士贛州太守
王光字伯本號定菴太平人邑諸生
符標字大業號思謫黃巖人從子良工字爵之號建峰
周書字一中號赤菴臨海人郡諸生
胡子重字弘甫臨海人嘉靖鄉舉仕縣令
黃承德字伯明號海曲黃岩人仕桂林經歷
孫瑛字邦采號少梅黃巖人邑諸生

朱經字守道號雷峰臨海人嘉靖鄉舉仕貴溪令

劉恩至字承甫號東披臨海人嘉靖武榜進士官參將

毛容民號玉岡太平人仕司訓

戴汝愿字惟恭號少海臨海人嘉靖鄉舉仕推官

陳汝觀字子化號古潭臨海人郡諸生

林鳳儀字舜之號月舫太平人

名氏終

三台文獻錄卷之一

奏疏

論致太平在得民心疏　陳公輔

臣比緣奏對特蒙聖慈諭臣親自擢用之意令臣協心助成太平臣皇恐感激臣誠何人獲聞此語臣固當展盡底蘊以補報萬分之一然臣自愧學力智識皆不逮人但有樸忠而已惟陛下憐之臣嘗詢諸朝士大夫皆謂今日國家夷狄之患未除太平之治誠未易致也然以臣觀之所以勝夷狄者必在於治中國所以治中國者必在於得民心陛下無以臣言為迂濶而不切於治也孟子嘗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然則民心烏可失哉臣嘗原先王所以得民心者無他莫先乎有德而已蓋易感者群心難忘者盛德唯聖人躬行於上者既有感民之盛德故百姓欣戴於下者斯有愛上之誠心非特如此因所欲而與之因所惡而去之皆所以得民之心者也是故善政者民之所欲也虐政者民之所惡也君子者民之所欲也小人者民之所惡也善政行之虐政除之君子用焉小人去焉此因所欲而與之因所惡而去之民心其有不得哉臣不敢遠引前古請以今日觀之陛下眷

德東宮十有餘年恭儉出於天性聰明本乎生知愛民之誠未沾而孚動民之行不言而應盛德之至固足以感民心矣及乎一旦即位遂取其蔽之善者略施行之政之虐者略除去之忠良之君子以次召用姦惡之小人以次竄殛於是天下翕然莫不仰戴聖明如重陰蔽天初見赫日如大暑執熱初濯清風豈有不得其心者故雖金寇之兵圍逼京師幾四十日而都城百姓咸願固守無一人有離心四方援兵不日皆集無一士有叛志以至於州縣之間人情帖然盜賊不敢乘間而起此何以致其然哉實有以得民之心而以陛下誠能效大

禹之克勤體文王之節儉至誠以行之不倦以終之捨身不及從諫如流孜孜圖治日謹一日則其德愈盛而不替矣民心焉往而不歸哉然後與宰執大臣相與講明求其善政盡舉行之凡所謂虐政蠹國害民者除之唯恐不盡擇其君子盡召用之凡所謂小人蠹國害民者去之唯恐不至則所以得民心者至矣夫民心既得則中國無有不治中國既治則夷狄焉有不服哉此太平之治所以可圖也昔齊宣王畏諸侯之侵孟子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滕文公以小國間於齊楚孟子獨告之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執謂陛下以一人之尊有天下之大尺地無非王土一民無非王臣區區以夷狄為畏哉臣願陛下勉之但思所以得民之心彼誠不足畏矣

乞迎奉上皇篤其孝心疏　　陳公輔

臣恭聞道君太上皇帝聖駕將還臣不勝鼓舞欣躍之至此陛下孝誠所感而宗廟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議者皆謂上皇左右有懷姦之臣離間陛下父子致有疑心臣切怪之竊惟太上皇帝臨御日久去冬緣夷狄作過深厭萬機欲行遜禪陛下至誠篤孝感泣退避以

至慈諭再三方即大寶此與唐睿宗因星變答天戒遂欲傳位太子惶懼入請其事類矣豈比明皇幸蜀肅宗自即位靈武哉是宜父子懽好之情雖數千百年不復有疑矣若乃陛下更改諸事進退大臣賞善罰惡興利除害皆以宗廟社稷為念合天下公議所以奉承上皇罪己之詔豈有異志邪縱使姦臣離間百端而上皇慈仁陛下孝愛二十餘年人無間言豈一旦能入之哉且父子天性上皇於陛下親邪於群臣親邪臣謂上皇之親無親於陛下也臣恐臣僚未悉此意或因道路相傳之言致陛下於上皇自有所疑此大不可也況上皇聰

明睿智寛厚豁達不防姦邪浸以疑惑今既自感悔斷然不疑以神器授之陛下方未遜位前已下哀痛之詔追悔宿愆盡革弊事雖禹湯罪己周公改過無以復加陛下今日所行皆奉行上皇去年十二月詔書也臣深恐前日所遣如趙野輩不能為陛下感激敷陳以解上皇之疑臣愚欲望更擇一二重臣前路迎候仍齎陛下親書為開具上皇罪己手詔與今日奉行之意使釋然無疑然後迎奉上至備加禮數内自后妃諸王帝姬外至公卿百官士庶皆出國門使聖意知前日之去匆遽如彼今日之還光艷如此非陛下承付託之重賊兵遠

遁京師復安宮中修舉人心懽快能若是乎以此慰悅上皇之心方今此時為天子父尊之至也若夫還宮之後一切供奉之物陛下過為儉約上皇務加隆厚著於令式頒示四方以勸天下之孝仍乞於宰執侍從臺諫中選有學術行義明忠孝大節者分日請見上皇以備顧問開論聖意庶幾究性命之至理以適其優游無事之樂顧不韙哉夫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陛下貴為天子有父可尊此人間莫大之樂伏惟篤其孝心使誠意昭感無纖介自疑則天地神明保祐聖德靡所不至臣將見陛下全萬年人子之孝而上皇享萬年天子之養國祚延長生靈蒙福自今以始豈有窮哉臣一介微臣不任言責妄意論及陛下父子之間死有餘責惟聖慈裁之不勝幸甚

論剛德疏　陳良翰

臣聞天以剛德為主故轉運而無窮人君法天以剛德為主故應變而不匱聖人之作易於乾卦有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乾之七德以剛為首故於天則曰行健於君則曰自強人君將欲大有為於天下可不取法於斯乎恭惟陛下沉潛之志得於天縱果斷之誠發於自然動靜語默密與道會可謂見天地之心通神明之德矣

臨位之初正聖人作而萬物覩之時也其恢張治具當先以剛德為主然後賞罰由茲而可明風俗由茲而可正財用由茲而可節號令由茲而可一何謂賞罰可明易之大有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本乎其德剛健而文明慶賞刑威人主之至權也賞當功則臣下勸罰當罪則臣下畏倘名器濫而冒賞衆典刑輕而畏法鮮將何以勸善而禁非故烹阿而封即墨威王所以大治也何謂風俗可正易之履曰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本乎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蓋士農工商皆民也而士尤為風俗之本倘為士者不安選舉之法而望速化從

官者不安州縣之職而望超遷奔競成風巧僞相煽將何以厲廉隅而化澆俗故聘嚴光而起卓茂光武所以中興也何謂財用可節易之節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本乎剛柔分而剛得中今也州縣之吏星火而急征求祠廟之官安居而食厚祿或增秩以加俸或起例以添差故有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李吉甫所以陳省併之説也何謂號令可一易之渙曰渙汗其大號本乎剛來而不窮蓋發號施令安危所繫今也令之弛張或由臣僚之奏陳法之寬細或自有司之申請議論則未精思慮則未審遽爲之令甲載之續降本末舛逆首尾

衡决吏緣爲姦民聽愈惑故前之所是著爲律後之所是疏爲令杜周所以被刻深之譏也故凡此四説者本乎剛德則可行行之而能久也不本乎剛德則未必能行行之未必能久也洪範曰沉潛剛克繼之以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中庸曰唯天下之至聖爲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繼之發强剛毅足以有執剛之不可已也如此臣願陛下專以剛德爲主核名實之當示黜陟之公則賞罰明矣進厖静純實之人退浮躁衒露之士則風俗正矣嚴撙節之制去冗食之員則財用節矣除繁密之禁申簡易之條則號令一矣持之以堅行之以久將見

朝廷之政務務而迓衡海隅之民嗥嗥而擊壤中興之業自此可成矣臣不勝管見惟陛下裁察

論今日莫急於禦戎疏　王居安

臣竊惟今日之急務莫急於禦戎然自用兵以來廷議不一臣竊憂之自古中國之待夷狄不過戰守和三策而已大抵以守爲主而以和戰爲權推其能守故可戰則戰而戰不至於危可和則和而和不至於屈以吾之所以待之者素有其備故也臣觀近日之事則不然言戰則無必戰之勢言守則無必守之規模言和則無必和之成説三者之論久而未决是豈可不原其故哉

國家自南渡以來其爲失策蓋非一朝一夕之故議者不知邊防失策之由而輕言兵事抑何不思之甚也自紹興和議之後沿邊不屯重兵險阻不修斥堠不明當時所建城邑始於和議之際收復殘破鳩集其民而居之初非有意於審地利相形勢謀爲異時解盟敗約金城千里可戰可守之計也縱或有之亦不過因陋就簡潛爲經畫而已而其實可以憑藉者十無二三與時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息於斯往往掣於開邊生事之戒日就苟且莫能加意況自紹興以來內郡之民利其荒閑謀徙居之生息日蕃車馬屋宇漸擬內地後生晚長不

見兵華盖自辛巳逆亮之來邊民始奢未幾脩好如初武備復弛自是厥後非無深謀遠慮之人進知今日之事每謂沿邊城壘其可守禦者有幾沿邊之田其可使官兵留屯者有幾計非不善也然城壘既立則難以復遷請佃既久則難以復奪而況虜人耳目隣近微有改作官吏懼譴縱有欲見長策為國遠慮之人孰敢還移一城邑以據險要奪一民田以便留屯哉所以守不足恃和戰費力及至前日戎馬侵犯邊境沿邊之城踈缺甚矣淮襄州郡之蹂践太半足見沿邊素不為謹守之備用兵之道進則可攻退則可守斯為善計苟惟不然

但知進以謀人不知人之謀己進以圖僥倖之勝退不知自保之策為謀亦已踈矣臣聞虜人一入吾地脩城掘塹便為守禦之備豈有我國家素有之地平時無事不曾修治險阻一旦用兵但為長驅之計畧不思保守之策考其源流利害之迹灼然可見今也置督視宣撫諸司而未有大舉之日遣和議之介而未有必和之報竊恐和戰猶豫計慮狐疑倉卒有變必誤大事儻使虜人果能聽命求和使瘡痍之民稍稍息肩豈不甚幸然虜情多詐罔測豈可盡信或知吾圍之未固而我又亟意以議和彼必有難塞之請朝廷自度能悉從之乎臣知其不可也識或不成虜必再來事不在遠不過三數月之間爾兩淮之戰不可不急為之備也或曰若此則和議遂可已乎臣曰不然古者兵交使在其間亦何嘗因戰而廢和哉惟我之形勢先立可守可戰彼自度不能以必勝而後有可和之理我無必守必戰之刑而屈意以求和彼必驕蹇而邀索此和之說所以未易議也何謂可守可戰之形如揚州之堡寨真州之六合若和若楚若襄陽皆以城壁稍堅虜人屢來屢却亦足以見有備無患之小驗如安豐如濠梁如滁陽如儀真如光化如棗陽等處皆以城壁不堅遂至虜人蹂践其地而

無所忌憚及今和議未定百事可為兵少處便當益兵地險處便當增戍城壁可遷者即遷可脩者即脩凡百守禦之策次第脩舉縱未能逾淮前進亦須使敵人稍知疑畏斷不可玩敵弛備以待和也倘吾之形勢漸立兵勢漸振守禦之道無闕異時欲和則和欲戰則戰無不在我機會所在間不容髮此廟筭所當先定者也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乞誅殛韓侂胄陳自強疏　王居安

臣至愚極陋初乏寸長陛下過聽擢居諫諍之列臣辭不獲命黽勉就職自量無以補報隆天厚地之恩惟遇

事盡言始為無負爾臣今早立班恭聽朝制竊見太師
韓侂冑罷平章事特進陳自強罷右丞相姦人去國公
道開明天下幸甚社稷幸甚然二人之罪重於丘山而
罰未傷其毫毛雖曰朝廷姑存體貌之禮而罪大罰輕
公論咈然臣職在言責既有所聞豈容緘默請詳為陛
下陳之侂冑始以肺腑賁緣寘身閤職典司賓贊之事
不過若此而已光宗皇帝以父傳子蓋國朝之家法陛
下賢聖仁孝親承大統加以慈福太皇太后重闈之眷
天命所歸人心所向臣子何功之有侂冑乃以預聞內
禪為功竊取大權自是以後無復顧忌童奴濫授以節

鉞嬖妾寵籍於宮廷刱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燕樂語
笑徹聞神御之所齒及路馬禮所當誅忽慢宗廟罪宜
萬死其始也朝廷施設悉令稟命其後也託以臺諫大
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決之於己且御前金牌祖宗專
法隸內侍省而多自其私家發遣至於調發人馬軍期
急報並不奏知此豈征伐自天子出之義臺諫侍從惟
意是用不恤公議親黨姻婭躐取美官不問流品名器
僭濫動逾成法竊弄威柄妄開邊隙自兵端一啓南北
生靈壯者死於鋒刃弱者填於溝壑流離凍餓骨肉離
散荊襄兩淮之地暴骸盈野號哭震天軍需百費科擾

州縣海內搔然迹其罪狀人怨神怒覆載之所不容國
人皆曰可殺而況陛下即位以來以恭儉守位以仁厚
保民無聲色玩好之娛無燕游土木之費凡可以裕民
生厚邦本者無所不用其至不惟人知之而天亦知之
不惟中國知之而夷狄亦知之自軍興以來人情洶洶
物議沸騰而侂冑箝制中外罔使陛下聞知甚至宦官
宮妾皆其私人莫敢為陛下言者至如西蜀吳氏世掌
重兵頃緣吳挺之死朝廷取其兵柄改畀他將此為得
策甚矣侂冑與曦之結為死黨假之節鉞復授以全蜀
兵權曦之叛逆罪將誰歸使曦不死侂冑未可知也人

皆謂侂冑之心無有限極數年之間位極三公列爵為
王外則專制東西二府之權內則窺伺宮禁之嚴姦心
逆節具有顯狀縱使侂冑身膏斧鉞猶有餘罪況兵釁
未解朝廷倘不明正典刑何以昭國法何以示敵人何
以謝天下今誠取侂冑肆諸市朝是戮一人而千萬人
獲安其生也況比者小使之遣虜帥嘗以侂冑首謀為
言是虜人亦知兵事之興非出於陛下之意也使誅戮
侂冑而虜不退聽則我直而彼曲我壯而彼老自然人
心振起天意昭回以此示敵何敵不服以此感人何人
不奮臣尚謂議者謂國朝家法仁厚大臣有罪止於竄

戸未嘗誅戮臣竊謂侂胄非大臣比也祖宗之法位至公師平章軍國者皆東班元勳臣德而後有此未有如侂胄一介武弁自環衛而知閤自知閤而徑為平章太師者若此則破壞祖宗成法自侂胄始乃亂法之姦臣非朝廷之大臣也侂胄既有非常之罪當服非常之誅詎可以常典論哉又竊見右丞相陳自強素行汙濁老益貪鄙徒以貧賤私交自一縣丞超遷越授徑至宰輔不思圖報陛下之恩惟侂胄之意是徇侂胄始雖怙權猶奉内祠凡所施設尚關廟堂自強巧為柔佞上表力請平章軍國侂胄驕昏但貪榮而冒處自強狡計因藉

庇以營私驅虎狼為之前導而狐狸舞於後自強之為巳計深矣姑以大者言之用兵一事舉國以為不可而自強曲為附和力援私黨占據言路以脅制天下之公議至若縱容子弟交通關節賄賂無厭皆臣所未暇言獨以其姦險附麗黷亂國經較其罪惡與侂胄相去無幾臣愚欲望陛下奮發威斷將侂胄顯行誅戮以正元惡之罪其自強亦乞追責遠竄以為為臣不忠朋奸誤國者之戒謹録奏聞

國論主威人才劄　杜範

臣竊惟當今天下之大患有三夷狄之憑陵財用之匱乏不與焉夫二者關於天下之安危存亡其大患宜莫急於此而臣獨以為不與者固非敢為是迂緩不切之論以罔陛下蓋本強則末應綱舉則目隨否則飾精彩於衰殘飽口腹於饑肉非惟無益祇以賈害所謂三大患者國論之未定也主威之未振也人才之未作也臣請為陛下條陳之國論者所以一意向方金韃肆不道蹂躪荆蜀震驚江淮襄陽重鎮而道梗援絶江陵孤壘而力困事危隨棗德安蛇豕荐食光黃又告急矣而議者慮兵財之不支則主於和憂豺狼之難厭則主於戰廟堂籌邊未有一定之見督視開閫未有一定之規因

循歲月苟且施行精神何由折衝將士何由用命不特此也至於進君子矣已有賢者無益之疑退小人矣復懷狙詐可使之意使君子揑抗而自危小人扇揺而伺隙欲節用而或嫌其流於儉陋欲懲惡而或謂其戾於寬仁凡此等類不止一端自更化以來所以無一事之可立無一弊之可革者實由於斯臣所謂國論之未定者此也主威者所以厲風俗方今百度積弛萬事交蠧上輕於出令而群議之易揺下輕於玩令而人情之不肅王法屈於大臣之親故主柄移於政府之調停姑息之政尚多苟歡之習猶在將帥驕蹇而漸有難制之形

士卒怨傲而常有易叛之勢脛大幾於如腰身微難於掉尾朝廷之不尊威令之不行未有甚於此時者如是且不可以控馭中國况能以制服夷狄乎則其所憂不惟在韃虜而且在蕭墻矣臣所謂主威未振者此也人才者所以興起治功自權臣竊命三四十年擅勢利以消天下之氣節縱貪墨以昏天下之智能自古才難而加以挫辱沮喪是牛山之木牛羊斤斧之餘其不濯濯者幾希矣方今多事沸集非才不濟衆弊山積非才不除內修外攘苦無任責之彥宵衣旰食常有乏使之憂凡參錯於職位者惟以議論為事以文移為紀綱上下相

蒙習為苟道一旦有急則束手顧盼求其首公辦事以身殉國者無有也其將何以排國難何以寬主憂臣所謂人才之未作者此也此三者實為當今之大患亦在陛下主張之綱維之感召之而已臣願陛下清心寡欲兼聽博採與二三大臣講明可否利害之實而施行之審之於先而斷之於後事毋輕發令毋輒變則國論定矣法天剛健行以夬决彰善癉惡以植風聲信賞必罰以示懲勸毋牽制於小恩毋輕棄於大柄則主威振矣人才之生何世無之布於目前者雖未滿人意其沉於下僚隱於山林者不乏也臣願陛下亟降手詔內而侍從臺諫卿監郎官外而帥臣監司守倅令長各舉所知不限其數以其才之所宜悉以上聞其餘職事官苟有欲薦士者許其於廟堂入劄軍師亦令舉將士陛下與二三大臣擇其被薦之多者詳加搜訪而録用之其績效可稱者從而尊顯之必有自奮於功名者出為陛下用矣陛下以是三者深思而力行之庶幾國論定而意向以一主威振而風俗以厲人才作而治功以興如是則雖夷狄憑陵財用匱乏豈足為陛下憂哉臣不勝惓惓

奏事第一劄　杜範

臣竊惟陛下不以臣愚陋俾分臺察凡天下國家理亂存亡無所不當言而臣一身之利害禍福皆所不敢計臣伏覩今日事勢其阽危之形又非昔比昔之所憂者韃今則不止韃矣昔之所防者秋今則不待秋矣蛇豕荐食千里為墟幸其畏暑而暫退正當改紀而亟圖邊備方集議而未行襄城已倉皇而告變師臣所恃以為腹心者忽反戈而為仇陛下所恃以為干城者乃棄甲而遠遁江陵事力素號單弱况藩籬失守迫近風寒其何以折姦宄之衝其何以壯上流之勢萬一有奪舟浮江而南者則遠近震驚望風奔潰將有不勝諱之憂臣

聞之經筵講讀之官謂陛下憂見顔色想夫日不[illegible]食夜不甘寢思想祖宗付托之重念天命保守之難凛凛乎臨深履薄之憂也昔宣王中興側身修行百姓見憂是以天下喜於王化復行今陛下獨焦勞於聖慮而未形於設施惟嚬蹙於聖容而莫聞於政事且宮苑不節之費用朝廷無益之文移苟且因循以玩歲月殆與安居閑暇之時無以異是陛下之憂雖同於周之宣王而百姓未之見則異於周之天下也非惟百姓未之見而臣亦莫得而見亦何以致復行之喜而成更新之治哉臣聞興衰撥亂之規模不可用繼體守文之調度昔靖康

初李綱疏論時事有曰繼體守文之君恭已足以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為小過之所撓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此誠論治之格言實為拯時之要道臣愚不足以窺陛下神聖之萬一竊意當興衰撥亂之時而尚仍繼體守文之舊恭已之有餘而英哲不足也故威斷失於優游權綱紊於姑息聰明惑於牽制政事蠹於美觀當禍至無日之時而為濫恩不切之舉廟謨尚緩於邉陲廷號先及於肺腑閭巷之人亦相與竊誚之而大臣方且為固位持祿之

計孰與任社稷存亡之憂且其好善之心不足以掩惡直之實盡公之念不足以勝為私之情一身之應不足以蓋一家之貪而同列之人存形迹以苟容幾於具位視顛危而莫救徒有空言是以出一令立一事漫無成謀卒無定見如近者督府之始建也倉卒而行之繼乃滅裂而遣之其終也模糊而罷之徒有丘山之費曾無錙銖之補凡此等類非止一端以是而繼體守文猶且不可尚欲其興衰撥亂不已難乎且邉臣之撫養北軍殆如驕子不為不厚矣竊料今日之叛不生於怨而生於易彼誠見夫朝廷之秕政舛令不足以捍敵故易心

一生而叛心四起況其徒實繁散處淮襄千里之也襄已叛離則其他之在諸郡者寧免疑二其變殆未已也譬之久弊之屋棟宇撓傾牖壁頹圮日懼覆壓而徒以幄帟障飾之具燕笑其下雖甚愚者固亦為之寒心也豈若去幄帟之飾罷燕笑之歡而相與盡力為整葺支撐之計耶少康以一旅與夏田單以一邑復齊今天下之大其為一旅一邑也亦多矣自古未有顛而不可扶危而不可持者也亦在陛下與二三大臣深思之而已臣願陛下布昭英哲之德盡破拘牽之見必如漢宣帝之厲精總覈唐憲宗之剛明果斷以肅惰而革偷以黜

浮而抑誕奬直臣以振紀綱節浮費以給財計用實才
以集事功明諭二三大臣協一心以體國盡血誠以慮
患圖社稷之大計去形迹之小嫌必如蠡種之治越王
猛之治秦凡不急之細務宜付司存相仍之弊例悉從
罷去毋役於虛譽毋襲於具文使朝綱一新精采振發
則遠近改聽而姦宄革心此古人所謂折衝樽俎固有
在於臨陣却敵之外者至於重江陵之鎮嚴沿江之防
臣與昌裔已嘗言之矣至今未聞有大措置當救焚拯
溺之時而尚為雍容緩帶之態此臣所謂陛下雖有憂
而百姓未之見者也昨有守臣召對其所論奏謂人主

悔過則上天悔禍欲乞陛下痛自切責下罪己一詔臣
愚謂此儒生不切之迂談實當今至切之要務蓋所與
陛下保天下者人心也人心所在作之則勸感之則興
以積數十年愁怨之情而重以累歲假攘之變心已渙
離動皆仇敵今陛下若深自咎責布所失於天下以求
濟難之策以招遺逸之才必有三軍之感泣父老之思
見可以潛消其不肖之心而奇偉卓越之士亦必有出
為陛下用者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
亡也忽焉願陛下以篤實惻怛之意行之庶可使百姓
見憂而天下有復見之喜矣臣一書生不能深曉邊面
事宜惟見根本之未強綱維之未舉而且有浸淫浸微
之勢不識忌諱罄竭誠悃為陛下言之倘察其微忠賜
以採擇其於內修外攘之政不為無補冒犯天威不勝
隕越惟聖明裁之

奏劄　戴良齊

臣既以崇德脩慝之說為陛下獻敢復申言古者君臣
所以交修之義臣聞昔武丁之命傳說也曰爾交修予
罔予棄修之為言治也治其不善而使之無不善之謂
修交修云者凡所以修輔厥后非一事而已亦非一言
而止也譬之玉人之事既切矣而復磋之既琢矣而復

磨之交修之義然也夫古聖賢端此一身以治其國家
不啻足矣而何孜孜於人之言其不憚煩若是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一念之差眞有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而害
自不知者又況群臣萬民四方之廣欲其無有壅蔽之
患豈一人心術智慮所能周哉道之使諫宣之使言而
不敢以憚煩者非務容納為美觀也理勢然也昔衛武
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
士苟在朝者毋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
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以武公之
德豈其猶有不足則其所貴於交修者切矣古者天子

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工執藝事以諫命百官箴
王闕凛然此身規諫之中而後得以立於無過之地求
至齊威晉文猶曰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詰也而
後能以成伯功故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交修之義
顧可一日不明於天下哉共惟陛下始初即政寘黜姦
慝擢用賢良諫諍之路為一闢矣及載更化凶黨四斥
善類再合諫諍之路又一新矣而年歲以來厭諱之意
浸加于前覆護之俗浸成于下往往好同惡異近於惟
予言而莫之違臣切以交修之義顧如此恐非所以為
國家之福也聖度恢宏容德覆燾凡在臣子視如手足

雖草茅狂斐未嘗一有戮辱之事顧豈不能容一二違
忤之臣而或反以滋天下之惑臣知其說矣自古言格
君者必曰惟大臣能之何則其德誼素孚其學識素明
正身無屈言皆可法懇實之意格于上下以其正己之
學而為格君之學固將不待於有言也而況於言乎今
也有所論刺而或自不免於偏頗有所矯拂而或自不
免於疵議其所諫諍論辯而又或不免於詞旨之失中
人品之不類宜其未足以動九天之聽也雖然君明則
臣忠君仁則臣直此非陛下盛德至仁海涵天覆亦孰
敢直為嬰拂以自取戾耶彼其言之有失得也詞之有

遜悖也人之有純疵也要自其身之責而非吾事也獨
所宜急者顧其言之足以中吾過否耳詩曰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石之粗厲物之至賤者也而玉得之以成器
焉豈復以其粗厲而棄之耶夫其言之果足以中吾過
也是明主之所欲急聞也吾而攻之其益大矣而又何
尤焉書曰小人怨女詈女則皇自敬德厥愆則曰朕之
愆不啻不敢含怒細民之謗誹聖人不敢怒焉而惟日
省諸己敬德之為務況其有列於朝皆得以自獻於上
而槩以遺忤去豈所以彰陛下之盛德也哉近者諫諍
尤駭物聽事有未審幾一獻旋又已亟遷而縣去之矣

天下之事與天下成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職在諫
諍固不當是非可否其間邪臣雖至愚切為陛下惜之
豈徒以將順之為是而正救之為非豈徒以遜志之為
賢而逆心之為罪豈徒以恕己量主之為忠責難陳善
之為有邪心耶切窺時意似有好同之弊夫去和而取
同此宗周之所以弊而史伯之所以欷歔也故曰和如
和羹同如濟水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夫好人同己而
惡人異己則其弊必至為詭隨為迎合為附和為拱默
雖存亡安危反覆手間亦且結舌而不敢發豈不殆哉
此人臣之利非社稷之福也陛下倘不觀之於端嘉之

際乎方其初旌擢忠鯁樂聞直諫一時治象為之翕然不數歲而臺諫給舍往往相繼以言而去中外能言之士無慮亦以是而汰斥於是大奸挾脅而入莫之敢格而國事幾至於不測賴陛下亟悔悟耳此事也豈不為深戒焉而又寧使再誤而再悔邪側聞孝宗皇帝嘗命近臣隨事規諫曰卿等若只備位非所望於卿等又嘗謂唐文宗仁弱頗省而嘆曰朕不獨有歎於文宗蓋亦以漢威靈自警而陳俊卿直引威靈以諫游獵不特不以為忤而遂登用之一大學正奏對數及王抃之惡即日斥抃在外不為固吝此孝宗皇帝盛德事也又豈非

陛下所宜法耶矧惟今日雖粗有安靜之形而實有危殆之勢左馮右翊夕思朝議所以弭亂持危保邦之道忤諫諍一路耳若意嚮少差順適是與望風相戒不敢忤逆今日誠如聖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則是使人主自聖且孰與共憂天下之事也哉語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默默以亡臣不勝大願惟陛下以頃歲近事為戒以孝祖前事為法淵澄大慮砥勵初心振飭臣工交修不逮闢忠讜之路開不諱之門不以人廢言不拂於從諫不吝於改過毋以切直難堪之言而自為盛德之累則天下忠哲志義之士皆得自悉以佐其上而陛下為克己從諫之聖主豈不盛哉昔者仲由問事君於孔子謂之曰勿欺也而犯之由之果毅不難於犯顏之諫也而聖人猶以是戒之何也則犯顏納諫之為最難而有懷不敢盡卒不免於欺君者臣子之通患也君臣之義天地之經也臣至陳賤言不敢僭然幸獲一日之登對不敢不效其拳拳之忠惟[illegible]幸察取進止

願嘗戒飭諸將以救天下之人策　上策之一

鄭士元

臣讀孟子答梁惠王天下惡乎定之問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臣考古帝王治亂得失之由與國統脩短離合

之故知聖賢之言至明至當至親至切真可謂萬世法而非迂也夫以始皇雄材大畧僅能建二世之秦而高帝以寬大長者乃卒能就四百年之漢天下至大也能合而一之者固難能守而不失者為尤難然則旣合而一之為貴能守而不失之為貴也合而一之者智力或可能守而不失者非智力之所能聖人知智力之不可以守天下也是以存不嗜殺人之心以救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難夫惟不嗜殺人而後天下可以合可以守是以禁止屠掠鎮撫父老約法三章除秦苛政高帝之

所以定天下也蔑棄詩書以愚黔首任用殘虐毒害生
靈始皇之所以并諸侯也天下既定諸侯既并守之以
文景棄之以二世抑豈非二君嗜殺與不嗜殺之所由
分也秦漢之跡具於史冊開卷在目故凡論三代而下
帝王者必首及之繼漢而有天下其興亡脩短之効亦
莫不然臣每讀史則深以孟子不嗜殺人一語為帝王
取天下之上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代罪弔民臣生遐
僻久仰聲教迺者大兵來莅鋒鏑之下無一冤民若廖
平章湯大夫王駙馬宋參政之儔皆慈祥寬厚不妄殺
人雖鄧禹曹彬之為將不能過臣雖在萬里之外有以

見陛下如天之仁宜其風雲龍虎將相大臣同心同德
以定大業濟大事將見建立山河不拔之基享有天地
無疆之休矣臣愚伏願陛下擴充此心每於命將出師
之際必丁寧戒飭諸將以平定安輯為功勿致屠戮妄
殺若漢光武之敕馮異責吳漢則陛下仁德所濟愈博
而天下生靈所活者愈衆矣

萬言書　葉居升

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
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
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
所聞於經傳并撫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
而食則惟其常陰盛陽微則為不善矣今且戕於月猶
之可也而曰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日者臣敢抗於君
矣切觀主上之有天下掃除群雄如踐草芥包絡豪傑
如臂使指今公卿大臣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於取者
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者况敢有
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
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
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蓋所以強榦弱枝
以遏亂原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

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
也然而秦晋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
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
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
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晋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
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顧
之甚或者謹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
親子也皆皇太子親國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
牙相制盤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抗衡之禮邪書曰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

三分之一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為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撫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弟子孫也當昔一削其地則遽搆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皇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禍者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義國小而無邪心向使文帝蚤

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為輔相其餘世為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世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於民心亦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冊昭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此可以見天

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為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為之徹樂減膳而寓憮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然而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仁愛之篤洽於民之肌膚淪於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守之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

之過者也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強暴得以相凌則國非其國矣若刑罰繁苛而政治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當今刑罰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太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獲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

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做流徒律又刪定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未聞有戒治獄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未見有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制刑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唐太宗謂侍臣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匪欲害于人欲利于棺售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太宗矯隋之暴刑罰務從寬

宥猶患及此況今立嚴密以矯寬縱能無是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叙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録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名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舉動一跌于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為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為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切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

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勵而為善者怠宋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為君子而君子多於小人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為小人而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録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指其所短而寘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乎以為廉為智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取其所短棄其所長為善之人皆曰其廉若是

其智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少貸之吾儕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耻當未仕之昔則修身畏慎動遵律法一入于官則以禁網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耻或事掊尅以修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嘗閒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　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朝廷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近令就中願入軍籍者聽其免罪復官者宥之而猶聞有拘其餘丁家小在屯夫有罪之家長既赦而任之以政矣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夫摧強敵壘則

揚精鼓銳奮三軍之氣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矣今賊入偽四大王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以計獲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以討之彼之驚駭潰散無之深山大壑人跡不能追蹤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生死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生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于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搔動四十里之地雞犬不得寧息況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移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求歸者今既附籍矣乃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今

責守令年增戶口正為是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特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定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聽候今軍士散漫村落居民不知所為訛言驚動況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復得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為新籍在官乃見遷徙不報反易逃匿若欲遷徙寧槩而遷之我奚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太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者也晉郭璞有言曰陰陽錯繆皆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非煩刑所致者乎臣願自今朝廷宜錄

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之苛刻聚斂者則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在家小住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遷戶口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當差如此則人主足以隆好生之德以樹國祚長久之福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國家既紀元九年于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綱紀大正法令修

行亦可謂安矣而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致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　主上求治之心也愚臣謂天下趨于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脉微動和氣薰蒸然後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況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漓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

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
求治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
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
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為可恕而世俗流
失敗壞為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
天下其有不治者乎古之為郡守縣令為民之師帥則
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獄訟
簿書固其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為急
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不問
將何以教養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

里中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旱澇
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之以取人
才之地今各處師生缺員者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
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以社學為重教民
之急務故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今
之社學當市鎮城郭或但置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
名耳守令亦未嘗以教養為己任徒具文案以備照刷
而已及至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照依紙上照
刷亦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興廢之實上下視為虛文
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為何物爭鬭之俗成奸詐之

風熾而禮義廉耻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
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總
治萬事至於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獄訟為要務
以獲贓多者為稱職以事蹟少者為闒茸一有不稱雖
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為虛文末節而不暇舉若是
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
知以去一贓吏決一獄訟為治而不知勸風成俗使民
遷善遠罪為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
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
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

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
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辯論官材論定然後官
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為盛今使
天下郡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
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
郡邑生員升於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委之以郡者
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昔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
導德化上乖國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養育之仁然世
間奇才罕有如顏回耿弇鄧禹者固不可拘於常法雖
賈誼之在漢猶以其年少難委之任開國以來選舉秀

才不為不多所任名位不為不重自今數之賢者寧有幾人乎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大速之過也

明利害策 資治八策之一　　王叔英

臣聞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曰庶富教是也蓋為人君者將欲遂民之庶必先有以富之既富之然後可以教之今天下之民未甚庶未能從上之教者以富之之道未有至焉耳富之之道臣嘗讀大學而知之矣大學言治國平天下之事有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是則平

治天下之道實本於此臣竊觀之天下凡有害於此者亦頗知其大畧矣恒產未制而貧富不均賦斂未平而田多荒萊此二者生之之本之害也軍卒有多餘之丁而惟務於工商僧道有汚雜之衆而失助於耕稼民之務末者常勝而務本者常貧此三者生之之衆之害也養兵太多而有徒食之軍冗官未汰而有素飡之員此二者食之未寡之害也官司役民或奪其時或盡其力此二者為之未疾之害也土地有可養之物而不養民衆有可儲之時而不儲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省此三者用之未舒之害也臣請得而詳言之古者井田之制

一夫授田百畝故民生業均一後世井田既廢故民業不均至於後魏有均田之法北齊有永業之制唐有口分世業之田雖非先王之舊然亦庶幾使民有恒產者自唐以後恒產之制至今不行故富強兼併至有田連阡陌者貧民無田可耕故往往租耕富民之田而輸其收之半由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此恒產未制之害所以貧富不均也古者田皆在官故什一之稅通乎天下賦斂以平後世田有官民之分故賦有輕重之異官既事繁而需於民者多故田之係於民者其賦不得不輕惟係於官者其賦重而亦有過於重者官民之田肥瘠

不等則賦稅有差然或造籍徇私往往以肥為瘠賦當重而反輕者有之以瘠為肥賦當輕而反重者有之若夫官田之賦雖比之民田為重而未必重於富者之租然輸之官倉道路既遥勞費不少收納之際其弊更多故亦或有甚於輸富民之租者由是官民之田其入有可輸租賦之餘而又有可酬其力者民然後可得而耕其不然者則民不可得而耕矣此賦斂未平之害所以田多荒萊也斯二者豈非有害於生之之本乎古者兵出於農則兵固自耕而食者也今為兵者既不耕而食於農者多而又多有餘丁不為商則為工是亦不耕而

食於農者人之務末者衆而務本者寡實由乎此此軍
卒有多餘之丁可裁減歸農而末裁減之故也古之為
民者四曰士農工商而已後世益之以僧道而為民者
六故務農者益寡況二氏之教本以清淨無為為宗而
後世為其徒者多由避徭役而託於此又倚其教能使
人尊奉有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之利由是為之者衆然
能守戒律者甚少而不守戒律者甚多往往食肉飲酒
華衣美食肆欲營利無異於汚民是則於其本教既忍
遺之況可律之以吾聖人之教乎其人可耕稼而不耕
稼乃託佛老以為生無補於世道而有敗於風俗如此

愚民不知彼之身已獲罪難免猶謂人之事其徒者足
以獲福且輟已之衣食以奉之其惑世誣民甚矣昔唐
高祖嘗議除之以此故耳人之坐食者衆而資食者少
實由於此僧道有汚雜之衆可除省助農而末除省之
故也古者制民之法以農為本故常厚之以商賈為末
故常抑之後世抑末之法猶存而厚本之法每病於費
廣食衆不能行之故為商賈者益多然商賈獲利既厚
而財貨有餘農民往往衣食不給反稱貸於商賈況又
有工藝之家男女或盡棄耕織不務生業而施奇技淫
巧為服用之物以漁厚利徒多費工力而無益於實用

農人竭一家之力者或不足以當其一夫之獲積一歲
之收者或不足以付其一旦之售由是務末者恒有餘
而務本者恒不足誠以務末恒勝而務本者常負之故
也斯三者豈非有害於生之未衆者乎古者天子不過
六軍諸侯用兵不過三軍近世宋太祖天下精兵亦不
過二十萬以十萬屯京師十萬屯外郡今京師之兵已
十萬而在外郡者不知其幾以此推之今之兵過多而
有徒食者可知矣天下賦斂之難平儲蓄之未豐實由
於此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後世
事漸繁冗故官亦漸增多唐太宗省內外之官定制七

百三十員曰吾以待天下之賢足矣今內外大小之官
數以萬計以此推之今之官徒備員而有素飡者亦可
知矣天下賦斂之難平儲蓄之未豐亦由於此斯二者
豈非有害於食之未寡者乎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然
役之必於農隙之時後世事繁故徭役浸多然唐太宗
制租庸調之法其役民歲亦不過一十日蓋由其能省
事故也故其法至今稱之今天下有司役民無度四時
不息由其不能省事故也至於民稀州縣人丁應役諸
役不給丁丁當差亦有男丁有故而役及婦人者柰何
而民不窮困乎蓋由州縣有應併省而不併者其民既

稀其役自繁是以民稠州縣雖不盡其力亦奪其時民稀州縣既奪其時又盡其力也斯二者豈非有害於爲之未疾者乎古者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而以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數罟不入汚池而魚鼈不可勝食後世之民困於徭役者多故其入山林不能限之以時欲急近利者衆故其入汚池多以數罟由是材木常用之不給魚鼈常時之不充此所謂土地有可養之物而不養者也古者三年耕而有一年之儲九年耕而有三年之積故雖有水旱之災而民無菜色後世賦重役多故民無餘蓄然漢宣帝時以歲數豐穀賤

農人少利因置常平倉令穀賤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則減價而糶以利民至隋唐皆有義倉於收獲之時勸課出粟以防饑饉皆良法也其法令皆未行或有水旱之災何以備之此所謂民粟有可蓄之時而不蓄者也古者制民之用宮室飲食衣服器用之制婚姻喪葬祭祀賓客之禮貴賤各有等差不得過侈而又無有釋老齋醮之設妖淫鬼神之祠故民無妄費而財用常足後世雖或有制而未必盡行故以庶民之賤苟富有財貨之家其居處服用之物與凡吉凶之禮擬於公侯者有之至於齋醮則有累日之設費用至數百千緡者有之其貧無財貨者雖以居處服用之物無以適意至有婚姻之事往往貸假於人務爲浮奢以資觀美者有之及有親戚之喪或窮竭家貲設作齋醮以壯外議者有之若疾病則訪之巫祝必歸咎於諸淫祠苟乏祭物或竭已貲而致衣食窘乏者有之或舉債於人而致田廬典賣者有之此所謂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省者也此三者豈非用之未舒之害乎凡此數者特其大畧耳若其他固非臣之所能盡知而偏舉欲致民富之道有害如此此所以未能遂民之庶而教化所以難行也　陛下苟能因臣之所知而益求其所未知明其爲害則除

之明其爲利則興之將見富庶之效不數年而可致而教化之行有不難矣

禁止邪術䟽　　麗泮

臣猥以非才叨居言路于今七年畧無寸補循資持祿雖私心保全之情緘默取容豈　朝廷委任之意是以晝度夜思捫心自愧輒陳一得之見莫避兩觀之誅言雖夙聞心實　天鑒頃者外人喧傳士大夫側議皆謂禁城之中有爲燒煉之說者謂點藥可化爲金銀謂煉丹可致神僊陰附險邪明肆欺罔萬一得中其計則將無所不爲矣臣竊惟　陛下性由　天縱德本生知臨御

以來痛懲往事凡左道亂政之輩俱顯加竄殛之刑是以　朝廷清明氣象正大真所謂功光　遠祖福及無疆矣豈肯為此輩所惑而改易初心也哉必萬無此理乃外人傳聞之誤耳雖然人臣愛君必先事而諫若事已成言之無及臣請得為　陛下諄切論之論語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通義曰金不可化世不可度若其可化可度則凡有力有智者當先得之而死生富貴由乎人而不由乎天與命也蓋物之變化固自有極彼何人斯獨能為哉謂化金銀可資國用　陛下富有四海又能節用愛人不殖貨利使上下一心確守此道自可克

國用於無窮矣何必徇所謂虛誕者哉或謂煉丹藥可資　聖壽　陛下德為聖人又且清心寡欲不邇聲色使始終一致常存此心則自可延　聖壽於無疆矣何必溺所謂妖妄者哉又況此輩若果能點藥化金何不閉門高居坐致其富而乃蠅營狗苟托附於權門邪此其不能點化可知也果能煉丹得僊何不脫屣飛騰自神其述而乃昏暮乞哀僥倖於捷徑邪此其無致僊之術可知也此理甚明人所易曉孰謂　陛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功無所不至舉凡天下之事莫逃　聖鑒之明必不為此輩所惑也且自古人君之聖莫聖於堯舜禹湯文武人臣之賢莫賢於稷契伊傅周召君未聞以此自徇乎臣臣未嘗以此而媚乎君君臣誠意交孚卒成正大光明之業繼此以後學術不明人心不古間有此說者亦不過庸陋下愚之見終未免無及之悔也秦皇為徐市所欺乃求三山蓬萊至遣童男女入海而不返沙丘之禍曾何助焉漢武為李少君所惑乃信煉丹合藥卒至文成五利俱被追逐晚年之悔亦何及哉唐憲以柳泌為刺史希成靈藥遽成莫大之災宋徽以靈素為寶籙可致長生卒甚難言之慘此皆往事昭昭可見者也曾何有一人真能化金真能成僊如所謂云

云者邪雖然此輩小人不過為貪利之求古亦有名為文人而亦為此漸以取媚於上者也劉向以淮南王安之術取悅漢成帝得典上方事蔡京以此取結於方士徐知常冊致相位今之所謂文人者其亦有向京之徒歟蓋其蹤跡詭秘不可得而縷論也

申明公議以祈　聖斷疏　　龐泮

臣等竊惟人君操天下之大柄行天下之大事莫要於公莫貴於斷不公則偏聽生姦無以服天下之心不斷則蓄疑敗謀無以成天下之務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故虞舜大聖人也必舍己從人去邪勿疑然後能致四方

風動之休周成亦皆王也必以公滅私惟克果斷然後能致萬國咸寧之效自古聖帝明王所以用人圖治何者不公何者不斷而克有濟乎近因傳奉行取致仕左都御史王越人心驚駭物議喧騰已該臣等六科十三道交章論列乞行收回成命等因隨該吏部會集多官從公議處皆謂王越不當復用都御史合行另推此又群臣博採一時之公議而同順以為容也凡 朝廷舉動如此則增光 聖德多矣但已經會奏又將及旬 聖斷未臨人心益懼第王越鑽刺多途請托充路稍見遲回遂投間隙或於此又顧而之他賍遂奸謀

實傷 國體天下後世論將謂何如哉然 陛下所與共理天下者不過朝諸大臣而已諸大臣會議如此而又遲疑不決將何所憑乎豈 陛下真知王越之才之可用斷自聖心而必欲用之乎臣等竊以為未然也必有左右之人妄致推薦之語 陛下偶爾不察而誤聽之耳且王越之才正所謂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者也曩昔仕於強盛之年尚爾僨事召釁深負 先帝之恩重貽 國家之患今乃假傳奉之名而起於衰老之日則進不以禮仕不由道尚何望其有所傾籍有所振作以裨 聖明之治哉臣等僉謂王越之斷不可用者大要有三傷 先帝之明不可一也損 朝廷之體不可二也開倖進之門不可三也用一王越犯三不可 陛下亦何取於斯人而必用之哉伏望 皇上獨斷乾剛俯從眾論追回行取王越之 命別選總司風紀之人庶塞奔競之私門永保清明之治體天下萬世一何幸歟臣等不勝惓惓祈請之至

三台文獻錄卷之一

奏疏

上　慈懿皇太后山陵疏　　黄孔昭

臣聞孝者天地之經義禮者古今之準衡人子欲致孝於親而不以禮非所以為孝也故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伏惟　陛下受　天成命纘嗣丕圖以四海之尊養極兩宮之歡娛臣已知　陛下等漢唐宋而上之虞舜周武同一大孝達孝之心也兹者慈懿皇太后崩逝聞有　勑旨欲別卜葬地既因　内閣大臣陳言命多官會議後聞　勑旨諭以　聖母皇

太后之意堅不可違臣又知　陛下孝固不衰於　慈懿皇太后特欲順皇太后之心以為孝也夫　慈懿皇太后乃　陛下之　嫡母雖不親育　聖躬而撫慈保愛之恩實同於所生故先帝在御寵眷特隆蓋以匹配人道之大端正嫡天理之大序也　陛下為　先帝之子受　先帝之托正宜上體　先帝之心生而事之於一宮死而葬之於一陵祭之於一廟斯於理為當於孝為至矣豈可以不忍違　皇太后之心而廢天下之大禮拂天下之公心哉　陛下誠欲致隆於所生則宜準宋仁宗葬李宸妃故事於　皇太后千秋萬歲後陪葬裕陵此又聖人所以權乎禮者固不可違禮以為孝而為是親疎隆殺也如　陛下以重違　皇太后之命為不孝而忍違　先帝之心獨可以為孝乎臣伏愿　陛下親謁　聖母之前號泣極諫懇惻開陳必欲上順天道下順人心遠法帝王已往之迹近荅　先帝在天之靈即日奉　慈懿皇太后梓宮同葬　裕陵奉　神主附祭英廟則非惟臣等之福實為天下之福　宗社萬年之福也如果再三諫而不從則　陛下當斷以大義獨舉而行之如告而娶孝也舜不告而娶亦孝也且今日之事綱常所在天下人心係焉國家命脈關焉　陛

下誠能斷然行之則不惟有以彰　陛下之孝而　聖母之德益昭於無窮矣不然則衆論雖可抑公心不可拂天理不可違而　陛下享祀　宗廟之日亦何以對越　先帝哉今不决議後雖有悔心無可及矣臣受命郎署職非言官但以　天地大父母視之則皆臣子也臣子聞父母有大事則遠近大小皆得號泣而言之豈敢隱忍偷生以為非其職而不言哉於事之未然而不預言使天下後世竊議於已往則臣雖死無補矣謹昧死上言伏乞　聖聴不勝恐懼之至

講學圖治疏　　謝鐸

成化八年刻資治通鑑綱目今臣等校勘錯誤以供
睿覽者除欽遵外臣退竊自念是書成於宋儒司馬光
朱熹之手上師春秋下薄遷固實經世之大典帝王之
龜鑑也曩在宋時神宗理宗二君雖當留意是書卒不
能推而見之政治之際百世之下識者未嘗不有望如
陛下今日之舉者是蓋不特是書千載一時之幸實宗
廟社稷之幸天下生民之幸臣等豈勝欣慶踴躍之至
臣待罪翰林今八年矣恒切愧懼思欲仰酧　聖恩於
萬一而庸鈍淺暗不識治道之宜凡臣所未能言與所
欲言而未能者大臣能言之諫官能言之百司庶職能

言之是以口與心謀趑趄前却不敢無因月越以至今
日臣愚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日之中如月之望如四
時之夏正易所謂豐所謂大有之時也以　陛
下端拱持盈於上羣臣奔走仰成於下宜若無待於私
憂過計者然而中者昃之漸望者弦之漸夏者秋之漸
故聖人於易在泰有艱貞之戒在豐有勿憂之戒在大
有有無備之戒蓋不如是則無以保其常豐常泰常大
有如一日也然則將如之何哉亦曰廣求賢臣如泰九
二之得尚中行豐六二之有孚發若大有九二之大車
以載相與講學圖治以保此豐泰大有之業於無窮而

已然帝王之所謂學者亦豈區區尋章摘句間哉孔子
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蓋必明足以燭理然後
謂之知不然則知之不精至有以君子為小人以小人
為君子者矣必理足以勝私然後謂之仁不然則行之
不篤至有知其為君子而不能用知其為小人而不能
退者矣必氣足以配道義然後謂之勇不然則所知而
行者亦且半途而廢至有知用君子而卒不果於用知
退小人而卒不果於退者矣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為
知為仁為勇者具見諸經臣愚不敢遠引備述姑即是
書所謂漢唐二代之君其於君子小人進退用舍之間

亦略可見矣蓋必若漢昭帝辨上官桀之詐以信霍光
庶可謂之知而苛察之知非知也必若漢文帝割鄧通
之愛以從申屠嘉庶可謂之仁而姑息之仁非仁也必
若唐憲宗不沮羣議卒任裴度以成淮蔡之功庶可謂
之勇而亢暴之勇非勇也彼代宗深信佛法惑於元載
報應之言而不能察是以貪昧而昏其知也玄宗溺意
聲色知李林甫之妬賢嫉能而不能去是以私欲而害
其仁也元帝惑於恭顯之譖而終不能直蕭望之之冤
是以柔懦而喪其勇也若是者今其治亂安危何如哉
臣愚竊觀今日天下之治上安下泰文恬武熙積歲因

仍狥名廢實天下之事恒所令非其所好天下之人皆
奉意而不奉法如曰振綱紀而小人之無畏忌者自若
如曰勵風俗而士夫之無廉耻者自如飭官司也而汚
暴益以甚裕兵民也而罷敝益以極減省有制而興作
每疲於奔走蠲免有　詔而征歛每困於追呼考察非
不行而倖門日益開簡練非不舉而私撓日益衆賞竭
府庫之財而有功者未必勸罰窮讞覆之案而有罪者
未必懲凡若此者其蠹根弊源將必有在臣愚誠不足
以知之夫以　陛下之聰明天縱宵旰勤勞若今日之
留意是書者豈不知講學用賢以圖治而故欲使之至

是哉特以人心不可兩用或者一念之間奪於彼則不
得務於此然於外則不得專於內故雖勞於求賢而一
或有妨乎己則賢者未必得用雖勤於立政而一或有
礙乎己則善政未必得行是惟　陛下密察此心懼有
於無必閒拓此心之所謂知必力行此心之所謂仁必
奮發此心之所謂勇以力求所謂中行有孚大車以載
之賢如之必深任之必篤日置左右薰陶啓沃稽之經
傳質以是書宜以今日之事驗之既往之迹見其用其
人而與行其政而得則曰今嘗亦有是乎見其用其人
而亡行其政而失則曰今豈亦有是乎反觀內省長慮
却顧兢兢此心罔有內外罔有終始大本既立萬目自
隨則前所謂積襲因仍狥名廢實之弊皆將一旦革去
無有難者而此豐泰大有之業可以常保無失如唐虞
三代時矣區區漢唐之治如此書所載尚何足道哉臣
狂瞽迷謬凡此皆儒生之常談世之椎傑才辨者未必
不以為迂腐而不可用然臣力求往古反覆究思要之
至理竊惟治道之大本莫切於此而救時之急務亦莫
先於此舍此而欲別為奇謀良策以坐收唐虞三代之
治臣愚不敢負此心以欺　陛下也夫以　陛下之聖
據大有為之勢操大可為之權如天之於萬物欲春而

春欲夏而夏欲秋而秋無與牽掣無與沮撓斷然而行
實聖心一轉移間耳夫何難之有哉伏惟　陛下察臣
之愚矜臣之志不以出位為責不以未信為嫌試以今
日惓惓是書之意而一行之則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生
民之福皆將不外是矣臣不勝惓惓戰慄待罪之至

維持風教疏　謝鐸

臣愚竊惟人倫風教所先人倫不可以不明也臣願正
祀典以究明倫之實仕途風教所繫仕途不可以不清
也臣願重科貢以清入仕之途冗員風教之濫冗員不
可以不華也臣願華冗員以從京府之制捷徑風教之

蓋捷徑不可以不塞也臣願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臣
愚近覩禮部尚書傅瀚等為地震事題准各該條陳所
見臣固知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止於此蓋凡政本之
蠹蝕官司之黷濫生民之愁苦軍士之疲困災異之迭
見邊境之失寧是皆宗社安危之關而朝廷宵旰之所
急者顧以啓沃論諫各有攸司而出位言高尤在所諱
惟是四者事關風教風教學校之首務也臣雖不才職
專學校又豈容終於隱默而不一言之哉用是條列如
左一曰正祀典以究明倫之實臣愚竊惟學校之設皆
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父子子雖齊聖不先父食

柰何仍訛襲故以顏曾思三子配饗堂上而其父則皆
列祀廡下冠屨倒置有是理哉為今之計莫若別於闕
里立廟祀叔梁紇而配以顏路曾晳孔鯉諸賢如先儒
熊去非之論庶幾各全其尊而神靈妥安也人倫莫大
於君臣殷之頑民猶不忍忘紂柰何忘君事讐若吳澄
者親為有宋之遺臣而覥顏胡元之官祿名節掃地復
何言哉後死之誅正宜律以春秋大義斥其用夷變夏
之罪罷黜從祀以列於莽大夫之列庶幾不掩其惡而
人心愜服也此前一事人雖屢言而未見施行此後一
事臣亦嘗言而未蒙俞允臣非不知重復瀆繫言之誠

為可恨特以每當奉祠對越之際輒起頻顣不安之心
心所不安故又不得不發之言耳如蒙乞 勅禮部翰
林院重加考定議處使祀典以正人倫以明則所以維
持風教者不淺淺矣二曰重科貢以清入仕之途臣愚
竊惟科貢之設皆所以羅天下之賢才而用之也科舉
一途雖稱得人柰何考試等官類皆御史方面之所辟
召職分既卑學亦與稱恩之所加勢亦隨之於是又以
外簾之官預定去取或者名為防閑而實則關節內外
相應悉憑揣摩而科舉之法日壞矣臣愚乞 勅兩京
大臣各舉部屬等官素有文行者取自 上裁每布政

司特差二員以為主考如往歲諸臣之所建白者庶幾
前弊稍革而真才亦可以漸得矣歲貢一途雖亦有人
但近來提學等官類從姑息試驗之初不以勢取則以
賄行不以濟貧則以優老及其來貢之際又聽其自乞
願授教職往往名為陞考而實則虛文上下相蒙迄無
可否而歲貢之法益壞矣臣愚乞 勅禮部將歲貢生
員願授教職者先送翰林院國子監按月考試期年之
間擇其果通三場者方許陞考授以職事庶幾前弊稍
革而教官亦不至甚濫矣凡此二者揆之人情格例未
免窒礙難行臣切反覆思之積弊之深如此必得出自

宸斷力加旋斡然後科貢可重仕途可清而所以維持
風教者不外是矣三曰華冗員以從京府之制臣愚竊
惟京國四方之極天下所視以為準則者也切見順天
應天二郡實惟京府大興宛平江陵上元四縣皆為附
郭見今學校之設惟二府有之而四縣未嘗有蓋雖統
於所轄實亦以府學之生徒悉皆四縣之俊秀與其儲
養之濫不若選擇之精之為愈也不然豈以京國首善
之地而惜此一學校之官哉柰何凡今天下附郭縣分
不拘多寡俱各有學其視京府實為冗濫臣愚請從順
天應天之制凡附郭一縣例增廪膳十名隨其縣之多

寡以為增益止以府學教官兼領其事生員雖益而官
不加多庶幾冗員稍革而風教之責亦稍重矣臣亦竊
知今之為官者類喜添設而難於裁減殊不知增一官
則增一官之費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天下冗員之
可減者寧止是哉四曰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臣愚竊
惟國學聚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皆所以備國家他日
之任使也選之科貢猶恐未精柰何近年以來大開捷
徑如納馬納粟之徒皆謂其有資國用之缺殊不知得
其利者未什一而受其害者已千百况今日之納馬納
粟即他日之鬻爵賣官此等風聲豈　盛世所宜有哉

今邊事方殷謀國之臣必有以此策獻者萬一再行則
彝倫之堂竟為交易之地豈不大可恥哉臣願深監前
弊預塞其途雖或國用不足亦當別為節縮區處而此
策斷不可矣往年有因此輩在監不諳文理凡撥各衙
門寫本者俱各顧人令遂視為定例致使六科短差亦
以顧人艱難為辭目前流害其極如此如蒙乞照內府
等衙門事例許以年月相應者送科寫本亦令掛選出
身庶幾嗟怨少息而風教之地亦稍清矣臣固知國家
養士不厭其多但賢路所在恩倖之濫進昏耗之雜處
殊亦可憂然則捷徑之當塞者又寧止是哉

釋言罪以明納諫疏　　夏鍭

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中書舍人吉人監察
御史湯鼐任儀姜綰劉遜繆樗給事中方向等皆以言
事放棄於外至今未還臣前處遠不知　朝廷之上以
為　陛下嘗從言納諫能進退大臣乃大有為之君文
祥等又盡一時聰明有節氣亦不可棄之材何不相合
如此也自問不喻有疑於心自今年來始知　陛下之
意以為此輩徒欲逞已無益人國是以困苦而不祐棄
置而不惜蓋有由也然臣正以是勸　陛下也昔者趙
簡子無適而納諫曰吾將以來諫者唐太宗不罪德參

更加優賜曰朕罪此人誰復敢言皆見於載籍至今稱
之使文祥等其言有益於國而 陛下容之此未見
陛下之大倘其言無益於國而 陛下能容之此見
陛下之難耳如文祥等臣亦不論但人臣因言得罪又
久在外恐非 朝廷之宜盛德之事蓋 人主之體每
行一事要可以示天下為先發人心之悅然後稱 人
主之舉動以廣教化而併鴻名也如今之事未見有此
陛下本有納諫之實而小臣在外反成 陛下卻諫之
名又為 陛下舉動之累此愚臣因置後害為 陛下
言也憂 明主而恐善道之不終不敢復顧也方今

陛下之臣恃 陛下在上皆有以自樂獨文祥等十數
小臣傾頹眨所漂泊海徼或觸瘴毒親夷獠犯魑魅皆
有憂慮而無懽慽則不特 陛下有不得其所之人而
羣臣亦有向隅之泣天生 陛下又生 聖子天之為
民豈欲湛恩之中更覩此輩哉此又 仁主所宜動心
也且言者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竄徙之苦
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
今日之苦亦後時之利但非 人主之福耳 人主者
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其禍亦無其名罪愈輕
而名愈鮮而名者并歸於 人主之一身矣是以忠臣

者固甚薄其名非但樂其身之無事而已也夫臣之愛
君愛其身則愛其德愛其德則愛其名豈願已之完好
而遺 主上以疵玷哉是大不得已也此尤 人主所
當深察而致思者也然臣聞之如 陛下之意必無令
日之事為此事以遺 陛下者 陛下之柱石大臣劉
某者誤 陛下也蓋時有直士既非小人之利尤於權
臣不便彼見文祥等旣彈萬某又論尹某懼其一旦及
已也於是有助之懷抉操戈自逐如魏某者出焉使人
至此豈不愈有跡乎天下之人皆知而惟 陛下不知
臣是以不敢止也如某者不能引天下賢士使共事其

主乃反除仇言者置之遠地以彰其 主之不容且事
非不得已而聽言路自為阻塞致 主上不深察以申
其邪謀又重以累 主上只此一事所壞已多況其他
貪放可數之罪臣不欲明以疏舉今但舉要為 陛下
言之則輿論所棄實不減萬某尹某也伏乞 陛下宸
衷自定特 敕吏部追赴文祥等還其舊官及凡前後
因言去國之臣不論久近一體加 恩及被魏某等以
私過告訐去位者亦乞加察然後罷劉某還其家以儆
有位適今陽生陰退之月臣願 陛下行此二事以應
天道以順陰陽 陛下誠然乎臣見大聖人之作為固

耳目所未有簡冊所未載人心大回　宗社獲福不足以言其應也臣本無知識又無言責以將遠去思見陛下而無由是故一著狂直以附傳言之義行古之道也

乞　恩宥過終養疏　　夏鍭

臣庸暗無識狂滯有名少讀經書志惟苦於無位既登科第念始慮於進退臣原籍浙江台州府天台縣人臣父先臣埙由進士歷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功成乞退家　恩終家臣實不幸獨子承緒有祖有母兩世三人二祖高年並過九旬母氏單居六十有五成

化丁未臣始與計吏偕來會試禮部身在京中念慮失待未暇省決至家　聖主增收過釆擢臣進士待事吏部離親遡祿獨行靜計於是乎羈礙百出矣進退兩難矣臣當其時便欲吐實求歸以待二祖之終以還老母之養草疏畧具有　詔將行由是聞　命輒靜裂草不修習事工曹期月乃去願只營於得歸慮不暇於後來況以不肖之質安務美好之名此臣之愚有如此者及其提身就道載熱還家則經時而病作矣臣之病臣嘗察見根原矣臣之得病内見傷殘而不知外逢嗜慾而無忌漸之既久防之太遲是以始則寒熱更進其名為瘧久則血氣頓悴慮且成勞臣至此始知藏疾養患遠醫去備之不可測也蓋暗長之禍常作於不為勿藥之疾毎成於難愈此又助臣以居歷歲淹月者也及臣之病幸而既去嚴祖大愚固命之慈母盧氏欣許之謂臣必慨幾日之養宜赴一朝之忠行道於外歸榮於家理難一見恩欲兩酬臣是以流涕出門割情得路是臣比他人情獨可憐事無難親止是為親濡滯實非無故還延去魯遲遲不開祖在母存竊銜駕車豈但官虧祿損彌子用之以免罪聖人行之而垂法且人必畏疾病官必信文書今吏部雖或察臣之情尚有疑臣之迹將若

置臣於罪必至枉臣之心則榮未見而辱將有孝雖奪而忠無成且察其情者用其力知其心者行其道必若枉臣之心是亦不察臣之情也矣心既見枉情又不察即有大官近秩道不可託位不當居況踈遠小臣乎來實非臣所貪去亦非臣所欲但有此不便即不敢顧祿況臣之疾朝發而暮止春去而秋來前日舟中毒暑中腸瀉且為痢今日旅次涼風切肌咳則生痰蓋虛憊新愈之體無不為害者矣伏望　陛下念臣之父曾展忠勞閔臣之身未膺例蔭十世之宥用其一世特　勅吏部饒臣送問放臣還養廣求忠之路罷行孝之罰如此

則不止微臣一家死生老少戴日豢土幽明共荷而已也臣昧死又言臣見自古國家深畏大忌莫若人情壅隔於下聽聞之不徹也臣則不才有司既以賢錄臣先帝又榮臣進士是臣比衆人宜加數等如是而犬馬之情不使上通更復悉頭滅口輕自送身於曖昧未辨之罪則自臣以下雖有生枉死冤抱忠含事急迫欲上之情何由自達此臣所以不避斧鉞候死以聞非一自為也

請　大駕還朝疏　　葉忠

臣聞古　帝王之治天下也其居處則有九重之邃其出入則有警蹕之嚴其身則有保其動則有師不幸而天下或弗以靖也亦惟命將出師而已故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豈故為是示尊貴崇清穆也哉蓋　天子者社稷之主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也故不下堂階者盛世之所以為治君行師從者後王之所以為荒乃有寧藩不道　陛下因而赫怒整兵舍嚴密而涉江湖蹈崇深而即戎旅一將之勞上厪萬乘大君之貴戒失垂堂識者以為非策久矣今幸而天為社稷除殘都御史王守仁等憑仗　天威將一鼓元兇繫行在此正　陛下振旅還師之時也顧乃悠悠六飛逋

適歲月自燕而兗自兗而徐自徐而淮自淮而揚道路苦於候迎州郡疲於供應人心搖於疑似外夷傳於非笑夫功已成矣武已振矣天下已無事矣可以歸而猶未歸者殆必讒佞之人惑於左右眩於是非而不為陛下陳幾務利害之實也臣職忝言官心惟國是　請為　陛下條之蓋　陛下之不可以不速還也其大幾有四不可以久處此者其大害亦有四　陛下之天下誰與之哉天地祖宗之所以福　陛下者也今天地則大祀之期將臨　祖宗則三時之祭或缺仁人孝子當必有弗安乎其心者其幾一也　皇太后惟　陛下一子蓋欲朝夕一見顏面以為慰悅今侍膳之禮久曠則倚閭之念必勤其幾二也三年一朝　覲者帝王常典也茲天下多官咸會集於輦轂之下履端之賀其可廢乎其幾三也三年一朝試者　國朝彝憲也茲天下多士咸感慕於風雲之會臨軒之策其可緩乎其幾四也他如未徹重瞳而稱　聖旨不出　宸斷而决國是幾務滯而弗行　社稷虛而失守弗人心而戾理道者可勝言哉此其幾之不可以不速還者此也以害言之老子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易曰不戢將自焚今罪人之首既得凱還之命不班師老而暴其害一也江淮兵

越一帶草潦頻仍父子不保今復以六師擾之饑者輒食荒者為息民苦而怨其害二也臣聞　陛下居非大內之歲行無清塵之禁醉卧隨意所止之舍惟情是便昔人有言曰白龍魚服困於預且其害三也臣又聞　陛下時樂屢於漁獵之間身每試於山溪之險或虎狼突前而為不及防或風波忽興而莫為之備昔人有言曰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其害四也他如倚勢者妄為請求圖安者廣為賄賂奴隸下及於冠裳需索公行於府庫逆人心而損國體者可勝言哉此其害之不可以不速還者此也嗚呼振旅以歸也昇以成天下之

幾頓旅以止也或以受天下之害　陛下聰明天錫智勇夙成夫豈不足以決擇此也哉茲必有左右之臣親信之倖所以為　陛下謀者弗忠且盡也臣愿　陛下上念宗社之托下順臣工之心速發明詔即日班師詩曰徐方不回王曰還歸將不在成周而在今日矣　天地幸甚神靈幸甚天下黎元幸甚

請戒遊幸疏　王爌

臣等嘗聞自古國家莫不以勤勵而興以荒淫而廢罔游于逸大舜成有虞之治遊畋無度太康啓有夏之亂前鑒具存不可忽也往者　陛下南海子之幸臣等固

知萬萬不可然特值　郊祀之便道里不遠況　宣諭廷臣即日而返竊以為此特取便偶一徃耳後當不復然也未幾又有功德寺之幸雖不諭廷臣知之然隨行不過數騎潛往潛回臣等又以為　聖心秉彝之良猶畏人知倘人知之決不為也不意今日又有昌平及各馬房等處之幸且導以鼓吹擁以騎卒揚威而行經旬不返夫不惟一為之而屢為之不惟潛為之而公為之向猶十數里而今百餘里向猶一二日而今十餘日向猶諭及廷臣而今不復畏矣日甚一日何所止極臣等嘗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陛下以　天地宗社生靈

所仰賴之身而輕出不常如此萬一草澤之間蕭墻之內不測之變乘機而起何以處之且儲位久虛人無繫屬其可憂固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况乎委萬機而不理遠羣臣而不朝屈　萬乘之尊而雜處於戎伍之中舍九重之安而驅馳於郊野之外不惟傳笑四方貽譏後世實有以啓四夷輕視之心其所損又不少矣此皆自古　帝王及　祖宗以來絕無之事也　陛下何忍為之乎臣等於此雖屢言之而未蒙俞允盖由螻蟻之誠不足取信芻蕘之言無可采録既不能輕生死而力爭又不能決去就以謝罪虛費廩祿久妨言路上負　國

恩下負折學雖處之萬死亦不足贖臣等竊念 陛下
聰明天縱豈宜有此近者訪之人言咸謂實由都督江
彬神用寅入禁城日侍 輦轂承望風旨從諛導非以
敎 聖明不察為其所惑誠所謂罪之魁者臣等前此
風聞不真未及指名論劾使早去之此又臣等之罪矣
乃若大學士梁儲等身依密勿曾無格心之功官居師
保且失補過之職其罪固不容逭府部等衙門大臣朱
輔陸完等或世受國恩而救正之義無聞或位列卿佐
而啓沃之道有虧其責亦不能辭伏望 宸嚴先將臣
等各治以法就行罷黜以為言官不職之戒即將江彬

等明正典刑以快人心其梁儲等量加罰治策勵將来
尤望 陛下以 祖宗為法以 社稷為念自今伊始
痛絶遊幸親理機務仍詔示臣不復外出俾各安職業
毋相驚惶保 聖躬於無虞延 國祚於有永天下幸
甚萬世幸甚臣等幸甚

明是非定賞罰疏　黃綰

臣聞忠臣事君義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阿比故於是
非之際寧捐生以雪義不曖昧以偷榮言必行其志必
明其道而後已也臣頃為後軍都督府都事今大學士
桂萼為中式舉人見其大節可敬輙與為友及臣為南
京都察院經歷因見大禮不明輙共上疏論列死生休
戚與之相知前後二十餘年矣終始無間止因前歲臣
薦新建伯王守仁堪任大用以盡職分耳非有他也萼
與守仁舊不相合因謂臣言不然小人乘間相搆使臣
與萼有隙然臣終不敢以此廢萼之平生也但臣於事
君之義立身之道則有不得不一明者臣是以言之臣
所以深知守仁者以其功與其學然功高而見忌學古
而人不識此守仁之所以不容於世也守仁之功其大
者有四其一宸濠敢為不軌營謀積慮已非一日内而
内臣如魏彬等嬖倖如錢寧江彬等文臣如陸完等皆

受其重賄而許以内應外而内臣如畢貞劉朗等皆受
其深托而許以外應故當時在朝臣寮往往為宸濠所
搖動無有以其殘暴訟言之者脫使得志天下蒼生其
不魚肉乎忠臣義士其不赤族乎 宗室親友其猶保
噍類乎且宸濠以肺腑之親威霆之著集劇賊練精鋭
富財廣援以行其謀辟之毒蛇猛獸孰得控而撩之若
非守仁忠義自許兵謀素閑挺身以當事變之衝先時
預防請便宜以從事臨機詒檄畢長筭以徂征必将迅
雷不逮掩耳赤手不能率衆而江西之原燎不可撲矣
今反皆以為伍文定之功而守仁不得儕焉是乃輕發

縱之人而重走狗之役者也天下豈有兵交不用運籌
可以徒搏而擒賊者乎其二大冒茶寮浰頭桶岡諸寨
勢連荆廣地接江閩積年累歲為賊淵藪毀邑刼劉出
沒靡常其時有司皆以束手無措望險而唏再使閲歲
踰時數境之內恐非　朝廷之所有矣守仁初鎮贛州
遂次第剿除至今稱靖其三田州思恩釁成累歲　陛
下雖切深憂而事不得息兵不得已故起守仁往撫之
守仁定以兵機感以誠信遂使盧蘇王受之徒空城崩
角以來降感泣驩忻而受杖遂平一方之難其四八寨
為兩廣腹心之疾有年矣嶺海事變皆由於此其間守

戍官軍本以防賊日久化為賊黨為害反有甚焉守仁
假永順土官彭明輔等之狠兵及盧蘇王受之降卒併
力而襲之相機而動之遂去兩廣無窮之巨害實得兵
法便宜之算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守仁所歷征戰前
後無慮數十然[illegible]入險阻或凌驚濤或衝炎暑或觸瘴
煙冒矢石蹈不測舍身忘家以勤王事卒以毒癘死于
馳驅誠為勤勞盡瘁者矣可以終泯其功乎守仁之學
其要有三其一曰致良知實本諸先聖先賢之言也孟
軻謂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又以惻隱羞惡恭敬
是非四端為人之固有蓋由發動而言則謂之情由知
覺而言則謂之良知所謂孟軻道性善者此也且孔子
嘗讀有物有則之詩而賛其為知道也良知者物則之
謂也其云致者何也欲人必於此用力以去其氣習之
私全其天理之真而已矣所謂必愼其獨所謂擴而充
之是也其二曰親民亦本諸先聖先賢之言也大學舊
本曰在親民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
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孟軻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此守仁所據以復親民之舊而非近日親民之
訛也夫天地立君聖王為治皆因人情之欲生因致其
親愛以聚之故為田里宅居以為之養焉禮樂刑政以

為之治焉盡至[illegible]之道以順其欲生之心耳此所謂王
道也舍此而云治則伯功之術而非王政之醇矣其三
曰知行合一亦本諸先聖先賢之言也顏淵問仁孔子
告之曰克己為仁顏淵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聽言動
夫顏淵之問學也孔子之教之學也非他也覺非禮者
知也勿非禮者行也如此而已矣蓋古人為學務實知
之所在即行之所在也故知克己則禮復矣未嘗分知
行而二之他日孔子又自語其學曰吾十有五而志于
學以至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亦非分知行而二之也
守仁發此無非欲人言行必顧弗事空言如後世之失

也盖儒本經世三代之學以明人倫為本守仁見世之士風頹靡上之事君親下之處夫婦以及朋友長幼之間皆不由誠心以失其道故以此提撕之欲人反本體察切實用功而已視　陛下敬一之旨五箴之著大孝之誠至仁之實寔無二致昔朱熹嘗誦歐陽修之言云經非一世之書傳之謬非一人之失學者各極所見以俟聖人而後定則知守仁之見亦非妄矣可以終廢其學乎然蕚不與守仁遂致　陛下不之知夫有臣如守仁者幸遇　陛下堯舜之主而不獲明良之會果誰之過與臣是以惜之也臣雖平生敬蕚信蕚亦不敢以此

謂蕚為是也況賞罰者治世之權衡　明主之操柄也以守仁平日之功之賢又以勤勞終於王事乃常典不及削罰有加不得與諸臣安處者等是廢議賢之法而為過惡之懲反褒忠之典而為黨錮之禁至公之道顧如是乎哉其何以勵忠而勸將来也且守仁客死之後妻子孱弱門戶零丁家童載骨藁殯空山見者為之流涕聞者為之酸心若使鬼神有知亦當為之夜哭矣臣實不忍見　聖明之世有臣如此有事如此也假令守仁生於異世猶望　陛下追録而褒卹之況在今　聖朝哉至如永順官兵素稱驍黠凡經調用所過傷殘有

甚於賊實緣節制無法故議者有意外之憂耶感守仁威信俛首效死不敢有他又如盧蘇王受之徒實係父失之衆一旦感恩畏威歸化效力皆宜有以慰其望今皆置而弗録不亦重失其心乎此事關係尤非細故又不但守仁賞罰之當論而已也況臣曩與守仁為友幾二十年一日自憤寡過之不能守仁乃語以所自得時若有省遂如沉痾之去體故復拜之為師則臣於守仁實非苟然以相信如世俗師友之比也臣今日所以粗知事　陛下而不敢有欺者亦皆守仁之教臣耳夫陛下君也守仁與蕚師也友也臣於君父之前處師友

之間既有所愧焉敢隱忍而不知吐露哉即如蕚事陛下本無不忠但以昨者小人讒之所以至此未白臣實為之深憤今　陛下既明蕚之非嘉命召以還臣為之喜而不寐此非臣之私蕚也臣之情有不能已也今守仁之抱冤亦猶蕚之負屈伏望　陛下以視蕚者視守仁以白蕚者白守仁　勅下該部查給卹典贈謚仍與世襲并開學禁以昭　陛下平明之治天下幸甚若此事不明則蕚必不能忘形於臣而小人讒構猶得以入之臣雖欲曲附於蕚竭誠以事　陛下亦有不能也故臣又敢以此言之庶所以盡臣事　陛下之忠且以

補尊之過而觧其疑實亦臣不苟同阿比之義如此也
臣昧死言之

請從祀羅豫章李延平疏　金賁亨

臣聞孔子纘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以詔萬世是以享有王祀久而彌尊當時速肖之[illegible]與夫後儒推明其道以傳示來學者皆得從祀于其旁後世膠於著述之說而或不計其德之醇疵則固有幸而入者至於道足以續聖人之緒而不偏言足以發聖人之蘊而有功功足以定後學之趨而不惑如宋儒羅從彥李侗者而不得入焉此則盛典之有待而公論[illegible][illegible]不容已者也臣

嘗遡其淵源侗宋儒朱熹之師也侗學于從彥從彥學于龜山楊時時學于河南程顥兄弟[illegible]嘗送時南歸謂人曰吾道南矣夫顥豈輕許可者而[illegible]以此稱時是時所傳于顥而以授從彥者即濂洛諸儒所以繼孔孟之緒者也從彥聽時語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由是潛思力行任重詣極侗嘗稱其[illegible]明而脩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觀侗之言則從彥所得於[illegible]者可知矣侗親受從彥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于心

盡得其所傳之奧熹狀其行曰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温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又曰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又述鄧廸之言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觀[illegible]之言則侗所得於從彥者可知矣此其道足以續聖人之緒而不偏者也從彥著述而熹所編錄遺書皆其平日傳授切要之言熹所嘗尊信而服行者則亦侗之著述也熹又每引二家之言以訓釋經傳彰彰具存其心得獨見有非漢唐以來諸儒所能及者此其言足以發聖人之蘊而有功者也從彥嘗令侗靜

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蓋謂程氏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之語互相發明而深得子思中庸之旨使學者有所主宰而不流於禪侗深領而亟稱之嘗謂熹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人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與從彥之教實出一轍熹皆尊信發揚以示學者是其師弟子相傳之的至正至明至精至約異世同符愈久不變是故從彥之功在於侗侗之功在於熹無從彥則無侗無侗則無熹而濂洛之所傳者泯矣雖有豪傑之士亦何所從受而保其不謬

也哉此其功足以定後學之趨而不惑者也今之學者無不知熹之功而不知從彥與侗之功是猶人知有父而不知其祖也嘗觀漢儒若馬融劉向賈逵戴聖之徒考其素行皆背吾聖人之道止以著述微勞皆得從祀其所著述又豈能得聖人之旨如二儒者哉以二儒之賢而不得與融等並列此誠公論之不容已者也夫吾道之明晦有時賢哲之遭逢豈偶熹祀於宋祀時之議屢興屢寢至我　孝宗皇帝用儒臣之言特　勑從祀而羅李二儒猶所未及豈非有待于今日也哉恭惟陛下潛心聖學敦崇孔子之道作　敬一箴及發明宋

儒程頤四箴范浚心箴以頒賜學校天下儒流莫不感激興起此正吾道大明而賢哲所由以表章之日也伏望　陛下准臣所奏　勑下大臣討論故事　錫與二儒封爵從祀孔子廟庭則吾道幸甚

應　明詔辟逸才以裨　聖化疏　何贊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能致天下之大治者以天下才治天下事而已所以能得天下才治天下事者求之不遺幽隱用之各當賢能而已夫堯舜至聖之君必曰明明揚側陋野無遺賢曰明明者舉在位布列之賢無不甄也曰揚側陋者舉山林遺逸之賢無不錄也惟上不遺於顯達下不遺於幽微所以夔龍元凱並升於朝朱虎熊羆悉登於用大賢任天下之要而君心不勞庶賢條天下之繁而政績咸熙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有自來矣　陛下德配堯舜治嘉唐虞龍飛虎變文教四敷天下之士爭自濯磨以承　休德朝省任職之賢固不乏少而巖谷蔵脩之賢亦甚衆多特患舉之不公羅之不盡不能無遺才之嘆而有孤　聖明思治求賢之意耳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此言至公而甚大也臣愚敢舉所知以備　聖明之采擇焉如致仕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何塘宿德重望偉然一代之

表儀邃學純才卓爲士林之山斗堅貞可以厲世平實可以感人致仕江西叅政應大猷孝友出於天性廉潔不假强爲正大之學足以庇民而澤物隽傑之才足以輔世而經邦原任翰林院編脩唐順之文魁天下而志愈見其謙沖學博古今而行不虧於脩謹誠哉翰苑之清才終爲　國家之大器致仕江西副使高賁亨操守如精金美玉而鄉邦信其德才器如大川深澤而海內知其賢革職吏部考功司郎中余胤緒操履端方義利極分明之辯涵養深粹得失無怨尤之心起復四川叅政趙淵名節砥礪志趣真同乎古人議論宏深事業奇

施於今世原任四川提學僉事蔡宗兗恬澹有得於學
問剛方不羣於流俗去爵祿如脫屣處窮困若終身原
任戶部員外郎李源理課鈔而厲志冰霜乞終身而注
意文學清介已表於糾閒淵源可備乎顧問之八臣者
年力未衰志意方崩退則殺身偷已進則憂　國奉公
置之　清廟明堂則為圭璋瑚璉列之方岳邊鎮則為
屏翰干城皆　神化之造士　聖代之逸才所謂藹藹
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維君子命媚于庶人者
也使其生于暗世亂朝而投閒不用則亦已矣今幸際
明時逢　聖主而徒抱空志於巖穴豈不重可惜哉臣

待罪言官思切圖報而不敢蔽天賢以妨　聖明之治
亦豈敢私匪人以自欺罔之誅寶得之真知采之公論
薦賢為　國以罄犬馬萬一之忱者也伏乞　勑下吏
部再加查訪如果臣所舉不謬乘將何塘等量才擢用
以裨　化工如臣所不知而出無按科道官薦舉者仍
勑該部通行從公覈實必其才德俱優瑕玷不聞及才
雖不足德則有餘者方許疏名　上請起用如才優而
德劣文高而行卑及有歷官中外浮沉貪婪交私上下
夤緣起用者勿得一槩甄錄以溷名器如是則賢才用
而仕路清舉錯公而百官勸正大光明之業雍熙太和
之治可　垂拱而成矣放黜輩華何患不如堯舜哉臣
不勝戰慄仰望之至

開言路疏　　李一瀚

臣聞人君之治天下如心之管攝一身人身之動作出
入苟非耳目以視聽於先則不知趨夷避險去危即安
以致顛躓暗墜匪獨危其身而心亦愚矣然則人君之
治天下其可須臾而無耳目之助乎科道者朝廷之耳
目也內而府部外而藩司下逮州縣遠而戎夷乃朝廷
之四肢百骸也其百官之賢否地方之利病生民之休
戚乃四肢百骸之疾痛癢痾也人君者以科道而察天

下之賢否利病休戚猶以耳目而察此身之疾痛癢痾
也故耳目須臾而不用則心昏而無知科道須臾而不
用則下情壅而不聞古之　聖帝賢王深識此理所以有
謗木之設諍臣之置鍾鼓磬鐸鞀之陳史瞽與工之諫
以求天下之言者如此其切而于其有言也或拜以受
之或嘉以納之或改容以聽之或爵祿以賞之以誘其
言者又如此其至未嘗敢以其切而譴怒之者此所以
下情無徵而不達上德無細而不宣蓋耳目用而身安
之効也迨乎後世愚君暗主縱慾妄動拒諫飾非無所
不至或言而不聽或聽而不行或摘其小失而置之法

或怒其切直而下之獄由是誇臣杜口結舌而國之若否置之不問遂以危亡者何限此不用耳目而身危之理也我　太祖高皇帝深覽遠古之蹤近監前代之失特設六科給事中十三道御史以司察其賢否休戚利病　成祖文皇帝建北臺亦不廢南都之科道凡以使兩京互察纖微必聞之意也何　陛下即位以來屢罪言者觸諱即擒拏箠杖其即時致死者十之五六其有幸而復生者則或禁諸犴獄或謫之下僚或編氓口外遣戍邉庭所以箝科道之口者已無所不用其至夫此輩受　陛下知遇簡拔言路方將圖報殊恩是故有言而不諱也　陛下於言者則寘以重罪官職削黜身命不保其不言者則待以苟容延歷資俸超遷美官是陛下所喜者不言也所怒者言也則誰肯觸　陛下之所怒而不投　陛下之所喜耶夫設官以諫而使之不諫任職以言而以不言為稱是何昧設官之初意耶如是耳以本聽而塞之使聾目本以視而蔽之使盲然則何用耳目為哉養奸習偷遂以成風近日以來居科道者或捜訐小事以塞責或泛論迂緩以免禍至於國家之大典禮相臣之大奸惡生民之大利病一切不敢以聞徒有相與腹誹而已如數年之間九廟迄為煨燼視

天之怒　陛下而不言也陰謀起於蕭墻視人之怨陛下而不言也北虜屢擾邉境不寧視夷狄之侵陛下而不言也琉璃喬宇土木不止視左道之惑　陛下而不言也公卿將相賄賂公行藩司郡縣貪酷無忌視羣臣百寮之欺　陛下而不言也躭嗜神僊道冠道服濫爵異流匠官道官視天下後世之嘆　陛下而不言也在廷諸臣苟有志行高潔者則相引去視人心之離陛下而不言也忘國大難以為安玩其致亡以為存視諸臣之誤　陛下而不言也日甚一日則異日脫有奸雄睥睨神器者亦將不敢言也長思却顧可不為寒心哉伏惟　陛下遠慕聖帝賢王之風近法　太祖　成祖之迹復開耳目之司廣闢聰明之路已前獲譴繫獄者速為釋放仍復舊官謫戍者　勅使取回重嘉賞勞因忠言而杖死者蔭其子孫以示褒獎緣讜言而降官者破其資格不次陞遷則不惟科道得以盡忠正諫而諸臣有所見聞亦得以直言無隱矣所以回人心以光治道若天意以永國祚端有在于此斯言也夫人知之夫人能言之能言之而卒莫敢以聞者謂批逆鱗以求殊幾何能保其身是以寧隱忍以保禄尸位有臣如此陛下將焉用之　陛下能察其情之所不能已優容嘉

納則犯顏直諫之臣至矣自古帝皇莫不以聞過而興
禹湯是也莫不以諱過而亡桀紂是也　陛下有堯舜
之資乃不法禹湯之聖而襲桀紂之迹此臣之所未解
也愚臣狂瞽之見冒昧上聞不知其萬分有一能裨於
聖明否　陛下倘賜采納天下幸甚國祚幸甚

裕國足民疏　　鄧棟

臣聞財者民之心民者邦之本善為國者恒恤民以固
其本善恤民者必豐財以結其心苟浚求之民以足其
財傷其心以揆其本也臣又聞庶官無曠斯衆績其凝
一德咸有斯天心克享後世人私其身而聯屬之道微

士私其官而推軌之誼缺治不逮古良有以也以今日
觀之大倉無經月之積小民盡終歲之計其詘且貧可
謂極矣揆厥所由豈非大小臣工不能以　皇上之心
為心而各以其心為心故致民財之兩病乎臣于該科
接得禮部一本欽奉事該內閣傳示　聖諭百姓飽煖
的少茲竭力尋乏已入冬今可語山示朕意自立冬止
行庶免風霜上欽　天眷仁哉　皇心真加意於窮民
者也又戶部一本為傳奉　聖諭事奉　聖旨太倉財
源也今所積不勾常發何之焉欽取者亦不知備否着
開具回奏大哉　皇言真存心於國計者也是　皇上

之心雖天地之仁萬物父母之愛其子不是過也茍大
小臣工能仰體　宸衷同心一意奉揚　休德豈　皇
心既加而澤有不下究者乎臣草茅無識嘗蚤夜以思
而有一得之愚敢敬為　皇上陳之竊惟　國家設官
制治府部不相臨攝職事各有攸司離局者為侵官出
位者為干紀法至善也然雖釐為百職實則合為一體
休戚相關利害維繫情固無間也嘗觀先臣霍韜評治
諸疏可見往時任事之臣未嘗以職自守而不究心於
諸司之利害也迨風會既流大道云隱居位者以職掌
為當然不與同舟之念任職者以條例為正業何有一

家之情承行之外邈不相關大較然也近以東南多事
調度寖廣解發不敷候財以集事者罔顧乎民碞守土
以親民者難計乎乏用人各異心事各求濟較之曩時
抑又甚焉殊非所謂協恭和衷同心同德之道也臣嘗
聞之宋人曰善理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
害財者而已今觀之害財也莫過於冗官冗食其可
不思所以去之乎然二者之冗各有司存請求之責獨
屬戶部將何以善後圖哉此臣所以懇乞　皇上特敕
臣工協心以求濟也以冗官言之一官之設其廩祿之
類所費不貲皆出戶部其冗而可去者臣不能悉舉如

無大職事者添註帶俸因地方有事暫設遂為定額而不革者屬之吏部戶部不得而問也太常寺太醫院欽天監四夷館等衙門無事倖鉠之官則屬乎禮部戶部亦不得而問也兵部有功蔭之官工部有工作之官錦衣衛有奏補之官名目不一戶部皆不得而問也其一切官貲皆出戶部戶部又焉得而不取之民哉以冗食言之臣無由周知聞太倉通倉每月放散月糧不下二十五萬餘石而在營操練聽征軍士止支一十二萬餘石再餘上直軍校是 祖宗以來所以守護京城鎮壓邊境重內輕外者僅當他役之半則權勢之所服役其

可得而計乎若乞收之閑官投充之勇士各監之工匠各項之厨役有名無實身沒名存與各邊軍士之逃亡日衆年例有增其所糜費又不知其幾也至於上納之監生肄業者原出白丁富民俱叨廩餼歷事者明係替身無賴亦冒俸糧豈非名實相違徒耗財用者乎若此者戶部惟據各衙門文冊支放雖知其冗又將柰之何哉今以財用缺乏小民貧困不求之三者之害如在內者則上納之例無所不開在外者則提編之法無歲不講殊不知此乃苟且不得已之計耳可恃之以為常例哉臣聞曩時納銀入監者或有事而暫開或一開而遂止今則各項事例無不開納甚至納選之例有白身之人朞歲而得流官赴任者是富民皆以貲為官有司不復以分相役且以一里言之富者無幾得過者止一二貧難者常七八也今富者既以衣冠支持門戶地方有事必且以得過者當之得過者既不能支必將均派于下戶是開納之行而貧民將益無措其手足矣近總督浙直軍務都御史胡宗憲題議提編內稱海防銀兩不下十萬倭患不已是十萬之數即年例也將年年而提編之乎將一編而遂已乎今幸海隅無事尚且提編苟或不測又將何以處之蓋提編徭役富民或得免力差

之重役貧下之民產業既微屢遭刼掠遷徙流離之餘生理艱難之甚田畝未藝遂預徵其差徭追併既嚴實逼賣其妻子其哀迫愁嘆之聲有不可以言狀者是上納提編二例上等富民或得其利而中等以下者日益逃亡矣今以財用不足不求務去害財之二冗而惟從事于不便貧民之二例臣不知其可也夫冗之為害昔非不言亦非不去也但各衙門之事體不一各職司之勢分相持不過題覆行移文具而已其為害之實未嘗百去其一也何也以財為不便者一戶部也以二冗為便者各衙門也會議之間孰肯去其便以便其不便哉

蓋由於大小臣工不能同心共濟故戶部則一齊衆楚不敢去也各衙門則越人視秦不肯去也豈二者之果不可去乎臣愚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特勑兩京五府大小九卿衙門錦衣等衛并不屬府部衙門內而司禮等二十四監外而各邊總督巡撫衙門叮嚀宣示以制用恤民實由 皇上天地之仁父母之愛為大臣各宜精白承休以 皇上之心為心各陳所見何者可以理財何者可以經用舊制何事可遵新例何事可去并查其職掌所屬冗官冗食等項不拘新舊添設但係冗雜可以裁省者逐一講求悉心查訪何項可以通行裁革何項可以減革裁省何項可以汞革而無疑何項可以暫省而再復各出意見不必雷同計議停當徑自請裁決毋以職掌藉口悠悠自便也更乞 聖明即講求之得失以考其人之賢否觀裁省之當否以驗其忠之誠偽其有可以裁省以一時不便于已不行查革者即係欺罔不忠之臣許臣等從公舉劾則不分彼此同心講求其所省必有實効矣將見省之既多則經用自裕經用既裕則東南一時之軍需亦可截留起解常賦以給之不必開納提編浚求之民亦可足矣豈不可以少濟目下詘乏用貧困之民乎臣備員言責偶有見聞不敢自默伏乞 陛下憐其區區之情赦其冒昧之罪少留采擇俯賜施行

三台文獻錄卷之二

記

白郎巖記

王展

白郎巖因神姓名也在天台山西東抵唐興縣三十里長慶四年秋風雨不應候土產之物焦乾幾七八農人愁毒相視不聊生自浙東數郡咸然縣令白餘豊曰某竊長斯邑邑人愁毒猶吾愁毒也將禱于名山顧其遼遠其始至時經于白巖異狀深黒巍峭疑有神宅焉因探其端得寺記知白郎神事因詣法師普耀所懇巖側虔祝禮請未及竟有異物自穴出黒首高眶素臆錦脊其頟視昂昂之勢若龍若蛇然不驚不摇受祝而退其夕降甚雨居數日物反秀綠自寶曆元年更復旱縣令求去年之祥召邑居客與同往祝請其年六月十八日是物又復自穴而出一如去年狀加四足焉足逞掌爪若欲拏矯是夕復降甚雨異哉其神明歟神必依山川山川不崛神不依焉受祝惟神禱不精誠神不歆焉天與神通神非其正天不應焉縣令與丞非尊官也能一精專於下而通天降神其應如肹豈細事邪足以誨天下之慢易者展適在山野獲同觀焉因記其年月於是巖之側寶曆元年八月日記

豆圖山記

杜光庭

緜州昌明縣豆圖山真人豆子明脩道之所也西接長岡猶通車馬東臨峭壁陡絶一隅自西壁至東峯石笋如圖兩岸中斷相去百餘丈跡攀險絶人所不到其頂有天尊古宮不知所製年月古傳會笮繩橋以通登覽而絙笮朽絶已久里中有言曰欲知脩續者脚下自生毛相傳如此咸通中山下有毛意歡者幼而為道常持誦五千言著敝布褐於市乞酒醉而登山攀緣峭險以絶道為橋山頂多白松樹繫之繩横亘中頂布板緣繩上善男女隨而度焉數年繩朽橋壞無復緝者咸通歲令與賓客醮山於西峯時展禮毛師他遊人謂令曰此峯之側有小徑抱崖繞通人迹無所攀援意歡常遊此而去逾旬不出令疑其隠在穴中座内有廣陵郭頭陀者令請由此徑往探求之頭陀久之驚眙不能語而後言曰此徑去約三十餘丈然到一穴口纔三五尺下去平地猶數百尺穴内可坐十餘人中有巨木匱緘鎖極固意歡讀經處石面平滑有足膝之痕而經卷在焉不知意歡之所其家有一妻一女而已疑其得道者也意歡每多持燈挽度絶橋山側居人視之以為常矣山多毒蛇猛虎里中人莫敢獨往意歡夜歸亦無所畏焉常

有二鵝客將至必飛鳴意歡整節肅階坐榻未畢客果
至矣

温湯洞記　　杜光庭

開州後倚盛山東枕清江泝江而北三十餘里至温湯
井井有湯泉北山麟徳年震雷摧裂山脚洞山自開當
門有天然石鍾如數千斤重空懸去地二尺許而中實
扣之無聲門兩壁有石如金剛力士之形者數輩鍾旁
有小徑高六尺以來行二三丈稍闊有石碑巨龜負之
自然而成但中無文字碑側有巨屏上與昂相連下一
穴側身入可一二尺許自是廣闊中路徑平坦與常無

異路左右滴乳為石羅列衆形龍麟鸞鶴頽雲巍山如
林如柱似動似躍乍飛乍顧千形萬態不可殫紀僅一
里許傍埭蓮臺周廻數歩髙三四丈層綴重疊皆可攀
躋旋生乳石如臂如指者以燭照之通透瑩徹隨折脆
斷及出洞門外得風皆為白石矣自臺側三四十歩有
蓮花羅布於地傍有甘泉水色温白游洞者汲之烹茗
前自有横溪湍波甚急其聲喧洶流出洞外溪上有橋
長二三丈闊一丈許非石非土功甚宏壮過橋得黄土
坡高四五丈道徑險滑行者累息方至其頂坡上有巨
堂四壁平静中高數丈壁上多遊人題記年月堂之極

處曲角有一穴高四五丈廣三四尺去下丈餘躋攀甚
及相傳云昔有游人攀緣而入累月之後出於巫山洞
中自後無復敢入者

洞山石橋記　　羅適

距縣東北隅半舍之近有聚落焉曰洞山而一谿經其
中谿亦因山而名按圖誌詰諸父老而皆莫究其所稱
謂之由每以霖雨暴澍諸壑畢會則是谿漱齧堤址洶
洶不可禦昔為梁以木濟諸行者曾無期月之固由是
往来之人常病其渉邑姓有應氏名宗貴者寔良民也
其先京洛人錢氏有國始居于此亦有承制而為校書

郎者宗貴視昔橋之不能固而人病其渉也遂一日集
其族人與一鄉之強有力者議之曰橋之為患也如是
吾屬餘金穀矣將焉為哉苟能置石而易之其利不亦
博乎諸君勗之於是各捐鏹以給其用召一釋子曾寧
以督其役不踰月而橋成凡植柱二十有五鐃板二十
為錢總五十萬一邑之老幼四方之商旅有過而觀者
莫不嘉嘆之噫東臯野人世服農力穡而已非有文史
之教也非有法令之驅也其守鏹嗇粟以愚其子孫也
宜矣而能捐有餘之貲興無窮之利以起千萬人之嘉
嘆者不其韙哉使之推夫是心能擇子弟率親戚教之

以儒術已而成粹美之器中庶能之選俾德澤仁術有所沾潤其爲利也豈止若此而已哉彼之嘉嘆者又豈止千萬人哉邑之士民羅適嘉其存心也爲之序其本末而書之其同議者之名氏則附于碑陰焉

節孝巷記　石墪

淳熙二年臨海郡尤侯袤奉慶赦書上故鄉貢進士朱伯薇妻陳氏賢行天子嘉尚有詔特封安人旌表門閭仍宜付史館明年春三月詔下侯即其家樹闕復其子孫世世毋有所與如律令又名其巷節孝大書而揭之郡人創見奔走觀瞻歎呼嗟羨歸告其家室及其姑姊妹如子相勉以安人爲法安人子希尹希牧移書墪曰吾母旌表吾將求諸縉紳事要公爲之記節孝名巷子其記之墪安人甥也何敢以固陋辭竊嘗謂天之生人莫不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窮人欲而滅天理民斯爲下矣夫先王之時道化行人倫明故人不失其性雖江漢游女無思犯禮汝濆婦人能勉君子以正去古既遠上之人專以刑政爲治民免而無恥所謂士者固已馳騖乎利欲之途一遇藉厄往往忘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之分蔑倫攸斁有不忍言况婦人女子乎國家聖聖相承爲治不專以刑政比之近代習俗最美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名聞於時不可槩舉求如安人節孝之全則亦絕無而僅有貢士之沒也安人方豐少或以再行爲言安人號慟引刀自刺左右救護得不死事父母舅姑孝姑百餘歲安人順承無所不用其至教二子問學皆有聲稱爲婦爲母之道於是乎盡天瑞乎應園桃異實庭萱合穎卒之郡侯有請帝命下頒行成閭門名垂史冊節孝之巷輝映山川盛矣哉惟天子仁孝本於天縱以太上皇帝壽登七十亘古未有躬行慶禮恩被臣庶訪求節行尤爲丁寧思欲風厲天

下俾天下之人不失其性不亂其倫以漸復三代之淳厚故能旌安人之賢惟安人高節至孝爲人之所不能智知而不能守守而不憂勇決而不懼故能應非常之寵惟郡侯尊主庇民至誠惻怛故又能推廣天子德意而取節孝以名其巷昔劉卿妻桓氏刑耳自誓沛相王吉奏高行顯其門閭號行義桓嫠殆與安人異世而同符視鄭公之鄉高陽之里誠不足多嚮使安人生而男也行斯以往於治國平天下將無所不可婦人女子成就止是可不惜哉安人年九十有四齒髮不衰自今福壽益隆子孫益昌豈惟一郡一時之所矜式四方萬里

之遠百世之下聞安人之風亦必有興起者矣安人奉直大夫守中之女太子詹事良翰之女兄朝散大夫景山之外婦朱氏望出義陽五代之季緍自永嘉徙臨海世以孝義相傳至安人始益彰著遂達於上云

黄巖縣廳壁記　方行可

宣和癸卯歲之十月黄巖縣新作廳事告成大夫王公頠諭其客方行可曰昔之為政於此者其賢有聞去而顯於朝者有人焉其風流善政在民至今者有人焉是不可以無紀也縣廳故有壁記辛丑之盜漫為烟埃吾將因斯宇之載新復求國朝以来作邑者名氏次以歲

月鑱石而寘諸壁使後世有攷且可繼焉予其為我叙之行可不敢辭謹叙之曰縣令長皆古官漢制萬戶為令減萬戶為長今之知縣事古所謂令也黄巖在東甌蓋為邑者尚矣宋有天下承平日久生齒滋殖著版之民僅十許萬故出宰者率繇尚書左銓歷舉元豐而求以其撫督盜竊間自有司辟置或出於朝廷一時之選以故得循良為多前記無復遺迹今大夫訪之故家得於邑士陳褒別記者由宣和而上訖於天禧之元凡四十有一政攝事者九有其姓而亡其名者二其不可攷見者闕之且大其石以竢于後夫近民之官莫重於縣而廳事政之所自成也一號令之出少有不謹輒病百里或遺患於數世之後為政者不可不知也今大夫之賦政可謂知此矣而又將推以諗来者故人列其在事之歲月俾其政可攷而存後之人坐于是以令斯民苟閲而思之必將曰某善足慕某不善足戒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吾敢不謹乎是則辟記之作豈特著舊而已實百里之賜數世之澤也嗣大夫者其念此哉

佇真亭記　宋之瑞

石梁勝冠台隴寔五百應真示現之地故其下龍湫特靈過禱輒響答(?)勞山徑墝埆披榛取道往往枕雲華亭

望拜從高瞰下於禮弗虔去歲冬十一月縣令丁大榮始至展謁顧瞻惕然乃捐縣帑百千委住持端(?)年寺僧智潄即潭之隙度地建亭榜曰佇真於是夷險鋤荒護以欄楯今年夏五月不雨種猶未入土令葉繇黄躬詣新亭伏謁致拜告啓未竟忽有黿大如覆盂出沒波面已而投刻下墜若有物掣而取之觀者駭異須臾復出遊遨迎以歸越二日雨大霈霑四郊□是稚叟歡甚莫不感神之休頌令之德願刻山石以垂永久之瑞鵵謂山水佳處居官類多築臺抗榭務為遊觀斯亭之建意獨不□而中孚之信尚及豚魚宜乎淵潛效靈厥應

昭焯是可書矣舊傳石梁側有蓋竹洞天湮沒踰二百年往歲何公循持節涖按嘗蒡遊其地訪求不獲是行也令窮探偶得之洞深可二丈餘中有二峽窍竇幽邃下視攢峰疊嶂如列畫屏又得曇猷厥初修道遺址於蕪穢蒼莽中見謀剏亭以嚴奉事而易置今庵為龍君祠一旦天地秘藏軒豁呈露以是知境不終晦待人而顯故并書之

藥園小畫記　謝伋

右藥園小畫一卷作雲林室廬人物草木鳥獸伋先世既無盈餘且漂流轉徙不能治生產久為祠官俸入至

薄居不敢近州縣食不敢飽粱肉於窮僻處人棄我取粗辦一壟家舍之旁買石田葺茅竹為園圃辛勤十餘年根撥皆自封植下澤欵段其來無時板輿輕軒或因分胙而至以為草木諸菓物皆藥也總而名之曰藥園園陋小不足賦有僧了宗者來游寫以淡墨樹輪相糺林木茂戢藤蘿滋蔓樓閣隱於其中靈石寺也出苔蘚山門緩步荒徑挾平頭奴載一壺酒貌伋也垂楊夾道叢條插籬羅漢大樹眯門者園也下墩黄柑塢後漫白蓮池池上偃蓋松紫霄諸峰羅列目下是為水芝軒藥薙數楹中楹靈泉館僧閑栖鹿於後有坐起更衣之旁是為枕衣寮水泉甘香隣曲汲不絕作屋蔭樹是為瀾畦亭把茅蓋頭孤鶴暮入題鶴乘後望古松百章雛內巨竹滿坡面雙槐背三樟一堂二內榜曰斷青由堂而西上薜荔階別一小丘最後得之地多慧苡不絕其本乃結草庵簷以竹庵榜曰明珠主人或枕衣於寮或抱甕於亭出灌諸畦或坐於堂上使童奴蘇蘭新桂酌泉烹茶或採蓮斸藥惟意所在挾書登山山明水清人迹斷絕聞猿啼鳥鳴而已意隨事更景與時變而畫亦難盡也宗吳人筆迹甚可喜

天台臨川橋記　陳騤

臨川王公琰紹興三十二年春綰銅章以荊國文公濟天下之緒餘涖天台越隆興元年冬十月甲戌新作橋於邑西之谿從民欲也谿距邑廨可一里源自五峰雙澗北匯而至衆山複逃傍流轃委會霖潦則激焉如轟湧焉如犇防隄室廬蕩如也平時馬涉則濡纓負涉則濡裳聯杓以度歲作歲圯編列苦其役行旅咨怨前後尉李琰李異俱有建橋之役作百丈隄以禦衝溢功竟弗濟後為令者睥睨難之迨公之来嘆曰大害也不在我乎大抵銳於土功者利在亟成以要虛名肯為遠計令我則否乃會費五百萬錢出俸四十萬為邑先源

源而應數則充矣爰卽故址相之然後奠之奠之然後
礐之鑿者甃者陶者墁者梩者築者從焉非驅作焉非
督公曰有稽事者與乎有焉然納其力穷石以為楹植
之屹如也巨木以為梁横之屹如也甓以培石欲其埤
也塊以塗甓欲其確也凡有五十何其脩之㬥㬥然凡
一十有九何其博之衍衍然凡二十有五何其髙之岌
岌然復亭其上廼寫廼錺廼敞廼奕可以息行邁可以
樂暇閒可以遠眺望卓哉美乎疑混物初剖有此壯觀
非人力能為也二年閏月丙辰告成公廼率僚友會稽
陸君溉金華陳君恕永嘉丁君康時池君虞卿觀焉公

曰吾與諸君既作於斯僉曰大夫之力也名則在大夫
士之豪民之耆老于時咸在翕然告曰願卽以臨川名
表公功也請既獲遂歌以落之曰壯兮滄溟跨蛟龍驪
兮霄漢舞蝃蝀疑若有神施磨礲鞏然不動嶄華崧環
蟾山幄凝翠空俯睨谿紋織微風夜半横浮沆瀣中朝
来掩映扶桑紅車馬颯沓西復東宏規碩利繄誰功競
將大年壽我公願與此橋俱無窮

增造貢院記　樓觀

儒道與天地並所以扶持綱常於不壞不滅者也天下
不可一日無儒者之論王公卿大夫不可一日無封殖
儒者之心不然則生人之類泯泯棼棼殆未知其所終
已成周賢能之書鄉老獻之王拜受之登之天府貳之
內史出長入治自是而謀王體斷國論致盈成開太平
皆儒者已試之效世降日薄競以簿書期會為急務凡
可以釣爵禄趨勢利逞嗜欲者增廣開拓雖勞民殫財
召怨㠯謗弗顧卹也至若事関吾儒漠不暇問或者迫
於故常苟簡滅裂以具文應有能超於積習以封殖儒
者為心勤勤懇懇隨寓而見要當大書特書以詔来者
庶有補於世教豈徒曰識建造工役之繁瑣哉赤城為
郡上應三台下列五邑靈嶽嶙峋靈江廻複天下書東

浙山川之宏麗奇偉者先焉人稟地靈寖盛寖昌三年
大比雲蒸霧集校藝於棘闈者以萬計試所隘弗能容
群趨以入猶病乎巷之陋也嘉定壬午齊侯碩以儒家
者流奉天子命來治台歲當勸駕朱旛臨視貢院東闢
福安荆蕃鑿山拓址易舊而新其屋千楹而闢酒務𠈁
墻劃地為衢轉狹而廣其涂四軌意嚮所感咸思協贊
鄉之國子免解進士南昌司津趙師寬州學録林恪經
諭楊鑑貢補楊垓復議甃術甓渠以平坎窞以防泥淖
齊侯聞而勸奬捐金給粟助其役郡邑之僚寀桑梓之
達士友之同志從風樂施季夏鳩工仲秋告成扁其坊

曰興賢復道坦夷多士歩趨濟濟也由此奏春官策寵陞躋仕版求無愧儒效之已試則封殖之初心其功用可限量哉

黄巖浚河記　　王居安

古人治田必先治水水有常利故田有常豐禹曰濬畎澮距川孔子曰禹盡力乎溝洫凡此皆治水以治田也周人治野之法夫田有遂以達溝溝由溝而洫由洫而澮以達于萬夫之川自廣尺深尺而為畎倍為遂又倍之而為溝為洫至於澮則廣二尋深二仭是畎澮之間治水有常制也向方八里以出田税旁加一里以治洫積

而至於四縣為都方八十里以出田税旁加十里以治澮是百里之間治水有常人也若是則水烏得而不利田烏得而不豐今居田者唯恐其不廣不暇為溝洫之地取民者唯恐其不多不復弛溝洫之税是宜與古異也黄巖為邑為田可百萬畝而水鄉之田寔居其半其地負山瀕海山多則溪流易漲海近則水澤易洩言水利者有浚河置閘二事而已而二事又復不容昔之為閘者慮未及而也紹興以前初未有閘大率為埭以堰水頗為高田之利而下田病之水潦大至下鄉之民十百為群挾挺持及以破埭遂有鬬爭殺傷之事鄉人於是始議建閘酌高下以謹啓閉解仇怨以全鄉井此意美矣然諸閘既立開時常少閉時常多湖水一石其泥數斗朝夕淤塞寖成平陸方時巨浸閘雖啓而流實壅於是下田之被害反咎夫閘曽不若埭之可以破决洩水之易且速也東嘉蔡君範来宰吾邑深究水利之源初年遂决閘外之港使水有所洩明年遂開田間之河使水有所瀦不特河為有功而閘亦有利矣是役也君實啓之常平使者齊公碩為請於朝後不踰時厥功告成君適被命通守四明屬予以記予友守東嘉尋又有帥閫之役未暇也君移書速予記曰苟無記後之人且

因循弗圖民復病矣予謂令之為令者以三年為任其始至也一邑之事未必盡知及其知之也簿書詞訟委積紛遝又力所不給大抵趣辦目前數日以待去者既爾来者亦然民瘼之不暇卹率由此也倘来者念淤塞之易而常加疏導之功知開浚之難而常加葺治之念則君之利吾邑者雖千祀猶一日也君尚書文懿公季子賢而有文克世其家邑治故有河經闤闠以環公廨歲久湮為民居君盡復之而民不怨皆可書也予因序河閘之本末俾後之為邑者庶有攷於斯文

台州奏行萬戸記　　謝釆伯

臣聞諸父老台郡通閩廣嵐瘴為厲非酒無以禦其毒故其民食酒習慣為常嗜利冒禁曾不少戢紹熙間守臣徐子寅蠲其禁寶慶間守臣葉棠有志舉行會除常平使者繼奉詔攝州巨浸之餘民不堪命亦蠲其禁然皆僅僅兩載而不能以久者未嘗聞於上也端平三年守臣陳振孫因士民之有請稍本息之盈縮條公私之兩利以聞于上鏡諸樂石俾民歌咏聖德以詔来者其慮遠矣臣以為榷酤非常賦也漢武帝用兵乏餉而絀也武帝席文景富庶之餘業用兵幾三十餘載而海内巳虛耗遂作俑榷酤繼世亦悔其失固嘗罷行而言利

之臣接踵於後世豈能[illegible]意捐去是用兵之禍歷一千三百八十餘載而未已也臣嘗兩佐州四典縣私釀亦固有之然令下之日秋毫無犯獨臣里中更守臣十餘人縄以一切其弊自若走卒坐鋪譏邏旁午而匿姦蔵慝久滋弊故宮吏天匠之屬日賂月餽皆有定數歲終則倍之有[illegible]者[illegible]率十餘家彊有力者抑又甚焉不幸而獲則不過什[illegible]窮窶人也變卒例擒以逃譏其始獲也必讓曰以供囚也其編置也復讓曰以奉護送也故酒麴秫米之四隣與在城内外之飲客籠楚日報而私釀日盛官額頓虧本息折閱承流宣化者亦付之於無可奈何而後止其弊極矣小大之臣但知增取之為工苛慘以求勝而莫以蠲禁為上言者聖德如天眡民如子豈忍與爭錐刀之利而戕民以徒流之酷哉特民艱不即以上聞爾今[illegible]守臣洞見官額初無毫髮秋忽之虧而在民獲安靜和平之福廼為奏請而賢相國為之敷陳聖主亟俞之須降省劄以示遵守與國無極除漢武以来一千三百八十餘年之患邦民幸甚得保生業奉賓祀無刑辟之虞熙熙然若生於唐虞三代之世而聖德巍巍同唐虞三代之盛矣顧不偉哉

黃巖縣譙樓記　杜範

黃巖為浙東壯邑[illegible]當舟車之會占山江之勝有民物之庶方岑崇崇以鎮于東松巖巍巍以峙于西澄江汩汩以經于北而山于江之北者浮嵐聳秀十里一碧蔚為奇觀其南為委羽之山委蛇蜿蜒介乎群峰隱然有畀不可踰之勢如虎之踞如鳳之集其融結巧特實為衆山之宗為黃巖之望古人[illegible]由勢以畫井邑豈苟云乎哉由其外而觀之若偉然衣冠儼立兩旁而擁所事也由其內而[illegible]之若燕豆肆列設寶篆而在其前也縣樓與山直[illegible]數光氣相接自市居競侈棟宇争麗萬瓦突兀以障其前而須詔之亭又障之且楹桷[illegible]

頹垣甃圮關而扁額亦曠落不存令往往苟歲月賦輸
而不暇問黎君領斯邑入其治見其閈閎而心陋之既
而登樓以望方岑松巖翼乎左右江北諸巘崎巇獻狀
獨委羽傫宅乃暌隔而不得一睹也心益陋之欲易之
未暇一年訪民疾苦心惻手摩未忍於役二年浚河疏
閘民以不病役而忘勞三年爰議經度命梓人圖畫其
制高下以稱卑者崇之壞者新之闕者葺之圮者築之
仍頒詔之舊易為踈檽以環之其矮屋之在左右者撤
之求名筆篆額以揭之其址三丈有二視舊加三之一
其樓三丈有尋視舊加六之一為工之數二千有奇為

費之數錢以萬計者五十餘米以斛計者百皆取諸銖
積粒儲而用之毫髮無資於民屬鄉之士葛元善阮應
龍董其役獨材鳩工無抑取無靳予故其具也備而民
不知其成也速而民滋悅始經於淳祐二年冬十二月
竣事於三年春三月樓成上入青冥按群宇而下之如
翳斯豁如壅斯達憑髙敞以納空明之秀據空曠而挹
傫子之風於是古人審面勢而畫井邑者一覽而盡得
之矣黎君走書来言曰是役幸邑人之不我非也夫子
居是邑將不非邑人之不我非也其為我誌之余居北
山之趾去委羽十里而遥拳石擁翠樸樸可即而比屋

之間短簷之下會不得搴箔推牖而飫茹之使之偃蹇
而莫吾就也顧邑治之所拱向亦委之形格勢禁而不
相顧也邪且是役也農隙而始興時也先成名而後
舉順也約已以[illegible]也征斂不下及惠也一役而四
美具焉是亦可以書矣且黎君當旱澇於頻年困賦輸
之交迫裁撙有度[illegible][illegible]不耗其蓄之餘唯公是圖而益
修古人必葺之[illegible]以嚴官府以新民瞻以開風氣以振
華采是又可不大書之以諗後之人邪余將東歸尚能
登髙以賦與邑人歌頌賢尹之德之政君固已結綬登
纖矣或有欲調兹邑者幸為言雖嚴也非難也其毋憚

君名自昭字某西川人

陳氏本價莊記 杜範

余自少聞同邑里陳君尚誼樂施忘己為人築河防甃
江滸凋年食餓方春掩骼皆為人所難者而本價莊之
立為尤偉蓋吾邑土廣人稠厥田惟斥鹵歲入鮮少積
粟者且歲洩之他境豐年猶靳自給比少不登輒以艱
食告君名田甲于縣惻然曰古人言千斛在市市價自
平吾今度吾餘已足若但規商賈之利而坐視人殍死
可乎乃會其家所入除供公上給賓祭外麤斛幾萬計
當粒米狼戾則謹窖藏絕商[illegible]一[illegible]艱糴則傾囷以升

斗糶率減市直之半環邑數千家日仰給焉於是凡廩之閉者發價之昂者抑人不病饑矣歌于道祠于社總總也君乃殁分界二子龜齡壽齡田各十頃為衣食費餘悉以備本價之需索筆書千餘言以古道訓敕子姓至此一事則丁寧再三俾世守之噫若君於吾邑可謂有任恤之恩矣龜齡亦善承先志方將築囷倉厚儲蓄圖所以廣厥考之成規邑人蒙賴未已也既乃請於予曰先君有治命龜齡不肖朝夕奉以周旋罔敢墜失顧恐後之人不知是莊成立之艱而求以自便其私則龜齡與日將無以見先君於地下先生知吾先君者願識

其事于石吾且刊先君遺訓于石之陰庸詔諸子若孫毋敢怠豈惟龜齡一家之幸邑人之願也嗟夫吾每見世之為富者銖較錙取厚自封殖視他人之饑若秦越之相視漠然不以怵諸心非不為後人計也已而癡子騃孫從耳目之欲侈用無節向之所積蕩如燎毛莫致憐之者何哉富者怨之府而欲專之其禍宜至是今君家厚施而不求報又曲思為悠遠之謀為善者有後吾見君之子孫蕃衍盛大而是莊可以久存矣又奚假余言為重雖然予而欲徵余言豈徒為爾子孫勸哉近而鄉鄰遠而郡邑必有聞風而傚傚者則君之流澤無窮而余之言庶有助焉耶故不敢以陋於文為辭君名溶字益之龜齡字與智勁學尚賢或者其呂陳氏乎初君歲出緡錢千收粟於秋而以本價發糶於春遂以名其莊今模畫雖非嚮昔而名尚仍其舊焉

宛陵道院記　杜範

宛陵古佳郡昔予蒙恩假守嘗登雙溪疊嶂之門望敬亭麻姑之山誦明遠太白之詩為之豁然心舒目明披懷抱以夷猶慨前哲而興起固已忘其冥頑無以稱斯職而悒然自愧會城折事嚴排紛鎮騷卒以輯寧而予已被召命行矣興廢起仆悉所未暇況土木之事乎越

一年實齋王公遂實來開朱子之學脩明德之教正躬以勵俗敷辭以崇化節用以厚民而又力請于朝用楮以寬征輸博詢于衆括田以均賦役利興蠹除民用大和暇日周視公宇清凉堂之後敗屋數間棟敧桷橈上陋下痺爰命經度撤而新之扁曰宛陵道院以書諗予為之記予謂老氏以清淨無為為道江東西之有道院豈非以其民淳訟稀可以優游無為而治之邪公之有取於斯也又豈非以其清凉高爽之地可以澄慮怡神而與上下相安於無為邪不然其何以名亟移書質之公之言曰老氏之道非吾所謂道也道者天下自然之

實理體物不可遺而所以行之者人也拂其自然紛擾而為之者固不足言道聽其自然苟玩而不為者亦不足盡道吾守是邦理是民也自一心一身之微推其政治之大事物之細罔求無一之不知所止而有得焉將以盡斯道也而身之所處乃廢而不治其何以肅觀瞻養敬義安陋玩圯道之苟也是役也予豈傚世俗佳土木者哉予嘗讀朱子之書而有志於斯矣聞公之言反而思之曩者之在宛陵也苟焉因循道之不盡也蓋多而公以實學為實用撫摩瘡痍振起廢墜又以力之餘一新棟宇之弊揭嘉名以見志焉其庶幾於盡斯道者

邪溪山之勝殆不落莫矣吾將公舉斯道以天下於斯郡也何有遂撫其言而為之記

神秀樓記　陳耆卿

天下事有舉而志有久而不置有大而故閣有細而新益繫其人爾淳熙二載丞相趙公忠定自太史守台城堞素完中更摧仆半不治樓亦隨之公至綏繕修急撫養未幾里安其政而城之役始興城九門各有樓獨新者四而神秀獨南峙更雄麗焉乃集僚佐落成且詩其事余記齒未齓見人人誦公詩以為公去幸詩存詩存樓亦存也然詩存無盡而樓存有壞矣蓋近一甲子公之孫必愿以綸郎行侯事其政寔似公遂新公樓而賁公詩落成之日人曰侯之詩又似公矣而樓更雄麗於公侯去幸詩存詩可無盡而樓又可無壞也噫盛哉按神秀語本與公獨指言山函然有山之神秀有人物之神秀山之神秀一州之潤也人物之神秀四海之潤也公去台二十稔實秉大政定大策勲在宗社德在堪輿雖竟逐烟瘴以冥而終隨日月而耀蓋四海共之矣夫一州固四海之細一樓又一州之細細而久可忘矣而民誦之不置焉又久宜故闇矣而侯治之復新焉非繫其人歟則登今樓想昔景侯固百年不老公亦千古

如在德侯愈甚則思侯愈深誦公詩未休而誦侯詩又繼之矣是使此樓常新也誦之者愈不置也不論其細與久也信繫其人也否則崇臺傑閣岑亭危榭犀角挂河漢簷牙掛星斗非無雄麗過此樓者而存則嗟怨去則詆譏見其子孫則憤激若是者蹔猶不可而況可久邪其能使誦之不置而與之常新邪予為此文非獨以書有功抑以風世之惰而無立志者

黃巖縣學三賢祠記　陳耆卿

三賢上蔡龍泉兩先生八行徐先生也初周程氏倡明絕學欲續孔孟氏其徒有四上蔡與焉學具在書後首

年學幾絶宋張呂氏再倡又欲續周程氏也龍泉稍後出與之上下議論洎其殁獨能宗兩先生天下師之非一鄉所得私也師之始一鄉者黄巖推八行八行從安定胡公學爲司馬文正陳忠肅諸公所知遯德丘園著行里閈嘗兩以應詔卧不起故黄巖之稱前輩者祖焉然未有表而祠之者紹定改元十月趙令汝駉始祠于學且曰吾不止崇一鄉之師也崇天下之師矣因上蔡之歿其子嘗廬于此諸孫育於此龍泉之生身嘗遊於此其交朋又多出於此遂合以祠焉或曰世殊也地隔也宗派異而名位邈也夫勢地古今不齊位與名有幸

不幸皆不足辯也獨宗派不可不辯而極有易辯者焉亘古窮今所以贊天地者人也所以爲人者道也于道而發揮之之謂文身道而踐修之之謂行故文者道之華采而因其文足以知其道也行者文之根幹而因其行足以知其文也上蔡之學蓋宗孔孟氏龍泉之學亦宗孔孟氏八行之學出安定亦宗孔孟氏能宗之則能續之矣故其道續之也其文與行亦續之也大續而小有未續而亦續也遠續而近有不續而亦續也或泝焉同入或迥焉獨出人也或爆焉外震或斂焉內入時也要其歸而已矣江河淮濟皆歸海夫責其不歸海可也必欲使江爲河淮爲濟則不可也然則兩先生之與八行蓋同歸矣兩先生之學具在書八行之學具在心心與書一也故兩先生信天下之師矣而八行則不止一鄉之師也合而師之自一鄉始也合而祠之自一鄉推之上蔡謝氏名良佐龍泉葉氏名適八行名中行子廷筠亦以孝著號二高士來孫曰升世其學董其祠之後且奏令之命求予文者也

台州支鹽廳壁記　陳耆卿

州縣官例有廳壁記獨支鹽廳鈌豈其病在官卑邪鹽課至近代愈饒設職亦衆倉官主出納鹽場官主辦集

辦集難爲力而出納易爲功官雖卑不足病也台州之倉官有二所隷鹽三後以二隷四明其存者一以故倉官亦省一鹽之額以袋計者昔爲五千有奇而今爲三千有奇夫官既易額減又鹽易遇客鈔至鱗排櫛附隨先後給之齊舒宴貰可得爽敏之士噤無所用其力則往往求以自見於其職之外上而臺與郡亦曰是有以自見吾不敢求於其職之內焉蓋今耿君悦是也然則官雖卑不卑者人爾非惟不足病又足喜也耿君曰吾不以爲喜而以爲憂憂其無以視後人而又憂其無以繼前人也録其姓氏自楊爊以上分員者二十四人正

栻以下單員者六人求余記兩年及是始筆授

增學田記　陳耆卿

古之善為政者以養士為先善養士者以尊禮校官為急校官無簿書期會可以質知而沐尊禮也然所職乃教化則有出於簿書期會之上者焉教化所以養士之心徒曰養其心而不養其口體亦偏也要自口體以上充而進之爾然則士無田而校官無宅毋乃不可乎按州經田自三舍法罷留不能及頃南渡後凡幾增廪而其入止一千八百石有奇以故月俸日餐豈且病歟宜赤立士最盛而養最薄類亡具甚太守邢侯沂至則曰

吾非不能急此而又有急於此者吾聞己丑之水校官舍寸甓不守而僦民屋以棲諸生知之乎誰曰然乃先以楮四百五十緡為學廳費而後以沒入田八十八畝為贍學費又光孝寺私塗田千畝訟宿競才已復丐以其半為學斋意懇矣夫重於教化而輕於簿書期會知本也先於師之居而後於士之食知序也然以義理之論則為師者豈以居為奂美為士者豈以食而饜[illegible]為政者自宜然爾宜然而不然者多矣侯迺能然[illegible]矣吾學固多良士又遇賢師帥戴君盤岷隱端[illegible]子也問學既有源且能不言而躬匪怒以教所[illegible]

禮者於是乎在特所謂尊禮之道不止於新其居爾求余記久未涉筆洎侯去益急曰吾不以其在否為厪惰也賢也記合釐為二孫謝曰願以田為目而宅附見焉不以巳先衆也又賢也端平二年七月日記

思愛庵記　陳耆卿

思愛庵在北山滕侯廟左十步台之人感懷侯德故立廟既廟復庵其旁者侯德無窮而感且懷之者轉不已也侯以郡下末嘗抗海內鉅寇事具守台録及文公記中世巳傳故弗著間嘗論自古有寇未至而恐皆是也其上寇至不恐急則遁又其上寇至不恐急不遁繼以

死豈不難哉侯則不繼以死繼以生侯生而一城之老稚皆得生百餘年間涵孕孳育婆娑遊嬉以織以耕以仕以學不知者自謂太平幸民坦腹卧而知者流涕也知則思思之而不得見則願見其家人如侯在廼命侯孫仲宜迎趙夫人於陽武夫人㾕居侯廟食官斥廢田半頃俾仲宜主祠事仲宜[illegible]主之田歲凶廟且日圯泣曰若是則非台人之所以命我也會秋中熟乃以田之入供修費先廟後庵訖功徵記於予予謂侯天與血誠視戡難解隊如飲食功成而孫賞濃薄不計庵與廟有無奚道哉台人念忠聡知孝故眷眷於庵與廟得

不廢雖然庵與廟台人責也而廼以累聡聡疏水僅僅給又藉之於匠石將奈何愛根則護枝繼自今庵與廟圯當修田不足當附益予以田之逸而後責以庵與廟之勞庵當益不廢侯死不可作使侯世世主侯祠不絕即所謂感懷侯德不已者也予記曩年陪廟祭尊簠橫陳簫鼓撼木末祭罷胙飲庵中而嘗恨庵小不足容也今既新是庵春猿秋鶴喜動顏色大夫士將雲閱霧塞釀酒張肉以求歌侯之德之賜夫必念其為台人之責而毋以累聡其殆庶幾乎

延慶院免科折記　　陳耆卿

戲龍山在靈江西十里上有澄潭其旁鉅木樛牙拏雲擁日土人謂龍掛其末蜿蜒若戲狀故號戲龍然其潔且嚴不可褻近慢者斧斤及木溪輒改流其靈怪若此而能赴誠如響吐慈若幻往往莫肇未墜傾盆以集大略見宋進士夏文莊碑然則其靈怪宜若此哉雖然龍固靈物也必有人之靈而後可語龍之靈靈雖有殊而靈於為民則一爾延慶院址山下職潭事供郡邑凡禱之百須其歷與勞得非欲佐人之靈以致龍之靈者哉然則非為民而然哉先是香積法安以龍故得免科折此院獨否太守邢侯近曰不可使我有二三於釋氏廼亟免焉然則侯為誰亦為民爾夫因龍以捐薄少之賦纖損也依龍以治衆多之命鉅益也故他寺觀不得免惟三刹得免焉豈私之蓋公之爾嗟夫世謂緇流不耕而食徒蠹民甚不知其徒遂上下佐人之靈以致龍之靈也使旱魃逝而雨師降也豐年而多黍多稌也是雖不耕而食能使吾民耕而食也果蠹民乎哉予規蓋主僧宿練精勇喜院之沐優假而欲以著不忘也刋州移于石而請予為之辭

三台文獻錄卷之三

三台文獻録卷之四

記

天台縣平價倉記

車若水

自井田委積之法不續民生無聊甚勤經理常平社倉最為良法厥後常平病和糴社倉名加賦又後取社倉入郡廩而為常平朱文公在崇安再為社倉當社始得食朝廷頒其法於四方至于今有頼然而四民仰食食易償難貧者無措頑者相挺臨以有司又失當時本意而無補虧落真難為謀也天台之山邑邑治去江百里米船無至而為閉温入京孔道往來雜傒增𣂁其間

市井貴糴扇及村落數日辛勤之傭不易一飽太傅平章魏國公每遠餉以賑其乏歲歲難常遂思千斛在市之義立平價倉先捐府廩三千石奏佃龍翔道官之租撥沒官之租通八千石委鄉寓真州司户趙君時為鄉斉胥君子振經其事倉五十楹凡非收穫之時皆平糶之月損市價之半旬日而周及周而繼上免迫遽下無窘償田存則食常存市平則村落不能自湧邑民拜賜甚盛舉於景定之庚申十年而大成又將增衍二君因民之請介友人楊君儀鳳曹君洪俾若水書其事若水負山分量有截苦謝六七不聽曹君曰公之隆功大德自有朝廷之信史平價民間之事固章茆之所得書也噫古人事君思天下之饑溺後世巍官穹爵適為鄉黨之病思天下者必思鄉黨無鄉黨者豈望其有天下之思哉公之思深矣因一方之得所而欲天下之皆得其所公之思也人人而思不能人人而濟則聚衆賢於朝精選牧侯於郡國公之所以思也此思之綱也豐歉不常州路代有通其懋遷禁防過用仍即此倉成規勉天下公卿貴人之賢相勸為善所在有儲目亦舉矣其間有欲糴而不能者輒附記焉天之生物也無不愛之彼鰥寡孤獨疲癃殘疾之徒盖造化之不足天地之憾而

有望於人者也聖賢為天地立心故發政施仁必先於此其法殆不可見後人微有考於井田之間未八口而受一夫者則以斯人附而食焉遺秉滯穗亦其有也後世斯人無依怨懟凝痞是以和祥不致而天人隔今夫梵宮琳宇乃取無恙之人而置之飽食煖衣奢盈驕貴而困窮無告者不敢望其犬彘之餘朱丹金碧暴殄委棄可恨可惜今欲為先儒之議必難矣畧倣三代附食之法量觀寺之豐約多寡而以其時考其饑寒彼固以慈悲為法必將安而無忮不動聲色而斯人之廩滿天下以來耀廩平民以不糴廩無告之民生人之事備天

地之心安矣此閒祠豈放牒甚嚴可謂強本正斯人之有食也

竹米記

車若水

嘉熙以來黃巖頻歲不稔淳祐改元之春米斗八百民采薇葛木皮食之時竹華于山以為不祥已而華者咸實其華如稻而色紺碧或紫其實肥於麥粒有半薇葛盡試采炊之香美甘潤與稻麥不殊人日可一二斗斗可米四升病者熱羸者盡復及麥民忘其困焉予遊京師語諸公不信出示之曰惟不祥夫鳳凰食必竹實竹實固與鳳凰俱也天不使生於百姓仁遂九韶來儀之

際而使饑民以之延一旦之命在竹實誠為不偶當是之時有竹實寧無鳳凰按唐景龍開元間京畿終南藍田嶺表竹凡三實饑民得不死則竹實之益未為無前聞也乾道元年池州饑竹大實民呼瑞竹郡守魯察蒙以奏御史大夫章服以為妖駁去之章服賢御史也而造化之妙膠於見聞不識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其一元之氣混淪块圠上際下蟠萬物盈其間者孰非是氣之融會陰陽相傾分野贏縮而生生之心固無間斷也天地之所以立者人人之所恃者食人之自棄於天地者天地無如之何而水饑火毀人之類不滅也太虛不能

無氣氣不能無所依屬不屬於此則屬於彼理固有之也且燕齊吳越瀕海之地鹽實出之其去海之遠者或出於井或出於池或出於石又有出於木者理固有之也先民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也又陰陽之精互藏其宅陰陽之氣循環迭至不知此也則雖蒸李之華之實亦怪矣

塔燈記

車若水

台之巾山有塔焉朔望之夕群燈環之光閃半空問之僧曰檀越祈福一夕銅鏹三萬予曰嘻此三百人一日之糧也鰥寡孤獨癃老廢疾與我同生為人及門呼叫

不能得一錢至於飲伊蒲給遊手猶曰人受用之施膏燃塔比閭不足以照織其行不足以測路以其可以活人者棄之高山之巔暴殄之罪斯造物之所怒而何福之祈且浮屠常自言長竿大白懸旛迎風不如以衣親戚之窮人真可惜也友人蔣叔亨聞之曰予久違江湖可謂淺眼近日天下雄刹高甑傑楹金泥彞木一日之役華寶如山銅鏹三萬可言耶予默然

重修黃巖縣學記

黃超然

邑故有學素不治丙子湏洞士皆解散於是棟橈桷榱東頭西仆禮殿凜凜懼壓士相與議曰是不可緩遁謀

之亢為士者之家於是各以穀米來相上虔下勸閲十有幾月學宮成堂廡整嚴丹雘明麗邑之老稱經行頹垣敗屋之中駭覩聖人之宅皆相顧以驚曰嘻偉哉何成之易也僉謂不可無記迺以屬超然竊惟古之學官自為之而士不及知今之學士兢趍之而官不及為蓋時有今昔事有緩急亦其勢然也聖人之教惟曰言忠信行篤敬先之以孝弟廉耻之訓次之以禮樂射御之節又弘之以大學平治之道迨其成也剛果者沉厚柔和者高明以至當大事而不偪治小事而不欺臨財則不苟得臨難則不苟免隨其所就悉有寔績自近世儒

先急於授受槩以天地混沌之源性命精微之蘊泄之以詔人耳剽目擭者私焉以自足以顏貌嚴冷為矜持以步趨舒徐為涵養察其所安則心之所欲與口之所擇者有若氷炭圓方之不同是故古之學道者修辭以立誠後之學道者修辭以立偽弊流而末失枝落節至有不可道者此豈先聖先師所望於學者之意哉吾邑古號多士名儒碩學肩項相望自一二十年來亦稍歇矣今學之士獨能相與葺舊刱新於兵燹殘毀之餘視他郡國已為上瑞苟復能察聖門之所以得與近世之所以失精剛純篤默成實踐謹操舍於真妄之端辨舜跖於義利之限使闔邑之士皆有矜式則士風一振不但學官而已超然不敏輒書所見以諗同志者而願學焉

天台縣太平鄉義社記　黃超然

天台縣太平鄉張君士雅率鄉之同志鳩田聚穀刱置義社以備急徵賑饑匱遏叫囂倡輯睦條簡而慮周辭正而情洽其說曰此昔孟子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意也合成求記於余惟先王和民善俗之政雖節目至鉅然其先無不於鄉者是故鄉遂比閭以安其業鄉師稽器以共其事鄉射以序德鄉飲以賓賢又加

鄉老於大夫之上以示所尊祀先生於社以久所敬使其樂生重本之心固故各知愛慎而其教也易入恭長慈幼之習勝故不相恭犯而其化也易成民生斯時其相友相助相與扶持者豈特淳風未散使然哉上之人寔造就之也厥後商鞅變法萬古罪首然猶鄉置三老以掌教化自後言之鞅可盡訾耶今張君生千載之後獨能合一鄉之善士相煦以濕相濡以沫遂刱斯社外以膺賦役之需內以協閭里之好諄諄焉惟義之戒可謂有見也已抑予嘗躡屩負笈經從台嶽之下望瓊臺赤城峯嵂盤礴幽然以深閒然以達卓然其弗可企也

意必有隱君子棲息其間如古所謂鄉先生云者而世特未之見也詒君家是鄉其高仰是山者素矣靈秀之禀視他邑當敻異更願抱璞以益求其志觀善以益端其趨使異日弄文者傳滎陽之耆舊好事者繪者隙之德是不但義社而已余居委羽山中目擊不義者如蛟吶嘈雜散聚恨不卜隣二仲之間故樂為之記

西清道院記　黃超然

壽雲居士中年無所於巢乃避世於墻東之小屋小屋之西又有小屋甚劣如蝸牛之廬其前修竹百箇微有清陰因名之曰西清道院以為讀書之所然今日之讀

非復昔日之讀矣夫自有文字以來世之著為書者何其多也往往書益多世益不理興亡盛衰循至無窮甚者叔末之所遭乃有載籍之所無者世不悟本尚欲馳騁於言語穀技之末欲以誇當代而垂無窮凡若此者皆非居士今日之所讀也居士少時頗慕雜博然止資以為詩行住坐卧莫非詩也其於舉子業游焉而已既而所業不工間為同輩所嘲侮於是發憤為文擯詩不為者數年神搜鬼鉥窮深入微肥皮厚肉脫灑淨盡拔成欲試則時已尚武四顧舊習跬步之間倏同芻狗書不誤余而予自誤也兵後每念插架千帙悉隨雲煙辛勤省須十不省一西清之内松牀竹几蕭然終日抱一守中以遺視聽居士今日之所謂書蓋如是而已客有過而哂曰子屋甚陋不得為道院固以道院名院固無書又自贊為讀書之所然則北周列禦寇殆復生於今耶予固哂之居士亦哂曰不哂不足為道也龍集著雍攝提格良月吉日記

福田莊記　丁可

耕而食生者所以為養浮屠氏作而衣食於持鉢其說行其與多斯民以耳目為信向龜手繭足榾榾朝夕輟口腹懽喜以為養釋氏安焉於是議者始以不耕少釋

氏伊菴權師來天台主萬年方外禪衲雲閒霧合師謂其徒了性曰來者多食指柰何吾觀大舍之陽羅漢之麓淖泥之泜去寺數里兩山陰陰雪棘風林夾徑深深老木千尋伏虺匿蝮行邁寒心汝其屏除叢灌接劙芃樸蒿可以藝下可以殖大舍之左平田之東滙瀦之上去寺一舍四山低回不險既夷土膏水深原田每每管茅莽尊風雨叢滋汝其薙翳薈蒯莽薱可以經理溝塍井畫疆場於是巨室豪家具以為宜接軫踵轂委貲散金逶遲風靡贊喜無數性曰原隰與區無有垠堮施者有限疲人力於一役如其憊何迺訪故老尋廢址築莊

於溲上曰福田為屋十區堂廡庫庚兩岸具備存施錢千緡為母以倡于歲取贏焉因農隙廣壠畝其本不摧而力有餘地歲浸乂且將鋾鏤鉛鉶畫為阡陌高下封畛棊布綺錯利可既哉性以其說求記於予且曰萬年舊得額曰福田今以名莊示反本也鏡施者姓名於碑陰示不忘本也可白吾固不肯夫總總之不耕汝知本哉三嘆而為之記

雲海觀記　王綽

冊丘列僊之所萃自昔有道術者多居焉歲在丁酉松山丁君少雲始即其所居之南依山之址闢而為園遠

近敲虧高下輝映田還委折而曰堂曰亭曰臺曰榭曰林曰坡曰窩曰谷無慮二十餘許意匠顓裁各成面勢然已具載於雪巢林景思之賦詠矣至於一目千里偉然有奇詭特異之觀可以拒高明排埃壒使人徘徊顧戀而不能去則自小壁虹而入路進蕩不知其幾何畝有堂歸乎其上而曰芙蓉此尤雪巢之所長吟而永歌者蓋煙霞之吞吐雲氣之開歛日光之出沒野色之濃淡隱几而望有若道家所謂海上之三神也相與隱約拱揖於有無冥漠之間龍川陳公嘗來自永康一見輒心可每與少雲少詹事節推掌評主說翱翔日募夜而不知倦間舉酒以屬少雲自李謫僊死世無奇士誰能騎長鯨駕大鵬倘徉恣肆以與之為沆瀣汗漫之遊乎時庚子距今五十有二年矣予植倦遊來歸遐想舊事因芙蓉之故址敞為傑閣高軼霄漢既成而以雲海觀目之蓋取坡公玉霄雲海之詞以足先世之所未為者夫級聯緝墜使不一失夫前人之遺固非世其家者不能不惟曰世其家而斥大其所已成規恢其所未備西自秋堂廚豪開拓伐蓬藋列花卉極水石林麓之盛葱蒨茂蔚對蒙泉精舍殆若異境且旁築客館數十楹東由松嶺度橫杓沿緣夷猶上下壠坂有幽泉溢出瀌瀌

砰石間循其右以上把蓬萊雲氣若几按間物而又於東北之隅揭為此觀是豈不足以弘先志後後觀哉予植既集友朋以樂之且曰觀天地之大覽山海之勝吾何敢於自曠亦聊以慰其馳驟焉爾友朋悉詞詣曰往者之屈來者之伸此易所貴乎隨時之義又奚必勤計慮於一出入息之間耶雖然巨浪喧豗迅風橫潰回艫轉櫂則即有泊岸遵途之捷矣故進而競於物也詳不若退而反於已也約此惟有道者知之子植其不講於道乎子植名木

香遠堂記　趙師夏

昔我大父宗卿隨牒而仕南方再轉而丞茲邑蓋紹興之丙辰也今幾百年昔之故老遺民無有在者而階序垣墉亦非其舊獨所植酴醾在聽事便坐之左猶無恙也其子若孫培植愛護轉相告語曰是皆趙公宗卿之手澤其勿廢諸而官于是者不知更幾人矣亦皆知民之意恃以不伐嗚呼可謂盛矣今縣丞趙公因人之情追跡其所由始益加扶植表而出之名其燕息之堂曰香遠蓋取老坡酴醾詩無風香自遠之句而命師夏記之師夏竊惟人之仕於州縣豈不願有以在民者哉而得民者益寡也得乎民矣而能久者又寡也長篇短詠

浮詞綺語播為謳誦徧於津亭未幾而蕩若風煙漫無遺跡而以惡詈繼之矣磨石礱碑稱誦誇詡以紀德政玉軸錦標散入侯門未幾而薦柱支牆斷棄弗顧而以非咲繼之矣圖形肖像托身佛老晨香莫燈飲食必祝號曰生祠未幾而塵昏鼠傷色沉蠹蝕人皆忘其姓名矣是何也顧此弱枝柔條非有吏卒之呵護法令之禁禦稍失顧眄斧柯及之而本根拔矣乃能至於百年之久乎此又何也然後知實德在人非智力之可取人心所係亦不以歲月而有異而人之有恃乎物與物之有恃乎人其効固殊也今吾贊府之名堂豈不足以有警世者哉雖然今贊府以儒學發身以經術從政不皎皎以為明而人自不能欺不孑孑以為義而人無得而議寬厚慈良視民如子敲扑榜笞審而後發而必寓以不忍之意歲大侵郡檄視田公盡歷徑野皆以實聞上為之蠲租發廩獨最他郡又為緩征弛禁以來旁郡之米於是商舶合集民忘其饑皆公之惠也繼而于今民之有其生而能有子及孫者不知其幾千人矣而在人之心宜莫可測則是花見愛於人而迎風浥露吾知其又有百年之壽矣後之有繼公之志行公之事則花之壽又不知其有幾而我先公之流芳因有托無窮也記其

敢辭公名彥珽字廷玉師夏宗藩諸父行也

應心泉記　賀允中

居士賀子恍編茆為屋與其孥寓居于天台山萬年禪院之西地埶爽塏土脉深厚植花種竹日以成趣惟是水之去人稍遠而饋餾滌濯之用不足上有小淵走以竹渠則寒月常氷下有廢井汲以桔槔則人力深勤一日居士齋心炷香仰首穹靈而祝之曰聚族百指結草而居上下蔬食甘苦一律所需於世者甚薄而歠飲之樂未適其願昔耿恭拜井而泉溢王霸濟渡而氷合雖今昔異時閑劇殊事而約已為衆有求斯應誠苟至為

理則均也神其[illegible]之乎既祝之[illegible]日旱陽驕亢氣蒸如焚舍之東北相去十步不加穿鑿天冽之泉既潔且豐其甘如醴其寒如氷其澤如玉其清如鑑由是一家之用不煩人力而家給足衛茅之勝寢以膏潤矣山中父老明日舉相謂曰此地無泉何慮數千百年君居未久而浹旬之間忽於平地湧激靈源若出造化如是之敏是何祥也豈天嗇其寶將有待而出耶抑時至事契而適相際遇也將以化居父之雨以資之後學耶將以與傳說之霖而被蒼生耶不然則泉源混混不舍晝夜胡為一日而驟至也居七日汝無佞予予將告汝夫通天

下者一氣備萬物者一誠我之禱也以衆泉之應也以心天地鬼神昭昭然常在人上若將閔予而告之曰爾家何貧爾志何清棄官何人樂閑何真人棄爾取人睞爾親處荒山以自適邈四顧而無鄰地若有泉而不畀天下其孰與為仁以吾心如陶潛故得泉涓涓而始流以吾心如李愿故得濯清泉以自潔吾方將拜天之遺落泉之成借此之居以為斜川盤谷求諸文人作賦序以侈其貺而流其聲不亦可乎父老曰唯唯居士乃命工甃焉

南塘記

胡融

有宋南渡之明年吾大父自峽谿翦棘荆蓬藋始居此斗指兩辰越今三十有四閏矣蓋吾邑之山發源自烏石隆隆隱隱東衍三四里始折旋而南故凡邑之公廨與民之屋廬皆在爽塏環邑内外為陂池為沼沚者蓋寡也胡子之居適當卧龍之脇其地形稍正其土之支派稍分其坳塹處稍有泉升高而望其坡陁之形或如㡳蔓如慱局如斂之折股度其勢可遏可截可瀦可滀顧吾力未能也丁未之秋始羣役人畚壤而築之不踰月而隄成一夕大雷雨里巷之水爭相灌注詰朝門墻之外高下皆水揚瀾起波匯為藪澤氣象如在明越苕

霅間也一年而荷生二年而魚肥三年而柳成四年而漚鳥馴五年而堤上之竹秀既而遊者來漁者入滌者至汲者集胡子與客常沿堤而行折荷弄流泖然起江海之想夫一水之縱廣不能十數丈視三江五湖財一席耳而胡子侈然自大詎不陋哉蓋天下之理巨細廣狹皆生乎人之心達乎此者闤崑近在於遂室一闤雖小而八方存焉事固未易以形論也苟不以形論則洞庭彭蠡不翅乎礐孔而吶翼蚑蜨亦可以覩嵩華矣今吾之水兩涘渚涯之間雖可以辨牛馬烏知其不如扶桑之東渤海之尾彼又烏知其一滴一勺不可以浴日

月而涵魚龍也胡子方將築亭其上投幘解屨以洗去
其平生功名之念具鈞車舴艋笭箵罩罟以窮烟波之
樂願從吾游者當艤舟以待之

安洲鄉學記　陳孚

鄉有學古也古方里而井自王畿以及郊遂皆立之學
王之元子暨庶人皆學焉學之要求放心而已今子翁
子其猶行古之道歟初余少即與翁子游相好也壯而
行四方皇皇然三十載歸始問翁子之鄉學喜而往之
踵其藩其植秩然升其著其琴琅然履其輿其籍秩然
既而諸生魚貫以登逢衣大帶俛伏磬折其容肅然其

氣充然退而經誦之聲隱隱若金石然於是知翁子之
學信其古之學也則進諸生而勗之曰二三子知學之
要乎心者萬理之宗也其初善也人性梏於氣棘於欲
棼於意若擿埴之途而不知覺故於師而學焉學者收
其放而存其良也一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其周流而廣
大未嘗一息間也予與而師孜孜汲汲窮日夕之力若
飲食起居不可須臾離豈有他哉誠以脩齊治平自正
心始未有不須學以成者實生民之命天地之經也江
以南台之學嘗盛矣異時華門圭竇無絃誦聲人以不
儒為恥今則異於是父命其子兄命其弟曰無科目矣
士不可卿相矣儒困秋之箑冬之絺也奚以學為於是
素封之家萬貲鉅萬有論語不讀者其子若弟徙則為
壠斷之賤丈夫猾則為府史里胥城旦之役而已否則
兔園之策蟲詅之符蓋朝於斯夕宜腹果然何為箄甑
若是餒乎人乃以儒為詬病俗之弊陋一至此哉何不
為鬼為蜮鱗介而鬚眉之夫心吾之心也學以存心亦
吾之學也豈以有科目則學無科目則不學哉吾之心
善則舜利則跖念則聖不念則狂今以口腹之饕耳目
之溺取其與天地同體周流廣大斷而狹之日趨於鬼
蜮而莫之返誰之咎歟吾行四方三十載蓋常近天子

之光職太史氏見朝廷所以嘉惠多士甚厚召南之風
被於朔易畿之內三雍翕然縉紳鼓篋以萬數郊遂皆
立之學而獨駭夫江之南台之鄉之無學也猶幸翁子
之鄉之有學也二三子兹於斯誦於斯亦思一人之心
天地之心也當收其放而存其良知舜跖之分在義利
之間而念不念聖狂繫焉縱而師若友講明問辨默而
存之擴而充之本一心之妙極于天地萬物之變化則
人物日以明天理日以融居家孝弟之效成在鄉禮讓
之俗興使終身窮約庸何損仕而立乎朝則堯舜其君
堯舜其民皆分內事也於我何加焉若以無科目而不

學焉夫徒則為爏斷之賊夫去猾則為府史里胥城旦之役又賊則為崇詅之符兎園之策曰姑果其腹者此謂失其心哉翁子將曰非吾徒當斥之大門之外

重修捍城江岸記　周潤祖

皇元大一統盡隳天下城郭以示無外獨台城不隳備水患也城下為堤又捍城也按台襟江帶河南滙為龍湫磐石踞江面天大雨西南萬壑水至直擣磐石怒激横嚙城下至與潮汐鬬勢益張宋慶曆中城决西南隅水石盡東去民半入魚腹城距今滋久隄且弗固歲以官令理之令頗無遠畫朝作夕圮民用大慼至正九年

聖天子嘉惠元元易樹賢守監達魯花赤僧住總管月魯花帖木兒特被天眷同牧是邦既上郡廵視所守因相語曰台固水國倚城以為命弗治如民人社稷何亟選善辦事者六人授以方畫給以義功錢董以府史張某俾專任禦水事公退身至江滸勸相無虗時六人者樂於趨事若裕父蟲輂石高山取灰於越外聯大木築之抵堅以壯其趾內積巨石累之極深以果其腹地之卑者封之而致高壞之虗者除之以布實允其背而不負漱其壘而不潵不萁則外不溢不潄則內不訌延袤崇廣周固堅縝視昔倍蓰焉明年夏五告成達魯花赤

公舉酒勞役者曰爾築兆傾民生是憑我心攸寧一日胥慶敢用酒總管釃酒于江曰方今聖明御極嶽瀆川后罔不効順繼自今所不能保厥成功者有如此父老子弟懽忭鼓舞請書貞珉以無忘侯德余聞柳子之言曰古之為國者惟水事為重然人心橫流頹波浸潰有籍於三綱四維者奚獨田水哉水哉今賢守監之為國也涖之以廉明正大之體鎮之以簡靜貞一之風所以立我民命視水事孰能輕重之若信哲夫所成固在崇墉堅壁之外哉是可以厥張侯度慰吞民心對揚明命矣雖然物之廢興無常而水之性善變以無常而遇夫

善變乃欲論其貞久亦人心有以勝之耳後之來者於此有考而述則焉俾有常而無變則賢守監之德不亦遠乎夫書善而不備君子不貴也乃申之以辭曰惟台建邦須女之野大江西來蕩我民社城堤捍江將後為隍守監惡來操城之綱掌固獻功石工具在手障狂瀾納之東海昔也淵水今也桑席寅蕞是焉惟守監之德厥德伊何有卿者憐族姓振振信尊且仁聲聞于天帝命錫女爾公爾侯分茅胙土六德敷施五事具舉是彊之亢視溺由己懐下以德報上以忠銘德表忠用昭觀風

柑子記

林昉

柑橘柚之共者也揚以橘柚錫貢而柑無聞焉唐開元
天子元夕會宰執侍從饗黃柑旣拜賜懷其餘以歸轉
相餽遺號曰傳柑不數橘柚矣然此特溫柑非台柑也
宣和中植溫柑數十本于艮嶽台柑猶未知名高宗宅
錢塘始錫貢台柑未幾錢氏以勳舊貴戚來居台乾道
中進班兩府始庫柑貢雖區區臣妾之忠而回賜之利
厚矣端平初謝氏為后於是謝氏亦進柑回賜視錢益
厚其十月進者為霜柑獻畢命班親王兩府卽日拜表
謝其九月進者為青柑尤上所貴重始進卽獻太廟上

御內殿召后妃宴而饗之往往手擘諸柚中宮人徘徊
捧金鍾三釀之酒上手掬其皮香霧濺酒面凝而為乳
下借酒之甜　而香辣拂而嘗焉故曰乳柑也當是時
台之乳柑遂為天下果實第一雖練紫之香含消之爽
亦在下陳況洞庭千頭之綠與永嘉數寸之黃者乎台
之州為縣五乳柑獨產于黃巖黃巖之鄉有十二產而
獨于備禮之斷江地餘四里皆屬富人一畝之園可二
十本直銅錢十萬有粥者爭買之柑之葉如宮粧柳眉
色嫩青如栝花比橘柚而小氣清而和在荼蘼茉莉間
圃丁云此木須根土面下不宜一草草奪土力一陣風
色卽實若彈丸萎且脫矣灌時亦不得鋤其下視其蔭
之廣狹環以塘泥歲兩糞之在花之前實之後也霜雪
卽蓁稿覆其顛根亦散覆之將來貢先一夕亦以塘泥
漬以糯泔則液愈飽而美方錢氏謝氏收柑時為楮動
以萬計園戶爭售之已而分親戚遺鄉鄰通商販矣歸
附後於是台柑作貢四千里遠矣官吏構奸株大小各
賦園戶置厚賂顆始及等朱藍黃封責付其人一選于
府再選于宣慰司三選于行省其選也皆有計置始為
轉輸如是數年園戶大困官吏上言黃巖海潮沒斷江
柑皆鹵死矣由是稍寬斷江之東為新界西跨江北為

新南地皆宜柑新南柑其肌麁其臭烈其肉脊其脉細
其核夥其味甘以酢新界者其肌細其臭婉其肉瑩其
脉絡覓其核小其味甘以知斷江者其肌澤其臭馥其
肉素其脉外附其核細以稀其味甘以永又有地曰東
江亦宜柑品出新南下何敢望斷江乎竊感夫木之微
發於數千載後窮天下果蓏之美莫能與之爭曾未幾
時人皆側目覬與枳棘共安於空山亂薄中而不可得
可歎也已近歲復命進柑有勳吾山人史弼為江浙省
左丞審知其害因著定式縣令丞歲押柑綱直達于杭
仍復樹者家民德之

三皇廟記

王大中

三皇開物主作書契耒耜棟宇裳衣教民無枵中程外木顛亢病尺壤寸霄絲命髮體千霜萬雪咸生其生功若德孔碩且宏與日月同耀天地齊久若別景嚮測五運明六氣嘗草木辯燠寒濕燥溫涼體性名品能生其死為皇者三代尊為先聖祀諸學歷千萬載未能易置方之千乘望秋一國樂祖固有間秦人自謂德兼遂廢而不祀漢高帝過魯以太牢專祀孔子繼升先師為聖學繇不復祀之後雖祀弗設于學指為文理醫卜方技祖尚其德功之細而忘其碩且宏者何哉主其生者道

之常主其死者道之異人心玩常而喜異蓋有恒也國朝蔵祀率由舊章俾郡縣悉廟三皇寧海為縣僻湫舊無廟姑用桃源驛廳事設像行薦祭禮牲瘠酒酸取具臨時皇不顧享歲既久風剥雨塌廳亦壓片瓦隻椽用不存至順二年春王二月幾望閩堯德實來主縣簿初肅贄禮視無有廟乃奮曰三皇德於後民功碩且宏列在上祀曷蕆綫三月哉生明孔邇何地脩祀事使張綦埀縵㫚乃集居民上者寧無媿官宜治非陰陽醫卜事民可預也廼废滀祠廟數四出私帑買林庀工异石畚土於舊驛址作屋三十楹隆棟峻桷以蔽風雨旁櫪內壁以障日月上楦觚稜下築壇陛牲腯酒醇具明水盖淖以嚴蔵祀逵魯花赤忻都見而韙之遂捐祿俸以相厥緒縣丞頓頡典史顧珉徐世祖咸助董之又明年乃成像設嚴整時服焜燿復繚崇垣作櫺星以限出入工以日計踰千鈔以錠計踰百邑民獲覩青陽君赤精帝狗齊胄矣咸興嘆曰縣建自唐龍朔更幾官長莫有能治其廟者今茲微薄瞻克成此績乎初建時有二鵲來巢于極辛未壬申兩暘以時歲用大登民咸樂胥非皇賜乎非公賜乎公之為政知所本矣遂書至順四年龍集癸酉上元日

小丹丘記

陳基

予五世祖由永嘉徙台之臨海距城百里而遠臨海之山大率自天台支分綿綿延延若萬馬東奔而飲于海予家實在焉余蚤孤不逮事先君子甫兒時即有四方之役道過天台不復能記憶少長閱天下圖書所載始知天台為名山余家去山之遠近了不能揄度也豈惟山哉宗族姻黨親疎稱耋要亦不能盡悉鄉人有自東而西游偶與之接者聲相勞苦乃或始知其跡咸遠近否則不相知者十七八余少以貧賤役四方久居于吳婚娶于吳育子女于吳衣錦食稻于吳毋沒葬于吳之

僮僕妾廝養皆吳人盡室皆吳語而余獨操越音于其間余所處亦豈得已乎哉羈旅四方食飲服御與吳人異者或鮮矣四方之人遂皆以吳人目之而余老且仕不出吳境吾自視亦吳人而已乎今年春余於所居西偏治廢圃可半畝即其中陋屋三數椽稍治葺之因扁曰小丹丘昔晉孫興公賦天台有曰仍羽人於丹丘後之人遂以丹丘為天台之別稱余今扁之蓋猶有昔人不忘其土之意乎余生於台而台之戚婣少長不必親也長於四方而吳之家室子女不必疏也而治圃何以丹丘為哉且余五世祖家臨海而五世之上不必知也

予今居吳而後於予者亦不必知也凡人五世而親盡親盡則塗人而已自余以往未能為塗人則或猶用知者故余於圃發之余於圃不遑締搆之事屋上楝下宇皆仍舊稍加塗塈者余所能也江湖好事者或持梧桐[illegible][illegible]橘柚芭蕉薝蔔萱蘭之屬來則雜蓺於圃客自淮海遺以兩鶴甚潔白可翫同門友趙居卿金華戴叔能善為古文詞余求為之記而又自志云云者恐人不知余非吳人而後之人不知吾為台之人故詞繁而不暇略爾

僊居縣重修儒學記　陶凱

成周立國都辟廱諸侯頖宮而黨術庠序與焉秦漢以降京師建太學因而不革惟州縣學廢置不常自宋至我朝州縣立學始著為令又增剏書院視庠序其扶樹天常基本政化為甚重也僊居縣舊立先聖廟未始有學宋皇祐初陳古靈先生令茲邑即廟立學以教其邑人自是科第得士賢才彙進嗣令徐君榯既廣黌舍丞劉君垕又繕治之而儀觀以備乃者疆埸多故兵革荐興學舍日就傾圮士無所肄業令陳君至謁廟下顧瞻惕然諗于衆曰學校政之本也今弊陋若是乃亟究弊圖斯害政甚大郡頖宮廢不治郡長貳謂教道不興人

紀數壞曷由勸厲以遏亂畧輒捐錢粟用佐修理然則下所視傚其責不在我乎因出己俸倡士民輸財助官暨主簿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左右遂命木工度材土工摶埴石工伐石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佐史俞禮程工積事凡傾側者飭正之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易之缺漏者補葺之湫溢者充斥之於是賓館有位講肄有所寘休有室庖湢有次曾不數月百廢具舉人咸咨嗟嘆羨以為上之人政化所被而君有以成其功焉凱族父虞賓領教職爰述事狀徵文以記之凱惟古學官之制入學尚齒習射上功祀先賢以教德養國老以教悌出師受成入釋奠以俘獲告非徒

教以詩書禮樂而已固望其德成教尊官正國治以為化民成俗之本也今士大夫被介冑執橐鞬日周旋戎伍俎豆罇彝缺而不講久矣而一二官僚乃知敬教勸學以為治本顧不偉歟夫學校興教化行使民敦孝弟興禮讓知公廷就賊觴豆受惡祇席坐下而齒德不遺寡弱不陵而凡奉辭伐叛興兵禦侮以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干櫓則軍政有禮而武功告成矣然則興崇學校庸詎非當今之本務乎君推本為政上繼前哲追踪往古誠不可以無紀也於是乎書

野航記　　林公輔

范子俊雲間人也厭其居之陋近遂擇材於山求匠於野作小舟廣幾丈而長加倍之中置古今聖賢圖書與夫秦漢以下鍾鼎彝器日泛漾沙洲淺渚際逢山翁野子必呼飲於其間扣絃而歌若不可以事羈者人皆曰其游方之外乎余自經揚子至松澤適與之遇見其神氣內蘊而微充於眉目於是並舟而進揖其人曰子何居而至是乎子俊曰吾居於是以是為室以水為基以岸曲為藩墻以魚鱉為鄰戚也釆芹藻而煮之挹波瀾而飲之予曰異哉子之為人也且古聖人樹宮室以居其安造舟楫以濟其危安可常處危不可頻涉也天下之廣深山大野豈無措足之地可以藏子而棄安以就危乎亦可謂不善擇矣子俊曰予知室安也吾請為子危之且所樹之室不在千家之市必在百家之村其相與隣者抑皆夷惠之徒歟抑亦非夷惠之徒歟乘之以貨通之以賄標之以是非之牆設之以有機之穽張之以冐利之帆而鼓之以勢力之飄泛於溟溟之海驚風怒濤駭觸前後百怪雜遝而進則吾之身不為所溺者幾希矣不然室雖安居乎室者何在也後之人指吾室而過焉徒見墻傾柱側鼯鼠亂走而已且吾今當風波不興鮫鱷遠遁漫流千里水花發而献秀清飈至而效

凉月色一頃霜雪浩然目變神融尚知所謂危乎以是而觀則子所謂安者未必皆安所謂危者未必皆危也吾去子矣遂剌舟而去余嘆曰此學道之士也哉吾聞得道之人常不與人近渤海之東瀛洲之上是其居也賢者遇之可飛化霄漢下者遇之亦可得久視之術若子俊其有所遇乎不然何其言之類夫道也

酣雲軒記　　林公輔

吾自少聞黃山林養民伯仲之賢常欲見之已而見其仲齊民朴茂人也禱雨有感予作序以贈焉已而又見其伯允學民溫默人也號其居曰盤所予作文以記之

獨養民未與之見今年忽寓書來曰吾昆弟子皆有言吾雖不識子嘗號其軒曰醉雲計子以吾昆弟故必不簡我也予嘆曰予天下之窮民也與世相棄也久矣而林氏伯仲相繼有求焉予言雖陋得無以少復之耶嗚呼天下之物可醉者甚多而人醉於財於色者尤至日持牙籌計較錙銖雖利盡乎人意猶未慊此醉於財者也擇鄉之處子娥姣姱媚晝夜盈前此醉於色者也而有志者則嘆之曰彼烏足以當大丈夫哉於是南馳越北馳胡取位祿于朝立毅稱于天下此則醉於功名者也而達者復嘆之謂生為暫來謂死為暫往一醉於酒

不知人理之哀樂不知世道之安危視日月之遞運夫地之茫茫也凡是數者皆有迹可見故吾可得而醉若夫雲陰陽一氣耳聚則彌滿大空不可得而拒也散則不存毫末不可得而追也果何迹可肆吾醉耶嗚呼有迹者有盡無迹者無窮有盡者可以有心求無窮者可以無心得世人不能無心故其所求者在乎迹也養民不能有心故其所得者在乎雲也吾聞養民之居離雁宕不數舍而近雁宕之山高插霄漢四時雲氣浮游其中養民攀援而上據絕頂擊山石而歌固將與雲相冥會於大空之表者矣又烏知雲不可得而醉耶不然屈子謂食六氣而飲沆瀣漱正陽而含朝霞六氣果可得而食沆瀣果可得而飲乎正陽果可得而漱朝霞果可得而含乎將以屈子為妄屈子非妄人也將以屈子為實其實又不可見也是其中固有不言之妙者矣豈俗之所能知哉養民其知之乎余異日歸當請養民而更論焉

石經堂記　　朱右

石經堂者河南褚奐士文之所築也士文博雅好古尤精篆隸法有時名築堂占吳山之勝蓄圖書載籍及古法書名刻庋而藏之題其顏曰石經表所尚也夫聖人

之道具在於經彝倫之懿昭如日月炳炳與天地相終始誠可尚也周轍既東遭秦燔燬漢興博士經生掇拾煨燼之餘斯文蓋未喪也蔡邕以東觀議郎銳志復古乃與其徒陽賜韓說單颺正定舛謬手書刻石天下後世抑何幸歟石經初置東觀學者歆嚮北齊徙于鄴隋復徙長安至唐初十亡八九距今又七百餘年矣世之好事者所藏隻字片幅多至三二卷況皆脫散弗全讀不能句所寶者唯字畫耳會稽蓬萊閣舊有石經遺字碑亦破缺磨滅乃後人翻本非東觀故物也予他所見筆法點畫往往亦各異體先輩嘗攷石經蓋當時能者

所書而邕綜裁是正非盡出邕手識者以為確論朶武評邕書骨氣洞達森森如有神唐張懷瓘評書至八分唯邕一人皆以其所見筆意字法論也褚君於隸既工宜尊石經以表名堂之義顧不韙歟嗟夫實以名著名由實生人心所尚唯懼弗彰故姬公得嘉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有由然矣褚君得石經以名堂不旣安矣乎遂為之記

三台文獻錄卷之四

三台文獻錄卷之五

記

問月樓記

方孝孺

天台金君元升作樓以居名之曰問月當夜之良披羽衣命壺觴歌李白問月之詩擊如意以為節見者以為李白猶在人世也其鄉人異之請予道其故余曰金君所問者月也使月能言且不能荅余非月也豈能知其意哉雖然明於外者內不足以自知為天下所仰者受天下之疑月雖欲辭人之問也難矣余試與金君達觀於一氣之始可也自我而視之月也明且大者也自月

而觀之庸自知其為明且大者乎非惟不知其為明且大庸自知其名為月者乎名且不知庸知其盈虛消長之道乎君何從而問之而月何從而荅之一氣盪摩而月生焉彼非願異於萬物也而賦之形者蒼蒼耳莽莽耳煌煌耳雖欲不異於萬物不可得也其形雖異於萬物其為形之者未嘗與萬物異也夫吾之形異萬物而最靈者生而遇於世貴賤脩短禍福之數紛乎其不齊且莫知其所由然況無情之月乎尚何暇於月之問哉雖然予嘗聞之居乎上而不遺乎下故明盈而不以為喜蝕而不以為戚故長存若是者非有類於人之說乎

金君才可以虛位而抗志於隱未遇於時而能有以自樂其取類於月者深矣余非其人烏足以言之

求古齋記

方孝孺

生乎古者豈皆善人乎生乎今者豈皆不善人乎使生乎古者皆善人則舍今而求古可也使今之人亦有善焉者安得遽舍之而不求而必務於古乎今而視乎百歲之前古也生乎百歲之前者自視則今矣遠而千載之上古也千載之上之人自視則亦今矣孔子以為古者三代之盛而其時之人視三皇二帝則亦為古矣三皇二帝三代以為古而其時亦嘗以為今矣然則今與

古何定名乎隨人號之耳今與古無定名安知今之非古古之非今邪安得謂古之人皆善而今之人皆不足法乎故遺今而專乎古則其失為固遺古而務乎今則其失為妄固與妄其失一也君子不貴也君子之學取其善不究其人師其道不計其時善誠足稱也其人雖非聖賢不知其為不可也取其善而已道誠足師也其人雖生於吾同時居與吾同巷不以其易見而遺之也師其道而已天下之善一也古與今之道均也何以其人與時論之邪苟必惟古之求也則孔子於禮不問於老聃必求周公而問之琴不問於師襄必求師曠而問之官不問於郯子必求古之命官者而問之求其人而不可得則卒無所聞矣必得聖人而後取其言則荷蕢丈人之語孔子必將掩耳而過之與時歌必默然而不和之滄浪之孺子耦耕之隱者必鄙之以為老農小子而不聽之七十子之流必不與之往復答問而以道告之何以為聖人乎蓋學聖人者古之善吾學之今之善吾亦學之今之不善吾惡之古之不善吾亦惡之古之事合乎道固將取以為法也如使不若後世之美則舍古而取後世可也後世之不近乎道者固所棄也如古之不合乎道者安得以其古而取之乎曰然則孔子求

古之謂善學者之求古猶良匠之求木焉木之生乎山有千歲者矣有百歲者矣使生乎千歲者而材固取之也使不若百歲之材豈以歷年多而取之乎二帝之輅古於殷也伏羲氏之建時古於夏也黃帝之冕古於周也孔子不取其古之甚者而取乎三代何哉惟其善而已孟子不取其多言而取殷之助武成之書取其二三策曾謂孟子非好古者乎聖賢之於古固如此也使聖賢生乎今之世其所去取又可知也慈谿孫君元禮篤學而慎行取孔子求古之語名其讀書之齋予喜其異世俗之學也推其說以告之使自擇焉

蘿月山房記

方孝孺

處焉而樂者不如慕焉而樂之之深也人之常情久則玩玩則厭心生慕則好好則樂心生苟有天下至美之物心一厭焉則雖貴而必賤淳熬擣珍世之美味也使常食者言之未必識其為至美虞韶象武世之美音也使常聽者聆之未必知其為善樂是以富貴者不知祿位之可樂而貧賤者慕焉山林之士不知幽寂之境之為高而富貴者思焉然以貧賤而慕富貴則為鄙以富貴而慕林泉則為達其於外慕一也而賢否異焉者蓋無欲而貧賤猶不失為善人無道而富貴其為不幸也

大矣世之賢士多喜林壑之趣而忘乎爵位之為崇其亦有以也哉廣海何茂先資敏而文年少而奇其尊府當草昧時識真主於能戰之頃道使迎降所守十餘州不血一刃而歸職方其有功于　朝廷甚偉用是歷大藩者二十年遂剖符與諸徹侯等茂先生長於富貴之中足未嘗履丘壑目未嘗覩林嶺性雅好學蕭然有出塵之姿其言論詩章若林居澗飲追雲月而遺氛垢者之所為絕剖去軒裳綺紈能號其南門賜第讀書之室曰蘿月山房取杜子美過何將軍山林詩語也室之內外環以法書名畫奇石靈草在輦轂之下而有蘿浮衡廬間意離利之人從之遊莫不自失也夫薜蘿之月隱居之士夫孰不見而未嘗知其趣茂先以之名一室而坐移崇山密林于戶牖之下欣然而樂忘乎富貴之可羨是果為而致此哉蓋其天資近道超乎世俗之表宜其不為勢位所動也然心可樂乎物而不可溺乎物苟得其樂而不為物所溺雖祿位不足為累苟溺於所好而不能樂其趣雖泉林之清亦足為役志之具而已故士果有以超乎萬物則萬物皆為我用無以過乎物則一心將為萬物役聖賢之學所以貴乎窮理盡性使此心泊乎與天地同體故處富貴而不盈遇貧約而不

歉隨大故斷大事而不懾若是則利祿不能使之污山林不能為之清出處隱顯將無所不宜茂先之賢倘有意於是乎果出於是則雖子美復起而為茂先言不能以有加矣而予也何足與聞之

借竹軒記

方孝孺

余初與會稽蔡君惟中遇於京師者甚久時余方抱憂患依依無與語惟中亦以從事至因日得相與談自旦至暮班荊列坐久之乃各罷去及訪之於南門之南草戶之外有竹數挺視其楣間有借竹字余指而問之惟中曰吾雅好竹假館于茲幸又有竹故因以識吾好耳

他日願有以記之予疑惟中在逆旅中何暇事此因自
徵笑不荅而今年遊㴻陽客有自越來者致惟中之言
重以記爲囑且謂惟中居會稽有山林之樂甚適予聞
而愈疑之昔之京師假屋以居謂之借竹固宜也今儼
然處巳之室竹則自有之矣而復以借何哉且惟中尚
以外物而觀則孰非借乎舟車借以載吾身者也江山
之勝借以游吾心者也膏腴非我所有借以養吾者也
玉帛非我所得借以富吾者也牛羊犬馬非我所得備
借以食吾者也第宅傳舍也童妾贅疣也軒冕倘來也
甚而言之雖吾之身猶借陰陽造化以生而豈特竹乎

苟自其固有而觀萬物皆我所固有而何借之云世之
人溺於自私視世之物皆執以爲已有營營乎得喪之
區而不知止何異於蟯蜋之丸糞土乎吾嘗絕江淮而
北行登泰山而望之四方矣昔之英雄豪傑所車大纛
馳騁乎名都壯邑之中田夫樵婦嘖喟隨而瞻望之以
爲神人者皆是百年以來惟見斷碑殘隴狐貍窟而鳥
鳶號其上豈非借之於造物者復歸之冥漠之中乎故
一身之外皆借也富貴利祿加乎身者又借之借者也
而人方以爲欣戚不亦謬乎古之達人以百世爲斯須
以天地爲室廬以萬物爲遊塵來天下之物皆不足以
嬰其懷而何竹之足言乎余將東遊探大禹之穴弔子
胥之廟假惟中借竹之軒而相與談往者之故果孰爲
借邪孰爲不借邪

宜隱軒記　方孝孺

洪武九年余遇鄭君好義于京師是時　天子方以災
變求言天下御史用深文致無罪守相數十百人于獄
議者究之君曰此寧不足言邪即草封事詣丞相願得
召對言狀丞相問所言云何君抗色曰吾將見　上言
丞相何問焉丞相怒奏抵君罪君慷慨不少屈辯說天
下事激昂奇壯聲動　朝廷聞其名者皆稱君爲奇士

予亦服君之才以爲且將立功名當世憂患不能沮之
也後予遊學于外不與君相聞者甚久前年君歸自江
淮予往訪焉視其貌加充聽其言若不忍出口語及前
事則深自悔咎曰學未知道而多言此吾過也取聖賢
經傳窮旦暮攻習發其理而考諸躬行粹然若循繩墨
而蹈規矩非復昔日鄭君也予愈服之乃知昔之知鄭
君者特其棄餘而君不予鄙也頋以所居宜隱之軒屬
予記凡物有所宜者必有所短舟宜於川而不宜於陸
騏驥宜於致遠而不宜於服田偏於用也神龍乘風雲
吐雷電下上八極而困蟄於玄冬與蛙螾等屈於時也

惟人亦然辦士宜於戰鬪之際而居平世不如庸人烏獲任鄙宜於尚力之主而折旋尊俎之間手足無所可用拘於技也孟公綽宜於為宰而短於治劇黄覇治郡則宜而為相則損才各有所便也若夫為聖賢之學者脩之於身也無不具而見之於用也無不能豈果有所宜與否哉其仕也隱之道行其隱也仕之用存不違俗以為高不同世以求合用舍退皆安之而不顧夫是之謂君子鄭君之學得於聖賢者美矣豈宜於隱而不良於行乎昔之見君也未越十年而君之所得過於昔之所見也多矣自玆以往使益進於道烏知無大異於今

者而其宜於隱也庸知非宜於仕之端乎人之常情不能安於藜藿則不能享八珍之奉服踈布而厭者其衣文繡也必驕未有溢於貧約而可處富貴以免禍者故有慕利祿之心者死於貧賤者也隱居自得而樂之不厭者功名富貴之心也

積翠軒記　　郭濬

台士趙起明會予於京師客舍乃以其大父龍山翁燕休之所所謂積翠軒者請記念予自棄田里日與塵埃輿馬相遭於長衢廣市引睇崖谷邈若方壺玄圃不可想像而至雖工於文猶將不能模寫軒中之趣矣況無蔓於翰墨者乎敢辭君請之益力因思向家居時遇積雨新霽天和景明持酒肴與一二佳客盤桓山澗間訪僧庵道舍與凡逸士之居傲兀終日觀夫岡巒倚伏巖霏上下乍顯乍晦或蒼或紫錯繡獻巧綰綺角奇迂徐衍溢流動氤氳若蛟龍出沒波濤奔放乃渟蓄而汗漫若真人列僊鞭策鸞鶴乘雲霧而往來千態萬狀不可勝記使人神清意適萬慮俱忘徘徊顧眄不忍去至今思之若隔信宿君之居殆亦若是歟君曰非也予所居之地無長山大壑無崇林密樹與市廛不異大父厭之乃環戶外種樹植竹障蔽蒙翳招邀雲月引泉通池汲

灌漱滌暇則深衣幅巾危坐一室焚香誦易絶去世紛時覺牕戶間藹靄煙光露氣襲人衣裾清趣可掬因題曰積翠于時名卿碩儒多為詩若文以賦之今大父化去而軒居竹樹雖更變遷猶幸無恙願記之以識不忘予謂人之嗜好其清濁雅俗萬不齊然皆有累於物而未有不物於物者也不物於物固不必求物於物之中而自有得於物之外物於物者雖使之入山林以求山林亦何得哉君之大父錯居闤闠而其志之所存時超於雲物之表既不累於物而尤不遺於物蓋將攬煙霞於方寸窺春華於几席名軒之意豈止於竹樹之間而

巳邪予生也晚而物於物久矣不能追隨杖屨求所未聞以祛其惑顧方發赤不暇尚冀能文他日脫縶東歸當一過軒以訪君所無[illegible]者不識許之否

宜耕軒記　　王璞

宜耕軒者余[illegible]居之所也士脩居寧海清泉山中抱[illegible]而躬服稼穡之事嘗謂余曰莊生有[illegible]必授之職夫職有大小業有貴賤而事有[illegible]之所授分既一定不可復易譬之於物各有[illegible]而不能相通也是故舟宜於水車宜於陸牛宜於[illegible]而不宜於執獵馬宜於致遠而不宜於

守廬古之人有端委搢紳當皋夔稷契之任者其分之宜也有荷蕢植杖與長沮桀溺之流服勤於農畝者亦其分之宜也樊遲學稼夫子以為不如老農徐穉明習稼穡人問治政則默而不答何者各有所宜而不相越也今余生長草野雖嘗讀書為學而志不獲施少時衣食於父母無妻子之累今齒加長矣丱首之奉不可闕而妻子仰余以字矣吾欲學仕微祿則吾斯之未信賤取貴出逐屠沽之流規什一之利吾又不忍為也意者天授余之職其在於耕乎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則耕者吾徒事也以宜耕命軒孰謂不宜余應之曰予所謂宜其終身之宜乎其一時之宜乎予前之言矯激之云乎然吾聞君子與時推移無適不宜向衛武侯之在有莘南陽也嘗宜於耕矣及其出也則亦無所不宜也小道不可以致遠曲士不可以語通君子則異於是今子蟄處田里而自謂於耕為宜固也若偶坐夷踞解后欲饁有一見而賢之則所以乘風雲奮鱗鬣而皆宜者必別有在矣余在鄉里時與士脩日相往來於阡陌之間嘗與往復論此今相別四載而士脩以書來求余記余因書疇昔所論者復之而系以詩曰原田膴膴清泉之下有士藏脩服耕其所春雲烝烝靈雨繼之我驅

我牛我耕我私耕亦勞止汔可止息俛仰詠歌有軒翼翼耕以給食學以自怡懐眞抱全識者其誰悠悠白雲在彼空谷靜言思之其人如玉

愚軒記　　王叔英

同邑盧浩然氏居[illegible]南窮巷中以書史自娛淡然無意於穀利名其[illegible]軒曰愚軒或有疑而問之有曰人莫貴於智不[illegible]自號其居何歟浩然曰予何知智之為智而不[illegible]為智乎吾觀世人之言足以飾非才足以應變負[illegible]如賢哲取貨利如拾芥食飫膏粱服厭紈綺凡其所圖莫不從意如取如携若大有為人

畏之若豺狼附之若蜂蠆者豈非人之所謂智者乎然而或陷於陷穽或圯其室家而不顧如彼者非吾之所願為也至若言不能出諸口事若不能任諸身或見欺於詐黠或見侵於強暴衣不完布褐食不足粺糒凡其所為無一之宜不競不爭如無識知人視之如草木糞之如塵土者豈非人之所謂愚者乎然而常處乎坦夷不憂乎顛危如此者乃吾之所願為也以吾語之世之所謂智者亦有不逮乎愚而所謂愚者乃或有過於智吾安得捨彼而取此哉予聞其言而嘆之曰噫乎若浩然者其可謂善於保身者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浩然其殆近之矣雖然是道也豈徒足以保其身而已哉抑亦可以進於學歟人惟患乎自智而不患乎自愚蓋自智則志驕而無所容自愚則志謙而大有所受故顏子以上智之資猶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較以今世之人觀之顏子豈不近於愚者哉殊不知顏子之所以去聖不遠者正在乎此吾用此知衆人以其自智故愚益愚君子以其智自愚故智益智智愚之所分者豈不在是歟今浩然以明敏之資有志於學而能以愚自守由是而進將何所不至者夫善保其身特餘事耳故余樂為之道其說以為其軒之記云

瞻雲舍記

王叔英

吾友林文辟氏台之黃巖人代有衣冠故為台之望族文辟自幼倜儻好學清白傳家以二親早亡門戶多故產業由是蕩然人皆為文辟憂而文辟獨不以介之於懷日務讀書攻士業曰吾惟懼乎失吾先業之大焉耳若其小者奚足深恤哉於是益究心經史歲以授徒為資人以其為人和平樂易無苟取妄為而又富於文藻也爭邀致之恒隨其地寓舍揭瞻雲二字以見其思親之意時復登高瞻望故里念其二親墳墓之所在不得

朝夕省見時為潸然出涕以悲問以書至京師請予為記其所謂瞻雲舍者予讀其書孝敬之意藹然可見且其詞脩翰美於是又知其為學有日就之功故喜而為之言曰君子之於其親惟其仁孝之心無始終之殊者斯不以親之存亡之有間昔狄梁公以行役登太行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當是時梁公之親在堂公以勞於王事而不得養故其孝親之心形於想望之間者如彼今文辟之親既歿而以出遊于外不得恒守墳墓而其孝親之心形於顧瞻之際若如此一存一亡其心不異文辟殆無愧於梁公矣雖然孝子慕親之心當

無時而不有則宜所觸而感豈特見雲而動於心哉吾
嘗於梁公之思慕其親蓋偶於見雲而形於言故當時
之人得以記之而後世之人又從而傳誦之耳若其他
觸物而感人不得而知者宜其有不可殫述者矣向使
梁公慕親之心獨於見雲之頃而發則其於親也不亦
薄乎豈足為梁公邪今文辟之於親既有慕於梁公安
可以不明乎此吾嘗讀唐書觀梁公之忠孝事業磊磊
軒天地真所謂大丈夫者也今文辟非徒以思親之誠
企公望雲之心恒為自見焉必以公事業為自勗也
他日職釆詩之官來旁求忠孝之士如公者必於練溪
林氏之門矣余將拭目以覩其事尚未晚也

養志齋記　王叔英

武陵彭君德潤由國子生為金華永康縣之文學扁其
寓舍之齋曰養志求予文以記之予問所以命名之意
因告于予曰始吾以邑弟子員貢於春官也吾父與母
撫而告曰汝今充貢於朝行將受寵祿矣得祿而欲以
養親固汝之志也然吾二人年方莫矣汝有弱弟未能
自立吾二人者雖欲就汝祿養其可得乎且家有薄業
令汝弟輩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在我可無憂於汝矣
然我念被　國恩為日已久若其受任宜益慎爾身以
宜厥職使上無負於　朝廷下無憂於父母如是則汝
雖菽水之養不及而我亦如受列鼎之奉於汝矣汝其
識之及吾得官來處茲土吾父嘗遠來視我又申以前
訓每因往來遺書亦未嘗不以是為言吾服膺不敢忘
故揭名于齋思免厥愆以成吾親之志焉余聞而嘆曰
嗟乎凡人之為父子者莫幸於其志之同莫不幸於其
志之異求之於世父欲為善而子不能成之者固多子
欲為善而父不能成之者亦衆慈孝之恩所以難全者
率由於此今彭君之父欲其子之為善而彭君又能成
父之志可謂父子同志而有莫大之幸矣其欲全慈孝

之恩也不亦易乎予嘗讀古書觀郄超付門生以書簏
之事亦可謂知愛其親矣然其愔之志在忠於帝室而
超乃比於桓氏則是其父有善志而超不能成之故超
雖有愛父之心而不足以為孝愔雖有愛子之心而亦
不能遂其慈用是觀之父子之間其志一或有異則其
慈孝之難全也如此可不戒哉今君既欲成其親之志
則宜蚤夜惕厲以無忘其親之訓使凡所為無一不蹈
于善而令聞佳譽日接于親之耳而樂乎其親之心如
是則雖曰遠離其親而與恒侍膝下者何異雖不及養
其親而與日奉甘旨者何別君之心雖未可以是為足

而君之親之心既以是為安則君之為子職者亦庶幾矣觀世之為父毋者於其子之得官則有望於財貨之奉以充其口體之欲者多矣求其欲子之謀身宜職以無負於 國家者幾何人哉如彼者子雖聖賢而欲致親之樂亦難矣豈非大不幸歟今君之親其志不在彼而在此則其賢於人也遠矣有賢父毋而為子者欲成其親之志譬猶道東流而歸滄海耳其孰能禦之吾固知彭君之得以易于全其孝矣茲非其大幸歟余今年遊永康既聞彭君之尊人某以公正信義服其鄉人而又聞彭君嘗能奮不顧死脫其尊人於危難之中其父子皆可謂賢於人矣故於彭君請記其齋也是以樂為之記云

望鶴樓記　顧碩

登高遐眺而慷慨懷古者此士之常情因其所有而有感焉則係乎其地此吾邑王澧泉望鶴樓所由作也邑東行二十五里有吳蔡經遺址及其九井由井而東有麻姑山距井五里而近山之右為巨野野之東曰下角西曰慄仁原田衍沃林木暢茂應氏之族及吾宗世居之澧泉本台城人其嚴父教授公嘗游吾邑而樂其地之勝買田築室以為別業中其野而處與管祠相密邇澧泉由三衢解官歸遂市廛之喧雜因徙居之結樓四楹以為游息之所而揭以望鶴茲非慷慨懷古者歟按僊居志唐管供奉持使節祠凝真宮過野茲遇一女子甚靚麗不悟其為麻姑也化鶴而去因為之悵望墜馬卒瘞其地墓有靈芝之瑞遂祠之今去供奉六百餘年疾疫旱澇禱之輒應固未聞有作樓而懷之者也士有曠百世而相感者其澧泉之謂歟澧泉生元承平時為貴介公子讀書有志尚仕為巡邏之職雖位不稱其德而弭盜安民一巡司之地賴之遭時叔末遂不復進取際茲盛明而年已耆艾得以徜徉山水間其於登高遐

眺俛仰陳迹詎不希僊哉抑聞之蔡經嘗從王方平學僊後遂拔宅而昇澧泉豈方平之裔邪若然則僊風道骨其來有自他日翩然輕舉尚能及其鄉與否也樓成而落之予嘗預坐末因請記而書之

懶迂記　張廷璧

從子善進而請曰善得於造物者甚淺而習於師授者不專居蔡市之中鄙賈衒之業見其計較錙銖惟利是規非性也故食田數畝之入而饘粥不繼日射欄隙睡猶未醒既醒家之有無不問而亦不以為戚閭巷之人皆指以為懶而又以為迂此名既起懼為德累願叔父

有以發其懶而藥其迂。余應之曰：爾誠知所謂懶而迂者乎？亡是生懸城府之囂然舟遯也，彼於山谷之深，耳目甚静，以為可以老矣，然而淡薄不堪，五欲並作，隄决防壞，如水四出。其始亦有以為懶與迂者，而卒不懶不迂，何邪？用心不一也。吾聞君子懶於利而迂於勢，小人懶於仁而迂於義；君子懶於媚諂而懶於奸偽，小人懶於禮讓而迂於誠智。君子懶迂為小人，而小人懶迂為君子。爾之懶迂果若是矣，又何辭乎人之所謂？夫神龍之懶且迂也，終不與魚鼈爭奔；鵷鶵之懶且迂也，終不與鳥雀爭群。懶之與勤，迂之與近，顧人之所樹何如耳。余固懶且迂者，雖非爾之所效，然嘗謂諸葛孔明之在隆中，謝安石之在東山，方其未用之時，孰不以為懶且迂邪？余誠愧之。爾果能效乎？效不效未易論，慎勿為亡是生之歸也。於是生心領而意得，再拜起而告曰：懶迂之實，良非類也，而亦不敢避其名，願書以見義。

江湖勝覽記　　王一寧

目之接於物者皆覽也。江湖之上，商賈之往來，仕宦之驅馳，皆謂之勝覽可乎？予曰：賈者以利，仕者以名，為利與名，皆不得為之勝也。無所求於外而獨有得於心者，是之謂之勝也。然亦有覽之而無所得者焉，彼覽之而無所得者，彼見夫山之高、水之大，而為之駭目夜眠，且不暇，又孰知其為勝哉？若夫學固乎內，而心欲求通，行脩于家而識有未廣，必有待於見聞以益之，如是而遠遊，觸於目者足以開其心胸，聞於耳者足以廣其知識，充充然有得，然後謂之勝覽也。新安詹輝彥文者，積學于家有年矣，聞天下山川之大，京都之麗，城郭之堅，皆不可以名言者。今吾如坐井中，所見者井中之天耳，其天之所以為大，地之所以為廣，皆不可得而知也。有志乎四方而未遂。時其外舅程公為副都御史，彥文乃携書戒裝省之，出嚴陵，挹釣臺之清風，下錢塘，覽東吳之壯麗，登姑蘇之臺，歷北固之山，浮江渡淮，遡呂梁之嶮，望鄒嶧之秀，由是道平原，亂衛河，遨遊京師，則天下之所以為壯為麗者，一覽而盡得之。高者足以發其卑，大者足以發其隘，麗者足以發其質，然後見之於言行，發之為文辭，皆非向日守廬者比。此彥文之學所以有進也，此所以為勝覽也。予與都憲程公有同年之舊，又喜彥文之學於是行而益進，遂為記其勝之大者，知其所得者亦大也。

盤谷推蓬圖記　　王一寧

梅之為物，著於書，詠於詩者，以實弗以花也。至於屈大

夫賦離騷謂其多識於草木之名而獨不及於梅是並其實與花而遺之矣何古之人嗜好有弗同歟下迨中古韻士逸人始盛玩其花而遺其實非反古之好蓋亦有所取也稱其實者言其用而玩其花者尚其質也當草木搖落之後群陰始剥之時能消息天地之理得雷復之先氣𢖍然於荒山窮谷不爭妍競麗於名園勝圃其色瑩潔芳鮮其香遠而益清其標淵塵不污踈瘦而有韻其操禦攘冰雪而不畏蓋有君子之風焉所以取而好之宜矣盤谷去臨海東五十里錢君士治世居焉谷多紅梅花盛開時山巔水涯望之迷遠近臘雪未消

斜月將墜君艤小舟梅所推篷流視久之乃巳如是者不知幾此往矣既節推新安縻於官守一别向十餘載而往來于懷不能已政暇告其守從吉從吉善寫梅者遂彷彿其蓬中所見之景為圖以遺之披玩之頃而盤谷幽勝一覽而盡得之報政赴京徵予為記古之人之於梅有巡簷索笑或携一童一鶴踏雪以賞未聞有駕舟雪後推蓬以觀者也其為好孰甚焉昔何遜在揚州廨舍有梅日吟詠其下後居洛思之不已因請再任比抵揚而花正開終日徬徨樹下千載以為美談今君之於盤谷又桑梓之所當恭敬者也其為思之尤宜他日引年歸谷構三休亭於溪干必徬徨其下不知與遜之興誠為何如也君為新安有節操以清白著聲遠邇人謂其有得於梅固有以夫是又不得不録之也

重新府治記　　包廷嘉

四海封域以兩浙為首稱兩浙地分應三台為遐方然亦禹貢揚州之域沿革于志尚矣東以潮汐入海西度括蒼入處南盤山入溫北天姥入紹東北重驛入寧提封正隅延袤五六百里唐宋領縣五治臨海　國朝增置太平凡六縣百六十府之大能幾何哉視昔諸侯八百王帛萬國孰與於府先儒呂氏有曰體勢不重無以

鎮定南服朱氏亦有所謂國勢尊嚴斯足以懾人心收衆望台之為郡以章安遷築府治脩葺於慶曆乾道之餘每多因循其舊門薄大街僅容旋馬簷牙與民居相啄公堂無翼類以弗稱歲久榱橑朽蛀間支以木如嚴重何弘治巳酉維揚馬侯以内任出守于台閱章廨宇退而嘆曰府治若此上不足以壯國威下不足以為民具瞻如朱呂所云况跨據山谷密邇海隅或玩耶城之具不無藏藪之奸將坐而視之則心有所不忍起而新之則事有所不易公餘覃思以為山僻浮屠寺废僧亡處樹木有合抱干霄者見誘愚民惑於輪迴莫之敢動

徒逍遥風雨於無用之地盡是斷是遷以資我府治經始之圖而民弗勞乎乃自節約以俸為倡由是恩加義激僚寀交贊閤右相勸以教事工匠殫巧而獻圖梓楸楠榎之良鍛礪瓦甓之類莫不爭來其間惟侯所需乃盡撤其舊以圖維新地之狹者闢以廣基之卑者增以崇經始於弘治辛亥二月初八落成則是歲九月初二時日幾何而夏屋渠渠由處置得宜而民若有不知焉侯所為勢嚴且重以聳群望如此蓋足以負大固襟小固以建不拔之基公堂騁目巖光川影吞吐掩映其所以與城社撫六縣以雄跨一方者徹不侔歟予以有形

之勢歸侯之作以無形之勢歸侯之心非徒塞實深廣無所為而不成達人大觀不汩於津要顯赫之境不撓於震撼擊撞之衝杌人心於綱常陶士風以義理培渡椒蘭剪除荊棘率皆隱然虎豹在山之勢蓋亦不物於物而能物其物者有矣豈世之心浮淺者之所能知哉台人欲紀其實侯不能止也故歷道其事於恭者知侯之心以襲其所作於無窮也侯名倣字伯謙維揚右族登進士第拜戶部主事陞員外郎擢大司徒事而至今職焉

蓋祭學田記

謝鐸

成化丁酉先公與叔父太守先生作菴曾祖孝子府君墓側以時祭掃曰會總菴既十年鐸謝病讀書其中間有從之者而其地不能容先生謂盍面方巖之勝為書院以廣之且以為吾子孫百世講學之地未幾鐸以史事赴　召先生從弟怡雲翁實領茲後又三年鐸蒙恩東歸而書院成矣先生又謂菴與院雖成非田不可久乃倡為祭田五畝俾鐸如其數又倡為學田十畝鐸懼其不足乃倍之凡為田四十以四之三屬書院而以其一屬菴菴舊為佛氏宮道人陳覺顕以私田五畝為香火奉於吾祭吾學無與也議既定先生俾鐸為之記鐸

惟古者井田法行士各自實其力而各以其時從事于學卿以下則又益以圭田以共祭祀蓋祭與學之費皆出于公而私家不預焉暨其後也茲法既壞人無恒產以救死不贍之民而欲驅之於禮義之域誠亦難矣君子于此有不能已焉者以為祭所以報本有身則有本學所以復性有生則有性本焉而不知所以報性焉而不知所以復亦安在其以是身而生于天地之間哉此先生與先公之意而鐸之不肖所以不後焉者也由是而推祭與學固不繫田之有無田之有無所以為衆人為子孫計也天之生豪傑也不數幾能有無所待而興

者乎無所待而興又從而增廣之光大之不可知不待已而守其舊不敢毀不敢變斯亦可矣乃若不能增不能守又從而爭奪之廢壞之則亦安在其以是身而生於天地間哉噫是又不特不可為吾謝氏之子孫而已也田之所在與其祖之所入皆告於廟聞于官而具列如右仍擇其子孫之廉而才者歲掌之以共其事俾勿壞

遊平坡寺記　戴豪

明日晩起日色射牕牖如推火輪團團漸高東望欲窮扶桑神爽飛越塵慮盡空即盥櫛倫師出揖古直索褚

筆書夜者聯句早餉已遂循山麓左折而行盤旋叢木間度一石墻跨山高可四尺稍前路漸夷抵一小寺意其中無他異徑趨去僕馬已在溪上立候矣豪與存敬騎古直步僕夫牽一蹇從之行一里所路稍峻兩人亦捨馬徐步抵平坡寺寺負山拾級而登下臨無地諸山皆奇麗獨此最尊如大將端坐甲士擁旄持戟環侍左右森然有不可犯之色寺樓突兀與山爭雄主僧震師雅與古直好延入一室具茗飲古直謂豪寺有大小青龍蜿蜒如虬與人甚狎欲索觀之師咍以宜積誠否且不見問其所以荒唐不可考特殿側有龍王祠云禱雨輒應俄報有中官至者鼓罩樂聲撼林木震師出迎呼一老僧視午餉頃之中官去震師復延坐山麓稱倘談予三人各賦一詩為贈日稍西乃歸時涼颸載路下山如飛四顧深翠中如蓬萊僊島可望而不可即嗟乎豪官京師且三載雖西山旦夕在望卒碌碌未暇遊茲遊也又限以二日恨未能盡抉其秘然人之情取適而止若晉謝康樂伐山開道登陟險峻未免為物役耳矧茲山自開闢以來已有之召公國于燕正在封内上下數千年以界在此邊遊者罕至歷遼金元雖為都會不幸淪于夷狄迨至我　朝即此定都遂為中國衣冠之所

萃名人勝士登覽無虛日未知後數千年其姓名能與茲山長存者誰也固將惕然以懼而敢辭連光景徒為物役卒之與草木同腐以貽茲山之羞也哉既歸後數日復念茲遊亦一時之適不宜無記乃追為之記自出城暨歸得詩若干首古直善草書不減懷素向留題山中皆其筆云

撫松軒記　夏鍭

張文成佐漢為韓功成乞退慮不旋踵諸葛武侯嚮起佐漢大功未就以死為退陶靖節自以家世晉室宰輔有子房為韓之心宋建賦歸去來辭有孔明不仕孫曹

之節三子者志義才權俱百代人物之曠見陶翁但未用耳予嘗瘖瘵焉尚友焉面目千古情至而若私焉執鞭之役殆未足以愉吾欵也噫豈曰慕之云爾矣恕已量人可無古今竊又嘗自誦之未暇引楮墨以實篋今年予入城絅菴任先生方築室四楹於正寢之北剌取陶翁之辭以為牓目曰撫松暇日以記事為言噫若絅菴亦嘗慕陶翁之為人因事以見意者耶請為絅菴卒業焉夫陶翁之罷彭澤賦歸來夫人所知而共羨也既歸而行事撫松盤桓亦因其所至遇田夫野老輒相與草酬泥飲漫廢不束殆無雅人之度此則衆人之所

未厭而予也亦嘗少槩於中於乎其殆有由然也夫人於此負才傑遇時艱是其愍世揣已豈不願贊大策立大功以展見於時不徒已既而一不獲逞則韜機晷藏方嚴畢冐中之礧崎盡于平易紆隨闒茸焉出之勢也譬水之行地滔滔活活亦欲擣龍門撼砥柱踔鼇海以出其奇施其壯窮遠而後止既而一不獲逞則滙為平瀾溢為安流漾濇澹泞逡沓邐迤汀然自濫泊然無競亦勢也夫以陶翁之賢生晋宋之交重以家世晋臣意豈不願入而謨帷出而踐閫梟寄奴壽典午如子房孔明所樹立藏怒未已既而大事且去無所更望張弛轉移之勢自不得不為是慢廢不束也紆隨闒茸也不然必發狂疾觀其述史詠荊軻諸詩拒道濟餽遺等事翁之欝欝不逞奚翅可想絅菴以為何如絅菴起家文學慱士雲間再轉分教南雍所在養士外又有斷塞奸弊寬氏等疏居南雍三年外憂服除引疾卧家甚決可謂有所為者爾視陶翁亦可無愧但所遇之時不同耳絅菴生長清朝從容進退疏堂安樂不願泥飲吟諷太平不願詠軻夫絅菴遇時康獲順適如此又以見陶翁生世之不幸豈惟陶翁子房孔明無不皆然遭遇時艱不得已出而委身受役雖曰功成名顯殆亦非其所願也

絅菴曰然遂書以為撫松軒記

西軒記　夏鍭

衆人以名呼衆人之中有不為衆人者是故不得槩以名呼也豈但避其名并其字亦不願稱是其為扁號其賢者始足以易其名與字不虛設也不賢者反是王氏于世講之家子春家之賢子弟子折行輩處之金蘭之耤有年矣子春蔵脩之室在正寢之西鄉人稱西軒先生不出其名與字視出其名與字若犯家諱不賢而得人之尊奉敬畏如是邪西軒今年壽至古稀三月二十九日其初度辰也門弟子徵言為壽因以西軒記事請

夫藏脩之室君子所以居學西軒學至是年至是予亦不知所以進西軒而為之辭雖然可但已邪夫學苟而至於聖人率未可止昔衛武公嘗箴儆於國使卿以下朝夕交戒無以老耄而舍我是時武公年已九十有五然則下聖人一等其學詎無止歇之時死而後已可也西軒勉之噫在西軒宜無待於予之言待予之言而後勉焉者衆人也予何敢以衆人視西軒竊願以西軒發衆人是故言有不暇擇以有取於此之理也遂書之

知樂齋記　　夏鍭

樂知類不一夫養德復性天者內熈薫然液然流注面

背加於四體貧賤阨患胥樂之地大賢以上樂其所自得於天者樂也其次樂在及民所謂樂以天下賢人志士率可辯於此遭時不用不減其樂激昂而已乃若飲食男女供億之物耳目之娛凡可滌愁拚欝千金不問此則尊生外養樂又其次也而反更不易貧者無以為樂富者不知為樂予從弟鑌字德澤別號知樂嘗舉業進士褫於家紛未訖厥志由是愈旨於樂無客趣具不戒命筵優舘錄西聲此擽攤室表五濁九清更唱雷坐連飲波地典爛觚晷以夜趾晝諧笑方殷歌呼轉劇即不效拘儒窄夫概馳益張當食不樂儼然若坐土木而餽不知飲固當爾否也於乎人生世間如括在弦雖樂幾何德澤有見於此總總業業日以不樂為失事樂則意滿如獲連城之璞非知之審孰使然哉若吾德澤可謂尊生外養知則樂之亦一時通人豪士耳有目無僅一見於今操觚翰奬借一時者亦自不敢失也雖然吾欲知樂幸少進焉於此前言樂在養德大賢以上吾不得以望吾弟又曰樂以天下夫天下雖廣積一鄉一里而輿地無遺圖則一鄉一里亦未可少請以一鄉一里屬之吾弟加勉焉吾弟有仁心好施與壹德周氏助之能不以貲媒怨於人嘗輸鏹為國拜官楚藩見今鄉鄰

待以炊煙夫樂人之樂人亦樂其樂吾請以是為吾弟之樂求終之助夫苟人樂其樂天亦樂其樂吾請以是為吾弟子孫之樂之助然則保家延衖亦不過允吾好樂之心而止矣知樂勉之吾從亦與有聞焉

忠節祠記　　蔡潮

嗚呼此吾鄉先哲修撰王先生祠也先生名叔英字原采別號靜學自少有氣節初本黃巖人今分隸太平洪武中為漢陽令葦除初召拜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皆經國遠猷切裨世政會靖難師起因募兵廣德知事不可為乃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詞并自贊于案遂自縊以

死時年未四十祠山道士台人盛希年收葬祠山之麓尋有詔治姦黨婁金氏幾于獄二女并投井竟亦無嗣嗚呼貞哉正統中少師楊文貞公士奇始表其墓既而廣德守莆田周公瑛大庾劉公節暨義士濮鉅相繼葺理塋祠漸備世傳幽光備名臣諸錄及靜學東里諸文集具載可考乃者大平令泰和曾才漢秉義敦化旁求先生遺裔欲樹立之竟不可得恒念邑無特祠為缺典議創興作適二守南昌朱公世忠按部請允而贊其決焉乃即校鄰隙地作祠曰忠節明先生近聖人之居無愧乎讀聖人之書蘄以風勵人人不徒便於展敬而已

時復建貞烈祠祀金夫人并二女焉曾侯檄聞郡守南康周公議以克協徵予為之記嗟夫有天下之大故常與變也有綱常之大故忠與邪也有一身之大故生與死也當夫聲折江河勢崩雷霆之際變斯極矣盡瘁報國蹙蹙靡騁忠有餘而力不逮雖欲為東海之蹈西山之殍勢有所限而義且不可邪而生不若忠而死食焉不避其難固其所也他復何為哉于時台士立朝者一死於人一自死之均一絕命之詞均一從容就義正學方公靜學王公跡雖異而心無不同同一正氣之所為也非其養之素充講之素明安能處常變酌經權而光明俊偉之若是邪迄今垂二百祀而始表揚于其鄉無乃有數存其間乎今而後鄉人士仰忠節之祠而臣委有所法瞻貞烈之祠而閨閫有所效典刑具在非細故也為此舉者其敦本識治者歟嘉美太息之餘為之秉筆而不辭仍載先生絕命詞并贊語于碑陰使篤信好學之士有所考云

竹深書屋記　　蔡潮

郡邑以竹名者海內無幾要皆陰遠之地也貴竹去京師遠甚烏撒又在貴竹之外徐君器之戍所在焉器之吳人也傳其遠祖奉政大夫之業筮仕太醫院嘗以醫

道喻治理反覆數千言諫止　武廟南狩為權奸所忌矯制謫邊戍器之攜妻孥歷竹寨越中林深入戍所乃僦舍植竹煙翠露靄寒聲滿庭試弁跋距之暇輒誦讀其間日與此君相爾汝人遂稱為竹深居士時或披葛經驗農帙出入雲深處[illegible]苓尋术以活人起廢為己任一室之外萬壑千巖[illegible]豹之與群鼯鼬相馳逐君視之泊如也常曰此可以[illegible]吾志熟吾仁其終身省愆之地歟吾又烏知境非吾土哉居歲餘今　聖主嗣大統翦除群奸而一洗之首下求賢之詔於舊臣忠諫被禍者尤拳拳焉器之由是得生還束書別坎舍夜顧叢篁間

徘徊久之戀戀若故鄉其所感者深矣縉紳大夫各為詩歌道其節謂予雅有好竹之癖乃屬記之今夫德蘊清潤貧無文武勁本而堅節虛心而無所蔽四時一貫榮瘁不殊者植物中惟竹有是也其功用足以發幽與療痼疾具禮樂傳典章不亦有君子之才乎自非奴隸俗夫鮮有不愛好者然或不知所以善植之道淺培而孤立虛其根而撓其幹顧使蓁蕪棘礫溷穢而傾壓之斧斤牛羊又從而踐之卒使馭風飲露之標凌霄拔俗之操日就槁瘁雖欲班於常卉凡木且不可得矧曰愛好云乎器之追思前日之遭逢寧不為之寒心哉古稱

愛竹者不如知竹雖如王子猷未之深許而況其他乎嗚呼士之遇不遇何以異於是器之往哉吾幸其遇夫善植之時矣

遊南嶽記

應良

良嘉靖壬辰十二月之官廣右過衡山故人石屋彭君宰茲邑為東道主時嚴雪不易登君以所修衡嶽志見貽舟中覽之遍卧遊而已甲午夏四月良以進　賀北上初六日次衡陽大雨及至衡君時已陞常郡判未行來訪予舟中雨亦霽喜甚初八日肩輿往君已待予開雲樓縮行三十里至嶽麓用香幣祝文肅謁廟下禮畢而雨少頃將登山復霽喜山靈之歆格也廼若山川之形勝宮殿之雄壯氣象之崇嚴則岱嶽南鎮所無惜傾圮極甚何以安妥神靈經始可勿亟邪稍西為胡文定公祠迺年諸君子復謀於君創集賢祠通祀李鄴侯韓吏部陳了翁胡文定致堂五峰胡澹菴朱文公張宣公禮也自麓由北崖而升中途有半山諸寺湘南有僧閒關三年矣雲霧屢散屢合如銀屋幸喜無雨凡三十里至祝融峰峰頂有寺老屋支拄前堂後寢皆佛像余曰宜立南嶽衡山之神祝融氏之神二牌位於萬歲牌之兩隅此蓋唐宋已前必有而後漸湮鈌典也稍北為觀

日亭稍西則太陽泉石檻引泉不啻百餘丈以給寺中饋饎尋泉之源凡一里則為絕頂衡之高極于是矣西望武岡寶慶以盡羅施北則長沙辰沅而洞庭猶滿滄可見東連江閩南撫八桂五嶺皆掌圖中而七十二峰之景則取諸至近雖未窮極躋攀固在目中矣若衡之所起則自滇彌岷峨滇貴至廣右象郡之北界桂林之西界經武岡寶慶自南以趨北湘江與鎮遠靖州之江夾從而來至衡陽漸起峋嶁諸峰峙為嶽頂此天地陰陽之交會神靈之萃聚也然後散而為湖南諸郡國以止於洞庭九江之西蓋南條之山一本萬殊之大槩如

此翼日由南崖而下重過湘南寺而南臺寺獨幽奇清
絕長沙羅朝嶽五六輩雜家四五百里讀書其中嘉其
志坐移二時逈別抵麓諸集賢謁群公先正瞻辭嶽廟
而出尋鄴侯幽棲張紫巖故丘文定五峰紫陽南軒講
學處皆無可考惻愴躊躕慨然興歎又嘗聞南極入地
三十六度不可見惟南都之觀星臺與衡頂可望見南
極老人星誠願宿宿信信焉皇程有嚴不敢稽也旋車
風物攬接不暇雨行十五里抵暮登舟大雨如傾向非
借此二日之晴則此山此生容易躡蹻豈非奇緣哉惟
恒岱嵩華分統北直隸山東西陝洛五省而南嶽獨治

十省盖南畿楚蜀江閩滇貴二浙二廣皆古全楚舊域
地之廣大逈絕不同宜乎物最鉅而神最靈故我
聖祖起自南服　皇上龍飛承天自古正統帝王唐虞
夏周漢唐皆專擅北條之勝殷周趙宋則擅中條而南
北中之勝唯我　皇明俱乘而並擅之兼總條貫視古
獨盛宜乎億萬斯年與天無極唐一行謂山河兩戒則
以大河之南北論然則衡之廣大此亦可明矣石屋曰
嘻兹未之前聞請紀遊焉朏直將公平生大觀起千古
遐思亦忠臣孝子無窮之心也感斯言作遊南嶽記

三台文獻錄卷之五

三台文獻錄卷之六

記

有竹居記　秦文

刑部廣西司廳事後之東偏爲軒三楹其南楹揭三大
字於楣間曰有竹居前大理卿朱公作之已莫考其年
其中楹有記前主事湯公作之繫之年惟弘治丁未猶
昨也余視之諦亟呼之曰兹非王子猷所謂不可一日
無者哉而於斯乎有之迫之見有告者曰噫有哉其昔
之人乎其避也夫延佇久之惘然若有失也或曰京城
大族延此君也多矣誠求之可輿致也或曰兹地多人

跡此君厭焉且受躙宜別爲之所從之已而自軒坐于
庭百務交集塗目塞耳解而退且晡僕執鞭以候馬側
頫君軒弗可居即居亦倦且卧嗚呼此君可有也如吾
何然則兹二策也其終已乎抑將何以處此君矣夫其
爲而刻之也以詩筒而鳴之也以樂聚其稗而緝之也
以冠席其陰以祛午暑也以琴以樽以弾棊投壺觀書
有此君可也其中之虛也以容入受善外之直也以守
法持正色之潔也以愼取與絕苞苴處剝落之秋而生
氣不改也以充吾仁民愛物之念而施諸獄事雖不有
此君可也有不有迹也有不有間有道焉削其迹存其

道培於家茂於庭斂而歸之軒省焉即無此君其可謂無也乎遺其道徇其迹物而不化軒砌之間上窺湘渭隱微之地荆棘莽如也又安在其爲有哉仍其名而申記之以自慰且白此君之心事以告後之人

徙建臨海縣儒學記　　秦文

台郡治東南去百步許爲臨海縣學地逼𨽁市規制弗宏太守姑蘇顧公璘治郡之三年己卯庠士以請公曰需哉明年庚辰弊革政成士復以請公曰可哉一日謁朱文公熹滕公膺祠於龍山之陽顧謂士曰居高俯下厥土爽塏徙哉惟茲其良士曰唯唯乃與同寅周公傚

王公宸陳公餘馨余公信協心共議遷二祠于左右岡即其中平之為孔子廟廟翼以祠爰及庖庫乃立二堂以資講明傍立二齋以分肄習諸役方舉而公朝于京師同寅諸公繼之贊畫惟謹甫立櫺星門而公適至乃辟[illegible]影乃夷陂陁乃濬東濠以湮其瀦右虛其區以爲頖池惟官有舍惟士有號門于通衢以聳具瞻期月而工告成是役也磚瓦木甓悉因其故售地得宜以補其乏戴德慕義之民願輸其貲官無大費民不告勞越明年辛巳縣令喻侯茂坚邑博黃應賓糾率群士釋菜於廟退集講堂誾誾戢戢增美在昔謂合有記以詔後人乃以幣來徵於余惟茲山舊爲老氏攸居莫考其始前守背陽方公始斥去之以祠文公滕公是乃為學造物者客藏而緩出之其有大孕發矣惟山於德惟仁厥體惟靜靜故克壽仲尼錄焉以迪諸徒故士法之施仁自邇達于海隅動罔或撓死不渝節惟庖羲氏畫卦以艮象山周家宰巳繫之以思故士法之以道寧志職思其居罔或謟瀆以犯非分惟有虞氏肇州表山作鎮周人瞻仰宣暢詩歌故士法之以竣厥德抗厥操絕類離疇鎮壓海宇中外屬望嗚呼惟學比重匪地在人越自今來者其懋之哉

朝宗燕會記　　秦文

皇上十有二年天下朝臣大宴會于京師之慶壽寺惟時群兇殲殄非厥庭穴齊魯吳越楚蜀之民稍就安全屭酋番騎喙突遠塞西極甘肅東抵遼左關無失險戍士歸屯雲貴兩廣諸夷間或侵犯尋且竄伏賓貢恐後海內底于乂寧京兆廿三藩臬暨于行寺凡二十有八人於是恪遵彝典入覲　天顏有懷必達罔或壅閼退而與冢宰中丞面議僚臣孚可否公定陟黜已廼持觴赴會握手論心賦湛露之令儀陳鹿鳴之周行晏然無內累以攬廼心亦樂矣哉竊嘗聞之人有病瘍而愈者

有僭之良過焉有難色問之故曰惟中惟元寔尸厥辰殤乎殆有甚焉今天下之殤去矣惟是中元之變議者難之夫善言匪爭在心夫簿書期會匪治在道心以爭若俾罔愆德厥中用和惟廟堂公相之責道以治民俾罔弊於徵求厥元用調惟余徒其奚俑辭行矣其各懋之哉人有言曰惟兄弟具翕家用以昌惟人臣協恭和衷立厥邦又曰同筵而稱觴弗若有孚于遐方作朝宗嘉會記是會也地惟京國時惟上元殽蔬惟儉序會以爵爵同齒序王秩天爵交仲罔溺任真率殺繁文崇忠信薄盟歃交情話卻管絃皆可書已

少白堂記　黃綰

少白堂者吾弟空明山人營以隱居之堂也山人素居在邑今營隱居在三童嶴其嶴四面峰巒秀矗二溪迴合中夾一山盤礴正踞山人作堂拓基掘地得井埋石曰黃家井山人亦黃姓若預有以待者亦異哉三童之嶴在邑之西山人之堂適嶴之中西方之山金屬故鄭子繼之爲名其堂曰少白取讓太白之義也堂成于嘉靖丁酉之歲新秋既霽予與葉子敬之來游山人款之于堂適之亭館宿之樓上信信不去竹陰松下溪湄石畔或坐或卧或語或歌無不恬然而適悠然而得與奇勝以相忘也予忽憶昔年初冬薄暮偶至一山山僧閒堂松竹掩冉而蕭疏排簷拂檻寒風颼颼落葉墮石上作金鐵聲燒地爐擁坐佛燈明滅心地湛然至今念之愈切愈不記竟不知爲何地何山恍然以爲夢中往來數歲猶不明爲真夢而真見也今得山人之堂而見之庶幾其非夢歟遂書爲少白堂記

復修演武堂記　趙淵

嘉靖三年三月巡撫都御史南海熊公到鎮甫七日徃會川師底定苫部多士和馬以告曰我貴自洪武迄於弘治征不庭者五動罔不利正德以還凡六征多不利

者今復有玆役演武堂爲之祟也堂故址踞于午向弘治末有謂騎射地與堂背者遂改置兩偏中向今頗竊有以復也公笑曰噫之邪靖貴陽何與焉矧勞民會參將楊君仁亦以玆言告公乃以問總戎括蒼牛公曰渠既以告桓矣時亦以患自戎爲也麾之雖然用其力使其心疑兵家所忌也盍許諸且予嘗佐神機營矣亦有壇而無宇也庸何傷既還鎮則復挊問焉鎮守蔚北楊公曰廣嘗佐團營矣蓋正統爲少保所議建者識者謂有萬世不抵之勢矣夫興作祝議而況於復厥舊乎御史安福劉公曰廷鐘聞之説以先民民忘其勞是故民

之說雖商之遷都衆志靡定今說之然且弗勞也聽之便御史貫溪江公曰良材蓋嘗叅三區焉申向者我溪彼激予向者彼以我生多士之言不誣哉于時三司長貳言人人同公遜拜手曰一溪敢不敬承越明年爰卜十一月十一日公與總戎公率僚吏祗告明神命都指揮劉御李祖蒞其事是日也天霽風恬歡聲動地老者忘其衰幼者忘其弱病者忘其疲貧者忘其餒蓋不逾月而巋貫煥如也當是時駢首安萬鑑暴死其弟萬全縛逆酋隴政以獻蓋總戎公覺而殲之也又何沙埧之變垂三十年亦一洗而空之多士乃填然謂若有鬼神

相之者而諸酋亦自脩易相戒不敢出門戶曰鬼神得無制我乎嗟夫其偶然邪抑固有此是故機相生之氣則欲與聚所惡必弗施焉機相伏之機則來者必懷之德逆者必制之以威焉貴自此其將晏然矣乎然則茲堂之復殆非細故也公曰未也貴古羅施國也其地坤故其男子多陰詐女子多專外事我太祖以乾臨之而又錯絡之以衛所制其死命深謀密法超越前古至于閱武之制苟非隆寒盛暑月必數練焉可謂勤矣然而求一良將於萬一求一精士於百一莫之有應焉何哉承平日久奉行者以故事應之三官繆五教亂隱微顯禍不可勝言而諸酋一逞輒斃者蓋洪成昌福深謀密法具在故也夫恃其所可恃而復求其所以教之者上也得所恃而失其所以教之者次也二者咸無焉一堂之復曷損益哉頃御史恭和鍾公卿密縉雲施公山安福周公昫繼至聞而韙之咸曰吾聞聖人能內外無患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總戎公顧謂淵曰咸休哉請爲記之以起夫後之人使知其所當恃與其所以教且毋忘其所以憂之者

崇慶州新作淸獻祠記　趙淵

淸獻祠何祀宋少師趙公抃也公嘗令崇慶之江源其

澤之入人深也夫令江源日淺史誌莫詳則曷知其深於澤也公後此凡三涖蜀若風之入物種種自得焉故曰江源可知也祠之作吾不知其何許時迄今又不知幾新幾壞歲庚寅夏御史練塘丘子道隆戒州守令蜀長史高君鵬撤湮祠若干以廓而弘之會淵自台過衢以公畫像來將有爲也而鵬聞之以請則既願然授焉而肖乎其中白鶴在庭有遺珂焉玄琴在牖有遺音焉蓋公祠像之在蜀者惟茲爲莊爲肖故曰新作云嗟乎公淺于令江源也而晉祀于茲者逾四百年祠朝作而夕像至焉失亦天矣乎夫天輔德而厭慝其孰違之也

公也晝之所爲夜必以告不敢告者不敢爲也是之謂
畏天天其宋輔之乎故淵嘗曰公之學得諸中庸者也
曷知之中庸終始言天謹獨其要也畏斯謹謹斯樂惜
未見其止以沒也吾聞其沒也其君曰吾臣司政者復
有惠若鄭子産者乎司言者復有直若晉叔向者乎其
鄉人曰吾衢復有孝若閔子騫若莊生者乎天下士大
夫曰吾徒復有孟獻子東郭順子者乎莫不慟之異之
更生而今之祀之宛其不死嗟乎公誠不死矣夫淵小
子忝再入蜀惟效私政寔遺琴鶴羞亦惟蚤夜與鵰輩
圖所以淑之者以無負吾君吾民未能也乃練塘子按

蜀逾年明大體急先務故蜀人謂見子如見公云

忠孝祠記 趙淵

九月御史按彭山諸父老來言曰御史所至興禮樂正
風俗治先聖賢之宮之間之墓我小邑惟漢張廣陵晉
李漢中祠與墓咸在而宋楊昭祖我朝戴文信黃溥寔
致意焉今頹有請也御史曰天下曷嘗有無父之子無
君之臣而薄於二先生者哉乃以其言告諸參政趙淵
僉事戴亢且曰文紀惟見順帝耳身且不見安見梁氏
令伯惟見劉耳身且不見安見洗馬又曰不難於効冀
而難於感張嬰知文紀帝不知也非不知也淺於義

也不難於養劉而難於感晉武武知令伯劉不知也非
不知也深於恩也冀能弒質帝殺李杜諸賢卒自殺而
莫能殺文紀故君子可以知義知命晉非吾仇也卒仕
之可蜀吾故主也而偽之不可夫不忘劉豈其忘蜀哉
故知偽云者傳之者訛也明日丙午禮于其祠祠介濠
澗隘且善崩御史曰爾添其改泰山祠以堂以室以門
以坊以亭以垣工取諸卒餉取諸吏緡錢取諸藏出像
入像歲一人洒掃之其春秋祀毋闕乃量工而命之以
日七十焉丁未郊北行越龍門橋有林有堂有像有田
有司墓人曰令伯妥哉然而頹矣爾敷政爾來鳳葺之

乃命以日十五焉復[illegible]渡江側行倨徠山有簌若脊井
然曰傷哉此嬰所築邪非嬰者其賊之乎時簡州知州
汪鑾從則亟使封土啓石治垣治堂問山之所止而召
盤石僧一二人以司之乃命以日二十焉十月辛酉龍
門墓成不愆于素添督之也丙子倨徠墓成衍愆十日蓋
鑾盍之以像坊一亭一而山之宜木宜竹宜蔬宜菽者
咸爲之經之踐如也十二月戊寅祠成像入愆二十有
二日添蓋盍之以址縱三十尋衡半之規弘而力廣圖
遠而飛速也淵因竊嘆仰遇聖明浸焉食食而蠢爾番
玀方欲以嬰視之而未果我愧廣陵也鶴堂萬里逾八

望九三疏而不得歸養我愧漢中也會諸父老來請記乃固謝之既復以請乃復為之言曰夫自有天斯有人有天斯有父子有人斯有君臣天生恩人生義子其子焉惡知爲孝臣其臣焉惡知爲忠一變而忠孝名再變而忠孝之人著三變而無父無君者出斯君子所爲懼而懲勸之而鈇鉞立祠像治令夫雷頓而易辭焉今夫風漸而易入焉是故斯二者君子並用之而意獨至雖然夫亦有係焉時也地也人也吾盡斯心斯已矣諸父老曰然幸吾之未死也其蚤暮以御史祭政告諸來者御史姓丘氏道隆名汀人亢閩人淵台人添知縣敷政教諭朱鳳訓導[illegible]鏞氏徐氏張氏溥之職丘同文信之職亢同其里淵同諸宜書者如碑陰云

樓石記

金貢亨

吾友章伯山氏[illegible]禔行啇于家充于其色見者莫識歷險不移所[illegible]石者門弟子稱為樓石先生且請予記之予知[illegible]深者寡以辭於樓石爲吾台名山在郡東[illegible]石出其巔遥望若樓因以名山勢遠而雄[illegible]不得遂乃突而上有凌空拔群之狀焉古君子飽道未施盍亢其節仰之若不可及近之不能褻何以異此山高石虛雲散日來輝光內融洞若無物有高明廣大之象焉古君子大心遠俗洒然無累合天地之太和抱明德以先物何以異此山光下涵江流上潤若灌而潔若鎮而定有相孚相濟之道焉古君子虛己下人沉潛而剛高明而柔宅中而時出之何以異此是三者吾與伯山所仰止終身焉而未能也山有重體在易為艮之義深矣濂溪子通書之所終也伯山其默識之哉伯山盤桓于茲山之下有年矣當道者始知之貢于京若不忍去焉者他日有懷將無以吾言為茲山物色與

補菴記

金貢亨

吾友錫山華從龍氏名其藏脩之室曰補菴余聞而賢之且記之曰華子殆役志于古之人之道與夫古之人其自視也恒不足恒不足則補道生焉今之人其自視也恒有餘恒有餘則日虧而已耳如之何其能補也今夫血氣不足則疾生義理不足則慾熾疾生而治之弗勝治也慾熾而除之弗勝除也是故善驅疾者圖其本善驅慾者定其心圖其本血氣之為補者也定其心義理之爲補者也血氣之爲補也需明于醫需力于藥求之未必得投之未必應其道微其功近也義理之爲補也有察斯覺無需明焉有養斯裕無需力焉反諸身而

自得𨗳之用而獨光補之大莫大焉者矣豈乎求所于
彼者夫人而知之而能之求足于此者曠世不數人焉
不亦可恠也哉華子負奇氣蚤有時名學博而行脩其
所不足余莫得而知之也華子自知之自補之於其大
且遠者殫力焉將不為完人乎哉華子茲釋褐以朝夕
帝廷請以斯名名諸退思之所若仲山甫之所謂補者
華子今日事也余歸老林壑愧無補于時日惟粥粥焉
自省其不足求所以定其心而未之能也他日剡舟乘
興尋盟于茲菴相對無慚色則所以補我者不既多哉
爰書以為質

冢宰東園何公祠堂記　王度

吾淛上一州後先之吏至莫良於何吏部矣初度為童
子時竊聞里中父老言何公之守溫也廉而不激故人
不敢欺明而不苛故不忍欺惠而弗有故久不忘忠結
主上而錫之璽書若表一時而入為公卿凡此皆　先
朝之盛云時度方有遠志遂不詳所謂矣乙未冬承乏
盱郡竊自幸獲游古循良之里第庶有感乎已而詢郡
之故民若兄運其而賢昌獨以有公免此大患也而邑
人莫以告太息久之或曰景泰中陳相國草建儲制未
就須公一言而決為是喙也度曰嘻猶之為社稷計耳
且公與相國俱北面矣尚靳發口言邪夫言與不言人
各自盡耳何必同孟子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
子可食而食之矣而况於公之志若彼也夫是故考公
之平生立朝之業則有良史在治溫之績有遺黎之言
在而有功於鄉則鄉人之責耳矣今觜區區尺寸之才
而無益斯人之肥瘠而又奚算焉於乎不寧惟是鄭虔
之興學不後韓愈矣而有能以事韓者事之聶子述之
全城不後練夫人矣而有能以事練者事之彼其教者
所受教者生者生之者與其人俱往矣而身後之論不
同乃是學術之弊至於失其本心所由來者遠矣獨盱

也哉故曰春秋責賢學之極也功疑惟重政之體也政
學之判久矣非得其意者其孰能一之今夫盱之民猶
吾台之民也鄭聶之事可觀矣諺曰當局而迷不如傍
觀予非傍觀者也予將處夫迷不迷之間顧與郡父兄
子弟訂焉廣昌黃允德純以予之嘗私公也遂率鄉人
而為之祠祠始於丙申之夏落成於是歲之冬為楹凡
若干售民之地廣袤凡若干民各以其力相倡和故費
不斂祠成奉妥公神其中而以公之子刑部文肅公與
享之文肅公文章行業人不間於其鄉之言而吏部公
為遠矣公名文淵字巨川別號東園仕太子太保吏部

尚書文肅公名喬新字廷秀別號椒丘仕刑部尚書贈今謚二尚書俱名世人尢難之云

慕閑記

王度

度外祖了菴先生有再從之兄曰愛閑翁一鄉皆稱閑人焉後若干年翁之季子遂自號之曰慕閑人又以閑與之慕閑子問義於度曰吾父愛閑而閑吾乃今慕閑而不閑爲閑有道乎愛與慕有以異乎度曰愛者愛閑而得閑慕者慕閑而亦閑閑者居閑而忘閑子殆幾忘矣抑三人者其亦有幸不幸存乎其間者邪且愛閑翁必力田而後食乎曰然必築室而後居乎曰然男必婚

而女必嫁乎曰然是數者皆世之所爲役役者而翁不免焉則其於閑固不能不愛矣不能不愛者是不能不閑者也然亦勞矣慕閑子則不然食翁之報樂翁之成入不問錢穀之數出不修主客之禮日高而後起遇飲而輙醉既倦而就睡而冉冉焉歲之將老則誠閑矣誠閑而猶慕閑殆所謂忘閑而不能忘慕者邪慕之不止心兵四起勿謂子閑其勞等耳子獨何心哉吾聞愛閑翁之閑也衆狎而獨恭衆華而獨儉用能豐于而家以利其子孫子是之慕也非慕閑者也慕夫愛閑者也此大舜之所爲終身也雖然愛閑之志亦必至慕閑之慕而成否則前人雖盛後者勿傳此文王之所爲無憂也由是觀之愛之者之所愛慕之者之所慕其亦不相湏而相謀而後成者邪慕閑子曰不亦善夫周詩有之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吾不閑矣慕閑子姓陳名棟於度爲舅氏不能以不記

遊風穴寺記

王洙

一江子事汝上苦塵鞅莫或遣去公餘輙尋探幽勝以消滌心慮山川在百里内者莫風穴寺爲最寺不知成于何年盤結窅邃或少林伏牛之別勝也出郭逶見檜栢倉鬱風回濤震如幡如蓋如颺姿飄帶者無慮數

伯千章入山里許則浮煙旋碧如玉帶然惜流水易涸也遊者病之乃令僧人之好事者彷鬧河爲木閘以蓄止之閘上建橋橋上建亭以便往來遊息面亭爲門一江子爰名其額曰玉帶橋視蘇公所留殆亦天人之別矣自此環橋夾澗皆禪居丹洞招提聚族其間或老或幼或眠或立或行或定如羅漢五百身然莫能盡識循澗而行再一二里則白雲寺門入門則古刹巋立龍象粧嚴老僧云唐宋已前金碧也殿後法堂横截山半四壁多名人題詠堂左皆陡厓絶壑稍寛處有亭下與浮圖齊尖雲烟匼匝曰翠風亭緣厓再上數十步有亭啣

如舊名望州在川譚子扁之曰觀風一江子復加之曲欄横檻以便俯矙上有觀風亭碑崆峒李子所撰也厓下有石泉方而深可五六尺旱不加消潦不可溢紺寒甘美異香可敵惠山之二泉泉傍復鑿石爲螭頭以洩餘水覆泉有亭一江子稍加充拓名之曰漣漪亭前有斜橋南通鳥道橋側有古青楊樹一株長藤纏繞其上花葉蔽日青翠滴衣蓋坐則雖六月而風寒之氣森如也一江子時或照影池中習靜石上悠悠然有駕青龍驂白螭之想亭後爲老曇所居雲氣出沒一江子名之曰半雲盡東頭則澗水狹處一江子爲鑿一獨木小橋

以接曲徑近南復得高丘丈許爲置茅菴内僅容四三人名之曰無心處摘吴彦章青玉案詞也坐覽者當自得之是歲己丑春三月一江子歸自陝虛舟尹子洛東王子適先後自晉自淮來維時風日宜人來牟滿野三子者具春衣提壺策馬以恣吟樂一江子醉卧僧房夜夢山靈相告曰予往來吾山者稔矣册厓白石能無一字之留乎既覺遂詳記其事併遺之以詩

秋亭記　　王洙

汝州分司廳事東壁有隙地畝許一江子曰可植亭也一日誅茅一月築址再五日而亭成連中傍共三間高廣不二丈簷半之階下虛簷復半之蓋功雖省而制度唯宜亭甚卑而清敞不俗一江子公餘退食坐卧唯意時則重門晝鑰鈴鐸夜警人與亭寂亭與景寂上者唯日天中者唯圖史四外唯草樹鵶雀往來其間者唯一江子唯二三童子茲亭也簷虛宜風風颯斯爽牕白宜月月浸斯湛地靚宜鶴鶴鳴斯聞一江子者樂觀天放庶幾以寧肅肅以趨淵淵以居休賓謝交墮形吊影沉以思倦以憩俛仰以眎飄乎若駕扁舟繫渚聽其雨聲于瀟湘洞庭之上也因命之曰秋亭或曰成諸秋也或又曰茲固秋臺別署也曰秋爲宜

重修清風祠記　　蔡雲程

人於天地間有生必有死雖耄耋期頤無久視之理雖聖賢豪傑無可度之法所貴者在得其正已爾正否之間又在乎一念決擇之勇已爾等死也不於忠義而於悖逆不於貞烈而於淫僻不於流芳百世而於遺臭萬年斯亦不擇之甚矣古人有言曰寧烈烈而死不泯泯而生又曰寧爲玉碎毋爲瓦全是豈非知生之可愛哉蓋一念之正眞有見生不如死死愈於生故不覺其言之激也夫自有天地以至於今生人之類何限忽焉與草木同朽腐者皆是也其間如彭羡松喬輩非不以壽

考修乎記載而求其可恃以久者抑末矣惟夫忠義貞烈之人凜大節以扶綱常奮英槩以臨患難蹈兵刃赴鼎鑊視死如歸其一時所為捐軀隕命流離割裂之狀固貪昧隱忍者之所竊咲以為失計然自千載之下視之儼乎猶有生氣彌久彌光殆將與天壤同敝顧彼偷生苟免者不啻犬彘之塡溝壑是果孰得孰失邪余於王貞婦之事重有感焉方德祐末胡虜長驅舅姑並夫子業已就害千夫長將欲私之貞婦誓不共天於是乎求死弗得請服衰絰辱逐焉來嵊至清楓嶺上俯窺澄潭自謂得死所嚙拇指染血題石詞極悲憤遂投厓下

死焉其一念決擇之正出於至性其有足動天地而感鬼神者遇陰雨厓血墳起如始書化冢隙地濯濯不毛至今使人拜荒祠瞻遺像森竦毛髮若接其英爽聞昔有輕薄子肆為求疵之說其人卒以無嗣比有過祠下述其語以資談謔者立見覆舟之禍此其正氣莫可犯者弗以生存弗以死亡夫豈偶然之故哉余每經剡曲輒登祠瓣香展敬少頃必得便風送舟數驗而然是豈予之薄劣所能感召殆貞魂靈爽肅以白于人人者乎噫亦神矣邑令某君卜即舊祠作新之意以是為風化攸繫若汲汲焉工既訖請予為記予方有感於前所云又貞婦本予臨海人也不容以不文辭遂書而歸之俾刻于石嶺昔名清楓以貞婦故易清風云

水竹陶情記　蔡雲程

雪峰先生甫陟大藩逾艾乃老幅巾杖屨放懷丘壑登金鼇瞰瀛海下上雲峰龍湫指顧石梁鴈宕搜奇選勝靡遠弗馳所居鑿方池環植脩篁庭草盆石佳麗可掬竟日徜徉其間逌然若與世相忘者客有好事者命工圖之縈之曰水竹陶情而屬程記繄先生巋然斗山不佞無能為役顧欲以謭辭達醜哉客曰子言之吾是之取也將有所合之也先生德文之懿逌然尚矣瀦為川

澤沛為江河鼓為淪漣舒為濤波泓涵演迤而出不窮也噴薄撞擊而變愈奇也厥於先生文章有合也清以萃氣直以遂質虛以廓量勁以堅節干霄直上而莫撓也凌雲屹立而勿與變也厥於先生行誼有合也程曰趣哉比物醜類當矣然是二者在先生咸有攸自客不能殫識也孔子亟稱於水孟氏繹其旨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詩人美武公之德淇竹所為興繼曰切磋琢磨瑟僩喧赫以見進修無已如此先生清明純粹剛毅方正性諸天猶克自檢繩勤以聖賢為矩法踐履篤實彌老彌至

虛懷甲牧愈盛愈下爲之也何倦厥學一以六經爲本而翼之閩閩濂洛旁及百氏莫不沉浸醲郁左右逢原推其餘猶足公物利治故以明刑而獄平反矣故以總學而士鄉方矣故以宣化而民敏德矣將不謂其出之有本也乎夫知言異孟子比德不若詩人而竊其近似擬諸形容抑淺乎知先生哉客矍然進曰吾言其委也子言其源也昔莊周叙河伯觀海而知聞道百足羞孔融論延陵理樂而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竹箭由今徵之益信予盍遂記之

似續樓記

陳嚚

三石陳子離群索居唯鄰是卜幸去姻婭林翁第宅數十步許故無問晴雨倒白接䍦躡青雲履步台南堂入覩順室㢠我似續樓上憑虛眺遠面則三峰應階左則雙峰卓筆右則襟西江帶東海風帆河鳥出沒隱見於烟波杳渺中不覺神思飛動如插羽翰遊汗漫徘徊終日不欲下之作而嘆曰茲其斯干之餘韻乎聞古人好樓居騷人墨客宦遊吏隱者亦多好樓居翁自弱冠時五樓銳手棣萼相輝出釆石經彭蠡泛洞庭吞雲夢足跡所到靡樓不登竹樓過黃泥之坂矣黃鶴踏鸚鵡之洲矣南樓分庾公之月矣落星齊子縣之雲矣岳陽先希文之憂矣江陵回仲宣之首矣直至攀髯禹湖候神人于二樓不可遇乃老而卜築焉宜其進退古今標榜人物披寫山川以侈睹記以發笑語而顏名樓爾爾何哉蓋莫爲之前雖美弗彰弗彰匪日新之謂德也復爾綽楔表厥宅里彰前美乎翁曰未也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弗傳匪富有之謂業也嘗爾苑裘成此宅相盛傳後乎翁曰未也我依者神我羞者蘋受靈孔安揭虔孔殷殆以嗣以續續古之人歟翁謝非古特以義起之耳雅雅魚魚唫唫趨趨述者獲麟作者絕韋殆以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歟翁謝不穀特厥謀貽之耳彼尊淫歌舞與

歿土木盻盻燕子綠珠金谷有一于斯惟樓之辱未幾長郎釆二郎泉相繼弄璋則斯干頌禱之詞足徵矣是爲記

河東龍門記

王宣

予年齠齔夢遊龍門之山層巒峭立波流浩蕩四顧蒼然恍若圖畫驚而覺以告于先君子先君子曰吾嘗觀之輿圖所載古今所傳皆謂禹鑿龍門在汾晉之地遺跡尚存斯其似之而未必其然也汝其識之予竊謂天地間名山勝景具見寰宇通誌者何限然斯實爲天下奇觀使吾得遊其地以獲睹吾志足矣乃歲戊子奉

上命理鹺河東入其疆稽諸版籍詢諸父老而求形勝所在又竊喜曰庶其足以酬夙昔之志乎於是當公餘之暇歷覽陵道故絳循支流遡禹跡涉河津之源踰孟門之巔登王官之谷望荀氏之墟幽窒懸崖旗竪壁立洪濤巨浸湍急潆洄至於斧鑿之痕則兩峰對峙宛然在目於昔所夢似有協者而其奪天巧呈人工神功偉績之不可名言者實非夢之所得而盡也乃仰而嘆曰嗟乎吾今而後知禹之功雖詩書所紀亦有所未備也夫疏鑿决排胼手胝足人知禹之力如是其勞已四隩既宅萬國攸同人知禹之功如是其大已然其力之所

以施功之所由成與夫身所經歷之地無不曲爲之所則非身見之又豈足以知其然哉雖然予之所及見者此一地也由此推之則自南紀北紀以至九州之遠凡禹功之所在而爲吾足跡之所未至者又不知其幾也世無神禹吾其魚鱉乃知古人之言信不我誣而睹河洛者豈徒思禹功而已哉向予非奉　命而臨其地則亦不過委之夢寐之想像而又何以得之於親見之真如此也予固自幸今日得以瞻大聖之遺踪而且憶昔日之夢殆非偶然者爰拂石以紀其事若夫景象之奇絕毓秀鍾靈有若非模擬之所可及者則先賢之品題備矣予又何贅焉

南松巖記　　葉良佩

南松巖在太平縣王城山之南去黃巖縣北松巖五十里而近以其南北峙望高又相埒故號曰南松巖云嘉靖癸巳年予乘小肩輿尋海上諸山止於是且西越月始由部潰山行二里許抵辟支巖路險不可輿乃下輿步行里許則聞澗水激石四山風撼木之聲若有萬軍也閱其間將立久之行復數步見兩巖對峙如門入門行夾壁間可十許步皆峭削嶄空中類領齶相呀下曲折如龍游狀是爲石門門之內爲石壇可坐數十人其

下爲小潭潭之水自上龍潭來瀧瀧行墜潭遶石門出遇峻險則旋而爲瀨路漫水底離列石椅行瀨上由石壇而上有獅子山路右折揭水以進盡路爲龍潭其上有瀑布水懸數十尺下擊潭作殷雷聲俗傳石門始由龍潰巖以出故其崖有蜿蜒形理或然也左折爲石天梯繞獅巖前趾行逵背上上有平石負土出下臨絕澗澗北有石壁當面並脩廣數百尺自此循澗行路頗平又二里抵松巖巖西北二面皆上丫下凹列石坐而麻焉風雨弗能及西有石龕二高僧嵩大悲秋月師皆嘗於此面壁云北爲龍鼻巖巖色獨黃其它石鱗角撰獵

勢欲飛動常有灑瀑如雷雨墮其前即大旱不絕由龍鼻巖而上有二道其一西北行百許步水月禪院在焉其一東行五十步爲羅漢洞陟而上爲伏獅巖蒼巖東向碧見海上諸山遠近浮波濤中煙雲杳渺無際折而西北爲燕子巖又爲九閬峰此巖中最高處也對望北松巖勢正相埒還而俯矙院之屋草倚峰足如在燕窠中院創始宋景德間嵩大悲號松巖小隱元至正間秋月師始建爲水月禪院後復賜額爲松巖講寺秋月師寔北松巖秋江師之弟南北皆顯禪教云皇明洪武間併澄照寺水月庄成化間燬於火地屬鄉民滕氏正德初禪永盛重建爲松巖堂堂之東築樓三間名以水月存舊也予至適杪秋霜露之交風行巖石草樹間瑟瑟如也負擔而坐顧見燕子九閬諸峰垂在几榻予驩然樂之已而嘆曰以玆山之奇又介在天台鴈蕩之間遊者接踵至顧乃歷數百年而名弗甚顯物之顯晦果繫於所遇也乎予棄人也愧無以顯玆山之名第詳著其奇刻石院門俟訪名山者得焉

澄江草堂記

葉良佩

夫江者南國之紀也故南方之水皆謂之江其在吾台而著名者有二曰靈江曰澄江潮吞汐吐經絡於天姥永寧諸名山之間其精氣之所感產爲異物爰有銅鐵錫鑞砥砮珠璣石華海月甲香金松花乳之屬苟不在物則往往在人而高賢碩輔文士名流後先相望蓋自炎漢以迄于今玆矣黃巖高君其甫並澄江而居自其先大夫廉憲公積書且萬卷君稱學績文爲學官弟子高等已而連不得志於有司間嘗卜諸蓍龜得遯之咸其繇曰洪流湯湯肯構肯堂肥遯者吉遂決意棄去即其居題曰澄江草堂爲老焉之計君之姻友鍾成名謁予記之往予嘗從宗伯久菴黃公登松巖絕頂騁望江流繚繞古昔蓋江之北有杜清獻亭池遺址其西則任旭黃壽雲趙淵甫之故居在焉南望委羽洞天庶幾復有隱君子如司馬季主者往來其間乎而東流出馬鞍諸山又元泰不華兼善舟師死節處也於是相顧愕曰壯哉先民之遺烈乎殆將與此江爭厥長雄也後死者共勉之高君於宗伯公有婣而參政容菴君又君館甥是其麗澤之功深矣語曰智者樂水君善藏其用斯智徵也意其默識之神洞達乎坎止盈虛之理必有與江合者予曾入也何足以知之獨記其所嘗聽語於公者爲君最焉

遊鴈山記

符驗

歲己酉一陽月十有二日予同黃子海曲張子太華發
黃巖遊鴈蕩山歷栢嶴進禮東瀛王亞卿遺像晩宿嶺
店驛厥明冶行西望峰巒攢疊即怳然神爽予恐耽題
品太康泉石得毋效方人之學爲孔師門下不暇也邪
已而道石門兩山並峙爲門澄潭在下乃陟岡而入川
原嵐岫不類塵寰予意茲山自天台括蒼來將出洋大
海碭兀皀勇成勢其造化顯才之窟乎予昔見夫子之
文章而曰得其門而入意或類此內纔至石梁入石佛
巖崆峒如屋高廣數丈左竅小穴如側軒右有摩訶泉
頗甘東歷和尚巖達章義樓是爲東外谷達嶂近林沿

閑如畫不能以名識西度謝公嶺爲東內谷嶺下兩崇
崖逼夾奇石森布限衆流成瀦爲照膽潭白雨潭梅雨
潭水各澄碧兩崖穴峒屢出一小竅爲風洞常颼颼洞
口紆徑入羅漢洞高數百丈兩上壁上合下開深數十
丈廣當深約十之一穹窿巉崒其覆如螺捲裹起一臺
級磴數百而上臺前飛泉數滴同下如線叢降爲靈峰
寺故址前矗雙靈芝之二峰北爲北碧霄洞大崖南爲南
霄洞面五老臺五大石行整徹空自是竅壑幽深更上
爲僊人巖出繞而西爲連雲嶂又西峰巖叢擁不下百
數多不可名識轉嶴繡壁一具上突下斂高數十丈爲

淨明寺故址前挹石井山麗頂右聳鷹嘴峰復入爲蓮
花峰出繞而西爲響巖群巖四簇而且峻虛中一道聲
發谷響旋激有餘音頃之而出巖峰展衍峭省緣西入
靈巖寺門當雙門二峰從東嶴有水簾谷飛泉散墮如
簾然有鶴井洞一石鶴立水中西進爲四巖整傑遮道
更進爲含珠峰二峰尖嵌大圓石寺座屏霞嶂雄兀一
旦據展旗峰揚翥在左天柱峰偉揷在右嶂左安禪谷
有石洞稍下會賢谷嶂右龍鼻水兩石崖高百丈許倚
合成宇下距二三丈遂亦數丈上合處有條石嵌如龍
形鱗骨砑偃尾上掉爪鼻降垂二鼻孔滴水不絕又左

有屏風蟠蜿峰右雙鸞玉女獨秀卓筆諸峰及僧抱石
䜌回嶂環序種種獨秀側泉瀑如練爲小龍湫更上爲
劒峰泉石銲水躍上如劒形展旗中裂丈許深爲天聰
洞捫蘿扳磴而覩極底啓一竅淵徹無盡予嘆曰宗廟
之美百官之富在茲矣擬之初入門如破吳亂齊伎倆
尚亦淺哉晩宿寺之西館又明日出西行至馬鞍嶺山
形夾列規矱銳削踞蹲拜舞迤邐奔突以千計皆不可
名識隨道平疇鱗布野築星立雜石蔽澗咸協輳景勝
予佇嶺上眞若乘駿背馳遊八埏忽悟茲山莫布諸谷
而耿存一嶺彼出悅紛華勢利然終聞性天道有骨氣

有自來寔以此敢不努力嶺南下泝雲錦溪能仁寺溪
石底澄甚如雲朶錦章迫夾一徑通幽後采如堊剌寺
外群嵐周織喬木方篁蒼階巨釜皆古所遺更南下為
四十九盤嶺嶺內為西內谷外復重阻為西外谷合東
石門謝公密藏三窟予復悟機事不密則害成以言列
科尚遠三昧後抵詣一貫能變化而進於是者貫則無
內無外無暴無常無深無淺致一之道也出則而北循
雲錦溪行入鴈山書院院創朱蕩南太守遂隱不露蓋
玆山別景乃天柱寺遺址西入歷華嚴瑞鹿二寺故址
峰巖美列爭妍逞奇不可名識者無算瑞鹿上常雲峰

下常危拆脅霄之表嶂崖巧疊右畔如獅吼狀突引頭
幹又西為剪刀峰二長石駢側如剪歷龍湫菴入盤谷
覩大龍湫谷嶂數百丈石凹中水噴瀉隨風作態戀幻
不一予歷佇觀瀑三亭自惟學達才以全德所不匱其
惟心源也乎一心也貫其才也舍一而圖貫鮮不僨耳
漢以下用才類踬僨機息僨僨氣苟揚僨性陳實僨身
恭石僨天下明於大龍湫不亦免乎嗟乎才德一道君
子因事現才無所擅作其用必切中機宜不至於取僨
凡以心體無古今動靜此造化所以無非教也獨玆山
閟僻海隅又縮地鞭石不俾不移置中州為人人具瞻
且近朝闕得縉紳士劇玩之然山靈神徹不垠與飄輪
湫盤長老亦云至矣是遊也海曲大華時亟有發明皆
助予才者

遊白水洞天記　石簡

越之東有老人焉生三年而瞽今餘六十年而一無所
覩然慕四明白水之勝窮能置也持其子德洪往觀焉
德洪偕徐子汝佩柴子鳴治與俱而吳應元氏亦在侍
四子者皆陽明先生徒也白水去老人若千里山形欹
歸如跂中有洞如房[illegible]瀑乘高布空秩秩如練容如振
鷺聽如鳴玉入洞視之如珠簾然下有寒潭其受如容

其靜如定其[illegible]如[illegible][illegible]其照而不入如鑑魚擬而溪雲
流鳥囀而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東南一偉觀也老人入四明寓於
南泉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子舞袖飄裾浩歌長嘆不復有步涉
之勞時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洪懼白水道阻礙笠往視焉歸而
誦諸老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兒固先我乎衆謝乃止明日雨霽
清風載途[illegible]老人從行輿緣鳥道偃僂而升高
德洪復陳其水若山之狀極諸幽遐而四子亦各來詔
之老人冥然而會陶然而歌歌曰白雲一片應難掃素
練千尋不可裁得騷人之巧次取杖簫而吹之聲繚繞
出入於煙霞窅靄中飄飄乎不知天地之為大而吾之

爲小視之有餘而無所覩之不足也而四子與吳父亦忘歸焉今年秋德洪過白下語予且俾記其事客有聞而笑之者曰神雖無方幾不在目乎是處暗無弗明也而謂有資焉是目且無功也而可乎盖視之在心而視之竅在目見明暗者其竅也通晝夜者其心也故目有所不受而心無解否是故聖人以心視衆人以目視其下以視視以心視者盡物以目視者不接則弗見焉以視視者弗示則弗見焉盡物者闢物而逐物者物於物是故觀於身而可知[illegible]答曰聖固廢目與贅乎曰非是之謂也不廢目[illegible]視者聖人之所以同乎人也不

恃目與贅而善[illegible]人之所以立於獨也今以不幸而弗存者歸諸同而以其幸存者擬諸獨無乃不可乎且客不聞舉掌而見天下居其室廬而視垣一方人俗傳以爲神而不知其本體之明有固然者弗思爾也且視而弗見寘行險而弗止曾是弗具目乎亦盍反其本矣老人嘗[illegible]矣身存而弗辱賞古貧矣而恒自適精卜筮審音[illegible]籥有製雲夜有吟謂是弗明弗信也而又何疑焉若夫鑿大昏之牖開靈照之户以觀顧於斯宇顧相與圖之誠不知其不可喻語塞因次之他日將有請焉老人諱蒙字希朋姓錢氏別號心漁世爲餘姚人三世祖古訓與予高祖同年進士德洪號緒山早受易于老人登丙戌南宮上第以師心喪未仕云

復曾大父讀書田記　余鐸

匹夫而化鄉人豈虛語哉盖自太丘彥方之不多見而鄉無善俗久矣斯豈人心不古若哉亦感之無其人耳予曾大父菊窓先生篤古好脩課子孫力學矻矻惟恐後嘗置讀書田二十畝以爲楮墨鐙火之資命其以次相傳而世守之有賢而顯者則廓而大之私析而鬻於人者則共罪之其見於手書者大都如是時同里有吳翁者與先生友善見先生置田事則矍然曰吾豈不能

傚蘧伯玉爲君子邪翁故貧僅有食田三十畝乃盡出以給子孫之讀書者復倣先生置手書爲永久計由是兩翁益相善杖屨相過從者無虛日吳翁每造先生留坐移晷先生命諸孫奉茶果吳翁輒起而受之先生止之曰少事長禮也吳翁曰以君諸孫業舉子耳兩翁相顧大咲噫若先生者所謂匹夫而化鄉人非邪是後吾家田僅傳二世已爲他人所有而吳氏田迄今猶存嗟乎先生能以義感乎鄉人而不能以義感乎孫爲鄉人之子孫者能以其祖之心爲心而爲先生之子孫者乃不能以先生之心爲心人心愚智之相去豈不大懸殊

哉先君子嘗慨先生之義事弗獲終也思復是田而未果今鏵以不肖獲沾一命因取先君子所遺田如先生畝數號曰讀書田復申飭先生手書之意以遺夫後之人庶幾繼先君子之志以彰先生之義于無窮嗚呼後之人能廓而大之者其上也以次相傳而世守之其次也若夫私析而鬻於人則予莫之誰何矣乎泉石椈庸詎敢必其世爲李氏物哉田如干畝坐某都某鄉如干畝坐某都某鄉

三台文獻錄卷之六

三台文獻録卷之七

序

送滕子勤赴衢州司録序　陳公輔

天下之事得於所聞固不若所見爲詳且確也余在都城聞賊攻台所賴以無事者滕子勤爾初未以爲然及歸見州人稱子勤不容口無大小貴賤皆以再生之賜歸于滕公是知不妄矣嗚呼時方無事賢才隱於難知欲觀賢才之實必在有難之時疾風勁草歳寒松栢誠言非虛語初賊起青溪二浙方驚子勤以爲攻守計寅夕警備誓與台人同其死生然賊鋒尚遠人固未知其果何如[illegible]群盜已破僊居水陸夾進逼于城下太守且奔矣軍民皆解體其他官吏皇皇莫知所向子勤獨奮然曰今日之事吾誓不與賊俱生[illegible]其家人輩不使聞變而擾中戒諸門有出城者斬之官吏始不敢動群情稍安願效死以守城凡鬬十日不得逞而退子勤更益其備罄倉廩府庫以犒軍士凡所經畫皆覩時之宜身任其責無纖芥自嫌其忠誠所激如是後四十日賊復至民知子勤之可倚也捍禦愈堅賊徒數千擁衆而登城上皆鼓譟矢石如雨賊兵多被害遂退保招延去城四十里不敢進洎王師擒渠魁餘黨殄滅台州卒完

微子勤吾知一州無噍類矣朝廷叙功京秩且患三衢經破蕩思得人以賛治令録州事將行民惜其去願借留不可咸謂功多賞輕未足以稱而子勤處之恬然乃曰臣事君無逃於天地間吾之遇賊以死守者義所當爲豈有意功賞哉由是益知子勤之賢爲不可及何以言之國家承平旣久州縣玩不知備一旦變起如錢塘之大賊唾手取之自浙望風遁去殆百數輩責其死守者幾何人哉及賊已平或因人成事或旣迯而還廼更較計功績規求國恩人人有徼倖之望是誠何心哉二者子勤皆所不爲果不謂之賢乎子勤名家子少喜學

問余初識之於台聽其言詳其趨操日已知其不凡決謂其能立事今玆果然余憂居廢筆硯於子勤行不可無言亦慮夫世人不能知子勤事詳且確也以台人所覩見者録而序之庶以識別

天台圖經序　宋之瑞

天台僻居海嶠以古不名佳郡往往爲逐臣禦魑魅之地曁皇朝聲教遠被乃稍列于中州翠華南渡畿邇行都始爲輔郡然而氣鍾神秀僊佛所宅洞天福地殆與蓬萊方丈相埒其著稱自昔又不可掩者之瑞弱冠游太學先是未嘗一登[illegible]踐或有問者輒口噤不能對私竊嘆曰司馬遷徧游天下名山大川而吾居是邦曾不能出戶庭少迂杖屨是可唫矣曩歲居憂多暇遂與一二釋子窮探極詣不憚繭足凡高僧逸士之所棲隱騷人墨客之所賦詠斷碑殘刻靈蹤異狀隨筆之紙歸而參以祥符圖經所載殊畧蓋是時委官會粹急於趣就矧距今垂二百祀其戶口之繁庶賦入之增益與夫人材輩出區宇創建自應月異而歲不同矣於是門分彙次粗成一編惟荒誕不經者削去弗録姑以便覽觀而資問答藏之巾笥有年矣邑宰毗陵丁公大榮博雅好事一日訪予深以圖經未備爲闕典因出是編示之欣

然抵掌即存續近事尋命鋟梓昔興公嘗賦天台矣第不過馳神想像故辭雖富而事不核今具得於耳目睹記詳而非虛意者可以傳信乎庶俾懷靑霞之致者聞其名而不及見一開卷而盡得之乃若蒐補遺放則猶有望於後之人嘉泰二年二月望日序

曾使君新詞序　謝伋

臨海使君南豐曾侯惇字宏父以故相孫習知臺閣上爲文辭年逾二十當全盛時官中都諸公貴人一口稱薦王邸戚里名勝豪俠莫不願交而宏父亦善與人交笑言靡靡各適其意名聲一日滿京師酒酣耳熱遺[illegible]

墮弭之前滑稽放肆之詞播在樂府下至流傳平康諸曲皆習歌之以是樂府尤著蓋識其小者輕千金重然諾夸承平公子之豪而見其大者英妙卓絶可繼門户鍾鼎之盛此谿父異時之作也仮政和末肄業大學同舍生能語此後十四年谿父丞大府仮丞大宗正相遇行在所叙中外契明年同出尚書省見其文詞日益多而樂府傳者少時中外多故雖官曹令休反室無私恩愈皇暇乎朋友燕集之事哉及十三年歲在丙寅谿父來守臨海四方無事屢豐穰不鄙夷其民教以禮樂老者安而少者懷矣於是以少日之所自樂而與斯民共

樂之變歎息愁恨之音為樂職中和之作合樂府五十一轉而上聞則安靜平易無煩苛迫急辦治於談笑之間殆將於此乎致小而行遠則高下抑揚曲折變化人情物態莫不周知雖異世識其人矣既秩滿去郡門生故吏相與哀次屬黄巖長刻諸枚將傳之又屬仮為序仮應之曰曾侯知我不能度曲嘗觴我顧其侍兒誦蘇東坡前後赤壁二賦曰聽此文也畢之何敢序侯詞則又合詞來告曰是亦侯之心也固辭不獲故序其自所見聞者如上

文則序　陳騤

余始冠游泮宮從老於文者問焉僅得文之端緒後三年入成均復從老於文者問焉僅識文之利病彼老於文者有進取之累所有告於我與夫我所得惟利於進取後四年竊第而歸未獲從仕凡一星終得以恣閲古書始知古人之作歎曰文當如是且詩書二禮易春秋所載丘明高赤所傳老莊孟荀之徒所著皆學者所朝夕諷誦之文也徒諷誦而弗考猶終日飲食而不知味余竊有考焉隨而錄之遂盈簡牘古人之文其則著矣因號曰文則或曰方今宗工鉅儒濟濟盈庭下筆語妙天下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奚以吾子文則為余曰蓋將

所以自則也如示人以為則則吾豈敢

東臨軒閑居錄序　杜範

自中朝文物之盛播于東南吾鄉俊秀能文之士在在不乏幸而登上第騁榮途者百不一二不幸而陸沉約處首白衣褐者可僂指枚數也夫能不能才也遇不遇命也而閉門挾策隱几著書矻矻窮年抱其所有曾不少槩見者可勝既哉嘉熙改元之春余歸自中都東君若水袖其祖臨軒閑居錄訪予於窮閻之下既而又得其小稿讀之得陳貧窓之序讀之於是臨軒之文纍纍累帙鏗鍧炳燿殆與插架名編濯濯爭麗閑居錄蓋公

自志其平日所得而若水又搜採舊聞識飾而附益焉者也其釋經評史榷古商今不襲傳記之舊說簡策之陳言逈出新意自成一家議論亦嘗熟閱而細考之如邪正義利雅俗之雜與傲下諂上凌弱畏勢等語誠不易之確論至謂以僻異解經當與侮聖言同科尤見其所守條律斷斷嚴甚然毋友不如己之說昔在帝堯之說尚書之說畢服之說若此之類則余所未解也余距監軒之居一舍而近讀其文想其人乃昉乎此因自恨余之甚陋於文尤恨不及見公質其所未解而終於陋也昔王氏中說其格言雅訓可以上續七篇之書而後

世乃或致疑其間謂獨其家以爲名世人外人皆莫之知李習之僅以比太公家教爾至近世大儒以隱君子目之而後千古之是非始定嗟夫立言之難也若此蓋其名位不列於仕功狀不登於史道德不稱於其徒使稻時輩不能收墜緝散闡而彰之則所謂抱其所有不少槩見終泯泯於汾曲而已此固人之所同慨其責寧不在爲子若孫者邪若水車氏之福時也强請余序之辭弗獲姑叙其畧以俟後之論定監軒名似慶字石卿其居黃巖邑西馬家山云

赤城志序

陳耆卿

圖諜之傳尚矣今地踰萬里縣不登萬戶亦必有成書焉矧以台為名邦且稱輔郡綿涉千歲更數百守而闕亡以詔難之歟抑因陋襲簡不暇問歟有守四人嘗屬其力於斯矣如尤公袤唐公仲友李公兼類鞅掌不克就最後黃公㽦辱以命余偕陳維等纂集焉會黃去匆匆僅就未備也束其藁十年矣更久則非惟不備而併與僅就者失之今青社齊公碩始至欲迄就未暇踰年報政遂復以命余於是郡博士姜君容總權之邑大夫蔡君範以下分訂之又再囑陳維及林表民等採益之既具余爲諗沿革詰異同劑巨纖權雅俗凡意所未解

者侍故老故老所不能言者侍碑刻碑刻所不能判者侍載籍載籍之內有漫漶不白者則斷之以理而折之於人情事立之凡卷授之引微以存教化識典章非直爲紀事設也如是者半載而書成嗟夫同是州也非可成於今不可成於昔也或曰有時爾昔歐陽公論學概述吏道以爲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夫豈惟學哉語以圖諜非不急之尤者邪然而莫與於圖諜莫渫於簿書有司之所不急固君子所急也今公之爲政也剖叢滌煩燭幽洞隱於有司所急者誠井井矣而於君子所急者尤惓惓焉用能以半載之間紉千歲之闕

增十年之未備洗數百守之因襲成四人之屢嗟夫此豈以其時哉書成者時也所以成者公之志也其心立則時赴之矣無其志而曰需其時者吾未之聞也豈惟一圖諜為然天下事皆然

隘軒先生文集序

陳耆卿

於是隘軒年八十一而五經始論後三年五月孫若水始袖界予又二月始完領他述蓋予郡補家需之明年也初若水來予問尊翁壽幾何飲食起居若何娛老以何若水謂年及耄匙飯不滿掬觀書每薄夜半倦劇引榻天未雞眀吟五經論一過曙即起外是無旁娛嗣予

得論讀之綿深婉澹文有漢風内宿聖賢氣象易詩書尤迥透跌前輩非真見到者不到也若水又謂論既成他述隨以板板二年印帙甫三一自界一大田令一先生我祖於此訒矣予觀經論數千言十不集中一隘軒自叙獨此介介他述冷莫掛語疑不彼重或不精及層掀統玩意弗痕句無鏤古朘天況大畧如江潭未波而淵然之神固在知非不重不精而精重有大彼者聖人書敔齋緒也既大之宜不老不著不人不界訒著則訒界矣論如許他述可徵也隘軒車氏名似慶表石卿敔齋其先人大田其友人王德父之里端平丙申三月朔

賀窓陳耆卿序

送葉孟我官寧國序

陳耆卿

嘉定改元夏五葉卿先生葉公孟我出爲宣之寧國主簿是行也邦之大夫士樂而賀之走獨以爲歎宜言曰邦人知公邪公問學如禹治水攷制度如周公畫井田制賦落筆爲文章如庖丁奏刀而匠慶揆斧少已負聲望入太學名流異待之當是時謂萬里可立致命不隨汩汩以老諸凡友公研席者或以爲公相師公方冊者多已爲卿大夫公獨棲遲故山僅僅妻子養寒月半簾清風一榻蕭然弔影居人之所不堪是坐何尤哉寧國

小邑也主簿卑官也吾方以爲公弔奚其賀雖然吾爲公平心而言之公亦爲我平心而聽之天靳才人樂富貴二者之難兼自古固然蓋亦造物之神機所以瞋眩一世者必不得已而去曰寧去富貴富貴無聞者多矣而至於哲人雖餓且死名猶日月也然則將柰何邑小則便閑官卑則遠謗琴高之山謝眺之亭前跡往事豈無恠恠奇奇爲公獻者邪勾稽暇覧而歌之其聲與天籟相宮商而不雜則其視一主簿秩已爲免巳無論其大詩云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況三歲別乎此則予之所以悲

方巖王公文集序

吳子良

丙寅冬韓侂胄以弄權誤國誅著作郎王公居安拜左司諫抗疏請明正憲典并陳自强郭僎竄嶺外仰雪故大府丞吕祖儉承務郎干進布衣吕祖泰之冤而褒其忠究極治本亂階曰如此則治否則亂分別君子小人曰此不可以再誤再誤是一侂胄死一侂胄復生亡幾何趙彦逾與諸賢同日召公言侂胄之專故相汝愚之死咎實自彦逾而可與諸賢偕來乎疏已具當路聞而勸止之非從是夕遷左史兼崇政殿說書公直前奏臣供諫職未兩旬無故而得美遷豈非當路者以臣欲劾

彦逾邪使彦逾再入臣爲善人憂疏欲明日上而今夜攺他職是媢侂胄前轍過言路塗聖聽廢臺諫紀綱弭臣以好官而塞之口臣甚恥焉願求去退又杜門上章不朝謁於是中丞雷孝友承風旨論公越職奪一官罷而王左史之直聲撼海內矣後起家爲郡守部使者會郴寇倡獗毒連江湖招捕久無功當路稍釋憾召權工部侍郎帥隆興付賊事公奮不辭難劾戎帥忠義白吉守儒謾厚賊之降附離賊之腹心李元礪羅世傳尋授首江西湖南次第平民家頌户祝之然忌讒復起坐廢踰十年而公老矣嗟夫慷慨而立風節談笑而成功名非具奇禀負傑氣詎能如此易易邪自古養才如養木木雖堅勁耐歲寒要亦以培植而成以摧拉而毁乾淳間培植而成者衆嘉定後摧拉而毁者多如公之磈磊卓特當其拜司諫帥隆興時儻不以忌讒去得直遂而迅上所樹立豈在乾淳人物之下哉此可爲浩歎者也公之子𤪎集遺文十卷屬余序余讀之明白夷暢絶類其胸襟詩尤圓妥曠遠嘗有句云高下水痕元自定後先花信不須催公之於出處去就此二語可以占矣

篔窻續集序

吳子良

文有統緒有氣脉統緒植於正而綿延枝派旁出者無

與也氣脉培之厚而盛大華藻外飾者無與也六籍尚矣非直以文稱而言文者輙先焉不曰統緒之端氣脉之元乎自周以降文莫盛於漢唐宋漢之文以賈馬倡接之者更生子雲孟堅其徒也唐之文以韓柳倡接之者習之持正其徒也宋東都之文以歐蘇曾倡接之者無咎無已文潛其徒也宋南渡之文以吕葉倡接之者壽老其徒也壽老少壯時遠參洙泗近探伊洛沉涵淵微恢拓廣大囿已下視筆墨町畦矣及夫滿而出之則波浩渺而濤起伏麓秀鬱而峰峻嶒户管攝而樞運轉輿衛設而冠冕雍容其奇也非惟其麗也非靡其容也

不亂其昧也不斷其周旋乎賈馬韓柳歐蘇曾之間理
揚甚覓而步武甚的也不幸呂公不及見而葉公晚見
之驚詫起立為序其所著論孟紀蒙若干卷貧窓初集
若干卷以為學游謝而文晁張也至其獨得於古聖賢
者中夜授番死囑焉而曰吾向以語呂公伯恭今以語
壽老四十年矣葉公既沒貧窓之文遂巋然為世宗蓋
其統緒正而氣脉厚也自元祐後談理者祖程論文者
宗蘇而理與文分為二呂公病其然思會融之故呂公
之文早葩而晚實逮至葉公窮高極深精妙卓特備天
地之奇變而隻字半簡無虛設者壽老一見亦奮躍策

而追之幾及焉然則所謂統緒正而氣脉厚者又豈直
文而已余十六從貧窓二十四從葉公公亦以其蜀貧
窓者囑予也惰不復進每遐想太息之故於貧窓初集
旣以鋟之海陵而今復併其續集鋟之豫章使夫統緒
氣脉之傳來者尚有考也

石屏集後序　　吳子良

石屏戴式之以詩鳴海內餘四十年所蒐獵點勘自周
漢至今大編短什詭刻秘文遺事搜說凡可資以為詩
者何啻數百千家所游歷登覽東吳浙西襄漢北淮南
越凡喬嶽鉅浸靈洞珍苑空迥絕特之觀荒怪古僻之
蹤可以拓詩之景助詩之奇者周遭何啻數千萬里所
唱酬詮訂或道義之師或文詞之宗或勳庸之傑或表
著郡邑之英或山林里巷之秀或耕釣酒俠之遺凡以
詩為師友者何啻數十百人是故其詩清苦而不困於
瘦豐融而不豢於俗豪傑而不役於麤闊放而不流於
漫古澹而不死於枯工巧而不露於斲聞而爭傳讀而
亟賞者何啻數百千篇蓋嘗論詩之意義貴雅正氣象
貴和平標韻貴高逸趣味貴深遠才力貴雄渾音節貴
婉暢若石屏者庶乎兼之矣豈非其搜攬於古今者博
邪豈非其陶寫於山水者奇邪豈非其磨礲於師友者

熟邪雖然此舊日石屏也今則不類行年七十七矣焚
香觀化付斷簡於埃塵隱几閉關等一樓於宇宙離群
絕侶對燭影為賓朋而時發於詩曠達而益工不勞思
而彌中的然則詩固自性情發石屏所造詣有在言語
之外者非世俗所能測也

江東天籟序　　吳子良

台以山名而天台縣山所盤礴巔頂入霄漢雲氣與滄
海相吐吞其秀英所鍾在物為靈根異卉在人為僊侶
佛徒晉唐以來傳之矣然乎曩使畿下俾所部各議祠
鄉先賢以勵來學而天台獨以二劉公應然則無逵宦

先二公者乎何為其取此嘻此可見人心矣世之通塞者外而非通塞者内顯晦者暫而非顯晦者常方二公在時身名僅一第官薄不過初品葛巾藜杖往來林谷間與牧童樵叟相爾汝而孝義積於家孚於鄉鄉之饑歲賴以活隣里賴以安鬬訟賴以平當世名公卿皆其賓友一時名士俊流多其門下士也則位雖非通而道不為塞生雖非顯而死不為晦上下千三百年宜未有先二公者二公長曰知過字與機少曰知變字與權皆以能詩稱而與機之詩尤宏富俊健有慶曆元祐氣骨賀公允中目其集為江東天籟謂江西宗派相上下迨

云庶幾哉夫優於詩而劣於德詩未必傳傳未必彰彰也德勝其詩詩減其德德既傳詩亦傳矣而况詩不復減其德詩有不傳者乎序而揭之傳有不彰者乎

舒閬風文集序　吳子良

余自卯學文諗游從於海内欲求異稟靈識如漢賈誼終軍唐李觀李賀本朝王令邢居實輩杳不可復得輙過疑天地間春淑秋澄之氣徒歲鍾於奇葩恠植殊珍大貝而人獨受之者少不然則余之耳目狹不足以得也癸卯秋八月乃始得舒生首示余兩編余讀蓀墅藁如登岱華檜栢松椿樅杉梗樟之幹掀舞而偃踞槎牙而陰森如涉大海龍蜃蛟螭鯤鯨黿鼉號風噀雨叱霆挾電朝莫變恠之百出如觀武庫戈甲犀利光芒閃爍毛髮森聳而膽為寒如步寒阜眺遠渚煙深月瀞鴈嘈嘷而鶴孤唳讀史述如神禹隨山刋木百川順逆之勢畢露如季札觀周樂聘列國逆料其理亂興亡皆暗合如馮婦徒手搏虎如子路片言折獄蓋其通達近誼辯博近軍瞻鬱近觀奇詭近賀勁挺近令清峭近居實余驚喜恨得之晚進之曰誼也臨軍也謟覯也胥賀也浮令也激居實也憸生豈此之儷乎哉余聞之也論太高者奇勝正其於行流之狂辭太工者華揜實其於學失之

贅惟趨平實則一祖孔氏並列其誕者也惟務正大則一宗孟氏屈馬其靡者也生既蚤獵群書氣豪骨老不肯躡衆子後方且磨礲浸灌於性命道德之說駸駸焉異稟靈識孰如生若生其此之慎乎哉今生之年甫二十有六異稟益宜養靈識益宜充又二十六年歸然以行學立閬風上追前哲而啓後來者必生也

晦翁語録彙編序　車若水

癸卯春立齋先生在宥府一日朝之暇若水蓋侍言焉先生嘆勿庵之亡恨失一經筵士且恨未能致谷口于京師因顧若水曰每閱江湖雋英才華暴耀侌爾淡如

也若水曰曩自力於古文遐征罩搜知不可賴也反躬篤行猶愧未如胡立方先生曰鄉人耶曰固勿庵谷口之所器也曰何如曰其家雍雍秩秩其氣恬以闕不攖交以倖譽不矯高以孤衆其學謹靜愿實必謀必訪不含疑以養晦也覩見其彙編朱文公語錄自謂窮年矻矻庶於此歸宿乎先生問其言問其理喜曰歸必識之又曰是編良不易比得蜀本較善無論善拙誠能志此幾人哉初立方彙編既成俾書其凡若水辭未足以知也立方曰隘軒而祖也弗有聞乎又二年乃克裒數語以介於立方夫自學者厭於窮理致精而遂有喜於頓

子生忘曾子一唯之說謂學可捷到而可忽悟聖可超得於是孤耳目而尊返照賤博學而專守約其閒多闇之士往往又不過為辭章之藝而世之儒者益且自負淵源之秘不在於多聞而呼有是哉往已過重視物過輕將見心恢乎其靖而奪或之差見介乎其定而義或之僻不殆於禪乎哉文公統周程之正用力加勞與之於性命富之於事物經之於日用常行放之於治國平天下無一不究其極而竒經惟志蠻夷外國之書無一不察其變以吾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如擬雛邑坐明堂綱紀於四方偏陲裔壤各奠其所無殺瀾焉諸門人所錄言語大畧雖識有精粗記有淺深然自五星聚奎以來講明之備未有盛此者也近年頗見板刊門人自編彙者昭武李公方子有傳道精語建安楊公與立有晦翁語畧章抉句摘奇綴巧附殊極精便而觀者無採求之功則未知其果二人之書歟今立方所彙之合不竒之分不綴旁尋互見潛心者進體認者無窮耳雖然若水誠未足以知也始書其凡首之癸卯所聽蓋以誠有以知之者也立方名常

南湖先生文集序　車若水

學之有問思辨為有疑也有疑將以有行也以聖賢為

必可信道為必可由無水火必不生活寒暑晝夜瞬息造次顛沛之必不可違故精探誠求一語之咳如鯁骨之在心喉必快乃已疑則正正則有以用力則成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學之終也今之學者無疑豈有聰警之過人歟不切身而已矣友人杜則卿手編其從曾祖南湖先生遺集得其成書讀之義理之髓髀聖凡之關堠一一窮扣以歸其安至其所以告人者則亦如己之有望於人毫分縷析傾倒殫盡事紫陽文公十有餘年前後授受大節則最初告以反躬力索卒之以去冗長歸專一乃以起見生疑為病蓋反躬以力索而又反其躬

循環無端表裏精切則豁然貫通受用逢原是時惟有涵養若然爾能疑則終身無稅駕之地非學問也然必嘗用力有至始可語此當其潛心既深見此敬不獨任靜茲其用力之驗至於自謂向來彼此相梗今皆融會合一如親涉深山與山下瞻問不同則自一語之砭兀長埽坐而學成矣初先生與其季方山公同學于克齋石公克齋則文公所謂大人為巳之學深造自得者也克齋以致于文公遂成於文公當時見而知之而得其傳者則族孫清獻公清獻之德業即二先生之講明今人之不得聞其風者觀清獻可知也若水少年旁蹊窘

步思以自拔如窮人之無歸逮事清獻得聞降志精思鞭辟向內之言即今所謂反躬力索者學豈有二說哉先生卒成文公之學而若水頑冥及老竟孤清獻則卿屬序豈敢與於斯文念清獻之學之所自來而若水之嘗聞之清獻也托先生之書存此語之傳以遺後人庶幾其有興者而先生成學造道之詳則卿具有述矣先生諱㸌字良仲詩文散在人間則卿收爲七卷又當有續云

宇宙畧紀序　車若水

凡形於天地之間者皆天也萬物有性萬事有理循循整整不容以不然天地亦物耳日月往來寒暑晝夜亦事耳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先天者非能不爲天也先之而已矣後天者非能爲天也後之而已矣陰陽對待奇耦唱和本末感通臭味附麗尊卑大小親疎隆殺是非曲直無不先有至當之則而後人爲及之民孕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惟莊子以爲人僞正天理也物生必蒙而喜怒愛惡不見其失正豈人僞哉是故天可以曆地可以井人可以教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可倫冠婚喪祭之可紀水火金木土穀之可脩耒耜弧

矢舟車宮室之可制賦可經用兵可衛國以至牛馬之可服乘雞豚狗彘之可食莫不有不容不然之道聖作明述文理大昌後之人無以加焉豈其不可加與抑又人事至天而止也若水少服祖父之訓而先祖又傳之曾祖殆四世矣才乾志強忉忉不進杜清獻公憐而收之又服清獻之訓則古人之學㢤乎其或有聞也而稟氣素羸疾病辛苦十餘年習舊聞日耗曾未半百齒脫毛凋近得健忘之疾讀書不多改步輒失自知無以塞父師之責矣宇宙之書先儒論定頗念散於諸家無所統一因萃為一書闕者成之私以自備遺忘倘雞肋可

惜侊倖有傳豈無助於幼學至於采摭之踈畧評說之
乖舛有能王而成之使不至為學者之誤則刪塗其所
願焉

王峯冗稿敘　車若水

若水少事篔窓先生學古文是時荊溪吳明輔為同門
十有三年之長聲譽方峻諸彥皆頫脫若水最為晩鈍
先生每引而伸之早夜自喜文致語言排間架綴音響
一時翕然先祖隘軒不悅也年踰八十妄意吾祖衰矣
諸老凋謝孤坐數年忽覺自疑清獻立齋先生自御史
歸來往拜之親其談議始悔躬年椅摭不但去道日遠

而古文亦不如此刪焚殆盡遂并踈筆研然又有偶得
於管見之微而勉於人情之不得不為者又復成編未
知能進與否至於宇宙畧紀之書雖不足以窺天地造
化聖賢制作世運汙隆之萬一他日君子或有取焉豈
敢弄文墨也

南牕焦尾集序　車若水

夫子多學一貫之語在貫不在學乎不學矣貫將焉施
有學無貫則恐縱萬馬於洞庭之野而不知馭之此貫
之之說為多學者道也惟文亦然昔西岷諸公懲晩唐
之空踈尋其見聞凌躐一世句必有本字必有證作意
為文而文乃卑至其末流涉獵未深目入手出是猶窶
人驟有千金之資胸次不足以受而百計用之暴澤而
疾殫矣乾淳之間義理大暢天端地緒整櫛歸一蓋斯
文千載之遇而學者不思先儒用力之艱勤幸收捷法
遐談高深遂委記問於玩物喪志之列重以科舉之誘
以時為文噤不道太極西銘而事事面墻不病也故嘗
謂國初之文學多貫省者也自嘉祐元祐以及乾淳大
學而大貫者也今之時學則持空貫以示斯人者也不
必盡然而區區者衆矣寶祐改元之春南牕陳君紹良
以漢論數十篇示予力避沿襲浣刷舊評雖往往過奇

而二百一十載中天下之事皆其志之所到再得其焦
尾集讀之經珠傳玉子史膏腴粲然不見一語之為虛
出也作室焉棟桷榑櫨吾具矣作醴焉秫稻麴蘖吾完
矣嗚呼茲相與謀所謂貫之之說乎東坡有云挾有餘
之資而騖於無涯之智極其所如念在歸宿今之塞君
之拳拳者亦有斯言而已矣妙齡強志一日千里筆陳
墨爛水到渠成勿謂不名家也

周易通義序　黃超然

易有太極是生陰陽陰陽交易而成對待易之體也所
謂先天也陰陽變易而有流行易之用也所謂後天也

體中有用用中有體萬化之原萬古之會萬象之蘊萬物之情萬用之經萬事之時盡在是矣大傳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言此[illegible][illegible]則昔之廢可知也春秋傳韓宣子聘魯始見易象[illegible][illegible]作周公繫辭獨見於魯則其晦又可知也先天當天地開闢之運中闢得後天後天當再開闢之運又中闢得十翼孔安國謂贊易道以黜八索雖其詳不可攷意義[illegible]而[illegible]亦矣彖傳象傳文言序卦雜卦所以翼文王也繫辭說卦兼羲文而並翼也世皆以後天賴十翼而明為夫子之功不知先天由十翼而傳微夫子後世殆不知有伏羲之易夫子之功所以大也所以闢

天地盛衰之運也此道若廢若興若晦若明更千有餘載然後有太極圖說有邵子皇極經世書發揮先天之蘊尤為暴白其於天地盛衰之運亦非偶然出者於戲至矣超然少而讀易不得其門後乃求之周子邵子之書又取朱子本義讀之始粗窺蹊隧尚恨本義朱子嘗欲再修而未及於是悉其疲薾參會互攷始則採之先儒以盡其情中則反之節闡以竭其陋終則本之經意以斂其歸因而成帙目曰通義通義者蓋將即夫夫子之義文王之義以上遡伏羲之義也嗟夫觀吾之名書則知吾釋經之意矣昔者聖人之作易也非但以包羅

理氣剖析象數疑結而成文者也此所以闢天地之運也伏羲畫之文王繫之夫子翼之同為出於理氣象數之自然亦猶之自本而幹自幹而枝不但太極自生出之後序為然三聖之序猶是也此通義之所以作也

冗稿後序　胡常

臨軒先生之聲歟遠矣其孫清臣自少能古文貌癯而埜口訥不能言嘉靖初予始納交焉即之既熟而視胷中狹者寬室者通陋者廣眞益友也眞臨軒之孫也間以所作示予復取去曰未可出也故予雖熟交而得其詩文亦不多知昔賢忽之所延譽者且刪不留惟有闢

高守殘經一詩耳立齋嘗謂之曰韓退之雜詠古體有三百篇氣象予更涵養意思充積而發不患其不近予以贋於谷口谷口曰才力開拓其源當出退之清臣聞之曰吾安能學退之前輩謂退之不能詩吾方知與其俱不入詩家耳蓋其以古文名高不在詩也予得其詩文雖不多最愛之時為人假去輒刻諸梓貧不能以多刻清臣之作未艾也始開其端

南峯先生詩序　葉夢鼎

丁卯南峯先生王君以詩徵余序時方有君命未暇也後五六年訪余山谷中出若干首氣愈老律愈嚴視舊

作不止一格客有從旁觀者曰人謂詩窮乃益工南峯其人歟余曰不然南峯雖窮於榮進之圖而不窮於固窮讀其詩自思古以下大槩崇理道貴名節尚芳潔愛幽閒客京洛無殘杯冷炙之吟居林下有傍花隨柳之趣亦庶幾乎固窮之君子哉夫窮與達對而聖賢之論窮達與世俗殊原憲處貧而非貧琴張慕達而非達此可與知道者語余聞南峯嘗受教於鄉先正矣果能進於理之達而不戚於身之窮詩益工抑末矣

赤城三志序

王象祖

赤城志作於太史陳公耆卿凡例嚴辨去取精確諸小

序㮚㮚乎班馬書志之遺筆莫可尚矣其友林君表民與修焉而林君又為續志紹定己丑郡陷於水倉使寶謨儷遊龔公再造有邦復俾為三志博雅攷訂有源有委非斯人不可也君謂予曰志數百年不克就今未十載而續志三志繼作不贅乎古事備矣今所書止築城建立不畧乎予謂作當問可否非贅非畧之嫌也今郡之圖牒古諸侯之國史也春秋非魯之史歟大水以災書城邢城楚丘以存亡書新作南門雉門以修舊書後世圖牒之所有者多經之所無則經之所有圖牒固不可遺也三之何害又問人物有志今天下之毋育於吾邦之相門書乎否乎予謂紀季姜歸于京師過我猶書況所自出哉三志於是論定嗟夫水之方作咸謂郡無前聞爾有父老指暗壁浸字示予孫曰慶曆五年有此矣已而儒生攷載記搜碑刻惟蘇君夢齡新城記得於作聽壁之頹碑書城築頗詳而城築之外無見也故守晝有攷則父老之暗壁猶信紀述不備雖堅珉深刻可憾焉傳春秋者謂其不詳也使後之指今遠而猶可攷不在茲志乎蘇記謂慶曆必復之責屬之外臺當時未有倉臺也漕憲畢至而元公絳又為之守今一人任三人之責而功又倍之茲而不志則後之恨今必甚於今

之恨昔也林君又立災異紀功二門有得於春秋之遺意皆郡國圖牒所無者繼或有因必自赤城三志始矣

宗卿雲壑先生文集序

舒岳祥

士有生於人材盛多之世其見聞濡染氣類翕合高下大小各成其材杜子美所謂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此周家豐芑之仁仲尼時雨之化所被者遠矣宋東都人材之盛自慶曆至於元祐極矣於時吾家海至為僻陋前未有聞也惟赤城羅公適正之特起於華門圭竇之中與上國名都英俊爭衡卨卨如也既畧見於功而形之於詞章者亦雅正豐贍

野乘早逃高風凛然南渡人材之盛莫若乾道淳熙於時吾邑人士未盛也而雲壑王公先生首以材選剖符持節官至九卿乞身高蹈以詩文自娛不求工而自工大略似赤城先生也嗚呼二公之所到豈非當兩都人物極盛之時見聞濡染氣類翕合而然邪僕嘗見公所作嘗閱一臠耳其元孫任手繕寫公詩文二十卷以授僕曰嘗捧呈丞相葉信公矣公讀之曰此前輩老成之作自有蘊藉今之刻斲心脾者未易及也且曰宜以屬舒景薛序之今敢以累君僕念任以詩從予久昔嘗跋任詩推其源流脈絡來自雲壑也近作壽甫墓誌又及

雲壑之勝遊高躅矣此何以加焉獨念雲壑幸當乾淳之盛時及聞諸老大儒之遺論出處有度而言又甚文焉爲不負此生矣僕不幸值叔季之末失師友之益視公爲有愧矣敬志其卷首三太息而歸之任焉開任已刻之梓將廣其傳僕亦何幸托名於其題也公諱齊與字之孟登紹興庚辰第官至宗正少卿以直煥章閣致仕

江東天籟序　賀允中

紹興壬子之春余挐舟自泰淮東下雅聞天台有玉霄峰之境嶢絕秀爽可以寘搜遠寄於是卜萬年之福而窩焉一日遊萬年上桐栢至福聖松下遇見一人焉脩而岸傲吟而來有黃冠謂予曰此劉與機也揖而坐盤礴良久徐扣所業與機自笑云亡日月舊矣猶徉絕澗賈揖偃風所未能去懷者惟觴及詠餘復何言因口占數篇坐客皆擊節余亦不覺近前捋其鬚曰比招山友尋獲詩人大不孤此行矣自此芒鞋竹杖季往月來率以爲常及余爲福建漕回每遇於巾子山之精舍訪其近作則氣益渾而格益整雄贍兩足意語俱勝往往筆端超詣可以平視鮑謝而彷彿乎唐之氣象焉遂目其編爲江東天籟與機曰君子愛人不以姑息夫子何誇

予之有余應之曰聞有豫章先生乎此老句法爲江西第一祖宗而和者始於陳后山派而爲十二家皆錚錚有名自號江西詩派今子孤立江東恨知子者未多他日士大夫終得子之詩必有心醉而興見晚之嘆者矣彼派焉者雖欲擅一方而不容對壘之可乎與機掉頭不領予强名之以歸其卷云若問與機所以爲與機胷中有皂白者開卷自燎然也

赤城元統志序　楊敬德

赤城元統志者何作於有元元統之二年上以昭前修之筆削下以迪後人紹述於將來也維赤城縣漢置

都尉更為鎮為縣為州郡踰千年守此者自𢀓侯始無慮數十百人尤侯袁唐侯仲友李侯兼黃侯嵤皆有志於郡乘矣積十年弗就暨青社齊侯碩屬筆於太史陳公耆卿始成之又四年運使吳公子良偕林君表民續之再三年表民再續之為成書矣趙侯鳳儀之來復聘永嘉章君嚞取成書而改作焉盡去其舊而命曰天台郡志夫千年之事數賢侯之力陳吳諸君子搜抉討論之精一朝而泯焉此邦人所以不寧而今總管王公以屬於敬德也敬德以固陋辭公復曰子居禁林十年咸職太史氏今郡乘蕪穢而不治非鈌歟於是辭不獲

作而曰郡乘古侯國之史也其著星土辯疆次而休咎可徵矣奠山川察形勢而阨塞可知矣明版籍任土貢而取民有制矣詮人物崇節義以彰勸懲而教化可明矣此其大凡也城池司存之沿革廢置典祀異端之祠宇土田與津梁畎澮無不備者紛爭辯訟者有時而可稽矣舉其大撮其要合天下郡國而上之則丞相府之圖書也是必傳信而後可據若掩前人之直筆而妄以己意損益其間將何以傳信也於是與郡傅士貢君師中吳越世家錢君世珪會稡而參訂之學正陳君大有教導孟君夢恂校讎之自二志以後始於亡宋之紹定辛卯以迄于玆凡百有四年之事備而錄之名曰赤城元統志以續焉噫宇宙之事無窮後之執筆者尚鑒玆哉

陳氏族譜序　陳德永

盛衰續絕之故理有一定而數之變無窮故家之興廢在德之盛衰然盛者必衰而德亦不可以終恃其說長矣嗚呼盛衰姑置不論吾將論其續與絕乎宇宙再混合景運如鴻蒙動植之類林然而生充塞乎下地者非氣化也亦形化爾既曰形化厥初謂何孰薛孰愿而能綿延至於今日也今蓽門圭竇凌其上者孰能言其父

問其祖則不能以自言此無他譜學之廢使然也三代之制編伍之民死徙無出鄉士夫之家皆有世譜掌於太史副在有司所以類序群分一道德而同風俗非若今之民籍徙征之後之而已也漢魏以來其職始散梁沈約嘗極論之而士大夫猶尚譜學而世守焉晉賈弼宋王弘齊王儉其巨擘也吾家自蜀青衣徙婺再徙台之黃巖五世矣盛衰興廢與天水氏相為始終丙子之難吾鄉之巨室世家如錢如謝如賈如葉皆掃地殆盡況於陳人本以禮義為榮詩書為富南征之禁固其宜也新亭對泣亦無其人而夕照蒼梧徒為之心絕氣梗

爾今頹㢤陵谷有不可不為汝曹畧言之舊譜既為煨燼乃集宗人以所記憶列書之名字間有殘缺則遺忘而莫究者也不寧惟是自宅西渡石梁敗屋凄荒草則昔之王孫公子求爵擁為朝歌夜宴之場也北望靈巖蔚然喬木則林家之宅杜家相墨池筆塚之所在也東南則原田稑稺繡錯鳴也外戚內姻陰連聲接其外澄江遠浦潮汐相撞鱗介之珍錯落嶼俎故凡今之頹垣斷礎夜雨啼猜者昔之涼亭燠館燈火飛空也今之鵂面鬼形懸鶉百結歎不成聲者昔之含哺皷腹壞而遊於康衢者也嗚呼其夢邪抑哀樂相摩而至於斯極

邪汝曹苟能畢念祖德篤於孝慈素位而行不以貧攻德而儉德以遠刑戮菽飲水亦足以養蔬食菜羹亦足以祭無愧無怍不然不允此吾譜所以作也雖然又有說焉堯舜之盛德至矣堯有子朱殄世雖有九子無一聞焉舜後為夏賓為陶格至周配以大姬而封於少昊之墟周衰始并於楚而復出於齊秦滅諸侯齊最後滅秦亡田榮統王三齊亦足以少伸松柏之怨矣很碭之夫自詭堯後者之載籍皆不足徵惟左氏言之先儒謂其獨出一句上下文脉皆不相連當是哀平之間儒生附會之語此田橫所以雖死不肯北面而事之也姑并著之以定民志此譜外意也

送張鳴文序　　潘伯脩

五經未遭秦火書已壞亂古書自帝魁而降蓋三千篇仲尼斷取其純全宗得百之二存於今者斷爛錯簡譌謬又若干篇書者古群帝為治於天下大經大法凡禮樂征伐歌詠龜筮書貫於衆籍將無所不貫亦無所不串而最甚壞亂其業之也實難由蔡氏而上傳書者又百餘家朱子悉除去獨取呂氏傳振其剛修舉授之蔡氏蔡氏傳成而朱子已歿其後書有王氏疑八卷金氏旁註二卷許氏叢說通一卷別有程氏辨疑訂誤余氏傳

疑鄭氏禹治水年譜類其為說非章取而自為之也其大者上取於典謨下取於貢範其他訓誥辭命之文因以叙帝之王帝之覇而終之耳已見世之業書者頗弊於攻擊而遺大經大法之所陳非聖人意也曩僕十二受書古文蔡氏傳於鄉先生當時同受業者八九人今張君鳴文其一也業書二十年科舉復不能自拔於有司去將食大學而又不能如所志忽忽焉還枕之以待老是何業書之難而售之不易如是也夫書以道政事者也張君學古而不遺乎今能文而兼綜於法志強而不過言柔而有立亦可謂疏通而知遠者矣八月之吉

奮而東遊故凡所往還者相率為詩以送之僕敢敘其少之所學并其為人以備鄉大夫之所擇

三台文獻録卷之七

三台文獻録卷之八

序

遜志齋文集序　林公輔

流而不可止者勢也習而不可變者俗也與勢俱往與俗同波者衆人也知勢俗之所趨而能確然以聖賢自守不浸淫於其中者君子也非惟不為勢俗之所浸淫而吾一言一行之所達天下之勢皆隨以定天下之俗皆隨以化譬若烈風震雷鼓撼上下無大不摧無幽不及雖有強梗自撓亦妥焉委靡於其下此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當周之末孔子之徒已沒楊墨之說盛行於天下孟子慨然於布衣中修明仁義之道而楊墨之說以廢孟子以来更歷秦漢既遭坑焚之禍天下學者不見全經而老佛之徒倡為私說鼓舞天下天下之人皆相與師而尊之曰此當今之聖人也使三綱淪而九法斁其害有甚於楊墨者雖以韓文公之雄才竟不能為天下變至宋程朱諸子者出一掃陋習頓回天下於大道之中天下之人幡然而改曰吾道固在是也然後老佛之說為無用嗚呼當其肆為邪說乘吾道之無人戕賊其間根蟠枝散固植入心漫不可拔天不生程朱於天下則天下之人終日昧昧如瞽者之宵行何由睹青

天而見白日也哉故曰能定天下之勢化天下之俗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也有如雲之舟方能適無涯之海有烏獲之力方能負千鈞之重有天下之才方能剖天下之事才不足於天下而欲剖天下之事猶乘小舟以適海驅孱夫以負重不待識者皆知其不可也是故不患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化惟患我無蓋天下之學耳彼郭林宗王導之徒肖肖衣冠之間猶能使天下之人效之况吾佩服聖賢之學而謂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變哉惜乎當今之學者則異於是况聞前朝之故習竊成說為文辭雜老佛為博學志氣

汙下議論卑淺齪齪然無復有大人君子之態吾友方君希直奮然而起曰是豈足以為學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為學賊其身者也發言持論一本於至理合乎天道自程朱以來未始見也天下有志之士莫不高其言論將盡棄其所學而從之嗚呼豈非豪傑之所用心也哉常士世生豪傑之士不多見而於吾希直見之又豈非吾之願也哉希直之文吾評之矣譬若春氣方至津液之色充滿廣宇飛潛動植之物各有生意天下之人莫不信之此特其一事耳要其大者不在此也雖然文所以達志也不觀其文何以知其志之所存余故又序其文云

操縵稿序

林公輔

吾台郡雖僻處海隅而文學之士往往與上國等歷唐宋來名登史氏者弗論姑以吾同輩視之如方希直郭士淵王脩德者森然出為世雄文章播流於人人異時潛溪太史公見方君之文歎曰真奇才也遂留左右不忍其舍去繼見王郭二君之文喟然言曰吾道台矣公以身任斯文之重天下所則也譬衡之於物豈偏於三君子哉要其實之所形言有不覺而至也余因公言取三君子之文觀之方之文如春氣方至津液之色充滿

廣宇飛潛動植各有生意郭之文如蒼鶻摩空飛縱東西初無定適而俊逸之氣自為人所畏王之文如月墮澄江上下一色淨絕垢氛清明之氣可掬也由是往來三君子不以我為不可語嘗手書其文以遺余余置諸座右將欲焦心盡氣追步其蹤日不可得思之未嘗不自憮于懷今年王君過鍾離會予客舍出其文使余評之吾知其為戲也雖然間嘗聞之物有五色五色之變不可勝窮也物有五味五味之變不可勝盡也味在物其變在人人之才智不同物各隨其人而變此所以無窮盡也文章之在天地亦猶是也其大經大法本於聖

人其深淺精粗高下輕重則各隨乎其人故自古以來歷代雖遠作者雖衆然體制迭異意氣代殊譬如人也均有其面而面面之貌不同非各極其變之所在歟由是而觀則知守色味而不變者非知物者也習前人之說躡其故常而不知變非善文者也脩德之為文不詭不隨惟正是守不泥不專惟義是宜此其文有過於人者其亦可謂善變矣乎雖然吾聞古之君子變已非難使天下皆有所變為難文自前代以降千人一律如刻符信讀之厭矣則變而通者有不在脩德與諸君子哉

靜學齋文集序　林公輔

天之與人富貴名壽皆不甚惜至於文章則甚惜之何也一代之興位列上公土封大國名滿天下而年至上壽者不可指數而文章之士不過三數人三數人之中能使天下後世寶其文而傳之者無幾人以天下之大能者又不過三數人以萬世之遠而傳之者又不過幾人非天所甚惜乎不然何止於世若是其寡也嗚呼我知之矣文章之士探造化之原窮聖人之理究古今人事之得失推有於無生無於有世之顯者可使之泯世之沉淪者可使之顯馳騁所至雖英雄不可得而議鬼神不可得而知浩浩乎與天地爭功能盖天地非聚夫至精至純之氣不足以生斯人於世雖欲不惜之不可得也生之也難故惜之也甚故生之於世也少理數然也今夫生數百萬於天下者何損天地之氣而天地之氣必因文人而泄將欲不惜之可乎世之能文章之士不知天所甚惜之意一處草莽則號呼於人見夫豪官勢人甘於奔走不醮然不思彼可尊我可賤也天何生彼之多生我之少則我尊於彼也多矣雖在饑寒之間猶為可貴而乃為彼屈抑何不自惜之甚哉余觀古今文人其不屈者鮮矣雖韓文公之賢猶不免此是以吾未嘗不為之太息也陳君原采之文其嚴重也如大

儒之執禮周旋必中矩度其和通也如巧夫呈技斂散反覆機括轉移之間入非在已者求之於世如原采者無幾人原采嘗言趙孟之貴非吾所願陶朱之富非吾所慕使吾文如古聖賢足吾心也其氣節廉厲不為勢家所屈疾風破屋斂衾而坐誦猶不止原采豈無人心哉盖天所以與我者甚重而我不得不自重也然所以自重者非恃吾所有以矯慢人世乃所以重乎天也昔傅欽之欲見陳后山知后山之貧懷金往見一談之頃金竟不敢出甚矣欽之知人后山之能自處其身也故今誦后山之文不衰原采其后山乎何陳氏之多賢也

於乎世習日下士不以文章自重皆挾以為取富貴之資而已爾得如原采者而交之豈非吾之願哉故叙其文以見其可重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許廷慎詩後序

林公輔

廷慎在鳳陽時嘗讀杜詩忽然悟曰古人之高乃在是矣遂斂其平日所作向火焚之自是歷半年不作一詩惟晝夜誦想幾至忘食寢人或以事問之皆不知所以答騃騃似偶人一日呼童子研墨甚急大書所作感興諸詩極其閎壯時江西劉先生子憲以詩自負見之嘆曰是子且来逼人矣余因取觀之誠非近代人語言也

問其得何法而然廷慎曰法可言也意不可言也上士用法得法之意中士守法得法之句以吾詩幾用法矣如是而起如是而終如是而為開闔如是而為抑揚頓挫如是而為輕重高下意之所至詞必與俱而未嘗囿乎法亦未嘗廢乎法也古之藝人如庖丁輩千變萬化皆隨其心手所出無他焉亦惟善用其法耳由是而觀天下之術未有不能用法而神者也余雖知其言之美而不能用其言者矣會别歸廷慎詩日有名及去年相見秦淮上探敝囊中得錢二百酤市中酒相飲寓舍廷慎執酒誦夢予詩其首數語曰少時結交友悵悵長憶君何期夜来夢復接平生親握手步芸閣示我高世文渾雄脫凡近要妙幾通真予嘆曰吾豈文士也邪廷慎曰子非文士豈有經濟才如古豪傑者乎予曰吾雖非豪傑亦不願為文士也廷慎笑曰吾别林生久不意其狂態復發已而又曰子雖狂大丈夫立志當如是也拘拘文字之末抑可悲夫時夜已二鼓各擁衾而卧明日散去俱迫于所職雖時時會竟不能如此時之款接矣未期月廷慎得疾死將死曰吾以稿累子余謹藏諸篋中未嘗敢易出也出則必大哭失聲思少時與廷慎同在邑庠廷慎頴悟絶行輩獨奇余可交交抵其死時十

有四年中别去者惟二年爾然有以書相問也語相通也豈如今竟不可復見乎是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猶足以起人哀慕况其手澤之所存者乎嗚呼廷慎已矣間雖恍忽見於夢寐覺視四枕惟月露凄然而已豈不可哀也夫豈不可感也夫

陶尚書文集序

徐一夔

國家之興必有魁人碩士秉維新之運以雄辭鉅筆出而敷張神藻潤飾洪業鏗乎有聲炳乎有光聳世德於漢唐之上使郡國聞之知朝廷之大四夷聞之知中國之尊後世聞之知今日之盛然後見文章之用為非末

技也於乎有志於此者使神於六籍之間焦思於佔畢之下其勞蓋亦甚矣夫其所以為此者抑豈徒為華哉亦將救用於國家不使淪於虛器而已而得此者少也若今禮部尚書陶公凱者其得此者歟公資性過人其才甚高其學甚博其識見甚卓且遠故其為文多或千餘言少或百字下筆汩汩不見有艱難意嘗游吳楚會時方搶攘南士懷寶弗售其為文多激慨中更亂離自度無所於用去居深山之中授經以養其親而其為文多隱約今天子削平海內思變馬上之習遣使出四聘起巖穴之士使之台州得公公不敢固讓出應國家之

需時上方命儒臣纂元史上知其老於文學俾預纂脩之列書成職教大本堂旋擢應奉翰林文字未幾超遷今官凡稽古禮文之事公多論定會翰林虛座朝廷用之惟恐不盡其才遂命兼領其院事方是時天下大定朝廷務導宣恩意稱揚功德推序勳閥以昭明文物凡詔令封冊歌頌碑碣等文多出公手公自念文章之用蓋在此耳措辭陳義各當其體於是公之文沛然為一代之用矣故余以謂文章之工否存乎人而文章之用則係乎所遭也余也蚤嘗有志玆事向以與公有鄉里之好數嘗從於論著之末詎意未老先衰學日益落氣日益耗遂莫能有所成就亦安敢自謂顯諸用也玆見公京師盡出其所為文見示且徵言以弁其端余遂為之論次後之觀斯文者尚知余言之不詭也

郁離子序　徐一夔

郁離子者誠意伯劉公在元季時所著之書也公學足以探三才之奧識足以達萬物之情氣足以奪三軍之帥以是卓然立於天地之間不知自視與古之豪傑何如也年二十已登進士第有志於尊主庇民當是時其君不以天下繫念廑官不擇人例以常格處之祟不能有為已而南北繹騷公慨然有澄清之志藩閫方務治

兵辟公叅贊而公銳欲以功業自見累建大議皆匡時之長策而當國者樂因循而悅苟且抑而不行公遂棄官去屏居青田山中發憤著書此郁離子之所以作也郁離者何離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離子其書總為十卷分為十八章散為一百九十五條多或千言少或百字其言詳於正已慎微脩紀遠利尚誠量敵審勢用賢治民本乎仁義道德之懿明乎吉凶禍福之幾審乎古今成敗得失之跡大槩矯元室之獘有激而言也牢籠萬彙洞釋群疑辯博奇瑰巧於比喻而不失乎正驟而讀之其鋒凜然若

太阿出匣若不可玩徐而思之其言確然鑿鑿乎如藥石之必治病斷斷乎如五穀之必療饑而不可無者也豈若管商之功利申韓之刑名儀秦之捭闔孫吳之陰謀其說詭於聖人務以智數相高而不自以為非者哉見是書者皆以公不大用為憾詎知天意有在挈而畀之維新之朝乎 皇上龍興卒以宏謨偉畧輔翼興運及定功行賞疏土分封逖膺五等之爵與元勳大臣冊書鐵券聯休共美於無窮不其盛哉傳有之曰楚雖有才晉實用之公之謂也初公著書本有望於天下後世詎意身親用之雖然公之事業具于書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書見于事業此 皇明之所以興也嗚呼一人之用舍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則是書也豈區區一家言哉一夔蚤嘗受教於公後謁公金陵官寺出是書以見教一夔駭所未見愧未能悉其要領今公已薨其子仲璟懼其散帙以一夔於公有相從之好俾為之序顧一夔何敢序公之書然得繫名於簡編之末亦為榮幸因不讓而序之公諱基字伯溫括蒼人若其言行之詳官勛之次則具在國史茲不著

六書本義序　　徐一夔

古者六書之法皆掌於官成周保氏之職以六書教國子而書之設以同文為盛故又有外史掌達書名行人掌諭書名漢循其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者得為史吏民上書字有不正者則糾舉之其掌於官可知已夫書非曲藝也大而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次而古今成敗得失之迹九流百氏雜家之說又次而官牘家乘錢穀獄訟米塩碎務之記莫不有賴於書蓋不容於一日廢者也而為書之法六曰象形曰指事曰諧聲曰會意曰假借曰轉注其為法也有子母相生之類形聲清濁之別五方言語之異用之者易流於譌舛自夫官失其守大夫士務趨簡便以指事為象形者有之以會意為指事者有之至有以轉注為假借會意為轉注其失滋甚於是六書之義不明而義理之精微有失其本真者矣越人趙撝謙深以為病取許叔重而下諸家論著之書攷其得失推子母之相生俾各歸其類正五方之言語律以四聲而以子母相生之例統之為凡例以提其綱為圖說以括其要分為十類著為十二篇釐為三百六十部於是六書之義明而六書之用無譌舛之患矣嗟乎大夫士之於六書猶之麻縷絲絮莫不以為衣也而或不知其出於蠶績稻粱魚肉莫不以為食也而或不知其出於佃牧習而不察此固人情之大

較擕譕非有官守如古者外史行人之所掌而能用力於衆人所畧之地何其用心之專也哉擕譕裔出宋宗室志慤而守恬其學邃於經術諸子百氏莫不記覽著為文辭抑揚反覆能沛然盡其所欲言而不畔於道觀其所著六書論可見已至於六書本義則其尤盡心者也方國家校正韻請徵至 京師稍試其所學擢中京國子監典簿旋以疾引退遂克畢力於此書書成徵余序之雖然余固習而不察者也安能發其蘊以擕譕請之力姑著其用心之專云爾

全室集序　徐一夔

昔者文物之盛士有高世之志托迹桑門者既有得於其宗而亦以操觚染翰為事以與海內作者齊驅並駕使其教益大以顯有若天台季潭泐公者焉初公負聰明特達之資既釋士服翱翔大方擇所依歸之地時廣智禪師訢公學貫儒墨肆筆於文字卓然成一家言施之著作之庭而無媿天曆至順間光膺帝眷說法金陵官寺緇素向往得其片言隻字以為秘寶馳騁出入以應其請如群飲于河各滿所欲聲譽赫然泐公既自得師當是之時金陵亦東南都會內而臺閣名流外而山林遺老至其地者莫不折節而與廣智交泐公絲請之餘又得博其聞見凡六籍之所存百氏之所粹名家巨集之録日務記覽涵揉停蓄而後吐出其胸中之竒辟之築九仞之臺其基既厚何患其不崇且大也故公學甚辯博才甚瓌偉識甚超邁而皆發於聲詩其詩不淪於空寂推叙功德則發揚蹈厲可以薦郊廟侈賛節義則感慨激烈可以厲風俗至於縁情指事在江湖則其言蕭散悠遠適行住坐卧之情在山林則其言幽爰簡瀟得風泉雲月之趣在殊方異域則其言慨而不激直而不肆而極山川之險易風俗之媺惡其詩衆體畢具一句一字滌去凡情俗韻一趣乎雅有一唱三歎之意

焉故其大篇短章之出四方萬里爭相傳誦震耀耳目皆曰泐公猶廣智也余與公同里閈及壯而游又託方外之好公軀幹魁碩音吐洪暢其與人交也意度豁如望之者知為法門偉器初出世李白題詩之寺值天下亂入山益深入林益密以養其高會 大明混一肇隆像教之事令 京師第一禪林即廣智說法之地桑門上首非有宿德素望為 上所知者不以授之公以廣智大弟子繼廣據猊座揮麈之日四衆雲會莫不傑之而公處之不以為泰佛有遺書在西域中印土有 旨命公往取既銜命而西出沒無人之境往返數萬里五

年而還艱難險阻備嘗之矣而公處之不以為戚定力所至出乎世相之表夫豈庸流之所能窺哉若其見諸語言文字則又特其寓者耳公之從子求祚得公詩法之傳既彙粹其所為古樂府歌行五七言近體為若干卷公別號全室因總題曰全室集以集示余意欲得余言以引其首者嗚呼廣智之集虞文靖公序之謂如洞庭之野衆樂並作鏗鍧鞺鞳蛟龍起躍物怪屏走沉冥發興至於名教節義則感激奮厲老於文學者不能過天下以為知言有如余之昏鄙庸陋得而觀之如以賤目而窺群王之府伝駭其光采之燦爛而莫能枚指其名也烏足以言之哉余不敢咈其從子之意因以區區

之見彷彿其槩若論其至則必有能言之上如虞公者為之言也

諤軒詩集序　　朱右

詩以言志也志之所向言亦隨之古今不易也三百篇自刪定以後體裁屢變而道數規颯猶有三代遺意俚喭誕謾之辭不與焉是故屈宋之貞其言也怨李蘇之別其言也恨楊馬多材其言也雄曹劉多思其言也麗六朝志靡則言蕩而去古遠矣唐人以詩名家不下千數其間憂喜懷思放情感興或清而婉或麗而葩或跌宕而瑰奇艱深而刻苦亦皆各極其志而致其辭焉姑未可以世之者好論優劣也天台鄭公葵少負才氣積學纘言篤志茶倦弱冠時屏去交好相與刮劘切偲上下言論於河洛卦範之原無極性命之蘊悉指授剖析所得為多元統乙亥同貢春司而罷舉之令適下予行四方求天下士而師友之君復得家錢塘往還尤密凡天文秘典疆域圖籍家國興廢之故史記傳志諸子百氏之言日鈔夜誦攷見得失思所以措諸事業其志可謂勤矣暇時登臨眺嘯肆情山水吟咏陶寫以樂天真遇喜諤憂思題贈諷詠一發於詩自標曰諤軒集時

至酬醉則對客長歌泠泠餘韻人爭喜前聽君之詩古雅和婉悠揚清越一唱三歎而有遺音誠可尚也君每抽思騁辭不為庸常語較之世習好尚殆相什百故獨為知音者傳語云千人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豈其然歟翰林承旨張公蛻菴嘗評君之文整密高古君之詩雅趣絕俗有風人深致進士唐肅謂君詩清若玄酒雅若朱絃當時以為知言戊申之歲予同以前朝故官寓臨濠旦莫共出處得君所為詩三百八十餘首門分明類迺君之友柴季通詮次手鈔其命題往往多與予同賦者今予稱以兵燹不存慨然與懷俛仰四十年已君

以疾卒遂上予每閲其編即揮涕不忍讀而又不忍舍去嗟乎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予於詩也雖非知味而君之英華精粹雋永有餘尤使人咀嚼弗能釋傳之後人沽丐未已予知君之志不盡施君之言尤足可法遂序其編云

通鑑綱目考證序　　朱右

上虞徐昭文考朱子通鑑綱目凡例以證刊本脫誤及補朱子之未備凡若干卷名曰考證有以淑後之人其功不細矣予乃為之序曰大道之世典禮命討皆原於天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不作可也大道既隱禮樂征

伐出自陪臣刑爵不咨于衆吾夫子蓋不得已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典禮命討之權此春秋之所由作也自時明王不興治教靡著姦臣女后擅政滋甚司馬氏述左氏為編年而發原於韓趙魏亦以王綱所繫典禮所存而天下之大經大法在焉予朱子又祖春秋以修綱目其歳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政刑之得失人材之賢否大書以提其要分註以備其辭誠有得於筆削遺意後世之鑒誡昭矣近代尹起莘發明既相依附汪克寛考異又多未精比以朱子凡例參會今本未免致疑茲讀徐君考證則渙然氷釋矣其大者如莽之弑帝必加進毒操懿進爵必加自為劉裕朱晃稱帝必著其姓君臣之義凛不可犯漢昭烈章武三年分註建興晉武太康十一年分註永熙父子之倫有叙不紊如漢景尊太后則加溥氏帝禪立張后則加貴人于以別嫡庶貴賤之分竇憲曰舅梁冀曰后兄楊堅曰后父楊釗曰貴妃兄于以懲外戚僭竊之禍高力士李輔國程元振輩皆書宦者于以防寺人干政之患拓拔禄官南詔酋龍之卒皆以死書于以戒四夷亂華之漸李從珂必書養子又以著異姓絶嗣之危他如高后廢少帝則改曰主霍光輔少主則改曰帝至若臨視如幸攻討誅弑莫不注意

而備書之一字褒貶善惡靡逃然後朱子立言之旨無毫髮爽其君臣賢否之實治忽盛衰之機已瞭然于心目間學者自是無缺畧牴牾之患徐君之用心可謂公且勤矣使朱子復生必將有起予之嘆是書之行詎不有關於世教也哉其徒將鋟梓以傳遂書為簡首

性理本原序　　朱右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天亦造化中一物爾然其所以為造化必有尸之者理而已矣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又曰體物而不可遺則理者又天地萬物之本原也是故君子即物以察理未嘗有無理之物即理以觀物未

嘗有物外之理子程子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羅已具殆難以迹求之也自夫河洛出圖神聖闡閟所以立萬世人極者固已昭然乎簡策矣孔孟既沒道學不傳世之言治皆苟而已幸天未喪斯文濂洛間出無極有圖東西有銘與夫定性好學之論百世不惑揭日月於中天昭蒙瞶於既昧眞衆學之指南後世之衡鑑也右生也晩於道靡聞父師有訓敢不祗承熟讀詳味恍乎有覺安敢自私故録其尤要而切近者輯而為編名曰性理本原且以河圖洛書揭之首本諸天以示乎人次叙太極圖説定性書好學論東西二銘擴諸人以復乎天蓋

異世而同符者性理之本原至矣復以通書一卷感興詩一卷附于後若正蒙諸書或有未純茲不復輯學者苟能於是書讀之習而講之精知之明而行之力氣化之流行人心之妙用有不待他求而能知天人之蘊與聖學之淵源亦可指顧而得豈不為得其要乎至於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殀壽不貳脩身以俟生順死安無復遺憾於出治乎何有學者其毋忽焉

溪上會飲詩序　方孝孺

天子在位十有三年詔赦天下免今年田租議寛政數十事行之四海之民靡不舉手加額懽呼胥慶是秋禾大熟民愈悦懌中康外熙臻于治安七月庚戌前太史蘇公平仲自金華來舍于浦江黄氏翌日辛未某往見又翌日壬子黄氏之長資善與容遊于舍北溪上張飲于西滸觴豆惟蠲蔬蔌以時酒行不亟談説孔洽凉風徐來拂樹振衣雲容水態滌人心目賓主相樂甚某乃持觴爵資善曰君知所由樂乎資善曰惟嘉賓之辱臨獲周旋於尊俎之間敢不拜貺某曰君辭太謙雖然今日之樂某能言之六合之内吾閭閻黎首之民吾昆弟子姪使昆弟呻于庭子姪不安于室能獨樂乎曰不能盗伏于與奴隷闘于廡能獨樂乎曰不能然則獲享此

樂者非謂天下晏安兆民各順其性而吾因得休于此乎斯果誰之賜乎資善拜曰天子之賜也公亦曰子之言是也某舉觴壽公曰公嘗編摩禁林頌聖治道民和公職也公其可無辭公曰子言誠然某退為詩三百三十言以進公和之已而某文和之而増至五百言請公申之俾能詩者繼之而俾黄氏藏之黄氏從遊者曰仲昭曰容

香巖溪亭夜集聯句序　方孝孺

去浦江鄭氏之西三里其溪曰香巖有室翼然臨乎其上者鄭氏之溪亭也鄭氏之秀而文者曰叔度愛其曠

遠邃清即而讀書焉今年秋八月甲子余自羅山抵叔度時雨新霽水循石行潭魚遊相追逐可玩余立視久之叔度聞余至出迎余曰美哉水獨有所樂之何不兼也叔度笑曰子欲樂則樂之吾嘗于禁邪然觀於水而樂水之美未若不觀乎水而樂之為美也余未達叔度揖坐亭之次室坐始定聞疾聲砯訇若風雨驟至余駭且顧出戶視之日色杲如也益異之叔度曰此非昔之所觀者邪觀之樂在乎目所樂者淺休乎斯危坐而聽目忘乎視口忘乎味[illegible]忘其所宜為而耳亦忘其為聽也孰知此聲之非天籟乎孰知吾之非天民乎而子何惑乎余曰子可謂善取物矣况夫會萬物之全而兼取之者乎叔度曰然乃共飲飲已暮色蒼然叔度之季叔鄂歌蘇子瞻赤壁賦余益為之喜叔度曰子瞻死三百年世豈復有斯人邪余曰聖人固不可數見孰謂天下果無子瞻乎於是大笑樂甚叔鄂請聯句余吟首三句叔度喜繼之燭至叔鄂又繼之遂迭次不絕書過句稍工輒撫掌夜愈深溪聲愈厲以為雨真至也以手承簷霤無滴水乃知非雨更一燭詩成凡八百言書授叔度寘諸溪亭使人知余之會乎斯者有以樂乎斯也

王氏深溪集後序　方孝孺

侻倖可以致富貴而不可以得一善之名富貴可以與人而不可以得君子之譽天下公言甚可畏也趙孟之門寒者能使之温餒者能使之飽徒者能使之車馬而行然欲使一人稱其義終不可得顏回原憲皆畸窮困厄之士食無稻而居無廬其勢不足以皷談者之口而稱仁義者必推而歸之人心之公不可以勢利奪也尚矣士之致乎美名者舍仁義何以哉一鄉之所與一國不與之一國之所與天下不與之而能名乎世者未之見也鄉之人曰然國之人和之國之人曰然天下之人和之天下皆曰然而不得當世君子稱之苟名矣而能傳乎世者未之見也故名發諸身揚於衆人而傳於君子豈不較然矣乎婺之浦江在宋中世有鄭綺者以義聞當時而教其子孫不異爨歷元洎今凡十世如其初鄉人稱之浙水之東又稱之既而天下又稱之名賢鉅儒遂發於文辭以咏歌之鄭氏嘗集為書即所居之地名曰麟溪集以傳由是鄭氏之義聞海内鄭氏之里深溪有王氏諱澄者嘗慕鄭氏名教其子孫取以為法子孫承其志今越五世亦不少變鄉人遂亦稱之士君子亦從而賛美之王氏乃亦輯而為書即其所居之地名之曰深溪集將刻以示來世嗚呼王氏可謂知所恭

而善於致名矣世之君子其學術殊其智識亦殊其居之遠近又殊至於稱王氏之義門如出一口然誠非有其實而衆譽之能若是乎天地之間自斯民之生其為人亦衆矣然至今相傳而不泯者其名可得而數又何其少乎蓋惟豪傑之士能傳而湮沒無聞者多故也夫人之生莫不自雄於一世及其死也至於草木同一澌盡豈不誠惑乎故士論富貴貧賤惟善足以不朽仁義之心人孰無之讀斯集者非惟王氏後人當思自勵有人心者皆知所以鑒矣

基命録序　　方孝孺

智力或可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守天下法術或可以縻當世而不足以傳無窮有以取之而不知守成之具慮止乎旦夕而不為久遠之圖為已則難以言智為民則難以言仁夫豈善為天下計者哉商周聖王舍智力而不用而必本乎仁義舍法術而不恃而必養民以道德積之以奕世之勛勞藉之以數百年之忠厚聖人之才為億兆所戴其心猶凜然若不能當天之心行民之所願除民之所惡惟恐有所弗及既受命于天矣而所以保其命者益謹而弗懈其傳序之遠也豈不宜哉後之人主祖宗積累之素既不若古之人取之以侥倖而欲守之以智力縻之以權詐而欲傳之以法術此秦隋以來之君所以隕姓僨國者相屬也數千年間庶幾知商周聖王之用心者惟漢高文二帝唐神堯文皇宋之太祖太宗為然此三代之君或奮起隴畝或階一官而得天位其初積累之舊未有過於秦隋也特以知守成之難不敢用其智力而參以仁義知傳世之不易不敢恃法術以為治而放於道德所以培植邦本而維持國勢者有其具故民心歸之而天命集焉跡其所為雖未及三代之懿然寬大豈弟之政行而苛刻慘薄之風息皆能變愁苦為歡欣易凋耗為富庶子孫黎民受其利者

數百年夫豈偶然也哉蓋先祖有以啓之于前創業之主又能承之以德而為天所眷者商周是也上世無可憑之澤而創業之主能事天養民以求國家之命者漢唐宋是也俱無焉者秦隋以降享祚不長者皆是也夫處乎百代之下而必欲比跡商周之盛弗可致矣然則漢唐宋得民求命之由庸非後王之所當考法者乎予是以掇其大要論著其事為帝王基命録非曰可以究天人相與之源然願國家之長治以利生民於無窮固亦仁人志士之所取也夫

宋學士續文粹序　　方孝孺

可名之功衆人知之難名之功君子知之至於不見其功而天下陰受其利者此非聖賢之徒不能知也周之積累舊矣由太王傳數世以及於武王用八百諸侯之助而始克商夫豈一人之德一日之功也哉而孟子歸諸太公伯夷二老以為二老者天下之父也天下之父既歸之其子安往信是言也則武王之武可不用而周徒以致人望而王孟子之言不幾於過乎然事固有立乎此而應乎彼者山嶽出雲而霖雨被四海人以為霖雨之澤也而不知本於山嶽之助賢人鉅儒之於國家不必有赫然之功而其及物常在乎事為之外謂天下

果興於斯斯人衆人未必知而信之然欲天下之安定非斯人亦莫之能也高祖之於子房世祖之於卓茂搴旗斬將不與焉而尊禮在群臣之上蓋其道德可以訓暴華奸智謀可以開惑定事言論風采信于人而傳于世也久矣吾從而尊禮之則其所服化豈特事功之淺乎當元之衰　國朝之始興也地大兵強據名號以雄視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　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獨能聘致太史金華公而賓禮之公始見　上上問以取天下大計公以不殺對　上甚喜俾授太子經每詢以治道公未嘗不以仁義為言是時群雄多嗜殺好貨

獨　上御軍有法命將征討戒以勿殺所至民歡樂之識者已謂天下不足平及海內平定　上方稽古以新一代之耳目正彝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凡先王之典多講行之而太史公實與其事在翰林為學士中嘗為國子司業晚為承旨先後二十年以道德輔導　皇太子聖德寬大仁明而天下歸心愛戴稱頌洋洋者公之功居多海外殊絕罕至之國朝貢之使接於國門至必問公起居安否購公文集以歸日本至摹刻傳誦于其境內而近則朝廷遠則窮山陋邑婦人稚子皆知公為盛德君子聞其名見其文未有不咨嗟敬愛者公脩

身於戶庭之間而姓字播於千萬里之外蠻夷異類皆知尊慕之使中國之美傳于無極其功蓋大矣而當時之人未必能名其為功此公所以為盛歟公之學博而知要其德粹然與世無競而端介之氣充養有道不為利害所移蓋仁人長者之風不見於世久矣乃於公而見之天之遺斯世不亦厚乎惜夫世未獲盡被公之澤而公遽以疾終竊嘗歎天下知愛公文而不盡得其意且不能盡觀也以為公昔無恙時嘗擇舊文為文粹以傳矣因復與同門友浦陽鄭楷叔度等取自仕　國朝以來所作復選錄為十卷名曰續文粹以傳于學者嗚

呼斯文也公之所為雖可以傳世而不足以盡公之為人也後有賢者考論　國朝之所由興而追惟德業之盛以歌詠太平之治于無窮太史公之功庶幾可白于後世乎公諱濂字景濂金華人

華川集後序

方孝孺

華川先生出使南夷之九年其子綬紳將傳其文于世天台方孝孺為擇精醇尤可傳者若干首定為若干卷序之曰天下之物天皆易與入也惟斯文不易以與人幸而與之必困厄其身心抑欝其神志使之乖死而僅生悔悟咎愧不敢與造化者爭強然後置之而不顧蓋

富貴祿爵出於人身尊位崇雖有人刑而時有免脫者斯文之柄出於天而人莫能與之較故天深忌之大得者受禍多小得者遇禍少求其終身逸樂榮盛而無虞者至鮮也豈非以挾富貴之威之惠近用斯文以榮辱天下其所及為尤遠邪不然得所欲以誇世者盈海內何先生獨不遇邪先生在元之季世嘗持所為入燕都竒其才者比肩立皆莫之薦困悴而歸　今上有天下先生嘗用矣既而出佐遠郡召入脩元史為翰林待制且將用之復出使西陲始還又奉詔之南夷竟留未還國家遐邇遠攬於士無所不用用之無不盡其才位過其望事浮於器者亦衆矣必不為先生獨惜也非天誰能使然哉然天之於人豐於今者未必不嗇于後厄於一時者未必不光耀於無窮漢數百年間王侯將相多矣司馬遷班固刑餘卑賤之人當世之所戲慢而侮訕者今彼之尊榮盛大咸不能自存而遷固之言與經訓並傳豈以其遇乎況夫聖人之道非遷固所至者其自視宜何如也而先生何恨哉先生之文始學於江夏黄文獻公晚自肆為一家言覿其平生其得於天者可知矣余故不論惟推其意具論之使人知先生非果不遇也先生名禕字子充金華之義烏人華川者義烏別名

云

蘇太史文集序

方孝孺

天下之事出於智巧之所及者皆其淺者也寂然無為沛然無窮發於智之所不及知成於巧之所不能為非幾乎神者其孰能與於斯乎故工可學而致也神非學所能致也惟心通乎神者能之神誠會於心猶龍之於雨所取者涓滴之微而可以被八荒澤萬物無所得者譬之抱甕而灌機械而注為之不勝其勞而所及僅至乎尋丈之間莊周之著書李白之歌詩放蕩縱恣惟其所欲而無不如意彼豈學而為之哉其心默會乎神故

無所用其智巧而舉天下之智巧莫能加焉使二子者有意而為之則不能皆如其意而於智巧也狹矣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以為神然神非工之所至也當二子之為文也不自知其出於心而應於手況自知其神乎二子且不自知況可得而效之乎效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心會於神者能之然亦難矣莊周歿殆二千年得其意以為文者宋之蘇子而已蘇子之於文猶李白之於詩也皆至於神者也某少好蘇子之文而恨不得其意以為苟得其意則文可勉而學年二十餘遊金華見太史蘇公

之文知公為蘇子諸孫嘆曰得蘇子之意者其在是矣後三年公盡以其文見示益嘆以驚然後知公果得蘇子之意也頓挫闔闢而不至於肆馳驟反覆而不至於繁崇之於天深之於淵無不探也與之於道德著之於政教無不究也而未嘗用其智巧以為之也智巧之於文不能無也而不可用也雖未嘗用也而亦未嘗無也斯其為神乎今之為文者竭智巧以學之而不得其意故其文非拘則腐非誕則野非有餘則不足求其工且不可致況於神乎公之文非今之文也得蘇子之意者也李白之詩莊周之書皆是理也而不可以言傳也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知神之所為則道自我出矣文奚可勝用邪

觀樂生詩集序

方孝孺

無窮者天下之理也不易者造化之運也乘乎運備乎理不以今古而殊者人之才也千載之上有異才焉出乎其間所得之理與今同也所乘之運與今同也其言安得不與今同乎千載之下有異才焉同是理也同是運也其言安得異於古乎古與今云者人之所云也非天之所設也邃古之初羲黃之世人以為古也焉知天不以為非今乎故由後以視先則後者為今矣由未至

而視已往則今有非今者存而奚古與今之足問哉以一日為久則百年之為久可知也以百年為遠則千載之為甚遠又可知也苟以天地之始終為旦莫齊古今而洞視之則千載百年也均之為瞬息之頃也人顧妄相詆賛於其間以古為高以今為卑隨人為輕重徇時為毀譽不亦大惑矣乎是皆未涉乎道之流未造乎術之垣私意之蔽昡其中而不自知為惑也君子之取善則異乎此善誠足稱矣忘今之為非古誠未足取也忘古之為非今其忘之也并其時與世而盡忘之而況較其身之貴賤顯約乎以貴賤顯約視人之言者不知言

者也以前後古今觀人之才者不知人者也吾友許君士修生乎今之世而心乎千古無一塵之華亡命之勢而其志在乎生民其所得之深醇虛明同乎前而合乎後者衆人知尊之而不能識之予雖識其所存而未足究其所窮也間嘗因其詩而求其所自致溫厚和平歸乎至理而清雅俊潔出乎天趣詞脩而不浮意凝而不窒程邵之所存陶謝之所建沛乎其兩得之於是乎忘其爲吾友不知其處乎今之世而君亦忘予非其偶也相洽以心相啓以言驩然有足樂者嗟乎君之樂余知之前乎千古後乎萬世同得是理者知之而衆人固莫

之知也不蘄乎衆人之知此君之所以合乎古人者邪因君之詩而知君之道則吾亦安知其非古人之徒邪

贈林公輔序　方孝孺

不安於小成然後足以成大器不誘於小利然後可以立遠功怡怡然自喜奕奕然自衒者豎子之雄非豪傑之士也天之所賦於我者若是其大也吾必之盡其道則可以運陰陽而順四時輔天地而遂萬物窮可以希孔孟達可以侔伊周彼或負一才挾一藝安之而自足者自賤者也吾之所有者不以祿位而加不以丘園而損者養之得其義可以與日月同其明河海同其容施之澤四表斂之善一身彼或不知自重而爲外物所移奪者自輕者也豪傑之士則不然舉世推其賢而不以爲德衆人被其惠而不以爲功予之以卿相之位而不以爲榮布衣蔬食處乎陋巷而樂之不厭非薄乎當世之事而好惡異於人也其所志者遠故常若不至內有足樂故在外者不足以汨之世之急於求名也實不足恃也切於趨利者義不明而所見者狹故也夫操不足恃之實而徼過情之名秉不當理之義而竊苟且之利內望於成已外望於立功皆難矣乎余求士於今世病乎此也久矣思得如古豪傑者而友之而未之見然見

可語者則以吾心告之聞吾言而笑者有之毀予以爲迂者有之求其與予合者亦未之見予未嘗不嘆以爲豪傑之士難乎其人而有志者亦少也今年來京師始獲同郡林君公輔公輔長予一歲爲文章善放詞馳騁然察其志殊不以此爲足每慨然論事雜以諧笑若能輕物外者而喜談古今豪傑事以自況予每爲之撫掌嗟乎斯民之困極矣困極必通上之人求其人用之而未之遇吾與公輔豈虛談哉不安於小成不誘於近利而就乎遠者大者吾與公輔志也苟怡怡然自喜奕奕然自衒則夫人皆是矣於乎其尚以爲戒哉

送嘉祥知縣葉孔昭朝覲還任序　方孝孺

先君太守公守濟寧踰五年于時三州二十縣長佐數十人皆南方士舉進士能文章有名者凡數輩余獲執經諸君間講論問難而閩士鄭君禮賢丞曲阜葉君孔昭知嘉祥待余尤厚鄭君端方溫直而長於詩葉君慈良和惠而明於易余心尤敬愛焉二君每至先君屏去崖岸相與道性命之理談政事之要以相娛樂予時未涉患不省事以為諸君者可以常相與處未知其樂也洪武八年鄭君以中考遷知陝之同官縣去明年先君亦去官來京師以卒予奉喪歸天台伏山澤間目不見

縉紳士大夫之容耳不聞文章道術之言每憂餘氣定追思諸君過從之盛輒引領西顧嘆息而不已然後知昔時之樂誠不可復得以為二君方有志乎仕予何由而見之乎今年予偶來京師鄭君適自陝至會予逆旅既為禮相勞苦即問舊交所在數十人之中已鮮有存者獨葉君儼然治嘉祥得上考朝京師以還為衆所推譽余又歎當時仕州縣者或聰察強敏或苛刻有威聲人畏而服之今皆無在者而葉君以慈良和惠之儒者衆多疑其弛緩少功而獨存焉則又可見為政之道在此不在彼也已而鄭君謂葉君之來朝而還能詩者多歌頌之予最故不宜無序嗚呼葉君既以過數十輩矣奚待于言哉然葉君先君之故也先君之為以刑不足以止暴則行德以率之以躁不足以制事則持靜以化之故是時先君之政為東方郡牧首推是道也豈特可為郡哉雖天下可也今世俗之吏不達大體摘摭細故以為明深文重刑以為斷卒之禍及其身而後止其視葉君何如哉葉君以寬厚為縣而治矣由是而進乎其大者願無變乎斯道他日朝廷求寬厚者而用之其將在茲乎予雖賤敢為葉君慶且以識吾私焉

送王脩德序　郭濬

樂於樂之日不知樂之為樂而悲於悲之日亦不知悲之為悲惟既悲而樂既樂而悲然後知悲樂之真也吾於朋友離合之際得之矣曩而鄉里以氣義相傾許者僅十數人兄事者四人葉居升許士脩葉士期黃惠迪也弟畜者五人盧希魯李季行殷懷佐趙秉彝也有視者則王君進德張君原望楊君文遇楊君汝器及吾脩德為五人也方十數人晤叙之頃剖析聖賢義理精微之蘊古今成敗得失禍福之原人物賢否出處是非邪正之辨以至於鬼神之幽禮樂之著莫不更相切磋以求至當暇則觴酒賦詩於清風朗月之下笑談達旦浩

歌發金石激烈動雲漢直以天地為遽廬萬物為芻狗古人為不足為功名為不難致其為樂也蓋亦云至矣一旦星離雨散南北存亡或遲棲於窮閻寂寞之濵或沒溺於車塵馬足之下使膠漆之盟飈逝電滅則其悲也亦豈淺哉然久合者以樂為常久離者以悲為素故皆不知悲之為悲樂之為樂也今予羈孤旅邸而與脩德有適然之會倒囊沽酒刻燭夜分氣酣耳熱嗚嗚而歌襟抱肺肝無少凝滯于之懽暢皷舞方自謂龍門躍化之思未足以喻其適而離悲又復繼之執手長路相顧泣數行下人情至此謂非悲樂之真可乎脩德歸諸

友必相勞苦願以予言訊之其嘗與予相懽於既悲之餘相離於既樂之後者必以予言為然矣

贈別石君恒德序　鄭公智

予始丱角從伯兄習句讀于邑庠師于時習進士業者數十輩軒然以髦俊自器以對策　大廷膏澤黎庶自志者纔五六人而石君恒德其一焉時尚幼騃未能究其淺深然竊知其為用世士也暨伯兄登進士第授職天曹予徃問而遂留焉別石君者五載後伯兄歿于官予柩歸葬復會石君于邑庠究其業益深即其容則粹和之氣溢出耳其議論犖犖有古士風予驚焉知其為用世士益信居無何予游學山南與之別復五載今年游成都而石君已為進士授行人職奉　命至蜀相會于錦官傳舍握手道舊驩甚叩其所藴則非止倍蓰于邑庠時矣既而以王事靡盬遽爾言別送之錦江上執其手而言曰予去家萬里從師授經弗見庭闈故舊者五年莊周云去國朞年者見似人而喜而况賢且親如君者乎且伯兄之歿已久凡舊所遊歷之地與嘗吟咏培植之物皆嘗珍護而不敢忽況見其平生之契友乎予安得不為君之來而喜去而戚也追記會君于邑庠而別而再別而又再會于此僅十載間少者壯而壯者

死欲求伯兄之言笑而不可得矣顧人寓形於天地間果何所恃乎其可圖不朽而長存者其惟立德乎斯別也尚當一心王事攄誠賢勞秉公忠慎密之心皷勇銳直方之氣隨所遇以行致君澤民之政他日功成名遂致事故鄉執杯酒於丘園桑梓之間以為君賀孰謂未可卜乎豈非為士者之素願哉石君聞予言欣然笑躍然喜歌伐木之詩數闋和皐華之詩一章遂揮手而去

三台文獻錄卷之九

序

送章輝遠之永州序　　王叔英

昔蘇子由稱太史公行天下周覧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傑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竒氣人或病之以為世之行天下者其足跡之所及固有多於太史公者矣其身之所接亦有賢於燕趙豪傑者矣然而鮮有能變其氣質而發為文章者遂以子由之言為浮誇之說予嘗驗之尋常出入於鄉里之間遇汚渠穢壤與夫凶人俗子則胷中為之慍悶湮鬱而不舒時登高丘臨清壑

及見可與言論之人則心目為之開朗意氣為之激揚然後信子由之言為不妄而知彼游天下而無增益者特世之庸人耳故嘗竊自嘆以謂使得周游四方以覧觀天下之形勝而愽交天下之豪傑其有以發舒吾之心目意氣者必有以大異於今日然以身有所寓而願莫之遂故循循至今年及彊仕而尚未有以多於其庸衆人是以每遇朋友之有遠行者必為心馳神往且望其行之有得庶幾返而會合之際有以相發亦得以償其所願之一二焉今吾友生章輝遠將自臨海走六千里往永州省侍其舅氏通守陳公人多義輝遠之能為是行在他人不知篤於親戚之義者固可以為難若輝遠之務學知道者特常事耳故余於輝遠是行不以為難而獨深有望於其因是行以覧江山之竒勝交賢能之人物而取益於巳并望其他日還歸而有益於余盖輝遠今是行道途之所經由括蒼而有金華循三衢經廣信以下番陽轉豫章而泝清江歷宜春浮三德登衡陽以造于零陵其間名山大川奇才偉人宜未可以一二數其有開暢心目激昂志氣必有異於尋常萬萬者有不美質者亦將於是行變而為美況如吾輝遠之有美質者其變化宜何如茲行也吾知其所得必將有大

過於人至於發為文章者乃餘事耳古人謂士別三日便須括目相待余他日於輝遠歸必當大為之刮目焉輝遠其尚思有以副吾望而果有以發吾羈滯之懐可也

送卓景高序　　王叔英

吾友卓景高以行業脩著有譽於人久矣今年夏嘉興之海鹽縣學以浙江參議公之命遣二生走數百里致幣於景高之廬請訓經於其學弟子戒行有日矣予與景高交最深乃贈之以言曰韓子有云弟子未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世俗淺儒不知是道苟居師位輙

不自下務以博聞多識篤服其徒然而聞未必博也識未必多也故於傳授答問之間往往蔽其所短而見其所長隱其不知而罔為已知內以欺於心外以欺於人其為害也甚矣余昔與吾友同學於僊居張先生又同侍黃巖陳先生二先生皆吾鄉名師宿儒張先生者強記多聞諸經兼治然其為文常以示其徒習文者使言是非言之而是未嘗不從是不蔽其所短也陳先生者雖聞記有限然專精於尚書弟子請問有所不知未嘗強詞以對不曰忘之則曰我未之稽是不隱其不知也故當時門人輕劣無知者或笑其短而敦厚有識者咸

服其賢余數年來亦僭為師嘗念二先生所為故未嘗敢有欺於其徒嗟乎彼欺其徒者夫豈其所好哉蓋亦有所耻而然也殊不知天下古今之事變無窮雖賢聖不能盡知况學者乎傳曰知之則曰知之不知則曰不知是知之之道也亦何耻哉孔子以大聖之才為七十子之師且以助我望於顏子以能起予稱於子夏由是言之為師者豈盡賢於弟子乎景高以敦實厚重之資通潔淨精微之學其教人之術固恢恢乎有餘者又豈待於余言哉

卅丘舊隱圖序

王叔英

天台洪仲蕃先生素以文行著稱鄉里家居卅丘之南為人篤於親友之義惟以讀書授徒吟歌詩為樂未嘗求知於人年五十餘有司以老成文學進于朝由是佐教武昌郡之儒學先生年且老而去家頗遠煢煢然客數千里外而其先人之墳墓廬舍與夫戚姻友舊皆遠在鄉土自官於茲已逾數歲而不得一日省見心甚念之每暇日登高臨眺矯首東南恨不能乘雲御風以往來其間恒有不釋於懷者於是命畫工狀其故鄉山川之景為圖題曰卅丘舊隱使常接於目以寄意焉余與先生俱為天台人今年春亦來佐教德安郡學德安

在武昌西北數百里視先生去家益遠年雖未老而於親友之懷亦有同於先生者是以每道鄉里必形於嘆息之聲然德安為郡僻陋既無名山大川可資登覽尤鮮有賢傑之士可與交游故或者以余有鄉土之思徒以所處荒陋而然至有以傳所謂懷居見譏者余嘆曰使吾得處名邦勝地而盡交當世豪傑猶無鄉土之思乎今先生居武昌武昌自古稱名邦大川名山拱列先後穹樓峻閣參錯其間今又為賢王國都宮殿城闕宏傑壯麗視昔有加遠甚而尤有名公鉅卿森立如林登覽則足以舒目暢懷交游則有以增益聞見可謂美矣

盛矣而其於故鄉之思猶爾是則吾徒之思鄉土將以慕親懷友之故固不以年之盛衰地之美惡賢傑之有無為間其亦異乎異鄉土者矣是果可與懷土懷居者同言矣哉是思也苟有愛慕親友情者莫不皆然又豈特吾徒哉余獨念與先生居同鄉學同業今官同職且同方而其心之所思又有同焉若是者然則世之同於先生者豈有過於予哉序先生者又豈有宜於予哉故於先生之請序也不復辭遂序之

林氏族譜序　　王叔英

吾邑東南鄉之故族林氏為盛蓋自五代石晉時有諱

熙者仕吳越錢氏為黃巖丞始居于邑之浦東里熙四世孫有曰儀文者在宋某年間遷居于邑之莘唐儀文之四世孫有曰某者仕為觀察判官以行能顯于時儀文之若干世孫某者又分居于虆山若干世孫某者又分居于横溪莘唐横溪虆山三地相去三四十里而皆在邑之東南三族者既各蕃盛故凡居于邑東南鄉與凡往來者莫不知有林氏焉在宋元之際登仕宦之途者難如升天苟得一資半級之榮往往張聲挾勢跨服閭里自為長雄其或無仕宦之階而富於貲產者亦多自結於貴要之門以求尊異於凡民林氏之先當其時有官者既不挾貴以驕人其無官而殷富者亦皆安居自守優游田里間又以詩書相尚而無有附權趨勢之風故其流波餘澤傳至于今而其子孫猶有能循蹈規矩篤學敦行以不失其先世之遺聲者嗚呼是可以稱故族矣余觀世之所謂故族者莫不有藉於其先世之餘光焉然其先世有以仕宦功業稱者矣有以文學行義稱者矣有以道德聞望稱者矣若其徒仕宦而無功業有文學而無德義眾人雖尊之君子弗尊也然而君子之所尊者亦惟尊其身之有者而已使為子孫而能繼其先者君子固益尊之苟不能然者君子不惟不尊

之固益賤之矣何則為故族之子孫而能繼其先者不徒為其身之榮而尤足為其先人之榮豈不益可尊乎為故族之子孫而不能繼其先者不徒為其身之辱而尤足為其先人之辱豈不益可賤乎蓋為凡民之子孫則人之責望者淺為名人之子孫則人之責望者深理固然也世之妄人不知是理至有生於名門右族而其行無一善學無一長者亦往往挾其先世餘榮以高人亦有其先人徒取仕宦文學之名而其實舉無足稱或以多貲末技貿取微官及得遥授虛職至有冒祖他族之貴顯者亦每每號於人曰吾祖為某官自謂故族子

孫以自高而不知耻其視林氏子孫賢不肖何如哉林氏之子孫其存而最賢以文行著者咸與余友故余知其先世為詳今為永康儒學訓學曰師言者乃余所謂最賢而以文行著者也師言以其所脩族譜一編徵余為序其編首余不得辭故既為述其先世之盛而又為之盛道夫世俗所謂故族子孫之謬妄者以為其後嗣之戒云

草心堂詩序

王叔英

為子者之不足以報其親之恩亦猶萬物之不足以報天地之恩也天地之恩非萬物之所能報而萬物之中

有超乎其類而聖如堯舜足以參賛天地之功者亦可謂能報之矣然而堯舜之心亦未嘗自謂足以報天地之恩也故孔子曰堯舜其猶病諸父母之恩非人子之所能報而人子之中有超乎其類而賢如曾參足以承順父母之志者亦可謂能報矣然而曾參亦未嘗自謂足以報其親也故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言萬物之靈者莫如人而人之中莫靈於堯舜堯舜且以為不足報天地之恩況其不如堯舜者乎故人之孝者必曰子而人子之中莫孝於曾參曾參且以為不足報其親之恩況其不如曾參者乎昔唐之孟郊有知乎此故郊

自念不能報其親而作為游子吟之詩有曰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其意盖以天地之恩喻父母之恩而歎其難報非知孝於親者其能發此乎然郊之詩以戹於羈旅窮困不得養其親而作固宜其形於言者如是今吏部郎中永嘉楊公為人孟良謹厚方其未仕也未嘗旬月違遠其親其所以事親宜無不至矣及其既仕而尊公捐館又得循例歸營窆之禮今公復出而仕於朝太夫人在堂既有二等月以為養而其禄俸之入又足以資其祭養之具其身既無羈旅窮困之悲而其親信非如郊之不得養者顧乃亦以不能報其親而

有取於郊詩語名其堂曰草心人固不能無疑於公者余以謂不然人子事親之心凡其易於自足者必不能孝於其親惟其常不自足者斯能孝於親者也孝如曾參且不自足公固學曾者也烏能以是而自足哉推是心也不惟能孝於親要必能忠於君矣不惟能忠於君凡日用彜倫之間將無所不用其極而人道於是乎盡矣若然則顯親揚名將於是乎在豈果不能報其親如寸草之於春暉乎公固於此自期而士大夫亦以是期於公者觀諸公因公之有是堂而為之作為歌詩者可見矣公以諸公之詩宜有序而以屬於余余辭不獲故

為說以序之如右

會文集序　　王叔英

天台賈君集公之裔孫也壯歲嘗馳騖乎功名之場華熠乎時矣今既老且[illegible]無所用於世猶愛與當時名士大夫游有文詞之好嘗養病於石橋山中自號石橋病叟又多游華頂峰與高僧逸人為方外友復號華頂山人其居在邑地之東蘭田之上素稱蘭田賈氏名其堂曰忠敬之堂堂之兩廡為閑居七所所各有名其自號與其堂廡所以命名之意大夫士多為文若詩以述其志又其所居景物可詠者其目有八謂之蘭田八詠所

得詩文若干篇君取之日廣作者日富遂以其類分為五卷總題曰會文集余去冬游天台始與賈君相識因出其所集詩文示余且屬為之序今年余館於丁村數與賈君往還每見輒以會文集序為言余身既不敏又屬以多事亂懷執筆欲作而復輟者不知其幾也既而竊自笑曰賈君之所得可謂多矣然使作者皆如余之難成雖至篤好亦何以致多如此哉語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夫以余之不敏賈君宜無怪於其久而無成也嗟夫世之人惟名是務惟利是圖身隨年衰老而益堅者何限其視詩書固若塵紛之過目縲紲之在前耳求其能如賈君退脩晚節以詩文自娛者幾何人哉文章固儒者末事然其所論非聖賢之法言不敢道足以使讀者感發而興起賈君於群公之作非欲以誇美於人也將取其言以自益其身又將傳其子孫也可不集乎余又可不為之序乎

習射詩序　　王璞

男子之生乘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則弧矢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古者六藝教於大司徒而弓矢干戚常與詩書竝誦竝習當此之時文武合一德藝具全三年大比則升其賢者能者於王是以士之入官者無施不宜其

在廟堂則峩冠端冕論道講禮以致民物之安其在軍旅則被堅操銳定謀揚烈以却寇攘後世文武殊科而士之入用始有不通者矣為文者舍詩書筆墨無異才為武者舍劒戟弓矢無他技粗細腐悍互相詆訾其由來非一日也　聖天子病之即位之初　詔天下郡縣皆開學置師命以成周造士之法教焉明立規條著之勸令每學設射其中課督之舉則責之守令其慢且怠者部使者察之于時藩衛大臣閑於射法者皆知體聖上育才之意莫不授之程度而示以鼓率金陵張侯之鎮寧海也盜賊不作茸符絶警侯樂於無事暇日輒

與諸生會射於郊八月之吉天高氣清射侯既抗衿佩咸集侯置酒觀德亭上賓客畢至先時備矢人製矢若干笴是日為諸生贈比耦而考雋焉射畢飲於亭上旨酒孔多殽核維旅凡在席者莫不嘉侯之欽承　聖意而能合俊彥以為樂也於是分韻賦詩以紀盛事而屬予序之予謂春秋之論為師者必曰悅禮樂而敦詩書祭遵雖在軍中而雅歌投壺未嘗廢也今　聖神御極四海晏然　朝廷方以古者教人之法育天下英才而興時靳將搴旗之雄為王心膂爪牙者皆坐鎮郡縣優游恬裕樂詩書禮樂之教而以其貫革禦亂之能與執經誼篋之士從容論藝於春郊秋原之上和氣所敷藹然治平之氣象此正古者文武合一德藝具全之時是宜士大夫之不能自已於詩歌而予亦不得辭其序也

遊白雲觀詩序

王一寧

聖天子嗣大寶位五載于茲海宇清晏民物康阜聖心惓惓以為春陽發舒民生有或未遂三月一日下明詔布德音霈仁澤於天下群臣萬姓四夷八蠻莫不熙熙然歡忻拜舞於闕下以為千載之嘉遇也前期德受約遊白雲觀至是朝退廷振諸君輒欣然騎從先行獨予與廷賛後出宣武門度橋沿流西行五六里更深巷稍折以北平原膴膴環以古城繚以周垣曰栖霞福地者是也重門邃宇廊廡廓然西有屋數十楹尤甚幽負為玄素倪師所居徑徃造之而諸君已在坐矣師洒落喜客嘗有一日之雅出逆甚歡既飲以佳茗乃從容周歷觀中三殿翼翼其最後者云長春眞人於此尸解也殿址有閣倪師所成者翬飛輪奐高可踰數尋引二梯始得至其上凡城都之麗西山之秀鄉野之曠時物之姸皆歷歷可見西闕草亭有道士制錬其下衆樂趨之道士亦欣欣留坐龐眉白髮神完氣充若有所得者四壁蕭然唯杖屨而已時日及午德受曰行厨酒肴具矣復

延至師所以叙就坐酒數行師出奕以樂客奕者四人皆不以勝負為意亦可以見吾徒之用心也既而師亦為具酒行無筭一二童子歌青天詞侑之衆皆歡甚醉焉壁間有山水小景類武陵源者立為賦其上賦畢或曰去觀西二百舉武有浮圖極宏麗可一徃以盡餘興廷振曰吾樂不在彼也又曰今日文遊不有所述無以紀其勝於是人賦二詩遺師詩成予惟諸君子日侍禁秘紬金匱石室之書以校讎編摩為職業疲神弊思恒以不得豁其心目發其壅滯為憾幸而屬茲休暇聖天子賜曠蕩之恩得聚首以窮一日之樂夫豈偶哉其為

樂也不假絲竹之音不窮山水之幽不放浪形骸以為速不側弁屢舞以為適樂時物之得所暢情志於觴詠倘佯以徃休休焉以歸以成君子之樂宜也是作也其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者歟同遊者九人侍講劉君廷振編修蕭君孟勤吳君與儉賴君德受江君時用檢討李君克述庶吉士王君廷贊邂逅而至者刑部主事蕭君維禎其一予一寧也詩凡十六首摭觀中境物之勝析而為題裂紙而探之予得為叙不獲辭而僭叙諸首

聽松軒詩序　　鮑原弘

饒陽尹郭公去官之明年舍於椒山潘廷翰氏為額其

軒曰聽松且為之記台之士大夫又從而歌咏之皆鏗然韻金石若與松聲爭激昂者一日廷翰請篆其卷首作聽松二大字復徵序其後余曰耳之於聲莫如樂崑崙之竹嶰陽之桐泗濵之浮磬不叶之五音六律不足以韶夏子奚取於松哉君曰蕢桴土鼓純乎朴爾松之為聲挾大塊之氣得元和之眞含太古之餘音方其怒而雄也若呂梁未鑿龍門未闢河流奔撞震撼天地賁育為之失其勇夔襄為之失其律夭吳懼而龍伯為之罷釣迨乎翕而合也若鳳凰之鳴朝陽惠不足以喻其和激而揚也若孤鶴之唳秋空夷不足以喻其清悠然而虛者與神謀飄然而逝者與氣協若夫變態萬狀至精至妙入乎耳而得之心不可以言喻故某之於是軒讀書恒於斯鼓琴恒於斯客至而飲飲而樂樂而歌以嘯亦莫不恒於斯感若有和於側者人或以俗事告則曰余方與髯翁語子姑去余曰子蓋淡然忘世而自得於有聲之聲者矣子知無聲之聲乎禮云至樂無聲說苑曰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許由掛瓢樹上厭其歷歷有聲遂去之其得無聲之妙者乎君曰至哉君之言也余曰未也君子善體物聞其言當會其理挺然正直者松也子其持德不回歲寒然後凋者

松也子其秉心不變桓桓矯矯可以梁可以棟者松也子其博物洽聞豐其材毋若鳥獸好音之過耳邈然無與於已君曰命之矣於是乎書之請質諸郭饒陽以為然否

台城八詠詩序　　陳璲

台城八詠者予友陳君好禮之所倡也好禮家世業儒其先大父南齋先生以碩德宿學貳教臨海邑庠君居重慶之下固已得於濡染之餘又嘗與予同師事靖菴趙先生而承其指授之妙故其學邃而深少嘗有志世用洎父喪母老遂銷聲廛市中而以歌詠自娛其於可

喜可愕可翫者皆於詩焉發之或當天和景媚則與二三同志尋幽訪古以暢叙厥懷既又以凡天下名邦皆梭其山川之秀麗者為八景以詠之惟吾台寥寂無聞因採摭郡志以其槩舉為八景而作詩以為之倡由是吾邦之士雖隱顯殊科而工於詩者莫不抽思出奇以賡和焉予得而觀之大篇鏗金石小篇鳴絲竹其所以狀山川之清致者殆無餘藴矣好禮不鄙謂予當有言以弁其端予惟自有宇宙以來即有此山川雖其奇絶之狀亦自古而已然但其擅名稱於天下者或因人而顯或以文而著稽之史傳蓋可知也吾台山川甲于浙

右自唐孫綽任蕃之賦詠已顯名于四方及宋南遷以來逮于　國朝名公鉅卿由茲出者項背相望則吾台山川又若增而高且深矣今又得諸君子為之賦詠以播揚之使一披覽之頃而郡城秀麗絶特之狀宛然如在目前而傳誦稱賞之不異於方丈蓬瀛焉則吾徒之産于台者豈不益有光耶雖然吾台人也但頌吾台之士相與淬礪出焉而才德以彰處焉而操行以立俾山川因我而益重毋使我因山川而重也

淇園詩序　陳璲

吾邑之東不百里而近有地曰陽屏董氏代居之其先在趙宋間有諱朴者官至戶部侍郎而季諱楷者復為提刑故其族為吾邑望而子姪多事詩書崇禮讓其孚士恭者則又其翹楚者也惟嗜清澹雅愛竹嘗垣其居傍隙地為園四周皆植以竹培護之久而美盛堅密望者恍然如目接乎淇水之上也因以淇名園而鄉人之欽其德者或因以目之邑之縉紳士與之游契者多為之歌咏長篇短章亦既鏘金石而鏘絲竹矣不鄙於予而介姻戚王君彥深徵言弁首簡予惟天下之好尚雖萬有不齊而莫不惟其德之似苟非其所似焉則雖其聲色足以娱耳目臭味足以悅鼻口亦莫之好也是故

山不過一土石之塊耳而厚重不遷者獨好之水不過一淵泉之溢耳而周流無滯者獨好之非以似其德乎他若元亮之愛菊茂叔之愛蓮和靖之愛梅又非以其德之似乎夫惟以似其德也故雖終日翫之而不厭沒齒樂之而不忘也若士恭之好竹而植之成園至以淇名之而見重於縉紳間者又非有貴於其德乎今夫竹之為物其中之虛也有所受其外之直也無所屈挺挺於霜雪之表春容於風雨之間殆若端人正士靜虛動直屹立於存亡危迫之秋而不少渝其操竹者寧不為清修之士所慕乎不然則天下之物可狎可翫可好可

樂者亦多矣何士恭獨規規於是邪抑吾觀衞人之美武公而託興於淇竹也始焉既以其猗猗然者述其學問進脩之益中焉又以其菁菁然者美其德之尊嚴終焉又以其如簀者賛其德之成就然則士恭之園之竹豈無所謂猗然菁然而如簀者邪苟能愛於竹而求無愧於竹之德焉雖曰無武公之封爵而鄉人士之慕其德而覩其竹者又豈無衞人之託興而播諸詩歌者乎斯時也雖不肖請吾更嘗為士恭序之士恭尚勗之哉

新刊静學王先生文集序　謝省

昔歐陽文忠公謂衆人之與草木鳥獸之死同一歸於

腐壞泯滅獨聖賢於其間異於衆人草木鳥獸雖死而不朽逾久而彌存也若吾台静學王先生國朝仕至翰林修撰西江揚文貞公實先生之所舉者壬午歲不病而容死于廣德距今壬辰七十有一年矣生氣猶凜凜不朽而存非得聖賢之道能之乎嘗為邑人于先生死後二十年生又二十年喜從長老談先正節義事始知先生之所以死而内閣安人死于紆二女同死于井噫臣死於君妻死於夫子死於父非道充於身行於家能之乎先生尤善於文章省恨不得一覧去年冬從吾台守阮公必成得是集讀之無一言不本於仁義之所發其送友人應薦詩有曰吾觀古豪士道在身可捐與其不義生有媿于皇天寧令就義死含笑歸黃泉數語當時不知先生者孰不以為夸詞後先生卒踐其實可見死生素定於胸中而自處處人同一心也林先生公輔吾台名儒序先生之文稱其氣節庚庚略不為勢家所屈先生之生如此則能如此死也不難矣林先生所序之文棄散不存此則十之一二省恐久而亡失誅吾衞守徐公定之斥俸錢繡梓布傳四方使大夫士讀之見先生之行不違其言實有得于聖賢之道所以異於衆人草木鳥獸之死不朽而存者雖千萬世猶一日也先生

名叔英字原采静學其別號黃巖人墓在廣德無子孫以世其家惜哉

慶令鼎應先生百歲壽序　林鶚

元氣流行於天地間凡有生者均稟而同賦也乃若斯人之所稟其厚薄萬有不齊而錫之難老者希濶尤甚其故何哉蓋有盛大遐遠之福者必是氣之至厚之所鍾而天之於人不數數也故七十中壽近古為稀有矣況百年之上壽乎億萬人之夥而或有一焉則將擬之如白麟朱鳳之為瑞欲常常而見之豈可得哉若全歸先生應公蓋所謂人中之麟鳳而見一人於億萬人者

矣應為黄巖著姓代有聞人慶源流遠先生鍾靈秀卓
異等倫當少壯時以科目起家歷儒官事親藩前後四
十年仕雖弗大顯榮而先生惟視其職之所在而謹奉
之初未嘗以勢利動心夷險易志及既老而納禄則逍
遥於烟霞泉石之間凝神葆眞消釋萬慮居三十寒暑
而一門賢子賢孫克敦克敬凡所以奉口體而樂心志
者無所不用其情先生操嫿色養之餘雖不屑屑於伏
生之口授而不忘武公警戒之勤是以年彌高而德彌
邵内而宗族之近外而鄉邦之遠得於覩感者孝弟行
焉慈順洽焉郡邑大夫藩臬使者歲時過門覩冠裳之

古淡挹眉宇之清和薰德性之温良聆辭令之雅正重
老成之典則仰靈光之獨存蓋莫不肅然以敬而欣然
以慕也君子謂先生壽命之長由其得天之厚然所以
致此者實由其涵養過人擴充有道尚論耆年盛德者
蓋於先生觀之先生嘗以仲子今江西提刑僉憲欽之
貴蒙　恩封監察御史至是僉憲官滿九載而先生之
壽適滿百齡夫人李氏亦壽躋八袠偕老一堂僉憲將
欲取道還鄉與昆弟子姪上堂拜祝二親無涯之壽旋
即報政京師仰荅　聖明之寵凡我僚寀咸謂先生得
於天者厚而養於已者深上膺　朝廷恩命之隆下為
鄉邦閭里之重孟子所謂三達尊洪範所謂壽富康寧
攸好德幾於全備况先生之生遭逢　國家熙洽之運
自少至老無一口意外之戚非一家之瑞乃一鄉一國
天下之同瑞也於是各發為聲詩頌美以祝長生而以
首簡見屬某鄉曲晚生早嘗獲拜床下與僉憲幸聯姻
戚而又同年舉進士及來江右又爲同官於斯事也欣
快艶慕實倍恒情方茲竊禄未克稱一觴以致區區之
祝然聞先生耳目聰明精神完固飲食起居不減耆艾
之年綿綿遐筭未有絶極他日來歸從父老長者之後
以問安否尚未晩也

贈寧波守馬君序　　謝鐸

士之以進士進者歷京朝官既久乃始得為藩臬為郡
太守其選曰推選然又以其所謂行與能而非盡以資
格也然藩臬之員視郡太守實半倍之守之位雖下不
為卑而其職之於民也視邑不其遠凡民之疾苦政之
巨細藩臬不能知者守得以知之邑不得為者守得以
為之故識者謂舉天下之郡守得其人則天下之治得
矣然人之情寧得藩臬下僚而不樂於為郡者何哉藩
臬之所讓部使者而已郡則藩臬之胥掾亦得以媒孽
凌轢其間使之望顔色聽麾指郡之於藩臬猶邑之於

郡也故邑願為郡郡願為藩臬此勢也亦人之情也是
以古之為官者恒難乎其大今之為官者恒難乎其小
難乎其大則益見其有餘恐恐焉懼負天下之責而不
敢一日冒寵榮以為樂難乎其小則益見其不足急急
焉懼失天下之利而不肯一日甘貧賤以為安所以然
者以職業則小者易塞而大者不易塞以勢位則大者
得肆而小者不得肆於乎君子於此亦可以觀世矣馬
君廷宣以丙戌進士歷秋官郎中去年冬乃遂有寧波
之　命寧波大夫士太史楊君惟立輩皆相與屬予為
贈言君西蜀世家伯兄[illegible]同年今　崇府長史南

京尹部郎中自然蕭懿尹綸則皆君之群從昆弟同舉
進士者也君既練達明敏為儕輩所推重而又得於家
學者如此其知職業之難而不樂於為郡也必矣其能
不以郡之不欲於藩臬者為之邑也審矣所以大慰茲
郡之民以不忝於其大夫士之所望者將不在是乎因
為之言以徵諸其[illegible]

贈監察御史林君歸[illegible]詩序　謝鐸

予同年友監察御史林君貴實方為御史輒廷論侃侃
不已未幾乃謝病歸居十有二年用薦者復起為御史
起輒有兩浙之　命貴實益感激思所以報稱者未期
月章凡再上乞休致　命下一時大夫士莫不嘖嘖嘆
且驚以為甚難蓋波頹風靡之餘而屹然有如貴實者
出無惑乎人之亟稱之也雖然貴實亦豈以是為難而
故為之者哉天下事惟其是而已矣不惟其是而惟其
難貿貿焉日容心其間以徒竊其名之似而曰此聖賢
之道或未也故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君子所以持
其身以終身者獨進退問哉蓋自辭受以至進退自進
退以至生死雖其小大輕重之不同而其理則一也世
之人孰不曰受易而辭難進易而退難生易而死難於
是往往自其難者而勉之而易者忽焉而陳於陵之廉

王鍾山之退荀壽春之死君子不之取而其所[illegible]稱道
者受堯天下之辭過門不入之禹而不死之晏嬰亦在
所不棄焉吾故曰天下事惟其是而已容心焉則私私
則悖悖且私而天下之事去矣獨辭受進退生死間哉
貴實非好難其[illegible]而忽於其易者蓋亦各求其是而已
矣夫苟於進者[illegible]有於其退貴實之進也非徇利而其
退也亦豈以干名哉充是以往則所謂辭受所謂生死
者槩可識矣憲使戴君於貴實亦同年也且同有事於
浙重違其行卒依佐貳急流勇退詩以贈而屬吾郡守
葉君需予言為之序於乎諸君所以賛咏其難者至矣

予豈能知貴實者而亦奚有於予之言哉

重刊雲陽李先生文集序　謝鐸

士有不為俗變而又能警世自立以必盡其心之為憮是固古之所謂豪傑而君子不以為過者也於乎若雲陽先生李公眞其人哉當其時元有天下幾百年中國夷狄之變蓋於是為極而[illegible]君之俗成矣先生起進士高第官翰林駸駸[illegible]用顧以親故就養江南暨其國之將亡也則又慨然[illegible]效一障以畢事君之義不已則亮辭　新命況將悲[illegible]其身而不悔焉於乎陳良楚產也楚不純於夷良一旦自拔流俗君子猶以能用

夏變夷為豪傑之士況先生長其世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卒能以古道自厲者哉或謂豪傑若先生者既非元所得而有則當起[illegible]國家維新之治殆不為過噫王彥章一鐵[illegible]以死殉之惡天下之惡一也君子猶有取於此[illegible]生者又惡可以其世而論之哉若曰生非其時其出處有不得不爾者則固先生之所深悲而不幸之歎亦君子所不敢後焉者也先生諱祁字一初長沙茶陵人與今翰林學士賓之公實同出西平王之後文章行業輝映後先蓋李氏之澤積之久而發之遠有如此者抑天之所以塞先生者將大昌於今日乎初先生自茶陵避地吉安之永新既沒因以塋焉學士公嘗表其墓今顧君天錫守吉安又以為鄉邦典刑之思文之在先生者誠不可缺而舊本日以放失抑亦先生不能不致意於後人者將重刻之以圖不朽鐸託交學士公最深且久知先生復歷為詳因叙論之以歸諸顧君或者先生處變之志得以少白於天下後世若乃其文之傳不傳則豈微言所得而輕重之哉

赤城新志序　謝鐸

郡邑之有志猶家之有譜國之有史不可一日缺焉者也史缺則無以昭憲章垂鑒戒譜缺則無以叙彝倫敦族屬志缺則一郡一邑之典刑無以考而文獻不足徵矣有志世道者而不此之務奚可哉雖然昔人謂述作

之難莫先於志是志固不可以不作而尤不可以妄作不作則缺而已缺猶將有起而繼之者妄作則誣誣則是非混淆真偽[illegible]雖有[illegible]者亦將無以善其後矣故與其妄也寧缺[illegible]者其為後世雖良史若司馬遷君子猶訶其[illegible]帝王世系以[illegible]而下傳四世之孫舜以舜而上傳四世之祖焉雖[illegible]譜若歐陽子君子猶謂其圖廬陵世譜自詢至琮餘二百年而為四世自琮至觀僅百年而為十六世噫賢如二公區區世次代緒之間猶

不能以無憾則所謂述作之難者亦烏得不慎而苟焉
以安也哉吾郡赤城志創自宋國子司業篔窓陳公未
幾吳公子良輩繼之至元乃有章嘉者悉更其舊而名
之曰天台郡志當其時已有覺其妄者尋改而為元統
志矣然其書今皆不傳所傳者獨篔窓志耳自是以來
不惟代鮮作者而并其舊所傳亦鮮或克見成化庚子
郡守劉公忠始屬教諭盧守仁踵為之未就而劉以代
去越十年馬守岱至更舉以屬於予屬稿未半而馬復
以免去東其稿又五六年矣今郡守海陵陳公相至以
為更數百年之缺典莫有繼者雖繼莫有壓其力以底

於成者乃於治政之暇介監丞陳先生旅不鄙而復以
屬於予是固有志世道而不汲汲於簿書條格之間者
矣況予生長是邦又安敢以不能之故而故違郡侯之
命也哉因顧謂公曰篔窓之所創而傳者今固不可尚
矣是用存之以為舊志若乃其不傳者蓋亦有所不必
傳姑復別為新志以附篔窓之後何如公與陳先生皆
不以為不可乃取舊稿刪定之為二十三卷又凡幾閱
月而告成焉噫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又寧知無如司
馬歐陽之竊議其後者乎議不議不敢知然一郡之文
獻不可自我無所徵而太守公之意不可以虛辱遂卒
勉而為之以俟諸其他日

重刊石屏詩集序　謝鐸

宋之南渡吾台文獻實稱東南上郡而詩人亦多有聲
江湖間若石屏先生戴公式之其一也然當其時台之
人以科第發身致顯融者何限而石屏獨工於詩以窮
豈詩固能窮人哉蓋天之於富貴往往在所不惜而於
斯文之權恒若有所靳而不易以予人何也斯文天地
精英之氣必間世而後得富貴則倘來之物趙孟之所
能賤者也故一代之興起而為將相者比肩接迹而文
章之士或不能以一二數幸而得之必困折其身拂鬱

其志俾之窮極而後已若漢之蘇李唐之李杜宋之蘇
黃其於詩也皆出於顛沛放逐之餘而後得以享大名
於後世夫豈易而予之哉雖然其視當時富貴之極而
泯泯無聞者則不啻霄壤矣是以古之君子寧為麟踣
無為鴟鳴寧為玉碎無為瓦全實亦有見乎天之意其
所重固在此而不在彼也於乎豈獨石屏一詩人然哉
三代以降以道致窮雖上聖大賢如孔孟者亦有所不
免然則石屏之以詩窮亦何足恠哉石屏之詩當宋紹
定中樓攻愧鑰吳荊溪子良嘗叙之以行於世矣弘治
初其裔孫府東參政豪慨念散逸將重刻之未就而卒

令廬之六安學正鏞叅政從父也將畢叅政之志而未能以告于其守宋君克明克明素重斯文而樂於義舉者乃不閲月而功以告成焉於乎石屏之没幾三百年而詩又大行于世石屏於是乎不窮矣彼之以營營以富貴為達者誠烏足以知之

贅言錄序　謝鐸

師文既没之三年厥父潛勉翁以其所遺詩若文凡千首所謂贅言錄者視予且曰豪不幸短命以死其不死者庶其在是先生幸哀之無亦使之無傳焉予曰嗟乎此後死之責正吾人所望於師文者而顧以屬我不亦

重可悲哉且師文自以其言無所於用為贅言而予重以無益之言贅之可乎雖然自濂洛關閩之說行而聖經賢傳之旨披剔以盡於是而復有所言誠為贅矣若乃一代有一代之典章一人有一人之履歷上之天道之災祥下之人事之興革目之所經心之所感其能已於言乎不能已於言則咏歌之於詩紀述之於文在後世固有不可得而缺者又烏可以為贅而盡廢之哉惟夫妄意聖賢不屑以文人自處乃至肆為欺誕高自標表卒之離真失正反以害道則其贅也斯甚矣師文英偉特出其所自立者蓋將有監于此以求必至乎不贅之言而不幸未竟其止此固吾人之所深悲而永嘆者也雖然言之無用者為贅言則人之幸而免老而不死所謂焉能為有亡者不亦為贅人哉師文雖短命以死而有言以傳則其生也不為贅矣夫亦奚憾哉師文姓戴氏豪其名也以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廣東叅政其操履行業識者以為不愧其言云

伊洛淵源續錄序　謝鐸

昔晦菴先生嘗取周程張子之書緒正表章以示當世既又慮夫世之學者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乃復取其平生出處履歷之詳及其師友之所授受者粹而錄之曰伊洛淵源錄以見聖賢之所謂學者皆言行一致體用一源而理之未始不該於事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於乎微哉先生既没其遺言緒論散見六經四子者固已家傳而人誦矣獨其授受源委與夫出處履歷之詳窮鄉下邑之士或所未究則無以盡見其全體大用之學鐸僭不自量於是竊取先生之意具錄勉齋所撰行狀與其師友之間凡有預聞於斯道者定為續錄六卷以見先生繼往開來之功於是為大而是錄之不可以不續也嗟夫自鄒孟氏没而聖人之學不傳其過於高遠者不溺於虛無則淪於寂滅其安於淺陋者不

溺於詞章則徂於功利二者雖有過與不及之不同而其爲吾道之害則一也向非伊洛諸老先生相繼迭起於千數百年之下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則吾道之害將何時而已耶然自是以來猶有竊吾道之名以用於夷狄之世借儒者之言以蓋其佛老之眞其得罪於聖門甚矣凡爲孔子之徒者皆將鳴鼓而攻之不暇顧復偃然求以自附於伊洛之淵源何哉豹窺貂續極知僭妄特高山景行之思在平生所不敢後者姑録其槩而撫其說如此後之君子脫有取焉其亦明道術扶世教之一助也哉

南軒輟耕録後序

林克賢

成周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而小史外史實領外國四方之志大師氏掌六詩而觀風使主釆列國之風圖以著地里雄都巨邑佳山勝水廢宮故苑山花江草皆所視覆也風以驗治忽休聲仁聞頹綱弊政忠臣孝子異端正學皆在紀載也自夫蒼姬訖録史失其職而四方鄙野之事閭巷之謡不登于國史於是稗官小說野史異聞諸子百氏之書出於羈窮吠畝寄懷寂寞者之爲若段成式之酉陽雜俎洪邁之夷堅志岳珂之桯史之類是已吾鄉有陶九成先生博學工文辭宏肆充碩塵

消歇飄然有超世之心當前元板蕩越土繹騷先生絜身避難窮居野處嘗操觚遠遊歷南北大河之交而流寓於吳淞足迹半天下觀山川之形勝封域之離合古今之遺跡風氣之變通世道之汚隆文獻之缺失與凡丘陵墳壠臺池寺塔殘碑斷碣荒烟野燐鬼魅巫覡之墟無所不至至則探幽弔古徘徊悵望隨所見聞輒爲紀述積累既富衰爲若干卷題曰南村輟耕録其感時觸物緣情寓言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多有關於世教非徒資於學士大夫之口舌而已是録也其古四方之志列國之風之餘意歟惜乎去古已遠太

史茂開尚幸吾徒之好事者嘉其編摩歲月之勞盡夫人情物理之妙競相傳録以流布於人人夫何傳寫不一訛謬漸多求其善本蓋罕見也其從兄少司寇公從故家宦族得是録公餘親自讐校精書以藏天順巳卯述職北上間示所知今都御史張公時爲吉就模而寫焉明年公即東廣遂行濂泉書院將梓行以廣其傳然而此方多事未暇速成良有待也乃今承簡命撫全閩而是刻畢工摹印寓至揆今十有六年書始成以終吾兄之惠則斯文之顯晦亦有事機之會殆非偶然也公以兄契家故爰進其立庭下俾序其所以於乎其豈敢

易於公之言哉然生於陶先生百十餘年之後居相近之鄉恨不及登其堂挹其耿光之盛以覈其所録之是非其將何以為言哉故特述其關於世教者塞命俾後有考焉其間亦有繆悠幻妄傳會不經之説在後之秉史筆刪定以資夫外史之未備庶幾有補於風化者蓋深有望於公也

三台文獻録卷之九

三台文獻録卷之十

序

交游別録序

黄孔昭

景泰中予在邑庠所與交者陳君儒珍張君存茂王君希文應君志順高君廷美謝君世懋世懋之從子鳴治林君克憲克憲之從弟一中凡十人皆於予為益友既而予與一中領景泰丙子鄉解鳴治領天順己卯鄉解庚辰予第進士官工部甲申鳴治第進士官翰林丙戌一中亦第進士官刑部則成化三年也於是予三人者幸相與同朝蹤跡日益密誼分日益深居同志行同道

門墻同里巷公退無事則或引壺觴唱酬以自舒如是者無間旬日時或以事相違遠則惟離群索居之懼凡所請益所勸勉所規戒率皆於往來詩牘焉發之如是者先後餘十年如一日雖家人婦子亦皆知通有無急患難曾未嘗以彼此爾汝而相纖芥也予雖凉薄而歷工部以至今日前後無顯過亦惟多二君之助故吾鄉稱一時布衣交游之盛必歸予數人者自前輩稱宦途契好之真亦必歸予數人者今年春一中以推選得僉憲福建予固喜吾道益有為而得專其施於一方也而不能不眷眷焉者夫豈私情哉昔人謂江湖之憂一中

以之而其在朝廷者吾二人盖未嘗無焉雖然予所與交茲十者世懋已即世儒珍存茂克憲尚淹庠序希文志順以上舍生鄉進士相與家居而廷美方入南雍曾未數十年而皆散落不常若是而一中復奪於王命以去予何能無介然於懷邪因與鳴治取嘗往來詩於一中者凡若干首序錄之以遺一中用識久要之誼噫後數十年試取而讀之吾十人又安知散者之不復聚聚者之不復散惟覲不比蹤不忘窮不屈達不驕庶不忝于前聞人而子孫亦得以世講之不怍不然亦奚貴於斯錄哉

遜志齋集後序　　黄孔昭

孔昭自幼習聞先生名於鄉長老私謂先生學本天成非人所能及也既長稍知向慕求先生遺文而讀之則知先生之學雖浩瀚如江海運動如日月變化如鬼神而其所言無一不出乎日用彝倫之常盖皆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天地聖人之所不能外嗚呼先生之學固孔子孟子之學也學者欲學孔孟之道孰得而後之哉惜其遺文散佚天下僅見梢教諭刻本孔昭乃與謝侍講鐸日加訪采而其邑之秀彦猶能各以所藏來告遂合葉林二亞卿王李二中書與柳常州之所得者彙次之而是編成焉於是先生之文亦庶幾其全矣然先生之學已不愧存沒文之全不全亦奚損益哉惟吾後人小子欲求先生之道者舍此則無以考其全也集既成福建林僉憲克賢[illegible]游鄞縣尹紳各以書來請壽諸梓孔昭與侍講圖斯文永久莫如先生桑梓之地故奉以屬郭尹郭尹又莵訪於其邑得詩與文若干首附益之方經畫召工而金義士明陳訓導熙鄭學究公詢秀才楊頭金遠輩咸奮義助相校書董治各有司任不日月板將告成嗚呼於此又可見先生德澤之在鄉邑者愈久而愈不忘也雖然是集也抑豈吾台人所得而

私之哉庸書諸末簡以告天下後世之欲知先生者

重刊宋史道學傳後序　　陳選

選昔為憲臣承　上命總學政于徐揚冀豫之域得與諸賢游日以聖人之道相講明將反之以修身而致用選末之逮也而諸賢咸知鄉方有遠到之勢焉離索以來惓惓昔游寤寐不忘特刻宋史道學一傳冀以資進學於乎尚深考程朱師友之淵源求至乎聖人之道哉小用則善一家大用則善天下幸毋以已知已能者為已至也傳序謂程朱正傳以格物致知為先明善誠身為要其言可疑夫明善則格物致知之功誠身則誠意

正心修身之效非格物致知之後復明善誠身以為要也聖人之道純粹至善之理而已矣理蘊于心而形於事人多昧焉而不能全之程朱之學以敬為本敬所以凝是理於身心使其常明焉而不昏塞常全焉而無欠缺也豈惟程朱乎孔門之教固然矣主敬以格物致知即孟子求放心以學問也主敬以誠意正心修身即論語修己以敬也靜而主於敬中庸之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以致其中也動而主於敬中庸之慎獨以致其和也蓋學問所以窮是理修己所以踐是理中指理之在於心和指理之在於事故為學而主於敬則心常惺惺而

存心存則纖毫之私着不得而萬理自森昭於日用動靜之間以知則明而通以行則正而固矣敬也者其聖學始終之要與敬齋箴曰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者言執事時敬如此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者言操心時敬如此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氷而寒者戒夫不能敬以存養之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者戒夫不能敬以省察之此則主敬用力之方也雖使孔孟復生與學者語亦無以易此世之名士者孰不祖孔孟而宗程朱及考其所學多役志於文字之間否則寘心於虛寂之境殊與程朱不相似嗚呼以如是之學而欲有夫道此與權行於南溟之壖而望至于恒嶽之顛者何異諸賢念哉學以敬為要而日新不已道將為爾有矣

小學句讀序　　陳選

昔二帝三王我朝　一祖　四宗之道統　聖天子既承之憂亡或遺實學而鶩虛文無以資道化也復慨然俞商相國之言詔天下士皆先從事於小學然後進乎大學於乎士不幸不逢時猶將違俗而學聖人之道以成其身幸而值乎今之世道化方盛有小學以成始有大學以成終有選舉之塗出而行所學以及人蓋亦思

所以學乎聖人之道人倫而已矣學之必自小學始子朱子小學一書其教在於明倫其要在於敬身蓋作聖之基也從事於斯豈惟止其辭而已邪讀明倫而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交必踐其事焉讀敬身而知學術之要威儀之則衣服之制飲食之節必嚴諸己焉及進乎大學格物致知則因吾已知者而究極之也誠意正心修身則因吾已行者而惇篤之也由是推之於家則家可齊推以資化道則國可治天下可平故學聖人之道必自小學始否則雖欲勉焉以進乎大學猶作室而無基也成亦難矣況鶩虛文

乎夫為學而不嚴諸已不踐其事誦說雖多辭章雖工皆空文也於吾身何益哉於國家天下何補哉於聖人之道何所似哉選學也晚道未知聞以奉　詔來總中州教周還多士間有一朔之義故敢句讀是書相與講而行之期底于成以副　聖天子作人之盛意若四方之士則惡乎敢

懋齋集序

陳選

吾叔懋齋先生示選以所著詩文藁且俾為序固辭而弗許乃為之言曰詩以示志也文以明理也作之為難知之為尤難朱絃疏越之瑟人皆知為文王之德音也

而其穆然深思黯然黑頎然長者則鮮知之山玄水蒼之佩人皆知為天下之至寶也而所以為仁為知為義為禮樂忠信者則鮮知先生肆力於文與詩七十餘載矣其運思也深以遠其屬辭也數千言可立而待選非知文者奚敢妄品藻於其間哉昔韓子之文李漢序之歐陽少師之文蘇長公序之鏗然黃鍾倡而元間和也炳然翟釆在左而夜光在右也聯輝並燭於數百載之下觀者起敬選非能文者而序先生之文是吹葦籥以合黃鍾之音編珷玞於翟釆之右寧不貽觀者之誚乎雖然詩與文不敢評騭難乎序之也而學與行則可言也先生孝乎於家誼乎於鄉周覽群書解其旨槩而擩其腴鄉之俊秀執經來學者先後千餘人有司三辟為儒學訓導皆不就其學行之善卓然蓋一鄉也孟子之論尚友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誦先生之詩讀先生之文者當致論於斯先生名睿字從思陳其氏而懋齋其別號也淵源之所漸得之於先布政使勿齋先生云

送應王相致仕還鄉序

王朝卿

貞元中楊巨源以年老去位韓昌黎送之以比疏廣受疏氏在漢人共言其賢楊巨源在當時疑亦端克恬雋

之士然托昌黎之言俾今人亦賢之天台應潤夫方以老成為寧蒞相一邑以年滿七十亦求歸其鄉舉僚屬吏留之不可乃白于守王君留之不可為請于朝　天子嘉之勑階而累進之昭可王請賜之歸時士夫亦崇酒升肉張祖于江之上草萬亦數十兩見者亦或嘆息共言其賢人有為之頌賢者亦作為歌詩以送之衆屬而和之者亦如一詞嗚呼韓昌黎以古今人不相及今潤夫之賢疑不減於二氏惜無昌黎之言以為之傳誦者潤夫能歌詩善屬古文通禮經學禮經者爭師之仕于時五十年其知足以造謀其廉足以遺聲利其祿奉

足以仁于三族今其罷也有所於歸豈不真知出處大丈夫哉余嘗童時巳聞潤夫名潤夫官于豫章幾二十年以故余炙之甚熟比余第進士潤夫巳退亦謂人事之代謝乃如此嗚呼今之時苟無韓昌黎潤夫之賢亦不可傳也余故亦言之以竢後之昌黎子

石壁諫垣稿序　　夏鍭

文章經世之具六籍尚矣後之作者其文論傳序記碑銘等方其出新意吐生氣揚厲鼓舞消息進退以致其文傳代名家宜無不可而未可以言經世必有裨於政理有關於教化然後經世可幾而文章之能事亦畢矣

若其用專憂國而尤不可緩者對君之言夫君之明暗國之治亂民之紓困言不言直不直聽不聽是其由也至論其勢之便出口入耳而効生俄頃而回君心旬日而徧天下非若論傳等文姑載諸空言待其人遇其事而後得之勢不便也余姻友石壁龐先生弘治初補官諫苑筆無乾毫楮無留素事來不去勇於擊強亦幸孝宗皇帝清心望治君臣上下可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直直無不聽用即有不聽用宜亦少於所聽用効在當時自可想見夫上德寬仁言者無罪人情趨易凡在同官統宜信眉展意論說失得無他有名何患不為既而一時敢言之士藉在人口曰石壁石壁未聞某甲某乙切評其事其故何也言與不言有志無志實為之固非有神鬼縱史要遮於其間也然則石壁在當時縱使不遇　孝宗直言由是也但不能保其必聽耳非但不能保其必聽且亦不能保其必從寬貰而憺然於無事之鄉也石壁嗣子樂克肖而有文出其尊公前在諫司時本稿若干首命梓以傳則十之三四其友陳木敏之謂予當有一言引諸首公諱泮字原化石壁其別號由都給事中再轉以廣西左布政使致仕年六十七以卒

送王龍淵報成序　　夏鍭

皇朝沿古為治百司內外凡皆三考在官誅賞卒事祖宗五朝法行在初其職之臣低首累氣救補湔除且不暇以是正職收輯歲功其尚可也厥後治煩其目教逃其本士以故不學無志憂貧患失為善不誠重以法寬禁弛由是率用忘民以逞行事其職上功課最皆臣之欺君與君之受欺之地夫罪莫正於以臣欺君法莫撓於以君受欺而不問於乎世道何如也夫臣之事君也行其志也憂國奉公裕民求命志之大稽也舍是不力而矻矻以終歲雖復儼然在位要為皆欺之道也是故臣之事君也必如司馬君實趙閱道其人行事其職一

人無不可對人言者一人夜則焚香告于天上不愧于天下不愧于人行事共職不欺矣由是上功報成崇飾掩護不立一字擇言實書出其肺肝具在什牘以是為臣之見君可無愧色事有經而民安業課之上最進之官階錫之車馬服物無不可也反是黜之背之亦無不可也由是言之今日之事可知也已有不欺者求一二於千百吾尚患其指之未易屈也本府監郡王公殆其人公行身以清馭民以簡嘗視篆吾邑既至先理濫費民得解縛於衽席之上訟止而不深事省而不留予以古稀之年十一在外今之去來吾眼中不翅多也間雖

有如陳如郁三數人頗順人意亦未見其快心明目如今日之事民旨公之政久欲得予筆為公頌章言出而事不至蓋有待也今茲公有報成之行卷軸贈言實由士林不得辭因事直書亦不知其言之過與否幸其人誦予之言內各自省世道或有少補若所論公殆可言確既以定群走之士弁又為衙惠之民論所事也而書之

海山歡頌詩序

夏鍭

良子弟出而憂國長民必行其志不為利勸不為威止靜而篤焉動而不欺其效使民樂其業境內休謐天下恃以無事隱然方國有人而取重焉噫此豈非賢父兄之所為教吏所望於其子弟而不可必得者邪夫仕宦而及其親之存築養堂於廨次迎必致之朝夕承歡如在家幾既不忘君又不遺親夫生世不可必得之至願幸而得之豈非人子一大快而百念俱廢者邪雖然使民心不悅於其上其勢必將胥怨以及其親吾見門屏於此內則烹金饌玉列竹屯絲疊綵幢旛之儀與軒蓋爭赴外則蹙額舉皆群指偶姍怨嘆呻呼之聲與歌鼓接嚮養於治所而忘民以逞此殆尤非所以厭賢父兄之望而有其教也然則必致其親於治所其法當以民

心養以致樂斷斷不易也我郡侯東橋顧先生用直道攺官再起為吾郡二年於此政以勇濟不忘志素尤重民財悉覈節均去苛抉弊民間一毫不入奸胥篋中臨事慷慨有所未愜無論上司記牒往復必出於我民心欣附至謂侯之勤恤我者過我自為期耋之年亦自謂眼中未見世常言文章政事鮮能兼兩亦自侯見之若侯所謂靜而篤焉動而不欺以道寬民者邪賢父兄之所為教而望焉者可必與否何如也今年其月日愚逸公以迎致實來七月十一日公七旬初度辰也以侯貴爲紗白髮坐閣觴酒韶服金緋蓋異數也民心熙熙

誦聲將作方愚無事可假以見意而公至矣於是闔郡鄉大夫暨士庶咸動目竦意翕然既作頌聲流於六界際海窮山無遠弗至先期二守周侯親睹民樂重以同官之好謀於府推王侯聯輯錄繪事用為群言籍名以其實曰海山歡頌既又以書幣抵鏌俾為之序仍屬本縣丞袁仕敏督覲催發至日以薦觴酒於乎人才難得鏌適念之於此黯然慨慕寥寥遠賞得一人而醉心焉豈但同衆人恂恂徒樂其政德其上而已也因不辭為之序夫亦使世之欲迎致其親否則凡有父母者由吾說惘然不敢易其民鹵莽其政而民德其上矣

贈中丞趙公崇還南臺序　　秦文

正德乙亥甘肅巡撫右副都御史趙公奉　命還于南臺道陝城而駐節焉時三司諸大夫治觴灞陵奉餞序進酒既三行公曰贈余何言諸大夫曰闢諸秦人歲癸酉河西大饑營兵流竄部落弗守北虜西番荐食堡塞罔或威憚土魯伺間掩襲哈密據壁奪符若覆荒境自公下車曰歲眂殃在人悉索屯租稍貸富室既請內帑會曰給粟稍胥阻謀居者以食竄者廻集曰吁其來余其汝訓廻修伍兩廻授武經廻定邊防惟明惟威惟允克斷罔怠北卻虜騎西竄番酋爰統我軍蹈涖土魯宣

示　天子威信罔弗從首帖順歸我罪將奉內璽璽哈密獲復厥宇翰我西偏公茲戎勛其可悔泯公艴然曰否哉惟時滋懼勗哉請之故曰外寧內憂惟帝其恒厥攘卻匪艱經理惟艱大夫曰諒哉虞司空禹返自征苗振旅班師賚帝敷教陳羽罔侍兵革周冢宰旦東征既歸奉獻敬所小民之依諷豳祖績斡田冲王之心登于斤明公茲棹龍江翱翔鳳臺歷覽遺墟感慨六朝興替盪暢襟懷增進忠藎用紓奇謀奏薦　闕庭以裨至理追蹤徃哲罔俾專美在昔亦惟公公曰唯唯敢不祗承祝覘夙夜時敏大夫曰允若茲　國民永賴亦越厥戎勛保繹無疆惟吾儕之光亦惟秦民之望

明山草亭詩集序　　蔡潮

洞庭形勝名天下其間雄蟠傑峙磅礴後先勢與洞庭爭奇於寥廓之天曰東山明山也徃徃孕毓英雋以經濟出以全節歸跡其通塞進退之際而氣運之否泰民物之休戚關焉豈偶然哉若大司馬東山劉公少司徒明山王公風神之凝峻器度之淵洪其文章行業皆足以鳴當時而傳後世殆與洞庭湖山之勝相長雄於無窮無乃名山大川之靈莫能自致其福澤於人故特假手豪傑以畢其能事邪傳曰人能為天地之所不能為

世固有是理也當正德丙寅丁卯間逆閹倡亂賠禍衣冠二公竟以直道峻節相繼去位時以為屈在道則伸是集所載則明山先生致政時諸名公贈言也先生名巖字民望世為華容人其始家食時作亭茲山以修以游涵泳聖涯之暇見夫容納百川傾注溟渤浩乎朝宗之義澤物之仁具斯亭矣已而捷高第歷郎署晉陟卿佐雖身沐恩波心沛德澤而江湖廊廟之念固未嘗忘情於斯亭也及乎功成名遂而身退也集雅故訂詩盟載酒談棋追尋釣遊之跡而適其所適亭之助居多焉時或颷狂濤滷舞怪騰妖煙慘雲凄引睇長安而不可

見所謂處江湖而憂其君庸非斯亭有所事乎夫人幼而學壯而行老而休古今之通義士君子之全節也明山主人始終何負斯亭哉世有膏肓泉石沮焉而不出亦有沉湎榮利溺焉而不返甚有發東門之嘆興華亭之悲徒遺憾於千古者曾可想望斯亭之風采邪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也邑博士徐君大用裒次是集以傳于世未為無見也觀者無徒尚其文辭而已

臨海縣志序

蔡潮

經載道史載事均為文也為文不關於世教雖工何益哉古今俊麗雄偉之作何可勝計而春秋獨擬諸化工綱目則之史家推為宗祖繫世教焉爾郡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所以稽往古厚風俗世道之升降人心之勸懲繫焉輊軒乖張是為怨府徇私傷濫是為笑具踵襲空踈是為漂說斃斯極矣奚以稽古善俗為哉蜀劉侯大直治教洽吾邑患舊志[illegible][illegible]概意且曠闕踰四紀文獻多所遺逸毅然以脩輯為己任乃禮請鄉縉紳余文選寬高憲副賈亨主其事選[illegible]彥侯曾唯吳應台梁棟陳朝明協相焉於是博采群書詳詢耆舊會萃而損益之公是非嚴筆削舉凡立例準繩三史命意屬辭根柢

六籍其於君臣夷夏之大分忠孝節義之宏綱一以春秋綱目為法而拳拳注意焉間出所獨得以為序贊盡袪群志之弊足以服衆而傳遠雖達之天下可也時鋟梓過半劉侯膺　召命入諫垣衆方以東稿散工為慮繼而武陵陳君仲錄以節推視邑政慨盛典不宜中輟乃咨于郡守南康周公志偉暨貳守南昌朱公世忠和衷協議益廩餼集梓工鋟東稿再閱月而告成于時新淦胡尹叔應適抵任預晉助焉一披閱間善善惡惡之嚴令人感發興起而狂愚弗率者亦自沮喪不暇是大有關世教也豈直士風人物之有稽典章度數之足徵

已乎抑斯舉也始幸創之有人中則慮夫失望末復摠于有成典章絕續之會人文顯晦之機無乃有數存焉誠非偶然之故也是不獨創義修輯之可喜而成終畫一之為嘉是皆可書也嘗劉係別予時嘗以序見屬爰次第其說俾來者知所考云

賀熊大巡平寇序　應良

嘉靖己丑十月劇盜起山東至相率部伍署號揭旗殺官卒支觧殉衆肆掠境內時大蝗饑饉徒県客翕翕動所地大震維時監察御史磨溪熊公奉　命按茲土至方閱月歎曰是將為國深患不惟東方憂亟疏以聞

廼博諏密斷檄群僚授方畧指必撲滅毋逸出境土既振厲賊乗新銳索戰屢敗遂擒渠魁戮群醜購捕餘黨逾月悉平先是廟堂上議以能御史必稱委任宜遂詔之報可已而捷至　上大嘉悅出內帑金二十兩文綺四表裏以賜於是侍郎竹澗潘公都御史梅谷劉公暨藩臬諸君子交賀且為文若詩昭厥功見廟算之明而歎　上以禮使臣之厚也良嘗備員太史後宜叙次其事夫惟成天下之務者莫大乎豫昔正德辛未盜起近甸毒徧中原流墓荆楚大江而南至屢　命將集邊兵蜎轉輸歷三載甫定而元氣命脉自是一耗則以不豫之故耳向使當事者圖善於微逆折萌孽宜不若是烈然則今日山東之舉賢於百萬師甚甚　上仁同天地軫念元元若恫瘝乃身而為之臣者事不辭難以譏斷濟師以神速致功無遺後憂為君父憂斯不謂忠乎是宜簡在聖心晝日三接群公大夫喜談樂道之也　上銳志堯舜之治以垂我　皇明億萬世之基曹亨日中賛以成務維其時矣翊賛聖謨唯忠賢是賴熊公所為豫于山東者其將為天下豫乎

壽大冢宰王公序　應良

正德乙亥秋九月晦日為大冢宰王公實翁先生壽辰子友徐兵部曰仁以書來曰子盍有言以為賀也良聞之瞿然作而曰良也昔從公之子陽明先生游陽明於良實有開先啓迪之功師資之誼者然則拜公賜久矣敢不拜手稽首以賀而致其辭曰士君子立朝莫先於出處之正良自少時聞公有濟世大才然公嘗為侍從為大臣矣不少槩見何也公早以文章狀元及第循資累官平生介然孤立耻作時流因緣攀附浮沉之態是以忠而不甚親受知　先朝而不甚用晦焉曾不少試追晚登大位值逆瑾煽焰時遂潔身歸而為越中山水主矣出處大致何其明也敢以是為公壽又曰公之歸

也八年于茲今壽七秩矣鬚髮黟然神志氣力逾壯特此其胸次益可想見然則公自得於天與天之錫公者何如也而公為老萊奉太淑人九十有六之年此人世所稀見公之樂雖天下何加焉敢以是為公壽又曰世祿之子勳賢者則亦有之矣而我陽明先生反躬力學偉然一代儒宗斬伐荒蕪開闢塞路明孔孟之道以淑其身而與海內有志者共焉此公餘波所及澤未易量也夫古之君子其於修己奉天至矣大行無加焉窮居無損焉此其中必有不言而喻者公家庭淵源所漸深也公雖退天下以為重而不以為詘陽明大卿仕于朝

天下以為慰而不以為榮則公父子所繫於天下而天下所望公何如也公以其道壽其身壽若子壽天下後世敢以是為公壽其也東南愚儒耳其未嘗以言語文字悅人久矣公父子於我為有恩也其所繫望於天下後世甚重且遠也吾將以致吾私而以無疆之書壽公也敢不寓情於言以從賀客之後

贈東橋顧使君序　應良

正德辛巳暮春東橋使君以詩來曰久懷滄海釣猶繫赤城符於是使君刺台三年矣方以績滿戒行僑居令曹君廷佳請曰自某為屬吏使君稟約束聽指誨以惠此邦之民今而往如瞽失相病失醫若之何願有言為我致謝且以寓我民之思也余曰然古有之蒸民泳山以贈行也靖共爾位正直是與親有位也古之君子其愛人也厚其待人也重其處己也忠余不佞使君以為樂正求牧仲敢避荒陋嘿嘿遂無一言為報於義得邪古今有才者患無其志有志者患無其才使君之才卓矣煩而整嚴而恩窮簷凋瘵之民實賴焉抑不自賢夙夜勤乎有位非有志其孰然邪天之生才使以勞人非使自逸也用之大小成功之多少固隨所遇苟曰我將歸隱焉若天意何而 國家奚賴焉良病且愚竊伏衡

茅時聞當世君子盡瘁國事者未嘗不嘅然感頼然流汗況如使君者哉昔文正范公大忠大義動天地絕古今亦其先憂後樂之志有以濟其才公非使君之鄉先正邪予恐優游遁思丘風之思動乎其中而斯人將不家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南海霍公被 召序　王爌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南海霍公以宮端自南京禮部尚書 召時侍郎涇野呂公慶冏父覲郎中其等舉故事屬予為之序蓋聞君子之於天下也未嘗求異乎人亦

不能獨異乎人惟世不皆君子也始愕然異之爾何則
狃於故而不可卒變者俗也惻世憫俗必欲救其弊而
歸于正者君子之心也亦君子之責也夫以久安難變
之俗一旦欲起而救之奪其所安强其所逆雖賢者不
能無難色況於衆人乎故流涕抗疏如賈誼而以為狂
敢諫守節如汲黯而以為[illegible]不動聲色計安社稷如謝
安而以為矯習使之然也由君子觀之則數子果狂乎
戇乎矯乎是故以言乎俗君子異乎衆人以言乎道衆
人異乎君子孰是孰非當有能辨之者矣公少負奇氣
既登仕籍慨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遇事風生不避怨
謗人用是往往以立異訾公以予觀公之所為皆君子
常道也姑以其大者言之今 上入繼大統禮官主濮
議謂 上不得考[illegible]皇公時為春官屬力辨其非惡
於當道乃引疾去[illegible]中公議者隨至 上特從之殆
李漢所謂時人始[illegible]中而笑且排益堅終而翕然隨
以定者乎禮成[illegible]家拜翰林學士辭不獲尋
命為禮部尚書益不敢受同進者强之不聽辭益力
上知不可奪乃已公感遭遇每有所見輒形奏疏然
必欲以勳烈自見而於文藝固不數數然也秩滿進吏
部侍郎益厲公廉朝無私交門無私謁贓否黜陟公議

[illegible]長僚不得專天下識與不識莫不想望其丰采
比轉南部尤以正風俗為先務毀淫祠黜僞僧辨教坊
良賤禁喪家糜費禁婦女出遊禁士庶僭踰禁有司買
物多取積襲之弊為之一變殆董仲舒所謂為政不行
甚者必變而更化之當更化而不更化雖賢者不能善
治者乎此皆公持己之廉為國之忠涖官之恪非分外
事也公之心 上獨知之故宮僚論薦始不及公而特
召公者 上意也昔賈誼云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
之善在於選左右左右正則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若公
者非正人乎他日 太子正而天下定非公任而誰任
邪或曰 皇太子幼未就學 上將以輔弼煩公乃若
所謂休休有容者不知何如耳曰噫予以休休有容為
兼愛為玄同漫無可否乎吾嘗聞其說矣無親踈無貴
賤無恩讎無異同公焉而已不察細過不念舊惡不逆
將來不追既往不責人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恕焉而
已若夫不擇賢否不辨是非一切務為包含以悅其心
乃惴惴焉懼人議己求以自全者之所為也曾謂君子
為之乎雖然吾聞為治貴識體有群臣之體有大臣之
體有有司之體有輔弼之體公識此久矣尚可以其平
生之謇諤為他日疑哉敢拜書以質公

陽明先生存稿序　黃綰

古人之文實理而已理散而間韞諸人心無迹可見必俟言行而彰言行人之樞機君子慎之而實理形焉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此其載籍之初文之權輿乎故文之為用以之撰天地而天地為昭以之體萬物而萬物為備以之明人紀而人紀為明以之闡鬼神而鬼神為顯以之理庶民而庶民為從以之考三王而三王為歸以之俟後聖而後聖為存所以經緯天地肇率人紀綱維萬物探索陰陽統貫古今變通幽明而不可廢者也陽明先生夙負豪傑之資始陷世俗學文出入世儒老釋之間中更寘謫流離之變乃篤志為學久之深有省於孟子良知之說大學親民之旨反身自求於道充乎其自得也故其發於言行也日見其宏廓深潛中和信直無少偏戾故其見於文也亦日見其浩博淵邃清明精切皆足以達其志而無遺或告之君父或質之朋友或迪之門生或施之政事或試之軍旅以至登臨之地燕處之時雖一謦一欬之微亦無往而非實理之形由此不息造其精以極于誠是故其用之也天地可以經緯人紀可以肇率萬物可以綱維陰陽可以探索古今可以統貫幽明可以變通惜乎天不憖遺不獲盡見

行事大被斯世其僅存者唯文錄傳習錄居夷集而已其餘或散亡及傳寫訛錯撫卷泫然豈勝斯文之慨乃與歐陽崇一錢洪甫黃正之率一二子姪檢粹而編訂之曰陽明先生存稿洪甫携之吳中與黃勉之重為釐類曰文錄曰別錄刻梓以行庶傳之四方垂之來世使有志之士知所用心則先生之學之道為不亡矣

易經原古序　黃綰

易者三才之道聖人之學憂患之樞也有先天有後天先天之時以氣流行憂患尚淺後天之時以事成用憂患日深流行者以象效法成用者以象趨避先天以天

地山澤雷風水火八者為象變為六十四以示人之效法非此則憂患與人道不彰效而法之其要始終于天地觀天行健以自強不息觀地勢坤以厚德載物後天以言動制器卜筮四者為事變為六十四以示人之趨避非此則憂患甚人道危趨而避之其要亦始終于天地為知崇為禮卑崇效天以厲志卑法地以受物此先天後天之教予少學也觀其卦考其圖玩其辭繹其義昧焉無知也中涉世故乃試于世初見不誠非理之異欲用其誠行其理而反羞之既不羞而任諸已則皆憤世疾邪有輕世肆志之意既知憤疾輕肆之不可則反

而脩諸已脩諸已未得每遭毀譽機穽之交則多鬱鬱
疑思幽憂困心若無所容其生者則進之于窮理盡性
以求樂天知命庶幾可安矣然猶未也又求而進之則
見理在於我性在於我天在於我命在於我無容窮於
我無容盡於我無容樂於我無容知於我乃一而無乎
矣惟艮其止止於其所止則止時行則行以觀凡象
以進觀天健以進觀地厚又觀辭變象占以進觀天崇
以進觀地卑然後動靜可不失其時其道可光明矣然
亦不敢為足實不知予之為予易之為易聖人之為聖
人衆人之為衆人執此以往以俟憂患惟健惟厚惟崇

惟卑之當學學日見其未已然後知易之在予皆因憂
患而得之學之不易有如此者今敢定之以先天諸圖
有圖無書為伏羲易以彖辭為文王易以爻辭為周公
易以彖傳小象傳繫辭傳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為孔子
易又以大象傳為大象辭為孔子明先天易其卦次序
亦依先天橫圖之先後又以孔子繫辭言神農黃帝堯
舜周易之韞為明歷代易又以孔子始終萬物莫盛乎
艮以闔戶之坤先闢戶之乾合先後天而推之以見夏
商連山歸藏卦位之次序其文言之錯于繫辭者則歸
之文言其繫辭之錯于說卦者則歸之繫辭及凡錯者

皆正之皆詳于各篇歷數十年敢以平生所得之艱難
者釋其義或先儒之說有同者亦不敢廢謂之曰易經
原古故綴以俟君子茲述其槩云

書經原古序　黃綰

古言功業之大道德之盛無過於唐虞三代言君則無
過於堯舜禹湯文武言臣則無過於皐夔稷契伊傅周
召人皆知其大矣而不知其所以大皆知其盛矣而不
知其所以盛夫不知者知為功業而不知所以為功業
知為道德而不知所以為道德夫功業由道德道德由
其學其學由於其心必知其心可得知也蓋

自伏羲以來以艮止啓存心之法至堯以允執厥中示
由道之要至舜禹以人心道心危微精一安止幾康明
允執厥中之要至湯文武以欽止艮背明建中建極之
要其實皆艮止也啓得其要雖在數千載之下可見數
千載之上今予生數千載之下竊嘗妄意欲窺當時君
臣功業之大道德之盛無不獲生逢其時早嘗有志
籍稱景行黽勉從仕[illegible]有遭命與心違歸臥窮山掃
跡蓬戶乃取典謨訓誥之文反覆微言潛心歲月一旦
恍然若有所啓若見言外之旨目擊其君臣雍雍濟濟
咸德仰思[illegible]與揖讓於一堂之上皆有以見其道德[illegible]

明如天容物之所不能容博厚如地載物之所不能載悠久無疆成物之所不能成逆順萬途賢愚萬類公私取舍皆不出其範圍於是喟然歎曰斯學既絶如斯道德所以久不明於人如斯功業所以久不見於世予何汨沒抱兹俯仰耿耿不能自已乃訂其文之錯簡與篇之錯簡隨所得或因舊聞為箋名之曰書經原古庶幾其時其義燦然可明以竢君子有求於千古者或有徵於斯云

詩經原古序　黄綰

詩合於樂古之教也夫子定樂合於詩當時在門弟子

莫不知之夫子沒而微言絶七十喪而大義乖則知之者鮮矣故後世詩分為四家而皆謂樂經已亡由此言之則世不知樂矣夫樂既不知則詩亦不知矣何哉夫詩發之情而動之志動之志而著之言言永而依之聲聲永而協之律律和而諧之音此五聲六律八音之所不廢而合於樂也何謂五聲宫商角徵羽是也何謂六律黄鍾太簇姑洗蕤賔夷則無射大吕夾鍾仲吕林鍾南吕應鍾陰陽各六是也何謂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是也以此為樂而詩在焉周南召南文王后妃之德周召二公之化故嘗被之管絃以為房中之樂用之閨門鄉黨邦國二雅二頌文王武王之功德后稷公劉太王王季之積累故嘗協之鍾鼓管籥以為朝廷郊廟之樂用之燕饗薦之神明以志感志聲律音無不相感聲律音無不相感而氣無不融氣融情動而幽明共和以之治人所以陶鎔變化養其性情而莫知所為者以之事神上下和應莫不孚格此詩樂之所以為教所謂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故古先聖王教胄子之必先而移風易俗之必事其他十三國皆九州之舊域皆有古聖賢之遺教其後君非一人賢否不一教化亦異風俗不能不變然聖賢之遺亦時有存者

或賢人貞婦之不得志或里巷男子之道情或時有可感或事有當憫及夫公劉之肇基王業周公之克艱王室詩之得失皆可見也此雖可絃歌而樂不常用但用之諷志以備觀省勸懲而已故夫子特舉其籍而討論之皆因其舊去其重複正其紊亂明其善惡以為萬世教化之本予少學之白首方知其故故敢以南雅頌合樂者次第於先乃退十三國於後去其國風之名謂之列國亦因其舊也魯之有頌實僭天子禮樂夫子魯之臣子故不削使讀者自知其非今黜之於列國以明夫子之志庶幾詩樂之兩全他詩之不雜總名之曰詩經

原古以俾審音諷志之有攷陶鎔乎格勸戒之有法以
俟學詩學樂者之兩得也

春秋原古序　　黃綰

春秋者夫子經世之志也孟子嘗明夫子作春秋
春秋之志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然則春秋
史也而可為夫子經世處變歟曰史載當時天下之事
夫子觀史而見其義三[illegible]而見其所載之當否其義有
關於天下之故者則書而存之所謂夫子筆之也其義
無關於天下之故者則削而去之所謂夫子削之也或
筆或削皆觀其義因其義設以身處之以權其輕重定

其是非則當時天下之事皆夫子所以經綸裁制之宜
也故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夫君子之於天
下也處常易處變難君子之道本諸身原諸天是之謂
王道也方周之盛也文武成康相繼在上周召畢陳相
繼在下以身奉天綏德諸侯溥善氓庶此上以道揆下
以法守是王道之行于世猶元氣之足于身而百病不
生故曰處常易也及其衰也幽厲相繼在上榮尹番聚
蹶楀相敗在下以身拂天播惡諸侯流毒氓庶此上無
道揆下無法守是王道不行于世猶元氣之不足于身
而百病交生故曰處變難也迨至春秋周室已東文武

成康之澤日微天下貿貿百餘年來幸有齊桓晉文者
出佐以管仲之輩雖志在功利猶能假王道之名以行
而謂之霸雖成周之盛不可復覩而天下生民亦賴之
以少康矣不久二霸沒而復亂後雖有宋襄秦穆諸君
者欲效之而不足霸惟晉悼欲繼祖業不久而沒天下
之亂迄無已時夫子懼其不已乃求在上之故以其甚
者而托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感瑞物之虛出而絕筆
於西狩之獲麟其間魯史所記君人之雲臣子之逆妾
婦之亂夷狄之横可勝言而勝數哉故孟子曰王者之
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作豈夫子之得

已哉憂王道之不行也故曰吾志在春秋今之學春秋
者苟無夫子經世之志處變之心而欲窺其門墻難矣
窺其門墻尚難況欲入其閫奥乎昔董仲舒嘗誦其師
說曰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
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
蒙首惡之名為人臣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
之罪由此言之則知夫子之作春秋盖不堪世變之感
思欲正之無可柰何故托魯史為春秋今欲知夫子經
世之志處變之道而以義例之繁觀之則非所以為春
秋矣且春秋之說莫先於三傳而三傳已不能無得失

之議今家傳人誦莫先於胡氏而胡氏已不能無沿襲之弊自漢唐宋迄今凡學春秋者皆不出三傳與胡氏之範圍今甘泉湛子獨能一旦豁然以孟子所述夫子之言為主痛掃諸儒義例之鑿可謂難矣但以周正改月凡漢儒附會與禮之類皆以為是又以左氏盡據國史而不疑其舛誕此乃湛子瑕瑜之不可掩者予少有志于春秋頗厭義例之錯學之白首忽悟孟子與夫子之言而有省時猶未見湛子之書今偶見之多與予合乃取湛子之書及三傳胡氏參以諸儒之說而折衷者一皆以聖經明文為據雖云經傳或出漢儒附會後儒

曲說皆不敢信必質諸真聖人之經而後敢安此予之志也故綴此以俟有志于春秋者共云

禮經原古序

黄綰

夫禮之作自天地來矣有天地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親疎長幼朋友而禮有所錯則禮之制自人倫始矣天地之貴在人人之貴在性性有仁義禮智信故制禮者必因人性之禮錯之人倫而為之條理必合仁義智信出之然後行乎天地而成乎人倫也其行有三重焉曰身曰事曰世總三者之綱言之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總三者之目言之曰冠婚喪祭曰吉凶軍賓嘉其載也有籍焉其出也有儀焉有義焉儀以言其節文義以言其理意於人以行乎三重斯須不可去造次顛沛不可違在身所以周身在事所以周事在世所以周世謂之周旋中禮瑣瑣器數不與焉拘拘刑名不與焉屑屑祝史玉帛之云不與焉君子周此三者所以施之家國天下莫之尚矣雍熙太和所由致也帝王代作質文損益雖或不同然於三重原於天地始於人倫者則未嘗一日有間至周而後大備故禮莫盛於周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去其籍至孔

子時其籍已不全故孔子曰吾欲觀夏禮杞不足徵也吾欲觀殷禮宋不足徵也吾欲觀周禮幽厲傷之幸而魯之史官猶能存之故時曰周禮盡在於魯孔子猶獲見之故自衛反魯而討論之所謂定禮者定此籍為經也孔子雖定之孔子無位但私藏而私傳之未及大行于世孔子歿而微言絕壞亂至于戰國上下恣橫禮益為當時所惡然孔子所定之經不待秦火秦禁先已散亡至漢武帝之世始弛挾書之禁建收書之策禮之篇章藏于孔壁散于山澤者稍稍漸出如高堂生所傳二戴所記藝文志所載世歷唐宋至今云古禮或存者惟

此而已此外更無所謂禮者故六經殘缺惟禮為甚予蚤嘗有志思學諸身者未有所得故置其稿于篋中以俟時迨仕而或出或處南北靡常皆有未暇至已亥投林之後又以四子諸經未完蹉跎至今始獲措手蓋禮之為經非若他經雖或錯亂其經之規模猶在尚可依據尋繹求其意旨而訂定之至於禮則散亡日久雖有高堂生二戴藝文志所存遺簡然已茫無頭緒不知孰為先王之作孰為後世之為孰為洙泗之傳孰為漢儒之附會孰為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禮無以辯之縱或辯之亦不能全今但據其儀之可覩其義之可訓

者存其什一推而達之求悉貴賤之禮總以三重緝之凡言身者以身為類凡言事者以事為類凡言世者以世為類所謂綱與目者亦次第其間又取朱子儀禮經傳數篇益之以成一經之綱領總謂之曰禮經原古俾學禮者知其源委畢其脉絡以為三重之條理以立天下大本以經大經以贊化育庶幾或少補於明時云

詒遠堂詩序　趙淵

儀溪葉守董氏再築堂于祖居之東偏其底樗散翁者乃為賦文王有聲之卒章既又為之辭而以諗于余余曰詩所謂詒謀云者豈曰贊武王之遷于鄗而已蓋鎬京辟雍化已洽于天下其遷弗徒也惟龜正之吉已協于鬼神其遷弗忘也且其德涵玄默雖弗遷而其所詒者固在也而無平王幽厲則其孝與咼雖至今存其可哉夫平王幽厲武王之所不能知也然至是而後一變一大變則其所詒亦既遠也已矣守董余未前識翁稱其知詩其將然吾言邪不然吾言邪然之則於翁名堂之義思過半矣夫自天子至於庶人苟有所詒者雖霄壤不同而其屬意于遠則一則翁所以名茲堂者亦豈為越哉且茲堂吾不知其朴與華也朴則有師吾儉者斯亦遠之道也如其華則其規必廓儀必尊可以設塾

可以叙族食可以行冠婚喪祭之禮其子若孫有賢不肖者可以大照勸懲于此使守董日坐堂上行吾言以顯其政而又脩德於陰為之地吾見少習長順歲因代沿則夫大人君子寧不曾出于其間哉吾又見夫鬼神之靈潛裹求祐茲堂殆百世如新也若徒以貯金幣廣宴食隱笙歌而號之於人曰吾所詒者遠也則豈余之所知哉吾嘗怪夫世之人有譔人以峻宇者其子孫乃或肯構又嘗悲夫大人君子有大庇蒼生而自處容膝者其子孫乃或棄基噫若此者其常邪變邪其祖宗之故邪子孫之故邪頑翁他日更與議之

東湖別意圖序　金賁亨

江右陽山周公守台之四年化洽譽揚　天子嘉其賢陟副川臬憲事按治重夔將行肆樽俎於東湖之君子堂與一二僚友暨諸縉紳為別惟時甘雨既霽水光空明清風徐徐蓮芬入座嘉禾且稔黃雲遶堤公顧瞻色喜客亦欣如酒半舍席登舟由堂東遡流杯亭以西矩折而南叢荷如櫛或欲棁舟以進公不可曰毋觀物而物病也廼旋而北復于東載往載來逈若千里或凝思靜觀或錯觴劇飲或高談放歌其趣不同其樂一也已乃相對歔欷咸惜公別謀所以贈公者退而繪為圖命

曰東湖別意率為詩歌以發之屬予序其事予曰蓮與湖合而成勝者也語公之德莫如蓮語公之澤莫如湖夫愛蓮說公家宗訓也曰淤泥不染其公之廉根諸性乎曰清漣不妖其公之朴志復古乎曰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其公之無私而明不擾而治乎曰香遠益清曰可觀而不可褻其公之不求聞而德馨且達不立峻而物罔弗欽乎乃若博大而有容潤物而不匱居平夷之地而立不測之防消未形之變吾又不知公之於湖何如也昔公之來也予與諸縉紳長老迓于湖左公首憩于斯堂茲復即是以別夫豈適然者哉今而後有生于斯登斯堂者能無懷公之德乎有宦于斯登斯堂者能無法公之治乎吾聞成都之勝有房公百里湖公往而泛舟焉追咏蘇頴濱酒壓郫筒花傳五老之句冥然有會于心展玆圖而玩之於吾台人何如也公聞之曰斯堂也斯圖也其諸左右券乎遂書于卷以別

台學源流序　金賁亨

台古荒域也歷漢及吳二三君子始以幽操貞忠有聞當世晉唐之際節槩文章之士亦班班見典籍而未聞有所謂聖賢之學者逮宋治平宣和間有二徐先生者出乃始傳胡氏學為邦人宗紫陽朱夫子大書表其墓

而以道學傳千古稱之於是二先生名用益顯縉紳學士若更耳目而別有所見聞已而石克齋子重潛心伊洛納交晦庵麾其徒杜良仲華往師之若昔賢之撤皐比者於是有識之士霓望市趨惟不獲朝夕考亭是懼當時飲河充量者凡若干人宋太史景濂氏稱晦庵傳道江南而台特盛豈其無徵也哉間若趙然道昆弟則又兩遊朱陸之門者也晦庵徃魯齋王氏至吾台人見魯齋如見晦庵受琢成者又若干人自是考亭之學遞相傳授迄于今不衰此其功也嗟乎台一也而產英毓賢後先頓殊若此豈斯道在人有唱斯和元氣之會不

也極不大亨邪夫安定一師也紫陽一師也象山一師
也魯齋王氏又一師也其為教與吾邦諸賢之所以學
其同與隨所見而見焉隨所趨而趨焉未敢必其同也
其不同與壹是以聖人為宗者也取權衡於吾心觀低
昂於洛學庶幾其不爽哉昔遜志先生有云前人之弗
傳後死者之責也欲紀載一書為鄉閭法式不幸不果
作吾友竹江趙君淵欲嗣為之亦復齎志以沒嘉靖戊
申春暮余往寓竹江墓側之小軒者信宿乃惕然有感
不揣荒陋遂歸而圖之咨耆宿攷傳志搜剔遺隱凡十
有八月而書成名之曰台學源流用見山海之區迭沾

大賢君子之化為邦人幸用見我台之多賢俾後之人
有所觀法而因流溯源以不迷於其趨且以成先正之
志盡後死之責云爾是編也為卷七為傳三十有八其
疑而莫考者十有五人類附姓名以俟竊復於各卷之
末綴以鄙言并用取正于有道君子云

三台文獻録卷之十

三台文獻録卷之十一

序

送焦僉事之浙序

王度

今制按察司自司之長以及佐貳皆古監司也長以外
則有分土然於司事無不當問浙水十有一州為分司
者四歲分司入其疆守以下郊迎唯謹至則庭參成禮
謝守土不敢怠磬折而辭已乃具民所不便與其滯事
而受約束焉分司者又用以考其殿最書于籍是之謂
監司專聽司長總要臺諫集謀吏部考成而官人之道
滋備於序其始也分司之所賢則罔不賢分司之所不

肖則罔自不肖即有能不見者寡矣獨百執事與有責
哉黃山焦君與予同年友同事于春官既而與予別尋
復同官于南乃今於刑曹為同僚凡官所與處多善類
而獨與予善則不知所謂矣是歲秋七月浙監司缺吏
部以君名聞補今官初議治水難必得有才操可任事
者論無踰君或曰君南畿人非例也遂止君今當有分
司之責於列郡其職以激揚官屬不使毒民為務而君
又嘗注意於茲矣是不獨杯酒論說退而托之空文已
也雖然百執事之所望於我者重則所以事我也周其
事彌周其政彌關否則為政日益為名日損是二人者

於君何居乎君嘗謂予曰賕吏不繩是不飭法也浮費不節是不有民也不繩而復縱之鮮不爲賕矣不節而復糜之鮮不爲歛矣信斯言也是君於前一人也可以覩法焉於後一人也可以觀禮焉法行則畏畏則耻心生禮行則勸勸則事有終又以聞于他分司而其風可知也他分司又以臨其屬而其風可知也豈曰吾浙之利云爾哉而行之必自吾浙始仕西曹者若干人當有言爲君贈又度浙人也嘗以土俗告不以吾土而以天下公言之也

奉別尊師張先生分教海陽序　王度

度少受尚書于家既乃聞里人張先生之賢敀業毛詩往從之時先生講席者且十餘人先生不以度不類輒進而誘之俾與十餘人者同業十餘人者亦忘其長不予拒也於是有呂君道在者尤莫逆至議以妹妻之亦賴先生一言以定葢二十年于茲矣中間道在先成進士而先生始貢明經與度同客京師比先生授官海陽之明日而度亦以釋褐則其數葢有不偶然者夫以先生厚德粹學介視青紫凡及門者無不各有所就道在尚矣度小子顧以得聞於平日者竊祿於此而先生乃就海陽以去亦獨何哉所貴乎達官者其功易所憐乎下僚者其事難徒以有道存也身達而道窮猶夫窮也身窮而道達猶夫達也是二者何居焉先生往哉度姑以前十餘人者卜之也今夫海陽爲潮屬邑昌黎韓子之澤庶幾有存必有先得我心者語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難易之辯也先生往哉度姑以潮人卜之也

送紀僉事之陝序　王度

凡天下有司之刑罰視部爲準歸于明法守宣德意耳矣然而按察缺員則不免内推一人老於吏事者往補之從其習也是歲春予以南屯部至日得往事十三司

間十三司郎聽讞之暇日取律例誦説之輒從其老於吏事者正焉又蒐集而關議焉凡以求生道而已予乃今知用人之意與用法同葢其仁也文安紀君元正初拜陝西之命將行咸曰紀君老吏也善用法予曰君非能用法也能用仁者也用仁則法在矣用法則法亡矣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仁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仁之法也君茲行也望函谷之關慨然太息曰壯哉秦乎秦之法斯鞅者爲之則蹙矣又從而行灞滻之原慨然太息曰是高帝所爲除秦苛也微漢民無子遺矣又從而覽豐鎬之舊京吊分陝之遺墟則又緬然興思

曰文武周公之風教庶幾有存者乎何其厚也吾聞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而君今亦與有觀人民之責古觀風之使采而獻之於上慷慨悲歌之士擊筑以洩不平君能無槩於中邪是故以文武之道告其君者上臣也以商文之術告其君者中臣也以秦之說進則何心哉取監焉可也今 上仁孝圖治敦裕爲俗內外臣工靡不將順之矣况於授之以法使司平於我也君將見秦父老而謂之曰 朝廷所爲用人百執事所爲用法者化以寧爾而已爾官毋以復鷙而任刑爾民亦無以勇悍而好訐必不得已而或奸于法者罪弗宥則雖由此刑措不難也於乎此周道也吾 君相之志也行之其必自西人始乎

壽愚逸泰翁序　　王度

台有城郭山林仕族隱君生長于世六十年門之催租之吏田無負逋之夫居則皷琴以自娛出則命觴而獨之栩栩然不知身世之少也壯也老也歲時之炎也凉也復不知人事之有代謝也而獨與其隣周氏子祺善以謂祺曰吾觀諸士之習畢畢爾而子獨亢舉業之文靡靡爾而子獨逆殆南宮之繫徒也盍妻諸視祺之父處也猶其初迓輪也其三北也猶其取上第以歸也餘子揚揚然若爲弗聞也者而過之他日祺以語予曰若是乎丈人之愚也而智於祺其殆果於求逸而莫之顧邪予盍爲我誦之度曰甚善文固宜我世之爲愚者孰有甚於予乎衆方脂韋視時之趨予獨不爲守倖如株衆方乾沒一飽求活予獨不恌亘羡自啜世之愚復有甚於予乎而猶役役長途貌先身老兀兀窮簷夜以逮晨盖愚與翁同而不及逸也遠矣逸而非愚燕雀嬉嬉愚而弗逸螳螂之癡既愚既逸厥志孔一志一不分乃凝於神老氏之所爲壽也而翁有之將愚於混俗而智於攝生者歟抑大知若愚深藏若虛恒情所不可知者歟予聞翁之伯氏爲雪峰先生大雅風槩漸濡惟素退而與樗菴幘峰二公兄弟師友學明三傳蓄而不施世

以爲愚抑孰知翁固自有其逸哉昔者封君顧公就養于台予時爲諸生嘗以文壽後十年爲郎留都復壽焉今翁之寓名見志大畧相同而子姓詵詵視顧益光祺又抱奇器終必有合俛仰宇宙間無一足以縶翁懷者率是往也翁之壽未涯也尚能爲翁誦之

送台守李侯述職序　　陳子直

正德三年子直領浙之鄉薦北遊成均于時逆瑾竊政中外囂然凡有言者輒得奇禍居無何南北諫垣則有

所謂李公某劉公某者交章力抗衆莫不吐舌而二公
果見斥去時雖未識其面固已心慕其名矣　聖天子
更化釐革弊政而李公復起專台之城膺簡命也台僻
在海陬民貧土瘠無以劉氏燔灼之餘民不聊生甚矣
惟公出古意以治之律已必廉制用必節制稅必覈版
籍必明凡可為阜民厚生計者不惜為也未幾而庭無
宿弊事簡民安公實父母之俄而江右盜起逼衢婺燄
兩浙朝廷勑重臣以臨之都臺陶公某俞公某議講方
畧凡厥庶尹非老成懋著聲實者弗取連檄下台公毅
然帥丁壯以往審形勢按兵常山以扼賊衝策惟保勝

全安為務賊果不犯浙賴以全公實藩衛之然則公在
朝則為忠在郡則為愛在敵則為權為勇譬蓋乎五谷
之可以療饑藥石之可以伐病果何以得此哉公衛人
也嘗聞事其節母太夫人以孝語曰求忠臣於孝子之
門又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又曰戰陳無勇非孝也公
一孝立而衆善從之矣茲將入覲天朝民惟慮公之不
終惠於吾台也依依然若孺子之恐離其慈母者相與
謀蹟諸朝以為昔人借寇之舉子直曰不然公之守台
固福台矣脫留政府怙冐之下台不卒究其澤乎辟猶
東國之人之愛旭日也而欲私之孰知日愈升而光愈
普東國之温照則固自若焉是則台人之愛公者私也
子直之愛公者公也君子不以私害公

贈郡侯陽山周公榮陞蜀憲序　王洙

二十一年中朝無事沿邊則川陝山岱河朔所在告急
萬里戒嚴　朝議博求文武才望庶幾南仲寇平仲者
憲戎務以重華夏我郡侯周公陽山先生其選也遂有
四川夔慶之命維時公之治台也則既已四年于茲矣
蓋公負大賢之資聰睿沉定充之以學弘之以文大之
以經濟之畧其治也以廉靜不擾為主彰善癉惡興利
剔蠹翼弱鋤強要之皆實心寔行者以故光輝日新慴

豪右激貪懦平法守懷柔千里如納諸矩吾台素秉禮
讓譬若黃鍾一動舊培遺植盎然生意古稱職民牧者
治教君師之責咸委成焉道德風烈文章政事缺一不
可公其具美乎哉嗚呼川之望公也如旱思雨浙之去
公也如哺失乳吾人豈能一飯忘公哉為民者曰往歲
海嘯之變非公則淵壑我矣魚鱉我矣今茲全活歲復
豐稔相濟於艱難之時相適於安寧之後其何以為情
也為士者曰甚荷夫子四載之造復舊序延明師正
文體或發疑辯惑以開吾迷或稽行崇德以端吾志或
吊古訪逸以樹吾風或憐才惜廢以致吾感叮嚀諄切

莫非教也心志甫通範模日久將非公之心乎將非予師弟子之心乎言之感悵然有別意某進而語之曰公之行也行將愜張　聖天子明命運機設策靖夏攘夷不日旋　朝以終惠吾浙公之治之教爾輩相與守之則去猶未留也

贈山南葉侍御巡按江西序　　王洙

正德十五年冬長至後三日有風霾自西南來咆哮而北倏忽都城震蕩薄暮大雪九衢冰逆居人不敢出門戶道路僵立咸曰艱哉維時山南子領江右之命以行一山子一江子宿有江山古意相追而送之門之外山南子曰江右凋瘵不宜甚矣茲欲櫛垢爬癢為吾民息其何術之能一[illegible]子曰子茲行也其固以車濟乎曰以車北兗以車濟乎曰江河更以舟車必御而舟必師乎曰擇良而委諸道焉能以刻陰雨飄風水澌雪濘皆足為吾行梗柰何曰受之以需一江子曰是知政矣夫以成天下之事者必天下之通儒者也通疑於擾得識而任識疑於苛得量而容三者優於天下矣子舟車維宜者通也擇良者識也需者量也江右其有瘳矣乎一山子徹喻諸公倚而和之少頃風定雲馴斜日漏明驄馬長嘶而山南子行矣且告之曰得便其以是質諸古泉

許子

送陳子伯俊歸雪江序　　王洙

朝制勳戚之家為特設教讀一員將以崇理道示規訓也去歲鎮遠顧侯以乏賢上請　天子聽其多所掄擇必求無忝是者于時侍御葉子風裁為諸縉紳所敬服遂以陳伯俊氏薦其言曰伯俊余亡室姪也其人朴而不華愿而有禮木石烟霞之氣望之可識忘機海東者已二三十年于茲矣顧侯遂移文走請有司為徵致之今歲正月來視京師顧侯甚加禮敬至歎息曰先生雅淡足師我也既越月伯俊浩有歸志見白雲則曰吾毋奚似也見草卉則曰吾徑吾廬奚似也見車馬則曰吾奚以塵擾喧雜為也遂以在告去顧侯為絷之弗為得下日且行侍御以余於陳有姻好欲重余言以贈余乃進陳子而告之曰子茲行也備數善焉舉不遺親義不遺故者侍御也相信以濟相下以咸者鎮遠也避而棄出而不嘖者吾子也一事而善交一行而[illegible]不必循資歷歲而所謂崇理道示規訓者固可以默成矣子豈慢無所為者哉雖然通籍公侯納交[illegible]適然而已固不容以在告終也嗚呼其來[illegible]也于于其歸而來也徐徐江湖廟[illegible]

亦榮且適矣陳子名藻字伯俊號雪江弁書諸此以俟
物色者

物外探遊集序　王坊

物外探遊集方霞洲氏遊黄巖諸士夫相與倡和贈
貽之作也詩無古近體而文則序記若跋總凡若干首
雖鎔意綴詞言人人異而思致演溢文藻錯綜讀之皆
可喜霞洲之學識諸君之義尚於是乎徵霞洲藏修海
上至是出遊遊僅旬月而所得詩文若是其盛可嘉也
已觀其自謂物外探遊且拉孫少梅氏偕行殆將踰江
淮遡燕冀縱觀大都徧歷下邑宣壅鬱而愜意氣有不

但已者則所接才雋逾多其所得詩文宜又何如乎未
能逆覘而預訂焉雖然天地間皆物也即天地亦物也
霞洲物外探遊豈不在人間而外天地耶曰非也人惟
役於勢利則動有所闗物乎物而物不勝其繇矣惟其
不然則心泰而體舒出塵而離俗太山不足爲吾高滄
海不足爲吾廣其何物能累之是道也古之莊周列禦
寇最爲得之然其過也流爲荒唐又孔門所不與吾孔
子與斯人爲徒而安土樂天心超萬物之上斯其至矣
雖謂之物外探遊亦可也霞洲積學有年今出遊以驗
其學將莊列乎抑孔子乎其志貞則其沿而進也確爲

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霞洲行矣他日縱遊來歸税駕海
上予當造而叩焉其有得于江山之助麗澤之益者擴
爲詩文宜尤精實而宏深非但慱收他人之詩與文而
已自得彌深而知之者彌衆予想物外之遊左矣霞洲
以爲何如因書以訊之云

滁州志序　林元倫

滁舊有志病弗徵前守盖數謀之未得勝事者嘉靖丙
申予至而稽焉則屬如前守會栢泉胡子以使事還予
夙知胡子喜謂滁人曰志成矣以請胡子胡子曰吾志
也乃選學官弟子慱達者八人以相再閲月而志成予

覽之終卷曰斯足徵也夫夫郡莫不有志志古列國史
也而未有志以史者乃胡子以史志焉叙以代紀事以
年紀畧者足冗者剔失實者稽舛戾者訂而沿革是非
政治得失人物臧否又各附以論斷詞旨簡嚴真一郡
之信史也昔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史之祖也
且操縱予奪無少假貸胡子其殆傚是乎胡子始任是
事也矢於衆曰夫志将以傳後也匪公弗協匪慱弗詳
匪愼弗覈弗協弗詳弗覈斯弗信弗信弗傳矣咨訪蒐
輯品藻去取無少忽焉胡子盖以自懼也亦因以懼其
鄉之人也凡予輩吏茲土者且莫不以胡子懼也夫有

所懼則不敢為不善則必日進於善是志也豈惟足徵
邪八人者採錄則孟源邵廷相朱鳴謙陸鏊校正則蔣
欽孫孚于世材韓澄也漆皆宜書

送大叅朱適齋先生東歸序　　蔡雲程

適齋先生世居金華四賢之里素以有道稱諸縉紳間其來副滇臬再陟叅藩皆不以家累自隨所居蕭然一室若遊于方之外也余辱鄉曲道誼後每過從焉先生方援琴而歌歌曰嶒屼出塵兮嵾之山清澈鑒髮兮瀫之水振吾衣兮濯吾纓胡勞夢寐兮萬里余曰先生其殆有退心矣乎他日又過之先生復援琴而歌歌曰秋

風起兮鱸鱖肥秋空邈兮鴻鵠飛膏吾車兮秣吾馬山中之人兮遲予歸余曰先生其決遁思矣乎無何具情實懇諸中丞劉公侍御包公為轉䟽于上冀速得請而歸維時天子方倬士習之巧于宦而頑于利也圖以挽其趨弗得特下銓曹賜允若曰其何愛一人之高而弗以風天下先生拜命喜動顏色從容就道若荷重負而始釋焉中丞侍御公並寅僚諸大夫咸惜其去而嘆其賢相率為詩歌以榮其事屬余序之嗟乎先生豈不信為有道者哉余聞古之君子其仕也難進而易退是故三讓而進進之難也以明禮也一辭而退退之易也以昭義也自夫禮義之不講而進退之無據于是始阿洪泥得失並患而遂心之行有不可勝言者矣先生起家甲戌進士歷縣郡郎署逞逞皆著聲實趨趄幾三十年始階外僚三品其視逢迎鑽刺以速化為術者何如也叅藩而上為方伯為中丞其官逾尊其勢逾順先生曾不絓胃而飄然決去其視低回濡縮漫弗以冥升為戒者何如也夫先生於進退之際奚啻亡愧古之君子上之重遠其志以示礪頑劘貪之懲者詎不謂深哉先生行矣鴻冥鳳舉不可攀矣遐齡茂祉不可涯矣異時道括蒼以望復絢巍然樹見一之堂並煙霞之表非先生

居邪

蘭社宣聲詩册序　　蔡紹科

高州節推太平少山趙公昔讀書於吾邑之明因禪寺與藩相樊陽吳君吾弟郡博滬齋君意氣甚相得也中分涉宦途參商各天近各先後歸田而限於地不續舊好者垂十餘年矣辛酉歲五月游鴈蕩少山乃越居嶠望委羽趨避于城南王氏家吾黨聞之齊相率日往尋候仍分番為東道主詠詩論文彈棋投壺呼盧飛觴日縱清歡于時非但吾黨士夫周旋無虛日其韋布逢掖之流亦皆爭拜下風以覲緒論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

蹊鍾磬在懸扣者自至者非邪茲寇退少山命駕有期少梅孫子亦少山知己乃萃所與倡酬諸什録於冊題曰蘭社宜聲為翁贈以赤忝年長且世交屬叙之走謂以蘭名社取易其臭如蘭以蘭目少山及吾黨也宜聲云者情以詩達也其始也喜少山之來而相與歌詠以識情其既也惜少山之別而以歌詠者録於冊以贈行甚哉吾黨之不忍舍少山也少山又忍舍我而去哉不寧惟是抑可以表乂要之情引道講之誼考理亂之跡而今昔之感慨係之矣然非徒騁奇角麗為也少山家子姓皆譽為歸請以此冊視諸必有鑒別之論而走不

及知也是為序

送同年張子敏節推嘉興序　何贊

貞教忘刑古也以刑肅天下勢也惟刑嗇克與執偕趨吏事也迴儷迴風胥刑弗服君子也既自朴蒙空侗書象而民不犯矣自於刑逮德下衰訟興而刑昉刑非聖人意也辯也厥後刑家徇勢而不究本往往以胥明尚斷務矜為良吏一為覿德之說則相與詆嗤以謂迂濶難行悲夫茲仲尼所以有聽訟猶人必使無訟之嘆乎東阜張子以進士典推嘉興郡問余所以事刑余曰刑凶器也夫民可使覿德弗可使覿刑[illegible]純覿刑則亂今之善刑者不過曰明摘隱伏斷不留獄矜以哀庶戮不辜而已三者吏事也雖中人之資皆可勉强而能孰若章志貞教還民不爭弁所謂明斷矜弗用之爲愈乎昔舜語皐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皐陶復舜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夫無刑好生上信也協中不犯下順也上信下順古也今之民即古之民豈盡淪滅乃心弗可教導乎惟所覿之異致故也余願張子修舜皐之道以理嘉郡之民導以仁不使相賊臨以正不使相詐涖以廉不使相欲訓以讓不使相能如是則民不爭而無訟無訟則刑措而不施是

張子處今世行古道良吏云乎哉夫一郡之心通于天下者也天下司刑者之心通于張子者也張子化行一郡天下之欲爲張子者皆將取法張子以化若郡民是張子之道行于天下而天下可不事刑矣豈曰小補之哉張子行端而靜言恭而信博學而守儒多才而巽志可與復古者也余故不以良吏期張子而進張子以聖人之道張子虛受人者吾言必有合乎哉是爲序

理冤傳後序　許仁卿

人有恒言皆曰刑官無後斯言也其治道之蠹乎夫觀諸治田者很莠不除嘉穀不生惡人得志則爲善者懼矣

葢天下事顧是非何如利害非所恤也刑苟是矣雖周公滅親不害於義如其非則唐王縱囚不得以爲仁司刑者苟知無後之說皆將倖福於冥凡可以長奸縱惡以爲子孫久長之計者無所不至國有若人不亦殆哉皐陶爲士師雖天子父有罪執之而已况國人邪世代邈矣後之有無不可知縱使無後不失爲唐虞碩輔彼深文之吏羅織成獄者固應無後如歐陽公觀不嘗爲推官乎宋之韓愈乃其子也公嘗自言曰訊囚當爲死中求生求之而不得則吾與死者皆無憾矣以是存心雖不求有後古語云仁者必有後亦理固然也吾恐恒言不獨壞人心術凡壞人國家不得不爲之辯

潘省元文集序

葉良佩

潘省元文集五卷舊無刻本予世父東墅君得寫本于其先師繆守謙氏曰潘先生文集間以視予俾序之序曰先生勝國時人也以詩文鳴東南而尤長於詩夫談勝國之詩者必曰虞楊范揭其在吾浙則楊鐵崖廉夫其尤也鐵崖序兩浙作者集於吾台取二人焉曰丁復仲容項炯可立嗣後選刻元詩者台獨取陳孚剛中而皆不及先生予不知其何說或謂先生宦遊未甚顯當路諸公皆莫之省識噫其然乎往予聞諸先輩元一代之詩要當以劉静脩虞邵菴為稱首其次則楊廉夫延伯載德機之間揭曼碩殆弗如也乃若吾台則當以先生爲最云先生古詩長短句有李謫僊騎鯨之氣其序記碑銘則模範昌黎顧其才力又駸駸乎足以達之也惜乎遂死于方谷珍之難猶未見其止爾初谷珍寇海上勝國即行省命將合數郡兵討之不能下或曰非潘先生不可於是禮請先生於其門說以逆順語寇即日斂戈甲受命于朝會方氏之黨郭仁本輩素不樂于先生遂相與譏之谷珍[illegible]行諸監而害之士林懊恨焉或以先生處無道[illegible]能括囊沈幾以自蹈于難為

先生病予獨[illegible]康之在魏晉也葢嘗散髮巖岫以避之矣[illegible]馬氏所殺要之正人在野固奸雄之所不[illegible]先生之遭害于方氏同命也又豈智者之所[illegible]免之也哉善乎先達林公輔之論曰潘先生其大劍也其光芒上逼星斗而不能保其無缺折[illegible]然不害其為千金之寶也此可以為知言矣先生名伯脩字省中黄巖大澧人嘗三舉于鄉為省元已而試于春官輒不利死時年四十三云

石梁文集序

葉良佩

凡生而有德可宗歿而有文可傳者均謂之無死吾友

石梁王君之歿也郡守陽山公既為詩二章哭之由輔初脫比于塋凡有事率經紀自公乃輯其文為如干卷曰石梁集序諸端將刻焉間以視予俾校正其訛字予讀之出涕沱然曰嗟乎天之不可詰也久矣甚哉命之無從也吾於君重有感焉先是君以文故名大起乃其偉志宏識天下莫不聞即君亦自負以為古之人奚所不可及也乃厥業亦稍見端緒矣而竟止于是乎初予之敗于官也顧君意恒予傷乃君官弗敗則顧死也而其所為表見於天下者徒茲文焉爾斯不謂命邪且夫文者何為者也道之聲容也是故象天生形地生動之

以風雷斯為聲麗之以日月斯為容是所謂天文也人之生也俱天地之情是故有動作威儀言語歌泣以為之聲以為之容古者左史記言爾雅醞藉凡以文其聲而天地之聲舉之矣右史記事居而變肆而隱凡以文其容而天地之容舉之矣是所謂人文也易有之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且今之與古曠不復相晤乃吾由百世之下以遡觀虞夏商周之故於百世之上一咳貌之微率若耳聆而目擊焉者要皆是物為之也是故觀其廣儉剛柔之氣可以知其風觀其安樂怨怒哀思之感可以知其政觀其渾噩簡侈質䏻孚浮之界品可以知

其人之德風以動之政以翼之淪之浹之與化入之而天下之教成矣夫文之為用若是其大也顧自東周以還士之有文者往往不窮則死斯誰為之也予莫之能解已予往歲數嘗以文事訪君然未始深言也一日會宿戲龍精舍乃劇論抵于夜分顧不善相下爾比予後悔方圖復要君續講戲龍之事而君則已矣悲夫往予謂君之文似長於記言今則曰否且偃商孟軻氏固記言之文也乃其事具在其言夫君蓋有志乎其大者也是故讀其文如見其人焉其志廣其氣方斯國士之遺也乃若辭有險易大小然率皆醇醲而茂有譎誕浮靡

之雜思之出于哀樂憂喜敬愛者靡所不具然一本於理義而蠱淫憯傷之流失則無也其斯以為君子之儒乎即後有作者復何所刺譏焉然則斯集之刻而傳也石梁子可以無死矣

奉賀一所翁金先生七旬壽序　胡士恂

嘉靖壬子吾友所翁金先生壽七旬十一月二十有一日其誕辰也先生適以二賢嗣主政迎養金陵親友圖稱賀而力莫能致吾兒子重華謂予在末交宜揣一言以爲壽予曰先生孝敬之誠宜於家德藝之聲華於國廉潔端毅之操推重於遠邇者人人能言之矣今之榮

就禄養也葛巾野服翩翩僊侶春酒稱祝之間蘭玉芬芳吾紳搢笏具慶於一堂使先生不知老之將至而樂其諸子之賢者亦人人能言之矣奚俟於予言哉顧予之所以為先生壽者非為其身壽也為吾台道脉壽也台自宋二徐及陳宗正羅提刑以道學倡於是文公朱夫子至台及門親炙者凡十有八人私淑而知者凡十有二人故宋太史景濂氏稱晦菴傳道江南而台獨為盛　國朝道學大明宜有儒者輩出與宋諸先哲並而惟僅見方正學陳克菴二公而已餘則多文章節槩於道實罕聞焉先生自弱冠領鄉薦即與竹江趙子杞山

許山容菴應予惕然共奮求明聖人之道靜坐精思一以文公為宗溯究洛學淵微繼舉進士[illegible]教職授揚州人皆謂其位之卑而莫知其志之大蓋欲變化人材自維揚始未幾召入部曹[illegible]學是道南書院以身為教士方嚮風又轉江右[illegible]與道或違毅然求歸志益篤行益敦日悟精妙[illegible]聲色貨利與夫之欲一不入於心而道體為之灼然矣氣象雍容言詞簡直律己接人淳如也識者咸以今之明道稱之茲前所謂罕聞者於公幸復見焉竹江没而容菴方陟華要杞山且遠不獲時覯雖以吾之椎鈍[illegible]承引掖論議時同靜養教以學易其惓惓與[illegible]之意蓋可見也燕閒則又紀道南錄台學淵源以[illegible]同志其所見大意槩發於贊揚諸公之後而求進上達之意駸駸乎其未已當道雖交章累薦漠不為動而凝淡玄默之念猶夫昨也蓄焉既深則天之所綏其可量乎由是則先生之壽日進而未涯而所以綿延乎道脉者殆未艾也然則先生之壽身與道與先生名溢海內遠而竊慕者豈無其人金陵之寓必多同志者然則道脉之壽將復及諸天下矣抑豈特為吾台壽邪予不能無望也是為序

赤城先生集序　趙大佑

赤城先生嘗自裒所著書以十干類為卷目藏于家其始得嘉禾沈氏槧梓之曰甲乙選稿既而王君廷幹誦貳吾台即甲乙稍廣之為七卷録諸郡齋甲乙先生手定節取真精郡本襍真贋雌黃者或似是之大佑昔從先生仲子河得其全草録置家笥屬海寇至燬焉頃承留臺之乏過天台復得前鈔合甲乙與郡本參列質校一是皆以先生手澤為的侍御會稽俞君汝虞好古而信先生遂圖所為廣其傳者夫華國之具六籍尚矣嗣是作者若林孰不自以爭雄方駕顧其品藻味旨遡之曠世恒鮮以聲氣應求即孟堅之於子長猶濫心焉先

生學古成名當　憲　孝二朝全盛時稍試輒退遺榮以勵俗乃其質素貞方確然不入錙磷者又足以濟美先公而成危行由之立言名世非具有華實者邪先生嘗言李唐作家惟韓愈氏人文俱傳噫斯其自倫擬矣然退之起衰八代歷唐迄宋始遇六一為之知己遂昌鳴至今先生歿未幾乃值吾侍御樂為暢發潜耀俾繼今作者獲覩其全具其於品藻埶許殆逮且長視昔所謂若翡海鯨鯨星五緯宜必有辨於此云集凡正辭二十又一卷加別録二卷為外集于以備嘉禾與台之未備似是或寡而夏氏之故亦與有徵焉

愍忠録序

趙大佑

愍忠録何愍武君暐之忠也初武君佐幕于台居頃之倭夷擾海上入逼郡郊君受檄督戰兵潰死之事聞天子愍焉贈卹之有加等吾台之人及其同梓里者從而為誄為辭又為輓以歌之哀榮無識篇章盛張伯氏昂與君嗣子尚賓咸圖為君不泯者斯愍忠所由録也以事出台中謁余一言序之序曰　國家乂寧久矣吾淛之東薄山海而居民生飽食偃卧不識戎馬何狀有司者理爭訟致期督斂以實公庾則外宴禮過賓狎絲竹以樂無事為常度及猝爾變生蒼黄驅不教之衆制挺而出嬰銳鋒其書潰無惑也君以業文吏又幕僚耳戰陣非其素也被檄輒往力不敵廼竟死之噫良可愍也余覽載籍徵諸近事其有身都顯傾握重柄以號分閫一旦臨小利害屛息惴惴重視其身若丘山曽不自以為恧至如以死勤事者亦自不少其在司土專職勢固宜無他諉苟任非素位處下僚而能慷慨死事不辱如君顧吾指未多屈也雖然古稱忠烈壯夫豈樂其身遺虎吻傳世名哉要皆能先事為備備至不支守死而善其道足尚也假令易地處君俾得專事分寄勇與謀合宜必豫有弭寇令圖何至坐令蠢類逼我邪夫人才盛

衰雖與氣運上下亦由厲聲表勸固自有方　朝廷崇奬忠義不遺位卑即君所自樹又煒燿可傳布如此異時史氏述義烈之蹟垂世不落莫者君奚讓焉余追思吾土誼不當嘿嘿於是役矧其家人主我三至遂為書之頃者兩京比士尚賓與昂子尚訓咸與計偕天道不遠人要亦視吾民觀聽以錫類于邦家由是推之褒忠者將不止于余言

送立齋應君守漢陽序

秦鳴夏

立齋應君以進士起家守黃州者再歲矣政通惠洽黃人宜之會入覲治以最稱比其返也則聞其母太夫人

之疾君蹙然曰吾安能復事事邪適白臺察乞致其事而去不可請益力泣數行下臺察者乃為請于朝曰臣聞地有繁簡人有能不能唯黃濵江帶淮軒蓋衝斥應君素雅靜黃非其所宜居請得量移為便蓋陽抑而陰挽之全孝養也疏上未報大夫人竟不起君抱痛以歸越今年服闋赴闕下復拜漢陽之命以行客有歎息為君惜者其言曰夫應子者豈其才誠不足以守黃邪即如臺察之疏其所不能固有在耳漢陽去黃密邇而衝斥鞅掌殆或過之若應子者顧無所宜居者也豈銓司者漫未省乎白厓子曰否不然是所以見應子也夫今

制守令之黜陟咸取裁於臺察之舉刺然而臧否之間固容有過其聲實者彼銓司者孰應而孰信之邪應子為覲而罷毅然冐不韙之名以去使復在燕趙閩粵之墟雖亟稱治而黃州之政為所掩者多矣夫永安漢陽咸荆地煙火相望不越百里跡其冐俗利病蓋鮮有不同者君於是乎儼然臨之吾見甘棠之澤襦袴之謡去者思而來者悅能不能可表見矣庸詎知非用人者之意也乎君溫粹冲雅退然若不勝衣至其中之所藏確乎有所不為也使或少貶以隨俗化蓋其所獲者多矣奚俟一麾出守再試而後見邪然余聞應君倜儻善音樂尤長於聲詩升沉得喪之間置之久矣茲往也尚將以其休暇登臨嶂之山泛太白之湖神怡景會賦詩鳴琴胥與樂民之樂蓋不復知宇宙之為寥潤俛仰之成今昔矣彼瑣瑣者又惡足云客悚然曰僕誠小人也淺之乎知應子矣明日應君過余言別遂次第其說以遺之

送大中丞石塘曾公巡撫山東序　　秦鳴夏

今天子銳意治平以名實責吏治尤亟重撫臣之選即其人非資望兼隆雖廷推置弗録是歲七月山東巡撫都御史員缺僉議其所宜代莫如今大理丞石塘曾公以名上上可之翌日有諫議者奮而言曰夫地有險夷

才有利鈍方今西北戒嚴保釐為急才如曾甚不使之撫大同撫山東哉乃疏請易置為便上若曰咈哉有成命矣於是曾子豸冠白簡陛辭受勑且行或問於秦子曰主上知曾公邪曰奚不知也夫都御史者八座之要風紀之首激揚之重任也公以進士起家僅餘十年邇能奉璽書秉繡憲代　天子出而巡岳省方雖才且賢非受簡知曷克臻此邇公昔以名御史按節遼左恩懐威懾不動聲色而已三城之變主上嘉邇丕績擢貳廷尉越今而有茲命蓋其所受知者素矣曰然則以公撫

大同顧不可邪曰竊聞之程能絜才因人授任謀國之大端也審時度勢敦本持末制變之微權也國家重熙累洽民不知兵北虜乘機竊發寇我疆埸蓋治極而蠱無足怪者我　皇上英明神武廟謨如見此不過一指顧間邉徼可傳檄而定矣顧今畿輔諸郡災眚頻仍江淮徐沛之間民窮賦急嗷嗷然若不可生者慮者以為山東近連幽薊遠帶淮徐使不得其人以保障之即令蜂屯蟻集内擾外應其緩急之勢視諸緣邉未易以軒輊言者是知　天子之所以任公與公之所以自任斯其制變之微權哉不然若公之忠誠天植蹇蹇匪躬上

雖不之命固宜抗疏請往以身徇國奚俟用言者議而後徐為之圖邪雖然險夷不遷者王臣之節也出入均勞者聖王之臣也是故畢公以父師之貴保釐東土衛武以列國諸侯爰命入相唯　公荐膺　簡命歷試諸艱其於股肱心膂之寄有辭之而不可得者山之東豈乆居公哉公吾浙黄巖邑入浙大夫士謀所以贈公者屬言於鳴夏顧惟淺劣不足以知公姑述其所嘗語或入者如此

史質序　秦鳴夏

或問史貴詳乎曰夫史昭往詔來者也是故述廢興正統紀審沿革明功罪上下數百年間於簡冊焉盡之夫惡得弗詳然則病簡乎曰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是故事不提其要雖該洽其何裨言不鉤其玄徒猥冗而可厭上下數百年間於簡冊焉盡之夫惡得弗簡予嘗愛班固書叙漢二百四十年事僅僅八十萬言其間人聚物叢巨肸細卬至今一展卷間赫赫若前日事此其故何哉及觀范曄贊曰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乃知作者之難而史固未可以易言也宋史成於元臣之手其間有紀有傳有志有表燁然稱一代成書顧其為卷凡四百九十有奇其為言殆不下數百萬豈紀宋事者

獨宜詳與抑所謂不穢而有體者未之盡也一江王子溺志典墳蓋嘗有懼乎是比致政家食則悉取而芟夷翦裁之渝十載而書成計其簡帙存舊十二而典章文獻靡不具存乃若明帝紀之正閏志道統之斷續則又超然獨得可以俟後聖而不惑者信哉其為良史也一日出以視夏命為序之夏憶早歲執筆肄太史氏嘗被詔旨看詳是書因循歲月尋復罷去缺焉未覩成續今覩王子所著所謂獲我心有戚戚者洪惟我　皇上右文典學超越千古一時海内䌷繹單門圭竇之士莫不肆力述作媲美前猷若是[illegible]者[illegible]為力誠勤而為功固

不細矣昔者劉昫撰唐書議者譏昫生五代文氣卑弱之時以故叙事無法詳畧失中至宋慶暦間歐宋氏出一舉而改易之事增文省士快覩焉而舊簡廢矣胡元繼宋以混區夏脫脫阿魯圖諸儒實典史局其時與人俱出昫下而王子所著則上追歐宋詎必多讓特其蚤遯丘園未位通顯無由塵乙夜之覲以成不刋之典耳雖然夜光珙璧不必同産天下有同寶焉是編既出夫肅知館閣諸公不有采而獻之以塞明詔者乎書凡一百卷曰史質者著不浮也是為序

贈郡侯梧岡陳公述職序　秦鳴夏

夫儒者稱叙良吏輒及卓茂予嘗尚論其世其所設施非有可喜可愕痛快人意赫然若神明之為者而何其聲之遠也及觀傳其事者不過曰勞心諄諄愛人如子又曰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豈理道固止是耶抑茂無他材能故其治無可稱道也後之從政者吾惑焉察察以為明事非不集也沾沾以為惠澤非不施也皎皎以為節行非不厲也聽聽以為勞身非不勤也考其一時所樹雖足以焜燿見聞矯誣上下其所入於人者蓋淺矣是故出治有本操術有要世有升降民無古今古道之不復也獨吾民罪哉維我梧岡陳公以名進士起家冑轉而來守吾郡文學飾治人甚便焉予自客歲家食公視政甫二載則闔郡人士輒相驚告曰侯遷去侯叅其藩政矣或則曰侯遷去侯副其臬使矣閩而起已而復然如是者殆累日賢士大夫何以得此於人人邪公行方而智圓外柔而內剛加志民瘼不入義外一錢日平明坐聽事迨旲而罷督吏厲行以進帖帖受成訓唯謹事關利病雖豪宗世族亟以藩臬憲使之命唯漠然不動聲色守之如初若夫兩造具備片言而決莫不厭服其心如見肝肺然而推心置腹開諭切至曰如是為法如是為情聽民自便不務深入守其道三載一日推其餘

力以造多士衆著而教食貧以勸士亦津津興起唯勤唯正以成佳習政用以成課用以最是故始至而民安之繼而懷之終而若或失之亦其理宜矣嗚呼若公者豈予所謂出之有本操之有要者邪明年歲丁未寔當天下述職之期公戒行李且行郡倅柯嚴張侯問言於鳴夏予惟唐虞尚矣三代以下唯漢治為近古然自宣帝綜核名實一時良吏雖彬彬而敦龐渾朴之意衰焉光武中興倥傯戎務日不暇給首唯卓茂是崇是表其所以挽治機以風曉天下者有以也明興爰及嘉靖天子臨軒銳意更化故吏治率尚明作比者詔旨頻仍若

欲補偏捄敝以綿國祚於有永者以公治行復應佳期以往當寧將無事以風天下則已苟有所藉以回治機則旌擢之首非公而誰往哉予姑以公之行卜之也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爲公頌之書曰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敢爲　聖天子望焉是爲序

三台文獻錄卷之十一

三台文獻錄卷之十二

論　說

釋統論　方孝孺

仁義而王道德而治者三代也智力而取法術而守者漢唐宋也強致而暴失之者秦隋也篡弑以得之無術以守之而子孫受其禍者晉也其取之也同而身爲天下戮者王莽也苟以全有天下號令行乎海內者爲正統邪則此皆其人矣然則湯武之與秦隋可得而班乎漢唐之與王莽可得而並乎莽之不齒乎正統久矣以其篡也而晉亦篡也後之得天下而異乎晉者寡矣而

猶黜莽何也謂其無成而受誅也使光武不興而莽之子孫襲其位則將與之乎抑黜之乎昔之君子未嘗黜晉也其意以爲後人行天子之禮者數百年勢固不得而黜之推斯意也則莽苟不誅論正統者亦將與之矣嗚呼何其戾也正統之說何爲而立邪苟以其全有天下故以是名加之則彼固有天下矣何不加以是名也苟欲假此以寓襃貶正大分申君臣之義明臣賊之別內夏外夷扶天理而誅人僞則不宜無辨而猥加之以是名使聖智夷乎暴桀順人者等乎逆弑也僥倖而得天下者雖其勢力之強無所爲而不成然其心私計而

深念未嘗不畏後世之公議今將立天下之大法以爲萬世勸戒不能探其邪正逆順之實以明其是非而槩以正統加諸有天下之人不亦長僥倖者之惡而爲聖君賢主之羞乎適事機之會庸材小人皆可以得志處非其地用非其時聖君賢主亦不足以成治功古之能統一宇内而動不以正者多矣秦隋其尤也動不以正而以正統稱之使文武周公而有知其不羞與之同此名乎故謂周秦漢晉隋唐宋均爲正統猶謂孔子墨翟莊周李斯孟軻楊雄俱爲聖人而傳道統也其孰以爲可非聖人而謂之聖人人皆知其不然不可爲正統而

加之以正統之號則安之而不知其不可是尚可以建之萬世而無弊乎名者聖人之所愼也季子然以冉求仲由爲大臣孔子怒然爭之若二子之才魯之諸臣莫及也苟爲大臣未見其爲過而孔子愼而不許蓋才如仲由冉求而以爲大臣則伊尹周公將曷以名之乎伊尹周公大臣也則二子非其類矣故曰可謂具臣矣以秦隋而方乎周豈直二子之與伊尹周公哉使孔子而出其不混而稱之也决矣蓋必有其道焉而不可知矣嘗試論之曰天下有正統一變統二三代正統也如漢如唐如宋雖不敢幾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則亦聖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統亦孔子與齊桓仁管仲之意歟奚謂變統取之不以正如晉宋齊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爲正矣守之不以仁義戕虐乎生民如秦與隋使傳數百年亦不可爲正矣夷狄而僭中國女后而據天位治如苻堅才如武氏亦不可繼統矣二統立而勸戒之道明僥倖者其有所懼乎此非孔子之言也蓋竊取孔子之意也

深慮論二　方孝孺

藥石所以治疾而不能使人無疾法制所以備亂而不能使天下無亂不治其致疾之源而好服藥者未有不

死者也不能塞禍亂之本而好立法者未有不亡者也人身未嘗有疾也疾之生也必有致之之由誠能預謹於飲食嗜欲之際而愼察於喜怒悲樂之間以固其元氣而調其榮衛使寒暑燥濕之毒不能奸其中雖微藥石固不害其爲生泄敗之壞瘍之而恃藥石以爲可免於死此死者交首於世而不悟也夫天下固未嘗好亂也而亂常不絶於時豈誠法制之未備歟亦害其元氣故也夫人民者天下之元氣也人君得之則治失之則亂順其道則安逆其道則危其治亂安危之機亦有出於法制之外者矣人常拘拘焉盡心於法制之内而不

盡心於法制之外非惑歟聖人之法常禁之於不待禁之後而今之於未嘗為之先故法行而民不怨欲禁民之無相攘奪盜竊也必先思其攘奪盜竊之由使之有土以耕有業以為有粟米布帛以為衣食而後禁之則攘奪盜竊可止也欲禁民之無為暴戾詐偽不率倫紀也必先為學以教之行道以化之使之浸漬乎禮讓薰蒸乎忠厚知暴戾詐偽不率倫紀之為非然後可得而息也欲其無淫亂也必先使之無鰥寡怨曠之思欲其無貪黷也必先使之知畏戮辱而重廉耻夫先使之可以無犯乎法而猶犯之者此誠玩法之民也玩法者非

特法之所不容亦民之所不容也故刑罰加於下而民視之如霜雪之殺雷霆之擊以為當然而不敢以為非故民曉然知上之法所以安己也非所以虐己愛戴其上而不忍離卒有至凶極悍之徒萌然上之心亦無由而成事以其能固民之心也不能使之安其生復其性而責其無為邪僻禁其無為暴亂法制愈詳而民心愈離欲保國之無危是猶病內鑠之疾而欲求活於針砭及其死也不尤道生之無道而責針砭之不良嗚呼曷若治其本邪

深慮論六

方孝孺

智者立法其次守法其次不亂法立法者非知仁義之道者不能守法者非知立法之意者不能不知立法之意者未有不亂法者也古之聖人既行仁義之政矣以為未足以盡天下之變於是推仁義而寓之於法使吾之法行而仁義亦陰行其中故望吾之法者知其可畏而不犯中乎法者知法之立無非仁義而不怨用法而誅其民其民信之曰是非好法行也欲行仁義也故堯舜之世有不誅誅而海內服其公以其立法善而然也夫法之立豈為利其國乎豈以保其子孫之不亡乎其意將以利民爾故法苟足以利民雖成於異代出於他

人守之可也誠反先王之道而不足以利民雖作於吾心勿守之可也知其善而守之能守法者也知其不善而更之亦能守法者也所惡乎變法者不知法之意而以私意紛更之出於己者以為是出於古之人者以為非是其所當非而非其所宜是舉天下好惡之公皆棄而不用而一準其私意之法甚則特任其喜怒而亂予奪之平由是法不可行也蕭何曹參世所謂刀筆吏其功業事為君子耻稱焉然何之立法參之善守法後世莫及也當秦之亡其患不在乎無法而患乎法之過嚴不患乎法廢而不舉而患乎自亂其法故蕭何既損益

一代之典曹參繼之卽泊然無所復為參之才何之所畏非不能有為者特恐變更而或致於亂不如固守之為尚全爾夫天下譬之寶玉然法譬則韜藏之器然善為寶玉計者器既成則藏而置之勿動可也日持而兲之摶之以示人挾之以出遊失手而墮地不碎則缺璺矣故國有治於疎略而亂於過為之計過計者未嘗不咲疎略者為愚而不知疎略者為智大也故用智之為智衆人之所知而不用其智之為智非君子不能孟子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豈止治水哉治天下者亦行其所無事而已

君學論

方孝孺

人君不患乎無才而患恃其才以自用不患乎不學而患挾其學以驕人䜭乎無為潛乎無謀以任天下之才智而不與之爭能則功之出於人者猶出於己也持其偏長小數以與臣下較銖兩之優劣使才智之士不獲盡其所欲為是曷若不學之為愈乎漢高帝材樸質厚於學無所知然其聽言任人與知道者無異陳叔寶楊廣好自矜伐以為群臣莫己出而其所以自負者適足以取敗蓋聖賢之學不傳人君既不知為學之道而復不能用其學辟之兇戈弓矢王者用之可以伐僭亂而狂夫得之或以濟其惡而為盜豈戈與矢之不善哉挾莫邪之器而不能用未有不為大禍者也况彼之所得皆聖人之所棄者而恃之以驕人則適可以害其身而已學至于近世離而為四言性命者得其本其失也過高道政事者得其用其失也過雜文辭之習華而鮮實制度之辨勞而少功人君欲如學士儒生兼窮而並索之豈惟勢有所不能而亦安暇事于此古之聖王為學之道雖殊然其大要不過敬天仁民別賢否明是非數者而已而必皆以正心為本正一心以對天下智者為之謀仁者為之守勇者為之戰而藝能才美之士咸以其術自奮何患有所不知哉學之不正而欲徒務乎學以之治身且不可而况天下乎

趙苞論

方孝孺

趙苞為遼西守鮮卑刼質其母而攻其城苞曰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力戰破之母遂遇害余曰苞善守官矣然而未知義也千金與盈尺之璧孰重人必曰璧重函璧之櫝與千金孰重人必曰千金重璧固重於千金矣以櫝而敵千金不可也君固有重於親者親亦有重於君者使守一城而君在焉城存則君存城亡則君亡寇雖刼母以脅降吾盡死以存君可也苞之

所守者漢之君恃此以為存亡乎抑土地而已乎如土地而已土地者壁積之類也固不宜以此易母而不救也況善於謀者未必失君之土地乎彼鮮卑者衆多而可以計取性貪而可以利誘其質母而攻城也所欲得者貨財耳能出數十萬賂之而以母為請彼樂得吾之利未必不從者也苟利不足盈其心則求而避之彼雖得吾城吾徐以計攻之未有不勝者也不此之圖而使母死於寇手雖可以行天下君子猶不忍也況一城乎義者合乎道而宜乎人心之謂也不可以固而不知變也棄母以全城與全母而棄郡其非義則一然不若棄

母之愈甚也權其輕重使合乎宜上不失親下不失職惟達於義者能之惜乎苞之不足以及此也

鬻拳論　方孝孺

鬻拳以兵諫楚文王而自刑左氏稱之為愛君余謂不然君臣之際固有常道矣賢者之事君不為過道之行以危身不為離經之事以駭世順其常不激異名守其職使後可法則而已不敢僥倖以圖志之必達事之必成也故君有過舉則積誠以諫三諫而不從則避其位而去之安可臨之以兵脅之以威而劫其君哉語之而不聽則讋懼之咄咤之俾不敢肆此制嬰兒之術耳烏有北面事君而以嬰兒視之哉先王立為上下尊卑之分俾為臣者嚴守之而不敢僭所以杜亂也馬之在原野三尺牧豎鞭之而無罪及加羈靮而入君之閑雖國之貴臣不敢視其齒而蹴其芻豈誠重馬哉尊其為君之所御也齒馬蹴芻細故也先王所以嚴為之禁者其慮天下深矣況以兵劫其君者乎或謂君為非義則將危社稷大臣以安社稷為心行權以格君宜若無罪焉是豈得為權哉事固有可以行權者矣然賢者猶難之若君臣父子之分天下之大經也父暴而遠道子烏可行權而誶父乎舜聖人也瞽瞍頑夫也舜視其父之

惡夔夔然順之不敢見於色設於詞舜豈不欲格父哉盡子之道而使父化乃所以格父也紂之暴可謂甚矣箕子紂之戚微子紂之兄二子皆賢人也至親且賢事暴君而不敢失人臣之禮或囚而為奴或待其亡而去之二子豈不知社稷重於君乎終不忍劫其君者知君臣之大經重於社稷也鬻拳之君雖有過非紂之甚鬻拳為臣非若二子之親且賢乃忍劫其君而不顧蓋激於小忠而不知大義者也焉得為愛君乎君子之予奪人將以法戒於後世不可苟也劫君而謂之曰愛君將使奸臣亂賊欲行篡殺之事者挾愛君之名以自文其

禍後世可勝道哉然固左氏啓之也

豫讓論　方孝孺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知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爲名臣死爲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爲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爲之報仇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爲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

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為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劍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憾矣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知謀忠告已無愧於心也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事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暴之時為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受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劍而死乎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

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為仇敵暮為君臣靦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樂毅論　方孝孺

樂毅不拔二城夏侯太初以為庶幾乎湯武蘇子瞻以為行王道之過余曰鄙哉二子之言也天下豈有行王道而不興者乎觀人之賢否當先觀其所為之事求其事而不得當求其用心之邪正湯武所以伐人之國其心曷嘗有利天下之意乎不忍斯民之困於塗炭挾大義而拯救之使取錙銖之非義殺一介之不辜雖奉海

內之籍而歸之湯武不肯正目而視也其心顯然著於天地之間故拔一城取一國他國之民惟恐其來之不速翹足舉首而望之此其為王者之師也使湯武之心少出乎利匹夫匹婦將持耰鋤而逐之矣何以為湯武哉彼樂毅之師豈出於救民行義乎哉特報讐圖利之舉耳下齊之國都不能施仁敷惠以慰齊父子兄弟之心而遷其重器寶貨於燕齊之民固已怨毅入骨髓矣幸而破七十餘城畏其兵威力彊而服之耳非心願為燕之臣也及兵威既振所不下者莒與即墨毅之心以為在吾腹中可一指顧而取之矣其心已肆其氣已怠

士卒之銳已剉而二城之怨方堅齊民之心方奮用堅奮之人而禦怠肆已剉之衆雖百萬之師固不能拔二城矣非可拔而姑存之俟其自服也亦非愛其民而不以兵屠之也誠使毅有愛民之心據千里之地而行仁政秦楚可朝四夷可服况蕞爾之二城哉湯武以一國征諸國則人靡有不服毅以二國征二小邑且猶叛之謂毅為行王道可乎湯武以義而毅以利成敗之效所以異也蘇子乃謂王道不可以小用小用之則亡王道特患乎人之不行耳小用之則小治大用之則大治猶之菽粟之療饑小食之則不死恒食之則充實奚可謂菽粟不可少食而寧啖糠覈之為愈乎太初曲士不足論獨惜蘇子之易於言也

郭子儀論　方孝孺

寓萬世之意於衆人之跡受天下之疑被身後之謗而不辭者君子之用心也名譽不修困衆人之所耻而名譽大盛者尤君子之所畏挾莫尚之功負蓋世之名居危疑之地自古鮮有不敗者而郭子儀能以功名終此其人之賢宜若有特立絶俗之行而史氏謂其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論者尤史氏之妄以為子儀必不至此而不知子儀所以為智也有忠正之心而不見信於主

有安當世之才而不能使當世安乎已以盡其用有以致之而然耳子儀之賢其思之孰矣提大將之節奪海內於群盜之手而歸之唐威聲震乎夷狄功德加乎群臣此中主之所不能無疑者况肅代之陋狹德宗之猜忌乎於是時也子儀之子猶意其薄天子而不為則肅夫小人之過揣謬度子儀之心者多矣雖置萬喙自解於天下猶不能自明也子儀以為使已見疑於君陷吾君有殺功臣之名不若少徇衆人之跡以自汙使君臣俱全而已獨受奢欲之名之為愈也故其事雖類乎衆人之為而其心實在乎安國家利社稷使巧佞之徒知

巳之不足疑而其君釋然不復知其為可忌其深慮遠計邈乎不可及非眞意於奢欲也明矣而論者至今疑之望子儀太高者以為必不肯為待子儀太淺者遂以子儀果不忘情於利欲奢而至於窮欲而至於極稍知禮義者之所羞為子儀曷為而為之乎求其跡而不察其心宜乎知子儀者鮮也沛公入關而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疑其有大志而勸項籍急擊勿失使子儀不以此自汙寧知朝恩元載不以疑沛公者譖子儀乎裴度功名不及子儀遠甚李逢吉之黨謗其名應圖讖非敬宗察之度幾不免矣子儀雖受謗於群小而未

有以不臣為言者尤可見子儀之智非度可望也雖然名者人之所惜也子儀受汙穢之名而不辭豈其所願哉故人處危疑之際而行不失義若伊尹周公後世之法也不得已而以利祿自累此子儀之智也亦子儀之不幸也夫

續後正統論　謝鐸

甚矣春秋之於夷狄立法之嚴也荆楚嘗稱王矣一淪于夷必屢斥之曰人曰子管仲嘗忘君矣一攘夷則亟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然則聖人之意可識矣蓋夷狄寇賊也禽獸也故舜命臯陶以刑蠻夷必與寇賊並孟子稱周公之膺戎狄必與猛獸並固未嘗以人類數也不可以人類數而偃然以中國之君長歸之曰是帝王之正統也可乎不可乎故曰有天下而不可比於正統者篡臣也賊后也夷狄也抑嘗求之漢矣惠帝崩國統絕呂氏統有天下八年矣未嘗猶有遺嫡如武望之於周平帝崩國統絕新莽有天下十有四年矣未嘗猶有分地如曹瞞之於魏綱目於此必正色書之不使其紀年統緒少異於彼孰謂篡臣如莽賊后如呂不可為統而夷狄如元獨可以為統乎綱目之於春秋師其意而不師其詞綱目之書固春秋意也春秋聞有以妾為

妻者矣未聞擅有其國如呂雉者聖人亦必謹書之曰歸仲子之賵聞有以臣逐君者矣未嘗據有其位如賊莽者聖人亦必謹書之曰公在乾侯然則在春秋而有若彼其甚者吾聖人將赦之而不書乎即是以推使苻秦元魏之統有天下不異於元則綱目所以處之者亦必不異於呂與莽矣故曰有天下而不可比於正統者篡臣也賊后也夷狄也此綱目之意春秋之法先正君子之所不敢赦而後焉者也若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則吾豈敢

曹參論　謝鐸

天下之治惟其時識其時而酌其事之當以否斯善治天下矣方秦氏之呑併諸侯也阡陌井田郡邑封建坑焚學校舉先王之法而盡變之當是時天下之民塗炭已極繼其後者又從而紛擾之幾何不為垓下之項乎參之相漢有見於此遂訪諸蓋公求黃老之說一以清淨無為為治彼以其猛我以其寬彼以其擾我以其靜一矯而反之以苦於多事之民一旦得見無事之治是猶出烈熾之中而沃以清冷之水故民安其治而歌之所以轉二世之秦為四百年之漢者參亦不為無功焉參之治固可謂識時矣然吾猶有惜於參者蓋時雖厭

於有為而事之不可不為者君子不容以槩不為也參之意惟恐一事之為未能益民而先已擾民乃至一無所事終其身惟蕭何之法是守抑不知何之佐高帝也倥傯於馬上之治當時制度大抵襲秦之舊而已先王良法美意之變於秦者曾聞其能修什一於千百乎況時至孝惠秦灰已冷楚坑已平牝鷄之聲未聞屠牛之鋒未挫可以有為之日也帝察參不事事且使其子諫之帝亦非常主矣使參能與帝有為三代之治未必不可挽而上也柰何一意矯秦遂至酣歌廢事卒使漢家之治因循雜伯而卒於乎參但知清淨之藥足以調攝亂之民而不知王道之菽粟所以養民生者不可一日無此所以徒能瘳秦民之疾苦而終不能復元氣於三代之時之民也噫漢之所以為漢者以此漢之所以止於漢者亦以此

唐高祖論　謝鐸

天下之亂端立異以啓之也事之有不可以經而以權者惟聖人能行之不然是未免於立異而天下之亂端於是乎始矣唐高祖之於太宗既不能如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則處之以人臣所不疑之地可也顧乃寵以天策上將使之地嫌位偪不惟建成之心不能自

安而太宗之心亦有不得安者於是始以妃嬪之譖繼以王魏之謀又繼以楊文幹之叛逆不已而飲酖嘔血至於昆明池之約而太宗危矣則其推刃同氣蹀血禁門亦豈獨太宗之罪哉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人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於乎斯言也觀於此而尤信

審治論一　黃綰

治天下者不可不審其時之緩急與其政之寬猛得則治不則亂夫舉天下之事存乎人成天下之治本乎

及其極也亦有非人所能為者周公聖人也非不知衰微削弱之為患也然治魯親親而尊尊可謂善矣太公乃意其後必至寖微及其後果有如太公言者太公比於周公者也亦非不知爭亂弒奪之為禍也然治齊舉賢而尚功可謂至矣周公乃意其後必至篡弒及其後果有如周公言者夫齊魯一國治以聖人其敝如此使有天下治之不得其人其敝又當何如雖然久而後敝亦理然也若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厥初彼尚欲傳之子孫守之久遠而不變及其後商視之不能皆忠矣故尚質周視之不能皆質矣故尚文周之後視者又不能

以皆文此三代所為異制忠質文所以必變無相襲也使聖人而不知欲爭其不當變守其所當變將亂是與易治之足言何也天下之時有緩急聖人之治有寬猛審其緩急酌其寬猛應惟其宜寬不至於縱猛不至於殘則政得其中而治之所以無失也若不知先審其時之緩急與其政之寬猛則刑賞不得其中欲以治之豈不難哉昔鄭子產為政其將卒也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當以猛太叔不能用其言卒以致盜夫如是則政果可獨寬乎唐太宗初治將欲嚴其威令魏徵諫以不可封德彝遂譏徵書生不識時務太宗卒用徵言不

數年海內乂安四夷賓服夫如是則政果可獨猛乎噫是何異也舜紹堯而治也堯之民宜無不仁者舜之治宜以寬也然而必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而後天下咸服武王承紂而王也紂之民宜多不仁也武王之治宜以猛也然而必出炮烙之罪人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後萬姓悅服噫是又何異也蓋為治譬之為醫醫之治病必先審其人之虛實與其症之寒熱然後投之以藥病則易愈若虛實寒熱之不審而以虛攻虛以實攻實以寒濟寒以熱濟熱此死者所以交首於世也藥不能濟病人之責者固不責乎藥矣

使治天下而不審其緩急寬猛以至於亂則天下之民之責之者又豈止一醫之責而已哉吾故曰治天下者不可不審其時與其政也

審治論三　　黃綰

治天下者不可以無法令法令之成治則非法令所能致也聖人知此常為疎遠不急之法以示之故民畏之如雷霆遠之如湯火使之日改月化若常有臨而提撕之者豈專恃乎法令哉夫法令之於民巧者可舞之奸者可欺之可舞可欺而壞之不難矣以易壞之法待無窮之情猶云足禁之吾未之見也夫吾以赤子之道待

之彼亦以赤子待其身吾以虫虺之道視之彼亦以虫
虺視其身一為赤子將以笞罵為大辱則笞罵為足耻
而畏避矣一為虫虺將以殺戮為輕刑則殺戮為無畏
而數犯矣得其說者笞罵可重於殺戮不得其說者殺
戮反輕於笞罵是故聖人修仁義察人倫使之以有則
又為置井田制邑居使之以有養又為立黨正族師
使之以有攝又為修六禮明七教使之以有道義皆因
其天性之自然者以為之制故民無智愚賢不肖皆歡
欣鼓舞樂趨而不倦一或有犯皆知慚愧悔思以遷
善視彼桎梏受斧鉞無以過也此所謂不刑之刑甚於

刑不怒之威甚於怒固何在於法令哉夫如是而又有
不悛者則為自棄之民矣然後置諸法令則法令重而
民不敢犯也故治天下者不在法令而在得其要也昔
趙鞅鑄刑鼎孔子聞之曰民在鼎矣何以尊貴何以為
國晉國其亡乎鄭人鑄刑書叔向詒書子產曰先王議
事以制不為刑辟今吾子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
亦難乎噫甚矣法令之不足為治也久矣然世專恃之
何哉

義利論

周寵

義利之判胥壞也而謂之幾希者何蓋義本不可為利
也而利即在義之中外義以言利非利也利本不可為
義也而義即在利之內外利以言義非義也外義不可
以言利外利不可以言義是義利固二而一焉者也又
奚有于幾希哉蓋始雖幾希而終有大相懸絕者正毫
釐之差千里之謬也亦審之於此心而已矣孟子曰舜
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夫舜蹠之相去遠矣而
其分乃在利善之間間之一字其天人之介理欲之岐
而聖狂之關乎且善言義利者莫辨乎易吾嘗讀易而
得其說矣其所謂可與存義所謂義以方外所謂義不
困窮所謂復道義吉所謂立人之道曰義皆言義也而

易嘗外利以言之也其所謂利永貞所謂利有攸往所
謂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所謂利用安身以崇德所謂立
成器以為天下利皆言利也而易嘗外義以言之也至
所謂利者義之和所謂君子利物足以和義則又合義
利而一之矣噫義利果可以合一乎吾聞之義者天理
也利者人欲也循天理則為聖徇人欲則為狂出此則
入彼譬之卞璧珷玞隋珠魚目美惡眞僞固不啻白黑
之有別也此自其判然者言之也而孰知義外無利利
外無義也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人心未必非利也而亦
未必皆利也惟善反之則利亦義矣雖[illegible]不能無道

心道心未必非義也而亦未必皆義也惟不善養之則義亦利矣反之養之惟在審之於此心而已矣今夫人之大節曰取與也辭受也死生也如其義在于與也辭也死也則其與其辭其死義之所存利之所歸也不可以其迹而謂之非利也若君子惟盡所當盡而已矣初無所意之也如其義在于取也受也生也則其取其受其生利之所[illegible]義之所當也不可以其迹而謂之非義也若君子惟[illegible]所當行而已矣初無所期之也蓋君子求利于義而非求利于事求利于天下而非求利于吾身求利于萬世而非求利于一時義苟協矣則於理為

順理苟順矣則於心為安由此而得固無害也失亦勿恤也存吾順事也沒吾寧也夫何求哉求義之協焉耳矣外此舉非所知也昔稽古之聖賢而得義利之準焉當取而取雖撫有方夏而[illegible]我取人之嫌也當與而與雖脫屣萬乘而無人德我[illegible]望也當辭而辭求仁而得仁也當受而受天與而人[illegible]也當死而死剖心以自靖也當生而生微服以過宋[illegible]此皆由乎義忘乎利固無乎不在矣其諸乾之美利而不言所利者乎其諸坤之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者乎聖人一天地也義利合一存乎聖也下是則非所取而取者為陸賈之千金裝非所

與而與者為冉子之五秉粟非所辭而辭者為季札之讓勾吳非所受而受者為子之之噲禪非所死而死者為召忽之經溝瀆非所生而生者為王魏之事仇讐烏乎義又烏乎利也要之義也利也似同而異似異而同若相反而實相胥也然幾希而懸絕毫釐而千里則辨之尤不可以不早辨矣嗚呼難言哉聖學無所為而然也有意為善即涉乎利矣況事變之臨紛至沓來間不容髮而吾無以裁制之或觸發於良心或激昂於意氣其動與義比者雖未必盡無而使納交要譽惡其聲之念一萌諸心是行義而求利吾未見其利也為利而

行義吾未見其義也心欲為舜而竟不免流于蹠矣他若爾汝之稱語默之微必充類至義之盡斯足以滿其量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而宋儒則曰古之喻義者君子也今之喻義者小人也其所感者不益深乎故欲嚴義利之辨以自進于君子之途者其道惟在審之於此心而已矣然非素有精義之功則心無定見一遇事變宜乎倉皇紊亂而莫知所適從也竟亦如之何哉易之繫辭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義精則幾晰幾晰則辨明而事至能揆時措咸宜其為善也必無為也其不為利也亦無為也茲其為喻義之君子也

說

禮說　　黃超然

春秋聖人之禮書也道本無形品物之節則有體可見所謂禮也禮本無悪因事而是非褒貶可識所謂春秋也晉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大抵典章法度故實皆謂之禮雖易象亦周禮之一也周衰凡小國能守其先君之舊典者雖大國必畏之惟無禮者先亡春秋褒有禮貶無禮惟丘明深得其意後世良史如馬遷班固書事鈎情不復以禮為急矣此豈其智不足以及哉所以然者先王之說不明於後世故也

禮肇於伏犧而詳於三代三代之禮其曲折纖悉吾雖不得見嘗執是說以按後世國祚之長短蓋倏然如蓍龜也秦禁詩書殺學士最無禮最暴亡隋以吏術束天下亦無禮二世而亡曹魏雖功定中原而民不見德所以扶持憑藉之者舉無之僅四十年而亡晉自司馬懿以來粗知除民疾苦遂能混一海內然內則宮殿不肅外則夷夏不分天下遂大亂猶以未盡絕禮如秦隋也潰裂百年而後亡宋齊梁陳偷生一隅日尋干戈之不暇何暇禮儀五季之亂有奕棋無譏焉可也獨唐貞觀制度紀綱最號詳密有意用能傳世二十番三百年漢規模宏遠事親孝取民寬祈天祠地獨知慎重三代而後有禮者莫如漢用能傳世二十三番四百年由此觀之失禮少者其禍亦失禮多者其數促未有無禮而久存有禮而遽亡者也吾嘗味辛有道伊尹之言以考古敘塘父子之報然後知敗禮之驗如此嗚呼豈惟國哉士有志於道欲以傳其家視此可鑒矣

樗闇說　　潘伯脩

凡木之材莫不有於樗故樗之木無所名於材而名之曰樗何名於樗葉脫榦其肯綮之間若有肖於樗蒲子之目也而遂名之噫宜匠氏之不一顧也名之無所

施也一至此未與潘先生曰善哉命名夫其枝葉去矣獨其榦存矣夫然後可得而名故君子之觀於天也每待其定其觀於人也每即其所安鋒殺繁滓木之所為庇其身也而不足禦於霜露慎之哉毋多言毋多儀實之繁者披其枝名之於人固有繫於肯綮之微者矣古訓有之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也慎之哉彼莊周氏不能知也故其徒曰樗其擁腫而不中繩墨卷曲而不中規矩

科舉私說　　謝鐸

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之至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故

由忠而質由質而文聖人非不知忠質之為貴及其至也亦不得而不文然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於此而不有以廻斡之通變之以不失乎先王之意奚可哉蓋自先王之政廢而民無恒產民無恒產則無恒心無恒心則毀譽之口不勝其愛惡之私於是鄉舉里選之法不得不變而為後世科舉之制此勢也非得已而為之者也善因其勢者謂之隨時於是而廻斡通變之而先王之意存焉是故今之科舉罷詩賦而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則其本立矣次制詔論判而終之以策以觀其經世之學則其用見矣窮理以立其本經世

以見諸用是雖科舉之學苟於此而盡心焉則古之所謂德行道藝之教蓋亦不出諸此而其所以成人材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亦豈有不及於古之歎哉然考其歸則所謂窮理所謂經世者恒浮談冗說修之無益於身心措之無益於國家甚者口夷齊而心蹻跖名伊周而迹斯鞅遂使科舉之學悉為無用之虛文豎其得而棄之也顧乃以吏為師以律為治視其昔之所謂者曾筌蹄芻狗之不若噫是豈　朝廷立法之意端使然哉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然則文與道離而欲據一日之文以盡收天下有道之士不亦甚難矣乎雖然靜言而庸違者有矣未有不深於道而文能至焉者此又科舉立法之深意而今之豪傑亦未必不由之以出是其所謂廻斡通變之機以不失先王之意者乎不然一舉而紛更之吾固未知所以善其後故曰已日乃革無咎譯不佞敢私贅其說如右以為天下有志告庶識其勢之所在而亟及之於乎獨科舉也哉

牧說　戴家

往予居山澤見東村主人畜羊且萬計其牧者甚謹朝露既晞即驅群羊以出就善水草而牧焉既飽且適日

未暮復驅之歸群羊前走牧者操尺箠從之遠近疾徐惟命不幸有病者即屏諸他所俾其群勿近故其羊日以肥息家日以裕主人召牧者多予之直且勞之曰若善視吾羊用裕吾家吾持是為若酬牧者安受之主人亦無德色又見西村主人其初畜羊與東村埒其牧者怠不事事日且午始出羊于闌群趨水草如不及狂奔四逸輒怒而鞭之鞭愈急走愈亂且踣其既病也混一闌以居多染死者故其羊日耗家日落主人詬曰若徒受吾直乃大耗吾羊即不去若且敗吾家叱遣之予嘆曰豈惟羊也吾觀牧人者亦若此而已矣古人稱養人

者為牧虞有十二牧周有九牧我朝稽古建官分天下為十三布政司各置使以領之其意猶古也下此郡有守縣有令皆有牧之責者今之守令為西村之牧者相望也非直不遺斥遣而已頗多取直且受勞彼且自以為得計嗚呼吾人之生理幾何其不日耗而國家之元氣幾何其不日以　削也哉黃巖王君景昭以丁未進士出知霍丘縣其同年蔡君從善盧君希哲屬予以言予特作牧說以贈之景昭將為東村之牧者乎抑為西村之牧者乎請景昭自擇且自勉須進而為虞周之牧可也

說鷹贈李原復之廣東僉憲　　秦文

今聖天子嗣登大寶黜幽陟明首以秋官郎華亭李原復為廣東僉事年友留者設餞于郊文以謁　先帝梓宮北行弗預僉以贈言需文既還浹旬趨賓主禮未有以塞責者胡君永清何君廷佩索逋甚亟因述歸途所聞作鷹說以告之曰去京師二十舍有鞭鷹於道者余舟過焉叩之曰獵者也詰其故曰吾見是巨身廣翮修喙利爪欣然喜曰疇昔搏鵰於楚者非是也邪捐吾貲以致之啖以肉食貯以金籠供億寔繁以為吾妻子所託者在是矣既彌月縱之祇見是浴大河以潔其羽冲霄以張其勢乘長風以作其聲昂昂然號於裔曰吾搏若者非若偶也已而江鴻鶩吾稻粱而是弗知野狐掠吾鵝鷇而是弗恤凌而侮之者獨棲棘之雀宿草之兔耳吾妻子何賴焉鞭而遣之余聞而有感焉出小技以享大恩不可哉　國家設都察院十三道以司內臺設按察司以備外臺士既第矣尤必遴其美姿巨負魁然特出者以充自王侯將相以下皆得糾劾故豸其冠繡其袍班列庶僚之右　恩必特賜遷必美秩猶主人之畜名鷹也或者錦縚文宮金鼓闐道聲勢恐嚇以加於人曰吾劾若者非若偶也考其所得非重聽之丞則

受遺之吏至於蠹國大奸蝕民巨慝非惟漫不加省又從而翼成之其負　國家奚啻鷹之負主人哉顧晏然居其位何也嗚呼是何異於國之日耗以索也乎原復君產士族守祖父家學之粹以春秋魁天下士擢秋曹衣服舉動不甚致飾而胷中權度有人所不及者故刑案過棘寺出自君者什之九無反榮原升落一不之較而銳於建立故在　先帝朝應詔陳言者甚衆而君所上十策獨切治體推是道也庶其免於吾之所病而稱其為國之名鷹也夫雖然晉崔洪為御史治書時人稱為北鷹漢郅都中尉宗室號為蒼鷹是二鷹者皆所謂搏

鵬者也然一則列於名臣一則剩於酷吏其故何也君之為鷹也固宜慎所與哉

東皋說　王啓

東皋自陶彭澤吟咏之後而凡騷人墨客之竊名注意者衆矣然皆湮滅無聞豈非以其人歟天下土地之廣山川盤鬱之處上原下隰田夫野婦出殁之所其肖於東皋者何止十之三也皆棄而不譚其置於齒牙者獨柴桑所稱今古無異豈非以其人歟啓每嘗心醉於是而未獲識其凡謂是必天設地造以為彭澤獨步之地後世莫預焉及承乏霍丘偶劉倅親經其地為啓言其狀且云今皆淪於荒煙斷草不復可辨當時舒嘯所在

蓋世之相去久矣嗟乎覩劉倅所言則淵明所稱者與今日所見何異哉顧獨以其人得名而不泯泯以湮滅者豈非其地之幸歟地終古以長存人千百而一遇後有作者視前者為有光則名亦將隨之不在此則亦在彼矣焉知其終之不遇也沙溪葉若弘達學古而高行純而確其歌詩也浸淫乎陶氏矣而又逃名不出擇其地之尤勝也而吟咏之天固將與之歟不然何日前之湮滅無聞也然則繼陶氏之東皋者一人而已其猶以為易得也啓與葉君為通家子弟知之深故期之厚如此非謂陶氏實足以知之也

表忠圖說　吳珏

予宦遊西蜀泛舟而上沿大江遡洞庭歷數千里風順波恬舒徐容與未嘗驚怛及入瞿塘仰盻灔澦横流奔放從天而下篙師柁工竭力撑挽心悸目眩若不能生者數日直抵白帝之城而後神寧慮息嗚呼由是思之人臣處世幸而遇君明臣良民安物阜優游於祿食終身而顯榮其沿大江而未遇風濤者乎其或不幸而值叢挫在上娟嫉在下國步斯艱顛隮莫拯之秋其入瞿塘盻灔澦者乎斯時也非有志於天下國家而不為一身謀者安能竭赤心捐軀命以濟一世之墊溺哉故睽

之六二曰遇主于巷無咎蹇之六二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此為忠於治世也易為忠於亂世也難予不揣蕪陋因於政事之暇檢閱經史自殷少師比干漢文成張侯唐狄文惠公宋岳武穆王而下百數十人人為之圖圖為之贊或取其諫諍死職或取其戰鬬死陣或取其反危以為安或取其易亂以為治迹異而心同皆不可不以忠名也予以使觀之者凛然遺象之可仰穆然清風之可挹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庶幾於名教或有小補乎書凡五卷梓于學宮將與天下有志之士共焉

旱苗說

蔣顯

丁酉之夏予偶郊行時天久不雨田禾盡焦予乃喟然嘆曰是苗其勿秋乎旁一田父謂予曰公業士者而奚知苗吾於是苗播之於春薦之犁之其植既深耔之於夏蘊之祟之其培既豐植之深則根本固培之豐則旱不能侵乃今一兩愆期偶失生意然天有常運不久而復夫其不久而復也則五風十兩之以時而茲苗之勃然興燁然華芃然實也夫孰禦乎吾於是苗其終有望也子乃覩其始而不要其終遂逆茲苗之勿秋惡在其為知苗也予聞其言而思之非惟苗也吾之為士亦有然者敦本尚實窒欲防非求之心而罔歉持之久而勿隳其茲苗之深植而豐培也命與仇謀與時俱晦黝然黑者而蒼蒼渥然丹者而憔悴其茲苗之遇旱而焦稿也柔順文明確乎不拔天道以栽而茁培深者藏畜而未發其茲苗之蘖萌而根全也一旦逢時而興揚翅舒英薦清廟昭鼎彝勿與凡草而俱腐勿使蕪穢而專工茲非苗之得雨而有秋邪故曰覩苗於旱可以見其苗觀士於窮可以見其士吾父始以予為業士而不知苗今因吾父之言苗而益達其所以為士矣田父曰吾於子之言苗而知士焉知子之知類而通達也吾於子之言士而知志焉知子之強立而不返也知類通達其道明矣強立不返其德立矣道明德立人道大成子其天下士邪余既歸遂輯其言以為旱苗說

雜文　題跋

騶虞頌　夏迪

嘗聞　真人應命則天必降嘉瑞為之真符如龍馬洛龜麒麟鳳凰之屬著之簡冊昭然可考已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開　皇明脩文偃武殆四十年民生皡熙物無疵癘於是始授之於　陛下太和絪緼儲而為神發而為祥故凡文犀白象嘉禾瑞麥野蚕之繭雖云並臻皆不足以當之必有希世之瑞出焉以昭至治以飾洪猷然後為至廼者騶虞見于周王之封實惟鈞州之野

王聞往觀質史冊而符焉於是表獻闕下中外臣庶觀者填溢以為天錫靈貺為國禎祥於是焉在頌聲洋洋作者相繼臣迪備職選曹念不可默而無聞謹拜手而獻頌曰玄穹儲精寧與效成蓄為嘉祥發為休徵其禎伊何匪麟匪麒匪騶匪驪匪兕匪虎亦匪象犀粲粲白質采采黑章俛首奮迅虎軀昂藏是為騶虞希世所有生物不食生芻不踩惟我　皇上法祖憲天仁覆恩洽際于八埏禮樂既成禎瑞四應凡厥生民沾濡涵泳吁嗟騶虞亦既萃止允此靈囿蹌蹌濟濟為國之祥四靈畢聚篤生　聖人受天之祜於斯萬年作華夷主

記蜂　黃超然

山居宜蜂蜂往來游泳寂寞聞之尤宜予滋喜之於喜之中又有甚敬者焉凡蜂之聚必有王王存與存王死與死義無他適吾取其節每歲春秋之仲蜂有色黑而大者曰烏蜂烏蜂能卵子為王後王將蠢動前王輙別徙衆多隨之其留不去者則留奉後王野人謂蜂分吾取其讓一日兩衙以朝其王吾取其禮菌花為糧醲露為醴其所飲茹必草木之精華與夫沆瀣之清冷舍是不屑顧與屬飫墦間之食者遠吾取其潔數千百為群朝採暮衙各競其職其王未嘗數數然策之也彼自力

耳吾取其整春之食儲以防夏秋之食積以為冬吾取其豫門守甚設他為患者以死拒之不使得入吾取其嚴養蜂之家時其蜂之盛割房取蜜又取房為蠟足供世用載在本草尤為醫家所重吾取其惠噫吾人處世偷生以圖存肯嬾以為安勤不足以備乏才不足以利衆有愧是蜂者多矣蜂之節張巡許遠輩人也其讓魯隱公之所愧也其禮三代之儀也其豫九年之蓄也其潔屈大夫所為列於離騷者也其整諸葛武侯王猛之理其國者也其嚴齊之徒人費也其惠仁人君子所以利物者也然則予不特甚敬之又甚愧之故髣髴焉而

不得者也作蜂記

世運錄題詞　　車若水

紀年尚矣魯史之外有汲冢竹書其事不經而傳者或采之以為晉之乘也太史公以來雖變編年然皆有帝紀厥後萃聚列代者有世紀通曆通要通譜通載通鑑帝統舉要曆稽古錄年代錄疑年錄甲子編年紀年總皆紀年之書也莫備於通鑑而最有法者則康節經世書呂成公大事紀朱紫陽綱目浸後浸完士生今之世者厚幸哉是書拾於諸家私備遺忘大海一勺嘗鹹而已謂之無意固不可謂之有例則不敢年不備不能為

紀年曰世運錄然而霸王之不同經制之變古今之興興亡治亂之故則亦畧具矣康節之言曰歷代之治也未始不由於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國之道盛其亡也未始不由於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之道盛夷狄之道盛嗚呼三千有餘歲之汙隆二十代之興亡何莫由斯言乎然古道不齊一治一亂而首禍者未嘗不徒為後人驅除蓋非有湯武拯民之心不過謂之幸亂雖秦隋之季摧綱剝紀敗政蠋興暴肖如亂麻存者危於墜露不得不起而劘之而陳勝竇建德之徒不足自救天雖自亡秦隋亦惡幸亂者也自餘如曹操劉裕朱温諸人之興雖垢辱淺短至不足道然皆非先發者春秋之初鄭莊公始有霸志霸卒歸於齊晉而鄭數百年受霸之禍夫假仁糾合未為無功於生民而王道之變實天意所謹也而況其下乎三皇五帝三王文質不同其道一揆漢雜霸唐霸晉不足霸偏裂之正有蜀漢夷狄之治有元魏散亂之得國有唐莊宗自是以降無以汙吾言矣王霸之不同經制之變古今之興其事皆在於春秋戰國秦漢之間頹波泫泫有往無返至于本朝始見先王之意而政則備盖以唐觀漢漢不可及以觀本朝本朝又仁厚也

讀莊子　　車若水

莊子窮萬物之理知吾心與天地同量自孟子而下未有此人惜其與孟子並生梁惠王時而兩不相值高其聰明輕視一世盖智者過之邪春秋戰國之末巧揜詐襲上鬼下蜮詩書澤竭而仁義亡矣老莊始欲滅絕仁義何仁義之尚存也嗚呼當時所謂仁義者如是矣仁義之亡生民之不幸也仁義之存仁義之重不幸也生民不幸仁義未亡仁義不幸生民亡矣吾嘗謂告子獨外義莊子兼外仁莊子奚至是也疾世之已甚而言之激也又曰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殫殘天下之聖法而人

始可與議論蓋欲盡天下而愚之使萬物為芻狗生民如野鹿而我以無為為治悲夫莊子固寓言也安知焚書坑儒以愚黔首者不出於此乎始皇之初呂不韋為相李斯為客卿招致賓客遊士三千人用其計謀二十餘年竟平天下天下既定始皇固忌儒矣求神僊而老莊之說入所謂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正有當乎其心視世之所謂儒書者慄慄焉恐其為盜也則坑焚而已耳噫彼豈知八覽六論之書正仁義聖智之賊而師荀卿者盜儒邪且莊子末篇敘六經大義其言明正截斬確然有見深慕鄒魯縉紳之士如不可得而自列其身

於百家日徙而不返必不合矣至今讀之悽然也其謂天下沉濁不可與莊語於是肆其繆悠之說荒唐之言參差之辭奈之何人更以為莊語也天下惟忠敬誠慤足以開頑寬服蠻獷然苟一毫之未至則固未易也語曰昧爽丕顯後世猶怠矧戲笑跌宕其能無悔乎

文釋贈金華吳履　潘伯脩

文者道之榮也夫道之有文猶火日之有光草木之有繁澤道之大無所不居故文無所不著太虛得之以為天文水土得之以為地文草木鳥獸得之以為草木鳥獸之文其在於人其靈氣之所昌菁華之所被大之為經緯禮樂之盛垂之為易詩書春秋之常載之於身則萬物衣其光措之於言則萬世食其實若其後世之所謂文者古之謂史於道為臣妾非所謂道之榮也且文何從興昔庖犧氏王天下仰觀於天而取其文俯察於地而取其文旁觀草木鳥獸而取其文以為文者八卦歷世之共載為文之祖而陶唐氏端以文稱仲尼曰巍巍乎蕩蕩乎煥乎其有文章陶唐氏之文冠於書其書之文非所謂陶唐氏之文有虞氏文明夏后氏文命皆不自為書書之者史謚始周周始西伯西伯於謚為文王公旦於謚為文公凡雅頌之與卿大夫士與

庶民雜為之而西伯乃獨以文名仲尼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如仲尼之所謂文則又取易詩書禮樂春秋而放定之世言春秋益筆於聖人之手然猶曰其文則史其他傳論盡出其門弟子也孟氏亦然然天下後世不謂百王之文不統會於夫子故文莫古於庖犧莫尊於陶唐莫盛於周莫宗於孔子王道喪聖人熄於漢司馬遷相如枚皐王褒楊雄班固於唐陳子昂李白杜甫元結韓愈柳宗元於宋歐陽脩曾鞏王安石蘇洵軾轍往往以自擅於世華冊其毛皮佐力於舟車之下皆所謂道之臣妾如相如褒者又臣妾之巫優者也獨韓

民命能近於道數數以文自諱惜也能起八代之衰而不開群聖之緒顧乃尊玄於雄尊史於遷固尊歌詠於甫白而後之作者從視之泱焉此無他周子曰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故通所以讚易也表中庸所以敘唐虞也箴銘所以準抑之詩也綱目所以續麟經也兆禮於士正樂於律所以繼周也而無極以宗之性命以精之德義以涵之神明以出之日月不得不明陰陽不得不變鬼神不得不幽而萬物又誰剝之生也故曰文者道之榮也猶火日之有光草木之有繁澤蓋至於此而後人始不敢自擅於虛車作文釋

毀譽　方孝孺

一人之所好可以信其為善人乎一人之所惡可以信其為非善人乎未可也一人易私也衆人之所好可以信其賢乎衆人之所惡可以信其不賢乎亦未可也衆人易誣也然則惡乎從其賢之君子其為人也君子其是非也必明其去取也必當其為言必可信而無阿一君子之所好惡不問可信其為賢否也衆君子之所好惡不問亦可知其為賢否也何者恒人有多寡君子無衆寡也通齊國之人皆惡匡章孟子獨取之而齊人之言皆廢衆誣而孟子直也舉滕國之民皆信許行而孟子獨斥之而滕民皆以為然衆私而孟子公也苟非君子雖衆不足信而况其寡乎苟為君子雖寡不可忽而况其衆乎然則聽言之道亦可知也君子之守不可移也一人曰是可罪君子不信也必察焉稱人之善也亦然不惑於恒人之毀譽故足以為君子人毀而毀焉譽而譽焉於恒人也何擇嗚呼今之君子何其易於毀譽也不賢人也或告之曰某也賢則從而賢之果賢人也或告之曰某非賢則從而不賢之賢與否人也賢之否之者吾心也奚不以吾心賢否之而以毀譽之言為賢否乎曷為不思也恒人之毀人也有端其譽人也有由

有忌而毀者五有忌其才而然者有忌其名軋己而然者有忌其位高不及而然者有忌其貲多不分而然者有忌其為世所重而然者惡而毀者四惡其直諒不比也或毀之惡其正而不可以私動也或毀之惡其賢而彰己之惡也或毀之惡其得君而不獲自肆也或毀之恒人之毀不出乎此者鮮矣出乎此而信之以行誅責焉行威怒焉則賢者遇禍其不賢者得志矣其譽人也有二利之而譽者四利其德己也利其賜己也利其勢可倚也利其名可銜也畏之而譽者六或卑而畏之或以其貴而畏之或以其臨而畏之其勢盛也或脅之其

黨衆也或使之其名震也或讋之由是而譽非其本心也不察而信之慶賞因之而施爵祿因之而頒則不肖者愈熾矣鄰乎號道乎吠而從之者鷄犬也取於物而不求諸心斯其爲物也焉有君子而可以毀譽動乎雖然以毀譽易心者不知人者也以毀譽自變其行者不自知者也古之君子信道也審而自知也明其中無缺萬人毀之漠如也其中未至萬人譽之確如也彼豈以外易內哉人之知也未嘗喜人之不知也未嘗慍其心方師友乎聖賢而以百世爲旦暮蚋集而蛆散者於我何哉嗚呼不以毀譽觀人者吾弗得見之矣能不變屈

於毀譽於道也其庶矣乎

言命

方孝孺

方子灌蔬于圃客有言祿命之術者方子曰若欲知命之說乎窮乎天理之紀推乎日月星辰之行參乎氣運往復之端而後可以言命之粗而余何暇言之而若亦何暇聽之然吾方治蔬試與子言蔬可乎始吾與二鄰人藝蔬各數十畦其土同樹之時同蔬之種又同其一人蒔之甚時溉培甚宜其蔬爲最盛藩籬不固一旦牛逸而踐之無遺植也其一人怠而不治時雨畢草處其上而蔬伏其中萎翳憔悴無復生色吾閔二人者之爲葺吾籬使物莫能踰數耘屢溉俾蔬無所害故吾之植獨盛以大茲三者亦可以言命否乎世之斂於封植進取以致富貴而不虞外患者踐於牛者也不能自修而困賤貧者勝於草者也於命何預焉今徒言豐嗇禍福制於天者有必至而不察修治警戒由於人者有未至天人之道離而命之說窮矣雖然此吾庶民之圃之喻也非王者之圃之喻也萬民者王者之蔬也九州之內王者之圃也仁義德澤其培溉之具也政教刑罰所以剔汚萊而理之也夷狄盜賊踐吾蔬者也酷吏橫斂敗吾蔬者也聖人在乎上敗吾蔬者耘之除之踐吾蔬者

斥之攘之而歲免其租月賜之酺同其好惡而恤其窮孤故其民多富而少夭好善而無殃斯時苟以六物推民之災祥豈無短折貧困者乎而卒不售者人事修而天莫之違也及其不然可以殘敗之者有所不修而可以培且溉者有所不行故其民多不能遂其性而樂其生然其命之出乎天者豈無壽福康寧者乎亦卒乖戾者人事廢於下而天亦莫能違也故盛世衰世之民其命皆不可推宜然而然不然而不然此人所能知數之所該也不然而然宜然而否此理之所不可徵天地之所不能易而况於區區之數乎若行乎今之世其操術

必精矣閱乎世之人必衆矣亦嘗見有宜死而壽宜賤貧而富貴如吾之所稱者乎苟有遇焉則幸以告吾將擷圃中之蔬歌太平之世以與子言命

鼻對

方孝孺

方子病鼻寒鼻窒不通踞爐而坐火燎其裳裳既及膝始覺而驚引而視之煜煜然紅蓋裳之火者半也於是罵鼻曰夫十二官各有主司維鼻何司別臭察微臭之不察何以鼻為今火帛之臭亦烈矣而爾頑若不知遍俾火毒燼裳及衣壅蔽之禍豈不大可悲乎火之鼻忽有聲聲與口同曰[illegible]命為子之鼻今二十又二冬蘭茝椒桂其氣芬芳我[illegible]我知俾子佩蔵槁猶腐鮑風腥氣惡我覺其穢俾子避匿子足不妄履而口不過毒者皆我之得職也今子乃昧於治身宜煖而寒去袂就单為風所加外鑠內鬱壅我鼻觀遂至火燎切膚而不知其然皆子之過也於鼻何罪焉假使服食以節起處有常順陰燮陽無所敗傷鼻寧有不聞馨香乎且古之志士至于耄老猶且居不求適維道是奮大雪皴肌而爐不暇近恐適意之致毒知炎上之生災可不慎也今子當始弱之時有荼毒之禍方當茹冰嚼雪塊枕草坐愁思怵迫凍餓摧挫猶恐不可而乃放不加思恣肆頹惰

當祁寒時遽自溺於火為身計者良已左矣不此之責而反誚我為何哉夫壅蔽之禍厥有攸自秦亥蠱昏趙高乃弒彼梁偏任斯有朱异隋廣淫酗而世基以肆木不虛中蟲何由萃此三主者苟以至公為嗜好以衆庶為耳鼻上宣下暢無所凝滯雖有奸邪何惡之遂顧偏僻猜忌執一遺二以猶為薰蘭椒是棄由是禍亂交興宗覆社圯今子不務自尤而維鼻是訾一身之理且不達况於政治也哉方子仰而嗟俯而愧屏火捐爐凝神養氣既而鼻疾果愈

車戒

蔡潮

逸休先生居洛下八十年未嘗一日不讀書潛心理學灼然燭事理恒計人禍福於幾先罔或不應驗人以為通神嘗蹈行郊外遇有商販貞孚者厚其載以貨於洛日且亥違城市尚舍許懆促急趨意倉皇不循軌轍問蚤暮之節於先生答曰宜調爾轡舒爾御範爾馳驅雖暮尚可到亟則不能也孚怒目抵憤謂先生迂且誣箠策甚急兼步疾驅電欻而飈旋矢激而霆迅揚揚然拊軾呼噪飛塵蔽天日茫乎若憑虛而莫知所揞求數里側越岐岐左凹右凸讙聲闐遠社而車覆矣輪傾輻敗蓋折軫虧貨毀歷過半震愕嗷號僅以身脫暫理漸向

暝竟止於郊外謁拜先生寓所頣聞先知之故荅曰吾非讖諱術數之學洞觀古今據理審勢而必然也不聞孔子云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吾豈教汝以緩不及事哉昔晉陽處父以剛愎敗乃事鄭子陽以迫隘災其身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也能如西門豹佩韋以自緩董安于佩弦以自勵均其緩急使之調和何以至此極乎愧謝而去雖悔無及矣靖州馮生鑾發跡轅門初授天台令其於禍福之機軸倚伏之途轍領受于門舊矣因其請教之勤述往事作車戒貽之

書楊節婦事

高紘

節婦張楊子邦潮配也在室為父母所愛欲擇佳壻至二十六始得邦潮乃宇而歸焉邦潮堅志苦學至嘔血病亟執節婦手目及黃口女泰奴男應茂節婦拊膺泣下曰妾終身唯君之命是承耳遂不起節婦治喪殮奠晨夕哭不輟聲自營居以來足跡不躡廳屏外日惟訓廸女經子書有小愆輒繩之至今年近七旬嗚呼若節婦者斯世豈多見哉吾知其心魏惠王照十二乘之珠也其身藺相如歸趙之璧也其家成周太平六典九式也嗚呼若節婦者斯世豈多見哉余嘗為應茂傳者數年稔知懿行應茂廢器鏗來請紀爰書此以歸之後之君子必有秉昌黎柳州之筆者為立傳而垂諸不朽云

治河理漕議

黃綰

夫漕河日塞黃河溢患但黃河源流盛大一時不見淤塞之跡人皆玩之以為無事殊不知彭城皆山呂梁三洪實皆山峽形勢易阻焦之黃河多泥為塞尤易日塞日高一旦黃河不流則漕河自清河口至濟寧幾千餘里皆為平陸當此之時將為開濬則為費無紀民力實有不堪將欲坐視國賦命脉繫于漕舟一歲不至京師告急為今計之將何卒善夫物必有本害必有端今但

知黃河為患而不知其所以患漕河為利而不知其所以利雖有神禹亦無如之何且黃河為患不甚於三代之前而甚於秦漢之後何哉蓋三代行井田之制井田之間必有溝洫溝洫之水必引源泉以足之故涇渭漆沮伊洛瀍澗衛漳恒衛澧汭滎桓汾潘皆分于雍豫荊冀平野溝洫之間則水之入河者少水少則河勢自弱故黃河衝决之患不在三代之前自商鞅開阡陌李悝盡地力井田既廢則溝洫俱廢故涇渭伊洛諸水皆歸于河水之入河者衆水衆則河勢自盛故黃河衝决之患特甚於秦漢之後况自秦漢已來通渠開漕皆在河

南高原之上以致黃河不復由河間地中之故道遂失禹跡潤下之性猶以盤盂盛水置諸几案几案畧撓則水溢堂陛乃其所也然又不求其故惟築堤防以捍之是故堤防稍決則瞬息之頃數千里之內室廬漂蕩黔黎皆為魚鼈且堤防之費歲無休息生靈墊溺百年凡幾自秦漢迄今為害可勝言哉今欲息數千里之巨患以成當今之急務則莫若師溝洫之意求分水之端於雍豫梁冀之間因地勢高下之可見瀆渠陂沼舊跡之或存即其源泉畧加疏引堤防之工使之各歸其處則黃河之勢自殺然後導之北流復禹舊跡使行地中以

順其性則衝決之患自銷生民之害可除且今天下之土北方肥厚實過江南惟水失瀦蓄土皆枯燥故生植稀踈反有不及昔唐虞三代之時江南諸路皆未入版圖軍國常賦之需稻粱重穋之產皆北方自足若使水利復興則生植必多財賦之充又奚假於江南哉且今北方盜賊縱橫亦由無水之故使溝洫足以限隔則驅逐必難一舉而數利並興亦何憚而不為也人皆未之思耳今日漕河源出山東山東之水已足漕用但失瀦蓄之方故潦則漂蕩以傷農旱則枯涸以病漕何哉蓋鉅野為東國之浸乃汶濟鍾聚之區亦山東諸泉瀦蓄

之所今之漕河因元之舊置諸濟寧高原之上南北分下常如高屋建瓴只賴諸閘節縮僅足浮舟設或一旦少有風塵諸閘不守則漕河已絕為慮可勝言哉今欲為　國家經久之計及舒目前漕河淤塞之急惟有蓄水一策庶幾為力易成緩急足濟且南旺昭陽安山諸湖皆居漕河之上舊稱水櫃今堤防俱廢或開濬非宜反為黃河所塞積水甚少寧陽為諸泉出沒之所實漕河之源今不為陂障瀦蓄但以其流導歸一溝至于分水入于漕河南北奔流日夕不息故溝水僅見一線陂障常憂枯竭失今不圖一日漕河淤塞雖加畚鍤億萬

金衆山委將何措手而可以飛舟京師莫若及今預將南旺昭陽安山諸湖堤防修築完固及擇寧陽至漕河之間可為陂障之所高為堤防使山東諸泉盡歸于湖乃於湖堤築閘泄其餘水入于分水溝中俾入漕河則陂障常溢而漕河不憂其竭矣又求鉅野舊跡究其當時積水之故必有堤防之所因其舊跡為之疏築還其民使居原野之上則鉅野可復或又憂其不足則西南諸泉亦可導入因其涵浸之盛分流南北測其地形高下畧為閘座為之節縮以為漕河經久之計此實　國家萬年之福不但足救淤塞而已又可以省每歲閘座

胱夫役之費則諸州民力之舒亦有不可勝言者矣

題跋

跋趙十朋文　杜範

予自幼聞趙公父子之賢恨不及識今幸見其遺文猶可想其飄逸不群之韻然公之文尚多一散於往冠之厲再散於權臣之暴今其所有十無二三何造化者不惟窮其身而且阨其文也嘗聞石李二公爲内外兄弟方其在朝聲燄赫奕而公隻字不通至石公謫居乃相從不厭古之爲士者其自重蓋若此公之身雖窮其氣不可屈文雖阨而風節磊磊至今猶在撫遺編而若見

其人固不在翰墨間

攷古齋記跋　王齊輿

三山陳日華頃司臬事廣東於治所闢室摭制書語榜以攷古蓋有深意焉不疑援蒯聵出奔以決妄男子之罪何丞天舉驚乘輿馬事以脫鄢陵吏之死倪寬用古義决疑陳寵附經典議獄臬事至重是可無所本而率意輕舉古靈先生一代人物動稽往昔其學足以謀王體斷國論公即其後循源泝流奚止於折獄緩刑而已

書張待制使虜遺事　王齊輿

靖康遺變擇人使不測之虜士大夫畏縮往往托故免去而張公待制奮不顧身慷慨有請壯哉此行非激於忠憤於氣不能也嗟乎等死耳天特以死全公美名故令抗節竟殁身于虜覽其遺事亦足以激懦夫之志

書吊丞相立齋先生墓詩後　李森

淳祐甲辰冬十一月公即家大拜乙巳春赴闕夏四月甍于位先是故相史嵩之既丁艱朝廷起復之俄而御筆起劉公漢弼爲侍御史既入見首疏史公不當再相於是三學諸生相繼伏闕史公卒去位公時既罷樞密府歸里第負天下望制下之日朝野相賀諸賢方聚闕廷天下想望風采而公偃遊矣未幾劉公及祭酒徐公

元杰俱㬥死中外洶洶三學再伏闕言者遂有丙午厄運之憂公以是年七月歸葬所在扶老携幼奔走聚觀無祿僕時方十歲餘具能聞見其事自是三十年閒局面日異風聲氣習日下陵遲至于今日而大變及之嗚呼國家之敗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東南衣冠道盡大較貪侈虛僞四者之習實爲之傑猶記兒時見鄉之大人行一行出一言大抵存名教顧倫理雖閭閻下俚亦有所欲爲亦或未至於無聊盖四維猶未蕩也向使公大用於是時久則庶乎約狂瀾於濫觴扶

病脉於未瘵而民社猶有賴於一溉之復枯也惜乎天不憖遺而繼之者無復有是清節盛德矣國家盛衰之機實决於此僕幸生公之鄉又竊忝壻公之門松楸之蔭幸被逢薙然生也後不獲拜公床下以徼福於李文定一日之雅豈非命歟歲在單閼上巳前一日始往拜公新阡感三庚七巳之有數而嘆九原之不可作也作詩敬吊既痛而書其槩于後

剡谿卷跋　周潤祖

谿雪初霽宇宙生白水光若流汞舟行水上疑鴻濛灝氣浮游太素之域此何居也或曰剡谿名耳夫王子猷

從二桓傲誕不聞胥臣吏職其行尚溷谿雪邪然則孰為稽乎吾聞諸李伯陽知白守黑為天下式知雄守雌為天下谿吾知是谿也亦寓言耳襲若引以自號其常德不離以復其初若乎因尊其所歸

題老子出關圖　周潤祖

青牛駕車道師結旂紫氣浮空剛風翼蓋望而知為李伯陽也當周之衰老子西遊出殺關將遂隱去關令尹勑關吏要之為著書五千言向微令尹則身隱道塞谷神玄牝何自流聞邪然使善行無轍跡有若其書所云則令尹雖善秘緯豈能知其消息哉梅隱于先生誦法老氏為道家所宗披圖肖象目擊道存當有得於轍跡之外者矣金液玉髓八石九丹可以壽斯世者能餉我乎

書李次淵孝經講解後　盛象翁

昔孔子舉萬善而授之曾子惟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不掩萬善而受之孔子惟曰唯授者無復丁寧受者無有難疑孝特萬善中一事且出於曾子之天性而假口說之繁哉或者謂孝經辭行旨復非孔子之書蓋漢初諸儒派曾子之傳者為之爾夫苟足以派曾子之傳雖謂孝經為曾子之書可也聖賢不世習倍降而告戒瀆

撞鍾破聵灼炬開矇時實使之也使漢初去孔子之時未遠其辭已不容於不詳況後二千年哉況遐荒絕徼素昧先王之政者哉西蜀李仲海次淵教汀之歲講解此經旁譬曲引累千餘萬言謂次淵非孔子忠臣可乎亦不得已也嗚呼跪足之羔反哺之雛不言而喻今首冠足屨乃使為師者諄諄其誨可以愧矣余後五年來汀聞而求其簡學徒無能習者吾猶恨次淵之解未詳也茲因同鄉一山連宰公出示錄本感嘆而書其末

讀朱伯賢廣琴操　郭公葵

古琴操十有二韓子去其二而取蔡中郎琴操事跡作

十操十當讀而悲之見韓子有志周孔而惜夫時不值
也特著其辭以自表見觀其托意命言實邁往代比讀
其君伯賢廣琴操其所見又出人意表非徒擬而作也
將歸操曰九州博大兮將乎遂之聖人代天下之心也
猗蘭操曰子如好修維我之求道在躬也子如不好於
我何鄰安於命也用行舍藏誠在人而不在已矣龜山
操曰周公上天柰龜山何則家國之治又實存其人拘
幽操曰日月有明容光弗留輔相之蔽也岐山操曰既
有我士毋戕我民太王之志也履霜操曰民生有知以
順天賦天下之為父子定矣殘形操曰日修是躬自天

之佑君子唯自修而已爾吁茲非有以廣韓子之意與
先民有言文章不關世教不作可也伯賢讀書力行垂
三十載著述甚盛若廣琴操作於韓子之後立言尤難
其宜與古人並傳哉自予嗜學好修每恨不得友天下
善士況上論世而友之乎然今亦悲其志之不達也操
成嘗過予歌之嗚嗚感慨不能禁而辭則止乎義者也
因志末簡俾來者有考焉

歐陽公書王彥章事　徐一夔

古人為文非徒然也蓋必有為而作宋至慶曆蓋已四
十年不用兵矣一旦趙元昊叛兵聚西陲歷四五年而
攻守之計不決歐陽公獨持用奇取勝之議朝廷不以
為然而邊將多失機會公以梁將王彥章之善於用奇
也故於其事獨惓惓焉彥章姓王氏鄆州壽張人號王
鐵槍事梁至宣義軍節度使梁晉交爭河上之戰凡數
百合彥章戰輒勝至於德勝之戰尤奇末帝時小人佞
疑用事忌彥章功名唐兵攻兗州故與羸卒遂至於敗
見執於唐死之歐陽公著五代史特列彥章於死節傳
而加感憤歎息其後在河北又得其家傳并畫像以家
傳補舊史之畧以畫像損壞重加補緝且為著畫像記
至於德勝之戰傳既書之畫像記復申言之不厭於復

其所以然蓋致其希慕不可及之意而警發當時用兵
者之不尚奇也議者以謂古者良將多矣歐陽公何獨
惓惓於彥章其意蓋不足於公也夫公不舉古之良將
而獨舉彥章非謂古之良將不善用奇也蓋舉近則人
易知所謂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是也若謂彥章事梁
為亂賊之黨而以其死為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
則尤大非且自古亂賊莫甚於漢之莽操梁雖倔起乘
唐衰而取之視莽操尤當末減且楊雄嘗事莽矣荀彧
嘗事操矣彥章起自卒伍素不知書尚得而咎之哉彥
章之事梁政如舅以嬖妾為妻為之婦者何敢不以為

姑乎苟其說行非特不知歐陽公之意有在且不知五季之世死節之臣為不多見使彥章之忠義不白于天下後世無以為人臣勸因著于篇

跋袁鏞傳後　徐一夔

按宋季鄞人袁鏞嘗登咸淳辛未進士第以憂未上官元兵將陷宋都鏞以寓公將作少監謝昌元華文閣直學士趙孟傳共謀死國已而游兵至鄞上鏞先二人往覘敵奮不顧身以大義摧敵為敵所擒罵不絕口而死其妻拏一十七人聞之亦同時赴水死獨有僕護其一子其事類齊王蠋而又甚焉夫蠋嘗諫齊王不聽退而耕於野未嘗一日食齊之祿固亦齊之士耳而欲以一邑存已亡之齊鏞雖登進士第亦未嘗一日食宋之祿固亦宋之士耳而欲以一身存已亡之宋及事不濟則皆繼以死亦可念哉夫為臣死忠無庸言者為事亦如之則誠罕見千百載而上有一王蠋固足以媿夫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矣詎意千百載而下復有如鏞者哉蠋幸遇太史公得書其事鏞不幸不遇太史公又有同志已叛盟事敵亦諱道其事故遂至於無聞盖可知已鏞死已易代其孫廷玉有文學行誼以國子生林右善敘事請為私傳以補宋史之缺亦孝事也余因附其說云

題褚遂良書唐文皇帝哀冊墨蹟　方孝孺

晉宋間人以風度相高故其書如雅人勝士蕭灑醞藉折旋俯仰容止姿態自覺有出塵意陵夷至于中唐法度森然大備而怒張挑剔之氣亦已露矣唐初諸賢去古未遠故猶有晉宋遺風觀褚公所書哀冊豈後人所可髣髴哉古人所為常使意勝於法而後世常法勝于意意難識而法易知顏柳之書余一見即知其美此書八九年中凡三見矣今始識其用意之妙正猶有道君子泊然內運非久與之居不足知其所蘊也

書黃鶴樓卷後　方孝孺

奇偉絕特之觀固無與於人事然於其廢興可以知時之治亂焉夫黃鶴樓以壯麗稱江湘間當天下盛時舟車旌盖之來遊考鍾鼓肆管絃燕會于其上者踵相接也元末諸侯之相持武昌莽為盜區屠傷殺戮至于雞犬求尺木寸垣於頹城敗壘間而不可得於是天下之亂極矣及乎真人既一海內建親王鎮楚以其地為國都旌頭屬車往來乎其上者四時不絕盛世之美殆將稍稍復覩余恨不獲見之而是貌其狀甚悉雲濤烟樹咫尺千里夏口漢陽蒼蒼如目睫展卷而卧閱之恍然

如乘扁舟出入洞庭彭蠡之上而與李白崔顥輩同遊也今四方日就治平而江湘尤予所願遊者他日苟或一登為之賦詠以追蹤於古之作者或者其始諸此乎

題朱子手帖　方孝孺

君子之與小人較勝負於一時則彼常盛而此常衰觀是非於百世則盛於俄頃者不足以蓋無窮之惡屈於一身者未嘗不光顯于天下蓋時與事錯迕雖聖賢莫能違其窮及其勢易而理存人亡而謗息狐狸狗鼠之輩臭腐澌盡而無遺而論議之公終不能掩衆庶之口若徽國文公朱子與西山蔡先生屈於小人之事可見

矣文公西山相與講明孔孟周程之正道而胡紘沈繼祖輩極力詆誣甚欲寘之於死地西山營道之竄公亦受偽學之目[illegible]褫秩逐除從遊之士由小人觀之曲意悖義取媚於權姦以為朱蔡且將終身名俱滅矣夫孰知二百年之[illegible]推抑困悴者皎乎若白日之當天而鄙陋邪妄之流以擠排汙蔑為事者人之視之猶覩不潔之物目憎而鼻拏莫不欲戮既死之遺寃以快仁賢之憤哉嗚呼亦可為千古之鑒矣西山之竄在慶元二年丙辰文公此書不知遺誰而惓惓欲告郡守稍寬西山之拘執師友之義尚可以敦薄夫而勵末俗非特字畫之可傳而已也後之觀者其尚有所感悟以為君子之歸也夫

題宋舍人書千字文後　方孝孺

近代能草書者莫與趙公子昂公所敬者為鮮于公伯機稍後得名者為康里公子山吾嘗評趙公草書如程不識將兵號令嚴明不使毫髮出法度外故動無遺失鮮于公如漁陽健兒[illegible]偉而少法度康里公如鸞雛出巢神采可愛而頡頏未熟雖[illegible]有重名而趙公高矣繼三公而作者金華宋仲珩[illegible]如天驥行中原一日千里超澗渡險不動氣力雖[illegible]可蹤蹟而馳驟必

合程矩直可凌跨鮮于康里而使趙公見之必有起予之歎此卷千字文乃仲珩為李君思問書者尤渾雄可喜仲珩今之古人也思問勿易視之

書真率會卷後　高瑛

瑛既歸田之三年與鄉之三四故舊倣司馬温公故事作真率會會如其約詩如其韻唱詶交錯所以暢叙幽情於安居之日涵詠情化於無事之時僉謂斯會也雖一餉清歡亦足為百年嘉話不可無傳以爲示久遠遂各繪圖成集珎襲于家而此則瑛之所藏者也惟昔祈國杜公以太子太師休致睢陽與侍郎宋公輩為五老

之會賦詩取樂歐陽文忠公皆觀其詩和而歸之至今傳為盛事吾嘗謂五老樂其樂者文忠樂人之樂者也謂其不賢能之乎夫樂人之樂賢人之賢皆君子事也今之君子觀是詩者寧不賢文忠之賢樂吾人之樂亦賜珠玉以寵斯會並傳于不朽哉孔子曰見賢思齊賢又曰成人之美吾於諸君是望

題華山對雨圖　黃綰

華山對雨者太守顧公謫湘南時事也古鄞陳曾南圖以詩之以寫其幽思羈旅之況公以賢才忠智忤權奄辱而不雪遠而見踈此曾南所為悲也雖然款款鑄舜

者也羑里鑄文王者也及凡古今仁賢何往不有鑄之者公又何傷而不知天以之鑄公邪鑄之於彼乃今用之於此天其有私乎私吾台者非私吾台也將試之以及天下也吾於此卜諸則荒陬遠壤陰霾風雨其既鑄公矣

題燕市悲歌冊　黃綰

燕市悲歌者都人送南鴈先生詩也云悲者紓其懷而致其感也先生少任俠慕荊卿班超之為人欲立地作奇男子走塲屋不利歲貢禮部入　廷試第一應授教職先生曰我豈能為是官邪乃藝辟雍以俟既工雍各論方居之先生南人當入南雍又曰我豈不可在輦轂下也遂不去竟用是困群公貴人皆知其名但無肯援之者先生亦無憾之東山劉公以黨錮為逆瑾所逐衆愕莫敢近先生為經紀歸裝送之數程及逮繫入獄往來獄中伺其食卧至戍西夏欲與俱去念親老而止又欲持刃于隘俟瑾殺之凡在都下落落七年歛死者與危難無依而急之者不知其幾辭受之際雖視一毛不妄嗚呼若先生者可謂倜儻丈夫崛強塵埃者矣是故悲歌之所作歟雖然物各有用時不以支車柱不以摘齒豈終無用哉若先生一時終不遇者則皆天也天有

不遇聖賢亦何能哉自今已往天者時者余亦知之行將與一一同志裂冠斷帶望鴈山而托跡先生其為我驅虎豹置荊棘哉

題如存亭記後　楊景威

予姪崇鑿請同尚禮追念其先不忘廼率子讌作祭祀之所扁曰如存嘗請名公記之矣復欲予言以悉其義予聞君子於祖考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蓋必散齋致齋以先之致愛致慤以行之故出戸入戸焄蒿悽愴懍然如聞其容聲如聞其嘆息其所謂如存者豈誣哉然固不止於祭之時也觀夫溪山秀麗花木芳妍祖考之神

遊如存矣琴瑟在御書冊在案祖考之手澤如存矣碑
碣載銘譜牒紀實祖考之素行淑德如存矣朝焉汛掃
于斯吾之思瞿如也暮焉燕息于斯吾之思衎如也非
克孝其祖考者能如是乎予因崇譽之意復不辭而書
其後

三台文獻録巻之十三

三台文獻録巻之十四

書

上大田王先生書　　車若水

天授才於人才不必與位期也然必與位兼而後才始
名位苟適均高下在才才苟適均高下在位閭巷之窮
吟泉石之孤嘯友朋之清詠近不出鄉黨遠不踰州里
而朝廷縉紳天子聆睞大臣敎憚新賓舊僚百口美善
一語脫筆則朝閣省而暮天下蓋登高而招與引領跂
足于墻陰者所居之地相遼也雖然位而後名固也天
下遂無不位而名者乎孔子孟子皇皇於春秋戰國時

時君不能用或暫用而輒棄然時君不孔孟當時天下
孔孟也後世至今孔孟也名豈困于位哉孔孟不可思
矣本朝老泉以布衣來自萬里獨一時名人自韓歐皆
下之歐稱其似荀子韓以其文章議論追典誥極皇王
片言斷句人到于今誦之此亦無位而名者也世固有
莫為於前雖美弗彰者儼猶疑老泉之名曷為尚假於
韓歐之位也先生之文簡嚴沉邃實似老泉雖拱揖不
践而氣象實倂先生身不能於位薦而稱者又不能如
韓歐之位宜若失步墻陰引領跂足見不見者未之必
也而大田之濱袂牽贄接分求一言墨瀋未乾已實客

袖得者自賀未得者謂奚獨後于遠且彌見乃不畀於高而招者今之稱世大名漫塘鶴山篔窻數先生拘揖可計而先生之名則布衣於其中況數先生名溢於位非位而後名也位而名者已不敢望今以不位參之則又不止無異於高而招者矣嗚呼僕今而後知使天下無歐陽不能使天下無老泉也老泉之遇老泉之不幸爾先生非有老泉之遇而名曷嘗不老泉哉且位而名易也而位者尚不能皆名不位而名難也而乃與名之大者偕其名則難不愈難乎惟其愈難故老泉以後寥寥雖然同此不位而名也其文則同此簡嚴沉邃也而

老泉本於戰國先生本於春秋所以簡嚴沉邃者不同矣僕受才最劣位非吾能也名非吾事也而少學春秋者也願聞春秋之所以簡嚴沉邃者

答篔窻先生書　　車若水

伏蒙賜書遺界論孟紀蒙端拜擎讀身認心體一念為之肅然感戢感戢因思聖經自漢而後漸有箋傳不為無得於經也得其一二而務足其帙則鹵莽以具章句者有之矣近世大儒裒彙成書脈絡前後斟酌毫釐性根道原究討咸極雖天地有々不能廢也人冥行而失之途授以一炬衢道乃見至於浩月澄晝月落而朝暾一炬不足功也然則箋傳者聖經之一炬耳自儒林文藝之分於是經術文章各以偏闇自雄曾未有混一之者韓退之六經之文跨越百代至於李翺訓釋論語乃以智巧窺格取捜異工雖不叛於聖人終不免於智者之過王金陵非不高也而君不君則臣不臣之論識者諱焉先生之文當代所讓而經術之邃乃出於文人意料之表蓋義理精微非文之高者能之乃心之卑者有見也先生所謂平平無奇論者此正孔孟之世以俟後人而近世大儒之所以著體統接淵源者也然若水因而願有言焉南渡文章之柄自東萊短死水心實擅之

水心不獨以文章任也晚歲習記言一書自九經諸子十七史逮于文鑑創意立言筆力高妙登於集中數等然而黜十翼罵中庸貶曾孟笑濂洛多設奇辭以疑後人至於論文評史則往往甚當不知何所見也毋乃激於晦菴散無紀統之一言乎後人有能為水心忠臣則此書可隱也不然刪存可也今孫汪氏既序而刊之矣使不幸而有傳寧不為千古文章之病蓋莊墨之詆訕不足論而吾荀子之性惡之非子思可憾也當時或有所見願先生垂報焉不然捨先生無任其責者矣

答車清臣書　　王象祖

象祖衰老無聞剥落無似一身器具皆不受役獨此心之乍明乍滅者餘燼如毛思得俊偉特起之朋友熏沐而端坐之藉其緒餘與枯朽而快晚暮望之甚桊拳也故有文常恐其不及見及見常恐其不果見使及見而果見千里之外猶徠敬之矧積慶種德鍾於故舊交游之若子若孫乎瞻遠猶於標格聽偉論於古今則為孫賀祖為子賀父不但與枯朽而快晚暮也有此良際志未及償而高文傑作疊疊加惠前施未報繼施益隆其詞嚴其氣振其道充明而新清而健可追古作非瑣瑣庸庸形模影描掇彼拾此竊彷彿而釣名稱者比也茅

廬敗案鲜此光燁然以元祐諸君子及老泉先生見畀扶山家之老媼而粉黛塗澤之伴厠於佳麗之尾大非其倫見者唉矣若曰借譽者多端等恕老者或假寵人貴自知不敢當也文字之趣日靡矣皇朝文統大而歐蘇曾王次而黃秦陳晁張皆卓然名家輝映千古中興以來名臣巨儒不自名家張呂朱氏造儒業而非文藝惟水心擅作者之權一時門人孰非升堂孰非入室晚得陳貧窓而授之柄今貧窓之門亦夥矣可授者可數也人才之續絶天運之盈虧也斯文之隆替國家之治忽也前者曼出後者遡然則識者惧矣鄉邦之彦嘲風露而寫光景偕比興而盜離騷句吟字鍊豈無一得而與之讀檀弓談左傳評國語及史遷賈誼楊雄韓柳歐蘇之作求其一言之幾乎道莫得也吾友機杼自得規模自成塵埃掃盡骨肉勻好驥子墮地氣已千里喬松著根幹先拏空盡其力滋其本則過都越國升壑昂霄立可俟也貧窓謂高文清似毛澤民僕謂清而且健清而且健者清而不淺清而不枯之謂也春秋方來日月富有心思目力極其所至澤民不足比也臨軒老人晨夕在懷古人謂百年能幾見謂未百年可期也今皆將八九十矣庸可進乎行當問津望發其葩華以映枯荄

傾其膏沐以濕槁蓬則不但為孫賀祖為子賀父又將為善類賀斯文也春秋之喻少習今老徒工於經不工於時既不足為人言不工於己豈工於人又足為吾友云乎

與趙子昂書　　　　盛象翁

開物之配於道而列於器事有極智者一深思而遭遇者之鄙矣其惟文辭乎或曰文辭小藝非不能文辭者之論也夫文辭之體原於性命用關於政教闢正運奇積順發華操之無底請之無涯衍聖賢未盡之旨洩天地難言之情通微悃於九重播皇猷於萬里明之可以

感悟冥頑繼之可以和樂鬼神前之千百世而如見後乎千百世而如授豈可以尋常小藝目之哉令有巧思之人目挾衆技無不精工父母教之文學則勞師傳曠歲月而無成功又有强記之人經史百家瀆溢胸臆使之執筆為文非蹈襲而不擇則枯澁而不暢無他蓋能為文者才妙天成無規矩之可授機幹心腑非簡編之可習人為萬物之靈能為文者又人之至靈者也故一代超卓之士百年不過數人一時驚技之文平生不過數篇豈非文者天地之奇氣人世之至珍或者不能不知乃以易視之此志士甚所不廿者也雖然六朝之末

以對偶為工晩唐之末以音律為工宋之末以科場立說之與為工穿鑿大道投合時好皆文之靡者也其鄙於人固宜至若浩然正大之氣藹然和平之音則治世不可一日無者況欲鄙之乎但不多見耳昔人言作者如牛毛識者如麟角非確論也天下豈有能作而不能識者乎仰惟閣下鍾神秀於星嶽傳訓教於階庭雲錦為裳蕙蘭為佩掃時文之塵腐追大雅之芬芳筆力扛鼎賦性摩空一字落世千金莫易皇元初混江南收拾文臣首得閣下聲價之重百倍機雲是非薦引者真知閣下詩文將與天啓其衷也其於是時已有垂翅附鴻之意故嘗介養蒙張先生以賤名通於左右拜於奎躔炳赫貴於吳越甚也敢不早夜奮迅以自托於光照之末但其學不先人心甚企古自總角從事於斯文者有年矣雖未遽進於前脩自謂稍異於流世顧瞻鄰里儒服累百而相知者不一二邇來客在閩荒之窮而可與語者益絶矣於是深閉齋廬歌詠舊所為文頗自娛好而門外之人莫不聽而非笑之夏蟲不可語冰尚何言哉抑又竊比陳黄自恃以不窮之志有當今之蘇長公在上敢為斯文之受詘訟焉非為已訟蓋為吾道訟也并録古詩一十首上希采覧秋林小籟未諧律呂惟閣

下怜其志而教之

荅張熙載論文章書　　陳德永

前十五年時執事從尊公治所來過吾州僕因外舅李先生得見君邸舍俄頃別去當時亦不復為顧惜者以為後此可數相見也荏苒餘十年而僕來長白后精舍精舍距君所居為同郡乃竟三歲猶不得一命駕然後始知朋友遇合之難而向者俄頃別去為可惜也孔焕卿來承惠示教翰如空谷足音跫然而喜誠不自意執事相待之深以僕為粗可與言文章而遂以所欲忠於先生并使僕聞之若將以講其業而要歸諸大中至

正之域此乃古人用文字相師友之義而足下能以之自處之甚厚比嘗見李先生說足下聰明才敏為文下筆不自休僕每用愧赧僕雖稍好讀書為文然若非過人資質恐終不能有所對立以少自著見於世是以夙夜務養此心保持愛護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將無忝於成人然後出而用之所謂本根深固而枝葉自然盛茂者也僕之所志如此然竊不自知其愚能至否故以為凡古聖賢所為文章皆非其有意為之是以言之而為天下之至文文簡而理當推之不窮測之愈深如日月列星垂象于天而終古照耀如江河淮漢日行于地

而滿盈不衰聖賢初不自覺其然也而望見之者自覺其然耳後之君子道有不勝徒事秉筆學綴語言弗完弗合無益於用故有謂文以氣為主者有謂文以理為主者嗟乎文固有理有氣也不知自養於平時之素臨時而作氣氣烏乎充臨時而索理理烏乎粹理非氣不能以自行氣非理不能以獨盛不知其於一本而強欲分析秖見文章之日陋也三代而下司馬遷班固楊椎號為傑出然皆隨其所禀而有成就故有善有不善司馬史記成一家言帝紀黜竄虞夏書字吾不知何說班固漢書自蔡修太史公所已道者更益雅徙外其餘所自為便有差等子雲法言退之所仰子厚不服凡此者皆其有意於為文者也有意於為文雖司馬遷班固楊椎猶不能以皆善況下此而能必其皆善乎此僕所以决意以務養根本也務養根本為聖為賢之路脫有不至亦必不與碌碌者同科足下以僕之言為然否乎李先生又極高古最善叙事相國趙魯公稱其有西漢風待制杜原伯目為當世作者監丞陳衆仲取其得意文及古詩操手自寫之此數公者豈無見而然哉執事舉或人譏議之云或由其嘗好不同或由其瑕瑜自有不相掩處政不必深諱也傳曰子路人告之以其過則喜

況李先生寬厚容衆見善如不及又安知不因人之有言以極吾之有進如執事所謂善益善者耶執事之愛其師可謂至矣何必曰易吾言而不察也旦夕有便當以書辭轉問瞻奉尚未期惟眠食重愼

寄謝泰秘書書　　潘伯脩

十月一日伯脩頓首再拜大卿先生閣下歲五月友人王君伯弘歸自京師來致閣下之命於僕曰先子之命將必有銘也余不釋於士大夫之日久矣請題其首曰云云舊紙一通篆士文外緘以小楷書曰潘先生云云云皆公手筆也子董視之僕奉書而讀拜且泣曰先君之

癸丑五年于茲而未之能啓也行況於碉閣下不容[illegible]
之不孝而辱命之將天所以寵先君子之靈歟[illegible]乎先
君子行事不肖之孤猶能紀億很以窮陋幽遠不獲一
伸於宗公鉅人之前以圖不朽於後不孝之罪其何能
贖伏惟閣下以肺腑之英抗縫掖之表[illegible]天挺之文明
追前脩之名節海內之大有志之士睎[illegible]可望而
不可扳顧乃番榮於弗曜之德加軫於[illegible]材位尊
而澤益下道大而心愈降德之所召[illegible]者亦至
忘其窮陋幽遠竊欲自附而莫知所[illegible]僕年十
七八時每自以為天之所以予我者[illegible]我而已況之

為精粲之為光彩之為機銳之為[illegible]將天下之至幽者
惟所燭也天下之至堅者惟所達也又況於文章宜無
誰何者因稍隨時世習舉子業以尚蔡氏傳者餘二十
年顓顓焉譬猶並奴之從馬也其主息且息矣倘不能
試身其上整一據鞍而[illegible]耶[illegible]不自料每欲表章濂
範一篇使讀書者誠[illegible]二帝三王之大經大法當不止
如傳註之所陳而止耳不圖不幸門户多故將憂患之
百方先君子幽光潛德堙迷之是懼豈天之至理不妄
以蜀非其人耶何僕之不遑寧思若是也邇來困悴益
甚神觀漸敗而筋骸氣血亦寖不如前矣蓋此身之神

明政亦有限繼今而往惟欲使吾具衆理之意每有餘
而不使吾應萬事之機有不暇給冥心而坐起而行吾
分之甚平常者一二年間墳壠就緒東西南北經營一
砌旁築小區揭周邵朱蔡諸圖於其內以求古人之所
用心以全吾性與所命於天者使無憾於肝膽百骸之
官而他亦有所不復計暇則放意山水衣木葉食草實
趺坐磐石之上使光風湛露通透於八萬四千竅之間
與世相忘而已耳顧老母在上年歲就晚方丈一室葺
火之餘族無大宗歲事草草弟妹無聊兒女復長舊而
躬畊鳥鹵之虛不早即水聚徒而教力學者少反睎其

身腐甚草木是固天之所以予我者耶蹶然悚思毛髮
為立搔首瞪眄精芒消沮膚是耿耿此心大懼槁死使
先君之所几教誨其躬者不得一二復命於九泉之下
不但死耳生斯世年幾四十受閣下方新之知設僕之
所以自信其天者終不能以一善得名而止方且內愧
先君子之訓而外絫吾閣下知人之明矣是僕之一身
若死若生均受重負一降一陟鬼神鑒照蚤夜鼻立圖
所報稱茫無涯涘雖然道之在天下者堂堂如也豈人
之所能加之意哉僕之所為報稱於閣下者亦無所容
心而已無所容心而已惟閣下察之

與王侍制書

徐一夔

前年冬執事自漳州被召纂修元史去年二月道過錢塘時僕亦自天台裏事而還天遂良覿邂逅於候潮門憧憧往來之地握手道間闊外執事以使者催促之亟僕亦不得從容聽教不勝怏怏分手之後僕以連歲奔播之餘生事寥落且有寒濕脚疾之苦遠適海隅覓一館穀之地耶用養痾旋聞文旆至　京擢居次對之職與金華宋公同領總裁之命歆豔歆豔　今上甫革元命即取十四帝一百六十三年之事修成一代不刊之書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者於今見之甚盛典也而執事拔自常調用稱其材然亦不可不謂之千載一遇去冬有人來自京云置局以來未滿一歲自元太祖至寧宗一十三朝一百三十七年之事悉已本據實錄修成上進局中秉筆之士或已授官或已還山去矣獨順帝一朝三十六年之事以無實錄可據分遣使者搜訪故都圖籍列郡文移有關於三十六年之政體者俱收並錄以備采擇足成一代之書邇者縣吏踵門傳致浙省官僚之命云　朝廷以史事見徵蓋以此也且云執事以僕為善叙事薦之當路夫為總裁薦人以預纂修此固其職向者道語之時執事不以僕為不材已欲引而

置之纂修之列僕固嘗敷露情實以辭之矣今執事又何為而有意於區區不材且病之人也竊嘗思之近世之論史者以謂莫切於日曆日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璹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史官撰日曆日曆之設雖曰權倖用事姑以是為創業之具其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之遺法而起居注之設亦專以甲子起例盖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曆之修必諸司關白如詔誥政令則三省必錄如兵機邊事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與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故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於政體者必隨日以錄此日曆之所以不可忽也然又慮其出於吏牘未免訛謬或一日之差則後難攷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補此歐陽公所以猶慮日曆或至遺失奏請歲終監修宰相點檢修撰官日所錄事有隳官失職者罰之其於日曆慎重如此日曆不至遺失則後日會要之修取於此他年實錄之修取於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於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為精確也僕之所陳固執事之所熟知有不待於贅說者而僕自有知頗識元朝制度文為

務從簡便且聞史事尤甚䟽畧不置日曆不置起居注
獨中書置時政科以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
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尚幸天曆間詔修
經世大典虞公集依六典為之一代之典章文物稍備
其書止於天曆而其事則可備十三朝之未備前局之
史既有十三朝實錄可據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參稽一
時預於纂修之士凡若干人餘人雖不盡識如胡仲申
陶中立趙伯友趙子常徐大年輩又皆有史學其成此
十三朝之史不難矣今夫順帝一朝三十六年之事既
無實錄可據又無參稽之書惟憑采訪以足成之竊恐

其事未必覈也其言未必馴也其首尾未必貫串也雖
執事高材卓識提綱挈領有條而不紊有如向之諸公
或受官或還山既各散去而欲不材且病如僕者承乏
於後誠恐不能化臭腐為神奇以副執事之意有司不
容見辭逼上道舟至嘉興驛賤疾大作行步不前謹令
侍生奉狀上達左右乞賜矜察言之當路別求有史材
者成此盛典不備

上胡先生書　方孝孺

人之垂令名於當世者豈易得哉蓋其才灼然有過於
人而又有達者引之於前賢者揚之於後也夫閭巷之
人欲以一技名十里之內而不得況其郡邑乎欲名郡
邑且不可況以斯文鳴斯道與為四方所仰者乎其難
也審矣然當世非難也後世為難一世非難也後之千
萬世為尤難也齊之人曰賢楚之人曰不賢魯之人曰
可越之人曰不可苟從而信之則其名傳於齊魯而不
傳於楚越也齊魯誦之而楚越之人群笑而交嘲之則
并齊魯亦不能傳矣是則奚可乎蓋在乎達者之引譽
焉耳達者一言曰賢齊魯吳越之人莫敢曰不賢達者
一言曰可齊魯吳越之人莫敢曰不可則論定而天下
翕然稱之矣故曰必有達者引之於前也達者之言固

當世之所信然至於後世則人忘之矣忘之則信之之
心忽矣信之之心忽則謗議雜起而毀譽錯陳矣及其
門者曰某公道德足尊也文學足法也不見之者曰是
未必然也及其門者曰某公天下之士也當世一人也
不見之者曰是未必然也傳之愈久及見者益少不見
者彌多則以為然而信之益寡矣是則遂已乎亦在乎
賢者揚之於後焉耳賢者一言曰某公之道德文章間
世一人耳則凡不見知者莫不信之矣曰某公吾之師
也其出言履行吾不及也則後世之人莫不尊之矣故
曰必有賢者揚之於後也然二者不時遇也某嘗讀歐

陽氏蘇氏之書而有得乎此說焉蘇氏西蜀之人也一日挈其文就試于京師歐陽公曰斯人也吾之倫也京師之人不敢望也由是蘇氏之名隱然動天下及歐陽氏歿蘇氏之道行則推之曰歐陽公今之韓愈也由是歐陽氏之道著于後世而愈尊豈非相資以成令名者乎某生八歲而讀書十五而學文輒為君子所過稱年二十而東遊京師京師之人咸曰内翰太史公今之歐陽公也某說而見焉公以重德居顯官為士大夫所宗執經問道者林列于外公一見而曰是生也可教其從吾游吾於是幸有望焉其始而喜中而懼不敢當已而

愈思副公言遂委質左右而不去蓋三年矣然相譽者惟公而已他人不信也及公致政歸金華某來從金華之人又稱曰吾郡胡先生當今之巨儒也太史公亦曰先生吾畏而不敢友者也某又思見焉同門者相戒曰先生於人未嘗有所稱可得其一言之褒者誇於鄉黨以為榮吾子其見焉於是乎遂見於執事者執事不以其不肖遂稱之曰其將來未可涯也吾之門人無及也吾於生有望焉嗟乎其何人而敢當執事之稱譽哉久而思之執事以道稱人者非欺某也蓋與人為善期其至於大者耳某何敢不勉乎某妄不自量竊有志於聖賢之道上之欲推所得於人下之欲以彰明斯道著尺寸之名於後世然富貴係乎命不可預知所可用力者獨文辭耳而又不知其果足以至古人否是以終不能自信及聞太史公之言又聞執事之開許以為可樂始有所主於心日知趨向嗟乎執事之心歐陽公之心也而某也何足以報之顧惟盛德不可以不謝而區區之誠有不能已者因述其私言以獻于左右不自知其流於狂惑也雖然執事知我者豈以斯言為狂也哉

荅王仲縉　方孝孺

僕資質不敏明聞道日淺行已之篤不逮古人是以年

益加而智愈昏名益有聞而心益為之歉然日汨汨與世伍語默俯仰能自異於流俗者幾希每念昔之聖賢道德言行之懿未嘗不内咎而深自慚也足下在友朋中最為相知且相與最久不思有以正其闕失納之于寡過之地顧以書譽其所未至而強其所未能豈僕之所望哉夫古之著書者非好為辭而然也非慕乎名而然也蓋以已之所有無由淑乎人天之畀以與我者懼其至我而絕也故從而筆之於書而公之於天下如子思孟子周元公之流其智誠足以知乎道其才誠足以周乎用其發之於言誠足以啓昧幽而垂矩則且不戾

其所為也是以學者傳而信之如龜策恃而賴之如稻粱尊而仰之如日月苟為名而已爾夸其辭而已爾如楊子雲王仲淹之所述而已爾於道無明也於事無補也揆之於其躬又不能無憾也則亦奚以為哉僕上之未能學子思孟子之萬一至於楊王之所為心又不敢以為可也居則默默以思兢兢以行勉勉焉期不畔乎道而冀其有成使吾學果能成其身乎則雖不著書其所傳者固在使學焉而無以自立於天下縱琢刻其辭其將孰信之僕之不易於言者鄙陋之志殆有在足下未宜以韓退之之事責我也夫退之之重著書有不自

滿假之美焉未可深過其過在未聞道而言行未能無可議耳於道有得焉至和充乎中至順掩乎外其音聲中乎律其周旋中乎禮其取舍好惡是非進退中乎義即之者邪慝消望之者鄙吝祛聞其風者相率自化於善彌千載而如尚存若斯人者何待著書而後有益於人哉故顏子默然處陋巷而聖人予之為群賢首其後若漢之黃憲言論之存者無片簡焉當時莫不自以為弗及至於讀其傳者猶恍然想見其為人與憲生相先後之士有為昌言者矣有為政論者矣有為論衡者矣如足下所稱著書三數公其有益於後世者或有之而

其人之賢否視憲何如哉僕少不自量亦喜有所著年長以來竊見聖賢之垣墻內顧彌覺不足非惟不喜為亦有所不暇為矣每見好名者不度智之不任德之不類而亟為言言往往畔於道輙為之汗下果使聖人之道世無知者必待吾言而後明猶當審其醇疵而後出之况斯道自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所患者信而行之者寡耳今世有賢者作當以躬行為先一反澆陋之習以表正海內庶幾有所益豈宜復增以浮辭而長其虛薄邪足下謂僕所接見者少不能副遐陬僻壤之望因欲著書以化之夫以化當世為職者賢士仁人

事也僕也烏敢當且賢者能化從已者不能化違已者仁人能使善者勸不能使惡者變故孔子至仁也而化不行於陽虎武叔孟子大賢也而臧倉賤之王驩怨之淳于髡輕之彼一聖一賢且有所不及而况纖微昧弱者顧舉一世而盡化之以口之不給而欲假書以傳僕雖騃其為計不宜若是疏也且萬世之所共尊而師其言者惟孔孟為然今閭巷庸人讀孔孟之書猶不知其可用或以為戲笑之資僕縱著書其能加於孔孟乎孔孟不可加其能庶幾孔孟乎道德如孔孟不能必世俗之信而僕乃欲著其荒言以化世俗不待智者而識其

難足下不宜以之相勉也然足下之心豈有他哉乃愛僕之深處我之厚而不知非其任耳雖然僕非無志於道者學道而未至者也學未至則悔吝不能無過責不能免必賴朋友以相成吾今而後所望以成已者舍足下而誰哉幸求所闕時以告我則足下所云信令傳後者其將有在矣願少緩之無以著書為勸

與趙伯欽　　方孝孺

僕求友於四方十餘年可友者衆矣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林右公輔右僕之所敬者公輔氣高而才敏於人鮮推讓視人行行然有不滿之色前與僕書獨稱足下陳

元采文僕固已知足下非流俗人可及近入臨海見公輔公輔說足下尤詳公輔之友張廷璧不相見者七八年其人奇偉不肯苟服人至語及足下必稱善因二子而求足下之所造心已傾之久矣今乃承惠書為論甚大為辭甚違卓乎有曠視前古之意反覆覽繹嘉二子之確於取人喜吾黨之士果有足望發於中而見於外如獲大呂九鼎而載以歸也僕嘗惟近代道術不明士居位則以法律為治為學則以文辭為業聖賢宏經要典擯棄而不講百餘年間風俗汚壞上隳下乖至於顛危而不救者豈無自也哉私誠恨之不自知其不肖亦欲有所發明損益以表著於世而習俗卑下學者牿於舊聞不復知有學術竊竊詡詡苟且自恕或有志而才不足有為或才高而沉溺不返可與言斯事者惟公輔耳公輔每與僕言未嘗不歎朋友足望者之少而有意於足下也書之所陳謂近世文辭不能比隆於唐宋而有取於僕僕無能之詞豈能過於近世哉使真有以過乎人則亦藝焉而已而足下安取乎是且近世所以不古若者足下知其故乎非其辭之不工也非其說之不詳也以文辭為業而不知道術雖欲庶乎古不能也知道者行路然至愈遠則見愈多而言自異今欲至乎窮

谷者言其所見不過泉石樹木禽鳥蟲魚之狀而已比之遊乎雄都巨邑者見宮室之壯麗車馬之蕃庶人民物産之瑰異變怪其言豈不有間哉故聖賢文辭非有大過於今人其所以不可及者造道深而自得者遠恒言卑論亦可以為後世法非剽襲以為說者之淺也唐之諸儒惟韓子為近道其他俱不若宋宋之士以言乎文固未必盡過乎唐然其文之所載三代以來未之有漢何足以方之今人多謂宋不及唐唐不若漢此自其文而言耳非所以考道德之會通而揆其實也僕嘗謂求學術於三代之後宋為上漢次之唐為下近代有愧

焉斯道之盛衰其端微矣非明智慮達不能知之足下何知之蚤耶雖然足下之論近代信當矣抑僕猶有説焉世俗之患忽見而尊聞己之識旣不能決是非醇駁互相承傳以白爲墨者皆是也足下言之僕聽焉則謂足下謂知言士矣所與交者或與僕之見異則無以以毀譽而變者慎所言而力於行以古之聖賢爲準而不與近代較崇卑得失則古人且將畏足下近代安足並乎又僕爲吾郡喜者寧獨若今而已乎久不談感足下勤厚聊以此奉報適有疾不能躬書

與郭士淵論文

方孝孺

吾郡之文關有聞矣僕行四方毎見郡人詞令可觀者卽喜況能文者乎是以自見吾兄洋洋如有所得竊爲加安而食爲加甘非勉强而然也樂善之誠天性然也繼而又承寄以林君公輔之文且教僕曰試評其可否焉僕昔聞吾兄言固知林君之賢及展而讀之默而味之其思淵以長其辭辯以達不覺叩几三嘆反覆玩繹遂至夜深乎雖旅寓之思爲之頓消而沉伏欝抑之氣勃然奮起信乎斯文之可以悅人而吾郡之秀不可及也僕不才自居金華太史公之門當世士大夫多獲見之矣凡能文有名者皆得而觀之矣至誦其文而使僕喜愜無所遺恨者不數人豈僕識見鄙劣使然哉亦作者鮮臻其極故也太史公嘗與僕言而以爲嗟嘆蓋斯文之在人如造化之於物歲異而日新多態而善變使人觀之而不厭用之而無窮不失榮悴消長之常理乃足爲文而世之人多不能與此樂塞澁者以艱言短語爲奇好平易者以腐熟冗長爲美或采摭異書怪說以爲多聞或蹈襲庸談俚語以爲易曉而不知文之美初不在是也古之名世者具可見矣以僕言之秦漢以下大率多紀載講論之文耳求如古之立言者未之多有

也聖人之言不可及上足以發天地之心次足以道性命之源陳治亂之理而可法於天下後世垂之愈久而無弊是故謂之經立言者必如經而後可而秦漢以下無有焉然而猶足以名世者其道雖未至而其言文人好其文故傳其言雖不文而於道有明焉人以其明道故亦傳二者俱至者其傳無疑也二者俱不至者其不傳亦無疑也以僕觀於今之人求其成文而可誦者且不易得況望其明道乎僕所以見吾兄與林君之文而喜者良以此也自古國家之興功崇而績偉政舉而教行天恐其或失墜也必生儁特英達之士執筆而書之

所望於將來者非兄與公輔並而誰乎此非僕私於同郡而言雖太史公亦深望焉更為謝林君加意問學以法六經為務倘有所得即以見教僕之凡當不一叩而已也

與方正學書　王叔英

僕與執事別十餘年其間情慕之淺深書問之達否曰事之細者耳姑置之不足道也惟執事之身繫天下之望仕之進退天下之幸不幸與焉側聞被召計此時必已到京獲膺大任矣茲實天下之大幸也故敢有說以進于左右焉凡人有措天下之才者固難自用其才者

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自用其才者也賈誼之于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何則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高祖得以用之而當時受其利故視如樊呂不可得而間信如陵勃不可得而非任如蕭何不可得而奪此子房所以能自用其才也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于是文帝不能獲用其言此賈誼所以不能自用其才也方今　聖天子求賢用才之意上追堯舜固非高祖文帝可比而執事致君澤民之術遠方臯夔亦非子房賈誼可倫真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也將見吾　君不聞則已聞則執事必能盡言執事不言則已言則吾　君必能盡用致斯世於唐虞雍熙之盛者在是矣豈非天下之幸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也如井田封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所貴乎得時措之宜也執事於此蔵諸慮而研諸心者非一日矣措之猶反掌耳尚何待于愚言之贅哉

然僕聞知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不能無言於左右耳夫人情愛其人之深而慮其患之至者必救其失於未患之先苟待其既失而後救之是乃愛之淺而慮之疎也其得為愚乎天下知執事之深愛執事之至如僕者固多矣竊謂忠於執事未能有過於僕者伏惟少垂察焉

與林一鶚侍郎書　黃孔昭

孟夏行次臨清忽聞閣下有秋卿之　命喜躍不能自已既而到京凡朝士大夫相識與不相識咸引以相慶是豈但為鄉里光榮而喜蓋為　朝廷公道耶明喜得

其材以為用也然此亦烏足以盡閣下之用哉竊觀古之大臣文行器業以求之於今或少見其似者茲欲於閣下之身親見古之所謂大臣者以昭我國家人才之盛不使後人謂典籍所載為虛文抑豈區區之私望也孔昭素性固陋乏知人之明乃成謏調此夙夜兢兢反求諸心而不知其所以稱高明其何以教之蓋孔昭職專持簿書考官資年勞以聽人之奏請固無與於用舍也然立於大賈之旁而弗識物之可貴可賤亦安所用我哉且天下與國之廣百司之衆不能人人而身接之烏知其為賢為不賢亦遍採諸人言而已彼言者未必

盡如所望又烏必其言之皆當哉閣下身歷名郡大藩明鑑燭物於夫所屬及凡往來經接之賢者才者必應得其實以充薦寵之需其或有滞而未用用未充其位者寧不為之稱嘆而咨嗟乎閣下度不肯不可與言則已如可與言謂非出位之求則乞列名備疏其才之所宜於大於小者以示孔昭然雖不能必人之見信以達諸天子之廷而或庶幾於萬一實閣下公天下之賜也亦孔昭之分也

賀李西涯入閣書　謝鐸

三月初聞有入閣之命不勝為吾道慶幸既乃竊手書見報謙退過甚至有平生夢寐所不到之語且又似欲下詢於芻蕘者夫以執事之清德重望碩學宏材帝心所簡輿論所歸宜無出此者天下蒼生獨恨其不早耳僕將何言哉必欲以夕要之故使獻其一得之愚僕愚亦惟曰不過充其前日夢寐所不到之心而已噫彼營營患得者豈能忘念慮於夢寐間哉惟其患得之心勝是以患失之慮周此心一萌無所不至而天下之事去矣執事始也既無欲得此位之心終也必無欲固此位之意充此以往必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安乎其位决不如近者之

以明良自慶揚揚于廟堂之上而居之不疑也抑嘗竊觀執事昔者應詔陳言之疏矣上自君心下及民瘼懇懇乎罔有不至職雖論思言實兼諍歐公謂諫官卑行其言宰相尊行其道今執事親居行道之位試取昔之所言者次第行之其誰曰不可於是而猶有所不可則晦翁所謂非其所愛而不肯為則有所畏而不敢為者耳僕雖甚愚亦知今日政本所在盤互蠹蝕之深憑藉固結之久誠非一朝一夕所可辦特大臣與國同休戚者今而天心未豫民力已殫是雖泰和極盛之時而不可不預為苞桑善後之計顧復雍容廟堂以衣冠地望

為天下具瞻而稱德量僕愚誠未知其可也執事性識高明志節堅定萬萬無此而懼有於無丹朱之戒在舜猶然僕雖至愚又豈敢盡忘忠告之道而丼為柔佞之友哉凡若此類又皆疇昔受教於執事所謂旁觀而高論者故敢忘其出位之思而不覺其狂妄喋喋至此惟高明亮察而優容之嘗必有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者

寄陳公輔先生書　戴豪

豪十六七時為縣諸生聞提學胡公之言曰吾取友天下多矣追至廣東始得白沙陳先生其學無不窺而其要主於定靜豪固蔵之於胸中矣比来京師有傳執事

之歌詩及所作字愛而觀之蓋雖其餘事而景慕之私於焉得以小慰昔之逃虛谷者聞人足音而喜詩與字書豈直足音比耶去年夏會執事應聘来切計前此數年相聞而不可見相望而不可即一旦天假以緣豈勝欣幸於是齋沐而後求見兄乎其容也恢乎其量也粹乎其言也乃知天下有大君子而胡公之言真不我誣也然而職守所拘不能常常候問而執事又為小恙所苦每衆中一見畧叙寒暄而已凡聖賢傳心之微旨所欲求教於左右者未暇一及之而執事遂以別告恨何如耶豪竊謂道在人心萬古同之聖賢筆之於經者猶可以心而求也自孟子既沒訓詁于漢詞章於唐昏昏泯泯于五代之季蓋至有宋而後周程張朱諸夫子始起而大闡之今學者家有其書人誦其言不過以資口說焉耳不過以媒科舉焉耳豈諸夫子所望於後人者哉伏惟執事挺生南海之濱年纔弱冠遂厭科舉塊坐窮山餘三十年所以求之於虛明靜一之中必有獨得其妙而人不及知者豪於進見之頃屢欲問而未暇及今各天一涯執事倘不拍關啓鑰以其所身試者惠賜一言則豪失之於始者徒抱無窮之悔也如何如何昔横渠張子學成德尊自比孟子猶秘其學不以教人程

子勸其隨才成就卒使關中學者與伊洛並今學成如執事德尊如執事天下仰望如執事豪之所以求教者蓋非不誠而所以自待者亦非甚薄幸不以其猶溺於口說科舉之陋而遂棄之也適有目疾不果自書向熱惟為道自愛不任向往之至

與戴師文書　夏鍭

師文知我乎不知我乎士固詘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也僕於執事為宜屈為宜伸謂之伸宜何如有懷不蔽也有實必吐也不然則不得伸於知已亦明矣曩者不忖出其淺狹之文求正於吾汝修汝修持去以出於執

事執事愛之取所謂凍翁說者序而暁之且手書遠以
惠我俛首三復愛其文而惡其實韓子曰不敢當不敢
當吾亦云矣雖然願托於知末僕於執事庶幾仲之而
未也有懷尚蔵也有實未吐也今而後願一吐之以求
伸於知己可乎鈇之生久矣其學道稽古似有年矣其
所為古文詞亦未必都無用也謂不工於時之文則旣
學而能矣非韓子所謂可不學而能也然而屢升於州
司再敗於場屋僕甚苦之欲便脫去而未能所以然者
非引領富貴之旌甘心塵埃之裏也誠不自量復於宦
業之外僭有望焉微執事吾固不出諸口矣國家自古

必有鬚眉文章之士是也司馬子長班孟堅於漢韓吏
部柳柳州於唐歐陽子二蘇氏曾舍人王相國於宋鈇
毫穿硯咸稱大家至於我　朝鈇所得知則宋學士郁
離子遂志集最號近古校其所作誰不博茂然於前數
家似猶不及焉其精式可傳道又或收之前代培植之
餘未為全物也繼三賢而有作皆弗及焉涵浸長養適
會其盛於今日秉筆而立於上者詎乏歐蘇僕誠願從
歐蘇之末以與執事讓為王曾志則舊矣顧猶束縛於
此不得一轉其目於他書是固不得於博茂況精式可
傳道於古人吾何望焉此鈇所謂甚苦欲脫去以有望

焉者也計今之行古之道而又力能解我之縛出一言
而望塞適求其人無如執事者其果然乎僕之伸於知
已多矣執事不以私於知末願以公於　聖朝後之人
誦其文益信今日之無愧於漢唐宋者未必不懸於此
也執事其圖之

上王天官書　　夏鈇

鈇愚人也能自信而已故嘗見之自負而多失之信乎
其之為愚人也其自十七八知自別於人而人已蔵之
矣至于今二十年矣自顧其身將無不與者矣一旦至
京師用是以自負傲而不求以踣於大賢君子之門今

而後始知自信太過獨立不資者之不可也且以當今
之世論在位之賢則宜一數而及公舉在下之士亦宜
有我是二人者韓子所謂事勢相資者也豈可相應荅
以傲而一不相求也哉公不求我則我當求公於此不
求吾恐失於大賢君子之門終以遠去沒齒抱悔於無
及然則宜何如其求之也曰求退可也求進不可也自
獻於前為求進自獻於後為求退其今者不復噤矣得
發口矣其於明公知有罪矣知自失矣前之意誠以謂
大賢君子者任天下之望退處於家有司馬相公在洛
之形今　皇帝即位首念而起之置之六官之長又似

商周夢卜之事職無不兼而知賢求士當其先又實行
其事而有其名若是其必知我也雖無實而有名未必
不徹於大賢君子之聰也而其也又或作為文章以相
慕而具於天下昭昭乎而以稱遙遙乎而以談天下幾
人知之矣傳之後世後世之人又將知之其之於公遠
而天下後世將無不知况近而至乎公之身也哉是故
不勤一跡不泄一字將以待人不欲自見愈望而愈不
求益不敢出有似於傲故曰傲其實乃非傲也今而後
士固自出矣大賢君子誠始知矣明見而實觀矣非向
之所謂出於意料而未可必知之也又非若傳聞於人

而以入乎耳也今而後惟恐其情之不足察其志之不
欲伸也今而後吾知求歸而得歸矣欲終養而終養矣
大賢君子者能容士者也豈復更求其罪以破其歸而
以止人之行孝乎然則大賢君子其不欲待我也如欲
待我固無不及古人曰亡羊而補牢未為晚也其今者
實有望矣大賢君子者宜早擇矣

三台文獻録卷之八

三台文獻録卷之十五

書　碑　傳

謝陳御史招應舉書　　黄綰

綰無似不敢妄有所干執事不知其不可欲等諸豪傑
之流壯其志以引其歸將與之應舉而進之此固君子
大公之所用心綰何幸有此遇哉綰聞士不可以苟遇
亦不可以徒遇既有知之之明必有應之之實心有所
懷敢不為知己者一言之綰田野鄙人幸蒙　朝廷以
先祖有旦夕之勞蔭[illegible]子生以世其祿自受　恩以
來恒惴惴焉惟恐負[illegible]之德以隕前人之光顧其力

有不足者潛深伏[illegible]念遠去以求不相聞於人偶
及相知勸勉因復[illegible]有司競于蒙昧雖再失不知其
辱一日讀家[illegible]張子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録
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為人後者所宜
樂職勸功服勤[illegible]長應遠利以述世風近代公卿子
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藝病譽有司不知求仕非義反羞
順理為無能不知蔭襲為榮反以虛名為蕃繼誠何心
哉王荆公曰凡士未官事科舉者為貧也有官復事科
舉僥倖利達學者不由昔周元公蔭補官不失為亞聖
張敬夫呂原明亦以蔭補不失為大賢抑何屑屑于此

哉綰嘗反覆思之芒背駭愕以見聞之晚而嘗辛勤為舉業為悔今者既知何可耻其過而作非舍其同而求異九品之官易得一舩之宮可懐果於此焉無似雖貴極卿相富之萬金誠亦無重乎人而亦非身之榮故今為綰也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其所不能與非其分不為也盖有命焉而綰之不與於科舉也誠命矣綰聞有貴賤之分有聖賢之義分之所在雖聖賢不敢違義之所在雖天子不得沮所以古之君子不應諸侯之求而從胥吏之呼虞人不以旌招為榮而甘心于喪元盖分與義使然也非苟為異於人正

以擇其是非之[illegible]乎大中至正之道也人不此之思反汲汲皇皇于非分之求得則喜無以勝不得則戚戚不能存旦夕是胷中無所主不深于斯道者也是故君子脩道進德行當極其大念其重苟非其時窮且老而死無悔焉顧其何如人亦得以此為言者惟執事愛才樂善惓惓為世道計將導之大且重者不但以一第為寵而已也故敢肆其說如此伏惟矜其愚遂其志則所以進之者大矣豈勝恐冒不宣

與張羅峰書　黃綰

朝廷綱紀已振天下已安君子願治之心遂矣然而衆人之情獨若有所拂者何居盖往時内閣與中貴交通天下利權盡歸于此雖上有　英辟不能覺下有豪傑不能救今公貞潔輔佐死生利害一無所動苞苴請託一無所行舊日交通汚壞之習一旦滌濯無遺風清弊絶政善民安天下陰受其福而不知誰之所為是公之功莫大於此也然而公之憂亦莫大於此盖人情樂於有所招權樂於得所附麗其所附麗不在内閣則在中貴雖言官論列撫巡舉措亦皆視之以為軒輊故進取謀利之方無不讐今公遽爾改其途轍使内無所招外無所入猶孺子割其乳哺豈得不内外側目以窺之且

有昔日不騁之徒又皆翹足以待此公之憂所以莫大於此也然所賴者聖明一心相信之篤而已昔者唐堯之世治逾百年不意而有四凶在朝故當時同穀所賢者惟四凶之徒元愷諸人一無所及故堯乃別命方岳而舉舜堯既得舜而任之舜乃首誅四凶悉舉元愷諸人為九官十二牧以期共治然四凶之黨豈能盡去則於舜之新政必有所不便其所深忌而欲排者必元愷諸人故舜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乃命龍作納言而戒以夙夜出納惟允然後其治可行也今天下之勢有異於此者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

女下民或敢侮予惟公鑒唐虞之成跡念詩人之豫患為今計者其要莫先於進賢進賢之急莫先於九卿九卿得其人則百官之職必舉公可不勞以收其成功他日之憂亦可於此免矣於此不得其人則百官之職皆瘝公雖日勞於上何益哉他日之憂其得已乎縮鈍劣不諧于俗惟思一去為足但念受國厚恩又蒙公愛之深思無以報敢此喋喋

與吉安伍太守書　　戴德孺

逆賊雖熾其羈縻于麾幕下者不過市井之輩叛亡之徒舍父母以丐一旦之富貴者耳江南諸郡望風嚮應

靡有牴牾者武備弛而間變驟故也隣封諸侯豈無赴救之念而當道莫為之主遂使豺狼愈肆所過地方流血滿野哭聲震天忠臣義士憤惋扼腕其誰不欲投袂而起以為吾　君除難為吾民復仇也哉適得報知濠果嘯兵南徃惟留拱樤等守省其根本將蹶矣我軍若次南昌彼必班師歸援吾計設伏于樵舍以角之如鷙鳥搏擊巢卵俱覆破之必矣執事高明其必籌之熟者特此申達諸非面布不能既也

答齊蓉川京兆書　　葉良佩

啓諸易邁別来行復五年間闊音問又且二年許使君述職還郡忽致手書及三門記墨本之貺拜嘉感激僕[illegible]歲獲承高論於樽俎笑談間竊嘗隱度之曰有折衝萬里之竒有佐佑密勿之正而又有高世之文以藻黻之此今世之豪傑也顧猶未敢自信謂為知言乃其後別未三年而蓉川子賀蘭之功成僕嘗以奏績入朝竊聽下大夫耳語皆曰齊君此来必參九卿已而兵備古徐猶以為詘乃今果召入為京兆丞及讀所貺三門記蔚矣其文視入夏諸刻似更過之然後益自喜嚮之私度皆不誣屢中而蓉川子密勿之功藻黻廟堂之效又可以坐占其决然矣来書謂僕招謗名以賈禍又意僕

歸田必多著述徃年所説連山歸藏二易今已成書否虞卿太史公皆由窮困成名慎毋以悲鬱損志云云三復来貺徒增惶恐而已僕曩與兄伯師會講經書此蓉川子所目睹也去歲當考察京官之期會伯師轉為考功郎中於是留都科道官之以考察去者咸疑伯師取論於僕乃相與羅織罪過嗾使當事者公行舉劾以陰快其報復之私遂使僕與伯師同受其譴寃亦甚矣僕文質無所底何敢名之有而敢招之以賈禍乎至如連山歸藏之説要皆會講時事昔者同會諸君舉三易之義為問僕率爾應敎曰連山歸藏不可得而攷矣顧其

義寔間見於周易一書文王之彖艮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即大禹安汝止之說也夫動靜皆止斯立於無過之地矣故於占為無咎斯連山之要旨也至於彖傳所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即夏后氏六十四卦之全易具在是矣若歸藏之義則於易大傳見之傳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即成湯以禮制心之說也又曰闔户謂之坤闢户非密而何斯歸藏要旨也由是而闔闢往来則為乾為變為通由是而見而形制而用之民咸出入則為象為器為法為神即歸藏之全易具在是矣且歸藏者萬

物之母命之所由以立也周元公曰主靜立人極斯得之於歸藏也山本陽物連山上進健而能止性之所以能定也程伯子曰動亦定靜亦定斯得之於連山也周易以龍若水象厥心志以牝馬牝牛象浩然之氣蓋兼取諸連山歸藏云由斯言之雖謂三易為同條共貫其可也當朋友講習之間顧嘗以是為說耳未始敢形於著述以為招敲名之具也虞卿之事非所敢當乃若太史公周行天下歷覽名山大川以奇其氣用發為文章則嘗竊有志焉僕之被黜南歸也逝将由大江朝廬阜沿洄沅湘憩息衡嶽聊爾覽觀用滌其塵容俗狀焉耳已乃為家累所牽弗諧始願若夫金焦兩山江左四百八十寺大湖七十二峰西湖六橋天台諸阜鴈蕩四谷以及雲門禹穴之奇則已席卷於眼底囊括於胸次矣時時攄其衷愫著為支言或效楊子雲敷緝雕蟲小技以自表見亦未可知蓉川子幸毋以居窮悲鬱虞我也許君遣隷者来取報書會友人約為山行薄暮返舍乗醉索燭書此并以為蓉川子賀毋有謂我不知子而妄譽且妄自譽以售子之知也則亦淺之乎知僕者矣因風南来復能以一字還答否否其再拜

荅郡伯陳梧岡公書　　符驗

某斥謫之人衆所鄙棄乃承我　明公識超時態量容陳謝自解官南歸曲荷存問若憐其志恤其窮哀其不肖之才力猶欲拔而置諸俎豆此大臣斷斷有容之公後世之所罕見而人生之所不恒遇者也顧某匪人何足以叨盛典哉是故日者使回力疾披瀝寸丹意明公之能亮耳迺伏承鈞檄奨督再三邑大夫庠博士趨命嶢勸谿董野叟欣覩盛事遂令入與山川草木均被榮光士伸於知已此之謂矣蚤夜圖惟深欲勉副盛德直念君子處世見幾而作上也微色發敲而後喻者中也納諸罟獲陷阱而不知避者下也某自童時有志事道

亦念民生窮居靜處閱世事不可人者斯獨行其志而成敗利鈍有所不恤又自慕伯夷為人舉世非之不顧必期無負平生而後止落落不合心志未渝晚乃獲仕於　朝自謂素志可酬古道必復不意暫辱甚端一麾劇地其於此時不能奉身而退謂之見幾可乎比至毘陵見小民之塗炭糧國課之缺需忿豪右之橫行傷風俗之薄惡思為上下竭力以贖尸曠又不意志雖不怠性則乖違心雖愛民政妨巨室鄉校之不毀未幾而下井之擠石尋至中間雖藉甚譲論列之公而亦不虞之譽不足以勝求全之毀也不謂徵色發聲矣乎朱夫子

曰當官而行惟知報國見險則止匪以為高今日之謂也而復欲旨進適足以自玷耳某之自玷不足惜恐累我明公知人之哲而不肖之罪愈深何則以柳下惠之賢世去中古未遠三代直道尚在人心且不免於三黜明公度今之世去士師之時幾何俯察不肖之僻遠士師之賢而和者幾何而能保其不重困且蹈耶事勢苟可為雖降志辱身猶思自効力不能任古人有放言自廢者矣今幸為將所遜復可不自為喜而戀戀升斗為身圖哉又杜子美云移官非主意甚荷　聖明批答之仁尤當預省犬馬不宜自棄如前所云也第審歲以毘陵饑饉忍民生流離旦夕稅野廡訪疾苦溽暑薰蒸酷其外多難殃禍勞其心及今靜定百病交攻藥莫關心萬事盡廢故前書謂非惟勢有所不能而亦力有所不辦非面謾也實肝鬲之要耳君子藏器以俟時士亦為知己者用明公聞望滿天下德業在胥壤羽儀天朝秉鈞當軸指日可待倘當此時肯一垂念某雖病卧亦當扶杖執役以需德業之成為知己報也其在今日則不敢供命不敢供命某自隱居唯閉門引咎今於知己之前故不覺展盡底衷非故借是而逆指文過也干冒威嚴伏惟鑒察

碑

追封徐王廟碑　　陶凱

洪武四年夏六月丙申　皇帝御皇宮門召禮部尚書臣陶凱諭之曰　皇后父徐王馬氏世為宿州人家閔子鄉新豐里王本民家素質朴以兄弟齒序人稱之曰馬某王少壯時膂力過人沉毅寡言笑重然諾而性剛強疾惡見有為不義者視之若仇讎然或小忤其意輒肆毆擊雖致死無所畏憚鄉人莫敢犯當元政失馭天下將亂王以忿爭殺人恐逮於法移家定遠及天下大亂乃挈　皇后母避兵他所而以　皇后託定遠郭氏

俾育為巳女後郭氏首難自為元師收鄉民兵朕亦為部下士遂以 皇后為朕之配既定天下即 皇帝位 皇后正位中宮封 皇后父為徐王母鄭氏為徐王夫人以他無繼嗣因立廟于太廟之東歲時奉祭然稽諸典禮古無其義於是即王所居鄉里關地於塋封之南作新廟奉安神主每歲以春秋仲月俾有司祗奉祠事爾宜述其梗槩刻諸堅珉用垂不朽臣凱既受命竊惟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其得氣之厚而不薄者性必剛勇果毅然有不得志於當時而澤及於其後者必顯融光大此理勢之自然也今王有所抱負而無以發紓故常

存疾惡之心其憤怒所洩即以加諸人蓋亦豪傑之士哉使遭逢盛際必能出將入相垂名簡冊而乃生不逢辰至身歿之後以 皇后父而得追崇王爵作廟故鄉使山川改觀井里增輝又豈非一出於天乎臣凱謹拜手指首而為之銘曰維此徐方代生異人秉時啓運蔚為良臣惟王之生質性過厚不逢昌時深居畎畝王奮厥怒孔武有力摧强折奸以輔彝則當元之季天下擾攘挈家避地東南其行英雄陸沉豪傑未起抱恨重泉吁其巳矣山川炳靈遺德所鍾篤生 聖女正位中宮 皇帝仁聖為天下父 皇后孝慈為天下母太姒嗣任則百斯男聖子神孫何千萬年川原膴膴新廟奕奕與國同光永世無斁

漢三老董公碑　徐一夔

予讀太史公書至三老董公說漢之事作而言曰三老董公其秦漢間有道而隱者乎不然何其言之符機際會而粹然一出於仁義道德也公之說漢高祖也其言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為賊敵乃可服又曰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至哉言乎不意文獻斲喪之後兵戈搶攘之日有此人也蓋方是時項羽放弑義帝公以此說高帝討之時高帝左右稱讀書如

酈生不及此稱文學如叔孫通不及此稱智術如張良陳平不及此而公獨及之意者公在草野中思天下之故項強而暴劉弱而仁莫有急於此者以故發憤為高帝陳之不疑也公之始末史闕之即其言想其人必秦漢間有道而隱者惜乎漢用其言而遺其人也爰叙而銘之銘曰秦政不綱義旗四舉紛紛藉藉孰為義主緬彼有道鴻飛冥冥不聞其聲殆見其形猗嗟董公時止時作懷寶在躬不迷而覺劉弱項強公有深憂討逆致順公有遠猷一言之出萬鈞不拔仆項興劉此機之發維此董公其執不回維兹之言允也其時公言既用公

迹愈邈推公之蘊可典禮樂漢雖公遺公言不隳公言不隳大道之維

漢紀信碑 有序　　徐一夔

予讀太史公書至紀信以身代死之事作而言曰信之忠誠一至是乎且信掘起之徒也當其事漢項羽圍滎陽漢危甚王時欲存有降而已降則漢事去信遂自為王降羽王因得脫羽燒殺信吾意是時漢事未定如信者不過苟相依秉以饕富貴而忠誠若此何可得哉漢王既定天下嘗斬丁公以勸忠矣而於信獨無贈典及太史公記載刺客如荊軻聶政為之列傳說客如蘇秦

張儀為之列傳刑名如韓非申不害貨殖如卓王孫陶朱猗頓為之列傳至於殺身成仁如紀信者乃獨不為之列傳遂使信之大忠不白於天下後世而臨危顧身者踵相接也爰叙而銘之銘曰黃金可銷白石可磨將軍之志之死靡他一念之精如霆之發視刃不銛視火不烈滎陽之圍漢累卵危委八尺軀全一帝基死生之故夫豈易與與亡之決在此一舉捐軀狥國有若斯人緬想先烈莫之與倫

齊王蠋碑 有序　　徐一夔

予讀太史公書至齊王蠋不屈之事作而言曰為臣死忠臣人律令也士不與焉蠋嘗諫齊王不從退耕于野未嘗居齊之位食齊之祿則齊之士也一旦燕人破齊走王而七十餘城俱下守城之臣非不多也不逃即降爾未聞一人為齊死者當是時湣王已死蠋猶區區為齊守晝燕人使謂蠋曰燕人高子之義將以子為將封子萬家否且屠邑蠋謝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孜其事與伯夷相類蓋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國而逃非有位者武王代紂天下是之伯夷非焉殷既滅矣而猶耻食周粟猶蠋志也伯夷之事舉[illegible]見稱於孔子其道光明王蠋不幸不遂

孔子太史公僅附於田單傳尾而稱說者鮮爰叙而銘之銘曰猗歟先生國之貞士之特也志弗隨以貞矢金石也衆反顧以生行不惑也執義之兵返仁宅也固然獨行匪矯激也休有烈聲軋亂賊也我揭其並髮上直也

永嘉文信公新祠碑　　謝鐸

成化壬寅夏四月宋丞相文信公新祠成祠在永嘉江心之孤嶼蓋宋德祐中公避難興復之地去今且二百年矣即其地與其時尚想見其風聲義槩歷歷如前日事雖小夫婦女皆知公之為烈也於是祠而祝之固天

理人心之不容已而亦安知公不死之心其不眷眷於此也哉當夫宋社既屋天下為戎公方間關萬死脫京口走真揚涉江浮海力求二王之所在以一至于是也人孰不曰無可為矣而公也指日誓天載蹈載奮盡瘁鞠躬不震不讋以一旅為興王之期以一息尚存為報國之計必欲誅浞若臣靡之於夏必欲討卓若王允之於漢必欲挫温過堅若謝安之於晉凡其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以艱彼之進者皆聖賢之所屑為也故在易之遯曰小利貞又曰與時行若乃併命於一死以自異於忘君誤國之徒夫豈公之所難哉故即是

以究公之平生不難於死而難於未死不貴其未死之功而予其必死之志不然宋亡殉國以死者何限而獨公為之首稱哉初公之在難也門下客莫有從者獨吾邑杜大卿滸慨然從公以行竟克脫公而大卿亦卒死于國然則祠公於此而大卿其從與享之固禮也哉公祠在京師在廬陵者已非一日永嘉之祠則今劉令尹遜所創也令尹於公為鄉後進知公為詳因白其郡守項君澄而為之既成肖公像其中乃置田以供祀事於是郡邑兩學之士謂其有關風教也將刻石以紀而以其師之命來告於予於乎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

祠之有無而亦奚有於予之言哉獨世之鄉往不足者非此無以致其至而令尹乃能於法令簿書之所不急者力倡之以風示當世是固不可以不書因書之且遺之詞俾歌以祀公其詞曰抓輿兮江中屹頹波兮我公江之流兮淙淙公心萬折兮必東乾坤兮易位江山兮改色擊楫兮中流湫四海兮焉極江之水兮上通於天孰挽而下兮洗此腥羶江之水兮與海不竭石不可填兮臣心始焱日慘慘兮江毅哀公神不死兮尚其駕風濤而或來緊廟食兮江渚萬歲千秋兮有如此水

徙建近隍廟碑　　陳垣

天下郡國無近隍廟獨衛有之廟之創始無所於考其神為玄武玄武北方水神也溝隍以水為職廟而祀之也亦宜古者建國置郡祀典之文惟社稷五祀而已唐宋以來始有城隍或若猶以為贅我　朝崇重城隍在他神祠上吏于土者下車必謁水旱疾疫必禱焉社稷雖尊特以令甲從事而已爾先哲以禮不必皆出於古求之義而得揆之心而安者皆可舉也然則近隍之廟豈無謂哉廟去城東南一里許歲壬寅黃泌河決大水浹埂前張守咨倡耆老曹忠等脩葺之壬戌河復決水及廟之半扉継以風掀雨漉日就傾圮破壁頹垣神露

其背廟壞極矣乙亥之春兵備劉僉憲澤與今王守綖協謀徙而新之廼度軍校營南之隙地背城面郊神居攸宜於是剗穢為夷易朽以良殿宇閎門廡翼翼而廟之規製既增既廓矣凡為費若干皆僧佛智募財於民而民樂從之者也我　賢王殿下以為像設弗稱繪事弗施非所以聳尊崇闢暄褻也廼　命內掌司臣銳屬工嚴玄武像於中列以衛從佐以諸神金碧輝映丹艧粲發頓改舊觀於是民無耆少爭持挂酒寓欵表虔奔走廟門惟恐或後而神之威靈氣焰赫然矣　王復遣內伴讀臣成特　命臣垣撰文刻石以昭永遠臣惟我　國家混一區宇高城深池薄海內外分封　宗室以保障之誠億萬年太平之休也衛為河北要害之地蓋自我　賢王之國仁毅四聞民用怗席近年流賊肆毒幾遍天下惟衛城不敢犯固吾　王之威德有以讋服之而神實相之之功亦不可誣也捍大患禦大災宜崇報事民志之鄉往非一朝一夕之故矣順民志而為之豈非居人上者敬神卹民之盛舉哉

紫薇冢碑　王度

天厭元亂江南兵起火炎廟學矣時則有訓導胡先生存道抗敵死守廟賴以存事在松江志中不叙今學紫

薇之下有胡先生冢蓋聞諸長老云嘉靖甲申度以迎養乞祿于玆始乃剪草再拜為之出涕以悲則識諸石上曰紫薇冢沿舊名也已而諸生来問曰先生非元之臣與死不以學而以廟未之前聞也度曰玆先生所為能死也今夫廟有孔子之尸祝在學其道者知愛之今夫學有胡元之官在食其祿者知愛之死于廟斯死孔子矣死于學斯死元矣蓋其類也先生初以會稽布衣領檄来教仲縮自制與古賓師之義同彼其志斷乎有不為也甚豫而以所不為死愚不至是哉春秋之法以為夷防中國之人世守之不能守而顧死之非孔氏徒也孟子曰[illegible]凡也子思臣也微也後之學者世守之不[illegible]之非孔氏徒也孔子之道子得之孝臣[illegible]者得之則不惑死者得之則不然即君父之德[illegible]加於此矣碑諸震驚先君之寢園齮齕厥考之墳墓而不被髮往救敢死哉此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鮮不偏矣是故君父師與事古今與感順逆不同情非志道者其孰能一之且方其時雖告之曰廟則危矣非若寢園墳墓然一不死遂無以為人非不欺者其孰能死之志以一之信以出之死以成之是先生之行也不可以弗白也嗟乎以予觀于今日士道之可畏也

淑甚况於士木之災乃足以相死邪今為異同之説者
曰某是某非乃于則不暇苟有先生之志者文之以禮
樂斯道其可與乎并識于石

前守建康顧公去思碑　王度

台為郡阻山而瀕海民貧而齒繁然以其土無異物故
俗好文有海之儆故多武事齒繁故生訟貧故難擾吏
茲土者偏聽則失事自用則失民廢學則失士專心民
事則失兵其享有令名以遺後思也蓋難具是衆美不
有其功吾於建康顧公見之初公之由全州再起守台
也台之人輒動色曰是嘗為開封者也吾聞開封人比

之包孝肅矣包孝肅豈易化哉已而公至風節凜然毛
髮無所近洗垢剔槳親治簿書文法之吏縮頸吐舌惴
惴乎若雷霆之轟其上目不測也然後霽色於民民有
罪集堂下靡不道之使言人人以得輸其情為慊几無
滯案獄無繫囚一郡以為神明暇必引諸生坐回風亭
中講論德義五經多所指授回風亭者公所自作也公
嘗曰吾志於教化其外於貧士有為之舉火者數人於
布衣有禮其廬者三人表其墓者一人於鄉先生有梓
其文者一人於縉紳有為堂以延之者三人台介三衛
多城郭有司每歲繕葺之類多市人吏胥內外為奸府
庫為空公為核其工直塗旣而已始責其償以遺諸婦
義者盡為五年之規民不知費矣瀕海鬻鹽之民無樹
藝以生紆道數百里走山谷間以避譏禁強者格殺人
命懦者束手饑餓死公為釋肩挑之禁聽令出府治下
每擔一石稅止一斤公私稱便焉官軍久役於外妻子
往往稱貸於人約以月糧陪償謂之賣籌公始復按月
之法嚴胥吏之罪無不受糧之家矣公之以考績行也
由台至越路有哭由杭至京師船有祠前此未有感人
如公者也初中津橋成公於津埠結樓若干楹時引賓
客賦詩其中時人莫喻也癸未之夏大水猝至瀕江居

民依樓以為命得不死識者以為比之黃樓之作而其
意遠矣公風采凝峻論事簡截而有度文賦為海內雄
伯而汲引後進若不及事後復不自言其功天下有大
事公可獨公既去今　台之思公者不置相率丐予言
以紀其思時公方參大政於浙又以嫌未可也今公引
疾歸養矣予雖老亦終得而無情耶獨念予自童子以
來餘七十年而吾州長吏凡十數易求其行業如公者
僅僅而又不久於台以去此因繫於吾民之幸不幸何
如也因書于石以頌公之出以為天下共又庸知不有
聞公之風而興者乎公名璘字華王別號東橋今以山

西按察使懇疏乞終養云

傳

直煥章閣王公傳　張輔

公諱齊輿字之孟寧海人家世儒業父曉生三子公長次恕次章俱為太學諸生登進士甲科人目為寧海王瑞公自幼穎悟日誦萬言為文操筆立就初官平江府崑山尉以賞改秩知臨安於潛縣再知建寧府崇安縣居官勤敏治事率以二鼓罷寒暑不移斷獄得情邑無冤民繫祟星黃陂溉田萬餘頃百姓德之為立生祠秩滿為澧陽倅除知郢州丁父憂免喪得告院遷刪定官

上殿論安邊擇將足國裕民之道高宗大喜顧左右曰王齊輿南人似此議論可採既而臨安霪雨雨雪牛馬拳縮如蝟小民多食相枕藉死公偶當輪對上驚曰無人語及此即命所司開倉賑給闔城內外歡聲如雷未幾除將作監丞月餘改司農丞淳熙己酉出鎮武昌踰年除東川憲瀘南軍變殺其帥公以職事權瀘南年餘移江東憲不行升擢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祐觀召除倉部郎中遷樞密院檢詳所外除閩憲乞引年除秘閣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嘉泰甲子除軍器監遷大理少卿兩月改宗正少卿會玉牒進書轉朝議大夫力請納祿遂以直煥章閣致仕於縣東一里所營雲壑園與親故為真率之會平生博學強記手不釋卷粗衣糲飯常如書生宦遊所至有聲風流醞藉不減前輩與名公鉅卿酬倡雖三四往返語益崛奇詩社中目為詩虎八十卒有雲壑集若干卷葬縣南清居寺前論曰南渡以來寧海未有顯者公為早達高蹈上接中原文獻而親承乾淳諸老之風流氣嚴而溫德潤而文齊自諸生三仕九遷累無喜慍及其請老有雲一壑觀物達生後輩望之若山斗焉

張風傳　夏鍭

張風天台山中農家風貌醜語言為優盡得於館能以鼻成歌用是不欲蓄其家其家固傳視焉日食於富人之館聚少年晝夜謳弄或讙沸達旦旭入無一食之儲出有終身之饋故凡邑里之為讌會鼓音席上必有風雖不召風風固且往自得之出見富人大爐輒止爐下根管嘆踏算微室中以曉富人小子群走環之以入曰吾且入就食矣未嘗欲其言為不欲狀風之為人如此或以笑而賤風風曰人乞其欲誰不如我我固易盈而鄙人耳彼謂之則曰士大夫乃得而貪焉此為利其烏有紀極哉且若是而閉焉匿焉則能不失一語不見一

跡以示於人齒舌至引神鬼相證設禍福應子孫以求其蓋嗚呼吾何故而為是也於此吾有求必以在於口吾心之未徃足已舉而加之矣放而隨之不蓋而益章之吾是以處世而人不我貴則世固有夢而不寐者耶又曰吾持身以食於富貴之人富貴之人或以利敗有方貧賤而以植德與去其一而存者猶是也去其二而存者猶是也敗者爵而患不及我吾嘗得食焉他日遇其人於道路見項而趨之其衣履不似也顧而見我自若焉曰始吾為富而有今日予以貧而守其常吾乃以後不敢輕予矣曰嘻予見晚矣雖予前日肯得乎乃今

其固也吾嘗客於予予飲酒亦飲酒予持梁亦持梁吾求予不能勝我也且冠衣加於予之身而視於吾之目五穀如山三錢布地傳予而守不使予用予之身憂見勞焉予行其勞而以得食也我棄其勞而亦得食焉予食我而以其憂也我食於予而不與予之憂焉予用其名我用其實是予嚮也幾不見為吾實顧猶相迫而傲我邪嚮也吾固以目予矣而予不知則予亦夢也赤城居士曰是為夢固然矣風蓋處其地因而夢夫人風亦幸矣然吾得其言而思之吾亦有夢於此而不知也世之夢多矣為之傳以告夫寐者而自取焉

介石翁傳

應良

紀載之編傳紀之文不勝繁矣繁斯不傳故君子不貴言也如九十翁蔣介石先生實行可無傳乎翁家台城世久而族蕃登仕版者代有人翁鄉國之望非但蔣姓之榮美也宜摭其實厥考鈍菴翁官閩漳南靖邑庠翁時八歲隨任讀書歸業郡庠領鄉薦丁未登第觀政禮部時洮河王公竑卒于家即手殺奸臣陛前者翁受命徃治葬王公名重天下郡縣官夫甚衆翁惜民力分畨均役條畫井井事竣有司暨王厚餽贈卻之擢南刑部主事奉庭訓清慎自持南曹事簡寮寀素以飲博為

娛翁獨取律例靜觀默玩會而通之將取老法家成案翻閱及各司有難處事亦借其案卷詳其曲折繇是通曉遇事迎解無滯陞本部員外郎有織匠孫某殺人翁審實擬罪孫妻假賣綵為由藏金線下潛見翁宜人跪訴宜人覺其有異遂出閉門翁歸以告翌日三鞫罪狀明竟坐以死陞湖廣按察僉事吉府儀賓史策讐內豎與其父史元謀殺之審實擬罪會翁有婚俟生来贅史以金寶首飾陰饋充奩具門隸驚叱之宜人益嚴門禁以告翁問擬史元重辟其刑家之化如是凡巡歷不避險遠親至其地必留旬月抑奸貪剗積蠹理冤獄劉保

池飼等二三百人各究滞並雪之官吏貪婪者去其太甚以警其餘風紀大振長沙衛指揮張清強索軍人曾時財物監死其父獄成移關總司參奏蘄州衛指揮王欽假以市緑毫龜進貢為名科取各軍士劉棟等銀二百兩審實方施行間鎮守閹人張汴受各重賄以囑翁執不從汴故出逆瑾門下密具揭帖誣蔣僉事以私意故入張清王欽重罪瑾以付當道承風旨正德元年考察據揭帖罷官嘻翁於出處之節無愧矣夫巧宦而得志進亦辱守正而獲譴退亦榮宜乎庶而貧壽而康貞而吉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翁道號介石名稱情

者歟林漸菴諸君請曰夫子善善而尚賢尊高年宜紀之庶浮文譽毀不失真乎雅敬翁因以輿論為之傳存蔣氏家乘亦俟後來續郡乘者有考

王翁傳

黃綰

王翁良畫者也以輕墨淺彩作禽虫蔬果華草間出山石林藪莽蒼幽岑或音或颺或懸或嬉或色或馨往往極妙尤妙寒塘野水拍沫朝暮之態又間作茆屋竹樹雲氣點逗人物洒洒盃可翫於乎技耶臻斯也予每見公作人甚珍翁不惜不問其值多少受之否者亦受之可與輒不吝貧不顧眈眈若有事咨焉似忘擇而迅注而留衆妙翁而翁之精神猶塵表也於乎此翁所為妙也可覿哉故為傳示其子翁諱乾字一清初號藏春更號天峰吾郡臨海人翁既死尺幅人罕之論曰昔庖丁解牛進惠文君以養生予初不知其説既而觀王翁操觚染素始信有之天下事物多矣天機之動淵微矣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獨翁盡哉

北厓子傳

王度

北厓子者初姓侯名鳴字世嗜土人以其近北厓也則從而氏之父之亦自謂北厓子云北厓子之居去北山若干步自山之麓至厓又若干步坡陁而下連欐接溜

若閧市焉故郡之人知有北厓而不知有北厓子徒知有北厓子而不知其名若字輒彼不知其何如人正德中石梁王子知之亟訪焉其堂曰厓隱之堂其室曰厓隱之室王子就坤隅而視之厓無有也走厓而求之其堂與室皆無有也王子曰夫北厓子欺予哉非厓非北非市非獨大游有餘小隱不足即予將不得為厓也乎北厓子曰鳴也童而嬉長而游川丸夫茲山之有茲厓也茲厓之具茲美也坐樹而休採蕨而謳無物而不與我謀若造物者設而遺之以為幽獨之玩草而避之以為貴富之所不取吾特私而志諸亦何必結廬巖穴之

下枯槁若不可生然後謂之隱耶且鳴閒之少室終南之徒不能為玆山重少室終南亦不能使夫人增而高鳴非能好山也能不辱山者也王子曰能不辱山矣而不能不以隱名吾懼玆山之靈疑汝矣且北厓子信能取節於介乎曰有不為矣心則尚夷乎曰多不忍矣詩法險乎曰否且不休矣曰是厓而已矣而頑厓之遯又庸知有名有不名耶雖然由北厓子之言則厓為專其高由予之言則予與厓幾忘矣夫惟能忘然後能隱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斯忘已已行其庭不見其人斯忘物已又曰艮止也時止則止也斯真隱已北厓子曰厓固具是乎吾止吾厓矣石梁子箴其語後二十年為之

傳

蔡烈婦傳

趙大佑

烈婦姓牟氏名德助台之黃巖人處士業之女也牟故為邑大家而烈婦之生有德慧少從處士習句讀輒解大義稍長知孝弟言動有儀則雅善女工通書數處士嘗蒐其家自始遷來凡內外賢蹟可傳信者錄為世節烈婦視之曰吾宗風固如此一日外祖妣來就養家人起居葷觸在烈婦由是父母鍾愛異諸子及笄攸得同邑蔡氏子旻歸之子旻故帥江寧守齋先生德器孫良士也甚宜其妻未幾喪其舅君孀姑居婦姒附相子旻幹蠱務舉業綽有閨門之脩人咸宜之子旻選為縣學生名益起勤苦累居外今歲甲寅夏四月某甲子子旻忽遘疾自館輿歸既彌留顧謂烈婦自為計烈婦咽咽曰君不諱我生復何為翼日子旻卒烈婦抱尸哭屡絕復蘇引刀將自盡姑力止之乃遂斷髮徙什不食而死事聞遠近無不傷之烈婦之宗在茅畬牟亦余婦族足跡亟至焉觀其地三面崇山北大江茂林沃野多恒產其居處率任質敦尚行義有輕仕進重厚其鄉之心故其俗厚而代有令人聞嘗審余婦稔知其家故多內

教替曰烈女婦與烈士同然賈生謂烈士徇名當其死猶或未善道者有之乃若婦德從一不渝舍生以卒事正矣余讀詩三復葛生悲烈婦之厄以彼其志且賢得良人事之何用不臧而止于此比覩易象家人男女正交相愛焉由是言之子旻子之所養又可知於是乎重悲之

汪先生傳

章陬

先生姓汪氏諱高字秉淵別號淳齋邑東之新羅坊人也先生以詩經領景泰庚午鄉薦授汀州訓導陞漳浦教諭再陞貴州教授考滿當別選先生上　請願仍教

職遂再領贛州凡為教皆以身先每去任弟子如失父
母成化丁酉典四川文衡取士咸稱得人先生無書不
讀明理尚義尤篤於孝友厥考芝菴公精于醫好施予
凡以病来者輙投劑不問其直或貧無依者即受諸墻
廡間調治之用不給即貸於人然又不計其息卒至力
不可支罄先世遺産償之先生遇得俸積輙以歸奉補
償之甚之又稱貸以益或謂是非可常先生曰吾知承
家君志而已他非所知也故仕三十餘年居無一椽之
創田無一畝之植及沒于贛橐蕭然無他有惟所作詩
文數十卷遺命其家嗣齡曰吾委承先人志致家之索

諸弟咸以屬汝顧旅櫬力幾不能返時憲長上海王公
界知其貧為經理始得歸葬故山云嗚呼先生沒矣世
寧有是人哉自秦人耰鋤德色之俗成而世之父子兄
弟各私其有者滔滔也求如先生可多見哉使先生居
高位得厚祿其為宴之彰賜范之義田特餘事再求如
先生可多見哉噫若先生者當於古人中求之矣

拙滯先生傳

金貫亨

拙滯先生台之臨海人也少負才畧期一售已而嘆曰
吾刖吾足乎孰與苟吾篠而安也因以拙滯自命人亦
稱為拙滯先生云其諱慶其字必恭其姓應氏其父嵩
別號勉齋正統間膺南都鄉薦典教淮安先生隨侍右
弱冠命逆其婦趙于海州先生不忍去親側諭之再三
乃往婦翁判州完欲留與處先生不可請歸不得命一
日詰諸其舍曰行矣翁為撫然勉齋驚其忽至淮之人
稱孝思焉及父卒匍匐扶櫬歸至江滸夜夢有遺之詩
者云親變君能理君心我獨知明朝風土惡歸棹莫嫌
遲覺而疑莫敢渡其日旋風果覆舟人謂非孝感所致
幾不免矣歸而貧以義自守母氏奩資所遺悉以與二
弟兼守贄山陽人也夙知其賢欲舉以應　詔先生不
可初無嗣家人以為憂先生吟咏自適後得子居閒好

訓迪後進不假二物而教行歷艾耆而不倦貫亨少嘗
從游至今想見風度及拜瞻遺像猶悚然生敬焉其孫
鏕承家學以起將敷對　大廷以峻發先志私信相感
謂非易道矣乎贊曰先生其古逸民之儔歟其貌豈寬
腴其中其行絜惟學不輟其教嚴有覺斯先其澤遠抱
珍未展嗚呼斯其以為逸民之儔歟

三台文獻錄卷之十五

三台文獻録卷之十六

述　賛　祭文

黄巖曹小娥述　　車若水

邑西地魘山稠瑞巖尤在盤艳中居民魚鱗其間黠健者伐寺以食他俯仰於蔾藿笋蕨橡栗薪櫕之屬緣陟岐層勤苦以營朝夕率愿民也嘉熈戊戌二月晦秝碁曹氏女同毋范鄰屋二十輩採笋陸婆坑范為虎得二十輩悉驚潰女執范手推虎而𠮷曰舍吾毋吾代飼汝也范知不免瞀瞀然命之去𠮷執愈疾結行數百步虎釋范掉尾拂女若愧若思踞坐熟視女以身翼范捧之

下尚喘息會採者至布衾畀以歸歸死而尸得完予聞而哀之酒升錢千吊焉不能言徐曰黄虎也吾不得代吾毋死也三辭父為受拜而出向山而啼同予行者八人皆為之流涕嗚呼是夕於歸路遇虎蹤焉行前者殆却步也則豈不益有感於女之事也饑餓之躬訓教所不及倉卒之禍擬議所不到倫理確然是不足以見天性哉而世之丈夫智士自期炳炳一日之間有能不媿於斯者寡矣自東漢有烈女傳而傳孝者殊鮮豈漏耶曹娥廟在會稽堰在廟右腋士大夫泊舟堰上遐慨氷精月魄於酸風怒浪間恨不復起千載之卧今此亦曹娥也力不足以望旌於朝苟士大夫有慨之者使之不至於不可以朝暮世勸亮矣及其生不必其死也女小字九七碁與坑皆瑞巖

馬節婦事述　　陳德永

馬節婦者其婦族盛氏世居台黄巖靈洑山宋及本朝為文章家節婦生八歲能從其兄讀女孝經魯論孟軻氏書既讀輙成誦不忘年稍長益讀詩書易後於易獨有造到凡前女女箴女則列女傳及他史傳等書無不通覽類學士大夫所為者節婦早失父母兄憐惜之年二十擇嫁同里東山馬氏夫婦幾十年而馬氏夭死馬

故著姓號饒貲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無以為歛具節婦出所嫁時簪珥盡粥諸市送終甚[illegible]無違禮節婦上有老姑懼重傷其意凡所規畫艱難辛苦不敢使其聞之而事畢治遠近聞者由是咸稱節婦賢婦既寡居守志自勞躬緝織養姑撫有諸幼嘗夜無膏燭從闇中導其女速紡無一縷紊亂計日成丈疋男能言口授書句以熟又嘗屈其手指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作點畫几上教字書以代筆札夜則把置辟㕥書諸胸腹又口授書句明旦出書冊證之其為善訓如此終喪每遇月吉猶必衣衰拜于中庭感泣欷戲久而不替嘗語其子曰爾必無忘先人以承吾

志又曰自吾為汝家婦不及見汝家盛時命也非吾力吾不以食奚悔哉其於忍貧攻苦又如此是遠近聞者不惟稱節婦賢而又稱其難能也歲壬辰節婦年七十矣會變故起州里避地西華巖深谷中是時予亦來止因識其子琰純和者乃向所口授書句者也具為予道所授教於母氏之實請紀述焉予嗟嘆再三因竊復惟念古昔先王之治其本必由內始故當時閨門之政則有師傅保母之勤勸戒之道則有詩書圖史之助行步必鳴佩玉出入必謹綢繆其教已定其習已成達之天下雖委巷草野寡妻愚婦亦莫不有士君子之行焉後

世則并其為教之具忘矣欲求其始終一二事如節婦者非獨其天性特異蓋其學足以輔成之故自其為女子及嫁為人妻為人母舉能盡其道矯然秀出上比古人跡其所行可為訓戒何可使其無傳也故予於純和之請不敢辭純和又言其母氏嘗作梅花詩數十百首自況又請詩并為作詩系之

王脩撰先生事述　　陳紀

先生姓王氏名叔英字元采以布衣署僊居儒學訓導事後用薦者言先生才識可裨於時擢漢陽令遇旱虔禱不効遂絕食以承天變不三日大雨雨不止復祈晴如禱旱雨遂霽一日出郊迎使遇楊文貞公士奇於旅舍索而見之傾蓋如故即以王佐之才薦于　朝建文改元起為翰林脩撰上資治八策援古證今鑿鑿可行後募兵廣德遇兵部尚書齊泰兵敗至廣德先生以其有貳欲斬之泰曰國事去矣無可為者先生以金付道士盛希年具衣冠書絕命詞經死希年台人以其金營葬祠山之麓楊公祭以文立石大書於戲翰林脩撰王先生元采之墓成化甲午州守莆田周瑛脩墓建祠刻其絕命詞於左楊公祭文於右置立義田每歲春秋致祭迨丙申二月予往任寧國道經祠山謁先生墓為文

祭之詞曰食不避難死必結纓以義較量猶有未精徇與先生義分素明豈徇匹夫諒以自經首陽餓死得聖之清援引裁决庶仁以成日月逝水孰別而旌幸茲東里文可信憑亦有周侯式表佳城人雖欲絕奚損其名我行其野事動鄉情酹以絮酒聊慰冥冥乙巳予任滿還見其墓荒廢周侯所立石亦不存惟楊公一石耳問諸故老云建平令關欽祓黜怨周守揭其石刻訴于朝以此并祠祀俱廢予傷悼具牲醴以告之曰昔過祠山有懷鄉誼節比首陽之死靡貳東里題石周侯刻誌祠墓脩飭九原光賁今來祠山祠墓荒廢何前有作而

後無繼意惟物理有隆有替先生之節光耀百世扶植綱常羞死貪矣憶昔先生與方正學葉夷仲林公輔張廷辞皆以儒術自處相期為古之賢人君子今皆不媿於台故特述始末以告後之君子

唐李泌傳賛　朱右

賛曰予觀唐人材出處從容有三代王佐器唯李泌陸贄而已泌自賛復兩京功成身去代宗再徵權臣間忌浮湛外任德宗以春宮之知委心聽用泌亦竭智盡忠展布政體謀慮計畫洞燭物情故治效聿著迹其安馬燧取懷光相李勉保韓滉單騎以來抱暉設伏以擒叛

卒開三門運路屯關中荒田國用日充邉鎮攝伏其績章章可紀至於辯太子冤則曰天子以四海為家宰相當豫帝贈白起則曰國將興聽於人帝言有命則曰君相造命不可言命其言又足徵者唐傳乃謂其隨時俯仰無足可稱取媚以求其位豈信史哉因采舊聞爷諸記録别著泌傳以表見之使善不没實為後世鑑若趣尚太清求免惑於隱怪亦其質之未純者與

田疇賛　方孝孺

智勇人之所有也善用之為難忠義人之所慕也審處之為難天下非無豪傑之士而功不見著於世何耶豈其智勇之不及忠義之沮喪與用之失其時處之違其機者衆也苟或不用於曹操則可以比子房董卓呂布不為逆亂則可追韓彭廉丹王尋為漢而死則可以與周苛等而皆不免於君子之誅其迹同而其所為異也漢末之亂酷矣余求竒士於其時得一人焉曰田疇忠不避難勇不畏死奮然感劉虞之遇而思為之報雖公孫瓚既亡謂可以盡力者漢室而已故應曹操之辟既而知操非忠漢者也故辭封侯之爵介不同俗清不悖倫忠在樹功義不苟合其才良其行果蓋豪傑之士非當時奸雄所及也論者眩於成敗使操以可疑誤功見

取而疇之志義不大章明於後世豈不謬哉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若疇者庸非其人耶其不成功者命也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獲施者衆矣善觀人者觀其志不觀其事觀其器不觀其位由是而言士之不幸者獨疇乎哉吾是以悲而賛之其詞曰古之覩人不於用舍考其所存以第高下譬諸龍駒番首糞車豈以其賤斥之為駑齊侯千駟如南面王仲尼之嘆夷齊有光漢季分爭得國者操吾獨何為田疇是悼操雖據國犬鼠之椎殺后無君天下不容奚若田疇忠義蓋世委質劉虞身死靡二使受之命為漢大臣教操復漢必

不顧身嗚呼鄙夫惟利是就誰能為儔我與為友

孔璋贊 有序　　方孝孺

所貴乎天下者非謂兵甲之多玉帛之富擅海内之珍擁百萬之師無術以守之而致於敗亡者衆矣天下安恃乎此蓋人之群居必有其望百人聚兵鬬之不止一人叱之即愧怍謝罪而引退者此必人之所望也欲服天下之心者必先求天下之望而尊之所恭愛敬屬欲俎豆之而不可得者一旦立於朝廷則民焉有不歸者乎故周之興也以伯夷高光之興也以得張子房卓茂而賓師之武帝有汲黯諸侯惴畏而不敢叛代宗相楊

綰唐幾中興斯數君子者其容貌非動人才力非能搴旗斬將者角然而聞其風烈奔走順從惟恐不得覩其輝光者德弘于中聲名著于當世有非才藝之士所及也故一才一藝治功可稱者可以有可以無而名德為四海望者國家興替之所繫也唐天寶之亂世皆咎其不用張九齡信矣然吾觀是時有名之士如李邕泰和亦一世望也而玄宗不能容之所信任者皆小人之尤聞之可為凜凜而玄宗不悟是豈特足以失國而已哉殃不逮其身則幸也當泰和之被繫張說輩皆擠構之欲致之死而衣布孔璋獨上書請以身代璋信奇士乎而唐之君臣爲可愧矣國不惜才而使布衣惜之斯世果如何也吾感璋之義讀其跡而爲之泣下曰玄宗之治不足觀矣賴有孔璋耳作孔璋贊其詞曰世有英傑生民之望國[illegible]之天下可王如海如河魚龍所依旣據其依孰不畢來唐李泰和亦天下士胡不存之欲寘之死天將亡唐故褫其魄人望既隕唐幾不國我謂玄宗不若孔璋義激洸洸暴于四方布衣愛士而國惡之我思孔璋孰知我悲

蕭僕贊 有序　　方孝孺

蕭僕者蕭穎士之僕也穎士唐玄宗時人有文章而性

褊躁少容其僕事之甚謹穎士時時笞罵之至不能堪僕拭涕承不敢怨惟恐拂其意穎士笞罵弗爲止他客僕語蕭僕曰咄[illegible]男子砥身爲僕者爲酒食財貨也酒食財貨寧獨蕭氏有乎曷不去而自受困辱邪蕭僕曰吾非不知之去之誠何難顧惜主才不忍耳遂終其家不去余聞而悲之爲作贊然非爲是僕也贊曰天下之至賤者至於僕極矣僕之所欲得杯羹盂飯以養其生豈要好賢之名於天下哉而蕭氏僕獨愛其主之才受其箠辱而不悔甘其困厄而不去拳拳慕悅若忘其身之賤者何也蓋秉彝好德之心人人皆有之僕能不

戕之耳是豈特賢於僕隸而已邪

祭立齋先生文　車若水

維淳祐五年夏四月甲申故少傅樞使右丞相立齋先生薨于位五月壬戌歸于里第越六月丁卯學生衰子車若水在憂制中齋清酌菓蔬為文即殯而哭曰賢哲之禎坱圠氤氳渺渺幾年克鍾一人道也運極天與人謀不大鎮真不可以瘳既曰惠只曷又奪只青青者穹不如其已乾淳既還世罕完人豈曰罕人遂空縉紳維彼卑者謾不足道維彼高者淮于佛老其間有人其位不逮衆無猛望亦無心忡嗚呼先生元氣之會剛貞粹

純誠脩實踐極其所臻濂洛之淵武夷之山我探其穴我泅其瀾事業洋洋渠未克究其俟後人我當有受嗚呼先生簪筆如雲冠豸如雨遊于端平方有御史出牧入從旋旋樞庭英雄悅德華蠻弁清莽俯既專謠詠成疾　帝允其歸籍寐反側既正台鼎歡欣觖天望此太平俄以訃傳望者伊人天實讖之嫉者伊人天實副之嗚呼先生憂時之深鬒鬢蕭絲以其到于不容一施齎志而死死當不瞑萬端千倪來者奚竟我少好文質肉之承逮事先生所聞乃真降志精思鞭辟向內亹亹其期兢兢攸佩甃甃之狂亦有聱言其間數篇先生謂然范公在右亦我所愆投袂于時庶幾有信毋憂既沓又失先生割舌腐喉心寃畫荒緬懷疇昔肯肯信此別酹不成文泣有餘血嗚呼哀哉

祭葉西澗丞相文　王所

嗚呼聖賢通塞莫不有時時不我與位亦奚施如丘軻之不遇信唐虞之難再或共鯀之得肆縱夔龔其曷支惟公三朝魁瑯衆正表儀斯文之準帝者之師及物則柔麻穀粟用世則權衡蓍龜以王沂公之宿而亦有呂文穆嫵間之慮以司馬公之學而亦有呂吉甫反覆之疑以富韓公之壽而亦有還政以後色之憂氣之症以

王魏公之福而亦有臨終不滿脩其髮縮其衣然則四名相之德有餘而心不足者亦我炎錄豈不然有而五之嗚呼朝端之光明徐偉開外之威惓思應為非不効知非不為柰何咸淳之誤雖欲已太阿之倒持方漸恭而漸卑我乃欲呂而欲伊川既掛而鰌怒歲欲寐而惢痴所謂立商皇於梟獍之側專刀匕於沉痼之危此時此際已而已而使公當日得行其志決未有今日抑閨闢以來所未有之變合於此而創見東南數百萬之生聚合於此而爛糜耶天生一代之耆碩固將辨千載之偉事而使其遂至於此其所以恨不臨似道之肉而齕

似道之屍嗚呼巳巳引年之謝累百於道之歸公不出此事未可知然則保身之哲見機之勇白辟一規而表裏無瑕精金百煉而始終不虧此殆學力之真積抑亦天意之所私不然桃源之避海舟之維何里衮之獨宴嬰公之獨夷公之一心最白公之年巳耆儒澤之在海宇者百世而不泯德業之在史碣者雖百變而不移當防意書屛之歲忽空中甲馬之馳其人其齒若步而隨邦之既殄天不憖遺今其巳矣屋烏其誰其自憐哭苦最辱聍知梯萬山而一慟絜鷄黍之古儀非但哭吾私繄為天下哭非但哭公之不可復見哭公不得賦康節

平時之詩嗚呼哀哉

祭翁先生文　　楊敬德

自古賢哲之生關斯道晦明絶續者夫豈偶然惟元華宋命文運之興始達之泉先生於斯膺師道之寄龐糙鼓篋者不遠千里交屨而摩肩討論紬繹濂洛淵源特立於世運更新之際以發揮夫道統湮微之傳謂非天之所命孰使然耶吁嗟常人見先生之操行也義以方應物也智以鬩横經竪拂雲披霧褰學焉者猶偃鼠飲河充量果腹抑孰測其浩博而淵淵乃若脩辭立誠之業庸民礪俗之志為國儲材之功則有舉世而莫知者焉噫其何能與化而遷耶惟文鉅帙神氣凜然将叶元精而流布耿日星而廻旋青峰長林雲月無邊蓉冠荷衣紉之秋蘭崢乎容輝其千秋于方巖之頂東觀之巔今聞今望州里實難嗚呼先生罔有間言其樞趨帳下踰三十年雖久㞑京師而儀形風釆未嘗一息不臨于前還歸升堂而音容不可復得徒徬徨躑躅而涕漣拊棺一眞痛均終天

祭葉居升文　　郭濬

維年月日友生郭濬謹以牲酒致祭于亡友居升二兄上舍之靈曰烏乎我初與兄邈若路人及辱兄知始交

以親出入黌舍屢更冬春兄不我鄙德義日新我有所親必兄是詢我有所抑必兄是伸我悲君戚兄喜我忻兩心一志異形一身謂當終始追躡後塵豈意人事合必離拆我罹大難兄遊上國我迹栖栖兄譽赫赫一海之東一天之北哀樂不聞形影莫即毎睇雲天有淚霑臆及我制禫翺遊上庠兄客晉鄙復爾相望十年正月兄上封章甘茶代飴以氷浣腸我亦不撥才劣德涼謂彼桔槔或恥需雱乃裂肝膽奮排彼蓍難屯困苦甘蹈死亡兄志亦定刀鍔剱鋩謂生必死謂抑必揚苟死有所何必首陽從容瞑目若返故鄉我時瘦疾聞之孔傷

慷慨激烈痛思難忘乃號神明若顛若狂中夜仰觀魂
兮何方山嶽河海雨風露霜金玉鐵石松栢𩼊章虎豹
龍蛇麒麟鳳凰何寓何托往來八荒明不可見幽不可
覓涕若迸泉日焉霑裳令弟遠來艱難奔喪相顧慟絶
摧折衷腸人情至此莫甚一觴風雨之夕時節之良緬
焉平昔躑躅徬徨惟今年春天我禍殃復以母痛來歸
故邦喙息猶存恒若夙芒念兄之義礪山帶江蒙犯禮
制奔走室堂共我同志送兄永莊兄共有聞豈在馨香
焉乎我觀天道豈真茫茫寸未必短壽未必長紛紛暋
夫魚目夜光豈知物理必晦而彰我兄之死莫究否臧

我輩無憾俗論何妨兄其聽之尚享

祭王文節公　方孝孺

嗚呼天之於人無久不報之善人之於世無終不定之
天當事変之紛綸禍福險夷倒施而錯出若不可以數
推而理度及夫徐觀其後而究其所止殃慶之應未甞
不曲當其實而無毫髮之偏辟之飄風暴雨挾雷電而
驟至遇之者駭愕眩惑以為無復見乎白日矣瞬息之
間軒豁開朗大而山嶽江河細而鶵雀虫魚莫不各復
其常而觀光彩之爛然嗟乎先生剛健之氣蘊該博
之學抱作者之宏才而遭太祖之用賢固宜得位行道
以復先王久墜之典致四海於平治極萬世之顛連何
期讒夫奸豎嫉孽間搆卒稗蒼黃奔走于西南萬里之
滇燹百不一試而身竟死於犬羊戎虜之腥羶當斯之
時非惟親戚鄉黨痛其不幸凡聞先生之名而知其事
者靡不疑天道之难信為之悼惜而嘆兇及今皇之繼
統施大恵於八埏凡英偉奇傑之士無不招致于朕位
而恨弗能起先生于九原於是先生之子方以才受薦
擢官太學而先生大節因得陳于殿陛而遠于旒
扆之前于以有學士之贈于以有文節之謚褒崇閔悼
極其華顯自有國之初文臣之沒者不知其幾而咸莫

参比肩豈不以抑之久也發必盛屈之甚者伸必長而
天道之徵於人者雖有遲速疾久之異而隨其所積以
為報則如符節之合而罔忒吾由是知天之可恃善之
可必人患不力於為善而不患為善之無傳嗟乎先生
之生也崇位重任之榮高車駟馬之飾雖不及當時之
權貴然身沒之後彼皆澌盡腐滅而無遺而節行之傳
昭乎若星斗之揭浩乎若江河之流姓名之著又儼若
超世而登僊乃知讒佞之排先生也乃所以成先生之
美戎虜之賊先生也適以表其志節之全彼恣睢於一
時此光耀乎萬年而先生又何憾焉其等或從遊於夙

昔或尚友千簡編情不能自已而託諸一奠奠不能哀而復告以茲言

弔茂陵文　方孝孺

祇明祀而言旋兮指槐里以西征停策憩于道旁兮觀高丘之崢嶸即故老而訊之兮惟漢武皇之茂陵整冠裳而疾趨兮躋遺廟以屏營憂風起于叢棘兮颸颵于幽塋慨椎心之靡托兮悲鼻志之無成惟君皇之御極兮遘炎靈之方熾陋堯禹為未足兮卑祖武而弗肯繼內瘠民以自殖兮外震威乎遐裔騁車轍于八荒兮候神人于海澨建千門與萬戶兮殫土木之奢麗希

軒轅之騰化兮冀教倪乎斯世何盛業之易隳兮洪謨辯而難宣雖暫狩于狄胡兮生民疲憊而不痊奇禍機于巫蠱兮妃胍丁毒而銜寃諒逞心於屠滅兮抑天道之致然闢上獵之宏廓兮曾玄宮之莫固赫兵革之繁庶兮委守衛于草路城闕之崇敞兮求斷礎而無所後宮之韶冶兮僅或傳其塚墓像祈連以旌武兮想壯愧之已腐嗚呼哀哉形必有盡兮孰不有亡雖君皇之獨然兮尚奚為隱惘而迴遑惟祈生之已甚兮或妖誑而過望謂長年而卒老死兮斯足垂戒于昏荒明固有所不達兮智固有所短偉才略之英邁兮哲與愚其相半賴表聖烝黙出邪兮兼善悔而能斷雖人惘而財竭兮終克免乎危亂悼往者之無知兮尚來者之可諫感盛衰之相襲兮仰昊天而永歎

祭太史公文　方孝孺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為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為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怏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挾稟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

而長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稚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叔孫宜夫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峨岷葢將弔重華於九嶷嗟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汙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為夢幻得失毀譽為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尚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嘆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鞭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

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三年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噭噭哭于山巔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為殺注滄海以為尊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酹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祭庚十兄文

夏鍭

維弘治二年歲在己酉五月十五日丁卯從弟鍭同外兄楊機哭奠於庚十大兄酹德之靈而泄以辭鍭兄之

子兄弟之子鍭與兄同祖也而兄長於鍭三年兄時方十一鍭時方八歲先君為廣東按察使兄已能輟其父母隨吾母與鍭共舉道上外兄楊甥年長於兄走來參焉三人者自是居則列膝卧則委股饑飽寒煖甘澹粗細換易之節無不是共外兄稍就巨人不甚狎鍭與兄俱幼益近焉上樹取菓下習於水籠鳩放鴿聚塊穢草或懸於梁其戲為鞦韆或繫於空其名為紙鳶朝相羣而暮相逐也影相戀而斅相求也晝不相別而夢不相離也兄少不甚慧先君愛之嘗謂吾母曰兒後必富食則含哺呼之兩人嘗先於鍭鍭幼固頗怪之以為無親

疎也既而始知蓋有道者也居八年吾母獨先歸三人復從如去時既至外兄返其返兄就其父喪其母以居始別寢食焉然猶旦暮相見憂喜相關居二年先君再轉為江西左布政使吾母復去三人又皆在未幾兄歸受室鍭與外兄留更居之居且兩年先君以副都臺巡撫四川止吾母以歸兄為來迎相見於武林三人復聚歸則復散如前自是兄與我不復遠去矣居又三年先君謝病歸於是外兄亦無所往三人者復完鍭故好書多不治產業兄裁日助之雖別立室兄留我從然未嘗一日不見叔父歿之歲先君亦捐館自吾與母居省候

益不惰每遇歲除之夕雖夜分吾每伺之必率諸弟一來定其世母告晨與焉去歲之夕兄病不來遂不來吾甚哀之意兄之好而是後將復來也豈知有今日於乎忝何吾實無兄弟兄又德吾父母長養力且亦自少不離大更益敦故此兩人親結反勝同胞共父他從不得效慕於乎今而已爾兄之死舉宗哭之慟惟我其如何也兄死之五月鍭乃能備小殺使人請外兄與之共聚死生而一奠寓始終於三人於乎哀哉於乎哀哉且與外兄再讀此文相與記往日而共感思死者之不見則生者益不敢忽也

祭陳少傷先生文　葉忠

惟公才亞賈生君非文帝忠比朱雲相非慶忌乃以布衣而預廷議言發禍從理所必至從容就誅亦以取義與襯自隨竟酬初志嗚呼公忠在朝公名垂世仰貫白日猶有生氣汪黃何尤行若犬彘央波江流難滌腥穢得失較量定于千祀児悟主心寵及來裔一身之屈四海之利逢于與游斧鑕奚避忠也昔慕高風今按故地作廟妥靈豈曰私媚寤寐翼翼居河之涘英爽赫如宮壤同敝茲當落成率吏以祭蘋藻非羞鑒我誠意

祭司寇林見素先生文　王瓚

君子之仕也固有鞠躬盡瘁歷一世以為心而其所就或滞於一隅限於一時而遂已者又有不能久安於朝廷之上責効於旦夕之間而風敎所被能使天下後世翕然感慕而興起此其利澤之久近事功之大小何如耶嗚呼吾於是有以感我公之大有益於人世而非淺乎其為業者也公自筮仕至于終老在朝之日十無二三而就閒散者常居八九乃若風敎所被能使天下後世翕然感慕而興起者不約而同故自公之憤激時事犯顔抗疏遭擯斥而不悔也而後人知崇謇諤之風自公之辭受取予截然不可干以私也而後人知嚴義利之辯自公之難進易退浮雲富貴也而後人知恥奔競而重恬退自公之嫉邪扶正汲引後學不倦也而後人知爭相刮磨以得經品題登門墻之為幸自公之奉命討賊身先士卒蹈虎穴而不顧也而後人知仗義伏節之為忠自公之死猶屍諫預辭　邮典也而後人益信公之忠誠節操至死不衰而慕効之尤切是皆身教之所及風化之所關固有不用而彰不舍而悔不生而存不死而亡科第不足為公榮爵祿不足為公重文章不足為公華者矣嗚呼公豈易得哉予無似嘗因吾兄南郭先生受知於公而公之視予也亦若子弟然雖出

處聚散不同弗獲時請教益然而切斗山之素望分江海之餘波蓋有不[illegible]焉者嗚呼今可復得哉予始聞公訃悲痛長號幾不[illegible]今乃能寄哀具詞少效千里辦香之勤嗚呼上為天下慟下以哭吾私非夫人而誰哉

祭前學士豐先生文　王瓚

嗚呼公以英年登上第入詞林進而為學士孰不以是為公之至榮既以抗疏論時事謫戍遐方繼之以死孰不以是為公之至窮嗚呼以是而榮公窮公烏足以知公吾聞為子止孝為臣盡忠方公之倡議也危言直氣先國家而後[illegible]身有王臣蹇蹇之風乃若生行死歸公

已識之久矣夫何怨而何恫則夫世之榮公者豈公之榮而窮公者無乃公之適乎乎小子竊附門生之籍久辱　天子之庭既不能為知己伸一喙出一力以報其平生又不能為國家效涓埃以彰知己知人之明俯仰天地愧汗交脣謹修辦香之敬用表私館之情

祭謝方石先生文　黃綰

於乎先生有德斯峻有功斯碩被人而人不知覆世而世不識碎彼高嶽生雲而沛滋者弗思而施者亦何伐也蓋世以進取而先生林壑以自抜世以婾何而先生方介以自勵世以汚濁而先生玉雪以自潔天日一心

始終大節夫可死者身而有不可死者不得與身而俱沒也徜惟小子懷舊歸思注踵貫髮喪不與斂葬不與紼方巖峩峩桃谿瀸瀸千古傷心一慟奚但

祭方思道文　黃綰

於乎崇陵孤蹤遠韻奇懷逸思今何之乎豪才簡節清文妙句今何為乎窮兩間俯斯世莫知其之莫見其為惟空山野水之濱荒古幽怪之區猶時聞其清霸悲吟欷歔欻忽而不可即也於乎悲哉

祭東海文　王度

惟神為物最鉅為利最博其產龍蛇出雲氣水下土潤焦枯以活百姓皆神之職也是以三王制禮千祀沿襲揆之祭法所謂有功於民則祀之者歟所謂能捍大災禦大患則祀之者歟矧茲東吳薄海為郡壤地僻於二百而貢賦浮於百萬西北之兵食東南之民命咸於神休焉資是神於天地間可謂有大功矣夫何茲歲以來自五月至于六月不雨瀕海負郭苗則盡槁百姓嗷嗷有司無所控民有大災而神莫我捍民有大患而神莫我禦神則何心心即此民民亦何罪罪在有司有司之罪貪黷者殛無赦淫刑者殛無赦廢王法者殛無赦是數罪者尤神所齡怒者也罪有司而殃窮民神果何心

哉典祀有常不敢諂瀆急則呼之可以義起神其為民鞭蒼虬起青龍驅海若挽雨師不崇朝而作霖雨俾稿苗皆有生意斯民尚獲有秋之望也有司不穀敢不滌慮改弦以荅神之新惠

三台文獻錄卷之十六

賦　樂府

壽台樓賦　王象祖

倉使實謨葉公再造台邦之明年作危樓於舊括蒼之上仰放天文扁以壽台欲此城與台星長久為民之意無窮也又明年紹定巳卯五月丁亥與賓彥落之郡人王象祖與焉賦曰

偉天台之宅國兮聚神秀於山川環千岑而拱揖兮會三江之蜿蜒即長虹之霞采兮畢蒼龍之雲烟通滄溟之潮汐兮亦有時而奔潰颶風作而南溢兮潰濟湊而

西滙駭聞見於恍惚兮忙運棹於不戒襲其虛而頹其弊兮擣崇墉如灘瀨帝哀民而求其欲兮欲莫如舊貝之求今赤子而昔父母兮奪襁褓於橫流孰宜先而尚敏兮孰可後而遲留兼保養於內外兮合二急而交修侈舊雉於加倍兮作新意於危樓嗟洪濤之懷襄兮更二百載而再造棄人事於不謀兮委天數於有考使知及而仁守兮何千齡之不可保瞻昊天之靡遠兮彼昭晰者何星非上台之主壽兮亦豈不福乎此城揷穹蒼而上引兮光下屬而熒熒鎮流峙於高卑兮安反側於常經叢人物之顛錯兮今萬壑之順序曷陵谷之變遷兮有既平之水土遁待人而後行兮天亦可求其故處功成而不自足兮㩦泰階之軌度嘆變化之難諶兮嘉剥復之有常娱賓彥於觴豆兮易勞佚於弛張放吾目於萬有兮收吾耳於宮商騁城陴之士女兮同其樂於未央鶩吾土之有此兮綴覆鳥之末光詠黃樓騷雅兮爭日星之煒煌齊彭城於丹丘兮美哲人之相望匪登高之能賦兮鋪盛德於難陳彼此一時兮尚懷遠於蘇與秦

吊賈生賦　朱右

賈生遇而復毀卒不見用有大志不得盡施於時竟憂懣哭泣以歿為文吊之

恭承間氣兮大賢天縱明王不作兮怠棄三統文章經國兮痛哭規諷獨倡寡和兮不能從衆材大無偶兮世莫為用於乎夫子兮何獨使余之悲慟世溷濁而不分兮鰯龍蝘蜓御僕便娟兮九部慱衍鸞鳳高逝兮燕雀堂壇群愚滿廷兮賢良日遠大儒日斥兮嗇夫佞善謂夔無能兮微兹姚姒下齊無知兮懷由自銜於乎夫子兮竟罹此變於乎哀哉行或沮兮何為亡故用而毀兮天馬振迅渥洼之濟兮鯤鵬搏摇瀚海風雨兮驪龍遺珠照耀天下兮神龜負文九疇攸叙兮嗟若夫子三代

詃輔兮摯且上天世莫與伍兮於乎哀哉杞梓連抱兮
執斧袖手良璞萬鎰兮玉人卻走駃騠逸群兮轡御徒
後巨舟秉風兮楫者坐受命世大材兮覆昌是就夏殷
忽没兮時非吾有吁嗟蹭蹬兮孰為此醜有大志而不
伸兮千載誰偶許曰已矣世其莫吾知兮子獨鬱悒其
誰尤時之不吾遇兮志之不盡施用行舍藏兮嗟憂泣
其欲奚為獨不見夫黃鵠之高舉兮遭矰繳而羅之麒
麟之不逢兮鉏商獲以麖之謂仁者之必信兮世無伯
夷賢正之必容兮孔孟以治傳說列星兮版築胥靡寗
戚疾歌兮牛下單衣呂望之鼓刀兮非熊非羆將老死

於渭磻兮啟民曷懷箕子之忠諫兮終於繫囚鴻範之
不陳兮吾將曷歸於乎噫嚱物固各有遇兮遇固各有
時服吾道之在人兮俟天定而勿遽出則棄咎兮入而
莘野之夫楚萊之廬逵固大行兮窮獨離居樂天知命
兮顏氏庶幾吁嗟夫子兮曷獨為爾之憂悲彼尋常之
詭遇兮孰為之範我馳驅也循狗苟而未遑兮夫何抑
爾之遠思也生民之不幸兮堯舜遠而遂使夫子兮汩
沒逢灾阨皇天之憖遺兮寔人事之弗基若夫人之有
知兮吾將指三代以為期

友筠軒賦　方孝孺

惟青青之玉立俯漪漪之軒構慈樂矣之幽情處蔚然
之深秀蒼雪灑乎涼飈綠陰蔽乎清晝春之時也暖律
乍起和氣方剛對穆穆之龍孫列班班之鵷行風節持
以雅素體質直而端壯其夏色也南薰解籜丹鳳來儀
香馥馥而具簇密葉重重而翠圍笙簧弭乎節奏珮
玉鳴乎參差玭佳麗以褒雄據靜便而伏雌若一塵不
到之際萬事脫羈之辰渭川致乎斯景黃岡寓乎此身
風徐來而韶合雨初歇而香匀至若色侵書帙涼溢芳
樽日穿漏以巽金水環廻而漱銀座擁碧筒之杯地敷
翡翠之裀或彈棊而雅歌或解衣而脫巾或焚香而默

茗或聯句而尚真固平生以足樂雖百罰而弗醮越若
秋之與冬金氣肅兮萬木凋玄冥降兮群陰饒復霜兮
冰將至摧枯拉朽兮焉逞凜抗雪之英姿徒凌雲之高
標或强董宣之項或折陶潛之腰或簇白雲之調或作
重華之韶既不姚以不靡亦弗矜而弗驕世上有玉堂
之貴此宜無饔膺之安乃緩步以當車復謝崇而慕閒
彼將聽晨鷄而拜楓階此獨咀明霞而窩紫閣忘情於
漢庭之寵避世於商陽之山至於侶魚鰕而友麋鹿豈
復對隆準而瞻龍顏采玉芝於蒼烟之表洗兩耳於清
溪之灣然而清則清矣未有得茲軒之真樂者也辭曰

清清兮歲寒之心溫溫兮琳琅之音君子居之兮實獲
我心正俟命兮磧薄臨深君子處兮慨古傷今古人汨
汨兮誰爭手所疏一器兮酒一觴樂以忘憂兮歲月長
羞五陵豪富兮乃積乃倉朝垂白璧兮莫手粃糠松花
飯兮荷葉衣曠兩耳兮遠是與非朝其遊兮莫而歸安
得從子兮其樂有餘

居閔賦　　夏鍭

居邑邑以無故兮莫時命之大乖抑所遭之不猶兮記
前聞以興懷二八生而逖虞兮傳巖巖而登台偉　且
其何人兮下白屋之微才孔曰鮑叔其賢兮實導桓以

相賊剝常何之備武兮忘驟薦乎家客悲此義之不斷
兮胡天經之與地則苟青紫之既登兮班濟濟而忌魁
群奉已以下上兮謂元元其疇依惟予心之不然兮屓
孤憤於群嘻豈肉食之為鄙兮曾布衣之有知感鄧生
以杖策兮叫帝閽而謂之嗟此愿之不遂兮恒日夜之
怦怦忽掩卷以長歎兮將投筆而趨畊聊徙倚以登眺
兮溥遐想於青冥悵天道之幽玄兮考古人之攸行甯
子伏而商歌兮三閭放而楚聲其一舉以該輔兮一從
彭咸之故也豈槩其勞而溘兮固興亡之數也苟此理
其或然兮吾將蕩而不慕也樂得此以卒歲兮茲未久

其又痞也昔尼父之年老兮有歸與之歎音彼賈生之
不羈兮終泣涕而隕身非夫人之好勞兮固懷鬱鬱其
難任眇予身之不量志兮澒洞其無垠奏黃鍾於瓦釜兮鎮
堯舜於君民抗危辭以激烈兮忘此身之賤貧譬負山
之蚊蝱兮為昭代之杞人衆與我而不和兮婉相告其
猶疑競貪婪以交征兮謂滑士之非宜紛婑媠以干寵
兮謂靜女為弗奇毀方為賢兮緘默為忠揭囊為利兮
被服為榮居上為顯兮位超為通圖回其始兮不慮其
終謂天蓋高兮后土朦朦隂騭為誑兮殃慶害從許曰
野響合節兮大音不諧愉人得路兮正已無階吁嗟然

兮吾將與達人以忘懷

鴈山圖賦　　秦文

天開巨鎮地界東甌疊嶂千尋以玉立平湖十里而金
浮鴈陣橫斜兮勢拱朝乎龍窟鯨波震蕩兮氣瀰漫乎
蜃樓于以擅方名於宇內來薦紳之清遊不亦稱哉當
夫朝霞絢於碧空夕照掛於林叢淨無纖翳貝見群峰
抜石笋以倚天兮吾將以為吹簫之筒聽鳳凰之鳴於
朝陽兮穿五雲乎喈雝協天樂於紫極兮槌鼉鼓聞乎
逢逢紛丹桂之獨秀兮棹覆船以采采想靈芝之多於
崑閬兮望二僊以駕海探含珠于伏龍兮慨羽人其何

在屛伏龜之呈于九章兮會三賢卓筆以演之鐫石碑
以授童子兮摽石指以示其微握斯文之寶印兮展吾
道之旌旗爇香爐以熏佛掌兮虛鉢盂於石表策橐駝
而馳獅子兮坐蓮花其終歸于夢幻戴山冠而茹芝之草
兮仗藥杵以足吾老設金門于重樓兮伊誰斷鰲足以
支天柱利剪刀以圖補袞兮徒宴坐於堂宇喚臥龍以
騰于碧霄兮羨石燕其能飛兩削玉為蟾抱兒忻也射
垛高張仗虎屯也石鏡熒熒冠簪新也犀角象牙礪齒
奔也立戟招賢以戴辰也茶爐煮茗瓊臺春也爭奇鬭
巧獻寶懷珍擅絕勝於空谷殆未能以悉陳矣谷列東

西各分內外諸剎隷焉剎右而菴菴居而明菴左而堂
堂寬而平翠微藍玉有異其亭收奇觀於户牖固朝躋
而夕登岧則索籥噫氣霹靂藏聲赫烈火焰的皪文英
老僧說法童子誦經石則覆盂失實圖繩競名大梁倚
柱明堂樹屏不濟而船不摶而鷹洞則天聰若聽新月
就明風行過塞能遊窈冥碧霄遨遊鳥鳥震驚各存意
義咸入品評是誠化工費手以點化而非巧匠琱琢之
所能成者矣少焉蒸而成雨為澗為溪筋竹蒼苔先賢
攸躋奔于寒阬九折眾田迴厥本原導自湯西湯西之
湖其流沛然合諸溪澗會而成淵遂由石檻而傾瀉望

之若素練之空懸隨風作態細若烟霧而屈如蜿蜒方
漫舞而大注忽中阻而盤桓東自石城而會于霞障掛
飛流於石壁而半居半沿東西交應而大小異焉疑有
真龍或躍而下上泄瓊液乎崢潀二湫之上又有上湫
尤稱隱僻若隱士忌避於名傳載觀岧嘷鼻若番蓮豈
能睡而遺沫滴僧盂而涓涓頃自下而上指光鉒閃鑠
乎龍泉合掌尚思乎禹績摩訶誤認乎僧緣昔明皇瀹
浴乎潼水何是地忽逆而亨煎注乎潭池而行乎湯東
裊硤石而辭石門出二閤以溶溶諸流於是乎畢會而
協九川以朝宗豈不足以見水性之本下而感人臣之

效忠也哉惟昔哲王御極四岳昇崇秩視九官協德同
功茲惟僻地獨遠褒封然而交四海之文士煽百代之
清風是雖難比德於稷契亦足以軼巢許之高踪也時
值清秋遊人整整自窒塁芙蓉而歷四十九盤逐逾馬
鞍嚻岧而抵白溪之境或由白岧悠然南騁翠輪蹄以
轟隧驀猩奔而狳鶩有若歸貨市而趨權門不招呼而
惠肯也余自髫年已聞鴈湖巒星星於兩鬢猶縶絆於
塵途其於茲不亦孤乎竊嘗思之茲山之大白岧溫嶠
而東西列圍頁蒼山而北其趾襟玉環而南其趺變陰
晴於倏忽而難測其妙猜疑於濃淡而莫定其有無極

睇眄以彌月僅領畧於皮膚豈若展茲圖於几案外覽而中摸由於其道而不知者之為都哉峰之高也以充吾之浩氣邑之磽磽也以礪吾之志節石之端方也以貞吾之行義湫之飄洒也以滌吾之陳汙洞以谿其胷次潭以弘其器量硤之會群流以倒瀉於二閭閻也以恢拓吾之文詞駕韓柳而陋歐蘇其於茲豈不亦若吾之嚴師良友貧麗澤以結金蘭而心腹肝膽之交乎也

亂曰至貴匪秩協儒林兮至美匪容珍厥諶兮至觀匪圖賞以心兮

楷志賦　黃綰

羌古人之好脩兮續佩服之陸離時好穢而昌譏兮或沉淵以遺悲白日迅其不留兮胇黃昏之非期胡余亦好芳兮固無羡乎青朱欲乘麟以馳騁兮窮大道于黃虞招風牧而為伍兮黍皐夔以齊驅何今日之貿貿兮溷美惡而無區蝘蜓為龍兮魚目為珠羌美人之既邁兮蘋遐軏而莫追歔欷傷哉吾將凌白水兮陟崑崙之孤危扳瓊枝以駕鳳兮入雲天之清虛縱逸羽如所之兮覽方外之無隅幸日月之未墜兮極昭昭于斯須

歸志賦　黃綰

哀余生之不淑兮逢斯世之阸厄迴冢童之不靈兮長惛惛而靡覺仰前良以取懿兮轉馳騖以覆錯何志意之睽違兮去聖哲之淳懿曠前修以追遠兮入迷途以誰挽怊惝怳以自思兮顧荒惚而欲返豈風霜之不裂兮寧頗頷而不飯責乾乾而匪懈兮宵耿耿其如怨將謂茲其機兮又多艱之見窘思遐陟而中墜兮既逞奔而復近將持晦而自顯兮方明白而反隱將求親而遇疏兮忽朝矛而夕盾奚冰寒而火熾兮或逞龍而遡蚓伊時勢則固然兮亦惟命之是允羌蘭蕙之芬芳兮雜鮑魚而臭溷皎白璧之輝光兮青蠅集而汙坋觀古人以為度兮撫予膺以自忍尚有諦於予遭兮乃終立以

舒蘊和懷璞而見棄兮卒必雠夫至寶貨能以殘形兮竟奇勳之自造巷伯僇服宫兮拚忠詗而直道馬遷毋禁室兮擴述作以摛藻周公流謫兮爲几几其爰好傳說胥靡兮豈經綸以自抱雖困踣兮何傷彼無合兮何慊結余旆兮幽渚矢余逝兮山陬石巖巃兮周堵樹蓊鬱兮交挐澗激激兮風吹雲黯黯兮陰霾虎豹悲兮猨狖愁慘余止兮將余冘思騫舉兮寒飆逐放營魂兮解煩勞麗玄鶴兮謝之回辭青靡兮芸叢苞浴蘭湯以絜體兮衣紫綺之新裳擘日華以為珮兮綴明月以為鈎春朝霞以為糗兮餉玉醴以為羞戒雷雷使前驅兮

搴虹蜺以為旄驂玄螭而上騰兮指天皇之靈州天潢湯湯不可涉兮列宿伺以梁舟叩帝閽兮登層臺謁上帝兮陳素懷帝端居兮儼垂旒張廣樂兮奏鳴球皇赫清寂兮翳歎猷謂淫逆兮非志惟精一兮當由余迅悟兮旋歸求幽貞兮所休離竹陰幪兮淵水流崆峒玄穆兮居斯求厭六籍兮塵余自扈余心兮空余腹元神翕兮氤芳馥歛棼思兮反初服亂曰天高兮地厚若有人兮與之親寥哉廓兮天地因之而後有思若人兮貌難就俛以從兮沒吾齒超兩儀兮與之壽

離思賦　蔡雲程

來香春之淑景將萬里以西邁贍魏闕於孔道儼宿懔而遲客聊即次其是焉覲良宵之暫息厭跋涉兮盤旋憑虛檻兮步廊且飛雲而捲雨視古今猶旦夕指西山之凝紫俯南浦之湛碧悼日系之不遊留千古之遺跡憶詞客之標奇託靈飈以為力覩霞鶩兮齊飛信水天猶一色矧金碧其何許渺靡莫之還城悵踟蹰以無綵情切怛而反側盼親舍之漸遙訃公期而孔棘雖明發以有懷胡臨風而假翼幸逢時之允亨眷愛日之罔極既騁顯而越吟亶匪拙乎楚音甚蔑猶以靡決詎絕裾兮何心勉載馳以就道爰式慰于子衿矢乞身而勇退

濯蔽水其曷禁庶茲碩之無爽鶯月落而橫參

閔獨賦　葉良佩

閔諒貞之獨立兮阽衆險以乘危謇離披以隕獲兮循本初而自思始余之未有知兮專六籍以為師朝帶經於兒圃兮夕發憤乎董帷物何幽之不鏡兮理何微而不窺既釋褐以從政兮棼亂絲其難治索應諶於古訓兮判與彼而異宜心無歸之茫茫兮疑簡策之我欺步徙倚而遐思兮寐展轉而反側惟困極其必通兮神恍惚若有得曰道有玄機兮而靡定式乘時制用兮妙存悟識親賢爾輔兮稽古自詭任重惟毅兮篤信靡惑惕

靈塊以驚寤兮奉神明以周旋抽詩書之秘訣兮萃在友以討論遺驪牝之龜跡兮溯九河兮崑崙披義塗於棘榛兮排私闥以為禮門兮不開繼余佩兮扈芳洲之芷蓀冠切雲之寶兮挂明月懸乎帶聲衆讒嫉之弗回兮猶汲汲乎疇昔之言夫惟被服之兕崔兮衆果蕘然而忌之加以險詖之偽名兮乃集群怒而噬之衆口垂涎之澆瀉兮張怒目而睚眦忳鬱邑余煩冤兮雖百喙莫之能解豈不歷情以陳詞兮荃詆余之善謔競服面而背憎兮反撫余言以肆謗聯增弋之在上兮覆深淵而在下仰側身以發機兮俯置足之靡所念余初志之

好脩兮今何以侘傺而遘殃將惟語言以啙亂兮無亦
擇交之不詳世舉好朋而惡異兮余獨蹈其所惟揭吾
日月以孤行兮豈不招尤於晻昧仗貞信於幽明兮全
形軀之已多及年歲之未晏兮脩初服其謂何襲余芳
兮鏈余彩坐若忘兮行若待中以為廬兮和以為馬馳
騖於順適之塗兮休息乎曠漠之埜衆之不可勝兮險
不恬乎再試頌吾過以成章兮書爾紳以自識

吊古賦 有序　　葉良佩

嘗謂江文通恨賦而莫喻其意夫文通之恨尠矣奚
以賦為乃予讀之則感感然若有創於其心者於是

遂祖襲其製作吊古賦云

登高丘以騁望兮瞻萬里之長空山奔湧若競赴兮雲
梟梟兮相從播衆流而離絡之兮眇草樹之迴縈曼流
覯乎原埜之古蹟兮歷選幽憤而吊之泉垌何楚均之
謇謇兮遭世眊濁而弗膚騏驥困以伏櫪兮騰跛躄使
横空放孟陬之佳治兮嫫母姣而從容吾蹈彭咸之抗
迹兮将及申生而締盟蠲爾誠以進脈兮被鴆君之偽
名死且虞國之多難兮夫何命促而志貞去華館之皦
皦兮襲夜臺之冥冥諒舍死誠獨難兮詒嫚子以典刑
白日出之悠悠兮睹厥扶蘇之負冤監蒙將以築邉兮

値[illegible]而遘患服絲綸之夕詔馳鴆毒於晨煙外攘胡
之多績內循省而靡訾作忠奚以見殺玄霧鬱其漫天
覽增成於陽朔録女德於班姬傷淑闈之質處驅鸞鳳
而翔鴟矰弋機而在上兮聽和鳴之昌詞軫芳衷之不
怒兮美衆清之可儀父矣友道之淪喪吾獨有感於魏
齊當桑怒之方張惕平原其見縶輸哀悃於虞君捐重
位以赴急高信陵之[illegible]義輕千里而負笈何託命於斯
須乃佯聾而罔答相投兎之見矜啜爾嗟其何及吁嗟
世之多故兮屯余[illegible]以碣砢望介子於緜山兮窺伍胥
兮江滸息侯要余以陳詞兮甚叔舍誠而未吐岳魂偃

蹇於杭湖[illegible]摧殘於鸚鵡東見田横於海島兮北悼
明妃於胡[illegible]西戎閔厥非子兮南尋項籍於垓下吁
已矣哉人生斯世兮視彼過隙之白駒胡五常之好合
紛萬變其難推猗揚園之君子綜百代之民彜抒幽懷
而作賦聊以配乎佹詩

樂府

白苧歌　　郭希宗

遥夜遥遥夜未央井梧月白啼寒蛩感時念往誰不傷
婕妤寵絶辭昭陽手中團扇篋中藏吳姬織苧秋蟬翼
一絲往還千情積金粟尺量金斗熨為君裁袍為君惜

同盛同衰莫相失

姑蘇臺　郭希宗

春花開秋鴈來長風幾度姑蘇臺不見臺上人臺下月徘徊一樹梧桐生綠苔

楊白花　舒岳祥

楊白花懊惱隨風度江水將心莫語少年郎少年一行輕萬里楊條插地便生根花性飄揚似蓼塵恨不築城高萬丈花飛莫放出重門珠簾繡柱香雲護只有黃鶯知去路

江南弄　陳孚

江南珠樓美人家翡翠簾捲紅杏花燕舞綉屏動龜玾香埃滿空結紫霞美人盈盈雙蛾綠一握龍綃罩紅玉手取琵琶弄楚曲三峽猿抱殘月哭洞庭秋波落寒木寒木落兮空斷腸斷腸知為誰良人天一方何以寄之明月璫湘水渺渺湘山長

吳宮子夜歌　陳孚

紫貝樓閣鬱金香暖雲七十紅鴛鴦玉蟬笑擁霞綃裳星河不墮宮點長綠尊灩灩麟髓泣露重花寒秋不濕欷歔一聲驚雪濤海鯨夾陛如人立誰知戈甲鐵半掃中有殘螢滿愁沼越兵曉踏西風來碧波一夜芙蓉老

銅雀臺　陳孚

古臺百尺生野蒿昔誰築此當塗高上有三千金步搖滿陵松柏圍鳳綃西飛燕子東伯勞塵間泉下路迢迢龍帳銀箏紫檀槽怨入漳河翻夜濤人生過眼草上露白骨何由見歌舞獨不念漢家長陵一杯土玉匣珠襦鎖秋雨

別離曲　陳孚

杏花紅壓紗窗雨畫欄孤禽弄嬌語翠綃曉帳雙蛾愁淚濕菱花怨歌舞龍香記昔調哀弦一絲指撥春風前羅衾未暖驪駒發柳條折盡長亭寒燕釵分恨藏塵玉

夢斷雲深楚江綠舞鸞折翅錦字空魚目晴波接紅燭江南賈客千黃金停鞭欲換天涯心從教門外苔痕老繡鞋不過屏山陰

擬古翠堤曲　楊敬德

花開翠堤上影照翠堤下盈盈堤上人折花意如寫旁有賣珠人飲馬堤邊水

于闐采花　潘伯脩

綠玉荷邊玉葉花青娥素足蹈金沙春風萬里吹不到東望神州含紫霞摘花不插登寶車咲指神僊是我家昭陽宮闕九天上百花如烟迎錦馳手中無所持持此

獻君王芙蓉翡翠花不實古傀名作鬱金香金枝彩雲
裡根飲玉河水不煩壅土較顏色君不見風中雪中行
萬里

結客少年場行　　潘伯脩

黃金千白璧雙東燕市秦舞陽西咸京張辟彊舞陽言
死即死耳執策馭之類犬羊辟彊仕智持兩端為虎而
翼加之冠漢廷諸老失措手大節為之乂不完英雄俯
仰傷今古成敗論人何足數我今絕交謝少年西山拂
石卧秋烟丈夫未遇亦徒爾澠池會真龍鸞鶱由來萬
事付天道為蛇為龍身已老結屋青厓傍猿鳥

續清平調三首　　潘伯脩

春風五月度龍沙簾捲金窓擁暮霞黃杏紅梨渾謝了
可憐開到牡丹花

露拂臙脂白玉盤幾重金屋護朝寒春風造次回天巧
芍藥枝頭過牡丹

蛺蝶娟娟上綉羅彩雲易散柰春何無人起向瑤堦月
只恐今宵露水多

萼綠花　　潘伯脩

我家白雲雲九重金闕紅月五氣中每隨帝子謁元父
手導玉節雙蛟龍下土離離入境光汚泥萬井蓮一房

天人相去刼浩浩念汝學偃偕不早黃金條脫何足道

采蓮曲　　曹文晦

采蓮入南澗欲寄遠方書不知蓮葉下自有雙鯉魚

君道篇　　陶凱

龍飛應景運中居攬乾綱百川宗巨海衆星避太陽股
肱者誰伊與傅爪牙者誰叔與虎玉筍班中列衆賢金
馬門中登碩輔梧桐生鳳凰鳴四海為一家於穆皇風
清修禮樂正綱紀明后復無為詒謀千萬祺

將歸操　　朱右

河之深兮誰將厲之河之淺兮誰將揭之河之洋洋兮

不我濟之娟潺以漁兮蛟龍辟之覆巢殀胎兮鳳凰去
之天人有知兮予寔類之九州溥大兮將予遂之

猗蘭操　　朱右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巖穴幽阻誰其晤語猗蘭之芳燁
燁其光不我顧服昊天孔明予如好脩維我之求予如
不好於我何尤

越裳操　　朱右

天之聰兮聵聵其音天之明兮窅窅其深天之仁兮覽
臨下民文王在上兮於穆不已浩浩其天兮時暘時雨
越裳來臣兮萬物斯覩

拘幽操　朱右

羑之陰兮冥冥羑之室兮幽幽嗟寃之人兮為死為囚匪維伊愆兮實我之郵日月有明兮容光弗留

岐山操　朱右

自邠有家于夏之先克承弗怠瓜瓞綿綿開我邠宇行我宗禋嗟狄之人敢秉以奸彼岨矣岐將遂于還既有我土毋戕我民

龜山操　朱右

維龜有山造初鴻濛自龜之東淮夷來從膏澤既施草木實多周公上天柰龜山何

邯鄲才人嫁與廝養卒婦　顧碩

妾本邯鄲女選入宮中早妾少君不知君知妾巳老花開空度春花落還委草君恩比春深妾命勝花好妾老有所歸花落無人掃

江南曲　沕季潭

泛舟出晴溪溪迴抱山轉欲采芙蓉花亭亭秋水遠心非掛檣帆隨風豈舒卷但得紅芳遲何辭歲年晚

隴頭水　沕季潭

隴樹蒼蒼隴坂長征人隴上迴望鄉停車立馬不能去況復隴水驚斷腸誰言此水源無極盡是征人流淚積拔劍斫斷令不流莫教惹逼征人愁水聲不斷愁還起淚下還滴東流水封書和淚付東流為我殷勤達鄉里

春江曲　沕季潭

春江沉沉春水滿柳條拂水蒲芽短鴛鴦睡美不畏人日色遲遲素沙暖

巫山高　沕季潭

巫山高望不極十二危峰倚天碧陽臺神女徒盈盈艷質妖容果誰識襄王荒惟不足徵宋玉微辭豈堪惜至今雲雨自朝昏山鬼哀猿叫蒼壁

銅雀臺　沕季潭

西陵樹色莽蒼蒼明月相將入御床寂寂帳前歌舞歇

幾多含涕憶君王

寄遠曲　沕季潭

美人別時春尚早清池坐見芙蓉老湘江水滿鷓鴣飛夢中歷歷相逢道黃金可變石可移此心皎皎終不欺

白頭公詞　陳基

杜陵三月春風暖燕語鶯啼雜絃管落花撩亂紫騮嘶平樂歸來酒尊滿雨棘風篁忽巳秋幽鳥多情亦白頭不如翡翠棲中宿卻羨鴛鴦水上遊春去秋來不知老安樂即多憂患少綺窓深處語言奇付與紛紛秦吉了

柳枝詞　郭濬

送郎西上別魂銷却道纎身似柳條只恐別魂銷遠客柳條翻似阿郎腰

春閨愁　郭濬

鳥驚殘夢隔窓紗起坐鈎簾看落花遊子不歸春事晚鵲聲長日在隣家

寄衣怨　張毅

白苧衣白苧衣臨風緘送邊城隅郎披白苧衣聽妾白苧詞白苧本是妾自治含悲織郎身上衣苧絲縮著亂愁緒剪刀未下魂先迷白苧衣其堪悲淚痕幾點緣相思白苧只怕秋風吹郎恩只恐中道移中道移將何依百年恨妾良宵期良宵有時度白苧有時衰惟我相思心日夕無休時

銅雀妓　謝省

草色西陵莫高臺盡斷腸君王一[illegible]歌舞留妾送斜陽

折楊柳　謝績

楊柳綠絲絲東風宛地垂美人結離恨攀折最長枝花飛玉關雪夜夜曲中吹春光弗復生從今無別離

望行人　謝績

秋風送來鴈庭樹晩啼鵲門前無歸人路上有行客含情上高樓落日千山隔耶聞出同州猶夢在沙磧

隴頭水　謝績

隴頭水是邊城路萬里風沙愁日暮枕戈夜聞飛雪聲曉起水寒不敢渡悲風滿山霜草黃鷩湍幽咽雲鴈翔暗帶征人萬行淚流到秦州非故鄉隴頭水流不歇人馬朝昏渴飲多無將長劍洗腥血

相思曲　謝績

海棠花開隔窓簾春氣薰人濃似酒參差月照同心花微茫露滴相思柳相思幾度雕朱顏濕雲時雨凝巫山十二樓臺天扃鑰一雙白鵠[illegible]遞桃花含紅李花白分付東君莫輕折怨紫愁紅撩亂飛滿園化作千蝴蝶

侯城里　謝鐸

我憶侯城人不見侯城里悲風怨何來涕泣零如雨侯城西薄山傍城東過海西山不可餓東海不可死千秋萬歲心悽惻意誰爲惟應劍光血夜夜衝斗起

白楓河　謝鐸

方谷珍之亂陳仲眞倡宗族鄉黨共禦之戰于白楓河死者幾百人賊勢益張仲眞憤成疾而卒

白楓河河水滿地流紅波波聲入海爭砰磨蛟螭夜泣愁蛟龍於乎壯士可柰何白骨兩岸高峨峨君不見河

之水深不極至今下有衘冤石

賣花曲　　戴豪

村路遥遥赴城急輕籃裊裊花猶濕高樓玉人聞叫聲
自起開門喚儂入前堂後院花欲然但愛種好那論錢
選得牡丹高一丈大家歡笑春風前片言相合即相許
明年爾來吾作主豈知重到主人非好花移向誰家去
君不見人生富貴真如花昨日賣花經幾家

久別離　　夏鍭

美人別來良悠悠緘書不寄留牀頭桃花錢田釀紅泥
紫燕雙銜入翠樓傾情寫意心相結綠酒金尊對芳節
對芳節恐遲暮涼風生鳴鴈度別鄉千萬里離心竟前
路

白紵詞　　黃綰

青山落日白霧長野色欲斂猶蒼蒼群烏爭棲傍林翔
居人已息行人忙歲欲云暮開我堂羅肴張燈飛羽觴
鷄鳴夜闌不相妨

江南曲次夏少保　　黃綰

郎住大江上妾住古井頭江波日夜逝井水終不流
遊女蕩輕舟朱顏照綠水朱顏雖可見誰見妾心裏

鴈門太守行次李長吉　　石簡

孤鴻蕭蕭鳴聲哀胡雛今月烏號開城頭戍鼓寒栗裡
黑霧障天塞垣紫陰風動地吹易水能軾行邊為誰起
不聞魏尚守雲中黃髮奚兒馬前死

薊門行次高達夫　　石簡

涼飈動河朔凍雨日霏霏含悽戒同旅正值胡馬肥仰
頭望天末獨送春鴻歸

臨高臺　　葉良佩

臨高臺憑軒望不田煙艦風帆渺千里夕陽孤烏江生
哀鬱鬱金臺山迢迢廣陵樹日暮水增波佳期在何處
自從十三學歌舞生長青樓人未覩只今二八青春深
朱弦獨奏相思苦君家十二樓豈無衾與裯閨中但相
妬蛾眉見無由江口風恬正堪渡蹇脩玉帛來何暮不
愁獨處寒無襦但惜繁華時易過美人華屋高浮雲瓊
樓綺閣不勝春朝朝暮暮登臺處山木江波愁殺人

三台文獻錄卷之十七

五言古詩

洗心詩　司馬承禎

不踐名利道始覺塵土腥不味稻粱食始覺神骨清羅浮奔走外日月無短明山瘦松亦勁鶴老飛更輕逍遙此中客翠髮皆長生草木多枯色鷄犬無新聲君有出俗志不貪英雄名傲然脫冠紱改換人間情去矣丹霄步向曉雲冥冥

寒山雜興　寒山子

重巖我卜居鳥道絶人迹庭際何所有白雲抱幽石住茲凡幾年屢見春冬易寄語鍾鼎家虛名定何益

感遇　寒山子

花上黃鶯子関関聲可憐美人顔似玉對此弄鳴絃翫之能不足眷戀在齠年花飛鳥亦散灑淚秋風前

偶述　寒山子

寒巖深更好無人行此道白雲高岫閑青嶂孤猿嘯我更何所親暢志自宜老形容寒暑遷心珠甚可保

古意二首　孫郃

屈子生楚國七雄知其才介潔世不容跡合藏蒿萊道廢固命也瓢飲亦賢哉何事葬江南空使後人哀

魏禮段干木秦王乃止戈小國有其人大國奈之何賢哲信為美兵甲豈云多君子戰必勝斯言聞孟軻

就食　楊蟠

未知田上勞徒厭幽中味及與農事接方驚食者貴余生寡營求念此豈易致況敢懷寸祿平居但羞愧

遊碧照菴　羅適

長松青似染高杉翠欲滴餘陰入軒來滿座瑠璃色蓮人無六塵靜見照中碧菴内一爐香萬緣自然息

巖竹　車卿

陽和不草草萬物逢春好唯此巖上竹形色尚枯槁非干造化私擇地苦不早吾聞曾兩生甘與夷齊老

別金壇劉漫塘　杜範

崇山鬱嵯峨千章自交陰培塿植松栢斧斤日相尋物小固不容名大亦難任智效窮夫子其恐非本心

送湯仲能國正以直去國　杜範

朔風剪木末碩果懸孤危邈矣冥飛鴻興哉聞鳴鵶莫雲結愁陰送君江之湄去者挽莫留留者良自悲何當謝塵鞅鼓枻相追隨

雙巖堂　李庚

吾州山水窟城郭擁寒綠戢戢羣峰間峙此一雙玉相

對如隹賓可敬不可瀆空翠撲衣裳夜來雨新沐

霞起堂　李庚

赤城古洞天形霞照山谷爛爛九光垂餘輝借草木伊予有痼疾企望常不足待與馬練師耘芝濯松竹

桐廬舟中　戴式之

吳山青未了桐江綠相迎扁舟問何之往訪嚴子陵高風凜千古卧蹴萬乘主富貴直浮雲手裹釣烟雨

寄立齋　戴良齊

蜚鴻時以南蜚鴻時以北翩翩堂上燕來往逝安適秋聲來九天星漢浩無極巖巖北有斗可望不可即極望

勞我心夢想三大息下有縱壑鱗上有飛雲翼

擬迢迢牽牛星　王齊輿

雲路有靈匹悠悠限天潢彌年曠睚愛會少別日長此夕復何夕弄杼不成章臨河弭龍駕欲濟還無梁情深怨阻隔淚下沾衣裳踟躕東方白佳期渺相望

寓言　舒岳祥

妾家有高樓高高入青天欲作萬丈梯倚空無攀援良人在萬里一去已經年長路與天接舉足躡星躔妾欲尋夫壻解甲投戈鋋携手上雲霓直到天河壖牽牛與織女不知妾相憐姮娥惠神藥嬿婉成天僊

古意　舒岳祥

客從南方來遺我蕉風篆蕉風未易致且奏易水吟高浪忽起立四顧愁慘陰征馬立踟躕旁人淚沾襟壯士不畏死怒髮皇森森長揖辭四坐秦關無阻深燕客視秦王已若檻中禽一朝事不成易水有悲音請君且勿彈此曲傷人心

石臺紀遊　舒岳祥

蒼山面長溪勢若飲奔馬層臺跨其脊萬古絕瀟灑登臨雄故時朋從未云寡迢迢歷榛莽靡靡眺原野白雲與翠霞夏在復假下窮秋向捿落霜剩摘盈把質心執無同幽抱欣已寫逝矣千載期名山俟來者

鍊丹井　胡融

荒蕪有野井古意谽呀披辭石已摧剝雲蘿閟清幽憶昔抱朴翁煉液棲高丘朝飲井中泉暮濯井下流丹成已蟬蛻巖花幾春秋但見虎豹蹄印跡碧甃頭舉瓢酌寒泉一歃銷百憂日暮洞恍惚攀桂聊淹留

黃經洞　胡融

平生山水癖遐往心獨歆採秀凌丹丘忽遇白雲子腰劍蒼龍活野扶青霞起邀我石洞行共坐陷石髓架有黃庭經猶是東晉紙絲若錐畫沙其字大如指口傳卻

老衔長蛻與進履吾心在魏闕焉得給薪水

桐栢山　胡融

清曉騎白鹿直上桐栢山山環若城郭琪樹鬱參天青猿導我路如入崆峒巔瑤草被陂緑瑣垂麥霜繁旁瞰老子宮玲瓏隱林間犖栴天馬出絳柱彫龍盤歘與冥寂士共談秋水篇散髮松下嘯擗霞石上眠贈我玄玉膏相期凌紫烟

大暑松下卧起　陳天瑞

迅翮趨炎歊高標闕幽雅隱士何所營菱之清蔭下故居禾黍生憮憮若大厦熟卧南風邊飛夢遊虞夏五絃

天上鳴擊壤歌滿野起來記遺音析薪有樵者

朝遊期汗漫莫息倚磊砢劃見赤松遊乘風亦入火邀登王母宮共啖蟠桃果言此是玉堂世上非青瑣悠哉白雲謠青鳥啼送我我歸卧亦起身在松下坐辟穀更從遊此去無不可

炎威一何驕不有商飆慘蒼茫雲海路飛龍不可覧我本灌園人昔乃從鉛槧萬事已灰心十載空嘗膽亭亭松篁邊小池開菡萏芬清垠自汚根固波徒撼終日哦其間一卧寂百感相期晚節香看此秋容淡

寄陳古堂　翁森

往來幾興亡今古一天地而人生其中云胡不自貴湫乎寸心孤浩發千載喟殘夜抱遺編青燈照無寐

東陳南園　翁森

自昔賢哲士遭運每多屯世途自屈曲難揉胸輪囷中夜起太息所憂非賤貧相望各努力勗哉追古人

夜坐　陳孚

月明天無雲清風動窗竹掩門淡無事秋蘚遍堦緑絡緯啼疎草微雲度空屋迢迢明何橫冉冉鷲鵶宿悠哉琴書間聊復抱吾獨

秋郊晩望　陳孚

雲歸畫還昏仰見天宇濶杳杳落照間一鳥飛欲沒遠岫何岩嵬紫光相映發古渡人已稀殘霞在天末及此一徘徊幽情正綿綿偶有孤僧來因之度林樾

山寺聞泉　陳孚

大山如飛虬小山如伏牛下有百丈泉聲撼山骨浮我來石上眠夢驚雷霆怒急起扶瘦筇恐山亦流去

賦花上月送沃洲哀上人　柯九思

林園念良會花月含清輝娟娟婷婷縈蕚皎皎澄芳姿臨池春弄景轉樹夕藏霏凝香翡翠蓋散影沾羅衣飛觴昔忘曙秉燭貴及時欲隨支遁往行樂願無違

和虞伯生待制榆林待月　楊敬德

蕭蕭馬北嘶皎皎月東出去去望帝車行行值天畢沉吟泣鬼神夜中如唧唧雲沙勁氣合日月壯心白紫禦載犀管玉具帶忽笙黃雲絶塞外烏帽見滅沒粉署不勝寒懷人待明發

題漢中何氏悠然堂　楊敬德

結構南山下洗心紫崔嵬松聲吟夜秋竹色青樽罍鳴琴澗泉落得句巖花開屈宦延好月白雲亦時來遼遼塵外人身世良悠哉

送陳鍊師　楊敬德

羽客思碧山抗手五雲裏天風生素襟海月在綠綺白石充猴糧青松卜鄰里遼遼船有涯去去入無始誓言往從之迢迢迷厤齒

陪泰兼善晉泰市脩禊分韻得矣字　陳德永

東風散餘紅野碧潤新雨鳴禽變何處淑氣轉清美雨公眷佳節揚鑾戾蘭渚流觀尺怡神近物易適已波行羽觴進意洽燕客喜覽古迹屢陳撫時念還起化機有回互人事每終始達生貴能聞宿戀宜吾累放談既抵掌聲笑亦啓齒爲樂思太康順命斯已矣

送林啓宗滿歸　陳德永

浮雲暮南征遊子思故鄉官清甘旨少有母不得將昨夜夢倚門攬衣起彷徨翩然勿復去水遠三山長

寒巖　許具瞻

幽尋入藤蘿谷轉樵徑少夕陽度遠岑鐘聲出林杪陰風吹虛竅招提極深窅中有茹芝人冥搜事幽討揮手謝時人高蹈群峰表石床思舊游春林忽啼鳥夜來山雨多巖羌落清曉

題松軒時兼善總管書扁　李禹冉

城市有大隱愛松如愛寶開軒面層陰吟嘯不知老平生磦砢節出處誓相保達官命之字松好軒亦好看月

坐深更聽風立清曉何當數相過援琴寫予抱

題民彝清賞樓　李禹冉

林塘日氣薄高居更閒雅開我南樓窗坐我北廰下龍歸暑雨收山光淨如寫好風蕩新苗綠波走平野煩熱一洗盡此趣知者寡整襟橫素琴方寸絶瀟洒

同諸友人遊鍾山分韻得落字　陶宗儀

鍾山毓靈秀寶殿炫丹臒王氣接閶闔吟飈洒巖壑泉球石罅鎔松籟空中落吐辭極名理摛藻騁奇作加曾難重期斯游諒云樂矢言謝嚚煩永志在寥廓

九月二日游靈巖分韻得杪字　潘伯修

秋高雲物變水退川塗嫋古殿碣回薄陰厓上虛宵峥
嶸垂素溜陂陀生碧篠頹垣清巘餘石室空明小龍眠
墨潭底鳥塹青楓杪桂子含朝露芙蓉落清沼登臨思
九日悵望窮南表郊原鬱回互海氣白浩淼送遠攄幽
芳乘高立顛嘌碩言騎黃鵠一去紫烟渺

留別邦中諸友　潘伯脩

嫋嫋汎青蘋細細帶橫行波搖魚背晚日浸蒲根冷雲
岑對寢席楓林纜歸艇念子不能忘秋高江路永

永嘉謝郡守周賢公送劍蘭　潘伯脩

栽蘭動盈畹歲晏並葉稀蘭生懷苦心不願糞土肥朝

銜青宵露夕飲明月輝為君吐幽香脩脩弄雲霏凉風
下庭綠交柯亂瓊璣上愧國士知下慚霜露違

題山水畫　陶凱

凌雲覽七澤憑高望四野山從天際來路出長林下湖
邊春水長綠蒲猶堪把凝情望碧草所思在遠者

賦閱江樓送人還郴州　陶凱

天朝承景運作都定南紀帆檣天際來樓觀雲中起子
居郴桂間東遊鳳城裏拂袖歸故園天寒暮山紫子居
藩省地南臨洞庭水今歸憶舊游論世得知己我歌送
子行長嗟發宮墩回首望京華恩波通萬里

送醫士金元禮歸金華　陶凱

昔遊金華山振衣上層雲清風生兩腋草木發奇芬尋
幽出澗阿坐石散羊群僊人渺何在可望不可親別來
三千歲滄海幾揚塵翱翔清都上喜見金華人鈞深談
玄理稽古勘典墳手持活人書長揖動縉紳歲暮歸故
山驅車出城闉西風吹寒鴈送別滄江濆初平倘相見
為我道慇懃聖人御六合坐使風俗淳從茲調玉燭四
海皆陽春

送江西省理曹幕長　陶凱

長林麗晴暉鶯花浥春雨祖餞上東門揚航出江渚之

官佐理曹長才人共許留心事簡書忠勤報明主公餘
覽名勝時清鳳鸞翥下榻得鴻生論文經夜雨

題天光雲影軒　郭濬

軒居俯澄碧高人謝煩喧[illegible]泉漱寒齒坐誦上世言意
息絕機想理融淨塵根池樹忽微風天光蕩波痕至道
諒斯著自足窮本源所以川上翁難與俗子論

題句容劉景行便面　郭濬

山容變秋空夕氣暝高樹索莫故人居雲蘿更深處欲
叙平生親何由拂衣去

蘭屋　葉見泰

霜風薄林泉衡門跡如掃賴有楚畹花相看慰幽抱芬
芳發懷袖落日思遠道遠道不可遺歲宴徒自好

雨窗憶所親　許伯旅

獨坐倦遥夕廢書時永嘆淒其風雨交恍若聞驚湍遞
響冷疎竹積陰餘晝欄撫景感易集况茲懷所歡

遊水簾洞　許伯旅

乘輿出濠曲因投羽人廬佳遊愜徃願况與諸賢俱小
憩修竹間徘徊振衣裾冷風颯然來青天雲霧舒巖花
何散集水木清有餘深苔爛白石古洞留丹書臨流劃
一嘆忽湧琴高魚洄潭匯西北倒挿高城隅俯瞰杳莫

測幽雲知有無焚香禮玄元縹緲思僊都稍悟清淨理
爾令喧妄祛我非蘭亭人頗懷觴詠娛為樂恨不同茲
晨但長吁往者桃李園今成蒿棘墟自非遺世士孰復
逃玄虛黃塵塩九土眯目將焉如唯應駕雙鶴去去凌
蓬壺

贈漁溪生　許伯旅

昔我慕僊隱采行訪神州中途無所得偶此濠上遊及
見溪漁生談虛乃蒙開遂人耻説劍滅跡披羊裘蕩槳
木蘭楫出沒桃花洲高[illegible]綸雲海與世茫無求有時釣
白龍放之千丈湫因[illegible]覓秘永悟鴟夷浮閑邀紫[illegible]

客共醉南酒樓大咲拍我肩謂是洪厓儔名編玉府籍
下土胡滯留俯視迷妄人哀哀隨溷沉蜉蝣托朝莫豈
念吾生休君歌洞簫曲我和滄浪謳煩襟一以豁都忘
塵慮憂其行每顛蹶達生無怨尤古之得道者遇物同
虛舟弱水淺易渉三山青可杯當為駕赤鯉共爾歸浮
丘

自中都行次太椰有懷同志　許伯旅

淹留久京國整歸情所欣如何復慘慽念我心中人落
日投遠村寒雞鳴四隣山川復[illegible]異誰與當問津

悠然閣為盤所賦　許伯旅

屏跡卧空谷蕭然謝喧豗晨興坐飛閣若見南山來雙
鳥何翩翩孤雲共徘徊勝景自茲得塵心日悠哉有客
方外歸時來展幽懷觴詠或終日了無形跡猜地迴機
已息語忘中自諧頷言蔣生逕卒歲從君開

樂琴圖　徐庄

美人氷雪姿娟娟愛幽獨天風洒枯桐寫此虞廷曲白
鶴叫窮林幽蘭吐空谷神隨蝶夢遠氣與秋天肅曲罷
淡忘情飛雲自相逐

江村秋泛　[illegible]頑

渺渺長江秋孤舟淡容與掀蓬開我[illegible]欲與白鷗語自

鷗招不來悠悠隔烟渚回首暮蒼茫雲生半空雨

度嶺望白雲　許繼

半行青山巔徘徊白雲上連峰四週出白雲中蕩漾遠
近瀰村墟東西接嶙嶂一氣充谿谷百里渺予望初凝
遶城曉積雪掩平疇又如鑑湖秋月華靜波浪林端長
風起飄卷千萬狀陽光忽朗曜樹屋下相向時見漁樵
人杳杳來清唱

夜宿期王修德不至　許繼

城西挂纖月夜色回春遲出門候所思花露沾衣淨悠
悠辭餘意寂寂靜中聽燈暗清漏初須愁亂孤興

長郊夜來雨物意有春色樹靄披晴暉川光泛空碧深

春郊送別圖　許繼

將一盃酒遠送千里客佳景念睽離悵恨隨芳草積

度桐巖嶺　許繼

鵑啼山月落旅枕鄉夢返迢遞謝平臯首路指崇巘石
門天梯峻邐迤蒼崖轉谷樹碧雲深澗花紅露泫回頭
望故隱我行亦未遠風景豈不佳羈懷自難展

晚望　許繼

流光感餘春遠色望歸路東風溪水深日久不可渡微
鍾烟際寺獨鳥天邊樹翹首念庭闈山川渺迴互

雲山圖　許繼

幽峰雲上出樵樹烟中斷澗光浮夕陰野色含春暖臨
風懷歸隱山深路復遠不見舊遊人悵然離思滿

送裕上人歸天台　汭季潭

我家赤城東不識華頂嶠遠道送君歸昨夜夢中到崖
泓有泉瓢竹室留茶竈珍重山中人拂衣願同調

送銛上人省親　汭季潭

青山澹斜暉驚風在高樹行客起遐思雙親髮垂素雲
飛滄海遙鴈下寒空暮老來惟夢歸隨君故鄉路

酬張來儀見寄　汭季潭

東閣日無事能枉野人書坐想西巖菊寒花媚秋餘閑

闐車馬道燕燕玉侯居寂寞楊子雲遊心在玄虛

松下居偶作　汭季潭

我此松下居即事良可悅閉户留白雲開軒放明月松
響風忽來泉流雨初歇時有西齋人相親默無說

石鏡精舍翫月　方孝孺

秋霽月正好山谷氣逾清風簷敞虛牖照此萬里明嘉
賓自遠至樂飲暢高情雄談振林谷頓令懷抱傾叢桂
困荊棘時來吐芳馨物生尚有待吾意非無成且終良
宵會難值衆美并酒酣發長嘯似聞鸞鶴聲惟恐日易

出顧影遊庭行

宿夾江寺　方孝孺

窓開覺山近院凉知雨足淡月透疎櫺流螢度深竹心
空慮仍澹神清夢難熟起坐佛燈前閒抽易書讀

絶命詞　王叔英

人生穹壤閒忠孝貴克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
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按對之不能嚥意者
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
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
筆愼勿稱希賢

秋夜　戚存心

酒醒夢初覺窓月涵虛明長風自何來吹落天外聲歒
枕夜過半待旦雞未鳴幽懷不可寫起坐難爲情

下終南山　張穀

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却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相
携及田家童子開荊扉綠竹入幽逕青蘿拂行衣歡欲
得所憩美酒聊共揮長歌吟松風曲盡星河稀我醉君
復樂陶然共忘機

登巾山看月　張穀

擊節長風生嘯歌明月上集會皆賢豪復茲地蕭爽枯
峰屹雙撑飛梯凌萬丈斜探斗柄橫俯聽江瀨長孤艇
樹邊歸哀禽雲外響矌望天地寬冷然起遐想排空叫
子晉便欲超象罔羽化亦奚爲意適即僊賞清詠興難
忘芳樽酹猶強靈運志頗狂安石情放蕩莫慢今夕遊
遺風後人仰

八月十六夜步過趙伯欽山莊　張穀

初月動遥峰凉颸捷餘映冥行路正危得此輓清興故
人烟霧深月阻心已領行歌意自足響協秋蛩應風露
天壤清止哉誰與共

心遠樓　張穀

閒居罕人事決漭山水間山水皆有餘聊以肆游盤鳴
鹿響幽谷嘉魴躍澄湍飄飄凉風至翩翩飛鳥還白雲
亦何心宿我南榮端壺觴無虛設賓至輙盡驩澹蕩良
足怡逾分非所安先民有遺矩悠悠心所攀

九日遊神樂觀分韻得然字　王一寧

束帶事柔翰苦茲世務牽良辰入奇懷逸興何飄然聯
鑣衆君子來訪琳宮僊空原散游目虛室袪煩喧丹爐
瀹新茗行厨羅廣筵採菊泛清觴焚香調素絃鬱懷既
爽曠佳句多所宣懷哉龍山飲百世尤當傳

題山水圖　王一寧

幽人事溪居溪清水亭小離逕長新苔深林間叢篠徑術斷欲迷紆廻忽深窈洲潤漁歌遠地偏遊樂少開樵納遠山忘機狎鷗鳥水氣晚生凉溪虛月逾皎我本山水人閒情抗塵表載酒棹孤舟何時共幽討

宿居庸關　俞穩

夜宿居庸關曉上懷來道多少出關人不候鷄鳴早鷄鳴有常期人心自草草殘星麗層霄宿霧迷遠島翹首望前途晨光尚冥窈

抱琴圖　陳員韶

俗耳無知音古調不下指携此三尺桐松林任行止彈

者不在聲聽者那在耳洒然心兩忘高山與流水

夜宿清源懷彭廣文　陳員韶

夜月流清輝華堂啓虛敞美人隔天涯何由契心賞振衣起徘徊所思成悵快江空紛鴈翔天靜疎星耿援琴寫虛音悠悠寄遐想

陪梁參憲遊國清　曾穆

雅節寄士林流光饒宛轉歸來無幾何又復經歲餞邂逅會同襟按部車轔轔攬轡日多暇風度肅宏遠約我以遊娛登臨歷陵緬谿徑夾萬松陰森迷密箭雙澗瀉鳴琴五峰聳層巘寒山有遺蹤茫茫誰能辨定僧談玄

微官客相縷綣仰止思靡馳胥除情還展棲志托幽深濯纓俯清淺金素澄紺園光風蕩蘭畹良覿欣晏如妙契覺原闃飄然物外趣緩步歸扈欵逍遥極良辰煩襟足取遣願續與公篇騁辭愧連蹇

自德安歸偕杜內翰同遊國清　范理

飄飈隨薄宦茲遊又已疎纔從松徑入便覺心境舒稍稍即幽祕荒宇凌空虛五峰森羅列晴嵐滴襟裾寒泉落幽澗左右相縈紆鷄犬復寥寥麋鹿馴庭除倏然人世外不覺輕名譽况偕金閨彦清論飛瓊琚許身既世事蟾眺徒躊躕湘期在歲晏卜築來此居

赤城　范理

軒冕信羈人佳遊久未辰偶歸一宾捜猛欲窮崕巘紺宇雲尚封苔階未經踐山露染衣裾澗水清且淺緇侶忻相延經聲聞更遠超然志慮空塵念無煩遣亦日已西移忘却行騎轉

塔頭山　范理

年來楚息機曉出尋幽秘繞登佛隴岡森然列多異遠山紫翠重近郭烟花媚輕雲冒層巔遠靄埋深寺參差萬井中困覓惟一視即此已蕭森萬事都如棄前捜何用窮內省牽多慮吾督如可投時來滌煩思

遠懷　　黃綰

出門行復嘆微霜被原阪茫茫欲何之秋草萋已滿蛟龍在清津虎豹守高棧方舟不可濟巾車遠莫挽俯仰徒悲吟徘徊歲將晚

題黃巖陳節婦楊氏卷　　金貴亨

一恒了貞德胡為辭閨英世風日以漓士節罕不傾陳生向我言王母隱未名結髮百年身太半在嫠婢織作長二孤午餐共根鐺孤疾叫蒼旻以身贖孤生孤存萬事畢嗽蘗甘於餳納婦禁歌皷遺言戒紛爭延茲兩世澤報荅鬱甲庚我聞動衷臆並起咨墨卿董狐不可作

許劭猶有評

擬古　　石簡

長風起天末蕭蕭孤鴻飛嚴霜被廣野萬里無光輝驅車絕井徑晨光正曦微行行度漳水身心相與違前林望如織露草露沾客衣荒村有痛哭岐路多是非搴帷故思惻愴心神腓

小演體四首　　戴時升

與子共良夜為歡殊未央十年塵抱豁坐延明月光雲覶歛無迹金風淡不揚三星漸當席隱隱銀河長援琴發清嘯舉白流飛觴縱形合冥化濕露盈衣裳別子出門去唧唧吟寒螿匪傷饑與渴匪思姬與姜深期保完素簡帛同流芳

危樓臨北斗睎髮常朝暮暮落長雲流泉出重樹心期邈難見琴瑟良在御相彼庭中鳥翩翩又來去

避囂事幽討選地得佳勝潛心孚遠矚孤嘯邀群聽鶯流綺葉客蒲泛鑑湖瑩悟往空世緣酣餘倍初興緣厓玉溜微隅市煙光瞑情貪寧覺疲詠雜無煩訂

西風披蘭皋朝暾抱前楹仰聆西北隅群鴈嘐嘐鳴我辭猿鶴侶遠遊入咸京廬山寄尺素展讀心未平兒女未長大不負山中盟咸京廣且都車馬日縱橫公侯多寵澤請乞無時停獨有蕭騷客寢處猶懷驚

城南訪舊　　章嶽

南城共遊衍委巷見幽居寂寂風烟逕盈盈苔蘚基籬木蔓奇石名花擢幽姿荒壤披紺芽荊棘雜柱枝主人延我入容膝羅新奇琴書剩靚麗盆盎秀參差揖讓見真率坐忘日晷移乃念斯人生寄棲天壤為所貴適其適乘化樂在茲得心乃無忤遂物神已疲金馬固非榮茅衡豈足疵道在境無累志裕施乃宜貴爾七尺軀養晦以待時緬懷南陽生千載斯人希

秋月感懷　　章嶽

繇綷知時至四壁鳴鏘鏘鴻鴈率其侶窮秋亦南翔感
之終夜起攬衣步前廊仰見河漢流衆星發其芒太乙
有常居列宿正相當開户思告誰月黒夜未央

送石厓林公擢大理寺少卿二首　　葉良佩

閩嶽亘南紀石厓高萬尋中有千歲松鬱鬱生繁陰明
堂架天闕梁棟隨所任培塿植檉梠空懷霄漢心
蘭皐擷芳草流憇芙蓉洲香風入我懷取琴寫清幽一
彈飛鳥下再鼓行雲留惻惻情未抒悠悠託靈脩

送劉石竹奏績北上　　葉良佩

温風變蕤栁周道明且夷之子懷　北闕擧手向我辭

日華麗天表彩雲何逶迤願為車輪飈逐子去京畿路
遥不可即聊誦榛苓詩

五月初旬隂雨不止效五平體　　陳文禄

佳辰臨端陽靈江眺商羊登樓望南天雙峰雲宂茫連
旬鳴蕭蕭郊原成汪洋嬌花低頹闌孤篁差堅強幽人
稀來遊攤書眠亦堂嗟茲金烏沉何時當重光

三台文獻録卷之十八

三台文獻録卷之十九

七言古詩

答宋之問　　司馬承禎

時既暮兮節欲春山林寂兮懷幽人登奇峰兮望白雲
悵緬邈兮象郁紛白雲悠悠去不返寒風颯颯吹日晚
不見其人誰晤言歸坐彈琴思逾遠

會稽山中　　戴式之

曉風吹斷花稍雨青山白雲無唾處嵐光滴翠濕人衣
踏碎瓊瑤溪上步人家遠近屋參差半成圖畫半成詩
若使山中無杜宇登山臨水定忘歸

鄂渚送別　　戴式之

武昌江頭人送別楊栁秋來不堪折漢陽門外望南樓
昨日不知今日愁英雄握手新相識人情正好成南北
酒闌人散最關情一鴈西飛楚天碧

遊桃源秦人洞　　王祁與

楚天蕭瑟吐隂翳楚江之深不可厲挐舟獨放桃花源
不見紅英見碧桂縈廻十里匝香風邂逅尋真似兩翁
山酣隂籟杉檜冷石窩霧雨秋濛濛秦人咫尺如天遠
髣髴林間聽鷄犬無柰漁郎口語何洞門樹石深關鍵
一從清景閟人間水自澄泓雲自山紛紛蠻觸何時了

輸與儂家日月閑欲倩桃花問消息收拾秋風無處覔
寒弘小立詎遊𩵋啼鳥一聲山更碧我家赤城亦洞天
誤落世網十五年試開重鑰来延語肯向紅塵飛處傳

高陽臺　林彥華

秦鑑欲食靈鼉國天遣湘纍葬魚腹靈脩不復入脩門
夢罷高唐朴函谷侍臣秉筆賦聚麀神娥千載空包羞
峽雲冥冥山鬼哭江花黯黯汀猿愁孤魂縹緲瞿塘路
多少行人望朝暮

銅雀臺　林彥華

黃星麗天日西匿坐見魏業[illegible][illegible]尺當時勝槩孰品題

尚想諸郎有曹植蔵嬌貯[illegible][illegible]妬椎二喬不鎖空春風
千年壘土化荊棘片瓦[illegible][illegible]陶泓功香消粉盡繁華去
歌聲不到西陵樹

花石行　陳栢

鉷聲一發千鵰舞沐[illegible][illegible]重泣鼙鼓千年癈圃墮空荒
蒼壁化為圃下土江南壯士鐵衣寒落日驅車望靈武
瑶宮飛墮黑山巔淚洒紅花作紅雨天南鵑鳥歸不歸
故國草荒陵樹稀

春日遊江鄉園　陳孚

城南三月花亂開花間羯鼓聲如雷蟬[illegible][illegible]帶誰家子

笑騎白馬穿花来美人如花映碧水搯裙吹舞金鵲尾
手折楊柳擲水中腰裊如弓送窮鬼人言此是上河梁
滿川羅綺東風香年年窮鬼送不了波心驚起雙鴛鴦
蓮莖一寸綠芒短老盡碧桃春不管遊人醉歸夜迢迢
十二天街御煙暖

采石月題娥眉亭　陳孚

昔年李白身翩然袖裹明月飛上天剛風吹度瑤圃前
雪兎跳落千丈泉白今已去八百年明月猶向江中圓
我行萬里擁使旆柳跟偶繫東歸船三生似結明月緣
銀光射牖窺我眠夜深忽夢羽衣僊神如碧沼浮昳蓮

脚踏赤鯨跨紫煙問月何在搖玉鞭聳身忽[illegible]鴻翩翩
覺来試鼓朱絲絃起誦國風月出篇開[illegible][illegible]月滿川
魚龍吐浪聲潑潑

黃樓　陳孚

長河如帶彭城東亂石蹴起百步洪昔年民歌山鞠藭
孤城滙為河伯宮城上閃閃鯨鬣紅雪堂先生人中龍
驚湍偃受丸泥封手援赤子魚腹中黃樓千尺雉堞雄
巍梁畫棟光朧朧吹笙伐鼓擴歌鍾先生[illegible]然一枝笻
麾斥八極凌星虹酒酣叱起楚重瞳為我拔劍舞西風
卯君作賦聲摩空至今讀者毛髮鬆百年事往猶飛鴻

我獨流滞將何從孤角一聲煙漠漠又送落日沉西峰

蜀江春曉　丁復

蜀江二月桃花春僊子江頭裁錦雲牙檣舵子雙蕩槳
蘭葉衝波愁殺人浣花詩客亦堂小醉眼看花狎花鳥
柳絮拋風乳燕斜叢蕉捲雨啼鶯曉蘼蕪叢生蘭葉齊
碧流盤石青無涯郫筒有酒君莫惜明日殘紅如雨飛

題栗侯翫芳亭　楊敬德

城南小亭花冥冥啼鶯舞燕圍玉笙西山空翠墮酒盞
落日未落華月生歲歲芳菲逐流水綠髮飛霜清鏡來
祇應天上蟠桃枝人世東風不解吹

南臺詹句張彥謙席上　楊敬德

鵾絃鐵撥彈紅桑天山雪華墮瑤觴秦箏更和二五曲
華堂綺席無朱光燕姬二八歌白苧蛺蝶翩翩黃鸝語
銀屏側畔翠蛟飛墨竹前頭白鷺舉洪河萬古閩長蘆
謫僊去後明月孤援筆作詩投采石掀髯更傾雙玉壺

題秋景圖　楊敬德

金門羽客茅山來袖攜千仞青崔嵬開緘滿堂秋色起
耳根彷彿清猿哀白雲溶溶漲川谷谷口滄波鷹寒玉
輕舠一葉何處歸錦樹煙扉半紅綠汀沙空闊天渺瀰
山有猰貐水鱷螭篙師未必好看客行人踽踽將安之

送周繹齋北上　黃宏

花風颺靄錦春光綺陌驕驄嘶驌驦文章宿老維周郎
吉日良辰趣治裝祖餞衣冠坐滿床問公三年聖則堂
牙齒唳闕髯髮蒼胡為遠走幽冀方孤劍橫空萬里長
水沙沍積塵沙揚青海無山古戰場金坡天險踰銅梁
語罷令人氣塞吭互鄉童子有黃香離席近前歌慷慨
聞說神京樂無央山河百二真金湯紫蓋黃貓真況滸
巘封鼠壤俱來王波航陸輦雜萬商珠倉金穴錦繡坊
青樓紅粉羅僊娼元勳柱石今蕭張斡運樞軸回兩暘
洗日虞淵掛扶桑烏府先生崔巍行絳騶白簡青儀郎

傳擊鷹隼鳴鳳凰絲綸閣老劉班楊中行鄉人陳子昂
文咸五緯絢采芒風雲際會未可量虎鳳騰踔蛟龍翔
祝公此行壽而康銀筆高簪玉案傍笑談拾得黃金章
駟馬安車歸故鄉

清明述懷　趙友蘭

東風吹春桐始花青青柳枝抑簷斜內園小兒得新火
紫煙已遍金張家雙鸞吹笙調鶯舌起蹴鞦韆弄斜月
夜深步轉玉闌東笑倚梨花一株雪

綠陰　趙友蘭

長松盤空老蛟舞嵯峨參差搖鳳羽滿地蒼雲濕欲飛

白日行天不知午虛堂脩脩生晝寒湘筠簟拂青琅玕
道人熟眠隱几南柯一夢遊蒐安覺来嚶嚶聽啼鳥
翠氣涼開萬林曉眼明中見安石榴方心一點春紅小

梨花月　趙友蘭

氷綃簇香春旎旎昇后寒機織秋水高清落寞夜未分
夢逐行雲積不起東闌十二流素光乘風舞翻门霓裳
明粧净洗猴玉觴消夜沉沉銀箭長

遊金鰲山　于演

金鰲之山金碧浮重玄寶坊居上頭鐘鼓夜渡海門月
樹色遠攬豐山秋龍伯國人真妙手斲此巨贅鎮江口

冊丘逸士来聘之后坳為樽江當酒黃鬚天子七寶鞭
黃頭漁郎棹江船百年陳迹果何在芒碭雲去山蒼然
艱難歷試見天造中興開國何草草腹心有疾日月昏
英雄無敵天地老兩宫不歸汴水流此地空傳帝子遊
惜無健筆驅風雨一洗江山萬古愁

甲戌再下第京師别諸鄉友　潘伯脩

風紛客懷鄉思起吹作長雲行萬里蛟龍春歸戀水澤
虹霓晝動含陰雨憶昔路出彭城来酒酣獨上歌風臺
青天無雲野草白高帝事業安在哉丈夫挾策干一命
忍耻隨人作奔競道上寧無屠狗人戲作悲歌君莫聽

明巖　許嗣

昔人已去今幾年空留遺跡青山傳巖前幽石巖下屋
飛索百丈流玉泉泉聲潇潇瀉蒼雨雖有白日無青天
試登絕壑窮遠討石門天柱相勾連空礱玲瓏隱虛籟
懸崖一擊雷轟然昔嘗爱[illegible]如饑渴我今偶客留濆川
春風啼鳥二三月白花翠竹争新鮮杖雲簸石走不息
濕羅無路難攀緣八十[illegible]前一長眺黃猿啼落青松煙

長平戈頭歌　陶凱

長平野人鑿[illegible]得[illegible]有欵字歲久俱滅磨惜不能
如豐城古劒射[illegible]戈乎奈爾何但見青銅凝寒

暮煙紫月黒山[illegible]雨恨血千年猶未銷荒郊夜夜
啼寃鬼當年趙[illegible]小人降卒秦坑化為土嗟哉趙亡
秦亦亡落日荒[illegible]今古摩挲爾戈一問之令人為爾
生愁思何不以[illegible]鋤鑊何不以爾為禹舜吁嗟戈乎
徒爾悲爾今[illegible]平世人間銷兵鑄農器頌壽君皇
千萬年終古不[illegible]戈與鋋

題蔡琰歸漢圖　陶凱

中郎奇才天下士毓秀中閨無與比飛瓊曳珮鳴天風
婀娜芙蕖照秋水胷中錦綺爛朝霞早有名聲重漢家
固應選入昭陽殿長向金門度歲華如何捲地風塵起

飄泊紅顏逐水愁看胡兒射漢月回首中原千萬里
連山茫茫天宇深夜照穹廬寒月白一聲胡笳愁殺人
驚起飛鴻度沙磧氈車行行日漸遠馳馬饑鳴沙草短
愁來不上望鄉臺夜聽胡笳腸欲斷豈信流年春復冬
亞將薄命落胡風含羞不向胡中死願得生還入漢宮
南國回春多雨露曹侯掛劍中郎墓漢將從茲罷遠征
生還識得來時路歡迎漢使去如飛那堪稚子泣牽衣
蘇卿胡婦當年泣共向天涯怨落暉馬蹄踸踔離河塞
道上春雲擁車蓋耳邊不復聽鳴笳但見東風動征旆
春深井里閉重闈共嘆中郎有女歸援琴彈作離鸞曲

獨憶當年事已非烏孫公主曾歸漢萬里歸來人所羨
昭君青塚沒胡沙無由復上黃金殿自古人生重名節
肯向胡笳重離別誓寧失命不失身要與氷霜同皎潔
畫工想像當時事寫入毫端起愁思何如生長太平時
女嫁男婚兩無愧披圖坐向玉堂中將相安邊尚武功
中原不聽胡笳曲閒撫瑤琴望塞鴻

酬余汝中惠楮扇　郭橫

青藤雪花剡水春剡女洗花鋪白雲其質并刃弄纖巧
手裁玉盤圓皎皎蒼苔顛倒魚罾芒銀絲縠文秋水光
水晶簾箔射秋月却笑人間汗流血吳綾女兒背面啼
半生空躡鴛鸞機

雲谷子歌　許伯旅

淮南隱者雲谷子結屋昔住句曲山自遇真僊得靈訣
神遊已在溟渤間道成欲去觀八極潛蹤甕爾迯虛寂
入間若海幾揚塵方外靈山且深息時來採藥過諸峰
携壺出入城府中偷生獨善非秋志願與濁世蘇疲癃
功施圓滿不自德歲宴還歸憩松栢神光一夕自中間
道氣長存非外得三茅華兩飛碧岑赤城霞氣瓊臺深
落日憑虛[illegible]孤咲空谷但聞鸞鵠音高風若此誰可致
一見令人[illegible]思瀛洲戲別三百年手種蟠桃幾千樹

茫茫浩㘶嬰網羅沉淪不返當奈何緱嶺笙簫待余久
掛冠早晚依雲蘿

為王同知題畫山水　許伯旅

客居風雨動旬月木葉滿亭悲早秋京兆王侯忽過我
示以圖畫之滄洲神魚舞浪江雨黑亂山千里來咫尺
跨虎僊人去不還芝草年深沒山跡微茫細路欵夕陰
古樹側倒藤蘿深洞裏丹光有時發雲根草屋何年尋
塵世流光易凋襲撫事俄驚百憂集長雲滿望風露高
斷岸無人落潮急王侯王侯才罕儔青霄縱步方遠遊
三輔時清政如水咲談往往思丹丘丹丘遠與蓬萊接

野人欲去愁跋涉請君為我勞畫師更置五湖舟一葉

題趙子昂枯木竹石圖　許伯旅

魏公之畫今罕得君家此圖纔數尺酒闌客散試一觀
坐覺蒼煙動虛壁重雷劈樹江雨黑奔濤洊瀨鳴相激
梨槎偃去珮聲寒夜深却抱支機石想當意到揮洒時
衆史見之應辟易精靈慘淡出肝殘墨淒涼覯顏色
買舟昔日過吳興載酒曾上鷗波亭當時池館竟蕭瑟
但有水竹含空青百年興廢未易明草堂昨夜風雨驚
山靈怔我且歸去醉卧白日聽秋聲

為漁溪生題畫　許伯旅

我昔雲卧冊丘下舉頭日見江南山草堂春深落花靜
釣竿長在東溟間別来歲月鶩逝水見畫番思舊遊似
大谷千年棲木蒼寒潭六月蛟龍起世間道路多崎嶇
對此便欲棲蓬瀛徐市樓船去不返僊人大藥今有無
王郎爾亦江南住相逢每說滄洲趣故林回首勞我思
長嘯乾坤水雲暮

題餘姚張氏翠竹軒詩卷　許伯旅

四明之西天姥東青山崛起摩高空若翁種竹住其下
已覺地與桃源通乎招僊人碧雲裏石室陰陰落花紫
秋風夜半天上来洶若滄溟六鰲起憶昨紅塵暗江海

金谷平泉一時改氷枯雪死斤斧餘不意此君今尚在
拂石彈琴坐碧溪[illegible]颯沓吹雲霓蟄龍春搦后土裂
皓鶴夜舞青天低百年行役悲陟岵軒中故物誰為主
葛陂變化原有神白髮淮南夢風雨我家有竹千萬竿
老至蕭瑟常風寒浪迹天涯未歸去作詩愧此青琅玕

和陳君從寄邵掌書韻　方克勤

紫髯鐵面瑤臺僊袖中寶劒光摩天平生氷蘗養素志
洪崖黃石相周旋九萬鵬程指諸掌玉珮鏘鏘繡衣朗
時時咳唾落珠璣鬼泣神驚閟精爽秋風邂逅瀛洲客
吐出清詩壓元白萬言長策立馬間不受兒曹少揮掠

雪花凝筆宮嬪呵醉中曾草清平歌玉堂少試經濟手
功成歸隱雲山阿

寄友人　王澤

我本東海人家住東海頭自從丱角時便向西州遊邇
来西遊十九載夜夜思歸夢東海此身厭逐戎馬間落
魄惟存壯心在今年始欲向東還便將歸老天台山相
隨僊人養鷄犬[illegible]弄綠水桃花間況聞溪上桃已熟僊
女嬋娟面如玉春風綰結雙綠鬟舞腰翩按山鄉曲去
年群僊遥見招謂予自是王子喬山中何嘗識渭禁日
日爛醉吹瑤簫昨日纔經四明道故人相見驚絕倒開

閱萬死得生還顏色還同嚮時好忽聞天吳落海隅到海要拾明月珠大風三日撼天黑海底吹折紅珊瑚洪濤如山老蛟怒白日江皋寒煙霧傑山咫尺不得歸目送冥冥鳥飛去棹舟惆悵却西回側望傑山心欲摧空懐帝子芙蓉闕遙望中天兩玉臺愁来昏昏枕書睡呼酒狂歌不成醉丈夫出處真可憐往往長遭不如意作詩為謝丹霞傑金堂石室無清緣有心未能歸来約更待秋風海月圓

水西圖詩　宗泐

水西絶景江左無何君好事寫作圖良工意匠善經營

三峰湧出青芙蕖古木如龍半天聳白雲翩翩欲飛動桓彝廟前莎草長遺民磯下溪流汹浮幽隱隱林端起知是山腰上方寺高閣五月秋霜寒山僧坐閲人間世竹邊幽徑花叢叢濯纓亭古連東峰賞溪渡口風浪歇棹舟之子来相從我居山中二十載披圖一見心目駭昔来年少今白頭山色青青長不改何君何君爾好奇澗阿與爾誅茅茨卷簾燕微雨對東郭高詠謫僊雲錦詞

姑蘇臺歌　宗泐

姑蘇臺上麋鹿游吳江水映西山秋館娃宮樹迥不見落日荷華今古愁何来家客增樓榜醉擁吳姬夜歌舞齊雲易逐浮雲空鬼火三更照寒雨

江山萬里圖　方孝孺

我昔奉勑辭金闕西下巴川持使節僊槎二月出瀧河萬里春風棹晴雪吳江茫茫入杳冥棹歌初過峨眉亭錦袍不見李供奉白雪遮斷三山青煙蕪漲緑知何地白鳥雙雙沒淮樹片帆風滿疾如飛矯首驚看泝流去大孤小孤横雪波匡廬五老青嵯峩九江秀色嘆奇絶半空飛瀑懸銀河推蓬竟日閒吟倚瞬息舟移洞庭水君山如黛壓中流十二煙鬟鏡光裏好山遠自峨眉来瀟湘練明天際開疑峰九點落空翠重華孤墳安在哉

武昌地轉多遺迹隔岸鳥鳴瞻赤壁煙焰旌旗魏武兵綸巾羽扇周郎策扶醉曾登黄鶴樓漢陽城對鸚鵡洲即從鄂渚櫂明月泝流直上窺荊州夷陵山勢多重疊楚樹蠻雲遠相接欲向夔城入錦城還於巴峽穿巫峽神女峰前路欲迷瞿塘灔澦聞猿啼五溪越盡見雲嶺但見鳥道青天低萬里橋西看立馬足迹經遊半天下愧無草檄相如才擲棄金輕陸賈今年詔許臨丹丘夢中往往驚覊愁江山誰寫入圖畫眼中歷歷如經遊岸巾一覽發長嘯滿襟爽氣高堂秋

題李白對月飲圖　方孝孺

明月出高樹上懸青天中下有萬頃之長江揚波泛杉
清若空江風吹人色凄凜此時對月誰能寢十千斗酒
何足論舉杯宜就花前飲花前飲酒無與儔酒酣意氣
輕王侯仰招行雲不可得但見月與河漢俱西流俛人
伐桂樹王女倚瓊樓顧盼暫相悅棄去終莫留昨日已
浩浩今日復悠悠人生如飛光及時不飲空白頭君不
見月中玉兎搗靈藥不能醫此萬古愁何如醉卧長不
醒天地與我同虛舟混混六合間浩然何所求

題畫　賀銀

山青不盈尺水緑寒無波扁舟蕩槳向何去林間結屋
知誰家屋下分明列主賓幾年別後重相親銀河瀉練
掛絶壁携節恐是羲皇人雲横古渡秋月落吳天曉會
當穩步上蓬萊一勺滄溟眼中小

朗月行　張穀

朗月何瓏瓏照我南樓中樓中美人不能寐起看玉宇
生秋風秋風蕭蕭吹木末纖雲捲盡懸明月明月隨風
出海來海波蕩漾龍鱗開寒光倒瀉碧落外白雲湧作
金銀臺何處邉聲怨羌管誰家舞榭笙簧緩長信宮中
漏水長昭陽殿裏更籌短漏長更短兩含情推窓坐視
河漢傾廣寒宮殿在何處欲往從之渺煙霧青鸞一去

不歸來桂花如雪東山暏

賣驢買牛歌　張穀

君不見昔日孟浩然灞橋風雪擁吟肩又不見李谷人
中儁英雄千載稱世賢人生出處固自得豈為形役相
拘攣卅立王郎好眉宇致身稷契端可許蹇驢破帽逐
東風十年失脚黄塵裏一朝移住東山邉賣驢買牛歸
種田始知耕樂在真趣此趣不與人間傳有時騎牛蒼
江曲短簔斜映畨楊緑俯仰一心天地寬掛角有書還
自讀有時明月照柴門横吹短笛歸遠村入門有酒還
自酌醉来扣角歌黄昏青紫如芥方易拾誰解將身事
簔笠羊腸九曲行路難驢背不如牛背安

百花清洞歌　張廷璧

崆峒何處忽在眼穹窿翹廓含虛明前瞻朱鳥後玄武
旁薄日月東西行緊昔大氣初闔闢鼓扇洪冶融結成
神斤鬼斧競斲削并使雷電驅六丁既高既深樓閣形
燠爛光彩塗丹青陰竇潤滲鉛汞渟屢爽不涸常澄瀅
云是僊人浣藥處搯引泉脉來麟瀛匪生幽草美且異
神農未識岐伯驚懸蘿裊繞蔽巖扃古蘚班剝金碧凝
奇花異卉妍復馨盛有桃李開層層掩映松竹遞閃鑠
紛列洞外争芳榮花邉每有雙娉婷霞銷被體呈春冰

折花相携似相迎出入洞裏追流星樂騰清響何鏗銜
敲金擊石絲絃并夕霏已歛月欲升調音韶舞和咸韺
鄉老相傳有證驗此山本自能神靈山高千仞極奇峭
影落滄海蛟鼉迸夫餘日本端可近方丈蓬壺空有名
壑谷迂深際潮汐島峙俯伏羅狭嬰漁舟賈舶見杳冥
輕如蝶翻微如蝇左挾龍湫右虎穴風雨倏忽飛律令
今歲元旦皷四更老余忽夢臂羽翎乘颷沓迅排石闥
攝衣恍在十二城憑虛顧盼冀良覿避逅群哲皆簪纓
有耆有少甚雍肅儀狀秀朗光流睛傍立兩哲私指點
仍檢秘録相賛稱謂余名占此洞籍前趨延引一坐傾

坐我雲幄見虹旌美設甘馥非凡腥瑶卮屢勸凉瀣液
嬛有窈窕吹鸞笙或云此是董雙成又擬飛瓊與雲英
步摇斜簪鬟髻綠蘭分未吐唇含頳自從昆侖阿彌解
寶訣此輩往往相繼都飛昇胡為姿媚未洗滌啓齒欲
問懼取憎天鷄鳴鳴枕欹側春魔驚走雙眼醒呼兒記
夢恠無謂豈意今月身擠登眼中全與夢中類夙緣似
覺儼緣徵同登諸子豈無分神宇瀟洒鸞鶴停就中三
子弟與兄百金捐棄鴻毛輕脩治荒翳搆十楹俱具書
為登臨營是日鳩釘羅海錯披鱗抉玉探若庭昇斤羔
豚進巨觥香醑滿倒銀河冷樵桐罷奏簫復鳴黃鶴飛

下酒已醒歎息塵蹤雖未歛璚芳那肯先秋靈道人何
宏殊苦行五十疏茹葷不羨見我談咲總脫略為道煙
霞宜結盟未酬祿賜愧皓首試向　䌷衮陳微誠虬箭
玉漏霜氣重　龍墀丹陛仗綵縈隨班筋力信衰朽應
製詞藻無晶熒乞骸敢辭疏再上歸路只用車一乘擬
携東山舊朋侶燒丹煮藥期遐齡

逸興圖　余吉祥

崆峒山人卯金刀往往愛結雲松巢一丘一壑縱遊歷
逸興直與山俱高長歌商觳振林薄松花風香金粉落
心逐白雲隨所之欲向青天伴黃鶴自從遊宦江湖裏

却付閒情歸畫史丹崖翠壁儼相暎對此神遊聊復爾
崆峒縹渺不可望春雨幾番芝草長林間猿鶴休相笑
謝事終當歸故鄉

題湘江煙雨竹卷　王一寧

三湘遠出湖湘南沙明水碧多寒潭江上亂山竹如簪
連朝煙雨成陰嵐扁舟曾艤江之滸彝彝綠雲渺何許
煙消雨歇茂林開猶帶輕陰隔前浦湘君悵望楚天低
九疑又在衡陽西欲從洞庭尋九疑兩岸鷓鴣竹上啼
聞之倚竹遥相待不覺年華倏云改餘情空付水東流
枝上還留淚痕在鳳池有傑清且才胸中成竹何奇哉

令人看畫憶往事彷彿推篷湘水隈

清溪　　魯穆

溪上芙蓉含奇英溪下茶蓼爭紅榮鳥鬼晒翼欣自得白鷗苦饑眠欲驚惟有滄波不世情東流如舊聲泠泠物色生態何不類我懷感慨徒縈縈

瑞應龍馬歌　　杜寧

龍媒古今天下稀傲見呈祥出西陲　聖主仁恩被遐邇一朝效貢來彤墀天閑十二總奇匹睹此咸驚群辟易禀氣本是房星精素文帶得冰霜質雙瞳夾鏡照夜明四蹄琢玉追風輕紅纓錦韉黃金勒閶闔出入驂龍

翔羣姿駿格迥無比譏然纖離與騄駬奮跡寧須伯樂顧瑞時自致　天顏喜　御苑春深花正香驕嘶蹀躞過長揚足底渾疑駕雲霧旁傍頓覺生輝光神物由來不伏櫪會思盡展平生力千年長侍　瑶階前萬國永使風塵息憶昔榮水龍負圖洪猷始闡人文敷吾　皇至德撫嘉運重臻上瑞真同符小臣快睹騰歡呼再拜稽首歌唐虞

曉過朝陽門聞新鶯作新鶯吟　王偁

鳳闕春回風日熙椰條柴作金縷垂平明過闕上馬去忽聞新唱來黃鸝歌喉宛轉空中起想怯春寒聲尚稚紅樓畫閣如花人咸為停粧一傾耳向來山中風雪深緘情蔚蔚棲幽林縱遇晴明一開口等閑不爽樵牧心豈知今日長安道鳳吹鸞笙聽來好微物遭逢尚有時未信人生不如鳥

題子昂胡兒牧馬圖　　王偁

邊城三月春始華水香草軟風不沙胡兒牧馬榆川上盤膝地上調胡笳五花作隊雲霞簇飽向沙堤戲相逐老胡挾彎日遊觀愛此群駒皆駿骨朔風一日撼九垓乘風驅向東南來奮鬣驍鳴亂奔蹄遂令汴社成蒿萊玉堂學士宋公子濡筆胡為仍寫此得非觸物深有傷

為托斯圖悼先緒其人已作雲中僊墨妙天下今猶傳吁嗟歷辣九十年令人見畫猶悽然

題春晴圖　　石允常

何郎乃是金閨彥客裡東風偶相見座懸一幅滄洲圖細雨落花春滿縣玉壺傾酒白日閑門外鶯啼官柳間酒酣鳴罷綠琴去望中幾點江南山

舜舉秋江曉渡圖　　石允常

西陵渡頭潮未落歸人待渡江空闊日斜鷗鳥向人飛香杳疎鍾見樓閣蘋花渚寒秋思清蘆葉晚風吹酒醒白雲一片忽飄斷江南江北兩峰青

何世光侍御山水圖　謝鐸

天姥山高倚天起勢軋東南萬山圮神工畫妙何乃來地浅天遺竟如此山中精壘誰閉關懸崖老樹蒼苔斑乖龍挾雨奔海去畏鳥裂石翻雲還浦口波頭淼水滑曹娥江上秋濤闊舟子篙師隔岸招繡衣驄馬公使發北過吾廝南鳳陽淮河水落淮山蒼煩胸淨洗出奇崛偉績盡收歸混茫天台咫尺天姥東石梁洞口桃花紅拂竿已愧孔巢父拜牀敢鬧龐德公我生愛山苦不薄夢寐茲山擬相託安能一蹴山上頭看他仙跨揚州鶴

畫竹　王佐

瀟湘綠玉毘崙石移向高堂之素壁四座涼風帶雪吹半窗疎雨和煙滴九疑夢斷瑤瑟寒貼雲影落雙飛鸞霓旌掩冉欲歸去美人持贈青琅玕也曾拂拭蒼苔色坐弄參差楚天碧曲終日暮山鬼啼自寫幽情寄相憶

北邙行謁曹先生墓有感　盧濬

北邙山上樹成拱北邙山下多高塚西風蕭瑟愁轉深浮煙慘淡淚如湧獨憐金帛起高樓燕去樓空成古丘牀頭有酒厨有殽莫辭豪飲吹玉簫君不見墳前羊虎潭底石銅雀臺中鎖叢棘

遊水灘頭作　夏鍭

細草黃花烏石磯寒泉半尺搖玻璃悚吾素琴席華簇明來解帶掛高枝金杯蕩綠水羅袖拂晴漪白鳥好顏色也來隨我嬉前灘綸竿可魚膾後灘碓臼可米炊牀頭有錢不買醉人生一世渾多時

謁廣文祠　秦禮

栁胡負國長安沒犬羊窩貴驚相蹴填胸氣欲吞崑崙肯從溝瀆埋名節葵心一點靈武傾華封寄逆天日明由來直道巧不足江南匹馬生前行江城二月春風早桃李吹噓顏色好才名落落八百秋風煙幾度星霜老雕甍繡闥一時新鉤金戛玉皆陽春閒將一瓣拜階下

悠悠光焰斯文真

題三山林戶侯松澗圖　蔡潮

将軍好武仍好文壯年意氣凌秋雲三尺龍泉光射斗長風入座飄香雲生綃不染臙脂色碧澗喬松鶴標格轟雷濺雪瀉石虹舞鳳飛龍迴石壁蒼顏列嶂生毫端未許尋常俗眼看披展行臺當六月風颸逼人毛骨寒家山豈無山與澗塵土因緣久覊絆有時暫過惜匆匆畫裏相逢重流盻

和王汝州九日登觀音巖歌　黃絹

河汾夫子曠世豪佳晨攜我遊江皋江皋飛閣百餘尺

下瞰倒海之奔濤我来躋屬秋天清望窮楚越千巖明
藹藹浮煙散林壑輝輝曉日扶桑生澄潭滌盡飲寒霧
平疇漠漠搖晴樹脫却身中紫綺裘亟換金陵酒千注
醉掃陰崖苔石平卧聽倒壑松泉鳴長江滾滾去不返
名航利船朝暮行回首因之憶六朝興亡歷歷如一朝
治亂相尋可柰何狐蜮鬼魅恣跳躑耽耽夫子色相向
欲語不語心惆悵紅塵萬里動風色老人舒芒夜相望
我知經綸必有屬咄哉夫子當自勗還呼太白待江月
傾情倒意毋苟從何其天地只如此英雄千古當何似
江風蕭蕭秋夜長滿天凉露香蘭芷陽和何日回春盎

與君共結蓬丘賞身騎白鹿辭世人笑入雲中吸流沆

贈蔡生　黄綰

蔡生別我將何之欲上玉京窺天闕天闕九重不可窺
芒蹻欲躡何人門山中雲飛木葉黄清霜路古莓苔蒼
軌手踟躇西日落慨然不語涕泗滂之子有意寧復來
松陰石室春當開開時與子探千古白雲萬壑猿嘯哀

城頭吟　章嶽

城頭秋洗萬山低秋日相將信杖藜登登畫閣雲流碧
去去蒼煙翠作梯誰將此城跨絕巘側身顧盻如虹偃
南面中峰如畫圖四圍山色成游衍東南瞰望動遐思

長江接海通天倪見說扶桑若不遠滄海盡處騰朝曦
我欲扶桑掛弧矢仰扣天閶與天語憑風射取赤攙搶
羲和正叙清寰宇蓬萊仙人青玉冠相携一笑雲山巔
玉簫交奏天風寒瓊樓縹緲生紫煙相期共結雲間屋
藥爐丹竈思相屬赤書早說占我名漫斥蒼龍歸約束
碧梧翠竹分石幽釣罷海月當門鈎孤鶴一聲雲外報
蒼煙闌斷人間秋蒼煙外海水浮長波拍天翻髑髏石
不見長脚英雄銅作象鳳凰山前良可羞對酒歌對月
舞梁父之吟向君吐同君永作千秋期此日南陽猶掩
户

華陽洞歌贈地主曹曲林侍御　葉良佩

群山合沓楓陔長華陽洞門深欲藏客樹緣崖象雲構
飛泉觸石鳴琳琅萬壑風來翠濤湧小亭六月愁飛霜
有僕篝燈探靈秘寒嵐碎滴衣半黄曲林山人左元放
手持霞觴勸客嘗指言洞中有日月辟宮錦殿遙相望
上留五門通世界京曰小阿北良常我行偎境已心醉
復聽玄談氣益張山人鶴骨身昂藏曾歷金坡事先皇
懸車曲林營紫芝鬢髮雖皤童子方我本天台白雲侶
尋真得上茅君堂黄粱殘夢幾時醒来共山人餐玉漿

金焦二山行貽同年陳使君　葉良佩

潭鑑與自秋風艤獨棹扁舟開吳越萬里江流渤澥清
骨到金焦更奇絶金山在昔名龍游中冷泉水皆龍湫
風細香煙度甘露夜深鐘鼓聞揚州焦山名為焦光起
浮玉亭前一泓水砥柱崢嶸何處尋屹立海衝無乃是
兩山波浪高拍天浪静波恬絶可憐霏微樓閣舁中見
蜃沓浮圖鏡裏懸張翰倦游失歸路逢人每問栖泊處
天台躡屐煙霧深震澤垂綸永村暮去歲鳴珂遊鳳臺
莫愁湖口花正開兹辰對酒値揺落長空孤鳥江含哀
吾家僻住青嶼邊雲濤故與金沙連空厨儻許累安邑
願墾江濵二頃田

送馬斗南歸揚州　牟嘉叙

去年九月黄花秋邂逅與子城南遊高才磊落不易得
竟日樽酒情滯留三年為客風塵裏末路相逢即知已
禹穴探幽與未窮梁園作賦詞堪擬一別嗟余還故丘
聞君亦欲尋歸舟萍蓬蹤跡本無定使我感慨增離憂
一片孤帆向何處日落雲横廣陵樹天姥峰前送月明
姑蘇臺畔聽鴻度江煙慘淡江草青衆賓沽酒攜玉瓶
別君惆悵不忍去碧雲回首天冥冥

三台文獻録卷之十九

三台文獻録卷之二十

五言律詩　五言排律

夜泊淮陰　項斯

夜入楚家煙煙中人未眠望来淮岸盡坐到酒樓前燈
影半臨水箏數多在船乗流向東去別此易經年

題令狐處士谿居　項斯

白髮已過半無心離此谿病嘗山藥徧貧起草堂低為
月窓從破因詩壁重泥近来常夜坐寂寞與僧齊

寄石橋僧　項斯

逢師入山日道在石橋邊別後何人見秋来幾處禪溪
中雲隔寺夜半雪添泉生有天台約知無却出緣

送友人知永嘉　項斯

長貧知不易去計擬何逃相對人愁別經過幾處勞城
連沙岫遠山斷夏雲高猶想成詩處秋燈半照濤

早春題湖上顧氏新居　項斯

近得水雲隈門長侵早開到時微有雪行處又無苔勸
酒客初醉留茶僧未来每逢晴暖日唯見乞花栽

宿胡氏溪亭　項斯

獨住水聲裡有亭無熱時客来因月宿床勢向山移鶴
睡松枝定螢歸葛葉垂寂寥猶欠伴誰為報僧知

病中懷王展先輩在天台　項斯

枕上用心静唯應改舊時强行休去早暫卧起還遲因説来歸處却愁初病時赤城山下寺無計得相隨

泛溪　項斯

溪船泛溆瀰漸覺減炎輝動水花連影逢人鳥背飛深猶見白石凉好換生衣未得多詩句終須隅宿歸

荆州夜與友親相遇　項斯

山海两分岐停舟偶似期別来何限意相見却無辭坐永神凝夢愁繁鬢欲絲邀名易遲晚此去莫經時

姚氏池亭　項斯

池館饒嘉致幽人愜所閑篠風能動浪岸樹不遮山嘯檻魚驚後眠窓鶴語閒何須説廬阜深處更躋攀

聞友人會裴明府縣樓　項斯

開閣雨吹塵陶家揖上賓湖山萬叠翠門樹一行春景遍歸營燕歌喧已醉身登臨興不足喜有數來因

長安書懷呈知己　項斯

江湖歸不易京邑計長貧獨夜有知己論心無故人一燈愁裏夢九陌病中春為問清平日無門致出身

送友人下第歸襄陽　項斯

失意已春殘歸愁與別難山分開路細江遶夜城寒草色連晴坂黿鼓離曉灘差池是秋賦何以暫懷安

秋晚郊居　任翻

遠鼓霜後樹秋色水邊村野徑無來客寒風自動門海山藏日影江石落潮痕惆悵高飛晚年年別故園

宿桐柏觀　任翻

飄飄雲外客暫起宿儲堂半夜人無語中宵月送凉鶴歸高樹静螢過小池光不得多時住門開是事忙

早春　任翻

微雨夜来歇江南春色回已驚時不住還恐老相催人好千場醉花無百日開豈堪滄海畔為客十年來

城中蛾眉女　寒山子

城中蛾眉女珠佩何珊珊鸚鵡花前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月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

寒山閒居　寒山子

登陟寒山道寒山路不窮谿長石磊磊澗濶草濛濛苔滑非關雨松鳴不假風誰能超世累共坐白雲中

題山家　寒山子

茅棟野人居門前車馬疎林幽偏聚鳥谿濶本藏魚山果攜兒摘皐田共婦鋤家中何所有唯有一床書

白拂　寒山子

白拂旃檀栖馨香竟日聞柔和如卷霧揺曳似行雲禮
奉宜當暑髙提復袪塵時時方丈内将用指迷人

寄懐　寒山子

吾家好隠淪居處絶囂塵践草成三徑瞻雲作四隣助
歌聲有鳥問法語無人今日娑婆樹幾年為一春

寒山即事　寒山子

可咲寒山道而無車馬蹤聨谿難記曲叠嶂不知重泣
路千般草吟風一様松此時迷徑處形問影何從
家住緑巖下庭蕪更不芟新藤垂繚繞古石竪巉巖山
菓獼猴摘池魚白鷺㘅僊書一兩卷樹下讀喃喃

錢塘江上　楊蟠

一氣連江色寥寥萬古清客心兼浪涌時事與潮生路
轉青山出沙空白鳥行幾年滄海夢吟罷獨含情

春日南園　楊蟠

天浄鳥飛遠路幽花自香春風吹草木野水滿池塘事
去青山在人閒白日長興来掻短髪微意久難忘

送僧歸天台　左緯

遥尋流水去水極到天台時把碧雲句寄将黄葉来石
門髙瞧雪溪塢曲蔵梅貪看故山色不知春已廻

交翠亭　左緯

地勝多喬木亭幽闞古塘春梢經雨合晚色過煙濃影
落琴書遍聲穿户牖重鸞棲應不久枳棘若為容

崇教寺　左緯

只把山為界紅塵自此分竹窓吟聽雪苔石坐看雲意
静詩先到心清道自聞深慙王許輩猿鶴舊同群

紫翠軒　左緯

試捲珠簾看青山有幾重崢嶸秋色老蒼莽煙濃未
辨清猿處遥知白鳥蹤藍田無此景痛掃只雙松

送許左丞誤至白沙　左緯

短棹無尋處嚴城欲閉門水邊人獨自沙上月黄昏老
别難禁淚空歸易斷魂豈知今夜夢先過白沙村

送齊上人　左緯

往究一乗法期明諸祖燈遠山晴落月空谷響殘氷離
物心無染談經義有憑世人多頂禮為是石橋僧

崇教寺鈎軒　羅適

夜憶清軒上都忘居會稽秋聲先在竹月色最宜溪銀
漢簷前直玉繩天外低何人倚欄檻為聽下庄鷄

石橋　羅適

飛瀑斷巖路天然石似梁始知融結日便作聖賢鄉水
静魚龍樂山靈草木香茶花本餘事留跡示諸方

題潘幾道果亭　　羅適

行盡城西路為君登果亭無雲生碧落有日出滄溟遂影成何事負道全我形交情長在目隔岸數峰青

和胡經仲即事　　吳芾

世事憑誰論羈懷只自諳風煙悲蜀魄桑柘老吳蠶脫歩惜殘照春衫怯曉嵐日来鞞鼓近牢落愈難堪

月下觀潮　　劉知過

天外玉輪湧人間銀漢通臨江不識夜高浪欲浮空隱若雷將發翻疑水盡東誰家舟一葉棹入廣寒宮

僊居道中　　徐似道

地褊山成簇溪平水不奔晴天帶陰色冬日作春温草聚雞豚市機聲桑柘村舟人識行李相約候歸轅

友至　　劉知變

烏鵲凌晨喜燈花昨夜開始疑佳客到果見故人来旋摘青蔬甲同傾濁酒盃人生能幾許相對且徘徊

客中雨示徐元杰　　郭晞宗

客外日多雨羋茲天雨霜愁能知夜永夢不畏途長朝霧和雲淨晴鳩喚婦忙無心搔短髮失喜理歸裝

題顧德清竹居　　郭磊卿

遶庭唯種竹蕭散似君稀直榦和春瘦深林映日微笑數驚鶴夢蘋影落苔衣門外紅塵滿無因向此飛

同顧如川景温直翁詣豪南峰翫月　　郭磊卿

夜深群動寂林影步虛明露久衣巾濕山空咲語清天寒資酒力地勝動詩情多少和平意相看在夜生

夜坐　　陳耆卿

空庭杳已夜孤坐悄無言雨後山疑活雲中月欲吞清愁難獨遣古意與誰論聽罷琴中操呼童早閉門

後浦園　　戴敏

卜築成佳致幽棲樂聖時何如謝公墅略似習家池地煖梅開早天寒酒熟遲催租人去後續得夜來詩

晚季節徐先生　　趙師淵

夫子家聲遠淵源學問醇蕭條終野服榮室半朝紳淡梅溪月蕭條栢壠春鶺鴒相向哭末路更誰親

秋懷　　戴式之

紅葉無人掃黃花獨自妍誰談天下事愁到酒尊前水濶終非海樓高不到天古人已懷古況復後千年

都中書懷　　戴式之

醉卧長安市思歸東海涯瓶餘殘臘酒梅放隔年花日與愁為地時憑夢到家鄉書三兩紙一讀一咨嗟

秋夜雨中　　戴式之

旅食思鄉味砧敲起客愁夜涼風動竹人静月當樓浮世百年夢他鄉幾度秋三人新酒熟一醉更何求

陳伯可山亭　戴式之

梯險登霞外巢流遶竹西寒溪隨雨漲高閣與雲齊雙鵝有時舞孤猿何處啼清吟無盡興白石可留題

謝項子宜帥斡遣饋　戴式之

聞說沙溪上分明似渭川重山照華屋萬竹繞青泉遣饋知相憶登門未有緣一樓先月景想像在吟邊

江上　戴式之

扁舟泊江渚直近酒家門出網魚蝦活投林鳥雀喧無

橋通竹處有路到兆源一見南塘字凄然懷故園

訪徐益夫　戴式之

仲蔚蓬蒿宅終朝只閉關無心與時競未老得身閑綠繞從除水青横隔岍山客来新酒熟相對一酡顔

九日緑陰亭　戴式之

九日江亭上誰憐老孟嘉要人看白髮不用整烏紗寄興題桐葉長歌醉菊花歸心徒自苦猶在楚天涯

春陵山中寄孔海翁　戴式之

昨日分携後回頭望竹關相親惟白水所見但青山雲近人家遠苔青石徑斑聞鍾知有寺又在渺茫間

九日　戴式之

今日知何日他鄉憶故鄉黄花一杯酒白髮幾重陽日晚鴉争宿天寒雁叫霜客中無此醉何以敵凄凉

泉南　戴式之

南地無氷雪常疑煖作災晝昏山霧合寒變海風來隴麥銜芒早梅花帶葉開客中俱未得歲事漸相催

湖上　戴式之

久住人情熟湖邊酒可賒来時飛柳絮今日見梅花十載身為客幾封書到家斜陽照林屋獨立數棲鴉

光澤溪上　戴式之

艤棹西巖下舟人語夜闌風林無鳥宿石窟有龍蟠月色連沙白灘聲入夢寒曉来新得句寄與故人看

侍屏翁領客遊雪山分得生字　戴昺

雪峰峰頂寺來此定詩盟山濕分雲影松風亂雨聲眼明春樹緑心惺曉鍾清未好言歸去塵中事又生

春晚即事　戴昺

春郊晨務急野岍水痕高蒲渚鳴姑惡桑林轉百勞整欄扶芍藥搴網護櫻桃不改窮居樂何妨見二毛

次韻屏翁初夏會芳小集　戴昺

一觴還一詠竟日醉難成坐石驚雲濕臨池愛水平家

林宜午蔭啼鳥尚春聲更有櫻桃約明朝且願晴

遊石橋至塔頭路　徐大受

招手晴雲谿妙高峰頂頭竹輿揺午夢茗椀喚春愁俎
豆羅千嶂虚空起一漚危闌閑徙倚萬象入冥搜

題林詠道浮江別業　徐大受

客林凝晝寂一葉動頑鷩砌淨飛花影池深落果聲正
宜鋪桃簟且復倒瓶罌向晩催歸急煙江野艇横

秋夜　黄超然

已斷江湖夢猶存塊磊胸茅簷午夜月竹寺九秋鍾芋
粟誅全拙詩書計亦慵蒲團端有味臨老得相從

題山寺秖園　陳國琥

去去尋幽勝沓然感廢興青山晉朝寺白髮宋時僧斷
碣横危木頹垣補亂藤摩挲松下在書此記吾曾

天門山　舒岳祥

煙樹連天遠漁樵兩地分儒舟滄海路僧錫石橋雲落
日人行少空村犬吠聞誰知隱淪者絕跡在人群

送行可和尚遊雁蕩山　翁森

靈運平生屐如何一瘦藤夕陽紅葉寺秋雨白頭僧閲
世三兵火傳家幾佛燈詎羅還記我曾向此中登

春暮即事　翁森

啼鵑春已暮徙倚念流光雨漲溪春急山晴火種忙尋
芳知興淺慷遠覺愁長兩月無來客青苔滿石床

夏日書懷　翁森

孤坐衲蒙頭巖扉花竹幽山明雲罷雨天迥月懸秋奠
茗猿分飲藏蔬鼠或偷道人方睡去夢入玉壺遊

過天台　翁森

落日千秋外悠然一望賒黄壇六七里綠竹兩三家幽
步窺殘雪孤愁入遠霞今宵何處宿蕭寺有梅花

寄懷呂六松　翁森

西風吹薄暝萬葉賦秋聲高鵠雲邊小孤蟾雨後清年
光凄短思世態重離情石壁滄浪濶休將白鷺盟

方巖次李學補韻　翁森

散策松邊寺無心任去留山昏雲欲暝地迥月涵秋細
響鳥驚樹孤吟僧倚樓重陽明日是又作十天遊

旅中　陳孚

梧葉響荒塘秋宵不奈長猿啼千嶂外人在一燈傍雁
影溪橋月鍾聲野寺霜明朝又何處煙水正茫茫

金陵　陳孚

六代帝王州寒煙滿石頭星河天北轉江漢水東流步
絕金蓮雨歌殘玉樹秋白頭有漁者猶說景陽樓

良鄉縣早行　陳孚

西風黄葉館曉起候鍾鼓驛吏張燈送山童抱襆行短笻秋萬里長劍月三更猶有釣天夢依稀遶禁城

樓桑廟　陳孚

古廟千年後桑陰滿涿州亂山空北向大火巳西流遺恨三分國英風百尺樓里人牲酒奠想像衮龍浮

初秋即事寄伯長仲章德生　陳孚

郊原一雨餘秋色滿吾廬昨夜又聞雁何時歸釣魚宦情雲影淡世態柳陰疎可是霜飛早清晨忽滿梳

吳松江長橋　陳孚

松江波萬頃橋倚碧雲端白鳥穿孤小青天落鏡寒夕陽明佛塔秋色老漁竿無限凭欄意何時此掛冠

晚秋鄉友宿别　潘士驥

燈下一瓢酒相逢各異鄉問年俱老大話舊半存亡月淡霜無影林空菊自香更堪明日别未别巳凄凉

江亭晚望　潘士驥

客路幾時休客亭生暮愁江山空自老風雨為誰秋浦静聞歸艣沙寒見宿鷗故鄉何處是欲去復夷猶

寓居　潘士驥

杜曲浮埃外樊川小徑斜艱難初避地留滞漸成家溪漲他山雪林香昨夜花所思不可見孤夢遶天涯

任城太白樓　楊敬德

繫纜任城下登樓古堞邊遠山低碧樹平野入青天身世何忘酒神遊不記年憐才今昔意孤月向人圓

和周本心韻　楊敬德

扁舟江海上萬里泝流光對客談燕說從人笑楚狂壯心憑朔漠爽氣接清凉誰會凌雲意山川蜀子長

和丘以道秋夜韻　楊敬德

海角孤城夜天高象緯沉山川初落木霜月又鳴砧壯士清秋思畸人白雪吟細談京國夢相對各關心

和王繼學侍制送嶺北省郎中　楊敬德

塞逈春猶淺山深雪尚多積雲凝畫角沙月動雕戈部曲思青海先毅到黑河遥憐麾白羽萬騎趣鐃歌

方石　葉嗣孫

洞口拾不盡雲根應旋生錙銖存地象稜角自天成偃去朧猶在山靈骨亦輕携歸到人世袖裏有空明

暮春　陳德永

山館青春老溪扉白露斜微風起新絮小雨落餘花蜜滿蜂銜課泥香燕作家物情猶好在人事益紛拏

定居　陳德永

行路今如此青山已定居過雲時傍户流水暗通渠道
勝元無愧身安即有餘南窓高卧起隨意讀吾書

簡顧秀才　陶宗儀

地偏春自勝市遠客尤稀草閣開清晝溪航載落暉雜花晴簌簌輕燕晚飛飛問訊東隣者還容覔釣磯

南村對雨　陶宗儀

雨氣連村白溪流觸岸渾餘寒欺鳥雀清潤滋琴尊倚竹明如洗長楊翠作屯草堂初睡起曳履掩柴門

和鄭南榮　陶宗儀

煮茶燒落葉掃徑動閒雲水洄溪痕見林疎岫色分齋居長自掩麋鹿動成群短屐相過數惟應鄭廣文

送人從役　陶宗誼

沅湘南去遠古戍楚雲邊山雨虵蟲出江天蝃蝀懸相思知後夜重會更何年喜得風濤靜官船任晝眠

荅槎峰三禪師　方明敏

道路嗟形役雲山絕世塵深崖時見鹿落日不逢人未遂幽棲志空悲老病身他年還有約林下駐車輪

賦得上林鶯送張兵曹　泰不華

春盡陽關道鶯聲滿上林來從金谷曉飛度玉樓陰柳嫩難分色歌停稍辯音明朝空解語人去落花深

雪　泰不華

朔風吹破屋曙雪下繽紛六合渾清氣千山盡白雲老蛟深閉蟄獨雁遠呼群想像西湖路梅花瘦幾分

和年弟聞人樞京城雜詩四首　泰不華

鳳詔頒初罷花陰轉玉墀鹽梅調鼎餗絲竹奏咸池風靜爐煙直雲開扇影移紫薇花下客爭賦奪袍詩

山勢北來遠河流東去長天街蟠虎拜帝室降龍祥石皷苔痕碧金盤露氣涼慚無買萱策三伏獻明光

落魄南州士看花愧不先未承金馬詔及見玉堂僊日月開雙闕星河麗九天何階近帝衮身惹御爐煙

霄漢樓臺湧春風燕雀飛櫻桃臣舊賜苜蓿馬新肥清漏傳銀箭紅雲護衮衣窮經初進士慚授一官歸

宿龍潭　泰不華

倦游借禪榻客意稍從容落日江船鼓孤燈野寺鍾竹雞啼雨過山杵帶雲舂半夜波濤作長潭起卧龍

觀海　潘伯脩

海氣蕪天赤山雲捧日黃波濤開霽景島嶼極清光南下思秦帝東巡憶武王弓刀清似水神物敢跳梁

送裕上人歸清涼寺　潘伯脩

渡江不用楫一葦又來東城郭千年寺山河六代宮登

臨喧鳥上吠坐雨華中龍去春雲斷風煙晚自適

用韻嘆冬雨回集大　曹文晦

濕雲連野樹流水滿孤村兩月無來客終朝閉小軒冥冥山氣重瀧瀧澗聲繁認作清明景紅芳惜不存

九月一日清溪道中　曹文晦

老樹依沙岸柴門上下鄰斷橋歸郭路細雨過溪人白鷺雙飛去黃花數點新惜無遺世友聯句坐苔茵

雙溪夜坐　曹文晦

微月懸孤榻殘雲過斷塍松風林外笛茅屋水邊燈久坐忘為客清吟未得朋沙頭有饑鵲昏暝亦飛騰

和看雲庄樓壁舊題　曹文晦

罸嘯層樓表歸心強自寬山迴江勢曲樹容雨聲寒北使軍需急東遊客興闌最憐苗未格空憶舞階干

和楊本原贈韻　楊文會

古鄮曾為客東湖憶共遊春登同谷寺晴泛剡溪舟別去逾千里歸来又十秋京華重會合深慰故鄉愁

送海門縣何教諭　陶凱

送客長干道之官向海門移舟聽夜雨拄笏望朝暾百里聞絃誦諸生共討論三年資教育雨露復承恩

奉寄石塘表叔翁蕪堂諸親長　陶凱

綠水流階下青山遶屋頭隔林聞牧笛遠浦泛漁舟訪隱隨玄鶴忘機伴白鷗平生行樂處誰與共遨遊

溪南三里外望見石塘山勢與樓臺接光分枕石間煙開青嶂出雨過白雲閒早晚携琴鶴山中共往還

寓寒山　王君據

歲晚朔風疾山空回首頻浮雲今日事落葉異方身幽僻宜人少淹留喜俗淳何時鴻雁到書及故園春

涼雨　許弼

火雲將晚歛涼雨忽西来天地秋先到江湖客未回思家空有淚憂國豈無才萬里關山道誰憐庾信哀

公館書懷　趙次進

謬膺藩屏重十載住遐荒報國心常赤勤民鬢已蒼夢迴天路遠目斷海雲長無限懷京念高歌送夕陽

金陵春望　解餘慶

楚客三千里鄉心折大刀雁歸燕水遠人去朔雲高未得龐公隱空為漢使勞飛来王謝燕不復話前朝

泊吳江　解餘慶

夜泊三吳水新愁落枕邊人煙非舊日兵火記當年燈影中流塔漁歌兩岸船家鄉重回首風雪滿江天

賦得雲影　林仁本

白雲度空谷隨風散高林晴光炫朝日淡影浮春陰鶴夢松阜靜龍吟海水深去住了無迹欣然諧賞心

懐式古生二首　許伯旅

伏枕仍羈旅登高只故臺角轂城上急山色雨中來生事存弧矢悲歌仗酒杯楚江東入海舟棹幾時迴

巖邑幽棲地泉溪十里村夕陽山在屋秋水月當門隘巷無車轍儕家有瓦盆百年塵外意寥闊共誰論

送彭典膳致仕歸陽城　許伯旅

冉冉花都落冥冥雁亦稀青春今日盡白髮故人歸丘壑堪投迹雲霄且息機壯遊吾亦倦目斷故山薇

雲谷子還金陵題畫送別　許伯旅

置酒登壕上因君動越吟別離元有數時序獨傷心江晚青天合山寒白露深不知雲谷裏何日許相尋

松山道中貽林左民　許伯旅

簪組非吾好丘園乃素心就知西郭路重與故人尋水落江逾壯天寒日易沉飄零慚夕鳥栖息每同林

夜雨泊澄江　許伯旅

風雨客行難愁心瀉急湍草堂中夜濕江路幾時乾歷國悲尼父遊山憶謝安滄洲如得去吾豈戀儒冠

題扇面小景為王微仲賦　許伯旅

日脚下林垌秋光入户庭斷雲歸絶壑飛鳥墮空青松籟風中得漁歌石上聽扁舟如可問吾亦泛滄溟

九月晦日感懐　許伯旅

長嘯拂吳鈎南圖惜壯遊乾坤同逆旅風雨忽窮秋牢落莊周劍飄颻范蠡舟行藏吾敢必天意信悠悠

送林公輔歸天台　余尚則

聖恩垂浙水挾策向楓宸同是羈棲客那堪復送君棹迎春水闊柳綰翠條新聯彼台山道何當共隱淪

幽居　黄庚

幽居少塵事贏得一身閒竹屋無人到柴門盡日關斜

陽明晚浦落葉瘦秋山隔水雙飛鷺忘機自往還

送別胡汲古　黄庚

自憐身是客又送客登舟雖有重來約難禁一別愁風煙迷柳驛草樹暗春洲後夜懐人處山空月滿樓

中秋有感　李毓

水色清無際天光淨欲流不知今夜月還是幾分秋蘅芷湘江怨龍蛇草澤謀濁醪籌未得何以慰沉浮

寄泖李潭　王澤

瑶樹香雲合龍河綠水新涼多今夏雨僧少去年人一騎留京國孤鴻入塞塵西天幾萬里沙草闊無垠

送鐵太守克邦赴建昌　盧原質

曉關除書下春風皂蓋遊翠煙初上柳緑漲已行舟東海思遺老西江得細侯鄉情吟不盡往往鳳池頭

送遂客　顧碩

具中多舊遊舍此復何求車馬有行色江山無此愁地迸泖草暮天冷雪花秋後夜相思夢西風人倚樓

送林定之　顧碩

江南正搖落送君歸海門葦花秋水棹亦店夕陽尊欲別更回首無言空斷魂遥知舊隱處釣石半苔痕

晚秋宿澄江館　顧碩

天邊歸鳥盡羈思獨悠悠鐘靜千門夜風餘一葉秋故山明遠燒前路隔寒流欲向何時息無人起飯牛

秋晚泊城下　顧碩

悠悠隨短棹望望及丹丘日落江山暝風高鼓角秋静依城下宿凉起客中愁两岸誰家住燈明水竹幽

寄賈聖可　顧碩

不見賈生久歲寒音信稀飄零何處去悵望幾時歸霜雪添新鬢風塵滿旅衣天涯應有感寸草報春暉

遊江心寺　於初翁

踏破青邊界重來謁梵宮鶴飛雙塔月僧度一帆風天地紅塵外樓臺青鏡中雲根深萬丈直與九原通

送別　許繼

寒日照荒野驚風號遠林蕭條莫秋節眷戀故人心雲起望馬首天清聞雁音更堪明月夜夢斷北城砧

自遣　許繼

獨坐還長眺高歌祇自聽雨中苗盡緑煙外樹重青病久憐形瘦愁多畏酒醒芙蓉將爛熳采采憶江行

張稅使邀飲忽故人至不赴戲題以謝　許繼

邀客春亭曉深期共酒盃同袍忽留戀華席阻徘徊萬井柳煙合千山花雨来㗒談應未負風景日相催

夢清遠允　宗泐

殘曉夜將晨分明見故人劇知情是妄翻說夢成真日月容顏老池臺笑語新三年消息斷江漢尚風塵

送瀾法師歸雲門　宗泐

故山從此去何日更相逢獨倚千峰閣閒聽六寺鐘石脉流水遶鹿徑落花封會有東歸興来尋雲外蹤

重荅夏本心　宗泐

有約何曾至無期却自来煖憐沙上日清愛竹邊梅山鳥當琴几溪雲對茗杯祖公遺廟近渠與一追陪

喜王子謙見過　宗泐

積雨林居僻俄驚使節臨不因今日話爭見古人心曉
碧青蘿外流鶯碧樹陰松門閒不掩此後更誰尋

與徐伯鷹再往南陵　宗泐

又向南陵去復携良友同人煙千嶂裏客路百花中雉
雊初晴日鶯啼滿樹風漸知精舍近清磬出林東

贈立恒中　宗泐

海外越商船江東住幾年梵音雖已習鄉俗若為傳一
鉢隨緣飯諸峰到處禪涼秋明月夜夢度石橋煙

登相國寺樓　宗泐

冬日大梁城郊原四望平雲開太行碧霜落蔡河清欲

問征西路燕懷吊古情夷門名尚在無處覓侯嬴

入孤淵有作　宗泐

谷裏何人住山腰有徑通老猿時挂樹好鳥自吟風古
澗寒泉碧連山夕燒紅隱居慙未遂明日片帆東

送汀州教諭歸温嶠　文譕

驛路千峰外迴橋滄海湄兵戈為客日風雨送君時流
水穿花急行雲度嶺遲碧山叢桂在早寄考槃詩

逃生　文譕

雲氣生衣桁山光下筆床雀凝松頂雪鶯露柳梢黃眷
拙依愚谷逃生托醉鄉正憐南極雁消息為誰將

題畫　方孝孺

得意丈郎畫分明是米家亂雲浮雜樹遠渡卧枯槎白
屋孤舟逈丹崖一徑斜何時共漁叟洞口訪桃花

憶戚叅政　賀銀

念予情逾切秋風思轉深樹雲千里目燈火十年心絕
域無漸論交情憶舊吟陝雲連楚雨何日盍朋簪

回南京經古城　鮑仁濟

祠廟臨江渚人家雜棗林霜輕冬尚煖水潤晝多陰客
路驚衰鬢歸舟慨素心從今各努力莫使別愁侵

人日　鮑仁濟

多謝東風力燃燃滿眼春祇憐身是客又見日為人水
活水初動煙輕柳尚蘗草堂嗟寂寞誰復贈詩頻

靜軒為刑部楊主事尊人賦　張羽

平生心似水投老竟辭官地僻無人到雲深只自看白
知新髮短青覺舊氈寒且喜無泥送焚香坐閉關

送鄔尹占之長沙谷府教諭　張羽

送子長沙去春深花正殷莫辭征旆遠且得曳裾閒夜
聽三湘雨朝看五老山漢廷思賈誼不久召當還

淮陰遠樹送侯進士還台　王一寧

歸路經淮楚微茫夏木連孫村飛鳥外柳驛夕陽邊客

客藏深雨陰陰宿綫煙登高無限趣暫駐木蘭船

過沙門島　周宗璲

去歲曾登魯今年又過齊山東連海島塞北近高麗富貴非吾願行藏祗自迷愁心似流水只合醉如泥

過王彥參故宅　周宗璲

王郎不可見白髮惜生塵門巷閑車馬庭階徧棘榛空揮今日淚不是昔時春惟有雕梁燕來尋舊主人

武關早發　張粹

荒城沉戍鼓茆店起晨雞楊柳風初冷梧桐月欲低地高江瀰峽石險路盤溪悵望蒼煙合商顏迥莫齊

別閩中　魯穆

積歲南遊粵茲辰西出城雲移孤嶂影潮湧半江聲綠橘垂枝盛黃花繞徑生并州舊風景留似故鄉情

臨清別太僕鄭少卿　王偡

一別同寅友星霜近廿年豈知分紫禁重得會清泉曉月連銀漢秋風並畫船明朝又相別雲樹復依然

楊子江阻風　王偡

兩載留京國歸途此日還豈知南去棹又值北來風越水微茫外吳山指顧中到家應不遠客思謾忡忡

城陵望洞庭　石名常

官舸泊城陵君山是洞庭波濤奔海白蘆葦接天青鳥去雲迷影龍歸雨帶腥登臨定何日清思滿長亭

和趙繡衣宿巴松韻　黃彥俊

繡衣驄馬客共我寓巴松對酒眠孤館同心戀九重秋風荒徑葉暮雨遠村舂明發過前驛浮雲無定蹤

延平舟中遇端陽述懷　李茂弘

湖海朝為客生涯任轉蓬又經端午節應笑石榴紅雲樹重重密溪流曲曲通最憐沙上鳥棲止自從容

雨阻　陳選

沙嚮聞雨來淒然生旅愁遠尋晚林碧暫駐寒塘舟空

下一僧老林間諸鳥幽誰言阻遊者翻使得佳遊

晚發蒙城渦河　謝省

晚發渦河上輕舟一夜移風波終不起星月盡相隨漁火明沙岸人家隔水涯寂寥當此景況是酒醒時

東西清蔡君尚則　應律

老眼長如醉逢君忽自醒獨為松菊主不愧草堂靈繞郭山如畫當門檜作屏地偏人到少孤詠許誰聽

寄謝世懋　黃孔昭

憶昔經遊地村墟幾處雞水流紅葉遠山度白雲低鳥雜猿啼樹藤交竹覆溪登雲橋上路彷彿夢中迷

賦舟搖搖輕颺送外舅慕陶蔡公歸田　黃孔昭

野渡舟横久秋風解纜歸水將鄉思遠雲共宦情微短棹衝鷗起孤帆帶月飛不妨波浪險清夢在漁磯

遊山寺用古韻　黃孔昭

山隱招提境人穿松柏林鍾聲出樹遠塔影到池深掃葉分僧石聽猿坐竹陰禪關秋草滿索寞向誰吟

和黃世顯韻　謝績

明月城南夜青山久別離多將今日意翻作昔年思江漢萍如水乾坤酒滿卮無須論後會過盡壯遊時

詠懷和鳴治韻　謝績

騎馬城頭路東風綠葉時野蠶成巨繭織女抱空絲流水有餘恨浮雲無盡期吟邊雙白鳥天濶故飛遲

雲峰觀稼　謝鐸

洗盡雲峰外千村一望間亂塍爭入港斷隴忽依山國屢豐登顧民深稼穡艱重城春未鎖五馬暮知還

曉泊西郭　謝鐸

西郭舟初泊東方日未明荒村無犬吠古寺有鍾聲潮落夜歸海江空秋滿城故鄉南望處漸見白雲橫

寄葉素軒先生　郭琤

梧葉秋風老驚聞節序移壯懷孤劍在離恨一燈知欲挑寒蛩切裁書旅雁遲何當明月夜洗耳聽塤篪

送李潘二侍御過臨清北門　盧濬

十里迢遙地三年始到時馬蹄分去路鳥語送離卮風土還堪畫江山合有詩星軺臨晚發天末來雲垂

送鄭錦衣國章乃弟還雲南　盧濬

萬里牂牁路千年棠棣情鳴騶空草野孤劍壯邊城紅葉浮雲斷青山落照平莫嗟別離苦隨地是功名

夜行徐州路　王朝卿

萬里一身在百年雙淚垂路危羸馬怯家遠斷鴻遲短笛寒敲盡長橋落月悲家人搗衣處應憶客行時

秋日病懷　王朝卿

節物供愁病新凉足睡慵樓臺蟋蟀雨籬落豆花風暝色歸山曲寒光下井桐好懷惟有月添我幾詩筒

送邵國賢知許州　黃俌

白露滋寒菊青樽別故人路隨征馬遠詩共宦情新赤地無遺草茆簷未識春使君原豈弟應有慰吾民

清河述懷　黃俌

路入清河縣荒凉不可言黃沙迷眺望白水混乾坤岸濶疑無地雞鳴覺有村篙師因日暮相慰指桃源

送金華李上舍　戴豪

闕下初傾蓋江頭即買船相逢真偶爾懷舊共茫然道義尊前輩交游重昔年無情怪隣笛故送到吟邊

村居述懷用施憲副見寄韻　汪洋

旂歷雖教午衡門草色新天晉一水碧月照萬家春素業承先世清尊憶故人好風時到枕應不厭吾貧

委羽山齋酬徐尚宗上人　汪洋

白鶴何年去青山尚不群燒丹今著我卓錫又逢君榻卧琪花影經翻貝葉文悠然塵外意泉石喜平分

出郭　夏鍭

行来沙上好杖屨錦光中水慢移花日溪堂閑柳風漁

歌春渚静鴉散晚林空野老無人識土林燈影紅

東關路　夏鍭

七舍東關路還家即勝遊水清如擁鏡山好只移舟江唱曹娥晚嶺謠天姥秋途窮鄉語入台越此分州

鳳凰臺　夏鍭

未能逐鷗鳥且上鳳凰臺江帶天皺落山將海色来登高無好句為客只深杯望極燕關北歸懷幸少開

遊金山寺還舟中流作　夏鍭

縱是裴公寺能忘魏子心帆開吳日落鍾度楚雲深半餉分南北中流吊古今江山雖好在無待二毛侵

飯陳村作　夏鍭

喜在安耕鑿從人問麥麻數門臨野水獨月照田家大卧長松樹雞棲短菊花本憂民力竭蔬肉戒紛奢

歲暮答客　夏鍭

客来強我語客去但高眠小寢春催柳孤城臘送年因循肴佩劍磊落問炊烟及物非吾事饑鳥啼暮田

瑞石山房　夏鍭

爾處山堂好吾方十日淆竹煙縈翠幔花霧濕朱闌晝永琴書静春深竹石寒誰如顧文學擺脫向閒官

陪祀發昌平　夏鍭

倦馬方辭櫪鳴雞已在田松風蔵五寢雲日露金燕赤羽猶乘障黃茆未款邊璫壇將事日玄朔亦祥煙

燕京看月　夏鍭

五載重来客長安看月圓秋江近北闕流彩過中天八表同時見一輪何處懸丹心空自許慘淡曉雲邊

月夜過鄱陽　王啟

月色明如晝湖光湛若浮愧無舟楫用空有廟堂憂五老微微見三江細細流儒槎如可約吾欲入滄洲

西海子

萬水朝宗地寒光擁鏡清遠涵天地闊倒浸日星明龍

逐春雷風翻雪浪輕書船歌舞處千古頌昇平

棲景樓次畢大叅韻　　王從昂

傍雲開別墅茅屋兩三間池小堪容月墻低不礙山澆花時汲井放犢早開關擾擾紅塵裏何人再得閒

次韻夏廷評感春　　秦文

款客衙群吏開章動浹旬窓虛多得月亭小自宜春灌竹留池水題詩拂硯塵一官山下路未是出山人

王輝堂少憩　　秦文

虛堂供小憩坐見曙光分山座堦前列江聲樹杪聞清尊浮白玉一杖立蒼雲更擬登高嶺相將酒半醺

象石驛　　蔡潮

暝色迎新月停舟水驛門象形高峙石魚網數家村老樹疎寒葉平沙出漲痕登樓瞻北斗孤興共誰論

宿長沙開佛寺　　蔡潮

乘月投孤寺江皐十里程磬餘僧梵起林鍾佛燈明客況逢秋爽禪房近水清無營情自適隨寓樂吾生

宿懷化驛　　蔡潮

落日溪風急新春客袂寒蠻山隨澗轉驛舍傍雲看鳥見投林盡人嗟行路難盤桓心百折歇馬已更闌

過西山道院　　蔡潮

瑤宮向水開清極絶塵埃松下係人寵雲間老子臺逢春桃正發弔古客重來最愛藤蘿月分光到碧苔

太湖道中　　蔡潮

抗疏求歸切徵書幾度催楚山過寺盡吳樹向人來淡影隨孤月寒香傍野梅遠峰雲未淨欲去且徘徊

九日鄭東郭陳明水諸公約登高有負獨飲奉呈　　應良

登高興不盡豈負黃花吟獨酌暫成醉坐遊聊賞心齊山多感慨人事易浮沉肯與隣翁飲明朝欲抱琴

過梅嶺　　王爌

萬里南來路風霜裂旅衣到關花已盡上道雪初飛避瘴常遲起瞻雲欲與歸却憐捐棄地猶絆一官微

奉和顧郡守華玉漫吟見寄　　王爌

荒衙如野寺屋色上苔衣樹暗天疑小花深路欲迷晨聲催宿鳥江影送晴暉誰謂風塵客居然住翠薇

乞休得請　　王爌

一笑辭朱紱孤帆趁碧流青山知去晚黃菊恰逢秋優老承新寵離羣感舊游自憐身萬里猶抱杞天憂

幽居用韻答劉春官　　趙淵

深草秋門掩晨昏傍竹行買琴人贈譜㸃藥僕諳名鳥

起扶寒色松翻墮雨聲客愁那可問近日為君輕

次韻周貞菴九日登觀音閣　黄綰

比郭崖陰寺柴門靜不關閣虛看月易樹密度雲難白見淮墻浸青知海岸山何能遂遺世漸遠舊鵷班

觀音閣眺望　黄綰

飛閣横雲壯登臨興已孤江山萬里在歲月半生徂倒豎松浮動浴波鷗有無那堪清賞罷猶自憶乘桴

和朱蕩南見寄韻　黄綰

雁蕩幽棲者白雲春興長萬峰尋逸跡六谷入偲鄉接竹能分水燒田欲下秋回思舊遊處愁絕不堪望

東湖讌集次周士器韻　黄綰

南國非常地臨流列綺筵沙明餘落日山靜積浮煙待月還移席乘風且放船昆明眼中似看劔一鳴舷

次姚允復訪山中韻　黄綰

憐君吳地客歲暮到茆堂殘鋏投清咏扁舟思不忘青山考槃在白日藥壺長俛仰知何為丹書著滿牀

同金松溪遊南嵩巖　黄綰

元僧秋月建禪院於山下至正德間僧永盛求捐金氏地建堂於山之高處而舊院荒矣

爽氣入新秋同為汗漫遊雲來山徑杳雨過石門幽縹緲峰頭霧微茫海上洲不堪回首處舊院已成丘

除夕寄陽明先生　葉忠

鑾輿幸南國驄馬導前車休上長揚賦還陳無逸書狂應隨日減愁不為年除此夜何能醉平明擁珮琚

寫懷　葉忠

頹鬓欲成絲未應輕別離幾年羈宦邸一半是愁時夜雨鳴寒柝春風戀故枝鄉心渾似醉日日筭歸期

懷許台仲　金賁亨

日月看飛鳥心期對遠岑病添新絮重愁減舊杯深老菊自春意孤桐猶古音如何意中友信息隔踈林

夜坐懷容菴　金賁亨

清宵已無暑獨坐轉凄然鶴髮懷朋舊鷄盟感歲年為巢慚我拙登岍擬君先試看天邊月生明直到圓

甲辰中秋風雨　林元倫

風雨重門閉蕭踈獨枕眠月華迷此夜燈火慨明年佳景天應妬深期客亦愆寒蛩鳴不徹秋思更凄然

送馬生還越　陳子直

越客上歸船江東日暮天台山對秦望剡水接偲泉家住青榆巷門臨香稻田何時同野服覓跡鑑湖邊

南山秋色　王宗元

倚杖望南山疎林早送寒風高天宇浄霜落水痕乾紅
葉依人舞黃花帯酒肴一年推好景高興比陶韓

送慎齋高廣文　金許

湖海羈縻久青氈不厭寒客愁雙鬢在鄉夢幾燈殘碧
草望中盡青山到處看餞行南浦上回首路漫漫

武林坐雨　蔡德素

不見吳山月愁聽鼓角頻一宵孤館夢千里遠遊人雲
樹迷長浦風潮失舊津愁懷對尊酒何日買歸輪

七月一日松堂即事　王洙

夕照横平浦西風寄野舫乾坤分五嶺吳楚隔三湘客

夢魚龍寂秋心道路長有懐成耿耿明月下滄浪

道適張一卿解元訪之不值　王洙

幾載荊湘夢白湖何處深沙明蘭渚月樹老鵲巢陰北
去氷澌棹南來雪夜心草堂應遠在萬里一孤吟

鄗子驛　王洙

彭蠡深無地蒼波闊有天晚山西落日古渡北歸船沙
白煙初散帆高風正懸孤舟憐去住翹首思茫然

梧江夜泊　余寛

布袍初浴罷欹枕聽松殺月掛海天碧蓬開夜氣清閑
愁派水去物態泛鷗輕何處歌漁父應憐楚客情

遊徐氏園席上呈文似山僉憲　石簡

金谷繁陰合重來欵[illegible]池分星海碧路轉草堂幽把
萎驚新序流觴愜[illegible]遊臨風一延佇何處是滄洲

送張咸齋[illegible]西歸　石簡

滄海歌鴻鴈[illegible]羽儀離居當暮景命棹復春期日
落芳洲暗[illegible]景移感懷多涕淚臨別洒征衣

八日午後下貴溪有感　戴時升

指日更西征浮航一葦輕鼓鼕翻棹急樹影入波清國
事應難託邊塵亦慣驚　朝廷疎骨鯁誰擬作長城

奉別茍少川先生　戴時升

戟筆停裁句寒檠看吐花無端長作客多病轉思家析
暗城頭月星聯漢底槎西還真擬鳳蒲坂慨熏華

再遊雞鳴寺　蔡雲程

城隠空中閣林開象外天松門芳草積石磴碧蘿懸花
雨滋嵐翠香雲覆澗泉逢僧竹房裏處處裊茶煙

夜坐書懐　蔡雲程

一葉將秋信中宵露氣清愁多緣不寐慮澹本無營月
似依人到蟲偏近砌鳴高歌復長嘯誰解倦游情

送友人還新安　蔡雲程

白下重相見披襟悵忽違自憐為客久漸覺故人稀江

漲龍津闊山深鳥道微孤雲談勝絶野興逐君飛

宿夾清驛　　蔡雲程

客路春山繞行行緑樹繁雙旌初月夜孤驛數家村吟興愁花鳥鄉心役夢魂相看惟僕吏杯酒若為論

夏日集包氏園亭次韻　　蔡紹科

亭館水雲隈遨遊野客来徑紆千樹合堂豁萬峰廻雅曳東山屐頻傾北海盃却忘歸路晩殘照下蒼苔

歸去還初服開園闢野心荷翻一池綺柳拂半床陰遣興陶公酒消閑鍾子琴凭闌凝望久凉月浄穿林

宿巾子山　　潘瑊

雙憤東南勝浮屠出漢標山分華頂雨江接海門潮有興遊青嶂多緣卧碧霄松堂清不寐明月夜迢迢

萬年山　　潘瑊

妙蓮千佛閣[illegible]八八峰尊樹色秋天麗泉聲春雨繁梁空来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山猿老衲談奇勝冥心但不言

送王[illegible][illegible]尹會稽　　何賛

謝策登金録承流出海涛文章天下計政事古人心禹穴煙花浄香爐樹影深僊風何處望飛舄到詞林

麓亭　　何賛

絶壁低空翠孤亭入境幽晴窓霞彩絢碧尾露花浮徐

鶴時為侶琴書數散愁知君兼吏隱君住兩悠悠

蔡閑　　施悌

為羨林中客生平祇愛閑圍棊松下石把釣柳邊灣酒熟吟催菊窓開卧看山悠然得真趣不記在塵寰

曉發滄洲　　章獻

曙有中天月官河柳未晞扁舟搖水影遠渚下雲衣髮已秋前白心慙老去違中冷謝鷗鳥吾徃有程期

秋夜獨坐　　章獻

一院遍梧陰山居隘巷深露蛩依短砌煙月想鳴琹坐久林光濕吟長漢影沉愁多搔白髮原不為冠簪

冬日郊行　　章獻

白水搖山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家雲霞開晩霽冰雪眩晴花野艇人歸浦幽[illegible][illegible]逕沙河橋須買酒霜鱠近来嘉

龍窩雅集　　葉良佩

鳳有林泉好官居亦草堂雲霞開俎豆竹樹浄冠裳散步巡花徑乘醺坐石床悠然清興發言詠自成章

初到茅山東王對川明府　　葉良佩

客路炎蒸逈僊家竹樹凉蟬斅喧酒座雲氣濕征裳吟覺詩懷壯行添野興長王喬為地主巾舄有餘光

遊元符宫　　葉良佩

半嶺翠微出中天樓閣懸晴林行夕照危石挹飛泉宴坐山如畫清閒日似年雲窓巖樹底羽客共談玄

彭城與同年伍汝文周少安留別　陳器

會多忘是客別近覺愁人風雨偏當夜鶯花又送春悲讙燈下酒去住夢中身魚雁江淮足來書莫厭頻

春情　童汜

宿雨開新霽逢山入短籬落花循曲水啼雀墮虛簷雲共閒邊懶詩從坐處添鋤荒自為計猶學陶潛

與趙侯齋遊天竺　[illegible]濂

湖影含春勝青松落晝陰頻過僧院靜忽作越山吟流水意中遠白雲行處深十年天竺夢此日共登臨

七夕土橋夜泊　施觀

夜泊人意適風翻岸柳飛渚煙低作暝水月瀉流輝牛女秋期至關河暑氣微歸鴻自修翮不為稻粱肥

用中秋韻[illegible]兄弟　施觀

月滿千門肅風[illegible]杵鳴不堪秋思苦併入旅魂清寒鵲晴林影孤鴻遠[illegible]情何時對尊酒酬勸棣花明

秋日偕諸弟遊聖水寺客有携酒至者越宿而別

趙大佑

曉發石林煙尋山歎聖泉秋殘紅葉裏野望夕陽前酒至餘玄度詩成得惠遠冥心禪榻夜應結比丘緣

雙柳苑的可愛為賦　趙大佑

卜築昌山外招携又武林開門有嘉樹客至共幽襟宿雨添春色流鶯入夏陰城南吹笛夜應識故園心

龍潭燕集次一江少參韻　秦鳴夏

霞石林間曙雲鴻江上秋人憐詞賦佀興合辭離幽花發晴逕濕松濤夜欲浮歸途依皂蓋空谷應鳴騶

不寐　秦鳴夏

不寐意冷然窓虛夜雨懸敲寒庭竹外影落燭花前遠雁和雲斷新愁與夢牽乾坤懸漢落覽鏡髮雙玄

送方源童先生司教沔陽　秦鳴夏

鄉曲經年話江湖悵別心秋生衡岳遠雲落洞庭深舊學家聲麗寒氈髮雪侵一官吾道在努力樹徽音

送胡龍山別駕　秦鳴夏

君行不可留綠柳暗江頭春色隨征旆浮雲生暮愁遞忠懷楚辭壯志拂吳鉤湖海他年夢能忘天姥遊

次韻答王春所春日見寄兼柬諸昆季　李萬叔

勝日簫臺上題詩憶故人楚雲連海樹越水帶汀蘋門對雙溪月山連萬壑春相思不相見西望每馳神

宿雲陽　李璁

繞天皆客路終日幾人家落照寒留渚歸潮晚帶沙舊

愁催蟋蟀秋信響蒹葭獨酌甘成醉非關酒味佳

三月　金苞

閑門三月暮獨坐惜年華有地皆生草無時不見花鶯

散林日曉燕舞柳風斜舉目愁多少憑誰問酒家

過村家即事　金苞

斜日孤村落東風快馬蹄草深不見路花發自成蹊野

老逢人話沙禽近屋啼清尊極傾倒不覺醉如泥

枕上聞雁次韻　余鐸

落魄依孤枕荒凉憶舊群雁聲何處到夜色未中分絶

塞遙連月長天半入雲東南戎馬急何日捷書聞

九日值雨次韻答施鶴洞　余鐸

淹卧真成癖佳辰懶著冠山昏猶積雨溪漲不分灘寒

色侵蓬鬢秋聲滿藥闌多君詩寄我愁思結林端

溪行用真山民韻　楊鏗

柳色逢春媚溪流抱樹回漁歌依綠渚遊屐遍蒼苔對

竹風長在看花雨自來銀河寬十里勝日一徘徊

秋夜同華峰白崖識別　陳光哲

秌風披綺席坐久夜生凉水光簾外白花氣雨中香南

北車塵隔關河雁影長歡娛識棠棣珍重惠連芳

夜泊城下　陳光哲

薄暮一停舟煙光兩岸秋水流山郭靜月出草亭幽鄉

國百年志靈光此夜遊漁歌起何處驚動石林鷗

秋日東湖會梧岡一江白厓諸公　陳光哲

秋日玄湖靜悠然野興生煙光斜傍水山色半臨城放

浪追山簡文章重馬卿晚風凉氣入人坐玉壺清

睡起　侯鳴

睡起怯寒侵逢人強整襟一春長似病萬事不如心庭

雀饑頻啄楊花亂不禁倚闌觀物態空自動悲吟

次舍弟見寄韻　王璁

吾家千桂樹住近水西頭一劍長為客三年獨倚樓草

花吳苑暮風雨楚江秋愛弟傳書至看雲不散愁

春日病起　王璁

晴日出門好雲蘿小逕賒聞鶯千樹底釣水一溪斜對

客渾忘病如僧却有家南隣藜杖近相見話桑麻

送張君　李夢雲

送子歸鄉國臨岐獨悵然目隨南浦遠心逐暮帆懸客

路逢春盡滄洲對酒邊此時酖勝事毋惜念雲天

初夏偶成　趙大中

雨歇江雲濕花飛春事過綠楊當戶見班筍上林多情

況愁偏懶親交病者疎獨憐斯老眼白日自模糊

客窓有感　　金邦

客[illegible]方久驚時感百憂歲華渾易轉春意苦難酬夜
雨聯榻東風獨倚樓曉來聞杜宇歸思滿行舟

春日宿山家　　夏簡

流水帶殘霞行隨一徑賒青苔惟鳥跡深樹有人家夜
雨還驚夢春風自落花山人多古意沽酒話桑麻

環川　　金闕

一室抱村流軒窓面面幽涼消三徑暑清擁一簾秋遂
舍龍長卧經籍緯不收所居雖咫尺應得擬瀛洲

歲杪思親　　張鈇

强對青燈酒謾嚐白髮親愁深知有夜客久似無春短
燭千山夢虛舟萬里身梅花東閣外又向故園新

泊舟見桃盛開　　張鈇

旅況托尊罍尊空愁更來入隨春雁去心與暮潮回驛
皷青帆下橋燈水市開桃花明兩岸翻訝入天台

海門晚泊　　王承遠

幾日扁舟雨新晴傍柳陰風花三月暮農事一村深江
闊寒潮上煙生夕照沉滄洲孤笛起偏引故鄉心

山遊　　何寵

孤亭同暫憩幽意逐深松江水通千壑山雲抹半峰高
風羨翔鳳何日起潛龍談餘驚日暮回望市煙重

發天姥山房　　劉棟

上曙雨初收山行春自幽野花香滿路溪柳綠臨流雲
色含餘潤鶯聲喚舊儔欲歸今已近更擬石橋遊

辰州道中　　劉棟

岑光凝遠照樹色映高秋霜葉紅如醉煙林翠欲浮歸
鳥投遠嶼斜月映清流燈火辰溪渡鍾聲出戍樓

冬夜旅懷　　王述祖

獨客不成寐燒燈坐夜闌空虛殘月暗衣敝朔風寒蕭

瑟淮山桂飄零楚澤蘭故園歸未得長鋏向誰彈

元夕同龔分教作　　朱經

鳳曆更新歲元宵滯客邊春風催白髮社酒憶青年萬
户燈光動虛窓月色懸豈因塵迹累清夢隔台躔

遊光巖寺　　朱經

花雨落紅泉雲崖倚碧天雄城羅萬堞古樹老千年巢
隺聞鍾舞池龍聽偈眠高僧同勝話何似挾飛僊

寧海道中

地僻人煙少山盤客路賒春遊誰作伴醉處即為家細
雨逢寒食孤村見落花桑洲渺何許嶺樹隔城霞

送茅長教歸崇明

幾載共論心君今返故林帆開吳水闊楓落楚江深洛社尋花飲淇園傍竹吟不堪相憶處永夜月沉沉

溪居一首　夏陬

取足吾何有臨流選地偏一區岷水宅數口鹿門田客到花迷棹漁歌月滿船悠悠千古意心賞獨冷然

中秋侯二谷書樓翫月限韻　孫琪

勝地逢佳節虛樓對月華開筵吟白雪散帙醉黃花山郭秋聲滿江天雁影斜巢頭星漢近直欲泛僊槎

送陳宗義錫官榮歸　毛容民

絃管春風醉冠纓樂意多台霞乖旅夢越棹泛晴湖笑集花間燕愁消月下歌白雲芳草東依舊想鳴珂

西津舟泊　蔡宗堯

薄暮西津下孫燈歇雨時客懷惟酒賦春事有梅枝月落村舂急風寒夜棹遲悠哉渾不寐高枕自哦詩

樓曉　蔡宗堯

旅宿高樓曉窗含煙霧多溪聲添夜雨山翠長春蘿越國懷如此燕臺夢若何負肴王樹小對酒欲長歌

懷文平陽先生　符良工

憶昔論心久相期別意長夢回春草碧書到雁梅香西華湘江上東嘉越水鄉白雲隨處泊落月滿空梁

春雨即事　施紀

漠漠雨含煙空山聞杜鵑溪聲雲外急泉影樹頭懸事業惟尊酒生涯有石田鋤犁乘暇日歲晚樂堯天

五言排律

憶朝陽峰前居　項斯

每憶閒眠處朝陽最上峰溪僧來自遠林路出無蹤敗褐粘苔徧新題出石重霞光侵曙發嵐翠近秋濃徒羨機能破安危道不逢雪殘猿到閣庭午鶴離松此地虛相別人間久未容何時無一事却去養疏慵

送白虛室往武陵分韻得亭字　王澤

涼雨初收樹秋潮欲滿汀馬喧臨水驛人倚渡江舲城亘長虹白山聯翥鳳青菁莪沾教雨叢桂隱文星祖帳延華席離觴倒玉瓶愁心望未極雁落是長亭

三台文獻録卷之二十

七言律詩

宿山寺　項斯

葉重重覆翠微黃昏溪上語人稀月明古寺初到
夜閉門僧未歸山果經霜多自落水螢穿竹不停飛
中宵能得幾時睡又被鐘聲催著衣

送宮人入道　項斯

願女董雙王母前頭作初戴玉冠多悮拜
欲別稱名將却進昭陽舊賜箏
旦暮繞壇上步

送七求職　項斯

相侍三回笑風送客路最能消日月
夢自長波濤眼秋夜琴聲未拜軍機劍色高
去去緣多山與海鶴身寧肯勞

山行　項斯

林深亦有人一渠流水數家分山當日午回峯影
草帶泥痕過鹿群蒸茗氣從茅舍出繰絲聲隔竹籬聞
行逢賣藥歸來客不惜相入島雲

國清寺作　寒山子

丹丘迥聳與雲齊空裏五峯遙望低鴈塔高排出青嶂

禪林古殿入虹蜺風搖松葉赤城秀霧吐中巖僊路迷
萬落千山萬仞見藤蘿相接次連溪

甘露上方　楊蟠

江萬景對朱欄白鳥群飛去復還雲捧樓臺天上
鐘磬落人間銀河倒瀉分雙月錦水西來轉幾山
今古冥冥難借問且持玉爵破愁顏

陪裴學士遊金山　楊蟠

試蓬萊第幾洲長雲漠漠鳥飛海山亂點當軒出
江水分繞檻流天遠樓臺橫北夜深燈火見揚州
廻船却金陵月獨倚牙墻坐浪頭

蓬萊　楊蟠

休說東春日寒到來且覓監湖鶴生嫩頂浮新紫
龍脫香鬚帶舊涎玉割鱸魚迎刃香炊稻飯落匙圓
歸期不待秋風起漉酒調羹任我年

練江亭　楊蟠

光萬頃淡高秋粉壁朱闌淨客愁晚日蕭蕭聞落葉
天歷歷數飛鷗煙橫絕島蹤難捲月在平波瑩不流
懷抱未忘知有處且吟風醉滄洲

次贈段德公　左緯

宦遊初謂江南好不道淹留十載餘官職任卑終傲世

俸錢雖少尚收書天台舊俗思重借千浦同官忍獨疎
縱使北歸猶識路滏陽三逕近何如

春日　左緯

嫩紅相逐上枝頭多少東風索我酬春色似人容易老
年華如客去難留長因好景翻成恨只恐香醪壓得愁
深放黃金爲酒盞一城飛絮已悠悠

過友人居　左緯

試問春蚕第幾眠㭊條如線雨如烟池蛙相映昏昏月
海燕初歸漠漠天卒歲未妨資稿秸餘生應只付林泉
他時卜宅如相近且種壕頭十畝蓮

題萬年妙蓮閣　羅適

華頂西邊天姥東妙蓮開閣對群峰清含銀漢三千界
香透金庭第八重畫棟有聲啼海燕溶波無影睡天龍
夜深講罷何人見雲在青天月在松

桐柏觀　羅適

欲訪琳宮入翠微滿山烟雨正梅時神僊事祕人難問
造化功深世莫知海近應通三島信年多空見八分碑
身中龍虎吞天地誰肯留心繼鍊師

詠竹　徐廷筠

不論臺閣與山林愛爾豈惟千畝陰未出土時先有節
便凌雲去也無心葛陂始與龍俱化嶰谷聊同鳳一吟
月朗風清良夜永可憐王子獨知音

唐史君與正新建浮橋　徐似道

秋風百枕倚江臯幻出城南不柱橋虹影勒回天際水
鼇頭驚退海東潮白銀闕裏看車馬赤玉闌邊聽鼓簫
砌刃有餘舟楫在待隨芝檢上雲霄

天台道中　謝深甫

溪繞青山路繞溪山長溪曲路高低晴灘淺濕舟如盪
危磴稜層石作梯晚照荒村飛鳥入秋風落葉敗蟬嘶
碧雲四合長天暮轉使鄉關望眼迷

答蔣子見寄　劉知變

常記離亭月未收霜蹄催督迅難留囊攜古錦投東下
地隔黃爐及勝遊薄暮碧雲驚屢合幾翻歸鴈寫閑愁
無端枉却千金璧縱得秦城價不酬

懷徐伯脩　劉知變

徐卿懷抱一生奇休說封侯志願違富貴倘來聊復尓
身名俱困未全非桑榆已晚心誰合草澤雖癯道自肥
君看烏鳶彈不去鳳凰千仞更高飛

入萬年謁簡菴清老追和曾史君韻　徐大受

躋破深崖蒼石磴八峰來謁簡菴清山花照座一兩點

雲梳叫雲三四聲、詩帯煙霞藏舊刻、門開樓閣見經行、
平田浅草歸時路、風月依然度百城

送輝老自赤城住聖水　　徐大受

道人去住本無心、雲出空山鶴在陰、試問白蓮同淨社、
何如赤壁卧青林、叫群孤鴈水天濶、啼雪冷猿巖洞深、
要勘山門騎佛殿、春風杖錫儻來臨

雨中寄丁致遠　　劉知淵

幕蓮公舍雀堪羅、試聽青藜老子歌、鄉夢止緣歸處斷、
客愁偏向雨中多、苦吟空累頭先白、貰酒無緣面發酡、
心在令威身不去、細思終礙兩番過

小園　　戴敞

小園無事日徘徊、頻報家僮送酒來、惜樹不磨脩月斧、
愛花須築避風臺、引此渠水添池滿、移筒柴門傍竹開、
多謝有情雙白鷺、暫時飛去又飛回、

興國晩春　　戴式之

幾夜林間哭杜鵑、東風又作落花天、青春不覺過三月、
白髮誰能滿百年、日射江波光閃閃、天連烟草碧芊芊、
異鄉欲作登樓賦、心逐歸鴻到海邊

鄂渚　　戴式之

迎宵歌舞醉東樓、不信尊前有別愁、半夜月明何處笛、
長江風送故人舟、十年浪迹遊淮甸、一枕高眠到鄂州、
明日擬從堤上看、當春楊柳正風流

送滕審言　　戴式之

折柳亭前送故人、平沙留得馬蹄痕、雲生渡北迷行路、
烟起江南認別村、恨不與君同上道、歸來無伴自開尊、
西樓獨倚黄昏月、欲倩飛鴻寄斷魂

月夜舟中　　戴式之

滿船明月浸虚空、緑靜無痕夜氣冲、鄉思浮沉檣影裏、
夢魂搖拽櫓聲中、星辰冷落碧潭水、鴻鴈悲鳴紅蓼風、
一點漁燈依古岸、斷橋垂露滴梧桐

西湖醉觀　　車若水

十年不到一凭欄、景物依然兩鬢斑、龍蛋吐雲天入海、
樓臺倒影水涵山、僧居僻寺難為隱、人在扁舟不是閑、
孤鶴似尋和靖宅、盤空飛下又飛還

秋日登南樓　　王齊輿

挿空翠巘日飛浮、人靜脩欄鳥雀投、下築高明雄地望、
登臨南北瞰江流、天横鴻鴈雲山晩、水落蒹葭澤國秋、
不是凭欄只懐古、暮年心事寄滄洲

詠白鴈　　胡哲義

獨客中宵動旅愁、數聲嘹嚦過江樓、霜翎出塞風千里、

玉宇横空月一鈎、先伴不猜雲外燕、離群應並水中鷗、
故園消息何時至、腸斷天涯幾度秋、

登樓　舒岳祥

千年日月藏丹禺、萬里乾坤着白頭、落水斷虹天渺渺、
閒雲倦鳥日悠悠、開門碧海通諸島、極目青山是別州、
我欲載騎黃鶴去、回頭還有故鄉愁、

新曆未頒遺民感愴書懷一首貽王達善、[illegible]李辦
胡山甫、戴帥初諸君皆避地客也、　舒岳祥

故國山河成斷絕、孤臣江海自飄零、牕間取月離離白、
樹下窺天碎碎青、一雁不來山驛靜、千梅欲動客愁醒、

新年未賜王春曆、三尺堯堦自有蓂、

一春四十日天氣未佳花事行復已矣太息成吟　舒岳祥

積翠林塘十畝陰、雨中不覺變流音、江山萬里登樓眼、
宇宙千年隱几心、有客不來還日暮、掩書無語自春深、
倚闌欲數排簷竹、故故飛花點袖襟、

詠雪 即席限韻立成　呂徽之

萬里關河凍欲含、渾如天地尚函三、橋邊驢子詩何惡、
帳底羔兒酒正酣、竹委長腰寒郭索、松埋短髮老瞿曇、
不如乘此擒元濟、一洗江南草木慚、

與李子構讀天寶遺事　陳孚

四十乾坤拱紫宸、東風只屬倚闌人、玉鳧波暖驪山曉、
金犢煙橫綉嶺春、七夕有釵留羽客、千秋無鏡泣孤臣、
紅塵一騎君休笑、中有漁陽萬騎塵、

鳳凰臺　陳孚

鳳凰臺上野烏啼、笳鼓連雲日又西、天地無情潮寂寞、
英雄有恨黍高低、殘桁夜雨迷朱雀、荒塚秋風怨白鷄、
空有斷碑蒼蘚裏、千年留得謫仙題、

鄂渚晚眺　陳孚

黃鶴樓前木葉黃、白雲飛盡雁茫茫、櫓聲搖月歸巫峽、

燈影隨潮過漢陽、庾令有塵汙簡冊、禰生無土蓋文章、
闌干只有當年柳、留與行人記武昌、

平江　陳孚

滄浪亭下望姑蘇、千尺飛橋接太湖、故里空傳吳稻蟹、
荒祠猶記晉蓴鱸、芙蓉夜月開天鏡、楊柳春風擁畫圖、
爲問館娃歌舞處、鴛花還似昔年無、

鳳凰山　陳孚

浮屠百尺聳亭亭、落日鴉啼野草青、故國盡銷龍虎氣、
空山猶帶鳳凰形、金根輦路迎神[illegible]、玉樹[illegible]語梵鈴、
惟有錢塘江上月、年年隨雁過寒汀、

開平即事　　陳孚

天開地闢帝王州河朔風雲拱上游鵰影遠盤青海月
鴈聲斜度黑山秋龍岡上繞三千陌月殿香飄十二樓
莫笑青衫窮太史御烟曾見袞龍浮

邯鄲懷古　　陳孚

數點寒蜂擁崒嵂叢臺日落見漳南火枯襄子殘銅斗
土蝕平原舊玉簪宮閉沙丘空有雀兵吞函谷巳如蠶
回儇逆旅今存否世上黃粱夢正酣

春真寶閣　　柯九思

寶章金鈐直承明柚捧祥雲曙色清觀侍鑾輿中道發

旁趨冠劍兩街行洞房夜影搖珠箔別殿春風度玉筝
萬物盡沾忠厚澤苑花深處聽流鶯

送陳三林　　柯九思

鳳去臺空思悵然道人和淚話當年珠宮錫號開三島
金榜承恩自九天花落御床沾宿露苔生輦路濕蒼烟
春來怕度秦淮水處[illegible]林啼杜鵑

送王誠夫知無[illegible]　　柯九思

黃金橫帶爛輝光出守寧辭道路長鶯序久陪蒼水使
鳳池曾賦紫微郎雙旌坐鎮清溪月列戟香凝燕寢香
肯汲惠山泉見寄青春考名當還鄉

飛龍亭　　柯九思

謝安墩上新亭好玉斧鑾旌紀昔遊五色曾瞻天子氣
六龍俄起帝王州元戎談笑收金闕阿閣論思侍冕旒
一卧滄江今白髮鼎湖雲斷使人愁

送黃鍊師　　柯九思

榴皮書壁赤龍蛇池上芭蕉又見花北闕恩承新雨露
西湖光動舊烟霞春風日長玄都樹秋水星回碧漢槎
脩月功成三萬戶蘂珠宮裏誦南華

留題惠山寺　　柯九思

騎馬京華塵滿道山川如此不曾來清泉白石何年有

翠竹蒼松古殿開幽人試水嘗春茗過客題詩生雨苔
杖藜絶頂便躊躇日暮浮雲天際回

九月一日遊昭亭　　丁復

山色江光帯近郊道傍楊柳舞柔條半生九日黃花酒
多在西風白下橋千里客遊仍落景異鄉人事又今朝
老來未遣登臨懶盡醉東家緑玉瓢

新寺次仲舉韻　　丁復

天宮兜率下崔嵬結綺交疏面面開地勢周圍龍虎國
鍾聲疎應鳳凰臺昌湖僊去秋遺劒笠澤僧歸夜渡杯
千騎巡遊群樂動五雲深處御香來

寄邢山黃鍊師　丁復

颯輪峰頭鶴下空華陽洞口百花紅長林藥草無人識
上界蓬萊有路通爛醉前年春作客頻憐去日老成翁
丹砂不還來城市故著題詩寄葛洪

送僧歸廬山　丁復

廬山東南山水多石梁顛倒掛銀河僊燈夜半天神落
佛屋春深海客過五老夫容還好在陶公楊柳定如何
布帆又起江湖興應道西風動薜蘿

題方壺子天台圖送曹士安省親還上清　丁復

僊人颯車竟獨往我家天台不得還飈飛舍下兩白髮

桃熟溪頭雙綠鬟七十江上老爲客夜半夢中無數山
更煩爾祖方壺子寫我與君劉阮間

遊國清　許嗣

萬樹松陰捲翠濤遊絲舞絮滿林稍五峰日暖龍蛇遠
雙塔春深燕雀巢丞相故基雲氣合僊人遺跡蘚痕交
豐干去後無人到寂寂空門又不敲

金陵懷古　項烱

江左夷吾浪得名豫州英槩亦沉冥夕陽枯樹山如赭
秋雨荒臺草自青漢苑玉魚誰復塟昭陵石馬已無靈
可憐白髮商人婦猶向燈前唱後庭

送宋顯夫迎家　楊敬德

長公談笑佔龍頭愛弟迎家上鷁舟季子已多新事業
參軍不減舊風流洞庭水落魚龍夜河朔雲寒鴻鴈秋
別後思君定何處月明應在武昌樓

送周尊師歸江南　楊敬德

朝元僊路碧迢迢鸞鳳雙飛載玉簫桂館似聞蒼水佩
楓宸猶記白雲謡人間日月添丹火世外烟霞長藥苗
楚水吳山千萬曲不知何處覓王喬

送章春谷編修　楊敬德

笑拂雕鞍賦式微天南遥指白雲飛五千客路心猶壯

九十親庭計合歸倚杖鴈山秋動色染毫鯨海夜生輝
閒中應夢金鑾署月下憑欄看紫薇

寄同年宋吏部　泰不華

金鏡承恩對紫薇錦韉白馬耀春暉謾隨僊仗朝天去
不記宮花壓帽歸海國風高秋氣早關河雲冷鴈聲稀
嗟余已覺明時棄自整絲綸覓釣磯

與蕭存道元帥作秋千詞分韻得香字　泰不華

芙蓉宮額半塗黃雙送秋千出畫墻籬底燕驚花雨亂
樹頭蜂繞襪塵香巧將新月添眉黛閒倩東風響佩璫
歸去綠窗和困睡暫憑春夢到遼陽

春日宣則門書事東虞邵菴　泰不華

三月龍池楸色深碧梧煙暖日愔愔蜂粘落絮縈青瑣
燕逐飛花避綠沉倦仗曉開班玉筍雲韶春奏錫璆琳
從臣盡獻河東賦獨有相如得賜金

送趙常伯淮西憲副　泰不華

東華晨霧正霏霏使者分符向合肥封事尚留青瑣闥
豪思近出紫宸闈江涵曉日明樓櫓風引春雲上綉衣
珍重故人千里別綠尊酒盡莫相違

送友人重遊金陵　潘伯脩

君纜舟航向石城酒酣濯足坐新亭秦淮夜月照江白

吳會寒山入海青臺殿雙蟠龍虎氣文章再動斗牛星
只今懷抱加疏蕩解賦靈光奏紫庭

次韻王僉事萬壑風烟亭　潘伯脩

曲几焚香坐夜闌空青水碧有無間春明王宇亭亭日
雲散瓊臺冉冉山夾道棠陰隨步合空庭草色與心閒
西園更覺詩清壯應致潘輿一破顏

憶昨　潘伯脩

二十四橋寒草綠廣陵無復見人家解將明月金盤露
相勸春風玉蕊花城苑西頹餘斥堠衣冠南渡混泥沙
登臨俯仰千年迹流水孤村落暮鴉

奉使過建陽東峰站　林暾

南閩出使殊無馬樓〻籃輿穩勝船驛路穿空行樹杪
人家結屋傍溪邊當時滿谷烟和雨無數亂山雲接天
不為此身曾許國好將琴鶴寄林泉

懷四家兄　林暾

游宦浮蹤水上萍自憐添却鬢星星嶺南不見來鴻雁
原上徒看下鶺鴒蘭菊秋風誰共賞芭蕉夜雨獨愁聽
杖藜莫厭行途遠觸眼雲山盡畫屏

梅魂　應夢虎

禹廟歸來骨已靈風林月落見儀形玉龍一曲香隨返

彩鳳三招夢未醒吊影西湖雲樹黑斂粧東閣土花青
莫誇賦客心如鐵楚此淒酸可忍聽

哭潘省中　應夢虎

泰樓月色夜吹笙尚憶江湖載酒行石室不題招隱賦
朱門空有曳裾名嵇康未必輕鍾會黃祖何曾識禰衡
渺渺遊魂歸未得嶺頭春雨鷓鴣聲

落花　應夢虎

遊絲飛絮共紛紛隅葉啼鶯不忍聞千樹回風飄白雪
一溪流水漲紅雲馬嵬艷質埋春色金谷啼粧墜夕曛
見說小園桃李恨悔將顏色事東君

聞笛　　熊夢虎

誰家橫玉起樓東今古淒涼寄吅宮五月江梅飛急雪
一時庭樹舞回風猿呼落月歸巫峽鴈帶殘星叫楚宮
還憶清溪逢底客蒼茫一曲夕陽中

鶴骨笛　　曹文晦

長頸中虛發妙音秋風一曲水龍吟喚回城郭千年夢
吹斷雲霄萬里心楚水棹閒脩竹老孤山春去落梅深
此時銷盡揚州興只有山陽淚滿襟

聖壽山休暑　　曹文晦

桐栢山西暑氣微碧蘿涼吹透絺衣巖前倚杖看雲起

松下橫琴待鶴歸白眼看人多變態青雲得路有危機
下方風浪休回首深閉柴門到夕暉

留別竹軒　　曹文晦

紫凝山前野水長阿咸深住五雲鄉八年不見頭全白
九日雖過菊未黃屋外松篁寒作伴堂前孫子肅成行
從今相就須宜數不見西山易夕陽

三月初二日龍江早行　　陶凱

年老承恩賦壯遊分藩大省出神州朝辭九陛青龍闕
晝上三江白鷺洲地拱衡湘皆北向水環江漢盡東流
旬宣聖化安邦國咫尺瞻天覲冕旒

過池州江口　　陶凱

江北江南山四圍青山恰似翠蛾眉當年虎戰龍爭地
此日鸞翔鳳翥時雨後汀洲生杜若風前楊柳繫遊絲
峯帆遠上荊門道欲采江蘺慰遠思

過安慶　　陶凱

十日江行過皖城微風小雨半陰晴一雙白鳥雲邊過
數箇黃鸝柳外鳴上水西連三澨闊遙山東望九華平
當年形勝金湯地懷古令人一愴情

自嘆　　陶凱

書劍無成歲月侵閒情可奈百憂深山中未答蘇門嘯

隴上都忘梁甫吟露落梧庭秋冉冉雨餘芸閣晝沉沉
囊中留得籠鵝帖閒向池頭仔細臨

次元卿監郡憶西湖　　朱右

城頭旭日照重門湖上笙歌縹緲聞漫浪幾回成獨往
風流聊復藉微醺蕩槳人折柳穿魚賣妓女將花入座分
可惜繁華暫消歇六橋春樹結愁雲

送燕帖木彥傳赴京　　朱右

江南春樹碧藏鴉公子還京早戒車魏闕雲深閶闔近
上林風煖旆旌斜百年禮樂方全盛四海車書正一家
知爾才名宜世用好將鴻業佐重華

病起遣興　許伯旅

力疾看書起復嘆壯懷牢落寄憑欄百年世故棊千變
萬古風雲劍一弾花落江南春自晚雨來淮北樹聲寒
故山書札多時斷目盡青冥望羽翰

五月五日次韻呈何書道　許伯旅

熱雲將雨柳冥冥草屋蒼崖白晝扃江上隱舟誰共渡
病餘尊酒笑偏醒年光逝水人何在世事浮雲眼厭經
荷篠若還依野老廻車猶恐訝山靈

奉懷潘松溪先生　許伯旅

壯日劬書盡五車攀龍曾上太清家老歸栗里惟耽酒

官滿河陽尚有花歲晚驊騮知道路天寒鴻鴈啄汀沙
英賢出處關機運亦欲東濵理釣槎

懷王脩德　許伯旅

沙寒蕭條接遠關壯遊懷古亦開顏金臺又沒千年草
駿馬誰空十二閑每為文光瞻北極亦知爽氣在西山
清泉舊宅吾能到親老桑榆望子還

椰花　陳基

巷南巷北晝冥冥搖蕩東風未肯停弱質不禁巫峽雨
前身曾化楚江萍既於謝女詩中見又向劉郎曲内聽
回首不堪腸斷處傍人飛過短長亭

寄鄭明德　陳基

牢落乾坤獨鄭虔丘園風物故依然腹藏玄晏書千卷
身受滕君宅一廛雲卧蝶迷遺世夢林居鶴避煑茶烟
楊雄自昔多奇字老我猶乘載酒船

姑蘇感事　王澤

天星夜落水犀軍又見吳宮走鹿群罪覓金湯徒自固
倉皇玉石竟俱焚將軍只合田横死國士應無豫讓聞
風雨明年寒食節麥盂誰上太妃墳

送胡彥亨歸省親　余尚則

金井初寒玉露微美人離思攬晴暉鏡分夜月青鸞舞

書帶秋風白鴈飛賈誼有才終召入李膺多思始言歸
黃金未盡青年在莫向商山賦蕨薇

送楊信歸宣城　胡玲

丱角論交獨讓賢才華落落思飄然半生家信遠鴻鴈
一夜鄉心怯杜鵑客路行吟春似海故園歸去日如年
寄聲為致賢昆友義重江南二頃田

溪谷風雨述懷　楊珖

亂後移居已十秋溪聲竹色似相留簷前風雨常清夜
沙上烟波自白鷗憂國愧無經世策得錢還起讀書樓
歸來好遂平生志樽酒論文醉不休

偶書　黃庚

頻年踪跡墮江湖三徑荒苔憶舊廬身老方知生計拙家貧漸覺故人踈松薪拾去朝炊黍漁火分來夜讀書猿鶴驚猜應待我台山何日賦歸歟

舟行送王琴所之敢川　黃庚

殘星寥落曙光浮楊柳岸風輕送客舟萬點遠山重疊恨一江流水淺深愁淡烟茅店家家曉白露楓林處處秋獨倚蓬窓還自咲此身漂泊媿沙鷗

暮嶺　葉惠仲

小徑崎危石甃荒行行轉覺暮途長魚燈射水明如燐

山鬼歸林暗自香月黑遠天星彩白崖傾飛瀑雨花凉還家細向燈前說可怪浮生有底忙

獨遊　徐垕

霜滿空階夜色闌好懷何事動憂端鄉山自作三年別客夢渾無一夕安志節舊從貧裏見世情多向靜中看紙窓不有梅花月誰伴清吟到夜寒

次韻荅李夢吉　徐宗茂

踈林日落凉思生羅衣淡蕩西風輕丹桂吹香露華濕玉蟾倒影金波明已知處世若大夢底用防意如重城明朝擬泛五湖水短髮蕭蕭歌濯纓

和龔元昌韻　於初翁

庭花落盡翠成圍又恐東皇賦式微沙嘴鷺依芳草立松頭鶴帶晚雲歸不思南國膏粱美自愛春山筍蕨肥厭踏城闉守環堵麟袍未必勝鶉衣

和陸知州登方山韻　於初翁

方山勢壓萬山雄別有乾坤紫氣中兩岸秋雲苔徑滑一龕燈影竹房空峰廻亂石連雲起江抱孤城與海通日落鍾聲催客去馬蹄踏碎落梧風

送人考績　曹閒

黃鶴樓頭發棹歌論功有客向龍河不嫌郴下官常小

獨惜馮唐鬢已皤漢水西來千里遠楚山東去萬重多那堪相憶寒窓下凉月嬋娟到薜蘿

懷四明山　許繼

憶昨閒遊上四明石窓五月曉寒清俯迎紅日觀滄海遙隔丹霞望赤城萬壑天香浮草木半空巖翠滴簷楹上方最念棲禪地一別春風幾度生

秋山　許繼

夢遊每憶名山好鶴背風高不受欺閩海秋清過鴈宕蜀江春漲上峨眉放情宇宙終何極回首塵寰漫自悲此日寒窓倚吟望遙天木落亂峰奇

送王惠芳之金陵　宗泐

凉風一棹送君初秋雨荒溪草樹踈十載丹陽舊遊地數封燈下故人書已看有志能投筆豈謂無門可曳裾後日天邊見鴻鴈憑將消息報何如

贈郭子莊之南昌　宗泐

昔觀王粲登樓賦近識林宗墊角巾淮上小山千里夢江南芳草十年春來尋松院棲雲客去作轅門草檄人明日天邊一回首凉風吹老賞溪蘋

登蛾眉亭　宗泐

千尺蒼崖一小亭大江東下入滄溟磯頭牛渚從來險

天際蛾眉不盡青南北山川分歷歷荆吳檣艫去冥冥十年兵後重來客獨倚闌干兩鬢星

送項虎中歸越　宗泐

詔下山東遠賜歸為官如此世間希黃冠賀監遺風在白首馮郎舊念非一鏡平湖蓮葉艇千巖寒雨蘚蘿衣今朝相送長安道目斷秋雲獨鴈飛

廣陵懷古　解貞伯

簇簇笙歌百萬家昔時風物此繁華金盤夜醉樓頭月玉樹春開觀裏花遊幸徒存船纜錦題詩還憶寺籠紗古今勝事皆塵土留得荒城對晚霞

綠陰清晝圖為桂衡先生賦　應諤

湘水東偏濯木稠小齋新築擅清幽繁陰匝地不知午凉氣入人渾是秋風度每驚蒼雪墮日移時訝碧雲流何人寫向丹青裏拂拭令人憶故丘

題錢舜舉金碧山水手卷孟鎮撫所藏　戚存心

林下茅堂晝不關[illegible]人占得此湖山飛泉走石鳴寒玉疊嶂凝烟擁翠鬟鼓楫放歌紅樹晚振衣長嘯白雲閒將軍看畫[illegible][illegible]許我題詩數往還

寄友人　林銘可

白鷗飛盡水茫茫我思故人星嶼傍經年不來斷消息

乘興欲去無舟航淡烟綠樹春將老小雨踈花日正長何日與君重會面一樽聊復共徜徉

借韻寄陳伯深　林銘可

扁舟曾訪元龍宅人到雙峰正夕陽江月欲來群水碧海雲收盡亂山蒼石床細簟經秋淨茅屋深簾徹夜凉別後有懷空悵望寒鴻寂寞楚天長

次施虎岩先生見寄韻　張羽

幽居僻似浣花村野老山翁日過門古木蒼藤迷遠近黃花翠竹共朝昏雲生石榻寧知冷酒熟山瓢不厭渾醉裏自知天地濶陶然誰與話真源

送方鳴錫公子還京　張羽

劍花如練氣如虹秋水涓涓兩碧瞳翠杓香浮賜菊露玉簫聲轉落梅風九霄環佩青雲裏五色烟霞紫禁中此去鷗盟君莫忘依依離峯水雲東

題烏根趙仲維雲林隱居圖　張羽

山人高居聊養拙松底結廬清且幽隔溪綠樹半為雨滿地白雲無數秋採藥每經山北谷解纓時濯澗西流年來雅抱林泉趣長日披圖生遠愁

送孔大尹友諒還雙流　王一寧

春城微雨浥輕埃列宿繞從報政回楊柳可堪燕市折

桃花還向錦江開愁聽巫峽猿聲去正及巴川雪水來想是甘棠多暇日新詩取次綠陰栽

賦桃源兩牧送王員外弟會稽　王一寧

孤帆帶雨下官河歸路遥從牧野過有郭人家烟火濕連天秋色笛聲多推篷宛有桃林境扣角應無白石歌故國尊鱸今正美不須淮北羨烟簑

重遊吳山　應祥

吳山風景不禁秋此日登臨憶舊遊蠟屐重尋楓葉路畫船曾繫藕花洲胥濤拍岸空遺恨宋社成墟總是愁千古林逋高節在可堪無酒酹荒丘

赴任寄諸姪　王鼎

為客那知鬢已星官閒還似舊時情天涯孤枕四年夢旅邸一燈千里程海上田園荒舊業篋中文字愧虛名竹林何日憑尊酒離落西風泛菊英

奉表入賀至京偶成　高瑛

道入長安望眼賒紛紛景物競韶華風飄翠輦平堤柳雨濕紅嬌上苑花萬井樓臺連遠漢九重宮闕映晴霞明朝虎拜丹墀下願祝君王萬壽遐

考滿受命謝恩　高瑛

銅龍滴漏促殘宵閶闔齊開紫禁遥曙色漸分仙掌動

風光初轉御香飄螭頭陛下排天仗豹尾班中待百僚獻績微臣疎遠久明朝何幸再趨朝

寓廣東想真率之會　應欽

鄉邑諸公早引年會成真率樂陶然笑談每集虹橋畔流憩時過羽洞前盛事遠承先哲美高風還使後人憐追思我亦同盟者有待歸來侍列僊

九日舟次滄州答陸主政　王柜

歸舟一葉泛天涯忽過重陽苦憶家誰遣白衣來送酒不孤黃菊盛開花數聲汀鴈寒風急半幅蒲帆落日斜晚泊滄州近鄉國共看琴劍意如何

蘇臺晚眺得烏字　陳員韜

西風解纜向姑蘇吟倚蓬窓目漸𣆶天際斷雲連過雁
望中古木散啼烏千峰南去山聯越一水東流海接吳
幾處館娃歌舞地鶯花還似舊時無

送國子鮑先生　陳員韜

陽關一曲晚風前離思隨君共渺然流水落花殘雨後
淡烟芳草夕陽邊官河潮信遥通海僧寺鐘聲遠到船
回首橋門何處是六堂高聳接雲天

度梅嶺　蔡堅

古嶺岧嶢勢獨尊幅幀從此隔中原逢人問俗難為語
回首思鄉易斷魂樹鎖梅關寒起霧雨昏石洞晝啼猨
春深遠道稀來雁那得音書到故園

元夕觀燈詩　杜寧

鳳城春早辟餘寒雪霽雲收月正團錦綉筵前呈萬舞
金蓮花下集千官光移銀漢天逾近漏滴銅壺夜未闌
額祝　皇圖磐石固年年長侍　聖君看

委羽洞　章敞

蠟屐閒探古洞門奉林遺跡喜猶存靜搜方石穿雲霽
細閱殘碑拂蘚痕覓勝秪疑經白鹿尋真那復向桃源
故人亦有登臨興杖策相過共討論

寄內鄉張教諭　蔡求仟

悵向江頭送別船內鄉遥隔路三千頻嗟過雁書難寄
每對停雲意獨懸絳帳傳經芳譽重青山歸隱野心堅
喜逢賢季趨官舍為道盟寒已八年

留別湖廣錢叅政　石允常

昔年分手金陵路昨日聯鑣夏口城吳楚江山相憶夢
湘潭雲水別離情停杯話舊驚三載燒燭無眠欲五更
明發扁舟向巴蜀棹歌聲裡鷓鴣聲

江鄉夕眺　任麒

天畔諸峰落日斜江鄉烟樹幾人家驅雞雲裏門初掩
擣練風前月欲斜甯角有聲歌白石葛爐無火化丹砂
碧霄此夕頻回首星漢誰通萬里槎

送鄉掾沈廷浚歸田　黃彥俊

案牘勞形兩鬢絲九重優詔許南歸田園有計堪投老
簪紱無心且息機春水磯邊鱸膾美秋風隴上稻粱肥
到家樂事應無限自此幽懷與世違

次荊州　黃彥俊

舟過荊門雨乍晴萬家烟火夕陽明山連楚塞諸峰[illegible]
江接巴川一水平杳杳霜鴻迷舊渚茫茫雲樹[illegible]
可憐吳蜀英雄主何事當年屢戰爭

朝回即事　陳瑊

新年柳色滿都城襬掖朝回聽早鶯日隱層樓殘雪在
香傳別殿曉寒輕瑶池王母憐方朔漢室公卿訝賈生
獨笑長卿淹病久茂陵高卧有餘情

送李員外出使　陳瑊

越水吳山近寂寥秋來到處起歌謡司徒鄉士簪纓美
科甲文章錦繡標千里星霜勞使節九重雨露下宸霄
元功自有玄圭錫好賦民風十二條

·送朱廷佐還鄉　夏廸

聞君秋思動江皐匹馬遥過海子橋何事五陵花正好

却當三徑菊相招衡寒吳會聽新鴈帶月錢塘趂早潮
何日醉歸松下卧願從彭叟讀風騷

秋日偶成　夏廸

塊坐南窓日易過井梧又見葉辭柯丹心不向愁邊改
白髮偏從病裏多每為論交思鮑叔敢因請死擬蕭何
且將往事同流水時復開懷一浩歌

冬宿延豐寺　黄彦良

步入青山第幾重白雲深處見高峰數聲幽鳥夕陽暝
一曲小橋流水通有客坐看黄葉滿無人踏破綠苔封
衡寒偶爾來寒宿一笑何妨飯後鐘

西湖淨慈寺次黄少保韻　謝省

鶴風吹雨過湖南濕翠紛紛滴曉嵐溪泛落花僧洗鉢
門臨芳草客停驂眼看浮世心應醉身在青山意自耽
早晚尋梅來放鶴休官莫訝是虚談

淥口夜泊　謝省

淥口亭亭碧樹西兩崖人静浪聲齊栖烏檣上月初出
回鴈峰前雲漸低鄉夢終宵蝴蝶亂客愁何處鷓鴣啼
湘君芳芷無消息蘆葦蕭蕭滿楚畦

·寄蘇州林太守一鶚　夏塤

多景樓頭醉幾回吳王臺下又銜杯有才濟世頻遷轉

無分安居數往來銀漢迢遥瞻北闕白雲縹緲望天台
思鄉戀闕同懷抱別後應須寄隴梅

重陽思父母　夏塤

萬里江山一轉蓬歸心日夜憶江東每逢佳節花相似
獨對轄車路不同此去直過揚子渡南來又近伏波銅
登高總是瞻雲思不比龍山帽墜風

京口別友人　蔡思

細雨斜風生別愁故人南去路悠悠雙壺初罷花間餞
一葉還疑夢裏舟回首紫雲天北極歸心華髮水南州
旅情況是無憑際吹笛誰家出畫樓

清秀亭　蔡敦

何處孤亭景最幽小園西畔屋東頭半窓竹色侵衣緑萬壑松聲入夢秋静對烟霞同聚散閒隨麋鹿共淹留悠悠不盡臨流興濯足高歌浣舊愁

述懷　應律

住近天台是我家白頭猶自滯天涯日斜倦鳥還空谷春煖閒鷗浴淺沙疏廣有金供客具陶潜無酒向人賒何當歸問尋真路溪上碧桃都是花

三月六日與諸僚友同出番江　應律

番江春水夜來生乘興相携載酒行芳草連天春欲暮

落花滿地雨初晴近人白鳥忘機事滿眼青山不世情倡和何妨歸去晩東風淡蕩片帆輕

秋日郊行　黄孔昭

偶因携客出橋邊長立西風思惘然雨濕層巒寒照日天圍平野遠浮烟閒花落樹鳴秋浦晚稻含香入暮年看盡飛鴻重回首數聲漁笛隔前川

題鴻臚高公忻忠義卷　黄孔昭

青天無雨洗妖氛芳草秋生細柳軍萬戍勤王竟何事一身殉國獨憐君歸魂不記生時路斷册空書死後勲今日衣冠樂全盛百年兵戟幾人聞

早起　黄孔昭

曉窓無柰草虫鳴獨遶空堦踏葉行月伴殘星落南樹鍾隨斷鼓起荒城九峰雲暝生秋思五鳳樓高想珮聲待看海門紅日照碧桃花外賞新晴

西湖懷古　謝績

歲月無情逐逝波夕陽山寺半烟蘿千年南渡傷心事一曲西湖皓齒歌與盛衣冠大忽改中原陵寢草生多興亡自古無窮恨幾度秋風此地過

次兵部長兄金陵見寄韻　謝績

曉風吹角起城頭霜落長林碧海秋事業無成頻看劍

弟兄何處獨登樓籬邊黄菊催寒近江上青山向晩愁身世不如萍與梗春波隨意自沉浮

和張大參到台韻　陶肱

古郡區分渤海東越王臺外路千重水環劉阮看花洞雲護皇華墮幘峰春樹穩巢金翡翠秋山高削玉芙蓉觀風欲問民間事一半詩書一半農

悲秋　謝鐸

坐看明月下西樓不斷砧聲萬里愁長夜可應誰待旦老年今已怯悲秋極知世故皆黄葉敢向人生然白頭青海碧山無恙在也須慚愧此盟鷗

春愁　　謝鐸

獨上高樓望眼開春愁無數逐人來官河二月冰初合水國經年鴈未回岐路関心妨斥堠野田生事入蒿萊何須更檢門前柳深放黃金作酒盃

春歸　　謝鐸

城上東風送管絃倚闌人在落花天心嗟事往空千載眼見春歸又一年孤枕久諳為客味空囊羞辦買書錢誰言五柳門前樹不及蘇家二頃田

陵祀次李侍講贈行韻　　謝鐸

諸陵王氣與天通唐漢分明在下風輦路夜深聯隧道寢園春近接離宮水聲直過龍河北山勢遥臨碣石東聖德皇恩今億載豈勝悽感月明中

曉發泉溪望迂江

夜泊溪頭水淺清岍花汀草襍秋聲未離城郭猶塵夢暫憶家園亦別情山月出林高露下海峰吹浪暗潮生村鷄忽報東方白又是迂江一日程

暮春有感　　郭琤

年年客邸送韶華又見光風度絳紗死馬抹殘吳地草蜀鵑啼老楚山花青岡白石多新塚華屋朱門幾故家正是倚闌吟不得一聲銅角夕陽斜

和洪司寇堤上作　　陳世良

湖光蕩漾拂晴堤公暇追隨倍有輝畫舫柳陰濃翠滴錦韉花外軟紅飛酒帘摇曳開新甕梵宇深沉書掩扉春意正酣官事簡不妨脩禊夕陽歸

和謝木齋太史遊巃山　　王佐

湖上青山山下樓最宜冠蓋暮春遊兩行堞逐堤邊柳幾點浮沉水上鷗巃有烟雲隨短策湖多風月欠扁舟諸公俱是匡時客莫向吟邊賦急流

齋宿答楊質夫　　王弼

出門初見暝鴉棲圍坐爐熏燭漸低不放酒船來問字空煩詩社送封題雪深西寺春齋集日出東華曉仗齊清興對君聊竟夕未應真向局中迷

次韻黃汝脩感懷　　王弼

秋夜簾前螢火飛莎鷄在户鳴相依忽驚白露下庭樹又恐清霜生旅衣西北塵暗豺虎鬬東南水多鳧鴈肥與君傍海結茆屋無錢即買雙魚磯

七言律詩

九日遣興　盧濬

江南鴻鴈隨雲渡江北黄花冐雨開客裏光陰年似月
眼前愁緒去還來誰將黒髪看庭樹且對青山促酒杯
一笑樊籠吾分在錯教鷗鳥狠相猜

過貫一之宅　盧濬

閒過青山處士家壺中天地别生涯鳥聲過雨晩來濕
梧影隔溪秋自斜花圃獨栽陶令菊林田兼種邵平瓜
比遊鷺與紅塵遠吟對層峰數去鵶

登黄鶴樓　王朝卿

黄鶴樓前霧翠霏水花含笑水雲飛聲聲羌管風前斷
點點輕帆天上歸寒鴈下時芳草遠鷓鴣啼處夕陽微
樓中僊子今何在鐵笛江門事已非

送别　王朝卿

臘月天風吹客衣僊舟長放迅歸期霜餘古樹村烟淡
日落空山野客悲遠道倏驚千里別宦途萍聚幾多時
相逢不盡相離恨惟有關心兩鬓知

京邸送僧歸鴈宕　管藍

相逢莫怪老僧狂曾沐　皇恩出建章白社早傳廬嶽
倡緇衣新染御爐香官河夜静龍降鉢野寺雲深虎伏
床明到山靈話因果不緑濟世泛慈航

塘西雨泊　黄俌

淡烟踈雨白鷗汀五雨風輕捷有靈懷古恨隨吴柳緑
郷心愁逐越山青草池春煖忘吟夢絲蔦松高足茯苓
回首江南望江北彩雲紅樹隔長亭

棗林閘重陽　黄俌

孤舟江上雨霏霏節到重陽欲典衣草樹凄凉黄菊少
水雲陰冷渚鴻飛江潮路熟年年客郷夢秋深夜夜歸
何日紅塵了情事一竿長守釣魚磯

玉堂對菊　戴顒

玉堂簾捲日初移影落花階菊數枝高興不煩人送酒
好懷偏向此題詩風前漸覺清香細霜後應看晩節奇
莫道與渠心性別陌頭紅紫去多時

送陳白沙留别韻　戴豪

滕褒不受庾公塵懶把行藏説向人郷夢入秋偏念母
主恩如海竟容臣千年介石占應熟一曲滄浪趣獨眞
歸去舊籬寒菊在可能漉酒試陶巾

次荅湛甘泉見贈　柯昌

嶺海歸來已三冬一襟秋思酒杯中江雲不雨還浮白

霜葉無風自落紅客路頻年嶺迴改故人萬里夢魂通
我回欲把新詩寄又恐愁深句未工
次韻王霍丘留別　蔡餘慶
此日臨岐難遠別壯心覽鏡未全慵吳裝設趣淮南駕
曉夢頻催闕下鐘萬里鳧飛天共遠千巖雲起樹初濃
春風到處甘棠雨吹作紅雲護六龍
九日與諸友登九峰絕頂　余斌
秋光荏苒又重陽携酒同登萬仞岡白鴈謾催時序暮
黃花不笑鬢毛蒼雲連衣袂天應近風度鍾聲日轉長
來歲定知强健在賞心還共醉壺觴

授職翰林謝　恩歸賦　王鉞
平生落魄一儒身一日銜　恩作　帝臣彈結有緣逢
吐握草茅何幸荷絲綸黃金殿迴初鳴珮白玉堂高媿
縉紳河海只今清晏久不勞歌頌獻楓宸
謁陵次棠上諸公韻　王鉞
西山蒼翠望中開歇馬摳衣上玉臺勝水名峰何處得
盤龍踞虎自天來華夷一統尭封拓松栢千秋禹廟材
此日登瞻逢聖皇小臣稽首慶叨陪
送龔大使之任藍山　施槃
除書新捧出都城疋馬西風劍佩橫十載交游多古意

此時離別若為情天低衡岳孤鴻杳水滿瀟湘去鵲輕
會計知君渾易事公餘漫託楚騷評
遊聖水寺　施槃
尋幽休訝我來遲一咲登臨是宿期紅葉亂堆騎馬路
白雲深護蟄龍池溪山形勝千秋在歲月蹉跎兩鬢知
欲向瞿曇聽偈語三生石上事還疑
舟住張家灣二首　夏鍭
秋盡不騎燕市馬病來獨上潞陰船桅檣水落猶高岸
旌旆風生亦近川隣女悲啼空遺問故人談笑不忘眠
淹留未覺歸心切黃柳白鷗春可憐

雙闕來駐潞縣[illegible]年登覽此風光東臨碣石三山遠
西望河源一水長去國遠巡宮樹綠還家迢遞海雲黃
未言行止饒文字且盡春前病後觴
王公草堂　夏鍭
凍雪休人紙閉門春風提杖踏沙村草堂自對梅花發
山鳥爭棲野水昏竹裏刪詩驚伏鶴雲中酤酒走兒孫
白扉今夜留明月喜及衰翁共一尊
春日紀遊　夏鍭
笑逐隣翁乞午觴酒闌如意散林塘雙禽自囀青苔巷
一杖驚飛翠竹墻雨過不如潘岳圃花開亦是杜陵莊

春風勞舍不行樂何用天涯憶故鄉

寄李天瑞　夏鍭

舫中琴詠起相求往往神交水上投冰雪棲遲雙旅鴈江湖憔悴一眠鷗皂囊何日上封事白髮新年憶遠遊聞說賈生宣室召欲乘病舸離鄉州

野望　夏鍭

玉笥峰前沙苑外杖藜隨步散冬初高天落日江波遠平野清霜木氣疎禹穴斷碑山北盡神橋遺事海東虛孤城歲晚寒烟裏悵望空歸誰與居

黃巖路　夏鍭

兩合鷄聲篁竹地數椽林影白雲村千山北望連華頂萬壑東行到海門渡口烟應留短跋道旁冰雪霽微痕謝家酒賦經年斷去坐方巖仔細論

新齋即事　夏鍭

濱波日出山烟開兩濕城頭霽曉回緑樹影中騎馬去碧湖光裏放舟來提鞭每指屏風嶺解帶還尋望月臺一曲菱歌聽入郭始知門外少塵埃

崇法寺次韻　夏鍭

半年城郭一閒中寺裏行歌又落紅梵室人聲蘿户黑香臺鳥跡石闌空龍歸僊鉢平山雨虎過旃林滿寺風擬就闌黎三日醉山杯不似野情濃

臨清阻閘次韻時以陳言北上　繆恭

天高地濶景悠悠帝里重來易白頭郭隗有臺空買骨仲宣無處可登樓塊銷古渡停橈夜夢聒芭蕉戰雨秋羅隱始生忠義在為誰輕泛五湖舟

康山送別　林文倩

前歲纔還京北路今朝又泛浙東槎百年莫嘆長為客兩地由來總是家城上柳烟生暮雨江頭楓葉學春花明年此日重須到休待星星鬢髮華

送李弘之樵川驛　項亨明

禁柳還青未着花春風處處是韶華清朝雨露沾新寵故里衣冠數舊家境入樵川隣浙水帆開潞渚各天涯送君更切鄉關念目極台南一片霞

送陳太僕謫海陽教授　王啓

已領君恩復轉緋別離何自與心違逢人只說彈冠好報國寧知薦士非謫似長沙還授業居連湖海肯留衣三秋定有回陽鴈為報東吳逐客歸

金山望金陵　王啓

京華路近此躋攀望闕真疑霄漢間建業久傳龍虎勝金山長鎖水雲閒燈隨塔影江中見潮送鐘聲海上還

欲問蓬萊方外事此身未覺在塵寰

送吴叅戎之西蜀　　趙崇賢

含笺誰云蜀道難劍光迸射雪峰寒碧波草色新詞賦白羽風清舊將壇擁節遠征誇介子揮戈直擬破樓蘭行看幕府功書最早晚金貂上武冠

答友人　　蔡德器

歲月侵尋華髮新碧山泉石任天真雨餘種藥雲留枕夜静移床月近人閉户久抛塵世事聞鶯獨傍柳條春詩來忽動王猷興一棹將過白鷺津

遊金鼇山　　侯濟

霜醉鼇頭錦樹班偶陪客子遠躋攀紫霞收盡天傾海白浪飛來風滿山神器百年空社稷龍光千古護巖關中興事業都如夢浙水隨潮自往還

忌日思親　　高遠

諱日重逢獨抱愁白雲盡處望封丘山風撼木偏增感親德如天意莫酬追想音容腸欲斷緬思訓語泪先流痴兒無限傷心處泉路茫茫墓草秋

慶成宴　　周玉

叨陪鵷鷺宴明光黃幄東偏第一行日照法筵聯錦綺風飄僊樂響琳瑯聖明高御紅雲座詔旨催行綠玉

觴自分草萊何以報戴歌天保答虞唐

玉堂對月　　周玉

弘文館下分秋夜素月流輝天漢東窺鳳高懸秦女鏡射鵰滿引漢臣弓烏皮几貯詩常滿白玉樽開酒不空方寸洒然消俗慮果然身在廣寒宫

出城過衍法寺　　周玉

蕭寺鐘聲出遠林悠然一洗市朝心映門綠樹家家似抱郭清溪處處深路失偶從樵者問詩成聊共故人唫此行不減風雩樂短策逍遥稱野襟

夜渡楊子江至金陵　　秦文

一帆月色楚江秋兩岸風聲載鶴舟深夜京生人不寐遥天波蕩地疑浮覆崖碧樹明漁火倚壁蒼煙沒海鷗舉目長安應不遠孤蓬秋雨自生愁

太平堤即事　　秦文

出郭官堤畫裏開馬蹄鎮日此盤迴青苔白石聽僧話獨樹孤雲共鶴來海氣欲秋人倚閣山光初霽水明臺石根有句終難覓倘竹清風自洗埃

二僉憲飲于戊巳山　　秦文

千章榆柳覆幽宫歇馬藤花落景重半壁過雲生别澗一雙白鶴下丹峰桑東日出海波闊天末烟消岱岳崇

瀟洒冬官堪地主高歌吾亦後諸公

誕日遊雲峰　秦文

潦倒蓋看甲子週角巾蕭散出林丘山尋絕頂連雲步
水傍逛村入畫流鳥和歌聲供野酌鹿行禪石伴清遊
何當更躋尖峰頂萬里滄溟一望收

晚泊故城　鄭良璧

官河一棹午風長解纜山城已夕陽湖海此生憐雙鬢
古今浮夢幾黃粱波聲續度林鍾杳夜氣清涵湖月涼
獨有客愁吟不盡推篷終夜倚微茫

一杯亭　鄭良璧

孤亭翼翼枕崔嵬亭下長江匹練開山色擁簷連曉霧
波聲繞檻走春雷功名終古皆陳迹風月何人共酒杯
惆悵昔賢無處問斷碑烟雨幾莓苔

霜葉　蔡潮

清霜幾日染江楓掩映斜陽照眼紅徹夜秋聲疑聽雨
滿階晴色不禁風旋添詩景推開砌誰寄幽情出御宮
底用臨軒嗟落實春回依舊綠茸茸

送耻軒施司訓歸省重闈　蔡潮

梧雨初晴霜葉飛黃金臺下送君歸路河酒盡孤帆遠
關塞雲深過鴈稀暫捲斑衣辭華省遙憐白髮倚重闈

蘆花颯颯添愁緒鄉話綢繆對落暉

華容孫太守沱西別業　蔡潮

碧梧翠竹帶湖堤漁父歸來路欲迷兩岸無煙藏綱罟
隔林鍾磬起招提詩成明月滄波上家住清湘岳麓西
擬約春波同進棹為君重賦浣花溪

雲峰絕頂　蔡潮

峰巒勝處倚青藜無限風光入品題江浦鷗帆斜起鴈
人烟帶郭靜聞雞盤旋雲磴天將暝繚繞松陰路轉迷
眼界欲空滄海外不辭絕頂更攀躋

京中送人南歸　應良

踪跡飄蓬久未歸旅情終日自依依唯應荒徑猶存菊
無奈緇塵久染衣此去秋田堪釀酒時來鷗渚與忘機
遙知拜舞親庭日不似白雲天際飛

送楊石翁致仕　應良

社稷安危昔寄公衮衣宿[illegible][illegible]東雲龍共慶千年會
河漢遙憐一水通新詔[illegible]應明闕是循墻曾敢有天功
寶樓玉宇從茲遠猶[illegible]清寒入夢中

再過鳳羽　王纘

鳳羽山前正曉鐘微寒悄悄動晴空高峰滯雪不知夏
老樹無枝亦自風過雨溪橋初漲綠歸途花草又飄紅

出門兩眼思親淚誰信遐荒氣候同

宿姑蘇陳氏園亭　王纊

誰家城市有園林竹逕逶迤院落深池上亭虛無暑氣
磯頭樹老尚秋陰風塵隔絕疑僊境信宿淹留稱野心
更喜東君能好客晚涼携酒重相尋

次韻荅孫邦采　王纊

空林長日足音稀幾度懷人倚竹扉投刺忽逢今雨客
懸鶉堪笑舊山衣別來歲月花枝紀病裏襟懷酒力微
愛汝尚情故瀟灑不嫌衰鈍與時違

遊香山寺時僧有問予官者作此荅之　黄綰

帝鄉何處散幽情林谷高情逸興生莫問金閨還有籍
由來空界豈論名臺前春色湖天遠閣上煙華象緯平
面壁可能隨處靜花飛松徑細無聲

草堂　黄綰

積水秋光冷石門草堂天畔一孤村丹楓背日舒晴色
翠壁浮烟斂雨痕幽意已看收紫苴高情還憶采芳蓀
翻思往事俱陳迹惆悵千秋誰共論

北山秋思　黄綰

秋風山上日相尋草閣淒淒竹樹陰鴻鴈聲回湘浦晚
梧桐葉落漢宮深槐南耻作王侯夢澤畔時為梁甫吟

紛數古來真隱者可無名姓列朝簪

羅太守邀登雲峰　黄綰

千巖萬壑遠相求拄杖憑虛興轉幽日照海門波浪靜
風迴天柱草花浮三車鮮憶山僧話五馬還同野客遊
更喜高軒消暇日杯盤狼籍暮雲秋

和顧華玉遊雲峰　黄綰

精藍絕頂敞幽扉我亦曾來借衲衣山色本應隨客換
雨花猶憶傍人飛芳樽石上憐春去皂蓋雲中向晚歸
見說相携多逸興寒泉枯木共天機

新歲二日四弟携酒江上草堂　黄綰

閉門新歲少逢迎江上茅堂夜雨晴幸有惠連能載酒
豈無子晉解吹笙雪融絕壁烟華細雲散長林曙色明
悵望春風廻萬里倚欄愁絕醉還醒

贈別方棠陵　葉忠

十載神交越水東吳山歲暮幸君同江邊對酒何能醉
此後題詩恐不工別浦影廻迷去鷁斷雲聲咽度飛鴻
王郎已訂冠山約我亦開門懶情悰

過瓜州龍王廟和王渼濱　葉忠

南樓晴挹千峰秀東海雄當第一門雲外松梧迷遠近
江邊潮汐自朝昏魚龍出沒風迴浪罟網縱橫月滿村

弔古不堪人已去野塘春雨暗生蘩

送内姪陳伯俊歸雪江　　葉忠

長憶當年七夕盟因君過訪不勝情交深客邸難為別家遠兒曹漫寄聲古貌一鄉稱善士白衣東海有明經侯門虛席眞殊遇莫戀江涯風月情

舟中和大宗伯黃久菴翁韻　　施應安

一自東吳問客舟長江隨處動春愁柳條弄色當官道鷗鳥忘機噸小洲金闕有懷紅日近故園回望白雲浮他鄉忽漫逢知已遮莫芳尊盡日留

小山亭述懷　　應從立

解組歸來百事踈旋添泉石伴幽居開墻遠引山光好俯沼清涵月影虛歲晚可人唯竹逕官貪留客只園蔬愁緣底事憑誰語聊向花前且自舒

送許由之叅議湖廣　　侯綖

畫省清班幾月同都門離思又匆匆交游不為湖南隔騰踏眞驚蘋北空此去峴山無往事年來棠樹定春風淡雲踈雨長安暮樽酒何時更共公

蘋洲和韻　　侯綖

秋草猶青亭下臺陰森竹徑逐池迴園深市逈紅塵斷烟散茶香白鶴來玉軫數聲情自適牙籤萬軸手常開橋門書求無多事時有詩筒酒債催

送別張侍御自南畿北還　　林海

兩年紉㡀滯南闈一日僊舟又北還雪散江流連楚峽日臨王氣滿鍾山班叅玉笋鍾初動炬送金蓮漏未殘短褐故人今白首清詩劣罷一凭欄

望石樓　　王度

一路看山到石樓十年詩興未曾酬與君並馬談幽事何日攜離到上頭綠水平田初過雨丹楓一葉是清秋年來踪跡奔波甚聊向東溟學壯遊

送富子敬之守重慶　　王度

洋澤橋西燕子飛君家池舘近曾違禁城柳色初聯轡倦渚荷香獨上衣三蜀正紓平日望九峰無得歲寒歸邦人不父留張詠先達終當薦陸機

送朱德齋歸松江　　王度

儆吏天涯鬢已秋旅懷猶自憶并州共趨丹鳳樓前月誰泛黃龍浦上舟千里音書勞夢寐十年踪跡愧交游清時莫作張翰計碧澗蓴羹只自謀

述懷寓興隆寺　　金貴亨

世路行行秪覺難如何疋馬又長安謀耕力拙仍干祿用世才踈敢擇官七十老親堪兩地百千時事只三歎

故人不到僧窓寂一日羈懷作歳看

次容菴新年即事韻　金賁亨

不用鶼來付酒家又看春意到蓬麻寒威已了千峰雪古色還留一徑霞習靜何須耽地僻放吟不是愛詩嘉山齋相對渾無事夜半呼童細煮茶

憶金陵諸舊友　金賁亨

偶到金陵覓舊踪當年知己嘆飄蓬白頭那有樂能黒黄菊可隨霜染紅百尺孤松巢倦鶴半江殘月度飛鴻迂踈不解人間事着屐看雲處處通

官山行窩　王堂

澄江西去萬山青謾結衡茅共此生泉石祇應供野興烟霞偏喜適閒情清風一徑殘花落紅日半窓幽鳥鳴淺薄何緣關出處且從踈懶學逃名

遊清凉寺次喬白巖韻　陳子直

肯將幽賞負心期境入清凉馬足遲香縷上衣僧欲定茶烟入夢鶴尤宜樹連竹篠圍青嶂水漾芙蓉落紫薤風絮一簾鶯語老惜春能已送春詩

羅溪　陳子直

路入臨江已晩秋天高水落鴈聲流間關吳楚幾千里閲歴星霜又一週老去渾無陶謝思年來空作子長遊羅溪古道耶停蓋葉墮紅銷片片愁

獻花巖　王宗元

獻花千首總堪誇一杖閒扶踏曉霞乍閉僧房觀塔影即尋佛跡到禪家江流似帶山還繞石徑如梯峒半遮此日清遊不易得莫辭歸直待夕陽斜

荊南懷古用劉禹錫韻　王洙

千里荊南是舊畿我來烟火望中稀幾聲斷鴈依人落一片殘雲向馬飛城郭漢家誰暮柝風霜郢水獨寒衣仲宣賦在猶堪讀江上孤帆何處歸

湘潭夜泊　王洙

長烟萬里月初沉沙上孤帆逗晩陰春事已非人有感衡陽不到鴈何心江湖回首烟山暮花柳牽情楚水深弔古不堪悲賈誼當年涕泪欲沾襟

同葉海峰遊山庄次韻　王增

有客來尋話舊盟晩山相對入簾青松間坐久雲留榻竹下吟餘風滿亭已覺生涯同逝水還憐踪跡似浮萍悠悠不盡探遊興歸路同看月到汀

秋日寄懷友人　蔡德素

玉露瀼瀼湛碧空倚闌極目見飛鴻千山夜靜青猿月十里秋回紅葉風竹杖誰從籬菊下酒杯獨醉草堂中

新詩未寄情何限漫託金徽與夢通

客中秋思　王薰

歇馬沙頭問小津無邊清思落烟汀舟人夜半閒相語
林鳥更深靜忽鳴茅屋村鷄催曠野曉風殘月帶疎星
櫓聲驚起滄洲夢吟倚孤篷直到明

陸方伯石涇泛舟飲別晚復移席海珠寺　余寬

洋河解纜正潮平勝地移罇宿雨晴湖海風塵驚老鬢
古今出處見交情波翻石壁靈襟凈樹落雲容玉液清
一笑相忘賓主潤白鷗不住往來輕

題方冊山狎鷗亭　余寬

芒屐荷裳卑息機野池竹屋護荊扉偶携白社開尊俎
笑對青山無是非波泛白鷗簾影靜行拖翠帶雨花肥
寂寥千古庾元亮滄洲斯人亦少微

送人　石簡

風雲萬里接秦關金馬青驪一望間遲日烟花開晝錦
夜床鐘鼓憶朝班碁消白石雲為侶綸卷黄蘆月共灣
莫謂滄洲情興別人間原自有三山

迷渡道上　石簡

茅舍青山春可憐馬頭行色半塵緣思家滴淚九千里
去國關心二十年喜傍瀟湘迴輦路愁聞環珮注江天
斜陽鳥道迷歸渡颯颯溪風生暮烟

冊崕山舍　戴乾

懶散林泉白鷺巾曉嵐深翠着閑身初歸社燕還疑主
慣集沙鷗獨近人多病藥欄凭欲遍疎慵詩卷掩常塵
封章刻漏年來事却向山中入夢頻

靈峰寺　石文慮

萬木參差七寶臺人來何處是蓬萊泉香西澗雙龍老
山聳東倉一鳳來玉磬聲從千徑落金蓮花倚半天開
竹房深鎖閒啼鳥坐石看雲盡日回

夢登黄鶴樓有作覺記領聯足成之　蔡雲程

丹梯雄跨楚城頭野客中宵憶夢遊江到望窮天作岸
鶴隨僊去地餘樓寒蘆斷鴈牽秋思短笛斜陽入暮愁
為想風流禰處士不堪惆悵白蘋洲

早春過清凉寺用韻　蔡雲程

闕下群峰横帶郭湖陰蕭寺自成村雲移遠樹開天塹
日落平沙見海門趨走却慚淹歲月登臨吾亦信乾坤
南朝往跡惟秋石慷慨憑君莫謾論

夜坐　蔡雲程

殊方忽聽搗衣聲一夜鄉心滿赤城素月高懸僧院靜
疎燈獨對客床清漫呼濁酒憑誰酌佇送飛鴻欲共征

石徑松窓增悵望夢魂猶愧草堂靈

春日遊獅子山次韻　　蔡雲程

千樹桃花明近林天風忽度歩虚音高松鶴下瑤壇靜絶壁雲留紺宇深渺渺寒流紆遠望遲遲晴日厭羈心盧龍形勢應長似懷古情多悵歎臨

鳳臺晩眺　　蔡雲程

林園逈在帝城隈竹篠青青亞古臺剩有閒花迎客笑那知棲鳳為誰來謫僊詞賦留金石異代豪華空草萊落日危闌增悵望長江層堞自縈迴

九日登高遇雨　　蔡紹科

松號鵲唳總秋聲咫尺登臨渺閬瀛送酒白衣懸望眼遶籬黄菊重關情衰年唉口憑誰咯短裾乘風喜共行細雨霏微江路濕無官真覺此身輕

春雨用杜韻　　蔡紹科

蕭蕭風雨正春寒擁坐披衣懶着冠門外溪聲宜靜聽簷前山色帶愁看蒼雲入樹迷層壁白鳥隨潮浴淺湍莫問風塵前日事小齋棲息且偷安

與辛僉憲遊臨流亭　　何贇

萬斛驚瀾天上來坐臨江檻幾徘徊浮光自與紅塵隔幽意都隨白鳥迴樓閣倒翻斜日影魚鱗亂點淺沙苔縱觀不盡濠梁興便欲尋盟起釣臺

再扈　聖駕至山陵　　何贇

春山兩度翠華來氛祲全消瑞景開龍抱珠光蟠壽嶺雲連海氣入平臺飛花滿路迎僊仗高樹流陰覆御杯扈從曾無一字獻甘泉真愧子雲才

天翁山晩眺　　葉良佩

杖策多為方外遊偶來更得玆山幽寒江落木秋同遠碧露黄花晩未收坐愛巖亭堪習靜卧延僧語自消愁茅齋近在東林下尋勝何妨盡日留

吞汪青湖陳明水約遊鴈山　　葉良佩

雲間鸑鷟正聯翩海上珊瑚不記年胃雪昔曾尋剡曲濯纓長自夢臨川故情且盡招提酒高興還聽鴈蕩篇已分逃虚容良會寧知勝地得攀縁

江洋書屋為李生廷潔　　葉良佩

江洋勝境隔塵氛積靄蒼蒼獨閉關靜夜焚香開寶籍清晨分席列文班泉溪月湧千灘水旗獄雲開兩岸山先代流風松桂老懸知才子定高攀

過水口驛　　符驗

谷口沙明兩岸村軒窓上下水渾渾轆轤聲轉桅檣遶阡陌人歸笑語喧野店山殽供白晝漁舟燈火對黄昏

溪平始覺波濤歇不似前灘易斷魂

林縣黃華寺　符驗

遶水迎水通溪橋千峰萬峰積翠饒深春花木凍未發絕壑氷霜暑不消珠露色添瑤草潤洞簫聲徹白雲嶠白髮不是神仙骨空憶當年王子喬

和同年鍾彥才夕夜客舍寫懷韻　陳器

短燭殘爐伴獨吟歲華客思一關心江湖迥隔三年夢山水虛操上國音花鳥未春愁尚淺魚龍已夜蟄應深壯途莫遣蹉跎過猶向閒窓惜寸陰

送陳梧岡太守北覲　陳器

浪跡江湖已十年幾回五馬送朝天心隨雙闕霞標轉

夢遶千官玉筍聯老菊綴枝金兩後碧桃含蕚小春前美人獨隔愁邊水盡日虛橫野渡船

次方石先生春興十首錄其一　金譔

斜日晴光落淺洲悚迂心性擬同遊極知覆世如春夢不用臨風寄客愁舊砌有花堪載酒抱琴無路只登樓閒吟盡日歡何限白髮無情任上頭

追次允弟紹拙　楊景威

每憶池塘春草深月寒鴈影杳難尋鏡雲遠此埋金骨滌露憑誰闡錦心豈但昌言同仲統曾從治圃薄華歆

清風百代增餘感小院重看桂樹陰

秋日登憑虛閣寄牟氏叔丈　趙大佑

官閣乘閒生客心新秋雲物互晴陰湖光反照連城動山翠輕霏募樹深舒嘯林風傳鶴唳坐聽江雨動龍吟南州勝事三春隔悵望重歌白雪音

寄畬川諸媚長　趙大佑

生涯歸去未全貧斗酒猶堪與論文何日雨中能過我幾年花下憶逢君郊扉習靜臨流水草閣抽思對野雲小逕舊曾留轍跡可令猿鶴哭離羣

謝鄭儀臺兩秋惠菊　趙大佑

西風老圃自朝曛三逕重煩幾樹分猿鶴故山誰共卜

蒹葭秋水獨餘君幽香近映中林竹勝賞遙停隔壠雲酬好未能投寸李九秋消息歲相聞

過衛輝宿梁園　吳倖

颯沓青翰二毛初迢遞嵩河萬里餘遠水獨依青雀舫故鄉遙望白雲居客來衛地砧聲動夢入梁園鴈影踈舊日王孫重詞賦于今誰復似相如

望華岳　吳倖

岧嶢華岳障金天拔地三峰揷渭川東望青徐分甸服南連吳楚鬱風烟晴空露洗僊人掌陰洞雲飛玉女泉

巳落清秋尋白帝高凌絶頂快攀緣

送竹亭李君之官普定　　秦鳴夏

長安時雨曉霏微之子銜恩出禁闈萬里風烟隨客鬓五夷官長拜行衣夕陽驛路鳴蟬急落木寒江去鴈稀朔雪炎風皆漢土莫憐回首壯心違

鏡光閣同諸官輔观雪和韻　　秦鳴夏

勝會衣冠鄴下才春遊軒蓋雪中來湖光倒影涵雙樹山勢連雲接五臺色淨香林明近席花隨偈梵度深杯酒闌却憶関河戍萬里寒宵首重回

嵊縣間道感述　　秦鳴夏

野樹微茫暗色分山嵐晴雨暗峰文迎秋香稍參差賓咽露寒蟬遠近聞憂國誰藏鴻鵠志逃名空結白鷗群逶迤間道經輿夜捲幔閒看出岫雲

予起復北上兄以科舉赴省同經嚴州　　李一瀚

秋風孤舸度嚴州山入龍中雲樹稠一片帆檣迎落日數聲簫鼓下中流錢塘夜靜香飄桂瀚海潮來響振樓憶昔同舟今廿載他鄉應倍別離愁

小水簾　　李一瀚

十年卜築頹猶造水石依然舊日奇樹杪銀泉高百尺洞門朱箔散千絲[illegible]路開雲榻松檜清陰下月[illegible]

湖海閒情歷宿約北山莫遣更貽書

秋夕書感　　牟嘉叙

蕭蕭木葉下長洲露白山空玉宇淨古堞荒蒲寒鴈集野塘疎竹亂螢流城頭五夜笙歌月海上千村鼓角秋却笑虞卿頭已白一生惟抱著書愁

遊靈鷲菴　　符標

偶來靈鷲訪禪關眞得浮生半日閒坐傍松陰堪偃蹇行臨溪徑聽潺湲林花浥雨開仍落谷鳥驚人去復還多少風光吟不盡更拖雙屐過前山

登東慕山　　周書

雨過丘園花事稀深春猶自滯歸期秋風疋馬兩年別永夜月明千里思芳草欲迷南浦望白雲旋長北山薇清時公論應長在不信高才尚忤時

春日山居二首　　臧相

春日山居遣興長旋分巖溜入陂塘鶯聲似共春光老蝶翅還隨柳絮忙風弄竹陰簾影碎燕啣花蕊紫泥香門前芳草年年綠自笑一生詩酒狂

紫陌春風處處同碧泉一線石橋通林鸎自囀不知曉海燕斜飛偏受風隔夜雨添芳沼碧滿堦苔襯落花紅春來事事堪惆悵又賦新詩送北鴻

題扇　臧相

吳楓葉落蓼花殘短棹歸來泊淺灘白露半江秋易老黃雲兩岸晚生寒水隨天去自衝折山過江來幾曲盤日暮長安何處是不如身在强加餐

冬夜陪赤城族兄飲得月樓　夏簡

谷口柴門駐鹿車文光高映萬峰霞談詩憶共姜肱被守歲還同杜位家春引山杯浮竹葉月明溪閣看梅花閒身久繫蒼生望未許徜徉戀物華

九日宿括蒼次壁間韻　余鐸

鳥道盤盤上翠微馬蹄又逐暮雲歸丹心未覺江湖遠

白髮那堪歲月違絕壁倚空渾欲墮奔濤鳴壑乍驚非一尊嬾取重陽醉風滿山前月色稀

秋日書懷　余鐸

秋來景物漸蕭蕭長日高山坐寂寥梧老庭前風葉亂鴈飛雲外海天遙數椽有地堪容膝五斗何人肯折腰世路極知歸去好壯年豪氣未全消

貴州道中　張凝

山城處處抱溪斜村塢茅茨只數家行路朝昏長帶劍作勞晴雨總披簑靈峰有景空啼鳥怪樹無名自落花節次近來先戒晚瞭臺遲堡亂鳴笳

白崖諸公遊雲峰次韻　陳光哲

白雲縹緲一峰幽誰訪崑崙歷舊丘禪夢誤通天姥夕僊槎遥見海門秋石臺松暝烟花落月嶠風生洞壑幽更有諸天人未到數聲猿鶴若相求

陳希齋方伯設席椰洲亭　陳光哲

湖光晴逐椰洲開此日簪纓結駟來擁鏡青山浮欲沒停橈白鳥去還來蘭香故惹王孫袖竹影遥分野客杯坐久相忘新月上清時歡賞即蓬萊

春日　錢楞

桃花杏花紅滿溪野老候余來杖藜斷崖水落雨初歇

春晴日暖鶯亂啼酒杯入手醉不放草色着眼望欲迷最愛南隣興更好携壺擬過石闌西

次陳二泉出石頭城韻　錢楞

江頭晚色靜霏微城上行人笑語稀粉堞山樓自明暗青蘿紫蔓相因依會逢楚客憐萍跡忽漫西風動葛衣玉露蒹葭何意況重嗟日月壯心違

春雨次蔡鶴田　侯鳴

十日五日雨不歇小閣高眠祇閉門芳草漸迷湖上路好花自發郭西村聊開綠蟻聽禽語更憶青藜破蘚痕起傍西欄問春事東風脉脉暗消魂

毘陵驛　王璁

三冬雨絶河水乾毘陵驛前舟可憐越客琴書懷遠道吳門氷雪傍殘年無邊碪杵寒城外何處漁歌夕照邊濁酒可沽須盡醉旅愁今夜正紛然

睡起次韻　李夢雲

閑來睡起一身便信步秋風野菊前殘雨半湖收斷靄夕陽幾樹帶鳴蟬倚樓有客深愁裏載酒何人落木邊獨媿壯年虛白日幾看葵圃獨心懸

對菊追憶舊遊　王瑛

湖南載酒傍清秋湖上看山凭小樓佳節偶妨今夕雨

清尊空憶去年遊竹林世遠風流在菊蘂香含晚色幽徙倚衡門還悵望一聲寒鴈落滄洲

次孫山人行窩韻　王德明

曉起山窓曙色開白雲丹竈遲君來長鑱洞口收黃獨短檻墻頭過綠醅醉裏乾坤偏浩蕩閒中歲月任相催埜袍正好尋幽事莫遣扁舟棹雪廻

莘清軒　王歆

傍水誅茅此作家百年隨分淡生涯樓臺凉夜黃蘆月門巷薰風白藕花魚浪引紋侵釣石鷗飛翻影上窓紗時來別有閒中意一笑呼童謾煮茶

中秋與龔正郎泛舟齊江次韻　金敞

夜泛樓船棹碧天蓬瀛何處挾飛僊閒中勝會人如舊老去清狂興倍前隔浦疎燈依古樹横江孤鶴繞歌筵醉來不覺忘歸去且向中流枕籍眠

西施洞　張鈇

蕭蕭古洞鎖丹霞猶似西施坐浣沙江上荒臺空落日峰前高柳自鳴鴉淒凉玉樹千年夢飄泊金蓮萬里家惟有東風憐往事尚留顰笑與桃花

秋日早發天津道中　張鈇

燈火虛舟夢始醒蕭條商意旅魂驚鐘鳴水寺風連夜

潮落江門月滿城萬里歸心懸去鴈十年往迹寄浮萍漫漫極目如長夜咲我青帆已獨行

樵川夜泊　蔡世佐

長天秋盡大江清片月孤舟繫客情近市砧聲投夜急沿堤漁火破烟明蕭蕭白露蒹葭落渺渺蒼波島嶼平獨倚蓬窓時極目五雲飛處是神京

送陳省祭歸鄉　鄧棟

燕臺秋盡塞鴻稀載酒都門送客歸落葉舞風隨去旆行雲拂騎濕征衣烏紗拜命恩殊渥彩服寧親願不違去去却縈鄉國念台南極目故依依

劉巨堂年兄邀于宜春臺　鄧棟

宜春臺上郄宜秋薄暮登臨翠滿樓白露兼葭鴻鴈下夕陽城郭靄烟浮傷時喜對劉琨嘯感事仍同宋玉愁意氣相期尊酒外未知何日再相求

望台城　鄧棟

霜嚴風急凛寒威孤客西遊此日歸際世竟遠葵藿念入山須製芰荷衣閑調白雪流清徵坐對青山看落暉世事浮雲何足問且隨鷗鳥共忘機

遊國清寺　朱經

石磴穿林夾水逶芙蓉削玉隱岩巍萬松晚翠空中落

八桂寒香風外飄雨鎖頹垣迷舊蹟草埋殘碣憶前朝興來對月臨丹漢飛夢還先渡石橋

貴溪別江少峰徐東山諸君　朱經

霜鬢年來歸興濃驅車何事滯江東雲昏白日中洲暝浪接青霄遠樹空郎署豈添乘鶴侶僊舟重羨狎鷗翁清時莫問安民計茅屋青山觸處通

送人入閩　王光

越絶東南千萬峰看花臨水意無窮尊前細雨孤城暮谷口輕帆五月中玉女曉晴窺菡萏木蘭秋近見芙蓉野人舊有滄洲思他日從君扣斷虹

雪樓為王檢校賦　劉恩至

銀花璚屑坐來深匡閣飛觴發浩吟香泛寒梅休度檻白翻輕絮上陶琴瑞傳千里氷壺潤樂足三冬玉樹新興到山陰知吏隱更嘉肺腑日收春

次樂慎齋登樓韻　劉恩至

客中佳節上危樓凭檻風烟四望收萬井春生晴日麗一江波静彩雲浮邊籌塘遂輕帆遠民病應從絶域求南國有詩歌召伯甘棠處處緑陰稠

田家即事　黃承德

茅屋溪頭半近湍柴門秋盡蒔蘺盤村醅滿甕老翁喜

山果盈筐稚子懽檻外斜陽歸鳥亂竹邊流水向人寒芙蓉南浦花初發閑傍菰蒲紉野蘭

次巻石隱君　孫瑛

夜寒燕寨早鴻稀幽壑憐君獨掩扉乘興遠尋松葉路入門笑把蒔蘺衣江湖歲晚驚蓑鬢河漢秋高動少微黃菊又看佳節近龍山相賞莫相違

江城晚眺　胡子重

天風遠水迅帆檣月出江城隔渺茫緑樹陰森深復迥青山迢遞近還長山雲似雨村村合水鳥如人處處忙近寺忽聞鐘磬響楓林返照已昏黃

出郭　蔡宗尭

清晨出郭勳微寒遂馬林塘取次看桑落尊浮廻綺席沙棠櫂遠破驚湍燧雲護繞孤山鶴荒草空迷楚澤蘭欲寄愁懷南鴈北東風烟雨憶長安

漫興　蔡宗尭

茆屋隣溪花滿林清尊對客長陰陰暖風翻飛遂春色流水去住傷春心千樹欲隨潘岳老孤舟曽記武陵深相期明月留殘夜更酌山杯自醉吟

客中即事　戴汝愿

迢遞關山此駐輪物情天氣未宜人高軒鶩霧晴猶雨

野鳥歌風冬亦春雙杵鄉心千里月孤舟客枕五湖身天台尚可尋芝朮歳晩空疑白髮新

中秋同諸友望月　陳汝觀

海雲飛盡碧天長徙倚高林夜未央黄禁渡頭人共語青山簷畔月浮觴影分丹桂香連袂清挹金蘭氣滿堂漫想來年同此夕不知酩酊向何方

次友人山居韻　陳汝觀

山徑苔深車馬頻座中詞客盡朱輪烟籠疎竹晴還濕翠合幽亭秋亦春偶向石巒看壽鶴長依雲麓伴游麟近知勝有登高興結侶應多載酒人

夜宿黄海洲花下　林鳳儀

今夜客眠何處村長沙磧裏舊柴門微茫草樹春風合隱見魚龍海色昏湘水有靈思帝子錦城無主泣王孫相逢漫説沉碑事江漢風流亦可論

五言絶句

江村夜泊　項斯

日落江路黒前村人語稀幾家深樹裏一火夜漁歸

送越僧元瑞　項斯

靜中無伴侶今亦獨隨緣昨夜離禪室焚香淨去船

宮怨　任詠

淡乾紅落臉心盡白垂頭自此方知怨從來豈信愁

登華頂　寒山子

閒遊華頂上天朗晝光輝四顧晴空裏白雲同鶴飛

訪僧　寒山子

閒自訪高僧煙山萬萬層師親指歸路月掛一輪燈

秦王纜船石　楊蟠

色陰長帶雨疑是白雲根欲問東巡事今猶不敢言

客兒亭　楊蟠

昔日林間與風流謝客兒春山花又發不見屐來時

湧金池　楊蟠

湧金春色晚吹落碧桃花一片何人得流繹十萬家

步月　車卿

庭除步明月皎皎澄空裡照形不照心恨逐涼風起

餞蔣通判具　郭晞宗

野闊風捲沙江空浪翻屋欲渡恨無梁徘徊結心曲

山齋偶書　翁森

春風桃灼灼秋雨黍離離眼底千千事空山獨坐時

題陶淵明臨流賦詩圖　翁森

閒居淡無悰臨流忽有得平生詩外心灘上一鷗白

屋頭梅開一蕋　翁森

寂寞茆簷下孤梅一蕋開無人知此意日暮繞蒼苔

小雨　陳敬德

小雨兆秋思虛窓落晚蛩山童開竹戶一逕綠苔生

題青山白雲　陳敬德

青峰入霄漢白雲滿川谷如聞歌紫芝相邀斸黃獨

觀花　黃宏

昨見花含蕋重來花又殘觀花心未足更拾落花看

送敬甫歸省太夫人太原　潘伯脩

客行幾千里楓落秋正暝回首飛鳥道江南多白雲

漫興三首　許伯旅

絶頂護青霞寒流帶白沙披榛得谷路隔竹見人家

雨霽江聲歇風高樹影殘釣船歸別浦僧磬出深山

歇馬投江館移樽坐石臺天晴月嶺出沙靜白鷗來

題紙窗墨竹　李龢

風雨在虛窗湘江夢初醒不知山月來照見雙鸞影

偶成　於初翁

坐石聽松聲山扉夜不扃更闌燈火盡月黑見流螢

宿午峰　宗渤

山中未云寂半夜有松濤不寐初來客開門月正高

晚涼　宗渤

晚涼池上亭坐來心似水雨過竹林青風吹荳花紫

士未遇二首　鮑仁濟

月移階上花露滴階下樹四顧寂無人流螢自來去

涉江採芙蕖江空曉雲濕脉脉無所言獨背西風立

題既雨雲林圖二首　張羽

雨過蒼崖濕雲收綠樹涼草堂人不到流水自斜陽

水闊波光淨樹深涼氣浮秋風籬屋底坐對滿林愁

山水圖　王一寧

懸流下紫煙橫橋卧晴碧日色入林遲當晝林霏濕

即事　陳選

天寒滿湖雨獨棹歸來急家人應候我深在柴門立

送高廷辟之任四川憲副　謝省

西風愁送客落葉馬前飛秋去春還到客遊何日歸

秋江待渡　林克賢

樹暝寒烟霏山空白雲亂落落濟川舟待渡秋江半

江頭行　謝績

岸闊山色淡江空竹影涼舟中有瑤瑟落日怨三湘

東浦夜泊　謝績

日落潮生浦天空月上沙歸舟與飛鳥相趂入蘆花

楊柳灣　謝鐸

灣下春水波灣頭楊柳樹本是江南人不識長安路

翠屏障　謝鐸

湖山翠如滴森立當我前濕雲不作雨障此東南天

孝女湖　謝鐸

丁寧湖上人莫汲湖上水中有孝女淚下徹重泉底

搗衣凼　盧濬

秋月明於晝搗衣不停手月影尚依人寄衣知到否

望雲　陳勉

回首親庭遠孤雲在眼前定應今夜夢飛去到雲邊

滸縣舟次　黃俌

新月照平沙江烟籠遠樹遙聞犬吠聲始覺人住處

晚涼　黃俌

落日明高樹秋蟬咽晚風浮雲濃復淡歸思滿江東

閨情　戴豪

睡醉朝慵起雨中鶯亂啼關山夢行遍不記是遼西

玉階怨　戴豪

千門夜寥寥明月光於晝獨自下階行飛霜墮衣袖

題保貞堂卷　戴豪

逐夜不能眠自彈黃鵠操區區未死心明月来相照

月下獨坐　夏鍭

一片秋空月流光在戶庭更闌人不寐蟋蟀壁間鳴

移舟　夏鍭

泛月尋山寺移舟宿水亭好風吹雨過仍卧一潭星

見歸戍　夏鍭

碧山歸暮客紅葉渡秋溪白頭尋舊里門巷不曾迷

離人　夏鍭

今夜月色苦離人此出門不知門外月還照幾黃昏

柴門　夏鍭

二里溪橋路人家水影中柴門經日掩紅葉滿籬風

望金山　夏鍭

十年聞此水今日見金山舟楫分明在風波欲渡難

感事　黄綰

感事千秋後方知楚客哀孤心對白日愁絶暮雲来

送僧明印　黄綰

步屧還臨水焚香復聽琴一川秋色晚寒日落柴門

贈西溪居士　金賁亨

野性本愛溪結屋溪上住酒醒山月明溪雲自来去

晚泊　蔡雲程

漁村依曲渚客棹倚斜曛江漲波平岸山高樹出雲

次陳秋湖客中韻　邵濬

萬里亦云遠山深路復迴無端清夜夢猶憶故鄉臺

旅邸感秋　余鐸

風高木葉稀庭空露華白枕上夢初回不記身為客

東山晚翠　王光

愛結山中廬山深白雲少朝望蓬萊巔春風長瑤草

七言絶句

荆州聽處士彈琴　項斯

邊州獨夜正思鄉君又彈琴在客堂髣髴不離燈影外
似聞流水到瀟湘

贈别　項斯

魚在深泉鳥在雲從来只得影相親他時縱有逢君處
應作人間白髮身

宿帢幘精舍　任讌

絶頂新秋生夜涼鶴飛松露滴衣裳前村月照半江水
僧在翠微開竹房

重遊悟情精舍二首　任翻

靈江江上帀峰寺三十年来兩度登老鶴尚存松露滴
竹房不見舊時僧

涼生絶頂竹房開松鶴何年去不回惟有前村明月在
夜深還過半江来

將山太平僧舍　楊蟠

猿驚鶴怨不知處（山有猿驚鶴怨二谷）虎踞龍蟠空見山芳草路
隨流水遠老僧心共白雲閒

天台道中　左緯

亂山深處是儂家海變桑田日未斜為有慈親倚門望
却愁溪上見桃花

桃源洞　左緯

劉郎何用憶塵寰舊路重尋事已難古意飄零無處覓
藤蘿溪色上欄干

送別　左緯

騎馬出門三月暮楊花無賴雪漫天客懷惟有夜難過
宿處先尋無杜鵑

重陽登凌敲臺　吳芾

宦情一似秋容薄歸興渾如酒味濃臺上望鄉何處是
夕陽影裏暮山重

有感二首　吳芾

延福池臺荊棘深上皇無復更登臨寂寥崇觀當年事
愁絶関河萬里心

漠漠黄雲塞草低南人空說望輿歸孤臣淚盡仍嘗膽
白首江湖雁北飛

宿雲巖　徐似道

殘僧入定夜堂寂獨客不眠山月高静坐了無塵俗態
一燈窓下讀離騷

臨安旅中　劉知過

雪壓城樓萬瓦冰東風又是五更晴流澌不道人嫌汝
猶作空堦夜雨聲

旅懷　劉知過

落花時節已愁人客舍空囊負酒尊蠶熟麥黄歸未得
不堪烟雨對黄昏

遊寺　劉知變

草菴經月下簾鈎沉穩寒風裊玉虬花發鳥啼禪自定
此間春色轉為秋

偶題　郭磊卿

更無清興在杯觴不用蒲葵扇自涼月色凈時山鶴叫
一庭秋影藕花香

江村晚眺二首　戴式之

數點歸鴉過別村隔溪漁笛遠相聞菰蒲斷岸潮痕濕
日落空江生白雲

江頭落日照平沙潮退漁船閣岸斜白鳥一雙臨水立
見人驚起入蘆花

江陰浮遠堂　戴式之

橫江下瞰大江流浮遠堂前萬里愁最苦無山遮望眼
淮南極目盡神州

湘中遇翁靈舒　戴式之

天台山與雁山鄰只隔中間一片雲一片雲中不相識
五千里外却逢君

過桐江懷郭聖與　戴式之

只言君在桐江住及到桐江不見君日暮空山獨惆悵
不知又隔幾重雲

九日　戴式之

醉來風帽半欹斜幾度他鄉對菊花最苦酒徒星散後
見人兒女倍思家

李敷文別席　戴式之

客子明朝問去程尊前今夜若為情使君亦恐傷離別
不使佳人唱渭城

明妃　車若水

萬里來朝拜寵歸琵琶下馬冊閼氏虛傳千古和戎話
不道當年虜自衰

中秋有感　車若水

村屋半蹲鵜鴂晚吳江一葉鷓鴣秋北邊又聽寒來信
近日何人萬戶侯

寄瑞巖老煜無取　車若水

涼月空山掛祖衣猿啼塔樹昔人非春風早已青青柳
莫在梅花飛後飛

小溪道中時巳亥荒甚　車若水

風前有地皆榆葉秋後何人問菊花客路一杯茅店酒
相逢俏亦話生涯

夜對巾山題客樓　丁可

兩峰高並玉瓏鬆絕頂浮圖插暮空飛雨入簾烟樹暝
半天燈火幻疏紅

秋夜　黃超然

隱近園林風露涼虫聲無數出頹墻前朝舊事過如夢
不抵清秋一夜長

山村烟雨圖　王齊輿

空濛雲氣失前村孤客山行欲斷魂陜東磴危天易暗
更堪風雨送黃昏

野宿　王齊輿

蕭蕭風雨暗黃昏客舍青燈早閉門無柰春宵人不寐
子規啼破落花村

續溪書懷二首　董楷

行隨人世塵千里夢逐故山春萬重慈母新年音信缺
遥瞻雲白是巾峰

閣雪春陰未肯明卧聽寒玉瀉簷巖官居不事閒来往

閉戸焚香養性靈

懷舊　舒岳祥

蔌蔌藤花滿石床道人端坐受生香海棠枝上鶯啼處
二十年前事未忘

亂定後過西溪　舒岳祥

不過西溪三十秋亂餘重到淚雙流黃蒿滿地青烟少
日暮驅車不敢留

訪古村王彥高不值留竹間　翁森

西風吹起一襟秋逕度前村訪子猷不見子猷空倚竹
此心猶為此君留

訪朱道士不遇題山扉　翁森

閒来松下扣僊家惟見山扉掩碧霞步繞篩松霜徑滑
已將心事語黃花

海門道中宿田家　翁森

烟浦偶同漁父渡竹籬深宿野人家悠然此夜得真領
隴月初生梅始華

宿山中田家　翁森

欹坐頹簷醉濁醪松油燒盡夜蕭騷兒童十歲能吹笛
嘹亮一聲山月高

絶句　丁復

沙遠晴波淺漾金魚苗初上小如針將船載酒江頭飲
水柳千株滿岸陰

次韻西湖竹枝歌三首　丁復

上塘楊柳下塘陰阿郎愛貌不愛金塘水西流東入海
水深不似阿儂深

柳葉如眉枝似腰贈郎摻挽最長條條長即與儂心遠
不是為儂春態嬌

錢塘潮来兩岸平錢塘潮落江月明錢塘女子新樓閣
半夜吹簫鸞鳳鳴

柴門　陳孚

柴門不掩白雲斜案有黄庭呂有茶孤鶴一聲山月落
天風吹露濕松花

山間感事　陳孚

猿啼不住雨蕭蕭山林秋爽萬木高煨芋火邊捫虱叟
夜深吾汝話前朝

江村　陳孚

綠蒲風起趁殘霞水鳥相呼立岸沙獨繫小舟潮未落
漁燈幾點出蘆花

湖上感舊　陳孚

昔日朱樓擁翠鈿久埋猶在草芊芊東風第六橋邊柳
不見黄鸝見杜鵑

雨華臺　陳孚

巍臺千仞梵王家雲淡秦淮月映沙天雨寶華今不見
空聞人唱後庭花

揚州　陳孚

白雁飛殘水滿洲驛亭眯雨古槐秋平生最惡荆軻事
手障西風過揚州

自永福縣過八十里山　陳孚

下山如井上如梯亂石嵯岈割馬蹄正是行人行不得
鷓鴣更在隔林啼

和陳僉事巡按漳州　潘奕

枕榔樹暗道繞通山嘯鼪鼯水射工曾叱青驄行九折
至今猶落夢魂中

即事有成　楊敬德

載筆年年危翠華夢回書幌落燈花東風點點來南雁
為報春洲長荻芽

題石門洞　楊敬德

一入巖扉路杳然分明身在鬱藍天遥憐月冷風清夜
玄鶴歸來星滿川

和吳閑閑宗師宿西山　楊敬德

芝草琅玕覆石壇玉簫吹月翠微間倚松靜聽泉鳴澗
隱几閒看雲出山

送白誠之治中　楊敬德

帢幘峰前湖水東樓臺無數倚春風我曾把釣臨天鏡
鷗鷺相忘落照中

絶句二首　秦不華

綉幰鈎月夜生凉花霧陰陰入畫堂吹徹玉簫人未睡
更添新火試沉香

金吾列侍擁旌旄五色雲深雉尾高視草詞臣方退食
内官傳勅賜蒲萄

送王奏差調福州　泰不華

春水溶溶滿鑑湖蘭州長護錦屠蘇可憐走馬閩山道
榕葉陰中聽鷓鴣

題祁真人異香卷　泰不華

金闕芙蓉畫山天香縹緲碧雲間夜深放鶴三花樹
自把黃庭月下看

送新進士還蜀　泰不華

金絡絲韁白鼻騧錦衣烏帽小宮花臨邛市上人争看
不是當年賣酒家

塞上　潘伯脩

野水無邊玉帳寒奔星不夜墮滄灣起看月出黃龍府
何處雲歸長白山

洮上　潘伯脩

倦客蕭條晚自眠夢行秋水蹐秋烟家山在眼忽驚覺
屋上長林風動天

過芙蓉村　潘伯脩

日暮東風吹客衣水光春色弄晴暉野桃無主清江渡
山雨初收白練飛

送文海道書史　潘伯脩

休將春夢到遼西黑水無山四望迷正有雲帆千萬葉
隨風流轉入燕齊

小景為危大樸題　林暾

新篁碧篠未成林老樹參天雲霧深白日茅亭臨水築
滿江風雨聽龍吟

自寧川如鄞道中　曹文晦

盤盤古堰帶崩沙綠樹陰中四五家十二橋邊今日過
一灣流水浸桐花

九日登玉霄峰二首　曹文晦

洞戶陰森翠霧開十年三度夢中來殷勤為問松頭鶴
白髮登高更幾回

重陽昔與少年遊紅袖黃花送酒籌今日西風崖石路
白頭烏帽不勝愁

趙待制山水　陶宗儀

山外溪平不肯流山前喬木易知秋水晶宮裏清幽地
不信無人著釣舟

張渥湘妃鼓瑟圖　陶宗儀

朱絃促柱鼓湘靈霧鬢風鬟下紫冥萬頃碧波明月裡
曲終惟見數峰青

送良左菴歸天童山　方明敏

歸去山中筍蕨肥石泉茅屋薜蘿衣一經靜坐蒼松下

閑看孤雲自在飛

月夜　方明敏

花蕚凝寒露未消月華如水夜迢迢多情却怨丹山鳳
不向人間載玉簫

滄浪漁歌二首　葉見泰

雪消江水白[illegible]來江上桃花映水開釣得活魚須換酒
白頭浪裏棹船廻

雨晴斜日照漁蓑笑逐蓮舟入芰荷浦口月明風浪静
有人教唱竹枝歌

過龍江聞雁　許伯旅

邉邉奔走厭風埃五載思家僅一廻却恠隨陽雙白雁
又將秋色過江來

題紈扇　許伯旅

紈扇新成露色光坐看明月墮滄浪也知溽暑人間近
預借西風一夕涼

秋閨三首　余尚則

重重寶幄碎寒光撥盡爐灰夜轉長不是無心看牛女
羅衣生怕汚秋霜

翡翠衾寒月影孤西風吹夢到東吳曉來移却窓前榻
怕見屏風蛺蝶圖

雨歇溪源汩汩流水流無限似儂愁但將淚滴清溪上
一夜隨波到隴頭

小遊僊二首　王澤

山中十日酒初醒却愛玄都夜景清起坐天門吹玉笛
月中珠樹起秋聲

東度扶桑看日華却從王母借飆車夜涼海色平如掌
倒看青天起赤霞

竹枝青鳥　王澤

阿母瑶池信不通茂陵松栢老秋風野垣春雨叢篁綠
青鳥猶來認故宮

煬帝行宮　黄庚

彩鳳樓前汴水流君王不復錦帆遊長堤舊日青青柳
曾帶春風拂御舟

西湖行春　黄庚

畫船無復舊笙歌湖水年年自碧波回首蘇公堤上柳
綠陰不似昔時多

蘆雁　顧碩

拍天烟水接瀟湘蘆葦秋風葉葉涼何處漁郎夜吹笛
雁群驚起不成行

題畫　顧碩

茂陵帝子好神僊別起高樓入半天望斷巢笙空外下
海山珠樹沒秋烟

田家初夏　於初翁

繅車鼓斷雪盈箱緑遍西疇水滿塘深閉柴門鷄唱午
滿籬蛺蝶刺花香

田文呈雲谿叔　於初翁

樓對青松巖枕溪飲瓢甘自樂耕犂秋江一雨暮帆落
赤葉楓林𪈼鳥啼

送人歸南昌　宗泐

紅顏緑髮映春袍三十年前白下橋亂後重逢天竺寺

相看如夢說前朝

道中　宗泐

青石縣離花暴暴緑田分澗水泠泠人家深住黃犢塢
漁網高張白鷺汀

山水圖　宗泐

緑水青山茂苑西荷花開滿越來溪漁郎蕩槳灣頭去
五月深林謝豹啼

寄東軒　宗泐

黃菊初開白露零淮河水落遠山青一聲鴈度秋雲冷
吟到黃昏月滿庭

遊峨眉山紀行　方孝孺

山頭月出天初露江面風生水欲波正是勝遊新得意
片雲相引入岷峨

題山水　方孝孺

霜落江南木葉[illegible]天波浪一舟還何人得似林中叟
目送浮雲過[illegible]

題扇　賀銀

青林碧澗倚西東崖瀉銀河落九重琴釣罷歸樵唱晚
淡烟疎雨夕陽紅

題畫　賀銀

天際晴[illegible]點點青渚蘋汀鳥總閑情晚来一曲瀟湘調
人在松亭待月生

舟中有懷　戚存心

蓬底秋眠不解衣江頭月落曉星稀誰知一枕懷人夢
直到山家白板扉

過潯陽驛　戚存心

浩渺波光接遠天琵琶亭下思綿綿誰知此夜船窗月
又是江州一度圓

發龍江驛　戚存心

朝辭金闕暮龍江江口飛來白鷺雙多少離懷與秋思

緫隨凉雨到船窓

題桃花白頭公圖　　戚存心

暖風晴日露桃開粧點春容入畫来山鳥莫嫌歸去晚
白頭終合老天台

秋江送別　　鮑仁濟

野樹西風一雁秋江亭日落送行舟不知別恨深多少
明月蘆花水自流

憶故鄉　　鮑仁濟

栝嶺東頭是故鄉碧天雲樹思茫茫甌江直與滄溟接
不及覊人別恨長

雪塢　　鮑仁濟

何處村南與村北風急歸鴉水雲黑漁家晚飯燒荻根
門外雪花深一尺

題詹叔正扇面竹　　張羽

水落瀟湘秋意長湘妃清淚濕衣裳夜深聽罷雲和瑟
明月滿天風露凉

山水圖　　王一寕

山下陰雲畫不開一溪新漲浸樓臺由来地僻無行迹
惟有踈松覆緑苔

扁舟釣雪　　王㝢

楚天歲晚凍雲長一棹寒江釣夕陽却憶宦遊歸路遠
幾回風雪過錢塘

過土木有感　　葉恩

白骨如山野燒春英靈都逐馬蹄塵淡烟極目迷青草
細認當年誤國人

過十二峰　　陳貞韶

荆南路盡入夷陵驟馬西從蜀道行巫峽秋高霜氣肅
啼猿不作斷腸聲

山居　　曾穆

雲横幽壑隨時減春透芳林到處新鷄犬數間叢竹裏
人家應只在嶙峋

題鶴聽　　杜寧

玉整玄裳絶點埃月明曾共舞僊臺一般興醉朝元客
滿地松陰鎖緑苔

送王進士　　石允常

送君千里到長安無限梅花客裏看月落卅陽光滿地
春風吹入馬蹄寒

錦官逢劉子清　　石允常

別家六月信音踈昨夜逢君勝待書君到成都應萬里
近来消息又何如

題鶺鴒圖　林鶚

幾年天上造鵷班振翮西雝雪色寒湖海歸尋白頭侶
栁塘春水正漫漫

墨菊　林鶚

竹外山光映石壇群芳正怯曉霜寒晚香亭上題詩處
冷淡秋容獨耐看

小房獨坐　陳選

龍帶洞雲行雨去猿尋山果近窓来幽齋乆曠高人跡
砌面重重封綠苔

思鄉　陳選

幾載離家逐轉蓬洞門長使白雲封偶來辟上看圖畫
恍惚猶疑是夢中

暮春歸故山草堂　謝省

堦前花落樹間稀籬外風輕燕子飛頭白見春堪自愧
不如春在客前歸

寄黃世顯　陳彬

芙蓉花後有歸期明月凉風入夢思看到三春楊栁色
孤鴻自恨語歸遲

寄袁繡衣　陳彬

草長蘪蕪滿徑苔浮烟未散雨還来扶桑影裏甘棠樹
多少遊人日往廻

重遊國清　夏塤

佛殿僧房鎖夕暉重来又是十年期若教坐石論興廢
只有青山是舊時

題范蠡遊湖圖　夏塤

數點青螺出水高片帆帶雨五湖遥不知日暮歸何處
碧樹叢中是定陶

寄謝鳴治二首　黃孔昭

百年日月去如流一別如何動十秋可是宦途無定跡
空將萍梗怨交游

夢裏相逢[illegible]言[illegible]來身在大江濱何當了却公家
事共對江山[illegible]人

題桃源圖　黃孔昭

桃花樹葉村村樹雲白烟青處處山鷄犬太平迎客慣
不妨流水出人間

休衙即事　林克賢

落日荒荒照女墻輕陰閣雨過西廂無情最是新巢燕
猶自雙雙語畫梁

看菊　潘禎

獨憐九日在天涯夢繞東籬海上家千里一官空白首

十年雙眼又黃花

奉和長兄見憶韻　謝續

目斷秋雲落雁時彭城幾度憶論詩多情夜夜孤燈夢
不待春風到草池

寄黃世顯　謝續

夢逐瀟江月上時江頭潮水白差差從來不識燕山路
只記當年此別離

送李賓之編脩扶侍還長沙省墓二首　謝鐸

彩衣江上及春遊春盡江南水亂流明月白雲山上路

故鄉何處是并州

江頭春色送飛花江上青山舊路斜楚酒一春渾醉客
停車何日向長沙

題竹　謝鐸

日落鷓鴣啼遠林寒雲漠漠漲秋陰誰家船上竹枝曲
喚鳳不來江水深

送陳師召　謝鐸

秋盡湘江鴈未歸馬頭黃葉向人飛多情正怯東郊路
一夜西風又客衣

項進士便面　王珝

天光低碧寒浮竹峰色紆青晚入樓長憶清秋遊上竺
歸來明月滿湖頭

次韻范寧國戲答林憲長索酒　王珝

六年南海逐流萍不見天邊舊酒星聞道瀟江皆鴨綠
敬亭肯放謝公醒

郴中青山水小景次王修撰韻　王珝

永嘉山水繡成堆曾憶前年訪舊來何處最牽東閣夢
一林松影覆春苔

題山水寄丘大防　盧濬

赤城山下石橋東中有茅廬隱卧龍憐我孤身湖海外

千林烟樹一歸鴻

秋日遣興　盧濬

西風蕭瑟倚山秋古樹摩空寄遠愁何處主人吹短笛
一燈挑盡倚西樓

田家　黃俌

秋稻連雲半未黃十家茅屋五家桑遶村流水斜陽影
風景依稀似故鄉

送人　黃俌

一鴈西來九月秋黃花綠酒送行舟舊游何處頻回首
水滿長江月滿樓

過徐州　黃俌

野寺山頭夕照紅西風寒色滿秋空平蕪渺渺南天遠
回首鄉心落鴈東

題鄭節婦卷　戴豪

堦前死草更無春留得旌門墨尚新三十年前風雨夜
一燈長伴未亡人

題覩梅圖　夏智

風雪西湖幾樹梅柴門孤鶴報初開吟成香影情無賴
獨棹寒波月裏回

夜宿清遠峽　劉致中

峽山夜泊已黃昏風色蕭蕭欲斷魂明發陽山渺何處
瘴烟如墨暗蠻村

詠庭前花竹　李俊

不逐凋零不逐華淡烟疎雨野人家客來不問庭前竹
只看薔薇一樹花

山中雜興四首　夏鍭

行過深溪放馬蹄草茵鋪到小堂西陰陰竹路殘花滿
童子開門鳥自啼

門外清江是釣家白頭老子卧晴沙漁舟一箇午風靜
移向中流載柳花

何處風光欲斷魂水邊雲裏有芳園馬蹄不識山家路
相趁溪敲到小門

漁竿擲在白雲溪有箇人家住水西蒼樹重重人不見
釣槎乞與照山鷄

舟泊　夏鍭

落木孤村帶夕曛寒鴉飛盡水沄沄故鄉此去一千里
終日船頭望白雲

次董萬紀　夏鍭

逢人一醉秣陵秋回首新知是舊遊他日相思何處所
敬亭花發又春愁

送李德舉守長沙　夏鍭

把酒逢春江上頭白雲兩地更悠悠行人若問金城柳
依舊青青消御溝

澄江夜泛　徐慶亨

萬丈波光湛素秋小舟如在洞庭遊滿天明月夜如畫
遠見眠沙雙白鷗

隋宮　侯臣

殘柳籠烟日已斜錦帆紅袖委塵沙不聞玉樹當年曲
惟見青帘賣酒家

柳枝　侯臣

記得追趨入禁城輕烟弄暖隔堤明今年擬上長安道
還傍春陰控馬行

懷友人　王從昂

故山雲樹動西風望斷天台[illegible]重雲裏一聲回鴈過
寄來書是去年封

期趙羽山不至　王從昂

回棹曾期過草堂青山對樹只微茫東樓夢醒花無語
坐聽鶯聲到夕陽

遊石梁　應良

曇花亭前雷雨飛石梁天巧眼中稀素裾蒼履沾雲濕

我自天台華頂歸

晦日湖上呈甘泉丈顧未齋鄭少谷諸公　應良

五湖應異曲江頭楊柳新蒲未解愁九十韶光春日盡
惜春猶共作春遊

畫漁樵便面　王爌

晚山深樹碧層層鐵色雲磯絡古藤烟雨初收江色淨
閒看柳影上漁罾

遊明巖　王爌

雨晴平度石橋西夾路青山促馬蹄忽聽鐘聲出空谷
始知竹裏有招提

宮詞二首　趙璣

瑣窗朱戶思無涯怕見東風老物華日暮倚門收竹葉
夜深橫笛落梅花

深閨寂寂爐薰細芳草萋萋輦路賒試問雙飛簾外燕
欲卸春色到誰家

雪晴　趙淵

十日天青見麥田鴈鴻隨處水痕乾江邊一樹消不盡
定是梅花我去看

題張錄參平沙落鴈圖　趙淵

一片秋聲何處落江空沙迥蘆花明深深影共雙鳧去
想到滄溟夢未醒

雨宿介峯菴　黃綰

終宵雨打白雲扉曉起千山萬壑流却憶去年二月晦
夜燒生採鼎峰頭

題吳太監行邊圖　黃綰

窮居山上臨沙漠百里黃河負水還誰唱涼州海西曲
黃雲白草共愁顏

寫松　黃綰

秋盡獨行飛葉冷天高懸壑翠陰橫宵然如入三山去

月落桃花潭水清

遊瓊花觀　　葉忠

瓊花零落自何年獨說東風開水僊今日水僊花亦謝
滿庭黃葉墮霜前

雨中過會稽　　施應婁

范蠡城邊春雨繁桃花流水暗消魂不知身逐東風遠
猶自逢人說故園

和林損菴正月對菊　　金賁亨

對爾能生水雪心小軒那復一塵侵何人不識陶元亮
誰信長生直到今

白菊一本灑然可觀詩以賞之　　金賁亨

一片白雲生几席半空孤鶴下軒墀不煩驛使遙相寄
別是江南春一枝

暮春訪竹江於北山次韻　　林元叙

停杯不飲惜春歸一曲傷春酒力微暮雨瀟瀟愁欲睡
隔簾燕子怪來飛

次題黃氏江雲閣　　林元叙

江流一帶橫江閣江上晴雲自去來凭欄把酒看雲影
半落江心半在杯

聞笛　　林元秩

桓伊何處弄新聲秋正平分月正明獨有吳王城下客
短蓬夜半不堪聽

漫興　　林元秩

蘭若周遭翠欲流出門只合夢清幽卷書不讀看山坐
心與白雲江上游

題史痴翁小景　　陳子直

山好青天四面開亦堂隱約白雲堆刺桐匝岸緇塵少
何處風波一棹回

次赤城先生遊龍潭韻　　陳子直

夕陽古寺翠微間羸得當年半日閑花鳥有情還一到

小橋流水足看山

題碧梧棲鳳圖　　周寵

花滿平林柳滿堤春風處處囀黃鸝清時莫道無鸞鳳
多在碧梧深樹棲

懷歸　　周寵

淹留宦跡幾星霜步月思家只斷腸羸得黃塵滿衣篋
解纓何日濯滄浪

夏至齋居　　蔡雲程

桂竹離披雨乍晴空齋獨坐夜逾清雲開忽見鍾山月
蕩漾湖光萬頃平

經梅都尉故宅　　梁嬰程

碧瓦朱扉孔雀屏秋風轉盻盡飄零蕭疎惟有剛垣竹
留得餘陰覆户庭

越中清明　　潘瑊

去年寒食吴山頂今日清明越水濵把酒獨看沙上鳥
春風兩度客中人

先祠成二首　　范宗文

風木池邊結小亭三春寸草不勝情白雲最解人心事
猶自飛來映水明
波擁晴光水鳥鳴坐移花影上簷楹池塘碧草春無限
詩句那能夢得成

遊天台山二首　　金克厚

夜宿清溪聆桐栢又從桐栢上瓊臺偎人跨鶴歸何處
巖下碧桃花自開
去年東去壽山房清夢蕭然到石梁今日春風舒病眼
曇華亭外雨花香

平溪晚行　　趙大佑

露下深山入夜清懸溪孤月向人明楓亭蘭省經年地
朔雪炎風自客情

渡江　　趙大佑

風起槎頭擁雪堆江天漠漠動晴雷蓬窓午夢歸山舘
疑是秋荼帶雨來

竹枝詞　　管邦宰

湖烟出沒湖山高湖風那肯回郎橈含情欲截西流水
借誰為買并州刀
蘇小門前柳繫船柳絲離恨相縈連纖腰學得耶陽舞
憔悴妾心終自憐

晚春　　戴鎧

野棠開傍草堂幽風剪餘花作水流休為春光憐寂寞
黃鸝枝上不曾愁

無題　　戴鎧

打起啼鶯計亦差夢飛原不到天涯消𤨏幾度鈎簾坐
不見歸人見落花

遊潘省元柳花菴　　李岳

出門十里到梅花古木含烟起暮鴉漫向榮枯論桃李
河陽千古屬潘家

秋夜　　臧相

梧葉吟秋率未休露簷風帽冷颼颼兒童貪睡喚不醒
半夜月明簾上鈎

題扇　　臧相

春風不記舊何蹤野度橋平水自春日暮佳人行處是
碧雲堆裏亂山重

送周司訓歸田　　余鐸

江郭飛花亂客愁江天風雨暗孤舟明珠按劍堪誰語
惟有衡山是舊遊

海門坐雨　　楊鑾

海上春深花亂飛東風吹雨暗山扉客懷此際偏惆悵
更聽鵑聲出翠微

夏至書齋獨坐　　陳光哲

小齋長日靜徘徊閒愛幽蘭手自栽綠樹繞簷雲影亂

一簾疎雨燕歸來

客中逢鴈　　蔡德素

溪頭三逕幾時回旅鴈初逢菊未開本為人間送秋信
如何却帶遠愁來

病中見落花　　林肯蘇

年年長見落花新今見落花愁殺人縱使春光易流轉
花飛那得更逢春

有感　　金邦

江上花飛是暮春江頭遊子倍傷神一年幽事成虛約
只恐光陰不待人

秋夜待客　　張鈇

碧天月上野烟沉門巷蕭蕭亂草深倚遍闌干人未到
一聲寒鴈滿城砧

舟中分韻得移字　　孫銳

長日漳河畫舫移洞簫聲遠錦帆遲清狂更得滄江侶
斗酒千篇白雪詩

雪夜　　孫銳

莫辭寒夜酒杯深明月梅花共此心坐久不知清漏盡
晚風吹動玉龍吟

登雨花臺　　何龍

雨花臺自帝家名一葉花飛萬朶輕却怪當年花自舞

天風吹不到臺城

寓楊子舟中　　劉恩至

萬丈波光一葉舟月明風細起人愁孤身遠繫慈親念
暗把歸心逐水流

和胡練溪明府　　劉恩至

海國甘棠綠正肥疊峰四野列重闈使車行處春風好
無數飛花拂錦衣

三台文獻錄卷之二十三

三台文獻録後語

是録　磐石李公爲吾台刺也公刺不止是其大者三蘇文選三子口義而莊子復有通義他如時制律書可十餘種余弗論也論是三者三台視三蘇不猶方國於中原乎三蘇視三子又不猶乎易於險與乎合而視諸六經則固圖與圖中矣由是知六經之尊老子則玄莊列則放三蘇則邊三台皆弗敢望也雖然於六經則近矣何者今夫民之用也黍粟急矣然以錢貝臨之不免讓羸至以金玉而臨錢貝則金玉貴也復以明珠和璧而臨金玉則珠璧奇也乃寄命則惟黍粟焉故曰六經黍粟之文黍粟則三台亦囷倉之鍾釜矣顧局之方國莫與布揚　磐石公特耻而刺之美哉公之盛心榮往敎來抵鄭虔興學踵矣感是余益嘆古今賢才當不乏人顧著作多泯沒不傳即台之先有車氏清臣黄氏康敏著其紀略易通皆前賢未發理學也使人紫陽之目箋諸六經必矣竟不得與穀耕桃溪諸集並傳豈造物者故抑之耶嗟乎嘗觀之天矣五星列宿經緯有章若含譽若老人世之所瑞者然不得以時見也故六經如五星而群賢如列宿諸子百家亦可名而可占者三百　十座也彼喙喙而爭嘈嘈而雜乃得繁星灼爍布滿碧空而含譽老人一出而伏不猶吾人胷中之奇乎不猶吾人胷中之奇乎故曰力田逢時巧仕獲遇始知磐石公之用心盛矣余愚而情想無表見於来然不能不為往者

幸焉辟之臨淵而溪鼓吻耳乃亦附數語者葢公之委不敢辭而文獻之高下則非所敢論矣

賜進士出身承直郎禮部祠祭司主事後學陳錫書

三

三台文獻錄二十三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李時漸編時漸字伯鴻號磐石壽光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陝西按察司副使是編乃其守台州時與郡人王允東陳公綸黃承忠等采訪台州一郡往哲遺文分類選錄自唐迄明嘉靖凡二百九十六人得文十六卷賦詩七卷卷首所列姓氏有正編有續編而集中則合爲一不知前何以分後又何以合也

陶韋合集十八卷

〔明〕凌濛初輯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凌濛初刻朱墨套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陶韋合集十八卷》提要

陶靖節先生集序

古者賢士之詠歎思婦之悲吟莫不為詩情動於中而言之以導之所謂詩言志也後世摛詞者離其性而自托於人僞以爭漁吏之譽於是詩道日微余觀漢魏以逮六朝作者

蝟起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者阮步兵左太冲張景陽陶靖節四人而已靖節先生人品最高平生任真推分忘懷得失每念其人輙慨然有天際真人之想若夫微衷雅抱觸而成之或因拙以得工或發奇而似

易望之嶺玉淵珠光采自露先生不知也其与藥疏彩會無闕胸臆者當與日談矣梁昭明太子嘗手葺為編序而傳之歲久頗為後人所亂其間竄者什居二三竊疑其謬而絕無善本是正頃友人偶以宋刻見遺無聖賢羣輔二目篇次正與昭明集本脗合中與今本異者不啻數十處凡嚮所疑渙然冰釋此執林之一快也吳君尚卿語余陶集得此幸不為妄爾所汨沒盍刻而廣之余乃以授尚卿而并道其始末如此尚卿名汝紀新安人今卜築金陵觀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萬曆癸卯秋瑯琊焦竑書

從来以繼陶者莫如左司而兩集無合刻者合之自何觀察公露始余游白門時以其刻見示為之爽然而諸家之評其詩者陶則宋人獨詳章於近世亦復不少其丹鉛雜見不能定于一斟酌其間則余竊有取焉爾

吳興凌濛初識

凌南榮校

陶靖節先生集序

梁昭明太子統撰

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忮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道。親己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遇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

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士。競之若泄尾閭。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鴛雛。豈競鳶鴟之肉。猶斯雜縣。寧勞文仲之牲。至于子常甯喜之倫。蘇

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於負芒。饕餮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釐而謁帝。或被褐而負薪。鼓枻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衆事。寄衆事以

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其文章不羣。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眞。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汙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爲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并粗點定其傳。編之于録。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游泰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陶淵明傳

昭明太子撰

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也。曾祖侃。晉大司馬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羣。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

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悋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後爲鎭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

種粳。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卽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徵著作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淵明嘗往廬山弘命淵明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之間邀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迕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淵明情款。後

為如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淵明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弘又邀延之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歸。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絃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常候之。值其釀

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迹匡山。淵明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讎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是故淵明示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宋

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

靖節徵士誄

宋金紫光祿大夫贈特進顏延年撰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其樂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由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緜世寖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亦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

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泛餘波乎有晋徵士潯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每見其默少而貧苦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絇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有詔徵著作郎稱疾不赴春秋六十有三元嘉四年月日卒於潯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筭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

徵士其詞曰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遘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遥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而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畏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祿等

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棄官。稚賓自免。
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辭歸來。高蹈獨善。亦既
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巘。葺宇家林。晨煙暮靄。
春煦秋陰。陳書綴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
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
非直也明（一作晴[illegible]）。是惟道性。糾纆斡流。冥漠報施。孰云
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諐斯義。履信曷憑。
思順何寘。年在中身。疢病痁疾。視化如歸。臨凶

若吉。藥劑弗嘗。禱（一作[illegible]）祀非恤。傃幽告終。懷和長畢。
嗚呼哀哉。敬述清節。式遵遺占。存不願豐。沒無
求贍。省訃卻賻。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窆。
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
多暇。伊好之洽。接閻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
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礙。哲人
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
中言而發。違衆速尤。迕風先蹶。身才非實。榮聲
有歇。徽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
智焉而斃。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
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陶靖節集目錄

卷之一
詩四言
停雲并序
時運并序
榮木并序
贈長沙公并序
酬丁柴桑
答龐叅軍并序
勸農
命子
歸鳥
卷之二
詩五言
形贈影并序
影答形

神釋
九日閒居并序
歸園田居五首
問來使
遊斜川并序
示周祖謝三郎
乞食
遊周家墓栢下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答龐叅軍并序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連雨獨飲
移居二首
和劉柴桑
酬劉柴桑
和郭主簿二首

於王撫軍座送客
別殷晉安 并序
贈羊長史 并序
和張常侍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悲從弟仲德

卷之三

詩五言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 二首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二首
癸卯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乙巳歲三月使都經錢溪
還舊居
戊申歲六月遇火

己酉歲九月九日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穫
飲酒 二十首
止酒
述酒
責子
有會而作 并序

蜡日
四時

卷之四

詩五言

擬古 九首
雜詩 十二首
詠貧士 七首
詠二疏

詠三良
詠荆軻
讀山海經十三首
挽歌辭三首
聯句
卷之五
賦辭三首
感士不遇賦并序

閑情賦
歸去來辭
卷之六
記傳贊述十三首
桃花源記并詩
孟府君傳并贊
五柳先生傳并贊
扇上畫贊

讀史述九章
卷之七
傳贊
天子孝傳贊
諸侯孝傳贊
卿大夫孝傳贊
士孝傳贊
庶人孝傳贊

卷之八
疏祭文四首
與子儼等疏
祭程氏妹文
祭從弟敬遠文
自祭文
附錄
靖節徵士誄顔延年撰

陶靖節傳 昭明太子撰

陶靖節集序 昭明太子撰

言是之曰以傳雲名篇乃用詩人義二回賦四首興之遺意也

劉後村曰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後惟陶公最高停雲榮木等篇殆突過建安矣

陶靖節集卷之一

詩四言

停雲 并序

停雲。思親友也。罇酒新湛。園列初榮。願言不從。歎息彌襟。

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

停雲靄靄。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有酒有酒。閑飲東窗。願言懷人。舟車靡從。

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競用新好。以怡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

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閒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寔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

時運 并序

時運。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影獨游。欣慨交心。

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滌餘靄。餘靄微消。有風自南。翼彼新苗。

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欣載矚。人亦有言。稱心易足。揮茲一觴。陶然自樂。

延目中流。悠悠清沂。童冠齊業。閒詠以歸。我愛其靜。寤寐交揮。但恨殊世。邈不可追。

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橫床。濁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余。

榮木 并序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有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

采采榮木。結根于茲。晨耀其華。夕已喪之。人生若寄。顦顇有時。靜言孔念。中心悵而。

采采榮木。于茲托根。繁華朝起。慨暮不存。貞脆由人。禍福無門。匪道曷依。匪善奚敦。

嗟予小子。稟茲固陋。徂年既流。業不增舊。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我之懷矣。怛焉內疚。

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

贈長沙公族祖 并序

長沙公於余為族。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為路人。經過潯陽。臨別贈此。

同源分流。人易世疏。慨然寤歎。念茲厥初。禮服遂悠。歲往月徂。感彼行路。眷然躊躇。

於穆令族。允構斯堂。諧氣冬暄。映懷圭璋。爰采春花。載警秋霜。我曰欽哉。實宗之光。

伊余云遘。在長忘同。笑言未久。逝焉西東。遙遙三湘。滔滔九江。山川阻遠。行李時通。

何以寫心。貽此話言。進簣雖微。終焉為山。敬哉離人。臨路悽然。款襟或遼。音問其先。

酬丁柴桑

有客有客。爰來爰止。秉直司聰。于惠百里。飡勝

如歸。矜（一作誠非）善若始。
匪惟也諧（一作諧也）。屢有良游（一作遊非）。載言載眺。以寫我憂。放歡
一遇。既醉還休。寔欣心期。方從我遊。

答龐叅軍并序

龐爲衛軍叅軍。從江陵使上都。過潯陽
見贈。

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
他好。樂是幽居。朝爲灌園。夕偃蓬廬。

人之所寶。尚或未珍。不有同好（一作愛非）。云胡以親。我求
良友。寔覯懷人。惟心孔洽。棟宇惟鄰（一作爲非）。
伊余懷人。欣德孜孜。我有旨酒。與汝樂之。乃陳
好言。乃著新詩。一日不見。如何不思。
嘉遊未斁。誓將離分。送爾于路。銜觴無欣。依依
舊楚。邈邈西雲。之子之遠。良話曷聞。
昔我云別。倉庚載鳴。今也遇之。霰雪飄零。大藩
有命。作使上京。豈忘宴安。王事靡寧。
慘慘寒日。肅肅其風。翩彼方舟。容裔江中。勗哉
征人。在始思終。敬茲良辰。以保爾躬。

勸農

悠悠上古。厥初生人。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智巧
既萌。資待靡因。誰其贍之。實賴哲人。
哲人伊何。時爲后稷。贍之伊何。實曰播殖。舜既
躬耕。禹亦稼穡。遠若周典。八政始食。
熙熙令音。猗猗原陸。卉木繁榮。和風清穆。紛紛

士女。趨時競逐。桑婦宵征。農夫野宿。
氣節易過。和澤難久。冀缺攜儷。沮溺結耦。相彼
賢達。猶勤壟畝。矧伊衆庶。曳裾拱手。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宴安自逸。歲暮奚冀。儋石
不儲。飢寒交至。顧爾儔列。能不懷愧。
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不履。若能
超然。投迹高軌。敢不斂衽。敬讚德美。

命子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爲虞賓。歷世重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

紛紛戰國。漠漠衰周。鳳隱於林。幽人在丘。逸虯（一作蚪）遶雲。奔鯨駭流。天集有漢。眷予愍侯。

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夙邁。顯茲武功。書誓山河。啓土開封。亹亹丞相。允（一作夙）迪前蹤。

渾渾長源。蔚蔚洪柯。羣川載導。衆條載羅。時有語默。運因隆窊。在我中晉。業融長沙。

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

肅矣我祖。愼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迹風雲。冥茲慍喜。

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顧慚華鬢。負影隻立。三千之罪。無後爲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

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

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於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

日居月諸。漸免于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歸鳥

翼翼歸鳥。晨去于林。遠之八表。近憩雲岑。和風不洽。翻翮求心。顧儔相鳴。景庇淸陰。

翼翼歸鳥。載翔載飛。雖不懷游。見林情依。遇雲頡頏。相鳴而歸。遐路誠悠。性愛無遺。

翼翼歸鳥。馴林徘徊。豈思天路。欣及舊棲。雖無昔侶。衆聲每諧。日夕氣淸。悠然其懷。

翼翼歸鳥。戢羽寒條。游不曠林。宿則森標。晨風淸興。好音時交。矰繳奚施。已卷安勞。（卷與倦同）

陶靖節集卷之一　終

陶靖節集卷之二

詩五首

形影神 三首并序

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

形贈影

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一作悴）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奚覺無一人親識豈相思但餘平生物舉目情悽洏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

影答形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游崑華邈然茲道絕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憩蔭若暫乖止日終不別此同既難常黯爾俱時滅身沒名亦

[illegible]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而淵明以五字盡之曰世短意常多東坡以為[illegible]

盡念之五情熱立善有遺愛胡為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

神釋

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結託善惡同安得不相語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愛（一作壽）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九日閑居 并序

余閑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於言

世短意常多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露淒暄風息氣澈天象明往燕無遺影來鴈有餘聲酒能祛百慮菊解制頹齡如何蓬廬

士空視時運傾。塵爵恥虛罍。寒華徒自榮。斂襟獨閒謡。緬焉起深情。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

歸園田居 五首

其一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

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其二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其三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蘇東坡曰以夕露沾衣之故而違願者多矣

其四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携子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壠間。依依昔人居。井竈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

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其五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屬。日入室中闇。荊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問來使

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

中酒應熟。

遊斜川 并序

辛丑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閑美。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臨長流。望曾城。魴鯉躍鱗於將夕。水鷗乘和以翻飛。彼南阜者名實舊矣。不復乃為嗟歎。若夫曾城傍無依接。獨秀中皐。遥想靈山。有愛嘉名。欣對不足。率爾賦詩。悲日月之遂

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鄉里。以記其時日。

開歲倏五十。(一作日)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為茲游。氣和天惟澄。班坐依遠流。弱湍馳文魴。閑谷矯鳴鷗。迥澤散游目。緬然睇曾丘。雖微九重秀。顧瞻無匹儔。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否。中觴縱遥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

負痾頹簷下。終日無一欣。藥石有時閑。念我意中人。相去不尋常。道路邈何因。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老夫有所愛。思與爾為鄰。願言誨諸子。從我潁水濱。

乞食

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

言辭。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虚來。談話終日夕。觴至輒傾盃。情欣新知歡。言詠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

諸人共游周家墓栢下

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感彼栢下人。安得不為歡。清歌散新聲。緑酒開芳顏。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殫。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結髮念善事。僶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抱長（一作長抱）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鷄鳴。及晨願烏遷。在已何怨天。離憂悽目前。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慷慨獨悲歌。鍾期信爲賢。

答龐參軍 并序

三復來貺。欲罷不能。自爾鄰曲。冬春再交。欵然良對。忽成舊游。俗諺云。數面成親舊。況情過此者乎。人事好乖。便當語離。楊公所歎。豈惟常悲。吾抱疾多年。不復爲文。本既不豐。復老病繼之。輒依周孔往復之義。且爲別後相思之資。

相知何必舊。傾蓋定前言。有客賞我趣。每每顧林園。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或有數斗酒。閑飲自歡然。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物新人惟

舊。弱毫多所宣。情通萬里外。形跡滯江山。君其愛體素。來會在何年。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虛舟縱逸棹。回復遂無窮。發歲若俛仰。星紀奄將中。（一作高字作物非）明雨萃時物。北林榮且豐。神淵寫時雨。晨色奏景風。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冲。遷化或夷險。肆志無窊隆。卽事如已高。何必升華嵩。

連雨獨飲

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聞。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眞無所先。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自我抱茲獨。僶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

移居 二首

其一

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
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弊廬何必廣取
足蔽床蓆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
賞疑義相與析

其二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
酌之農務各自歸閑暇輙相思相思則披衣言
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爲忽去茲衣食當須

幾力耕不吾欺

和劉柴桑

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爲親舊故未忍言
索居良辰入奇懷挈杖還西廬荒塗無歸人時
時見廢墟茅茨已就治新疇復應畬谷風轉凄
薄春醪解饑劬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栖栖
世中事歲月共相疎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
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

酬劉柴桑

窮居寡人用時忘四運周空庭多落葉慨然已
知秋新葵鬱北牖嘉穟養南疇今我不爲樂知
有來歲不命室携童弱良日登遠遊

和郭主簿二首

其一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飆開
我襟息交遊閑臥坐起弄書琴園蔬有餘滋舊

穀猶儲今營已良有極過足非所欽春秋作美
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
真復樂聊用忘華簪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

其二

和澤周三春清涼素秋節露凝無游氛天高風
景澈陵岑聳逸峯遙瞻皆奇絕芳菊開林耀青
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銜觴念幽
人千載撫爾訣檢素不獲展厭厭竟良月

於王撫軍座送客

秋日淒且厲百卉具已腓爰以履霜節登高餞將歸寒氣冐山澤游雲倏無依洲渚思緬邈風水互乖違瞻夕欣良讌離言聿云悲晨鳥暮來還懸崖斂餘輝（一作游林）逝止判殊路旋駕悵遲遲目送回舟遠情隨萬化遺

與殷晉安别 并序

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掾因居潯陽後作太尉參軍移家東下作此以贈

遊好非久長（一作少年）一遇盡殷勤信宿酬清話益復知爲親去歲家南里薄作少時鄰負杖肆游從淹留忘宵晨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未謂事已及興言在茲春飄飄西來風悠悠東去雲山川千里外言笑難爲因良才不隱世江湖多賤貧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

贈羊長史 并序

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作此與之

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外正賴古人書賢聖留餘跡事事在中都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踰九域甫已一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負痾不獲俱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紫芝誰復採深谷久應蕪駟馬無貰患貧賤有交娛清謠結心曲人乖運見疎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

歲暮和張常侍

市朝悽舊人驟驥感悲泉明旦非今日歲暮余何言素顏斂光潤白髮一已繁闊哉秦穆談旅力豈未愆向夕長風起寒雲没西山厲厲氣遂嚴紛紛飛鳥還民生鮮常在矧伊愁苦纏屢闕清酤至無以樂當年窮通靡攸慮顦顇由化遷撫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㩦賓五月中，清朝起南颸，不駛亦不遲，飄飄吹我衣。重雲蔽白日，閑雨紛微微。流目視西園，曄曄榮紫葵。於今甚可愛，奈何當復衰。感物願及時，每恨靡所揮。悠悠待秋稼，寥落將賒遲。逸想不可淹，猖狂獨長悲。

悲從弟仲德

銜哀過舊宅，悲淚應心零。借問為誰悲，懷人在九冥。禮服名羣從，恩愛若同生。門前執手時，何

意爾先傾。在數竟未免，為山不及成。慈母沉哀痛，二胤纔數齡。雙位委空館，朝夕無哭聲。流塵集虛坐，宿草旅前庭。階除曠遊迹，園林獨餘情。翳然乘化去，終天不復形。遲遲將回步，惻惻悲襟盈。

陶靖節集卷之二 終

陶靖節集卷之三

詩五言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來苟冥會，婉孌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疎。眇眇孤舟逝，緜緜歸思紆。我行豈不遥，登陟千里餘。目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

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 二首

其一

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江山豈不險，歸子念前塗。凱風負我心，戢枻守窮湖。高莽眇無界，夏木獨森疎。誰言客舟遠，近瞻百里餘。延目識南嶺，空歎將焉如。

趙泉山曰二詩皆直[illegible]

其二

自古歎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曠巽坎難與期崩浪聒天響長風無息時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俗情如何捨此去遙遙至南荊叩枻新秋月臨

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晶晶川上平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其一

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免夙晨裝吾駕啟塗情已緬鳥弄歡新節泠

蘇東坡曰平疇二句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余之世農亦不識此語之妙

趙泉山曰[illegible]

風送餘善寒竹被荒蹊地為罕人遠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復返即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

其二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患長勤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

癸卯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寢迹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眄莫誰知荊扉晝常閉淒淒歲暮風翳翳經夕雪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勁氣侵襟袖簞瓢謝屢設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悅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平津苟不由棲遲詎為拙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別

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飈矯雲翮眷彼品物存義風都未隔伊余何爲者勉勵從茲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終懷在歸舟諒哉宜霜栢

還舊居

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今日始復來惻愴多所悲阡陌不移舊邑屋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鄰

老罕復遺步步尋往迹有處特依依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撥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草廬寄窮巷甘以辭華軒正夏長風急林室頓燒燔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將圓果菜始復生驚鳥尚未還中宵竚遥念一盼周九天總髮抱孤介奄出四十年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閑貞剛自有質玉石乃非堅仰想東戶時餘糧宿中田鼓腹無所思朝起暮歸眠既已不遇茲且遂灌西園

己酉歲九月九日

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蔓草不復榮園木空自凋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哀蟬無留響叢鴈鳴雲霄萬化相尋繹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

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顔遥遥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穫

貧居依稼穡。戮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司田眷有秋。寄聲與我諧。饑者歡初飽。束帶候鳴雞。揚楫越平湖。汎隨清壑迴。鬱鬱荒山裏。猿聲閑且哀。悲風愛靜夜。林鳥喜晨開。曰余作此來。三四星火頹。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遥謝荷蓧翁。聊得從君棲。

飲酒 二十首并序

余閑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輙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爲歡笑爾。

其一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

其二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九十行帶索。饑寒況當年。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

其三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

其四

栖栖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晨。遠去何所依。自值孤生松。斂翮遥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

其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

王荊公曰淵明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四句由詩人以來無此句

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其六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三季多此事。達士似不爾。咄咄俗中愚。（一作惡）且當從黃綺。

其七（艮齋曰秋菊有佳色一語洗盡古今塵俗氣）

秋菊有佳色。（一作和澤）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其八

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提壺挂寒柯。遠望時復爲。吾生夢幻間。何事紲塵羈。

其九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繿縷茅簷下。未足爲高栖。一世皆尚同。願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其十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一作止）中塗。此行誰使然。似爲饑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

其十一

顏生稱爲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饑至于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爲好。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裸葬何必惡。人當解意表。

其十二

長公曾一仕。壯節忽失時。杜門不復出。終身與世辭。仲理歸大澤。高風始在茲。一往便當已。何爲復狐疑。去去當奚道。世俗久相欺。擺落悠悠

湯東澗曰醒者與世計分曉而醉者頹然聽之而已淵明蓋沈冥之逃者故以醒爲愚而以兀傲爲穎耳。

張文潛曰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飲酒而況必欲其飲美酒乎其所與飲多田

談。請從余所之。

其十三

有客常同止。趣捨邈異境。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寄言酣中客。日沒獨何炳。（一作燭當秉非）

其十四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荊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其十五

貧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班班有翔鳥。寂寂無行跡。宇宙何悠悠。（一作一何悠非）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從過。鬢邊早已白。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

其十六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弊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鷄不肯鳴。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

其十七

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覺悟當念還。鳥盡廢良弓。

其十八

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惑。觴來爲之盡。是諮無不塞。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仁者用其心。何嘗失顯默。

其十九

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已。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盡介然分。拂衣歸田里。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

其二十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

止酒

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閑止。坐止高蔭下。步止蓽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懽止稚子。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暮止不安寢。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營衛止不理。徒知止不樂。未信止利己。始覺止為善。今朝真止矣。從此一止去。將止扶桑涘。清顏止宿容。奚止千萬祀。

述酒

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草雖未黃。融風久已分。素礫皛修渚。南嶽無餘雲。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流淚抱中歎。傾耳聽司晨。神州獻嘉粟。西靈為我馴。諸梁董師旅。羊勝喪其身。山陽歸下國。成名猶不勤。卜生善斯牧。安樂不為君。平王去舊京。峽中納遺薰。雙陵甫三趾。顯奇文。王子愛清吹。日中翔河汾。朱公練九齒。閑居離世紛。峩峩西嶺內。偃息常所親。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倫。

責子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有會而作 并序

舊穀既沒。新穀未登。頗為老農。而值年災。日月尚悠。為患未已。登歲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資。煙火裁通。旬日已來。始

念饑乏之歲云夕矣慨然永懷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

擷泉山田此篇述其啟食之際尤為酸楚安得更長饑足終身未嘗足食也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饑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惄如亞九飯當暑厭寒衣歲月將欲暮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深恨蒙袂非嗟來何足吝徒沒空自遺斯濫豈彼志固窮夙所歸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

蜡日

風雪送餘運無妨時已和梅柳夾門植一條有佳花我唱爾言得酒中適何多未能明多少章山有奇歌

四時　忠州曰此顧凱之神情詩類文有全篇然顧詩首尾不類獨此警絕

劉履曰四時之詩見於顧愷之集中而此獨警絕疑顧作淵明摘出四句可謂善擇矣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　許彥周詩話曰此詩乃顧長康詩誤入彭澤集

陶靖節集卷之三終

陶靖節集卷之四

詩五言

擬古九首

其一

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

其二

辭家夙嚴駕當往志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有田子春節義為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

其三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蟄各潛駭草木從橫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

將還舊居。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
石。君情定何如。

其四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爲飛
鳥堂。山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古時功名士。慷
慨爭此場。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松柏爲人
伐。高墳互低昂。頹基無遺主。遊魂在何方。榮華
誠足貴。亦復可憐傷。

其五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
一冠。辛苦無此比。常有好容顔。我欲觀其人。晨
去越河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
意。取琴爲我彈。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孤鸞。願留
就君住。從今至歲寒。

其六

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

湯東澗曰：[illegible]……指白蓮社中人也。

知時。厭聞世上語。結友到臨淄。稷下多談士。指
彼決吾疑。裝束既有日。已與家人辭。行行停出
門。還坐更自思。不怨道里長。但畏人我欺。萬一
不合意。永爲世笑嗤。伊懷難具道。爲君作此詩。

其七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
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灼
灼葉中華。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湯東澗曰：[illegible]

其八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游近。張掖至
幽州。饑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不見相知人。惟
見古時丘。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
得。吾行欲何求。

湯東澗曰：[illegible]

其九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
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

湯東澗曰此篇[illegible]之意

求欲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雜詩十二首

其一

人生無根蔕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落地爲兄弟（一作落地成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其二

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遥遥萬里輝蕩蕩空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

其三

榮華難久居盛衰不可量昔爲三春蕖今作秋蓮房嚴霜結野草枯悴未遽央日月還復周我去不再陽眷眷往昔時憶此斷人腸

湯東澗曰[illegible]

其四

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觴絃肆朝日罇中酒不燥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常早孰若當世士冰炭滿懷抱百年歸丘壟用此空名道

其五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荏苒歲月頹此心稍已去值歡無復娛每每多憂慮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壑舟無須臾引我不得住前塗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

其六

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柰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求我盛年歡一毫無復意去去轉欲遠此生豈再值傾家持作樂竟此歲月駛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後置

其七

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寒風拂枯條。落葉掩長陌。弱質與運頹。玄鬢早已白。素標插人頭。前塗漸就窄。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

其八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冬足大布。麁絺以應陽。正爾不能得。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為陶一觴。

其九

遙遙從羈役。一心處兩端。掩淚汎東逝。順流追時遷。日沒星與昴。勢翳西山巔。蕭條隔天涯。惆悵念常飡。慷慨思南歸。路遐無由緣。關梁難虧替。絕音寄斯篇。

其十

閑居執蕩志。時駛不可稽。驅役無停息。軒裳逝東崖。沉陰擬薰麝。寒氣激我懷。歲月有常御。我來淹已彌。慷慨憶綢繆。此情久已離。荏苒經十載。暫為人所羈。庭宇翳餘木。倏忽日月虧。

其十一

我行未云遠。回顧慘風涼。春燕應節起。高飛拂塵梁。邊鴈悲無所。代謝歸北鄉。離鵾鳴清池。涉暑經秋霜。愁人難為辭。遙遙春夜長。

其十二

嫋嫋松標崖。婉孌柔童子。年始三五間。喬柯何可倚。養色含津氣。粲然有心理。

詠貧士七首

其一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知音苟不

存已矣何所悲

其二

淒厲歲云暮擁褐曝前軒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瀝闚竈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閑居非陳厄竊有慍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

其三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

商音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賜也徒能辯乃不見吾心

其四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榮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

其五

袁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見錢入即日棄其官芻槀有常溫採莒足朝飡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饑寒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至德冠邦閭清節映西關

其六

仲蔚愛窮居遶宅生蒿蓬翳然絕交游賦詩頗能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此士胡獨然寔

由罕所同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人事固以拙聊得長相從

其七

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清貧畧難儔年饑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雖有志固爲男女憂惠孫一晤歎腆贈竟莫酬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修

詠二疏

東澗曰淵明不屑出二疎既出而知進其志一也故以詠疎次而退如從福得愈其味勝於禍不病此感者顧淵見作

湯東澗曰二疎取其歸三良求主同死荆軻為主報仇皆託古以自見云

其趣。游目漢廷中。二疎復此舉。高嘯返舊居。長揖儲君傅。餞送傾皇朝。華軒盈道路。離別情所悲。餘榮何足顧。事勝感行人。賢哉豈常譽。厭厭閭里歡。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老。揮觴道平素。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放意樂餘年。遑恤身後慮。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

詠三良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恐功愈微。忠情謬獲露。遂為君所私。出則陪文輿。入必侍丹帷。箴規嚮已從。計議初無虧。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臨穴罔遲疑。投義志攸希。荆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良人不可贖。泫然沾我衣。

詠荆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

朱元晦曰淵明詩人皆說平淡看他自豪放得來不覺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荆卿。君子死知已。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充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一作斯人久已沒千載有深情

讀山海經十三首

其一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疎。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言一作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其二

玉臺凌霞秀。王母怡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酣發新謠。寧效俗中言。

其三

迢遞槐江嶺。是謂玄圃丘。西南望崑墟。光氣難與儔。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恨不及周穆。託乘一來游。

其四

丹木生何許。迺在峚山陽。黃花復朱實。食之壽命長。白玉凝素液。瑾瑜發奇光。豈伊君子寶。見重我軒黃。

其五

翩翩三青鳥。毛色奇可憐。朝為王母使。暮歸三危山。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須。惟酒與長年。

其六

逍遙蕪臯上。杳然望扶木。洪柯百萬尋。森散覆暘谷。靈人侍丹池。朝朝為日浴。神景一登天。何幽不見燭。

其七

粲粲三珠樹。寄生赤水陰。亭亭凌風桂。八榦共成林。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音。雖非世上寶。爰得王母心。

其八

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平常。赤泉給我飲。員丘足我糧。方與三辰游。壽考豈渠央。

其九

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迹寄鄧林。功竟在身後。

其十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

其十一

巨猾肆威暴。欽駓違帝旨。窫窳强能變。祖江遂獨死。明明上天鑒。爲惡不可履。長枯固已劇。鵕鶚豈足恃。

其十二

鴟鴸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念彼懷生世。當時數來止。青丘有奇鳥。自言獨見爾。本爲迷者生。不以喻君子。

其十三

巖巖顯朝市。帝者愼用才。何以廢共鯀。重華爲之來。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猜。臨沒告饑渴。當復何及哉。

擬挽歌辭三首

其一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爲人。今旦在鬼録。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其二

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殽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

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一朝出門去。歸來夜未央。

其三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嶢。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之人例以此恃志之諭而愚言也也

聯句

鳴鴈乘風飛。去去當何極。念彼窮居士。如何不嘆息。淵明 雖欲騰九萬。扶搖竟何力。遠招王子喬。雲駕庶可飭。愔之 顧侶正徘徊。離離翔天側。霜露豈不切。務從忘愛翼。循之 高柯濯條幹。遠眺同天色。思絕慶未看。徒使生迷惑。淵明

陶靖節集卷之四終

陶靖節集卷之五

賦辭三首

感士不遇賦并序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為之。余嘗以三餘之日。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惆悵。夫履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靜。君子之篤素。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潔己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歎。三閭發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導達意氣。其惟文乎。撫卷躊躇。遂感而賦之。

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稟神智以藏照

秉三五而垂名。或擊壤以自歡。或大濟於蒼生。靡潛躍之非分。常傲然以稱情。世流浪而遂徂。物羣分以相形。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山嶷嶷而懷影。川汪汪而藏聲。望軒唐而永歎。甘貧賤以辭榮。淳源汨以長分。美惡作以（一作其）異途。原百行之攸貴。莫爲善之可娛。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推誠心而獲顯。

不矯然而祈譽。嗟乎。雷同毁異。物惡其上。妙算者謂迷。直道者云妄。坦（一作抱）至公而無猜。卒蒙恥以受謗。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獨祇修以自勤。豈三省之或廢。庶進德以及時。時既至而不惠。無爰生之晤言。念張季之終蔽。愍馮叟於郎署。賴魏守以納計。雖僅然於必知。亦苦心而曠歲。矧夫市之無虎。眩三夫之獻說。悼賈傅之秀朗。紆

遠轡於促界。悲董相之淵致。屢乘危而幸濟。感哲人之無偶。淚淋浪以灑袂。承前王之清誨。曰天道之無親。澄得一以作鑒。恒輔善而佑仁。夷投老以長饑。回早夭而又貧。傷請車以備槨。悲茹薇而殞身。雖好學與行義。何死生之苦辛。疑報德之若茲。懼斯言之虛陳。何曠世之無才。罕無路之不澀。伊古人之慷慨。（一作嘆）病奇名之不立。廣結髮以從政。不愧賞於萬邑。屈雄志於戚豎。竟

尺土之莫及。留誠信於身後。（一作人）慟衆人之悲泣。商盡規以拯弊。言始順而患入。奚良辰之易傾。胡害勝其乃急。蒼旻遐緬。人事無已。有感有昧。疇測其理。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已。既軒冕之非榮。豈縕袍之爲恥。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於朝市。

閑情賦 并序

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檢逸

辭而宗澹泊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正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於諷諫綴文之士奕代繼作並固觸類廣其辭義余園閭多暇復染翰爲之雖文妙不足庶不謬作者之意乎

夫何瓌逸之令姿獨曠世以秀羣表傾城之艷色期有德於傳聞佩鳴玉以比潔齊幽蘭以爭芬淡柔情於俗内負雅志於高雲悲晨曦之易

夕感人生之長勤同一盡於百年何歡寡而愁殷褰朱幃而正坐泛清瑟以自欣送纖指之餘好攘皓袖之繽紛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曲調將半景落西軒悲商叩林白雲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鳴絃神儀嫵媚舉止詳妍激清音以感余願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結誓懼冒禮之爲諐待鳳鳥以致辭恐他人之我先意惶惑而靡寧魂須臾而九遷願在衣而爲領承華首之餘芳悲羅襟之宵離怨秋夜之未央願在裳而爲帶束窈窕之纖身嗟溫涼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願在髮而爲澤刷玄鬢於頽肩悲佳人之屢沐從白水以枯煎願在眉而爲黛隨瞻視以閑揚悲脂粉之尚鮮或取毀於華粧願在莞而爲席安弱體於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經年而見求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於床前願在晝而爲影常依形

而西東悲高樹之多蔭慨有時而不同願在夜而爲燭照玉容於兩楹悲扶桑之舒光奄滅景而藏明願在竹而爲扇含淒飇於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顧襟袖以緬邈願在木而爲桐作膝上之鳴琴悲樂極以哀來終推我而輟音考所願而必違徒契契（一作从闕）以苦心擁勞情而罔訴步容與於南林栖木蘭之遺露翳青松之餘陰儻行行之有覿交欣懼於中襟竟寂寞而無見獨悁想

歐陽永叔曰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一篇而已

以空尋。歛輕裾以復路。瞻夕陽而流歎。步徙倚以忘趣。色慘悽而矜顏。葉燮燮以去條。氣淒淒而就寒。日負影以偕沒。月媚景於雲端。鳥悽聲以孤歸。獸索偶而不還。悼當年之晚暮。恨茲歲之欲殫。思宵夢以從之。神飄飄而不安。若憑舟之失棹。譬緣崖而無攀。于時畢昴盈軒。北風淒淒。悄悄不寐。衆念徘徊。起攝帶以伺晨。繁霜粲於素階。雞歛翅而未鳴。笛流遠以清哀。始妙密

以閑和。終寥亮而藏摧。意夫人之在茲。託行雲以送懷。行雲逝而無語。時奄冉而就過。徒勤思以自悲。終阻山而帶河。迎清風以袪累。寄弱志於歸波。尤蔓草之爲會。誦邵南之餘歌。坦萬慮以存誠。憩遙情於八遐。

歸去來兮辭 并序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缾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

余爲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爲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于小邑。于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媿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歛裳宵逝。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蘇東坡曰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為錢但怪其不在紙裹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辭云幼稚盈室缾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徵使缾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

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顔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絶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

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陶靖節集卷之五終

陶靖節集卷之六

記傳贊述十三首

桃花源記 并詩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一作華非）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

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鷄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鷄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絶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

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

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晉故西征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 并贊

君諱嘉字萬年江夏鄂人也曾祖父宗以孝行稱仕吳司空祖父揖元康中爲廬陵太守宗葬武昌新陽縣子孫家焉遂爲縣人也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沖默有遠量弱冠儔類咸敬之同郡郭遜以清操知名時在君右常歎君溫雅平曠自以爲不及遜從弟立亦有才志與君同時齊譽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聲流京邑太尉潁川庾亮以帝舅民望受分

陝之重鎮武昌并領江州辟君部廬陵從事下郡還亮引見問風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當問從吏亮以麈尾掩口而笑諸從事既去喚弟翼語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君既辭出外自除吏便步歸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歡樂怡怡如也旬有餘日更版爲勸學從事時亮崇修學校高選儒官以君望實故應尚德之舉太傅河南褚裒簡穆有器識時爲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

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多時彥。君在坐次甚遠。褒問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自覓。褒歷觀。遂指君謂亮曰。將無是耶。亮欣然而笑。喜褒之得君。奇君為褒之所得。乃益器焉。舉秀才。又為安西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為江州別駕。巴丘令。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軍。君色和而正。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游龍山。參佐畢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吹君

帽墮落。溫目左右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君初不自覺。良久如廁。溫命取以還之。廷尉太原孫盛為諮議參軍。時在坐。溫命紙筆令嘲之。文成示溫。溫以著坐處。君歸見嘲笑而請筆作答。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座歎之。奉使京師。除尚書刪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君辭以腳疾。不任拜起。詔使人扶入。君嘗為刺史謝永別駕。永會稽人。喪亡。君求赴義。路由永

興。高陽許詢有雋才。辭榮不仕。每縱心獨往。客居縣界。嘗乘船近行。適逢君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使問君之從者。君謂其使曰。本心相過。今先赴義。尋還就君。及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郎。俄遷長史。在朝隤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嘗會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逕之龍山。顧景酣宴。造

夕乃歸。溫從容謂君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後以疾終於家。年五十一。始自總髮。至于知命。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溫嘗問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中散大夫桂陽羅含賦之曰。孟生善酣。不愆其意。光祿大夫南陽劉

躭昔與君同在溫府淵明從父太常夔嘗問躭君若在當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爲時所重如此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寔鍾厥心謹按採行事撰爲此傳懼或乖謬有虧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云爾

贊曰

孔子稱進德修業以及時也君清蹈衡門則令

聞孔昭振纓公朝則德音允集道悠運促不終遠業惜哉仁者必壽豈斯言之謬乎

五柳先生傳 并贊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

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扇上畫贊

荷篠丈人　長沮桀溺　於陵仲子

張長公　丙曼容　鄭次都

薛孟嘗　周陽珪

三五道邈淳風日盡九流參差互相推隕形逐物遷心無常準是以達人有時而隱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遼遼沮溺耦耕自欣入鳥不駭雜獸斯羣至矣於陵養氣浩然蔑彼結駟甘此灌園張生一仕曾以仕還顧我不能高謝人間岧岧丙公望崖輒歸匪驕匪吝

前路威夷鄭叟不合垂釣川湄交酌林下清言究微孟嘗遊學天網時疎眷言哲友振褐偕徂美哉周子稱疾閑居寄心清尚悠然自娛翳翳衡門洋洋泌流曰琴曰書顧眄有儔飲河既足自外皆休緬懷千載託契孤遊

讀史述九章

夷齊

二子讓國相將海隅天人革命絕景窮居采薇高歌慨想黃虞貞風凌俗爰感懦夫

箕子

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哀哀箕子云胡能夷狡童之歌悽矣其悲

管鮑

知人未易相知實難淡美初交利乖歲寒管生稱心鮑叔必安奇情雙亮令名俱完

程杵

遺生良難士為知己望義如歸允伊二子程生揮劍懼茲餘耻令德永聞百代見紀

七十二弟子

恂恂舞雩莫曰匪賢俱映日月共飡至言慟由才難感為情牽回也早夭賜獨長年

屈賈

進德修業將以及時如彼稷契孰不願之嗟乎二賢逢世多疑候詹寫志感鵩獻辭

韓非

豐狐隱穴以文自殘君子失時白首抱關巧行居災忮辯召患哀矣韓生竟死說難

魯二儒

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若人特為貞夫德不百年汙我詩書逝然不顧被褐幽居

張長公

遠哉長公蕭然何事世路多端皆為我異斂轡

歸來。獨養其志。寢跡窮年誰知斯意。

陶靖節集卷之六 終

陶靖節集卷之七

傳贊五首

天子孝傳贊

虞舜　　夏禹　　殷高宗

周文王

虞舜父頑母嚚事之於䀿畝之間以孝烝烝是以堯聞而授之宫有天下貴爲天子以爲不順於父母若窮而無歸惟侻親可以得意苟違朝夕若嬰兒之思戀故稱舜五十而慕書曰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言思其來而訓之愛敬盡於事親是以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夏禹有天下以奉宗廟然躬自菲薄以厚其孝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禹之德於是稱聞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敬孝敬之道美莫大焉殷高宗諒陰三年不言百官總已而聽於冢宰三

年而後言天下咸歎德教大行殷道以興詩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此之謂乎周文王之爲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雞鳴至於寢門問於內豎內豎曰安文王乃喜不安則色憂行不能正履日中暮亦如之食上必視寒溫之節食下必問所膳而後退文王孝道光大其化自近至遠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矣

贊曰

至哉后德聖敬自天陶漁致養菲薄享先親瘠色憂諒陰纔言一人有慶千載賴旃

諸侯孝傳贊

周公旦　魯孝公　河間惠王

周公旦武王之弟成王幼少周公攝政制禮作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言諸侯樂其位而敬其事也仲尼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貴而不驕位高彌謙自承文武之休烈孝道通于神明光被四海武王封之於魯備其禮樂以奉宗廟焉魯孝公之爲公子周宣王問公子能道訓諸侯者立之樊穆仲稱其孝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理其民矣乃命之於夷宮是爲孝公夫宗廟致敬不

忘親也有國不亦宜乎漢河間惠王獻王之曾孫也西京藩臣多驕放之失其名德者唯獻王而惠王繼之漢書稱其能修獻王之行母薨服喪盡禮哀帝下詔書褒揚以爲宗室儀表增封萬戶禮古之人皆然至於末俗衰薄固已賢矣貴而率禮又難其見褒賞不亦宜乎

贊曰

貫驕殊途。不期而會。周公勞謙。乃成光大。二侯永魯。遵儉去泰。河間率禮。漢宗是賴。

卿大夫孝傳贊

孔子　孟莊子　潁考叔

孔子。魯人也。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喪事不敢不勉。故稱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也。君賜腥。必熟而薦之。雖疏食而齊。祭如在。鄉人儺。朝服立於阼階。孝之至也。至德要道。莫大

於孝。是以曾參受而書之。游夏之徒。常咨稟焉。許止不嘗藥。書以殺父。宰我暫言減喪。責以不仁。言合訓典。行合世範。德義可尊。作事可法。遺文不朽。揚名千載。孟莊子魯人也。孔子稱其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政。與父之臣。是難能也。夫孝子之事親也。事亡如事存。故當不義則爭之。存所不爭。則亡亦不敢改父之道。猶謂之孝。況終身乎。潁考叔鄭人也。莊公以叔段之故與母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考叔爲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而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汝有母遺。緊我獨無。考叔曰。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考叔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而施及莊公。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贊曰

仁惟本悌。聖亦基孝。恂恂尼父。因天攸造。二子承親。式禮遵誥。永錫純懿。無改遺操。

士孝傳贊

高柴　樂正子春　孔奮

黃香

高柴。衛人也。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所謂哭不偯。言不文也。爲武城宰。而化行民有不服其

親者。改之。行喪如禮。君子之德風也。以身先之而民不遺其親。樂正子春。魯人也。下堂傷足。旣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曰。吾聞之曾子。父母全而生之。已全而歸之。可謂孝矣。故君子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夫能敬慎若斯而災患及者。未之有也。孔奮。扶風人也。少以孝行。著名州里。供養至謹。在官唯母極其美。妻息菜食。歷位以淸。夫人情莫不欲厚其

親。然亦有分焉。奢則難繼。能致儉以全養者鮮矣。黃香。江夏人也。九歲失母。思慕骨立。事父竭力以致養。冬無被袴而盡滋味。暑則扇床枕。寒則以身溫席。漢和帝嘉之。特加異賜。歷位恭勤。寵祿榮親。可謂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者也。

贊曰

顯允羣士。行殊名鈞。咸能夙夜。以義榮親。率彼城邑。用化厥民。忠以悟主。其孝乃純。

庶人孝傳贊

江革　廉範　汝郁

殷陶

江革。齊人也。漢章帝時。避賊負母而逃。賊賢之不害而告其生路。竭力傭賃以致其暖。和顏悅色以盡歡心。欲親之安。自挽車以行。鄕人歸之。號曰江巨孝。位至五官中郎將。天子嘉焉。寵遇甚厚。告歸詔書褒美。就家禮其終身以顯異行。

廉範。京兆人也。少孤。十五入蜀迎父喪。遇石船覆。範抱棺而沒。船人救之。僅免於死。遂以喪歸及仕郡。拯太守於危難。送故盡節。章帝時爲郡守。百姓歌詠之。夫孝者。人之本。敎之所由生也。是以範之臨危也勇。宰民也惠。能以義顯也。汝郁。陳郡人也。五歲母病不食。郁亦不食。母憐之強食。郁能察色。知病輒復不食。族人號曰異童。年十五。著於鄕里。父母終。思慕致毀。推財與兄

矜隱於草澤。君子以爲難。兒童亂孝於自然。可謂天性也。殷陶。汝南人也。年十二。以孝稱。遭父憂。率情合禮。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柩在焉。獨居廬不動。親戚扶持曉諭。莫能移之。啼號益盛。由是顯名。屢辭辟命。夫智者不惑。勇者不懼。陶孝於其親。而智勇並彰乎弱齡。斯又難矣。

贊曰

事親盡歡。其難在色。彼養以祿。我養以力。義在愛敬。榮不假飾。嗟爾衆庶。鑒茲前式。

陶靖節集卷之七 終

東坡曰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明與儼等疏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世出仕以犯大患此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

陶靖節集卷之八

疏　祭文四首

與子儼等疏

告儼俟份佚佟。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

已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疎。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

又曰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當作年過三十按靖節從此十一年間自歸隱無建業再遊又豈江陵再遊故云東西游走及四十一歲序其倦游於是去來云心憚遠役四十八歲答龐參軍詩云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若年過五十時投閑十年矣尚何游宦之有

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一作曰）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七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氾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祭程氏妹文

維晉義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淵明以少牢之奠。俛而酹之。嗚呼哀哉。寒往暑來。日月寢疏。梁塵委積。庭草荒蕪。寥寥空室。哀哀遺孤。肴觴虛奠。人逝焉如。誰無兄弟。人亦同生。嗟我與爾。特百常情。慈妣早世。時尚孺嬰。我年二六。爾纔九齡。爰從靡識。撫髫相成。咨爾令妹。有德有操。靖恭鮮言。聞善則樂。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閨。可象可傚。我聞為善。慶自己蹈。彼蒼何偏。而不斯報。昔在江陵。重罹天罰。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切。黯黯高雲。蕭蕭冬月。白雲掩晨。長風悲節。感惟崩號。興言泣血。尋念平昔。觸事未遠。書疏猶存。遺孤滿眼。如何一往。終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時復踐。藐藐

孤女。曷依曷恃。煢煢遊魂。誰主誰祀。奈何程妹。於此永已。死如有知。相見蒿里。嗚呼哀哉。

祭從弟敬遠文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窆。永寧后土。感平生之游處。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摧心。淚愍愍而盈眼。乃以園果時醪。祖其將行。嗚呼哀哉。於鑠吾弟。有操有槩。孝發幼齡。友自天愛。少思寡欲。靡執靡介。後己先人。

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溫。其言
則厲。樂勝朋高。好是文藝。遥遥帝鄉。爰感奇心。
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淙淙懸溜。曖曖荒林。晨採
上藥。夕閑素琴。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
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里。邈無
還期。惟我與爾。匪但親友。父則同生。母則從母。
相及齠齒。並罹偏咎。斯情實深。斯愛實厚。念疇
昔日同房之歡。冬無縕褐。夏渴瓢簞。相將以道。

相開以顏。豈不多乏。忽忘饑寒。余嘗學仕。纏綿
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斂策歸來。爾知我意。
常願攜手。寘彼衆意。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
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靜月澄高
溫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
離世。事不可尋。思亦何極。日徂月流。寒暑代息。
死生異方。存亡有域。候晨永歸。指塗載陟。呱呱
遺稚。未能正言。哀哀嫠人。禮儀孔閑。庭樹如故。

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還。余惟人斯。昧兹
近情。蓍龜有吉。制我祖行。望旐翩翩。執筆涕盈。
神其有知。昭余中誠。嗚呼哀哉。

自祭文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一作風）蕭索。陶子
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故人悽其相悲。同
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
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

物。余得為人。自余為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
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
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迺育迺繁。欣
以素牘。和以七絃。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
勞。心有常閑。樂天委分。以致百年。惟此百年。夫
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為世珍。沒亦見
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已榮。涅豈吾緇。捽
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

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遁。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蕭蕭墓門。奢侈宋臣。儉笑王孫。廓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寔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陶靖節集卷之八終

陶靖節集

總論

蘇東坡曰吾於詩人無所好獨好淵明詩淵明作詩不多然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

東坡曰所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

黃山谷跋淵明詩卷曰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綿歷世事知決定無所用智又云謝康樂庾義城之詩鑪錘之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墻者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持是以論淵明亦可以知其關鍵也

山谷道人曰寧律不諧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輙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

俗不眞若以世眼觀無眞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山谷曰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不爲詩寫其胸中之妙耳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樂天耳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曰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絕識遂作詩云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束帯向督郵小

屈未爲辱譏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營口腹云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翅抵鵲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淵明隱約栗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延年送錢二萬卽日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蛣蜣糞丸比哉

胡仔苕溪漁隱曰鍾嶸評淵明詩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余謂陋哉斯言豈足以盡之不若蕭統云淵明文章不羣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眞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汚隆孰能如是乎此

言盡之矣
陳后山曰鮑昭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
陳后山又曰右丞蘇州皆學陶正得其自在
楊龜山語録曰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所能成也
朱文公語録曰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箇箇

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箇是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
朱文公語録曰作詩須從陶柳門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
朱晦菴曰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

鋭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仄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
朱晦菴又曰韋蘇州詩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陶却是有力但詩健而意閒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爲之陶欲有爲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韋則自在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陶潛謝脁詩皆平澹有思

致非後來詩人怵心劌目雕琢者所爲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駮誰剪剔是也大抵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其紛華然後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則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爲平澹識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令適性情稍欲到平澹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言到平澹

處其難也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彫
飾平澹而到天然處則善矣
劉後村曰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
天眞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
世故餘皆高枕北窓之日無榮惡乎辱無
得惡乎喪此其所以爲絕唱而寡和也二
蘇公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爲執政侍從及
其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晩更憂患於是始

有和陶之作二公雖惓惓於淵明未知淵
明果似可否
西淸詩話曰淵明意趣眞古淸淡之宗詩家視
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
蔡寛夫曰栁子厚之貶其憂悲憔悴之歎發於
詩者特爲酸楚卒以憤死未爲達理白樂
天似能脫屣軒冕者然榮辱得失之際銖
銖校量而自矜其達每詩未嘗不著此意

是豈眞能忘之者哉亦力勝之耳惟淵明
則不然觀其貧士責子與其他所作當憂
則憂當喜則喜忽然憂樂兩忘則隨所寓
而皆適未嘗有擇於其間所謂超世遺物
者要當如是而後可觀三人之詩以意逆
志人豈難見以是論賢不肖之實何可欺
乎
陸象山曰詩自黃初而降日以漸薄惟彭澤一

源來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薄平夷玩嗜
者少
陸象山又曰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
眞西山曰淵明之作宜自爲一編以附于三百
篇楚辭之後爲詩之根本準則
魏鶴山曰世之辯證陶氏者曰前後名字之五
變也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
史與集所載之各異也然是所當考而非

其要也其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眞也文辭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其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辭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牵於物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此其小小進退所能窺其際耶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閑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

休齋曰人之爲詩要有野意語曰質勝文則野盖詩非文不腴非質不枯能始腴而終枯無中邊之殊意味自長風人以來得野意者淵明而已

雪浪齋日記曰爲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照謝靈運欲渾成而有正始以來風氣當看淵明

楊文清公曰按詩中言本志少說固窮多夫惟忍於饑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祿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之人余未之信

韋蘇州集序

韋蘇州。唐史不載其行事。林寶姓纂云。周逍遙公敻之後。左僕射扶陽公待價。生司門郎中令儀。令儀生鑾。鑾生應物。應物生監察御史河東節度掌書記慶復。李肇國史補云。爲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爲詩馳驟。建安巳還。各得風韻。詳其集中詩。天寶時扈從遊幸。疑爲三衛。永泰中任洛陽丞京兆府功曹。大曆

十四年。自鄠縣令制除櫟陽令。以疾辭歸。善福精舍。建中二年。由前資除比部員外郎。出爲滁州刺史。改刺江州。追赴闕。改左司郎中。貞元初又歷蘇州。罷守。寓居永定精舍。其後事迹。究尋無所見。肇又云開元以後。位卑而著名者。李北海。王江寧。李館。陶鄭廣。文元魯山。蕭功曹。張長史。獨狐常州。崔比部。梁補闕。韋蘇州。以集中事及時人所稱考。其仕宦本末。得非遂止於蘇邪。

叅白居易蘇州答劉禹錫詩云。敢有文章替左司。左司。蓋謂應物也。官稱亦止此。有集十卷。而綴叙猥并非舊次矣。今取諸本校定。仍所部居。去其雜厠。分十五總類。合五百七十一篇。題曰韋蘇州集。可以繕寫。嘉祐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太原王欽臣記。

古賦一首

冰賦

夏六月。白日當午。火雲四至。金石灼爍。玄泉潛沸。雖深居廣厦。珍簟輕箑。而亦欝欝燠燠。不能和平其氣。陳王於是登別館。散幽情。招親友以高會。尊仲宣為客卿。睹頒冰之適至。喜煩暑之暫清。王乃誇賓而歌曰。含皎皎兮瓊玉。姿氣淒

淒兮奪天時。飲之瑩骨兮何所思。可進於賓。請客卿為寡人美而賦之。客諾曰。美則美矣。而大王不識其短。夫謂之瓊玉。竊名器也。氣奪天時。干陰陽也。內熱飲之。媒其疾也。寵一物而三失德。且出寒暑而至下。薦宗廟而至高。僕竊感之而戲歎。安得不為之而抽毫。何積陰之勝純陽兮。惟此玄冰。居炎天之赫赫兮。獨嚴厲乎稜稜。其始也。月玄冥。日北陸。天地閉。水泉縮。動靜一變。剛柔反覆。壯以烈風。積如羣玉。由是依廣澶漫。憑高崢嶸。大寒御節。萬動潛形。浮彩浩浩。仰吞素靈。羣山早曙。陰壑夜明。古者祭之黑牡。其藏以節。祓之桃弧。其出以絜。今明明大魏。禮物必備。實大王罇俎之常品。非小民造次之所致。若尊卑異等。頒命有度。碎似墜瓊。方如截璐。況粉壁雲矗。象筵霜布。座有麗人。皎然俱素。雖衆賓之同輝。諒為物之難固。其竊名假質以諺一

時之賞也如此。若乃對脩竹。臨方塘。俾炎作寒。兮反我天常。嗟綺紛之失御。於三伏兮亦紈扇委篋而內傷其嚴沍之威。以干陰陽之候也。如此若皎潔的皪。與時消釋。或沉珠於杯。或化璞於液。王將甘飲。聊以自適。豈知乎一寒一溫。日夜相激。火之以生疾兮。內外不和而林惕。其慈意而媒疾也如此。觀其力足以淒一室。利庖厨。俾甘肥既敗。醇釀不渝。非可調湊理。安營魄。柰

何以誇客。陳王於是艴然而慙曰。寡人生於深宮。榾於服食。左右唯燕姬趙女。侈服美色。微客卿之言。則何以雪余惑。方當命有司而撤水。書盤盂以自式。

韋蘇州集目録

卷第一

雜擬

擬古詩十二首　雜體五首

與友生野飲效陶體　效何水部二首

效陶彭澤

燕集

會李四棲梧作　燕李録事一首

會梁川故人　盧䏤主簿

賈常侍林亭燕集　月夜草堂

移疾會詩客　慈恩伽藍清會

夜偶操公作　會王祠曹宅

晦日燕集　扈亭西陂燕賞

西郊燕集　春宵燕南館

滁州園池　郡樓春燕

南塘泛舟　郡齋雨中

軍中冬燕　司空主簿琴席
與村老對飲

卷第二

寄贈上

城中臥疾贈閻薛　寄滌上人
寄三原盧少府　假中對雨
贈蕭河南　示從子
趨府候曉　贈李儋

贈盧嵩　寄馮著
早春對雪　贈王侍御
寄李十九儋　黃河卽事
寄盧庾　發廣陵
寄元大校書　寄廣陵親故
寄洪州幕　寄都邑親友
寄子西　雪中寄李儋
養疾　雨後
贈元侍御李博士　使雲陽寄府曹
過扶風精舍舊居　贈令狐士曹
贈馮著　對雨寄韓庫部協
寄子西　縣內閑居贈溫公
對雪贈徐秀才　西郊遊宴
對雨　休沐東還
朝請後還邑　澧上西齋
獨遊西齋

紫閣東林居士叔緘賜松英丸捧對忻喜
詩代啟
秋集罷還途中　閑居贈友
登覽悲舊　善福閣對雨
寺居獨夜　九日澧上作
寄西郊養疾暢校書
澧上寄幼遐　善福精舍示諸生
曉出澧上　寓居澧上精舍

開元觀懷舊　春日郊園
灃上醉題　西郊期滁不至
灃上對月　將往滁城
還闕首途　秋夜南宮
塗中書情　雪後下朝

卷第三

寄贈下

寄韓司戶　寄令狐侍郎

閑居寄端及重陽　園林寄韶應韓明府
寄大梁諸友　新秋夜寄諸弟
郊園聞蟬　寄中書劉舍人
郡齋感秋　郡中對雨
冬至夜　元日
寄劉郎中　社日
寒食日　贈李儋侍御
寄楊協律　郡齋贈王卿
簡恆璨　閑居寄諸弟
登樓寄王卿　寄暢當
贈崔員外　寄李儋元錫
京師叛亂寄諸弟　贈琮公
寄諸弟　寄恆璨
簡郡中諸生　寄山中道士
寄釋子　重寄
答釋子送酒瓢　簡陟巡建三甥

覽褒子臥病題示一首
寄璨師　寄盧涉
塗中寄楊邈　寄璨律師
雪行寄褒子　寄裴處士
示釋子恆璨　示全真元常
寄劉尊師　寄盧山椶衣居士
與從姪成緒遊山水中道先寄示
寒食寄京師諸弟　歲日寄李端武等

簡盧陟　西澗即事示盧陟
登郡樓寄淮南子弟
寄黃尊師　寄黃劉二尊師
秋夜寄丘員外　贈丘員外
贈李判官　寄皎然上人
贈舊識　寄丘員外
劉員外　寄淮上綦毋三
寄二嚴

卷第四

送別

送李主簿　送崔押衙
送宣城路錄事　送李山人東遊
送李二歸楚州　送閻宷赴東川辟
送令狐岫宰恩陽　送馮著
送元倉曹　送唐明府
喜於廣陵拜覲家兄奉送還池州

送張八元秀才　送張侍御
送盧耿赴任　送鄭述誠
餞雍聿之潞州　與送李㓜
送韓丞東遊　送鄭長源
送李儋　送李渭士曹
留別洛京親友　送從叔象
送榆次林明府　雜言送黎六郎
別子西有道　送黎少府赴陽翟

送別覃孝廉　送開封盧少府
送槐廣落第歸揚州
送汾城王主簿　送崔主簿
送顏司議　奉送從兄宰晉陵
贈別河南李功曹　送趙隨廣德尉
晏別幼遐與君貺兄弟
送宣州周錄事　謝櫟陽令歸西郊
送李端東行　送姚係還河中

別善福精舍　送常侍御
送郗詹事　送蘇評事
送李益侍御赴幽州幕
留別朋友兼示諸弟
送元錫楊凌　別楊氏女
別中第（一作送崔鄘綜）　寄別李儋
送倉部蕭員外院長存
送王校書

送丘員外還山　重送丘二十二
送鄭端公弟　送房杭州
送陸侍御還越　聽江笛送陸侍御
送丘員外歸山居　送崔叔清遊越
送鄒儒立還京師　送豆盧策秀才
送王卿　送劉評事
送雷監赴闕庭　送秦系赴潤州

卷第五

酬答

期盧嵩不赴詩答　答少府問
詩答書因以戲李二
酬盧嵩見寄　酬鄭戶曹
答李澣　酬柳郎中見別
酬豆盧　酬李儋
酬元偉　酬韓質
答李博士弟枉詩見問

酬李博士　答令狐士曹見寄
答李博士　答劉西曹
答貢士黎逢　答韓庫部協
答崔主簿倬　答徐秀才
答東林道士　答長寧令楊轍
答馮魯秀才　答崔主簿
清都觀答幼遐　答韓司錄見憶
答長安丞裴稅　奉酬處士叔見示

答庫部韓郎中　答暢校書當
答崔都水　酬令狐司録
答趙氏外生伉　答趙氏生伉
答端　答史館張學士
答王郎中　答崔都水
答王卿送別　答裴丞說歸京所獻
答裴處士　答楊奉禮
答端　答二甥

答重陽　酬劉使君
答令狐侍郎　酬張協律
答秦校書　答賓
答鄭騎曹　奉和聖製重陽賜宴
和吳舍人　奉和張大夫
答河南李士巽　答故人見諭
酬閻員外陟

逢遇

長安遇馮著　月夜書情簡李寶應
廣陵遇孟九雲卿　遇洛陽李主簿
路逢崔元二侍御　逢楊開府
訪王侍御不遇　訪道士姪不見

卷第六

懷思

有所思　暮相思
夏夜憶盧嵩　春思

春中憶元二　懷素友子西
對韓少尹贈硯　月晦憶與親友遊宴
清明日憶諸弟　池上懷王卿
憶京師諸子弟　憶諸弟
懷洴標二釋子　雨夜感懷
雲陽館懷谷口　憶灃上幽居
重九懷舊　思舊里

追懷

行旅

經函谷關　經武功舊宅

往雲門郊居　月過西郊渡

晚歸灃川　授衣還里

次盱眙縣　春月觀省

廻經歷山水　山行雨歸始霽

感歎

傷逝　往富平傷懷

出還　冬夜

送終　除日

對芳樹　月夜

歎楊花　過昭國里故第

夏日　端居感懷

悲紈扇　閑齋對雨

林園晚霽　秋夜二首

感夢　舊居傷懷

悲故交　悲哀叙事

追舊書情　過忘友故第

話舊　至壽春公故宅

睢陽感懷　廣德中洛陽作

閶門懷古　感事

感鏡　歎白髮

卷第七

登眺

登高望洛城作　同德寺閣集眺

上方舊遊　登樂遊廟作

登西南岡卜居　月夜翫花

臺上遲客　登樓

善福寺閣　樓中月夜

寒食後北樓作　西樓

夜望　晚登郡閣

登重玄寺閣

遊覽
觀早朝　陪元侍御遊春
遊龍門香山泉　龍門遊眺
洛都遊寓　再遊舊居
莊嚴精舍遊集　府舍月遊
任鄠令渼陂遊眺　西郊遊矚
再遊西郊渡
月溪與幼遐君貺同遊
遊白家竹潭　秋夕西齋
觀田家　園亭覽物
觀澧水漲　遊南池
南園陪王卿遊矚　遊西山
春遊南亭　再遊西山
遊靈巖寺　與盧陟同遊
遊溪　遊開元精舍
襄武館遊眺　秋景詣瑯琊精舍

閑庭南望秋景　慈恩精舍南池作
雨後宿清都觀　秋夜遲諸君
東郊　秋郊
行寬禪師院　神靜師院
精舍納凉　藍嶺精舍
道晏寺主院　義演法師西齋
澄秀上座院
至西峯蘭若受田婦饋
曇智禪院
起度律師同居東齋院
遊瑯琊山寺　同越瑯琊山
詣西山深師　尋簡寂觀瀑布
簡寂西澗瀑布下作
遊南齋　南園
西亭　夏景園廬
夏至避暑北池　趨西林精舍書齋

題草堂　同元錫題瑯琊寺
題鄭拾遺草堂
卷第八
雜興
詠玉　詠露珠
詠珊瑚　詠瑠璃
詠琥珀　仙人詞
詠曉　詠夜

詠聲　任洛陽丞請告
縣齋　晚出府舍
休暇東齋　夜直省中
郡內閑居　燕居即事
幽居　野居書情
郊居言志　夏景端居
始至郡　郡中西齋
新理西齋　曉坐西齋
郡齋臥疾絕句　寓居永定精舍
喜辟強定夜至　野居
秋齋獨宿　餌黃精
聽元老師彈琴　野次聽奏橫笛
樓中閱清管　寒食
七夕　九日
秋夜　秋夜一絕
滁城對雪　雪中

對春雪　對殘燈
對芳樽　夜對流螢作
對新篁　夏花明
對萱草　見紫荊花
翫螢火　對雜花
種藥　西澗種柳
種瓜　喜園中茶生
移海榴　郡齋移杉

花徑　南池秋荷
題梧桐　題石橋
池上　滁州西澗
西塞上　山耕叟
上方僧　煙際鍾
始聞夏蟬　射雉
夜聞獨啼鳥　述園鹿
聞鴈　子規啼

始建射侯　仙人祠
鷓鴣

卷第九

歌行上

長安道　行路難
横塘行　貴遊行
酒肆行　相逢行
烏引雛　鳶奪巢
燕啣泥　鞞鼓行
古劒行　金谷園歌
温泉行　學仙
廣陵行　萼緑華歌
王母歌　馬明生遇神女歌
石鼓歌　寶觀主白鸜鵒歌
彈棊歌

卷第十

歌行下

聽鶯曲　白沙亭逢吳叟歌
送褚校書歸舊山歌
五弦行　驪山行
漢武帝雜歌　椶櫚蠅拂歌
信州録事古鼎歌　夏冰歌
凌霧行　樂燕行
采玉行　難言

易言

三臺詞

調嘯詞

韋蘇州集目錄終

劉東橋曰韋公古詩當仿步屢至以其渢漢魏之家也其下者亦在晉宋之閒
又曰五言古詩見學韋應物然要諸家可入
劉須溪曰古雅頗多矣此作更高者以其有清深自然達如秋風曠野自有悲懷
劉須溪曰宗極哀無而有不可
紀此亦是單評淵而始從
又曰起語沉痛纏綿而不為妖冶然娟娟之態如觀而止

韋蘇州集卷之一

雜擬

擬古詩十二首

其一

辭君遠行邁。飲此長恨端。已謂道里遠。如何中險艱。流水赴大壑。孤雲還暮山。無情尚有歸。行子何獨難。驅車背鄉園。朔風卷行迹。嚴冬霜斷肌。日入不遑息。憂歡容髮變。寒暑人事易。中心君詎知。冰玉徒貞白。

其二

黃鳥何關關。幽蘭亦靡靡。此時深閨婦。日照紗窗裏。娟娟雙青娥。微微啟玉齒。自惜桃李年。誤身遊俠子。無事久離別。不知今生死。

其三

峩峩高山巔。浼浼青川流。世人不自悟。馳謝如驚飆。百金非所重。厚意良難得。旨酒親與朋。芳

劉須溪曰別是情致起入興寄貫而不可即書史極尋常以言調勝

又曰吾愛斯此非天淡而綺綺而不頗

劉須溪曰常言常語枯淡歎絕

劉須溪曰月滿夜長但接一語殊不知非蘇州之妙然得之

年樂京國。京城繁華地。軒蓋凌晨出。垂楊十二衢。隱映金張室。漢宮南北對。飛觀齊白日。游泳一作遊詠屬芳時。平生自云畢。

其四

綺樓何氛氳。朝日正杲杲。四壁含清風。丹霞射其牖。玉顏上哀囀。絕耳非世有。但感離恨情。不知誰家婦。孤雲忽無色。邊馬為迴首。曲絕碧天高。餘聲散秋草。徘徊帷中意。獨夜不堪守。思逐朔風翔。一去千里道。

其五

嘉樹藹初綠。蘼蕪吐幽芳。君子不在賞。寄之雲路長。路長信難越。惜此芳時歇。孤鳥去不還。緘情向天末。

其六

月滿秋夜長。驚鳥號北林。天河橫未落。斗柄當西南。寒蛩悲洞房。好鳥無遺音。商飈一夕至。獨

篇篇非常閒不知如此耶變化後來袁此例來禱云此詩張選

鍾伯敬云青絲為尚勞躬之下卿以美人奪南國一段接之若斷若不斷者是古人最妙知之者少

須溪曰單居誰能裁動有態

宿懷重衾。舊交日千里。隔我浮與沉。人生豈草木。寒暑移此心。

其七

酒星非所酌。月桂不為食。虛薄空有名。為君長歎息。蘭蕙雖可懷。芳香與時息。豈如凌霜葉。歲暮藹顏色。折柔將有贈。延意千里客。草木知賤微。所貴寒不易。

其八

神州高爽地。遐矚靡不通。寒月野無綠。寥寥天宇空。陰陽不停馭。貞脆各有終。汾沮詩云彼汾沮洳何鄙儉。考槃何退窮。反志解牽蹋。無為尚勞躬。美人奪南國。一笑開芙蓉。清鏡理容髮。褰簾出深重。艷曲呈皓齒。舞羅不堪風。慊慊情有待。贈芳為我容。可嗟青樓月。流影君帷中。

其九

春至林木變。洞房夕含清。單居誰能裁。好鳥對

我鳴艮人久燕趙新愛移平生別時雙鴛綺留此千恨情碧草生舊迹綠琴歇芳聲思將魂夢歡反側寐不成擘衣迷所次起望空前庭孤影中自惻不知雙涕零

其十

秋天無留景萬物藏光輝落葉隨風起愁人獨何依華月屢圓缺君還浩無期如何雨絕天一去音問違

其十一

有客天一方寄我孤桐琴迢迢萬里隔託此傳幽音冰霜中自結龍鳳相與吟絃以明直道漆以固交深

其十二

白日淇上沒空閨生遠愁寸心不可限淇水長悠悠芳樹自妍芳春禽自相求徘徊東西廂孤妾誰與儔年華逐絲淚一落俱不收

雜體

沉沉匣中鏡爲此塵垢蝕輝光何所如月在雲中黑南金既彫錯鞶帶共輝飾空存鑒物名坐使妍媸惑美人竭所膽思照冰玉色自非磨瑩工日日空歎息

古宅集袄鳥羣號枯樹枝黃昏窺人室鬼物相與期居人不安寢搏擊思此時豈無鷹與鸇飽肉不肯飛既乖逐鳥節空養凌雲姿孤奉肉食

恩何異城上鴟

春羅雙鴛鴦出自寒夜女心精煙霧色指歷千萬緒長安貴豪家妖豔不可數裁此百日功唯將一朝舞舞罷復裁新豈思勞者苦

同聲自相應體質不必齊誰知賈人鐸能使大樂諧鏗鏘發宮徵和樂變其哀人神既昭享鳳鳥亦下來豈非至賤物一奏升天階物情苟有合莫問玉與泥

碌碌荆山璞。卞和獻君門。荆璞非有求。和氏非有恩。所獻知國寶。至公不待言。是非吾欲黙。此道今豈存。

劉須溪云含章懇然合自然

與友生野飲效陶體 桂云體有渾朴蒼以學龍古

攜酒花林下。前有千載墳。於時不共酌。奈此泉下人。始自翫芳物。行當念徂春。聊舒遠世蹤。坐望還山雲。且遂一歡笑。焉知賤與貧。

桂天祥云故此東相高小水泛溪小雲是何等意趣

效何水部

玉宇含清露。香籠散輕煙。應當結沉抱。難從茲夕眠。

夕漏起遥怨。蟲響亂秋陰。反覆相思字。中有故人心。

效陶彭澤

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盡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 桂云只是真得陶意故下此手

劉須溪云物性兩語似達似悲 又云蘇州詩有陶自達意致陶則達取王夫清韶關之致方人無不有又復何可發也

燕集

大梁亭會李四栖梧作

梁王昔愛才。千古化不泯。至今蓬池上。遠集八方賓。車馬平明合。城郭滿埃塵。逢君一相許。豈要平生親。入仕三十載。如何獨未伸。英聲久籍籍。臺閣多故人。置酒發清彈。（一作[illegible]）相與樂佳辰。孤亭得長望。白日下廣津。富貴良可取。（一作求）朅來西入秦。秋風旦夕起。安得客梁陳。

燕李録事

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煙上赤墀。花開漢苑經過處。雪下驪山沐浴時。近臣零落今猶（一作[illegible]）在。仙駕飄飄不可期。此日相逢（一作[illegible]）思舊日。一杯成喜亦成悲。

淮上喜會梁川故人

江漢曾爲客。相逢每醉還。浮雲一別後。流水十年間。歡笑情如舊。蕭疎鬢已斑。何因北（一作不）歸去。淮

上對秋山。

揚州偶會前洛陽盧耿主簿（應物頃貳洛陽常有連騎之遊）

楚塞故人稀。相逢本不期。猶存袖裏字。忽怪鬢中絲。客舍盈樽酒。江行滿篋詩。更能連騎出。還似洛橋時。

賈常侍林亭燕集

高賢侍天陛。跡顯心獨幽。朱軒鶩關右。池館在

東周。繚繞接都城。氤氳望嵩丘。群公盡詞客。方駕永日遊。朝旦氣候佳。逍遙寫煩憂。絲林藹已布。華沼澹不流。凌露摘幽草。涉煙翫輕舟。圓荷既出水。廣厦可淹留。放神遺所拘。觥罰屢見酬。樂燕良未極。安知有沉浮。醉罷各云散。何當復相求。

月夜會徐十一草堂

空齋無一事。岸幘故人期。暫輟觀書夜。還題翫月詩。遠鐘高枕後。清露卷簾時。暗覺新秋近。殘河欲曙遲。

移疾會詩客元生與釋子法朗因貽諸祠曹

對此嘉樹林。獨有戚戚顏。抱瘵知曠職。淹旬非樂閑。釋子來問訊。詩人亦扣關。道同意暫遣。客散疾徐還。園徑自幽靜。玄蟬噪其間。高窻瞰遠郊。暮色起秋山。英曹幸休暇。恨恨心所攀。

慈恩伽藍清會

素友俱薄世。屢招清景賞。鳴鐘悟音聞。宿昔心已往。重門相洞達。高宇亦遐朗。嵐嶺曉城分。清陰夏條長。氤氛芳臺榭。蕭散竹池廣。平荷隨波泛。迴飈激林響。蔬食遵道侶。泊懷遺滯想。何彼塵昏人。區區在天壤。

夜偶詩客操公作

塵襟一蕭灑。清夜得禪公。遠自鶴林寺。了知人

世空。驚禽翻暗葉。流水注幽叢。多謝非玄度。聊將詩興同。

與韓庫部會王祠曹宅作

閉門陰堤柳。秋渠含夕清。微風送荷氣。坐客散塵纓。守默共無怯。抱冲俱寡營。良時頗高會。琴酌共開情。

晦日處士叔園林燕集

遽看蓂葉盡。坐闕芳年賞。賴此林下期。清風滌煩想。始萌動新煦。佳禽發幽響。嵐嶺對高齋。春流灌蔬壤。樽酒遺形迹。道言屢開奬。幸蒙終夕懽。聊用税歸鞅。

扈亭西陂燕賞

杲杲朝陽時。悠悠清陂望。嘉樹始氤氳。春遊方浩蕩。況逢文翰侶。愛此孤舟漾。綠野際遙波。橫雲分疊嶂。公堂日爲倦。幽襟自茲曠。有酒今滿盈。願君盡弘量。

西郊燕集

濟濟衆君子。高宴及時光。羣山靄遐矚。綠野布熙陽。列坐遵曲岸。披襟襲蘭芳。野庖薦嘉魚。激澗泛羽觴。衆鳥鳴茂林。綠草延高岡。盛時易徂謝。浩思坐飄颺。眷言同心友。茲遊安可忘。

春宵燕萬年吉少府中孚南館

始見斗柄迴。復茲霜月霽。河漢上縱橫。春城夜迢遞。賓筵接時彥。樂燕凌芳歲。稍愛清觴滿。仰歎高文麗。欲去返郊扉。端爲一歡滯。

滁州園池燕元氏親屬

日暮遊清池。疎林羅高天。餘綠飄霜露。夕氣變風煙。水門架危閣。竹亭列廣筵。一展私姻禮。屢歎芳樽前。感往在茲會。傷離屬頹年。明晨復云去。且願此留連。

郡樓春燕

衆樂雜軍鞞。高樓邀上客。思逐花光亂。賞餘山

景夕。爲郡訪彫瘵。守程難損益。聊假一杯歡暫忘終日迫。

南塘泛舟會元六昆季

端居倦時燠。輕舟泛迴塘。微風飄襟散。橫吹繞林長。雲澹水容夕。雨微荷氣凉。一寫悁勤意。寧用訴華觴。

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

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遥池閣凉。煩痾近消散。嘉賓復滿堂。自慙居處崇。未覩斯民康。理會是非遣。性達形迹忘。鮮肥屬時禁。蔬果幸見嘗。俯飲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歡體自輕。意欲凌風翔。吳中盛文史。羣彦今汪洋。方知大藩地。豈曰財賦彊。

軍中冬燕

滄海已云晏。皇恩猶念勤。式燕偏恒秩。柔遠及斯人。茲邦實大藩。代鼓軍樂陳。是時冬服成。戎士氣益振。虎竹謬朝寄。英賢降上賓。旋罄周旋禮。媿無海陸珍。庭中丸劍闌。堂上歌吹新。光景不知晚。觥酌豈言頻。單醪昔所感。大醼況同忻。顧謂軍中士。仰答何由申。

司空主簿琴席

煙華方散薄。蕙氣猶含露。澹景發清琴。幽期默玄悟。留連白雪意。斷續迴風度。掩抑雖已終。怦怦在幽素。

與村老對飲

鬢眉雪色猶嗜酒。言辭淳朴古人風。鄉村年少生離亂。見話先朝如夢中。

韋蘇州集卷之一 終

韋蘇州集卷之二

寄贈上

城中卧疾知閻薛二子屢從邑令飲因以

贈之

車馬日蕭蕭。胡不枉我廬。方來從令飲。卧病獨何如。秋風起漢臯。開戶望平蕪。即此怯音素。焉知中客疎。渴者不思火。寒者不求水。人生羈寓時。去就當如此。猶希心異迹。眷眷存終始。

聽嘉陵江水聲寄深上人

鑿崖泄奔湍。稱古神禹跡。夜喧山門店。獨宿不安席。水性自云靜。石中本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貽之道門舊。了此物我情。

高陵書情寄三原盧少府

直方難爲進。守此微賤班。開卷不及顧。沉埋案牘間。兵凶久相踐。徭賦豈得閑。促戚下可哀。寬政身致患。日夕思自退。出門望故山。君心儻如此。携手相與還。

假中對雨呈縣中僚友

卻足甘爲笑。閑居夢杜陵。殘鶯知夏淺。社雨報年登。流麥非關忘。收書獨不能。自然憂曠職。緘此謝良朋。

贈蕭河南

厭劇辭京縣。褒賢待詔書。鄭侯方繼業。潘令且閑居。齊後三川冷。秋深萬木疎。對琴無一事。新

興復何如。

示從子河南尉班 并序

永泰中余任洛陽丞。以撲抶軍騎。時從子河南尉班。亦以剛直爲政。俱見訟於居守。因詩示意。府縣好我者。豈曠斯文。

拙直余恒守。公方爾所存。同占朱鳥尅。俱起小人言。立政思懸棒。謀身類觸藩。不能林下去。祗戀府延恩。

趨府候曉呈兩縣僚友

趨府不遑安。中宵出戶看。滿天星尚在。近壁燭仍殘。立馬頻驚曙。垂簾却避寒。可憐同官者。應悟下流難。

贈李儋

絲桐本異質。音響合自然。吾觀造化意。二物相因緣。誤觸龍鳳嘯。靜聞寒夜泉。心神自安宅。煩慮頓可捐。何因知久要。絲白漆亦堅。

贈盧嵩

百川注東海。東海無虛盈。泥滓不能濁。澄波非益清。恬然自安流。日照萬里晴。雲物不隱象。三山共分明。奈何疾風怒。忽若基柱傾。海水雖無心。洪濤亦相驚。怒號在倏忽。誰識變化情。

寄馮著

春雷起萌蟄。土壤日已疎。胡能遭盛明。才俊伏里閭。偃仰遂真性。所求惟斗儲。披衣出茅屋。盥漱臨清渠。吾道亦自適。退身保玄虛。幸無職事牽。且覽按上書。親友各馳騖。誰當訪敝廬。思君在何夕。明月照廣除。

早春對雪寄前殿中元侍御

掃雪開幽徑。端居望故人。猶殘臘月酒。更值早梅春。幾日東城陌。何時曲水濱。聞閑且共賞。莫待繡衣新。

贈王侍御

心同野鶴與塵遠。詩似冰壺見底清。府縣同趨昨日事。升沉不改故人情。上陽秋晚蕭蕭雨。洛水寒來夜夜聲。自歎猶為折腰吏。可憐驄馬路傍行。

將往江淮寄李十九儋 余自西京至李又發河洛同道不遇

鷺鷺東向來。文鷁亦西飛。如何不相見。羽翼有高卑。徘徊到河洛。華屋未及窺。秋風飄我行。遠與淮海期。迴首隔煙霧。遥遥兩相思。陽春自當

返短翮欲追隨

自鞏洛舟行入黃河即事寄府縣僚友

夾水蒼山路向東東南山豁大河通寒樹依微遠天外夕陽明滅亂流中孤村幾歲臨伊岸一鴈初晴下朔風爲報洛橋遊宦侶扁舟不繫與心同

寄盧庾

悠悠遠離別分此歡會難如何兩相近反使心

不安亂髮思一櫛垢衣思一浣豈如望友生對酒起長歎時節異京洛孟冬天未寒廣陵多車馬日夕自遊盤獨我何耿耿非君誰爲歡

發廣陵留上家兄兼寄上長沙

將違安可懷宿戀復一方家貧無舊業薄宦各飄颺執板身有屬淹時心恐惶拜言不得留聲結淚滿裳漾漾動行舫亭亭遠相望離晨苦須臾獨往道路長蕭條風雨過得此海氣涼感秋意已違况自結中腸推道固當遣及情豈所忘何時共還歸舉翼鳴春陽

初發揚子寄元大校書

悽悽去親愛泛泛入烟霧歸棹洛陽人殘鐘廣陵樹今朝此爲別何處還相遇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

淮上即事寄廣陵親故

前舟已渺渺欲度誰相待秋山起暮鍾楚雨連

滄海風波離思滿宿昔容鬢改獨鳥下東南廣陵何處在

寄洪州幕府盧二十一侍御（自南昌令拜頃同官洛陽）

忽報南昌令乘騘入郡城同時趨府客此日望塵迎文苑臺中妙冰壺幕下清洛陽相去遠猶使故林榮

經少林精舍寄都邑親友

息駕依松嶺高閣一攀緣前瞻路已窮既詣喜

更延。出巘聽萬籟。入林濯幽泉。鳴鍾生道心。暮磬空雲煙。獨往雖暫適。多累終見牽。方思結茅地。歸息期暮年。

同長源歸南徐寄子西子烈有道

東洛何蕭條。相思邈遐路。策駕復隨遊。入門無與晤。還因送歸客。達此緘中素。屢暌心所歎。豈得頻如故。所歡不可暌。嚴霜晨淒淒。如彼萬里行。孤妾守空閨。臨觴一長嘆。素欲何時諧。

雪中聞李儋過門不訪聊以寄贈

度門能不訪。冒雪屢西東。已想人如玉。遥憐馬似驄。乍迷金谷路。稍變上陽宮。還比相思意。紛紛正滿空。

同德精舍養疾寄河南兵曹東廳掾

逍遥東城隅。雙樹寒葱蒨。廣庭流華月。高閣凝餘霰。杜門非養素。抱疾阻良讌。孰謂無他人。思君歲云變。官曹亮先忝。陳躅慚俊彥。豈知晨與夜。相代不相見。緘書問所如。詶藻當芬絢。

同德寺雨後寄元侍御李博士

川上風雨來。須臾滿城闕。岧嶤青蓮界。蕭條孤興發。前山遽已淨。陰靄夜來歇。喬木生夏涼。流雲吐華月。嚴城自有限。一水非難越。相望曙河遠。高齋坐超忽。

同德閣期元侍御李博士不至各投贈二首

庭樹忽已暗。故人那不來。祇應厭煩暑。永日坐霜臺。

官榮多所繫。閑居亦愆期。高閣猶相望。青山欲暮時。

使雲陽寄府曹

夙駕祗府命。冒炎不遑息。百里次雲陽。閭閻問漂溺。上天屢愆氣。胡不均寸澤。仰瞻喬樹顛。見此洪流跡。良苗免湮沒。蔓草生宿昔。頹墉滿故

墟返喜將安宅周旋涉塗潦側峭緣溝脉仁賢憂斯民賤子甘所役公堂衆君子言笑思與覿

過扶風精舍舊居簡朝宗巨川兄弟

佛刹出高樹晨光閒井中年深念陳跡迨此獨忡忡零落逢故老寂寥悲草蟲舊宇多改構幽篁延本叢栖止事如昨芳時去已空佳人亦攜手再往今不同新文聊感舊想子意無窮

贈令狐士曹 自八月朔旦同使藍田迨留涉季事先半日而待故有戲

贈

秋簷（一作滴）滴滴對牀寢山路迢迢聯騎行到家俱及東籬菊何事先歸半日程

贈馮著

契闊仕兩京念子亦飄蓬方來屬追往十載事不同歲晏乃云至微褐還未充慘悽遊子情風雪自關東華觴發權類嘉藻播清風始此盈抱恨曠然一夕中善蘊豈輕售懷才希國工誰當念素士零落歲華空

對雨寄韓庫部協

風至池館涼靄然和曉霧蕭條集新荷氛氳散高樹閒居興方淡默想心已屢暫出仍濕衣況君東城住

寄子西

夏景已難度懷賢思方續喬樹落疏陰微風散煩燠傷離枉芳札忻遂見心曲藍上舍已成田

家雨新足託鄰素多欲（一作伐）殘秩猶見東日夕上高齋但望東原綠

縣內閒居贈溫公

滿郭春風嵐已昏雅栖散吏掩重門雖居世網常清淨夜對高僧無一言

對雪贈徐秀才

靡靡寒欲收靄靄陰還結晨起望南端千林散春雪妍光屬瑤階亂緒凌新節無爲掩扉臥獨

守衰生轍。

西郊遊宴寄贈邑僚李巽

升陽暖春物。置酒臨芳席。高宴闕英僚。衆賓寡歡懌。是時尚多壘。板築興頹壁。羇旅念越疆。領徒方祗役。如何嘉會日。當子憂勤夕。西郊鬱已茂春嵐重如積。何當返徂雨。雜英紛可惜。

對雨贈李主簿高秀才

遷延晴雲薄散漫東風來青山滿春野微雨灑

輕埃吏局勞佳士賓筵得上才終朝狎文墨高與共徘徊。

休沐東還冑貴里示端

宦遊二十載田野久已疎。休沐遂茲日。一來還故墟。山明宿雨霽。風暖百卉舒。泓泓野泉潔。熠熠林光初。竹木稍摧翳。園場亦荒蕪。俯驚鬢已衰周覽昔所娛。存歿惻私懷。遷變傷里閭。欲言少留心中復畏簡書。世道良自退。榮名亦空虛。與子終攜手。歲晏當來居。

朝請後還邑寄諸友生

宰邑分甸服。夙駕朝上京。是時當暮春。休沐集友生。抗志青雲表。俱踐高世名。尊酒且權樂。文翰亦縱橫。良遊昔所希。累讌夜復明。晨露含瑤琴。夕風殞素英。一旦遵歸路。伏軾出京城。誰言再念別。忽若千里行。閑閣寡諠訟。端居結幽情。況茲晝方永。展轉何由平。

灃上西齋寄諸友 七月中善福之西齋作

絕岸臨西野。曠然塵事遙。清川下邐迤。茅棟上岧嶤。玩月愛佳夕。望山屬清朝。俯砌視歸翼。開襟納遠飈。等陶辭小秩。効朱方負樵。閑遊忽無累。心跡隨景超。明世重才彥。雨露降丹霄。羣公正雲集。獨予欣寂寥。

獨遊西齋寄崔主簿

同心忽已別。昨事方成昔。幽徑還獨尋。綠苔見

今古之感

鍾伯敬云有處之人議厚其辨

鍾伯敬云古道

行跡秋齋正蕭散。煙水易昏夕。憂來結幾重。非君不可釋。

紫閣東林居士叔緘賜松英丸捧對忻喜蓋非塵侶之所當服輙獻詩代啟

碧澗蒼松五粒稀。侵雲采去露沾衣。夜啟羣仙合靈藥。朝思俗侶寄將歸。道場齋戒今初服。人事葷羶已覺非。一望嵐峯拜還使腰間銅印與心違。

秋集罷還途中作謹獻壽春公黎公

東帶自衡門。奉命宰王畿。君侯枉高鑒。舉善掩瑕疵。斯民本已安。工拙兩無施。（舉亦易作工夫）何以酬明德。歲晏不磷緇。時節乃來集。欣懷方載馳。平明大府開。一得拜光輝。温如春風至。肅若嚴霜威。羣屬所載瞻。而忘倦與饑。公堂燕華筵。禮罷復言辭。將從平門道。憩車澧水湄。山川降嘉歲。草木蒙潤滋。孰云還本邑。懷戀獨遲遲。

閑居贈友

補吏多下遷。罷歸聊自度。園廬既蕪没。煙景空澹泊。閑居養痾瘵。守素甘葵藿。頹顏日衰耗。冠帶亦寥落。青苔已生路。綠筠始分籜。夕氣下遥陰。微風動疎薄。草玄良見誚。（一作消）杜門無請託。非君好事者。誰來顧寂寞。

四禪精舍登覽悲舊寄朝宗巨川兄弟

蕭散人事憂。迢遞古原行。春風日已暄。百草亦

復生。躋閣謁金像。攀雲造禪扃。新景林際曙。雜花川上明。徂歲方緬邈。陳事尚縱横。温泉有佳氣。馳道指京城。攜手思故日。山河留恨情。存者邈難見。去者已冥冥。臨風一長慟。誰畏行路驚。

善福閣對雨寄李儋幼遐

飛閣凌太虚。晨躋鬱崢嶸。驚飈觸懸檻。白雲冒層甍。太陰布其地。密雨垂八紘。仰觀固不測。俯視但冥冥。感此窮秋氣。沉鬱命友生。及時策高

步。羇旅遊帝京。聖朝無隱才。品物俱昭形。國士秉繩墨。何以表堅貞。寸心東北馳。思與一會并。我車夙已駕。將逐晨風征。郊塗住成淹。默默阻中情。

寺居獨夜寄崔主簿

幽人寂不寐（一作寐）。木葉紛紛落。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坐使青燈曉。還傷夏衣薄。寧知歲方晏。離居更蕭索。

九日灃上作寄崔主簿倬二季端繫

凄凄感時節。望望臨灃涘。翠嶺明華秋。高天澄遙滓。川寒流愈迅。霜交物初委。林葉索已空。晨禽迎飈起。時菊乃盈泛。濁醪自為美。良遊雖可娛。殷念在之子。人生不自省。營欲無終已。孰能同一酌。陶然冥斯理。

西郊養疾聞暢校書有新什見贈久佇不至先寄此詩

劉須溪云甚有風致可誦

鍾伯敬云太妝淨悠然颯然

養病愜清夏。郊園敷卉木。窗夕含澗涼（一作戶）。雨餘愛筠綠。披懷始高詠。對琴轉幽獨。仰子遊羣英。吐詞如蘭馥。還聞枉嘉藻。停望延昏旭。唯見草青青。閉門灃水曲。

灃上寄幼遐

寂寞到城闕。惆悵返柴荊。端居無所為。念子遠徂征。夏晝人已息。我懷獨未寧。忽從東齋起。兀兀尋澗行。背星叢林密。披翫孤花明。曠然西南

望。一極山水情。周覽同遊處。逾恨阻音形。壯圖非旦夕。君子勤令名。勿復久留讌。蹉跎在北京。

善福精舍示諸生

湛湛嘉樹陰。清露夜景沉。悄然群物寂。高閣似陰岑。方以玄默處。豈為名跡侵。法妙（一作妙法）不知歸。獨此抱沖襟。齋舍無餘物。陶器與單衾。諸生時列坐。共愛風滿林。

晚出灃上贈崔都水

劉須溪云叙事有沉着意

臨流一舒嘯望山意轉延隔林分落景餘霞明遠川首起趣東作已看耘夏田一從民里居歲月再徂遷昧質得全性世名良自牽行欣携手歸聊復飲酒眠

寓居灃上精舍寄于張二舍人

萬木叢雲出香閣西連碧澗竹林園高齋獨宿遠山曙微霰下庭寒雀喧道心淡泊對流水生事蕭疎空掩門時憶故交那得見曉排閶闔奉

明恩

開元觀懷舊寄李二韓二裴四兼呈崔郎中嚴家令

宿昔清都燕分散各西東車馬行跡在霜雪竹林空方軫故物念誰復一樽同聊披道書暇還此聽松風

春日郊居寄萬年吉少府中孚三原少府偉夏侯校書審

劉須溪云鍾情而妙更遠

谷鳥時一囀田園春雨餘光風動林早高窗照日初獨飲澗中水吟詠老氏書城闕應多事誰憶此閑居

灃上醉題寄滁武

芳園知夕燕西郊已獨還誰言不同賞俱是醉花間

西郊期滁武不至書示

山高鳴過雨澗樹落殘花非關春不待當由期

自賒

灃上對月寄孔諫議

思懷在雲闕泊素守中林出處雖殊跡明月兩知心

將往滁城戀新竹簡崔都水示端

停車欲去繞叢竹偏愛新筠十數竿莫遣兒童觸瓊粉留待幽人廻日看

還闕首途寄精舍親友

休沐日云滿。冲然將罷官。嚴車候門側。晨起正朝冠。山澤含餘雨。川澗注驚湍。攬轡遵東路。廻首一長歎。居人已不見。高閣在林端。

秋夜南宮寄澧上弟及諸生

暝色起烟閣。沉抱積離憂。況茲風雨夜。蕭條梧葉秋。空宇感凉至。頹顏驚歲周。日夕遊闕下。山水憶同遊。

塗中書情寄澧上兩弟因送二甥却還

華簪豈足戀。幽林徒自違。遥知別後意。寂寞掩郊扉。回首昆池上。更羨爾同歸。

雪夜下朝呈省中一絕

南望青山滿禁闈。曉陪鴛鷺正差池。共愛朝來何處雪。蓬萊宮裏折松枝。

贈孫徵時赴雲中

黃驄少年舞雙戟。目視傍人皆辟易。百戰曾誇隴上兒。一身復作雲中客。寒風動地氣蒼茫。橫笛先悲出塞長。敲石軍中傳夜火。斧冰河畔汲朝漿。前鋒直指陰山外。虜騎紛紛翦應碎。匈奴破盡看君歸。金印酬功如斗大。

冬夜宿司空野居因寄酬贈

南北與山鄰。蓬庵庇一身。繁霜疑有雪。荒草似無人。遂性在耕稼。所交唯賤貧。何緣張掾傲。每重德璋親。

寄答秘書王丞

相看頭白來城闕。却憶漳溪舊往還。今體詩中偏出格。常參官裏每同班。街西借宅多臨水。馬上逢人亦說山。芸閣水曹雖至冷。與君常喜得身閑。

書懷寄顧八處士

自小難收疎懶性。人間萬事總無功。別從仙客求方法。曾到僧家問苦空。老大登朝如夢裏。貧窮作話是村中。未能即便休官去。慙愧南山採

樂翁

韋蘇州集卷之二終

韻伯叔云森伯至理誰在十字說出

韋蘇州集卷之三

寄贈下

寄柳州韓司戶郎中

達（一作遠）識與昧機。智殊跡同靜。於焉得携手。屢賞清夜景。蕭灑陪高詠。從容羙華省。一逐風波遷。南登桂陽嶺。舊里門空掩。歡（一作恨）遊事皆屏。悵望城闕遙。幽居時序永。春風吹百卉。和煦變閭井。獨悶終日眠。篇書不復省。唯當望雨露。霑子荒遐境。

寄令狐侍郎

三山有瓊樹。霜雪色逾新。始自風塵交。中結綢繆姻。西掖方掌誥。南宮復司春。夕燕華池月。朝奉玉階塵。衆寶歸和氏。吹噓多俊人。羣公共然諾。聲問邈時倫。孤鴻旣高擧。鷰雀在荊榛。翔集且不同。豈不欲殷勤。一旦遷南郡。江湖渺無垠。寵辱良未定。君子豈緇磷。寒暑已推斥。別離生苦辛。非將會面日。書札何由申。

閑居寄端及重陽

山明野寺曙鍾微。雪滿幽林人跡稀。閑居寥落生高興。無事風塵獨不歸。

園林宴起寄昭應韓明府盧主簿

田家巳耕作井屋起晨煙。園林鳴好鳥閑居猶獨眠。不覺朝已晏。起來望青天。四體一舒散情性亦忻然。還復茆簷下。對酒思數賢。束帶理官府。簡牘盈目前。當念中林賞。覽物遍山川。上非

遇明世。庶以道自全。

寄大梁諸友

分竹守南譙。弭節過梁池。雄都衆君子出餞擁河湄。燕謔始云洽。方舟巳解維。一爲風水便但見山川馳。昨日次睢陽。今夕宿符離。雲樹愴重疊。煙波念還期。相敦在勤事。海內方勞師。

新秋夜寄諸弟

兩地俱秋夕。相望共星河。高梧一葉下。空齋歸思多。方用憂人瘼。況自抱微痾。無將別來近。顏鬢已蹉跎。

郊園聞蟬寄諸弟

去歲郊園別。聞蟬在蘭省。今歲臥南譙。蟬鳴歸路永。夕響依山郭。餘悲散秋景。緘書報此時。此心方耿耿。

寄中書劉舍人

雲霄路竟別。中年跡暫同。比翼趨丹陛。連騎下

南宮。佳詠邀清月。幽賞滯芳叢。迨予一出守與子限西東。晨露方愴愴。離抱更忡忡。忽睹九天詔。秉綸歸國工。玉座浮香氣。秋禁散涼風。應向橫門度。環珮杳玲瓏。光輝恨未矚。歸思坐難通。蒼蒼松桂姿。想在一垣中。

郡齋感秋寄諸弟

首夏辭舊國。窮秋臥滁城。方如昨日別。忽覺徂歲驚。高閣收煙霧。池水晚澄淸。戶牖已淒爽。晨

夜感深情。昔遊郎署間。是月天氣晴。授衣還西郊。曉露田中行。采菊投酒中。昆弟自同傾。簪組聊挂壁。焉知有世榮。一旦居遠郡。山川間音形。大道庶無累。及茲念已盈。

郡中對雨贈元錫兼簡楊凌

宿雨冒空山。空城響秋葉。沉沉暮色至。淒淒凉氣入。蕭條林表散。的皪荷上集。夜霧著衣重。新苔侵履濕。遇茲端憂日。賴與嘉賓接。

冬至夜寄京師諸弟兼懷崔都水

理郡無異政。所憂在素餐。徒令去京國。羈旅當歲寒。子月生一氣。陽景極南端。已懷時節感。更抱別離酸。私燕席云罷。還齋夜方闌。邃幕沉空宇。孤燭照牀單。應同茲夕念。寧忘故歲歡。川途恍悠邈。涕下一闌干。

元日寄諸弟兼呈崔都水

一從守茲郡。兩鬢生素髮。新正加我年。故歲去超忽。淮濱異時候。了似仲秋月。川谷風景溫。城池草木發。高齋屬多暇。惆悵臨芳物。日月昧還期。念君何時歇。

寄職方劉郎中

相聞二十載。不得展平生。一夕南宮遇。聊用寫中情。端服光朝次。羣列慕英聲。歸來坐粉闈。揮筆乃縱橫。始陪文翰遊。歡燕難久并。予因謬忝出。君爲沉疾嬰。別離寒暑過。荏苒春草生。故園

茲日隔。新禽池上鳴。郡中永無事。歸思徒自盈。

社日寄崔都水及諸弟羣屬

山郡多暇日。社時放吏歸。坐閣獨成悶。行塘閱清輝。春風動高柳。芳園掩夕扉。遙思里中會。心緒悵微微。

寒食日寄諸弟

禁火曖佳辰。念離獨傷抱。見此野田花。心思杜陵道。聯騎定何時。予今顏已老。

三月三日寄諸弟兼懷崔都水

暮節看已謝。茲晨愈可惜。風澹意傷春。池寒花斂夕。一作歛 對酒始依依。懷人還的的。誰當曲水行。相思尋舊跡。

贈李儋侍御

風光山郡少。來看廣陵春。殘花猶待客。莫問意中人。

寄楊協律

吏散門閣掩。鳥鳴山郡中。遠念長江別。俯覺座隅空。舟泊南池雨。簟卷北樓風。併罷芳樽燕。為愴昨時同。

郡齋贈王卿

無術謬稱簡。素餐空自嗟。秋齋雨成滯。山藥寒始華。濩落人皆笑。幽獨歲逾賒。唯君出塵意。賞愛似山家。一作僧家

簡恒璨

室虛多涼氣。天高屬秋時。空庭夜風雨。草木曉離披。簡書日云曠。文墨誰復持。聊因遇澄靜。一與道人期。

閑居寄諸弟

秋草生庭白露時。故園諸弟益相思。盡日高齋無一事。芭蕉葉上獨題詩。

登樓寄王卿

踏閣攀林恨不同。楚雲滄海思無窮。數家砧杵

秋山下。一郡荊榛寒雨中。

寄暢當 聞以子弟被召從軍

寇賊起東山。英俊方未閑。聞君新應募。籍籍動京關。出身文翰場。高步不可攀。青袍未及解。白羽插腰間。昔為瓊樹枝。一作誰 今有風霜顏。秋郊細柳道。走馬一夕還。丈夫當為國。破敵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鬢毛班。

贈崔員外

一別十年事。相逢淮海濱。還思洛陽日。更話府中人。且對清觴滿。寧知白髮新。忽忽何處去。車馬自風塵。

寄李儋元錫

去年花裏逢君別。今日花開已一年。世事茫茫難自料。春愁黯黯獨成眠。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聞道欲來相問訊。西樓望月幾迴圓。

京師叛亂寄諸弟

弱冠遭世難。二紀猶未平。羇離官遠郡。虎豹滿西京。上懷犬馬戀。下有骨肉情。歸去在何時。流淚忽霑纓。憂來上北樓。左右但軍營。函谷行人絕。淮南春草生。鳥鳴野田間。心憶故園行。何時四海晏。甘與齊民耕。

贈琮公

山僧一相訪。吏案正盈前。出處似殊致。喧靜兩皆禪。暮春華池宴。清夜高齋眠。此道本無得。寧復有忘筌。

寄諸弟 建中四年十月三日京師兵亂自滁州間道遣使明年興元甲子歲五月九日使還作

歲暮兵戈亂京國。帛書間道訪存亡。還信忽從天上落。唯知彼此淚千行。

寄恆璨

心絕去來緣。跡順人間事。獨尋秋草徑。夜宿寒山寺。今日郡齋閑。思問楞伽字。

簡郡中諸生

守郡臥秋閣。四面盡荒山。此時聽夜雨。孤燈照窗間。藥園日蕪漫。書帷長自閑。惟當上客至。論詩一解顏。

寄全椒山中道士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荊薪。歸來煮白石。欲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

處尋行跡。

寄釋子良史酒

秋山僧冷病。聊寄三五杯。應寫山瓢裏。還寄此瓢來。

重寄

復寄滿瓢去。定見空瓢來。若不打瓢破。終當費酒材。

答釋子良史送酒瓢

此瓢今已到。山瓢知已空。且飲寒塘水。遥將回也同一作頗知回也風

簡陟巡建三甥盧氏生

忽羨後生連榻話。獨依寒竹一齋空。時流歡笑事從别。把酒吟詩待爾同。

覽褒子卧病一絶聊以題示沈氏全貞生

念子抱沉疾。霜露變滁城。獨此高窻下。自然無世情。

寄璨師

林院生夜色。西廊上紗燈。時憶長松下。獨坐一山僧。

寄盧陟

柳葉遍寒塘。曉霜凝高閣。累日此留連。别來成寂寞。

途中寄楊逸裴緒示褒子永陽縣館中作

上宰領淮右。下國屬星馳。霧野騰曉騎。霜竿裂

凍旗。蕭蕭陟連岡。莽莽望空陂。風截鴈嘹唳。雲叅樹參差。高齋明月夜。中庭松桂姿。當睽一酌恨。况此兩旬期。

宿永陽寄璨律師

遥知郡齋夜。凍雪封松竹。時有山僧來。懸燈獨自宿。

雪行寄褒子

淅瀝覆寒騎。飄飄暗川容。行子郡城曉。披雲看

杉松。

寄裴處士

春風駐遊騎。晩景淡山暉。一問清冷子。獨掩荒園扉。草木雨來長。里閭人到稀。方從廣陵宴。花落未言歸。

偶入西齋院示釋子恒璨

僧齋地雖密。忘子跡要賒。一來非問訊。自是看山花。

示全眞元常 元常趙氏生

余辭郡符去。爾爲外事牽。寧知風雪夜。復此對牀眠。始話南池飲。更詠西樓篇。無將一會易。歲月坐推遷。

寄劉尊師

世間荏苒縈此身。長望碧山到無因。白鶴徘徊看不去。遙知下有清都人。

寄廬山棲衣居士

兀兀山行無處歸。山中猛虎識棲衣。俗客欲尋應不遇。雲溪道士見猶稀。

因省風俗與從姪成緒遊山水中道先歸寄示

累宵同燕酌。十舍携征騎。始造雙林寂。遐搜洞府祕。羣峯繞盤鬱。懸泉仰特異。陰壑雲松埋。陽崖煙花媚。每慮觀省牽。中乖遊踐志。我向山水行。子歸棲息地。一操臨流袂。上聳千雲轡。獨往

倦危途。懷沖寡幽致。賴爾還都期。方將登樓遲。

寒食寄京師諸弟

雨中禁火空齋冷。江上流鶯獨坐聽。把酒看花想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

歲日寄京師諸季端武等

獻歲抱深惻。僑居念歸緣。常患親愛離。始覺世務牽。少事河陽府。晩守淮南壖。平生幾會散。已及蹉跎年。昨日罷符竹。家貧遂留連。部曲多已

去車馬不復全開將酒爲偶默以道自詮聽松
南巖寺見月西澗泉爲政無異術當責豈望遷
終理來時爽歸鑿杜陵田

簡盧陟

可憐白雪曲未遇知音人恓惶戎旅下蹉跎淮
海濱澗樹含朝雨山鳥哢餘春我有一瓢酒可
以慰風塵

西澗即事示盧陟

寢扉臨碧澗晨起澹忘情空林細雨至圓文遍
水生永日無餘事山中伐木聲知子塵喧久暫
可散煩纓

登郡寄京師諸季淮南子弟

始罷永陽守復卧潯陽樓懸檻飄寒雨危堞侵
江流迨茲聞鴈夜重憶別離秋徒有盈樽酒鎮
此百端憂

寄黄尊師

結茅種杏在雲端掃雪焚香宿石壇靈祇不許
世人到忽作雷風登嶺難

寄黄劉二尊師

廬山兩道士各在一峯居矯掌白雲表晞髮陽
和初清夜降真侶焚香滿空虛中有無爲樂自
然與世疏道尊不可屈符守豈暇餘高齋遥致
敬願示一編書

秋夜寄丘二十二員外

懷君屬秋夜散步詠凉天山空松子落幽人應
未眠

贈丘員外

高詞棄浮靡貞行表鄉閭未具南宮拜聊偃東
山居大藩本多事日與文章疏每一覩之子高
詠遂起予宵晝方連燕煩恡亦頓祛格言雅誨
闕善謔矜數餘久躓思遊曠窮愜遇陽舒虎丘
愜登眺吳門悵躊躇方此戀携手豈云還舊墟

告諸吳子弟。文學爲何如。
跡與孤雲遠。心將野鶴俱。那同石氏子。每到府門趨。

贈李判官

良玉定爲寶。長材時所希。佐幕方巡郡。奏命布恩威。食蔬程獨守。飲冰節靡違。決獄與邦頌。高文禀天機。賓館在林表。望山啟西扉。下有千畝田。決漭吳土肥。始耕巳見穫。衫絺今授衣。政拙勞詳省。淹留未得歸。雖懇且忻願。日夕覩光輝。

寄皎然上人

吳興老釋子。野雪蓋精廬。詩名徒自振。道心長晏如。想茲棲禪夜。見月東峯初。鳴鐘驚巖壑。焚香滿空虛。叨慕端成舊。未識豈爲疏。願以碧雲思。方君怨別餘。茂苑文華地。流水古僧居。何當一遊詠。倚閣吟躊躇。

贈舊識

少年遊太學。負氣蔑諸生。蹉跎三十載。今日海隅行。

復理西齋寄丘員外

前歲理西齋。得與君子同。迨茲已一周。悵望臨春風。始自疎林竹。還復長榛蘩。端正良難久。蕪穢易爲功。援斧開衆鬱。如師啟羣蒙。庭宇還清曠。煩抱亦舒通。海隅雨雪霽。春序風景融。時物方如故。懷賢思無窮。

和張舍人夜直中書寄吏部劉員外

西垣草詔罷。南宮憶上才。月臨蘭殿出。涼自鳳池來。松桂生丹禁。鴛鷺集雲臺。託身各有所。相望徒徘徊。

和李二主簿寄淮上綦毋三

滿城憐傲吏。終日賦新詩。請報淮陰客。春帆浪作期。

寄二嚴 士良婺州 士元郴州

絲竹久已懶。今日遇君忺。打破䝉跦千道網。總爲鶻鴒兩箇嚴。

韋蘇州集卷之三終

韋蘇州集卷之四

送別

李五席送李主簿歸西臺

請告嚴程盡。西歸道路寒。欲陪鷹隼集。猶戀鶺鴒單。洛邑人全少。嵩高雪尚殘。滿臺誰不故。報我在微宮。

送崔押衙相州 頃任內黃令

禮樂儒家子。英豪燕趙風。驅雞嘗理邑。走馬却從戎。白刃千夫闢。黄金四海同。嫖姚恩顧下。諸將指揮中。別路憐芳草。歸心伴塞鴻。鄴城新騎滿。魏帝舊臺空。望闕應懷戀。遭時貴立功。萬方如已靜。何處欲輸忠。

送宣城路錄事

江上宣城郡。孤舟遠到時。雲林謝家宅。山水敬亭祠。綱紀多閑日。觀遊得賦詩。都門且盡醉。此別數年期。

劉云淡亦有氣味

又云離人語如此有味

送李十四山東遊 一作山人東遊

聖朝有遺逸。披膽謁至尊。豈是貿榮寵。誓將救元元。權豪非所便。書奏寢禁門。高歌長安酒。忠憤不可吞。欻來客河洛。日與靜者論。濟世翻小事。丹砂駐精魂。東遊無復繫。梁楚多大藩。高論動侯伯。疎懷脫塵喧。送君都門野。飲我林中尊。立馬望東道。白雲滿梁園。踟躕欲何贈。空是平生言。

送李二歸楚州 時李季弟牧楚州被誣赴急

情人南楚別。復詠在原詩。忽此嗟岐路。還令泣素絲。風波朝夕遠。音信往來遲。好去扁舟客。青雲何處期。

送閻寀赴東川辟

冰炭俱可懷。孰云熱與寒。何如結髮友。不得攜手懽。晨登嚴霜野。送子天一端。祇承簡書命。俯仰豸角冠。上陟白雲嶠。下冥玄壑湍。離羣自有託。歷險得所安。當念反窮巷。登朝成慨嘆。

送令狐岫宰恩陽

大雪天地閉。羣山夜來晴。居家猶苦寒。子有千里行。行行安得辭。荷此蒲璧榮。賢豪爭追攀。飲餞出西京。樽酒豈不歡。暮春自有程。離人起視日。僕御促前征。逶遲歲已窮。當造巴子城。和風被草木。江水日夜清。從來知善政。離別慰友生。

送馮著受李廣州署為錄事

郁郁楊柳枝。蕭蕭征馬悲。送君灞陵岸。糾郡南海湄。名在翰墨場。羣公正追隨。如何從此去。千里萬里期。大海吞東南。橫嶺隔地維。建邦臨日域。溫燠御四時。百國共臻奏。珍奇獻京師。富庶與戎繩。墨不易持。州伯荷天寵。還當翊丹墀。子為門下生。終始豈見遺。所願酌貪泉。心不為磷緇。上將翫國士。下以報渴饑。

送元倉曹歸廣陵

劉須溪云此人非許遊必能通

官閑得去住告別戀音徽舊國應無業他鄉到是歸楚山明月滿淮甸夜鐘微何處孤舟泊遙遙心曲違

送唐明府赴溧水 三任縣事

三爲百里宰已過十餘年秪歎官如舊旋聞邑屢遷魚鹽濱海利薑蔗傍湖田到此安甿俗琴堂又晏然

喜於廣陵拜覲家兄奉送發還池州

青青連枝樹苒苒久別離客遊廣陵中俱到若有期俯仰叙存歿哀腸發酸悲收情且爲歡累日不知饑夙駕多所迫復當還歸池長安三千里歲晏獨何爲南出登閶門驚飇左右吹所別諒非遠要令心不怡

送張八元秀才擢第往上都應制

決勝文場戰已酣行應辟命復才堪旅食不辭遊闕下春衣未換報江南天邊宿鳥生歸思關外晴山滿夕嵐立馬欲從何處別都門楊柳正毵毵

送張侍御祕書江左覲省

莫歎都門路歸無駟馬車繡衣猶在篋芸閣已觀書沃野收紅稻長江釣白魚晨餐亦可薦名利欲何如

賦得鼎門送盧耿赴任

名因定鼎地門對鑿龍山水北樓臺近城南車

馬還稍開芳野靜欲掩暮鐘閑去此無嗟屈前賢尚抱關

賦得浮雲起離色送鄭述誠

遊子欲言去浮雲那得知偏能見行色自是獨傷離晚帶城遙暗秋生峯高奇還因朔吹斷疋馬與相隨

餞雍聿之潞州謁李中丞

鬱鬱兩相遇出門草青青酒酣拔劍舞慷慨送

予行。驅馬涉大河。日暮懷洛京。前登太行路。志士亦未平。薄遊五府都。高步振英聲。主人才且賢。重士百金輕。絲竹促飛觴。夜讌達晨星。娛樂易淹暮。諒在執高情。

上東門會送李幼舉南遊徐方

離絃既罷彈。罇酒亦已闌。聽我歌一曲。南徐在雲端。雲端雖云邈。行路本非難。諸侯皆愛才。公子遠結歡。濟濟都門宴。將去復盤桓。令姿何昂昂。良馬遠遊冠。意氣且爲別。由來非所嘆。

送洛陽韓丞東遊

仙鳥何飄颻。綠衣翠爲襟。顧我差池羽。咬咬懷好音。徘徊洛陽中。遊戲淸川潯。神交不在結。歡愛自中心。駕言忽徂征。雲路邈且深。朝遊尚同啄。夕息當異林。出餞宿東郊。列筵屬城陰。舉酒欲爲樂。憂懷方沉沉。

送鄭長源

劉須溪云起十字自好　顧東橋云送情

顧東橋云新物更無此語

少年一相見。（一作洲）飛轡河洛間。歡遊不知罷。中路忽言還。泠泠鵾絃哀。悄悄冬夜閑。丈夫雖耿介。遠別多苦顏。君行拜高堂。速駕難久攀。雞鳴儔侶發。朔雪滿河關。須臾在今夕。罇酌且循環。

送李儋

別離何從生。乃在親愛中。反念行路子。拂衣自西東。日晏不留宴。嚴車出崇墉。行遊（一作假）非所樂。端憂道未通。（一作端憂道未通）春野百卉發。淸川思無窮。芳時坐離散。世事誰可同。歸當掩重關。默默想音容。

賦得暮雨送李胄　一作渭

楚江微雨裏。建業暮鍾時。漠漠帆來重。冥冥鳥去遲。海門深不見。浦樹遠含滋。相送情無限。沾襟比散絲。

留別洛京親友

握手出都門。駕言適京師。豈不懷舊廬。惆悵與子辭。麗日坐高閣。淸觴醼華池。昨遊倏已過。後

劉須溪云此等景味外味
又云無一句不
春路迢句尤極
清麗作者可仰

遇良未知。念結路方永。歲陰野無聊。單車我當
前暮雪子獨歸。臨流一相望。零淚忽沾衣。

賦得沙際路送從叔象

獨樹沙邊人跡稀。欲行愁遠暮鍾時。野泉幾處
侵應盡。不遇山僧知問誰。

送榆次林明府

無嗟千里遠。亦是宰王畿。策馬雨中去。逢人關
外稀。邑傳榆石在。路遶晉山微。別思方蕭索。新

秋一葉飛。

雜言送黎六郎　壽陽公之子

冰壺見底未爲清。少年如玉有詩名。聞話嵩峯
多野寺。不嫌黃綬向陽城。朱門嚴訓朝辭去。騎
出東郊滿飛絮。河南庭下拜府君。陽城歸路山
氛氳。山氛氳。長不見。釣臺水淥荷已生。少姨廟
寒花始徧。縣閣吏傲與塵隔。移竹疏泉常岸幘。
莫言去作折腰官。豈似長安折腰客。

天長寺上方別子西有道　時任京兆府功曹攝高陵宰別因省盧庫戶曹韓貨四曹而有作

假邑非拙素。況乃別伊人。聊登釋氏居。携手戀
茲晨。高曠出塵表。逍遥滌心神。青山對芳苑。列
樹遶通津。車馬無時絕。行子倦風塵。今當遵往
路。佇立欲何申。唯持貞白志。以慰心所親。

送黎六郎赴陽翟少府

試吏向嵩陽。春山躑躅芳。腰垂新綬色。衣滿舊

芸香。喬樹別時綠。客程關外長。祇應傳善政。日
夕慰高堂。

送別覃孝廉

思親自當去。不第未蹉跎。家住青山下。門前芳
草多。秭歸通遠徼。巫峽注驚波。州舉年年事。還
期復幾何。

送開封盧少府

雄藩車馬地。作尉有光輝。滿席賓常侍。闐街燭

鍾伯敬云此語非大非老人不知　譚友夏云無聊中寫出閑適

夜歸。關河征旆遠。煙樹夕陽微。到處無留滯。梁園花欲稀。

送槐廣落第歸揚州

下第常稱屈。少年心獨輕。拜親歸海畔。似舅得詩名。晚對青山別。遙尋芳草行。還期應不遠。寒露濕蕪城。

送汾城王主簿

少年初帶印。汾上又經過。芳草歸時徧。情人故郡多。禁鐘春雨細。宮樹野煙和。相望東橋別。微風起夕波。

送澠池崔主簿

邑帶洛陽道。年年應此行。當時匹馬客。今日縣人迎。暮雨投關郡。春風別帝城。東西殊不遠。朝夕待佳聲。

送顏司議使蜀訪圖書

軺駕一封急。蜀門千嶺曛。詎分江轉字。但見路

劉須溪云妙

綠雲。山館夜聽雨。秋猨獨叫羣。無爲久留滯。聖王待遺文。

奉送從兄宰晉陵

東郊暮草歇。千里夏雲生。立馬愁將夕。看山獨送行。依微吳苑樹。迢遞晉陵城。慰此斷行別。邑人多頌聲。

贈別河南李功曹（宏辭登科拜官）

耿耿抱私戚。寥寥獨掩扉。臨觴自不飲。況與故人違。故人方琢磨。瓌朗代所稀。憲禮更右職。文翰灑天機。聿來自東山。羣彥仰餘輝。談笑取高第。綰綬即言歸。洛都遊燕地。千里及芳扉。今朝章臺別。楊柳亦依依。雲霞未改色。山川猶夕暉。忽復不相見。心思亂霏霏。

送五經趙隨登科授廣德尉

明經有清秩。當在石渠中。獨往宣城郡。高齋謁謝公。寒原正蕪漫。夕鳥自西東。秋日不堪別。淒

項東陽云如此詩亦近[illegible][illegible]劉須溪云曲折情景甚悉

淒多朔風

宴別幼遐與君貺兄弟

乖闊(一作乖隔)意方弭(一作至)安知忽來翔累日重歡宴一旦復離傷置酒慰茲夕秉燭坐華堂契闊未及展晨星出東方征人慘已辭車馬儼成裝(一作衆)我懷自無歡原野滿春光(一作芳)羣水含時澤野雉鳴朝陽平生有壯志不覺淚霑裳況自守空宇日夕但彷徨

送宣州周錄事

清時重儒士糾郡屬伊人薄遊長安中始得一交親英豪若雲集餞別塞城闉高駕臨長路日夕起風塵方念清宵宴已度芳林春從茲一分手緬邈吳與秦但覩年運駛安知後會因唯當存令德可以解悁勤

謝櫟陽令歸西郊贈別諸友生

結髮仕州縣(一作事)蹉跎在文墨徒有排雲心何由生羽翼幸遭明盛日萬物蒙生植獨此抱微痾頹然謝斯職(大曆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自鄠縣制除櫟陽令以疾辭歸善福精舍七月二十日賦此詩)世道方荏苒郊園思偃息為歡日已延君子情未極馳觴(一作驅馳)忽云晏高論良難測遊步清郡宮迎風嘉樹側晨起西郊道原野分黍稷自樂陶唐人服勤在微力佇君列丹陛出處兩爲得

送端東行

世承清白遺(一作世事留清白)躬服古人言從官俱守道歸來共

閉門驅車何處去暮雪滿平原

送姚孫還河中

上國旅遊罷故園生事微風塵滿路起行人何處歸留思芳樹飲惜別暮春暉幾日投關郡河山對掩扉

始除尚書郎別善福精舍(建中二年四月十九日自前櫟陽令除尚書比部員外郎)

簡略非世器委身同草木逍遙精舍居飲酒自

爲足累日曾一櫛對書常慚讀祉臘會高年山川恣遊矚明世方選士中朝懸美祿除書忽到門冠帶便拘束愧忝郎署跡謬蒙君子録俯仰垂華纓飄颻翔輕轂行將親愛別戀此西澗曲遠峯明夕川夏雨生衆綠迅風飄野路（一作吹往路）廻首不遑宿明晨下煙閣白雲在幽谷

送常侍御却使西蕃

歸奏聖朝行萬里却銜天詔報蕃臣本是諸生守文墨今將匹馬靜烟塵旅宿關河逢暮雨春耕亭鄣識遺民此去多應收故地寧辭沙塞往來頻

送郗詹事

聖朝列羣彥穆穆佐休明君子獨知止懸車守國程忠良信舊德文學播英聲旣獲天爵美況將齒位并靑奏蒙省察命駕乃東征皇恩賜印綬歸爲田里榮朝野同稱嘆園綺鬱齊名長衢

軒蓋集飲餞出西京時屬春陽節草木巳含英洛川當盛宴斯焉爲達生

送蘇評事

季弟仕譙都元兄坐蘭省言訪始忻忻念離當耿耿嵳峩夏雲起迢遰山川永登高望去塵紛思終難整（一作埜）

送李侍御益赴幽州幕

二十揮篇翰三十窮典墳辟書五府至名爲四海間始從車騎幕今赴嫖姚軍契闊晩相遇草感遽離羣悠悠行子遠眇眇川塗分登高望燕代日夕生夏雲司徒擁精甲誓將除國氛儒生幸持斧可以佐功勳無言羽書急坐闕相思文

自尚書郎出爲滁州刺史（留別朋友兼示諸弟）

少年不遠仕秉笏東西京中歲守淮郡奉命乃征行素懃省閣姿況忝符竹榮效愚方此始顧私豈獲幷徘徊親交戀愴恨昆友情日暮風雪

起我去于還城登塗建隼旟勒駕望承明雲臺煥中天龍闕欝上征晨輿奉早朝玉露霑華纓一朝從此去服膺理庶甿皇恩儻歲月歸復厠羣英

送元錫楊凌

荒林翳山郭積水成秋晦端居意自違況別親與愛歡筵慊未足離燈悄已對還當掩郡閣佇君方此會

送楊氏女

永日方慼慼出門復悠悠女子今有行大江泝輕舟爾輩況無恃撫念益慈柔幼為長所育（幼女爲楊氏所撫育）兩別泣不休對此結中腸義往難復留自小闕內訓事姑貽我憂賴（一作在）茲託令門仁恤庶無尤貧儉誠所尚資從豈待周孝恭遵婦道容止順其猷別離在今晨見爾當何秋居閑始自遣臨感忽難收歸來視幼女零淚緣纓流

送中弟

秋風（一作山）入疎戶離人起晨朝山郡多風雨西樓更蕭條嗟予淮海老送子關河遥同來不同去沉憂寧復消

寄別李儋

首戴惠文冠心有決勝籌翩翩四五騎結束向并州名在相公幕（一作州）丘山恩未酬妻子不及顧親友安得留夙昔同文翰交分共綢繆忽枉別離

札涕淚一交流遠郡臥殘疾涼氣滿西樓想子臨長路時當淮海秋

送倉部蕭員外院長存

襆被蹉跎老江國情人邂逅此相逢不隨鴛鷺朝天去遥想蓬萊臺閣重

送王校書

同宿高齋換時節共看移石復栽杉送君江浦已惆悵更上西樓望遠帆

送丘員外還山

長棲白雲表。暫訪高齋宿。還辭郡邑諠。歸泛松江淥。結茅隱蒼嶺。伐薪響深谷（作田）。同是山中人。不知往來躅。靈芝非庭草。遼鶴委池鶩。終當署里門。一表高陽族。

重送丘二十二還臨平山居

歲中始再覯。方來又解攜。纔留野艇語。已憶故山棲。幽澗人夜汲。深林鳥長啼。還持郡齋酒。慰

子霜露淒。

送鄭端公弟移院常州

時聸憲臣重。禮爲內兄全。公程儻見責。私愛信不愆。況昔陪朝列。今茲俱海壖。清觴方對酌（[illegible]良宴）天書忽告遷。豈徒咫尺地。使我心思綿。應當自此始。歸拜雲臺前。

送房杭州 孺復

專城未四十。暫謫豈蹉跎。風雨吳門夜。惻愴別情多。

送陸侍御還越

居藩久不樂。遇子聊一欣。英聲頗籍甚。交辟迺時珍。繡衣過舊里。驄馬輝四鄰（一作光揚輝四鄰）。敬恭尊郡守。箴簡具州民。謬忝誠所媿。思懷方見申。置榻宿清夜。加籩醼良辰。遵塗還盛府。行舫遶長津。自有賢方伯。得此文翰賓。

聽江笛送陸侍御 同丘員外賦題

遠聽江上笛。臨觴一送君。還愁獨宿夜。更向郡齋聞。

送丘員外歸山居

郡閣始嘉宴。青山憶舊居。爲君量革履。且願住藍輿。

送崔叔清遊越

忘茲適越意。愛我郡齋幽。野情豈好謁。詩興一相留。遠水帶寒樹。閶門望去舟。方伯憐文士。無

爲成滯遊。

送雲陽鄒儒立少府侍奉還京師

建中卽藩守。天寶爲侍臣。歷觀兩都士。多閱諸侯人。鄒生乃後來。英俊亦罕倫。爲文頗瓌麗。稟度自貞醇。甲科推令名。延閣播芳塵。再命趨王畿。請告奉慈親。一鍾信榮祿。可以展歡欣。昆弟俱時秀。長衢當自伸。聊從郡閤暇。美此時景新。方將極娛宴。（一作燕樂乃游人）已復及離晨。省署慙再入。江海綿

十春。今日閶門路。握手子歸秦。

送豆盧策秀才

歲交冰未泮。（一作小雪又作冰未泮）地卑海氣昏。子有京師遊。始發吳閶門。新黃含遠林。微綠生陳根。詩人感時節。行道當憂煩。古來濩落者。俱不事田園。文如金石韻。豈乏知音言。方辭郡齋榻。爲酌離亭樽。無爲（一作曾）倦羇旅。一去高飛翻。

送王卿

別酌春林啼鳥稀。雙旌背日晚風吹。却憶回來花已盡。東郊立馬望城池。

送劉評事

聲華滿京洛。藻翰發陽春。未遂鴛鴻舉。尚爲江海賓。吳中高宴罷。西上一遊秦。已想函關道。遊子冐風塵。籠禽羨歸翼。遠守懷交親。況復歲云暮。凜凜冰霜辰。旭霽開郡閣。寵餞集文人。洞庭摘朱實。松江獻白鱗。丈夫豈恨別。一酌且歡忻。

送雷監赴闕庭

才大無不備。出入爲時須。雄藩精理行。秘府擢文儒。詔書忽已至。焉得久踟躕。方舟趁朝謁。觀者盈路衢。廣筵列衆賓。送爵無停迂。攀餞誠悵恨。賀榮且歡娛。長陪柏梁宴。日向丹墀趨。時方重右職。蹉跎獨海隅。

送秦系赴潤州

近作新婚鑷白髯。長懷舊卷映藍衫。更欲攜君

虎丘寺。不知方伯望征帆。

韋蘇州集卷之四終

韋蘇州集卷之五

詶答

𫖯盧嵩枉書稱日暮無馬不赴以詩答

佳期不可失。終愿枉衡門。南陌人猶度。西林日未昏。庭前空倚杖。花裡獨留樽。莫道無來駕。知君有短轅。

任洛陽丞答前長安田少府問

相逢且對酒。相問欲何如。數歲猶卑吏。家人笑著書。告歸應未得。榮宦又知疎。日日生春草。空令憶舊居。

假中枉盧二十二書亦稱臥疾兼訝李二久不訪問以詩答書因以戲李二

微官何事勞趨走。服藥閑眠養不才。花裡棊盤憎鳥污。枕邊書卷訝風開。故人問訊緣同病。芳月相思阻一杯。應笑王戎成俗物。遥持麈尾獨徘徊。

詶盧嵩秋夜見寄五韻

喬木生夜凉。月華滿前墀。去君咫尺地。勞君千里思。（一作恩）素秉棲遁志。况貽招隱詩。坐見林木榮。願赴滄洲期。何能待歲晏。攜手當此時。（盧詩云歲晏以爲期）

詶鄭戶曹驪山感懷

蒼山何鬱盤。飛閣凌上清。先帝昔好道。下元朝百靈。白雲已蕭條。麋鹿但縱橫。泉水今尚煖。舊林亦青青。我念綺襦歲。扈從當太平。小臣職前

驅。馳道出灞亭。翻翻日月旗。殷殷鼙鼓聲。萬馬自騰驤。八駿按轡行。日出煙嶠綠。氛氳麗層甍。登臨起遐想。沐浴懽聖情。朝燕詠無事。時豐賀國禎。日和絃管音。下使萬室聽。海內湊朝貢。賢愚共歡榮。合沓車馬喧。西聞長安城。事往世如寄。感深迹所經。申章報蘭藻。一望雙涕零。

答李澣三首

孤客逢春暮。緘情寄舊遊。海隅人使遠。書到洛陽秋。

馬卿猶有壁。漁父自無家。想子今何處。扁舟隱荻花。

林中觀易罷。溪上對鷗閑。楚俗饒辭客。何人最往還。

詶柳郎中春日歸揚州南郭見別之作

廣陵三月花正開。花裏逢君醉一廻。南北相過殊不遠。暮潮從去早潮來。

詶豆盧倉曹題庫壁見示

掾局勞才子。新詩動洛川。運籌知決勝。聚米似論邊。宴罷常分騎。晨趨又比肩。莫嗟年鬢改。郎署定推先。

詶李儋

開門臨廣陌。旭旦車駕喧。不見同心友。徘徊憂且煩。都城二十里。居在艮與坤。人生所各務。乖闊累朝昏。湛湛樽中酒。青青芳樹園。緘情未及

發。先此枉興緒。遊世超(作爲)高躅。尋流得眞源。明當
策疲馬。與子同笑言。

訓元偉過洛陽夜讌

三載寄關東。所懽皆遠違。思懷方耿耿。忽得觀
容輝。親燕在良夜。歡攜闕中闈。問我猶杜門。不
能奮高飛。明燈照四隅。炎炭正可依。清觴雖云
酌。所娛乏珍肥。晨裝復當行。寥落星已稀。何以
慰心曲。佇子西還歸。

訓韓質舟行阻凍

晨坐枉嘉藻。持此慰寢興。中獲辛苦奏。長河結
陰冰。皓曜羣玉發。淒清孤景凝(一作淩)。至柔反成堅。造
化安可恆。方舟未得行。鑿飲空兢兢。苦寒彌時
節。待泮豈所能。何必涉廣川。荒衢且升騰。殷勤
宜中意。庶用達吾朋。

李博士弟以余罷官居同德精舍共有伊
陸名山之期久而未去枉詩見問中云
宋生昔登鑒末云那能顧蓬蓽直寄鄙
懷聊以爲答

初夏息衆緣。雙林對禪客。枉茲芳蘭藻。促我幽
人策。冥搜企前哲。逸句陳往迹。髣髴陸渾南。迢
遞千峰碧。從來遲高駕。自顧無物役。山水心所
娛。如何更朝夕。晨興涉清洛。訪子高陽宅。莫言
往來疎。駑馬知阡陌。

寄訓李博士永寧主簿叔廳見待

解鞅先幾日。款曲見新詩。定向公堂醉。遥憐獨
去時。葉霑寒雨落。鍾度遠山遲。晨策已云整。當
同林下期。

答令狐士曹獨孤兵曹聯騎暮歸望山見
寄

共愛青山住近南。行牽吏役背雙驂。枉書獨宿
對流水。遥羨歸時滿夕嵐。

答李博士

休沐去人遠高齋出林杪晴山多碧峰顥氣疑秋曉端居喜良友枉使千里路緘書當夏時開緘時已度簷鵲已颻颺荷露方蕭颯夢遠竹窗幽行稀蘭徑合舊居共南北往來只如昨問君今爲誰日夕度清洛

答劉西曹 時爲京兆功曹

公館夜云寂微涼羣樹秋西曹得時彥華月共淹留長嘯舉清觴志氣誰與儔千齡事雖邈俯

念忽已周篇翰如雲興京洛頗優游詮文不獨古理妙即同流淺劣見推許恐爲識者尤空慙文璧贈日夕不能詶

答貢士黎逢 時任京兆功曹

茂等方上達諸生安可希棲神澹物表渙汗布令詞如彼崑山玉本自有光輝鄙人徒區區稱嘆亦何爲彌月曠不接公門但驅馳蘭章忽有贈持用慰所思不見心尚密況當相見時

答韓庫部

良玉表貞度麗藻頗爲工名列金閨籍心與素士同日晏下朝來車馬自生風淸宵有佳興皓月直南宮矯翮方上征顧我邈忡忡豈不願攀舉執事府庭中智乖時亦蹇才大命有通還當以道推解組守蒿蓬

答崔主簿倬

朔月分林靄遙管動離聲故懽良已阻空宇澹

無情窈窕雲鴈沒蒼茫河漢橫蘭章不可答冲襟徒自盈

答徐秀才

鉛鈍謝貞器時秀猥見稱豈如白玉仙方與紫霞升淸詩舞豔雪孤抱瑩玄冰一枝非所貴懷書思武陵（一本作書曰茂陵）

答東林道士

紫閣西邊第幾峰茅齋夜雪虎行蹤遙看黛色

知何處。欲出山門尋暮鐘。一作欲向西山尋暮鐘

答長寧令楊轍

皓月升林表。公堂滿清輝。嘉賓自遠至。觴飲夜何其。宰邑視京縣。歸來無寸資。瓌文溢衆寶。雅正得吾師。廣川含澄瀾。一作潭茂樹擢華滋。短才何足數。枉贈媿妍詞。歡眄良見屬。素懷亦已披。何意雲棲翰。不嫌蓬艾卑。但恐河漢沒。回車首路岐

答馮魯秀才

晨坐枉瓊藻。知子返中林。澹然山景晏。泉谷響幽禽。髣髴謝塵跡。逍遙舒道心。顧我腰間綬。端爲華髮侵。簿書勞應對。篇翰曠不尋。薄田失鋤耨。生苗安可任。徒令慙所問。想望東山岑。

答崔主簿問兼簡溫上人

緣情生衆累。晚悟依道流。諸境一已寂。了將身世浮。閑居澹無味。忽復四時周。靡靡芳草積。稍稍新篁抽。即此抱餘素。塊然誠寡儔。自適一忻

意。愧蒙君子憂。

清都觀答幼遐

逍遙仙家子。日夕朝玉皇。興高清露沒。渴飲瓊華漿。解組一來款。披衣拂天香。粲然顧我笑。緑簡發新章。泠泠如玉音。一作陰馥馥若蘭芳。浩意坐盈此。月華殊未央。却念諠譁日。何由得清涼。疎松抗高殿。密竹陰長廊。榮名等糞土。携手隨風翔。

善福精舍答韓司錄清都觀會宴見憶

弱志厭衆紛。抱素寄精廬。皦皦仰時彥。悶悶獨爲愚。之子亦辭秩。高蹤罷馳驅。忽因西飛禽。贈我以瓊琚。始表仙都集。復言歡樂殊。人生各有因。契濶不獲俱。一來田野中。日與人事疎。水木澄秋景。逍遙清賞餘。枉駕懷前諾。引領豈斯須。一作[illegible]無爲便高翔。邈矣不可迂。

答長安丞裴稅

出身忝時士。於世本無機。爰以林壑趣。遂成頑

鈍姿。臨流意已悽。采菊露未稀。舉頭見秋山。萬事都若遺。獨騰幽人蹤。邈將親友違。髦士佐京邑。懷念枉貞詞。久雨積幽抱。清罇宴良知。從容操劇務。文翰方見推。安能戢羽翼。顧此林棲時。

奉詶處士叔見示

挂纓守貧賤。積雪卧郊園。叔父親降趾。壺觴携到門。高齋樂燕罷。清夜道心存。即此同疎氏。可以一忘言。

答庫部韓郎中

高士不羈世。頗將榮辱齊。適委華冕去。欲還幽林棲。雖懷承明戀。忻與物累暌。逍遥觀運流。誰復識端倪。而我豈高致。偃息平門西。愚者世所遺。沮溺共耕犁。風雪積深夜。園田掩荒蹊。幸蒙相思札。款曲期見携。

答暢校書當

偶然棄官去。投跡在田中。日出照茅屋。園林養愚蒙。雖云無一資。罇酌會不空。且忻百穀成。仰歎造化功。出入與民伍。作事靡不同。時伐南澗竹。夜還澧水東。貧寒自成退。豈爲高人蹤。覽君金玉篇。彩色發我容。日日欲爲報。方春已徂冬。

答崔都水

深夜竹庭雪。孤燈案上書。不遇無爲化。誰復得閑居。

詶令狐司録善福精舍見贈

野寺望山雪。空齋對竹林。我以養愚地。生君道者心。

灃上精舍答趙氏外生伉

遠跡出塵表。寓身雙樹林。如何小子伉。亦有超世心。擔書從我遊。携手廣川陰。雲開夏郊緑。景晏青山沈。對榻遇清夜。獻詩合雅音。所推苟禮數。於性道豈深。隱拙在冲默。經世昧古今。無爲率爾言。可以致華簪。

興政拙愧斯人髦士久臺閣中路一漂淪歸當列盛朝(一作明)豈念卧淮濱

答趙氏生佽

暫與雲林別忽陪鴛鷺翔看山不得去知爾獨相望

答端

郊園夏雨歇閑院綠陰生職事方無效幽賞獨違情物色坐如見離抱悵多盈況感夕涼氣聞此亂蟬鳴

答史館張學士段柳庶子學士集賢院看花見寄兼呈柳學士

班楊秉文史對院自爲鄰餘香掩閣去遲日看花頻似雪飄閶闔從風點近臣南宮有芳樹不並禁垣春

答王郎中

卧閣枉芳藻覽旨悵秋晨守郡猶羇寓無以慰嘉賓野曠歸雲盡天清曉露新池荷涼已至窻梧落漸頻風物殊京國邑里但荒榛賦繁屬軍

答崔都水

亭亭心中人迢迢居秦關常緘素札去適(一作問)枉華章還憶在澧郊時携手望秋山久嫌官府勞初喜罷秩閑終年不事業寢食長慵頑不知爲時(一作何爲)來名籍挂郎間攝衣辭田里華簪耀頽顏卜居又依仁日夕正追攀牧人本無術命至苟復遷

離念積歲序歸途眇山川郡齋有佳月園林含清泉同心不在宴罇酒徒盈前覽君陳迹遊詞意俱悽妍忽忽已終日將詶不能宣甿稅況重疊公門極熬煎責逋甘首免(一作遁)歲晏當歸田勿厭守窮轍(一作[illegible])慎爲名所牽

答王卿送別

去馬嘶春草歸人立夕陽元知數日別要使兩情傷

答裴丞說歸京所獻

執事頗勤久。行去亦傷乖。家貧無僮僕。吏卒升寢齊。衣服藏內篋。藥草曝前階。誰復知次第。濩落且安排。還期在歲晏。何以慰吾懷。

答裴處士

遺民愛精舍。乘犢入青山。來署高陽里。不遇白衣還。禮賢方化俗。聞風自款關。况子逸羣士。栖息蓬蒿間。

答楊奉禮

多病守山郡。自得接佳賓。不見三四日。曠若十餘旬。臨觴獨無味。對榻已生塵。一咏舟中作。灑雪忽驚新。煙波見棲旅。景物具昭陳。秋塘唯落葉。野寺不逢人。白事廷吏簡。閑居文墨親。高天池閣靜。寒菊霜露頻。應當整孤棹。歸來展殷勤。

答端

坐憶故園人已老。寧知遠郡鴈還來。長瞻西北是歸路。獨上城樓日幾廻。

答僩奴重陽二甥（僩奴趙氏甥伉 重陽崔氏甥播）

弃職曾守拙。翫幽遂忘喧。山澗依硗埆。竹樹蔭清源。貧居烟火濕。歲熟梨棗繁。風雨飄茅屋。蒿草没瓜園。羣屬相歡悅。不覺過朝昏。有時看禾黍。落日上秋原。飲酒任眞性。揮筆肆狂言。一朝忝蘭省。三載居遠藩。復與諸弟子。篇翰每相敦。西園休習射。南池對芳罇。山藥經雨碧。海榴凌

霜飜。念爾不同此。悵然復一論。重陽守故家。僩子旅湘沅。俱有緘中藻。惻惻動離䰟。不知何日見。衣上淚空存。

答重陽

省札陳往事。愴憶數年中。一身朝北闕。家累守田農。望山亦臨水。暇日每來同。性情一疏散。園林多清風。忽復隔淮海。夢想在澧東。病來經時節。起見秋塘空。城郭連榛嶺。鳥雀噪溝叢。坐使

驚霜鬓。撩亂已如蓬。

酬劉侍郎使君

瓊樹凌霜雪。蔥蒨如芳春。英賢雖出守。本自玉階人。宿昔陪郎署。出入仰清塵。孰云俱列郡。比德豈爲鄰。風雨飄海氣。清涼悅心神。重門深夏晝。賦詩延衆賓。方以歲月舊。每蒙君子親。繼作郡齋什。遠贈荆山珍。高閑庶務理。遊眺景物新。朋友亦遠集。燕酌在佳辰。始唱已慙拙。將酬益

難伸。濡毫意僶俛。一用寫惀勤。

答令狐侍郎

一凶乃一吉。一是復一非。孰能逃斯理。亮在識其微。三黜故無慍。高賢當庶幾。但以親交戀。音容邈難希。况惜別離久。俱忻藩守歸。朝晏方陪厠。山川又乖違。吳門冒海霧。峽路凌連磯。同會在京國。相望涕沾衣。明時重英才。當復列彤闈。白玉雖塵垢。拂拭還光輝。

酬張協律

昔人鬻春地。今人復一賢。屬余藩守日。方今臥病年。麗思阻文宴。芳蹤闕賓筵。經時豈不懷。欲往事屢牽。公府適煩倦。開緘瑩新篇。非將握中寶。何以比其妍。感茲棲寓詞。想復痾瘵纏。空宇風霜交。幽居情思綿。當以貧非病。孰云白未玄。邑中有其人。憔悴即我愆。由來牧守重。英俊得薦延。匪人等鴻毛。斯道何由宣。遭時無早晚。蘊

器俟良緣。觀文心未衰。勿藥疾當痊。晨期簡牘罷。馳慰子冲然。

答秦十四校書

知掩山扉三十秋。魚鬚翠碧弃牀頭。莫道謝公方在郡。五言今日爲君休。

答賓

斜月纔鑒帷。凝霜偏冷枕。持情須耿耿。故作單牀寢。

黃山谷云余見右軍一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蘇州蓋取諸此

答鄭騎曹青橘絶句

憐君卧病思新橘。試摘猶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

奉賀聖製重陽日賜宴

聖心憂萬國。端居在穆清。玄功致海宴。錫讌表文明。恩屬重陽節。雨應此時晴。寒菊生池苑。高樹出宮城。捧藻千官處。垂戒百王程。復覩開元日。臣愚獻頌聲。

和吳舍人早春歸沐西亭言志

曉漏戒中禁。清香肅朝衣。一門雙掌誥。伯侍仲（一作伯[illegible]）言歸。亭高性情曠。職密交遊稀。賦詩樂無事。解帶偃南扉。陽春美時澤。旭霽望山暉。幽禽響未（一本作[illegible]）轉。東原綠猶微。名雖列仙爵。心已遺塵機。即事（一作[illegible]）同巖隱。聖渥良難違。

奉和張大夫戲示青山郎

天生逸世姿。竹馬不曾騎。覽卷冰將釋。援毫露欲垂。金貂傳幾葉。玉樹長新枝。榮祿何妨早。甘羅亦小兒。

答河南李士巽題香山寺

洛都游宦日。少年携手行。投杯起芳席。總轡振華纓。關塞有佳氣。巖開伊水清。攀林憩佛寺。登高望都城。蹉跎二十載。世務各所營。茲賞長在夢。故人安得并。前歲守九江。恩召赴咸京。因途再登歷。山河屬晴明。寂寞僧侶少。蒼茫林木成。

墻宇或崩剝。不見舊題名。舊遊況存歿。獨此淚交橫。交橫誰與同。書壁貽友生。今茲守吳郡。綿思方未平。子復經陳迹。一感我深情。遠蒙惻愴篇。中有金玉聲。反覆終難答。金玉尚爲輕。

答故人見諭

素寡名利心。自非周圓器。徒以歲月資。屢蒙藩條寄。時風重書札。物情敦貨遺。機杼十緎單。慵疎百函愧。常負交親責。且爲一官累。況本濩落

人。歸無置錐地。省已已知非。枉書見深致。雖欲效區區。何由枉其志。

詶閻員外陟

寒夜阻良覿。叢竹想幽居。虎符予已誤。金丹子何如。䜩集觀農暇。笙歌聽訟餘。雖蒙一言教。自愧道情疎。

逢遇

長安遇馮著

客從東方來。衣上灞陵雨。問客何爲來。采山因買斧。冥冥花正開。颺颺鷰新乳。昨別今已春。鬢絲生幾縷。

將發楚州經寶應縣訪李二忽於州館相遇月夜書事因簡李寶應

孤舟欲夜發。秪爲訪情人。此地忽相遇。留連意更新。停杯嗟別久。對月言家貧。一問臨邛令。如何待上賓。

廣陵遇孟九雲卿

雄藩本帝都。游士多俊賢。夾河樹鬱鬱。華館千里連。新知雖滿堂。中意頗未宣。忽逢翰林友。歡樂斗酒前。高文激頹波。四海靡不傳。西施且一笑。衆女安得妍。明月滿淮海。哀鴻逝長天。所念京國遠。我來君欲還。一作又被

淮上遇洛陽李主簿

結茅臨古渡。卧見長淮流。窗裏人將老。門前樹

已秋。寒山獨過鴈。暮雨遠來舟。日夕逢歸客。那能忘舊遊。

路逢崔元二侍御避馬見招以詩戲贈

一臺稱二妙。歸路望行塵。俱是攀龍客。空爲避馬人。見招翻跼蹐。相問良殷勤。日日吟趨府。彈冠豈有因。

逢楊開府

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

命兒朝持樗蒱局暮竊東鄰姬司隷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宫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惸嫠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坐客何由識唯有故人知

休假日訪王侍御不遇

九日驅馳一日閑尋君不遇又空還怪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流雪滿山

因省風俗訪道士侄不見題壁

去年澗水今亦流去年杏花今又拆山人歸來問是誰還是去年行春客

韋蘇州集卷之五終

韋蘇州集卷之六

懷思

有所思

借問堤上柳青青爲誰春空遊昨日地不見昨日人繚繞萬家井往來車馬塵莫道無相識要非心所親

暮相思

朝出自不還暮歸花盡發豈無終日會惜此花間月空館忽相思微鐘坐來歇

夏夜憶盧嵩

靄靄高館暮開軒滌煩襟不知湘雨來瀟灑在幽林炎月得涼夜芳罇誰與斟故人南北居累月間徽音人生無間日歡會當在今反側候天旦層城苦沉沉

春思

野花如雪繞江城坐見年芳憶帝京閶闔曉開

劉須溪曰情蘇
蘇詩如話清高

換碧樹曾陪鴛鷺聽流鶯

春中憶元二

雨歇萬井春柔條已含綠徘徊洛陽陌惆悵杜陵曲游絲正高下啼鳥還斷續有酒今不同思君瑩如玉

懷素友子西

廣陌並遊騎公堂接華襟方歡遽見別永日獨沈吟階暝流暗馳氣疎露已侵層城湛深夜片月生幽林往欵良未遂來覿曠無音恒當清觴宴思子玉山岑耿耿何以寫密言空委心

對韓少尹所贈硯有懷

故人謫遐遠留硯寵斯文白水浮香墨清池滿夏雲念離心已永感物思徒紛未有桂陽使裁書一報君

月晦憶去年與親友曲水遊讌

晦賞念前歲京國結良儔騎出宣平里飲對曲

池流今朝隔天末空園傷獨遊雨歇林光變塘綠鳥聲幽凋此積逋稅華髮集新秋誰言戀虎符終當還舊丘

清明日憶諸弟

冷食方多病開襟一忻然終令思故郡煙火滿晴川杏粥猶堪食榆羹已稍煎唯恨乖親燕坐度此芳年

池上懷王卿

山居指世事佳雨散園芳入門靄已綠水禽鳴春塘重雲始成夕忽霽尚殘陽輕舟因風泛郡閣望蒼蒼私燕阻外好臨權一停觴茲遊無時盡旭日願相將

立夏日憶京師諸弟

改序念芳辰煩襟倦日永夏木已成陰公門晝恒靜長風始飄閣疊雲纔吐嶺坐想離居人還當惜徂景（一作去景）

曉至園中憶諸弟崔都水

山郭恒悄悄。林月亦娟娟。景清神已澄一作滋。事簡慮絕牽。秋塘徧衰草。曉露洗紅蓮。不見心所愛。茲賞豈爲妍。

懷琅琊深標二釋子

白雲埋大壑。陰崖滴夜泉。應居西石室。月照山蒼然。

雨夜感懷

微雨灑高林。塵埃自蕭散。耿耿心未平。沈沈夜方半。獨驚長簟冷。遽覺愁鬢換。誰能當此夕。不有盈襟歎。

雲陽館懷谷口

清泚階下流。云自谷口源。念昔白衣士。結廬在石門。道高杳無累。景靜得忘言。山夕綠陰滿。世移清賞存。吏役豈遑暇。幽懷復朝昏。雲泉非所濯。蘿月不可援。長往遂眞性。暫遊恨卑諠。出身既事世。高躅難等論。

憶灃上幽居

一來當復去。猶此厭樊籠。況我林栖子。朝服坐南宮。雅獨問啼鳥。還如灃水東。

重九登滁城樓憶前歲九日歸灃上赴崔都水及諸弟讌集悽然懷舊

今日重九讌。去歲在京師。聊廻出省步。一赴園期。佳節始云邁。周辰巳及茲。秋山滿清景。當

賞屬乖離。凋散民里闊。摧翳衆木衰。樓中一長嘯。惻愴起涼颸。

始夏南園思舊里

夏首雲物變。雨餘草木繁。池荷初帖水。林花巳掃園。縈叢蝶尚亂。依閣鳥猶喧。對此殘芳月。憶在漢陵原。

登蒲塘驛沿路見泉谷村墅忽想京師舊居追懷昔年

青山導騎遶。春風行旆舒。均徭視屬城。問疾躬里閭。煙水依泉谷。川陸散樵漁。忽念故園日。復憶驪山居。荏苒斑鬢及。夢寐婚宦初。不覺平生事。咄嗟二紀餘。存殁闊已永。悲多歡自疎。高秩非爲美。闌干淚盈裾。

行旅

經函谷關

洪河絕山根。單軌出其側。萬古爲要樞。往來何時息。秦皇既恃險。海内被吞食。及嗣同覆顛。咽喉莫能塞。炎靈詎西駕。婁子非經國。徒欲扼諸侯。不知恢至德。聖朝及天寶。豺虎起東北。下沈戰死魂。上結窮冤色。古今雖共守。成敗良可識。藩屏無俊賢。金湯獨何力。馳車一登眺。感慨中自惻。

經武功舊宅

茲邑昔所遊。嘉會常在目。歷載俄二九。始往今來復。戚戚居人少。茫茫野田綠。風雨經舊墟。毁垣迷往躅。門臨川流駛。樹有羇雌宿。多累恒悲往。長年覺時速。欲去中復留。徘一作裴徊結心曲。

往雲門郊居塗經洄流作

茲晨廼休暇。適往田家廬。原谷經塗澀。春陽草木敷。繞遵板橋曲。復此清澗紆。崩壑方見射。迴流忽已舒。明滅泛孤景。杳靄含夕虛。無將爲邑志。一酌澄波餘。

乘月過西郊渡

遠山含紫氛。春野靄云暮。値此歸時月。留連西澗渡。謬當文墨會。得與羣英遇。賞逐亂流翻。心將清景悟。行車儼未轉。芳草空盈步。已舉候亭火。猶愛村原樹。還當守故局。悵悵秉幽素。

晩歸澧川

凌霧朝閶闔。落日返清川。簪組方暫解。臨水一翛然。昆弟忻來集。童稚滿眼前。適意在無事。携

杜天祥曰白字入妙下與夕暗之意

手望秋田南嶺横爽氣高林繞遥阡野廬不勝理翳翳起荒烟名秩斯逾分廉退愧不全已想平門路晨騎復言旋

授衣還田里

公門懸甲令浣濯遂其私晨起懷愴恨野田寒露時氣收天地廣風凄草木衰山明始重疊川淺更逶迤烟火生閭里禾黍積東菑終然可樂業時節一來斯

夕次盱眙縣

落帆逗淮鎮停舫臨孤驛浩浩風起波冥冥日沈夕人歸山郭暗鴈下蘆洲白獨夜憶秦關聽鐘未眠客

春月觀省屬城始憩東西林精舍

因時省風俗布惠迨高年建隼出潯陽整駕遊山川白雪斂晴壑羣峯列遥天嶔崎石門狀杳靄香爐烟榛荒屢胃罣逼側殆覆顛方臻釋氏廬時物屢華妍曇遠昔經始於兹閟幽玄東西竹林寺灌注寒澗泉人事旣云泯歲月復已綿殿宇餘丹紺磴閣峭欹懸佳士亦棲息善身絕塵緣今我蒙朝寄教化敷里鄽道妙苟爲得出處理無偏心當同所尚跡豈辭纏牽

自蒲塘驛廻駕經歷山水

館宿風雨滞始晴行蓋轉潯陽山水多草木俱紛衍崎嶇緣碧澗蒼翠踐苔蘚高樹夾潺湲崩

石横陰巘野杏依寒拆餘雲冒嵐淺性愜形豈勞境殊路遺緬憶昔終南下佳遊亦屢展時禽下流暮紛思何由遣

山行積雨歸途始霽

攬轡窮登降陰雨遘二旬但見白雲合不睹巖中春急澗豈易揭峻塗良難遵深林猿聲冷沮洳虎跡新始霽升陽景山水閲清晨雜花積如霧百卉萋已陳鳴騶屢驤首歸路自忻忻

感歎

傷逝 此後嘆世哀傷十九首盡同德精舍舊居傷懷時所作

染白一爲黑。焚木盡成灰。念我室中人。逝去亦不迴。結髮二十載。賓敬如始來。提携屬時屯。契濶憂患災。柔素亮爲表。禮章夙所該。仕公不及私。百事委令才。一旦入閨門。四壁滿塵埃。斯人既已矣。觸物但傷摧。單居移時節。泣涕撫嬰孩。知妄謂當遣。臨感要難裁。夢想忽如睹。驚起復

徘徊。此心良無已。遶屋生蒿萊。

往富平傷懷

晨起凌嚴霜。慟哭臨素帷。駕言百里途。惻愴復何爲。昨者仕公府。屬城常載馳。出門無所憂。返室亦熙熙。今者掩筠扉。但聞童稚悲。丈夫須出入。顧爾內無依。銜恨已酸骨。何況苦寒時。單車路蕭條。迴首長逶遲。飄風忽截野。嘹唳鴈起飛。昔時同往路。獨往今詎知。

劉涵溪曰唐人[illegible]哀蘇州氣[illegible]平淡與平甚難[illegible]及其悼亡有不能不知耳姻者使人不能再讀

[illegible]須溪曰[illegible]此真有[illegible]而[illegible]深情[illegible]讀[illegible]愈長

[illegible]東[illegible]曰蘇州可謂[illegible]作又入室其[illegible]矣

出還

昔出喜還家。今還獨傷意。入室掩無光。銜哀寫虛位。淒淒動幽幔。寂寂驚寒吹。幼女復何知。時來庭下戲。咨嗟日復老。錯莫身如寄。家人勸我飡。對按空垂淚。

冬夜

杳杳日云夕。鬱結誰爲開。單衾自不煖。霜霰已皚皚。晚歲淪夙志。驚鴻感深哀。深哀當何爲。桃

李忽凋摧。幃帳徒自設。冥寞豈復來。平生雖恩重。遷去託窮埃。抱此女曹恨。顧非高世才。振衣中夜起。河漢尚徘徊。

送終

奄忽逾時節。日月獲其良。蕭蕭車馬悲。祖載發中堂。生平同此居。一旦異存亡。斯須亦何益。終復委山岡。行出國南門。南望鬱蒼蒼。日入乃云造。慟哭宿風霜。晨遷俯玄廬。臨訣但遑遑。方當

[illegible]陳東橋曰當不務去陳言[illegible]之成

永潛翳仰視白日光俯仰遽終畢封樹已荒凉獨留不得還欲去結中腸童稚知所失啼號捉我裳即事猶倉卒歲月始難忘

除日

思懷耿如昨季月已云暮忽驚年復新獨恨人成故冰池始泮綠梅援（作榛）還飄素淑景方轉延朝朝自難度

對芳樹

迢迢芳園樹列映清池曲對此傷人心還如故時綠風條灑餘靄露葉承新旭佳人不再攀下有往來躅

月夜

皓月流春城華露積芳草坐念綺窻空翻傷清景好清景終若斯傷多人自老

歎楊花

空濛不自定況值暄風度舊賞逐流年新愁忽

劉須溪曰此頁詩其尤者也

盈素纔縈下苑曲稍滿東城路人意有悲歡時芳獨如故

過昭國里故第

不復見故人一來過故宅物變知景暄心傷覺時寂池荒野筠合庭綠幽草積風散花意謝鳥還山光夕宿昔方同賞詎知今念昔緘室在東廂遺器不忍覿柔翰全分意芳巾尚染澤殘工委筐篋餘素經刀尺收此還我家將還復愁惕

永絕攜手歡空存舊行迹冥冥獨無語杳杳將何適唯思古今同時緩傷與戚

夏日

已謂心苦傷如何日方永無人不晝寢獨坐山中靜悟澹將遣慮學空庶遺境積俗易爲侵愁來復難整

端居感懷

沈沈積素抱婉婉屬之子永日獨無言忽驚振

衣起。方如在幃室。復悟永終已。稚子傷恩絕。盛時若流水。暄涼同寡趣。朗晦俱無理。寂性常喻人。滯情今在己。空房欲云暮。巢燕亦來止。夏木遽成陰。綠苔誰復履。感至竟何方。幽獨長如此。

悲紈扇

非關秋節至。詎是恩情改。掩頰人已無。委篋涼空在。何言永不發。暗使銷光彩。

閑齋對雨

幽獨自盈抱。陰淡亦連朝。空齋對高樹。疎雨共蕭條。巢燕翻泥濕。蕙花依砌消。端居念往事。倏忽苦驚飆。

林園晚霽

雨歇見青山。落日照園林。山多烟鳥亂。林清風景翻。提攜唯子弟。蕭散在琴言。同遊不同意。耿耿獨傷魂。寂寞鐘已盡。如何還入門。

秋夜二首

庭樹轉蕭蕭。陰蟲還戚戚。獨向高齋眠。夜聞寒雨滴。微風時動牖。殘燈尚留壁。惆悵平生懷。偏來委今夕。

霜露已凄漫。星漢復昭回。朔風中夜起。驚鴻千里來。蕭條涼葉下。寂寞清砧哀。歲晏仰空宇。心事若寒灰。

感夢

歲月轉蕪漫。形影長寂寥。髣髴覲微夢。感嘆起

中宵。綿思靄流月。驚魂颯迴飈。誰念茲夕永。坐令顏鬢凋。

同德精舍舊居傷懷

洛京十載別。東林訪舊扉。山河不可望。存沒意多違。時遷迹尚在。同去獨來歸。還見窗中鴿。日暮遶庭飛。

悲故交

白璧衆求瑕。素絲易成汙。萬里顛沛還。高堂已

長蘇積憤方盈抱纏哀忽逾度念子從此終黃泉竟誰訴一爲時事感豈獨平生故唯見荒丘原野草塗朝露

張彭州前與緱氏馮少府各惠寄一篇多故未答張已云殁因追哀叙事兼遠簡馮生

昔甞掌文翰西垣復石渠朱衣乘白馬輝光照里閭余時忝南省接讌愧空虛一別守茲郡蹉

跎歲再除常懷關河表永日簡牘餘郡中有方塘涼閣對紅蕖金玉蒙遠貺篇詠見吹噓未答平生意已殁九原居秋風吹寢門長慟涕漣如覆視緘中字奄爲昔人書髮鬢已云白交友日凋疎馮生遠同恨憔悴在田廬

東林精舍見故殿中鄭侍御題詩追舊書情涕泗橫集因寄呈閻澧州馮少府

仲月景氣佳東林一登歷中有故人詩悽涼在高壁精思長懸世音容已歸寂墨澤傳灑餘磨滅親翰迹平生忽如夢百事皆成昔結騎京華年揮文篋筍積朝廷重英彥時輩分珪璧永謝柏梁陪獨闕金門籍方嬰存殁感豈暇林泉適雨餘山景寒風散花光夕新知雖滿堂故情誰能覿唯當同時友緘寄空悽慽

同李二過亡友鄭子故第 李與之故非子所識

客車名未滅沒世恨應長斜月知何照幽林判

自芳故人驚逝水寒雀集空牆不是平生舊遺蹤要可傷

話舊 亭中對兄姊話蘭陵崇賢懷眞已來故事泫然而作

存亡三十載事過悉成空不惜霑衣淚併話一宵中

至開化里壽春公故宅

寧知府中吏故宅一徘徊歷階存往敬瞻位泣餘哀廢井沒荒草陰牖生綠苔門前車馬散非

復昔時來。

睢陽感懷

豺虎犯天綱。升平無內備。長驅陰山卒。略踐三河地。張侯本忠烈。濟世有深智。堅壁梁宋間。遠籌吳楚利。窮年方絕輸。鄰援皆携貳。使者哭其庭。救兵終不至。重圍雖可越。藩翰諒難棄。饑喉待危巢。懸命中路墜。甘從鋒刃斃。莫奪堅貞志。宿將降賊庭。儒生獨全義。空城唯白骨。同往無

賤貴。哀哉豈獨今。千載當歔欷。

廣德中洛陽作

生長太平日。不知太平歡。今還洛陽中。感此方苦酸。飲藥本攻病。毒腸翻自殘。王師涉河洛。玉石俱不完。時節屢遷斥。山河長鬱盤。蕭條孤煙絕。日入空城寒。蹇劣乏高步。緝遺守微官。西懷咸陽道。躑躅心不安。

閶門懷古

獨鳥下高樹。遙知吳苑園。淒涼千古事。日暮倚閶門。

感事

霜雪皎素絲。何意墜墨池。青蒼猶可濯。黑色不可移。女工再三嘆。委棄當此時。歲寒雖無褐。機杼誰肯施。

感鏡

鑄鏡廣陵市。菱花匣中發。宿昔嘗許人。鏡成人

已沒。如冰結圓器。類壁無絲髮。形影終不臨。清光殊不歇。一感平生言。松枝挂秋月。

嘆白髮

還同一葉落。對此孤鏡曉。絲縷乍難分。楊花復相繞。時役人易衰。吾年白猶少。

韋蘇州集卷之六終

韋蘇州集卷之七

登眺

登高望洛城作

高臺造雲端。遐瞰周四垠。雄都定鼎地勢據萬國尊。河岳出雲雨。土圭酌乾坤。舟通南越貢。城背北邙原。帝宅夾清洛。丹霞捧朝暾。葱蘢瑤臺榭窈窕雙闕門。十載構屯難。兵戈若雲屯。膏腴滿榛蕪比屋空毀垣。聖主乃東眷。俾賢拯元元。

熙熙居守化。汎汎太府恩。至損當受益。苦寒必生溫。平明四城開。稍見市井喧。坐感理亂迹。永懷經濟言。吾生自不達。空鳥何翩翻。天高水流遠。日晏城郭昏。徘徊訖旦夕。聊用寫憂煩。

同德寺閣集眺

芳節欲云晏。遊遨樂相從。高閣照丹霞。飀飀含遠風。寂寥氛氳廓。超忽神慮空。旭日霽皇州。岧嶤見兩宮。嵩少多秀色。群山莫與崇。三川浩東注。澠澗亦來同。陰陽降太和。宇宙得其中。舟車滿川陸。四國靡不通。舊堵今已葺。庶此亦已豐。周覽思自奮。行當遇時邕。

登寶意寺上方舊遊 寺在武功曾居此寺

翠嶺香臺出半天。萬家煙樹滿晴川。諸僧近住不相識。坐聽微鐘記往年。

登樂遊廟作

高原出東城。鬱鬱見咸陽。上有千載事。乃自漢

宣皇。頹壖久凌迟。陳迹翳丘荒。春草雖復綠。驚風但飄揚。周覽京城內。雙闕起中央。微鐘何處來。暮色忽蒼蒼。歌吹喧萬井。車馬塞康莊。昔人豈不爾。百世同一傷。歸當守冲漠。跡寓心自忘。

登西南岡卜居遇雨尋竹浪至灃壖縈帶數里清流茂樹雲物可賞

登高創危構。林表見川流。微雨颯已至。蕭條川氣秋。下尋密竹盡。忽曠沙際遊。紆直水分野。綿

延稼盈疇。寒花明廢墟。樵牧笑榛丘。雲水成(一作交)陰濟竹樹更清幽。適自戀佳賞(一作適自恨心賞又一作恨賞)復茲永日留。

澧上與幼遐月夜登西岡翫花

置酒臨高隅。佳人自城闕。已翫滿川花。還看滿川月。花月方浩然。賞心何由歇。

臺上遲客

高臺一悄(一作俯)望。遠樹間朝暉。但見東西騎。端令心賞違。始霽郊園綠。暮春啼鳥稀。徒然對芳物。何

能獨醉歸。

登樓

茲樓日登眺。流歲暗蹉跎。坐厭淮南守。秋山紅樹多。

善福寺閣

殘霞照高閣。青山出遠林。晴明一登望。蕭灑此幽襟。

樓中月夜

端令倚懸檻。長望抱沉憂。寧知故園月。今夕在茲樓。衰蓮送餘馥。華露湛新秋。坐見蒼林變。清輝愴已休。

寒食後北樓作

園林過新節。風花亂高閣。遥聞擊鼓聲。蹴踘軍中樂。

西樓

高閣一長望。故園何日歸。烟塵擁(一作在)函谷。秋鴈過

來稀。

夜望

南樓夜已寂。暗鳥動林間。不見城郭事。沈沈唯四山。

晚登郡閣

悵然高閣望。已掩東城關。春風偏送柳。夜景復沈山。

登重玄寺閣

時服陟雲構晨霽澄景光始見吳都大十里鬱蒼蒼山川表明麗湖海吞大荒合沓臻水陸駢闐會四方俗繁節又喧雨順物亦康禽魚各翔泳草木遍芬芳於兹省甿俗一用勸農桑誠知虎符忝但恨歸路長

遊覽五十八首

觀早朝

伐鼓通嚴城車馬溢廣躔煌煌列明燭朝服照

華鮮金門杳深沈尚聽清漏傳河漢忽已沒司閽啟晨關丹殿據龍首崔嵬對南山寒生千門裏日照雙闕間禁旅下城列鑪香起中天輝輝睹明聖濟濟行俊賢愧無鴛鷺姿短翮空飛還誰當假毛羽雲路相追攀

陪元侍御春遊

何處醉春風長安西復東不因俱罷職豈得此時同貰酒宜平里尋芳下苑中往來楊柳陌猶

避昔年驄

遊龍門香山泉

山水本自佳遊人已忘慮碧泉交幽絕賞愛未能去潺湲瀉幽磴繚繞帶嘉樹激轉忽殊流歸泓又同注羽觴自成翫永日亦延趣靈草有時香仙源不知處還當候圓月攜手重遊寓

龍門遊眺

鑿山導伊流中斷若天闕都門遙相望佳氣生

朝夕素懷出塵意適有攜手客精舍遠層阿千龕鄰峭壁緣雲路猶緬憩澗鐘已寂花樹發煙華淙流散石脈長嘯招遠風臨潭漱金碧日落望都城人間何役役（一作惆悵還駕城闕多物役）

洛都遊寓

東風日已和元化亮無私草木同時植生條有高卑罷官守園廬豈不懷渴饑窮通非所干跼促當何為佳辰幸可遊親友亦相追朝從華林

宴慕返東城期。擬英出蘭皐。翫月步川坻。軒冕誠可慕。所愛在縶維。

再遊龍門懷舊侶（昔與賓貢州洛陽韓丞澠池李丞洛鄭二尉同遊）

兩山鬱相對。晨策方上干。靄靄眺都城。悠悠俯清瀾。邈矣二三子。茲焉屢遊盤。良時忽已周。獨往念前歡。好鳥始云至。衆芳亦未闌。遇物豈殊昔。慨傷自有端。

莊嚴精舍遊集

良遊因時暇。乃在西南隅。綠煙凝層城。豐草滿通衢。精舍何崇曠。煩跼一弘舒。架虹施廣蔭。構雲眺八區。即此塵境遠。忽聞幽鳥殊。新林泛景光。叢綠含露濡。永日亮難遂。平生少歡娛。誰能遽還歸。幸與（一作同）高士俱。

府舍（一作書）月遊

官舍耿深夜。佳月喜同遊。橫河俱半落。汎露忽驚秋。散彩疎羣樹。分規澄素流。心期與浩景。蒼蒼殊未收。

任鄠令渼陂遊眺

野水灔長塘。煙花亂晴日。氛氳綠樹多。蒼翠千山出。游魚時可見。新荷尚未密。屢往心獨閑。心無理人術。

西郊遊矚

東風散餘沍。陂水淡已綠（一作淥）。烟芳何處尋。香靄春山曲。新禽哢暄節。晴光汎嘉木。一與諸君遊。華觴忻見屬。

再遊西郊渡

水曲一追遊。遊人重懷戀。嬋娟昨夜月。還向波中見。驚禽棲不定。流芳寒未徧。攜手更何時。佇看花似霰。

月溪與幼遐君貺同遊（時二子還城）

岸條覆迴溪。迴溪曲如月。沈沈水容綠。寂寂流

驚歘淺石方變亂。遊魚時出沒。半雨夕陽霏。緣源雜花發。明晨重來此。同心應已闕。

與幼遐君貺兄弟同遊白家竹潭

清賞非素期。偶遊方自得。前登絶嶺險。下視深潭黑。密竹已成暮。歸雲殊未極。春鳥依谷暄。紫蘭含幽色。已將芳景遇。復欸平生憶。終念一歡別。臨風還默默。

秋夕西齋與僧神静遊

晨登西齋望。不覺至夕曛。正當秋夏交。原野起煙氛。坐聽涼飈舉。華月稍披雲。漠漠山猶隱。灔灔川始分。物幽夜更殊。境静興彌臻。息機非傲世。于時乏嘉聞。究竟自為理。況與釋子羣。

觀田家

微雨衆卉新。一雷驚蟄始。田家幾日閑。耕種從此起。丁壯俱在野。場圃亦就理。歸來景常晏。飲犢西澗水。饑劬不自苦。膏澤且為喜。倉廩無宿儲。徭役猶未已。方慙不耕者。祿食出閭里。

園亭覧物

積雨時物變。夏緑滿園新。殘花已落實。高筍半成筠。守此幽棲地。自是忘機人。

觀澧水漲

夏雨萬壑湊。澧漲暮渾渾。草木盈川谷。澶漫一平吞。槎梗方瀰泛。濤沫亦洪翻。北來注涇渭。所過無安源。雲嶺同昏黑。觀望悸心魂。舟人空欽棹。風波正自奔。

陪王卿郎中遊南池

鴛鴻俱失侶。同為此地遊。露浥荷花氣。風散柳園秋。烟草凝衰嶼。星漢泛歸流。林高初上月。塘深未轉舟。清言屢往復。華樽始獻酬。終憶秦川賞。端坐起離憂。

南園陪王卿遊矚

形迹雖拘檢。世事淡無心。郡中多山水。日夕聽

幽禽。几閣文墨暇。園林春景深。雜花芳意散。綠池暮色沉。君子有高躅。相携在幽尋。一酌何為貴。可以寫沖襟。

遊西山

時事方擾擾。幽賞獨悠悠。弄泉朝涉澗。采石夜歸州。揮翰題蒼峭。下馬歷嵌丘。所愛唯山水。到此即淹留。

春遊南京

川明氣已變。巖寒雲尚擁。南亭草心綠。春塘泉脈動。景煦聽禽響。雨餘看柳重。逍遙池塘華。益媿專城寵。

再遊西山

南譙古山郡。信是高人居。自嘆乏弘量。終朝親簿書。於時忽命駕。秋野正蕭疏。積逋誠待責。尋山亦有餘。測測石泉冷。曖曖煙谷虛。中有釋門子。種藥結茅廬。出身厭名利。遇境即躊躇。守直雖多忤。視險方晏如。况將塵埃外。襟抱從此舒。

遊靈巖寺

始入松路永。獨忻山寺幽。不知臨絕檻。乃見西江流。吳岫分煙景。楚甸散林丘。方悟關塞眇。重軫故園愁。聞鐘戒歸騎。憩澗惜良遊。地疎泉谷狹。春深草木稠。茲焉賞未極。清景期杪秋。

與盧陟同遊永定寺北池僧齋

密竹行已遠。子規啼更深。綠池芳草氣。閑齋春

樹陰。晴蝶飄蘭逕。遊蜂遶花心。不遇君攜手。誰復此幽尋。

遊溪

野水煙鶴唳。楚天雲雨空。玩舟清景晚。垂釣綠蒲中。落花飄旅衣。歸流澹清風。緣源不可極。遠樹但青蔥。

遊開元精舍

夏衣始輕體。遊步愛僧居。果園新雨後。香臺照

日初。綠陰生晝靜。孤花表春餘。符竹方爲累。形跡一來疎。

襄武館遊眺

州民知禮讓。訟簡得遨遊。高亭憑古地。山川當暮秋。是時秔稻熟。四望盡田疇。仰恩慚政拙。念勞喜歲收。澹泊風景晏。繚繞雲樹幽。節往情惻惻。天高思悠悠。嘉賓幸雲集。芳樽始淹留。還希習池賞。聊以駐鳴騶。

秋景詣瑯琊精舍

屢訪塵外迹。未窮幽賞情。高秋天景遠。始見山水清。上陟巖殿憩。暮看雲壑平。蒼茫寒色起。迢遞晚鐘鳴。意有清夜戀。身爲符守嬰。悟言緇衣子。瀟灑中林行。

同韓郎中閑庭南望秋景

朝下抱餘素。地高心本閑。如何趨府客。罷秩見秋山。疎樹共寒意。遊禽同暮還。因君悟清景。西望一開顔。

慈恩精舍南池作

清境豈云遠。炎氛忽如遺。重門布綠陰。菡萏滿廣池。石髮散清淺。林光動漣漪。緣崖摘紫房。扣檻集靈龜。浥浥餘露氣。馥馥幽襟披。積喧忻物曠。耽翫覺景馳。明晨復趨府。幽賞當反思。

雨夜宿清都觀

靈飆動閶闔。微雨灑瑤林。復此新秋夜。高閣正

沈沈。曠歲恨殊跡。茲夕一披襟。洞戶含涼氣。網軒構層陰。況自展良友。芳樽遂盈斟。適悟委前忘。清言怡道心。豈戀腰間綬。如彼籠中禽。

善福精舍秋夜遲諸君

廣庭獨閒步。夜色方湛然。丹閣已排雲。皓月更高懸。繁露降秋節。蒼林鬱芊芊。仰觀天氣涼。高詠古人篇。撫己亮無庸。結交賴羣賢。屬予翹思時。方子中夜眠。相去隔城闕。佳期屢徂遷。如何

劉須溪曰自以為得、又云游興各自驚
鍾伯敬曰此篇鄉情游況字字同想

日夕待見月三四圓。

東郊

吏舍跼終年出郊曠清曙楊柳散和風青山澹吾慮依叢適自憩緣澗還復去微雨靄芳原春鳩鳴何處樂幽心屢止遵事跡猶遽終罷斯結廬慕陶真可庶

秋郊作

清露澄境遠旭日照臨初一望秋山靜蕭條形

迹疎登原忻時稼采菊行故墟方願沮溺耦淡泊守田廬

行寬禪師院

北望極長廊斜扉映叢竹亭午一來尋院幽僧亦獨唯聞山鳥啼愛此林下宿

神靜師院

青苔幽巷徧新林露氣微經聲在深竹高齋獨掩扉憩樹愛嵐嶺聽禽悅朝暉方耽靜中趣自與塵事違。

精舍納凉

山景寂已晦野寺變蒼蒼夕風吹高殿露葉散林光清鐘始戒夜幽禽尚歸翔誰復掩扉臥不詠南軒凉

藍嶺精舍

杜天杯曰前後[illegible]

石壁精舍高排雲聊直上佳遊愜始願忘險得前賞崖傾景方晦谷轉川如掌緑林含蕭條飛

閣起弘敞道人上方至深夜還獨往日落羣山陰天秋百泉響所嗟累已成安得長偃仰

道晏寺主院

北鄰有幽竹潛筠穿我廬往來地已密心樂道者居殘花廻往節輕條蔭夏初聞鐘北窗起嘯傲永日餘

義演法師西齋

結茅臨絶岸隔水聞清磬山水曠蕭條登臨散

情性稍指綠原騎還尋汲澗徑長嘯倚亭樹悵然川光暝

澄秀上座

繚繞西南隅鳥聲轉幽靜秀公今不在獨禮高僧影林下器未收何人適煮茗

至西峯蘭若受田婦饋

攀崖復緣澗遂造幽人居鳥鳴泉谷暖土起萌甲舒聊登石樓憩下玩潭中魚田婦有嘉獻潑撒新歲餘常恠投錢飲事與賢達踈今我何為答鰥寡欲焉如

曇智禪師院

高年不復出門徑眾草生時夏方新雨果藥發餘榮踈澹下林景流暮幽禽情身名兩俱遺獨此野寺行

起度律師同居東齋院

釋子喜相偶幽林俱避喧安居同僧夏清夜諷道言對閣景佰晏步庭陰始繁逍遙無一事松風入南軒

遊瑯琊山寺

受命恤人隱茲遊久未遑鳴騶響幽澗前旌耀崇岡青冥臺砌寒綠縟草木香填壑躋花界疊石構雲房經製隨巖轉繚繞豈定方新泉泄陰壁高蘿蔭綠塘攀林一栖止飲水得清涼物累誠可遣疲甿終未忘還歸坐郡閣但見山蒼蒼

同越瑯琊山 趙氏生碑崖

石門有雪無行跡松壑凝煙滿泉香餘食施庭寒鳥下破衣挂樹老僧亡

詣西山深師

曹溪舊弟子何緣住此山世有征戰事心將流水閑掃林驅虎出宴坐一林間藩守寧為重擁騎造雲關

尋簡寂觀瀑布

躡石欹危過急澗。攀崖迢遞弄懸泉。猶將虎竹爲身累。欲付歸人絕世緣。

簡寂觀西澗瀑布下作

淙流絕壁散虛煙翠澗深叢際松風起。飄來灑塵襟。窺蘿翫猿鳥。解組傲雲林。茶果邀眞侶。觴酌洽同心。曠歲懷茲賞。行春始重尋。聊將橫吹笛。一寫山水音。

遊南齋

池上鳴佳禽。僧齋日幽寂。高林晚露清。紅藥無人摘。春水不生煙。荒岡筠翳石。不應朝夕遊。良爲蹉跎客。

南園

清露夏天曉。荒園野氣通。水禽遥泛雪。池蓮迥披紅。幽林詎知暑。環舟似不窮。頓灑塵喧意。長嘯滿襟風。

西亭

亭宇麗朝景。簾牖散暄風。小山初構石。珍樹三然紅。弱藤已扶援。幽蘭欲成叢。芳心幸如此。佳人時不同。

夏景園廬

羣木晝陰靜。北窗涼風多。閑居逾時節。夏雲已嵯峨。搴葉愛繁綠。緣澗弄驚波。豈爲論夙志。對此青山阿。

夏至避暑北池

晝晷已云極。宵漏自此長。未及施政教。所憂變炎涼。公門日多暇。是月農稍忙。高居念田里。苦熱安可當。亭午息羣物。獨遊愛方塘。門閉陰寂寂。城高樹蒼蒼。綠筠尚含粉。圓荷始散芳。於焉洒煩抱。可以對華觴。

題從侄成緒西林精舍書齋

棲身齒多暮。息心君獨少。慕謝始精文。依僧欲觀妙。列泉前階注。清池北窗照。果藥雜芬敷。松

筠踈蒨峭屢躋幽人境每肆芳晨眺採藥玄猿窟擷芝丹林嶠紵衣豈寒禦蔬食非饑療雖甘巷北單豈塞青紫耀郡有優賢榻朝編貢士詔欲同朱輪載勿憚移文誚

題鄭弘憲侍御遺愛草堂

居士近依僧青山結茅屋踈松映嵐晩春池含苔綠繁華冐陽嶺新禽響幽谷長嘯攀喬林慕茲高世躅

同元錫題琅琊寺

適從郡邑喧又茲三伏熱山中清景多石罅寒泉潔花香天界事松竹人間別殿分嵐嶺明磴臨懸壑絶昏旭窮陟降幽顯盡披閱歘駭風雨區寒知龍蛇穴情虛澹泊生境寂塵妄滅經世豈非道無爲厭車轍

題鄭拾遺草堂

借地結茅棟横竹挂朝衣秋園雨中綠幽居塵事違陰井夕蟲亂高林霜果稀子有白雲意構此想巖扉

韋蘇州集卷之七終

韋蘇州集卷之八

雜興

詠玉

乾坤有精物。至寶無文章。雕琢爲世器。真性一朝傷。

詠水精

映物隨顔色。含空無表裏。持來向明月。的皪愁成水。

詠珊瑚

絳樹無花葉。非石亦非瓊。世人何處得。蓬萊石上生。

詠瑠璃

有色同寒水。無物隔纖塵。象筵看不見。堪將對玉人。

詠琥珀

曾爲老茯神。本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猶可覿。

仙人祠

蒼岑古仙子。清廟閟華容。千載去寥廓。白雲遺舊蹤。歸來灞陵上。猶見最高峰。

詠曉

軍中始吹角。城上河初落。深沈猶隱帷。晃朗先分閣。

詠夜

明從何處去。暗從何處來。但覺年年老。半是此中催。

劉須溪曰[illegible] [illegible]之言又云勝詠夜之作遠甚

詠聲

萬物自生聽（一作此）。大空恒寂寥（一作寫）。還從靜中起。却向靜中消。

任洛陽丞請告

方鑿不受圓。直木不爲輪。揆才各有用。反性生苦辛。折腰非吾事。飲水非吾貧。休告臥空館。養

病絕囂塵遊魚自成族野鳥亦有羣家園杜陵下千歲心氛氳天晴嵩山高雪後河洛春喬木猶未芳百草日已新著書復何為當去東皐耘

縣齋

仲春時景好草木漸舒榮公門且無事微雨園林清決決水泉動忻忻衆鳥鳴閑齋始延矚東作興庶甿即事翫文墨抱沖披道經於焉日澹泊徒使芳尊盈

晚出府舍與獨孤兵曹令狐士曹南尋朱雀街歸里第

分曹幸同簡聯騎方愜素還從廣陌歸不覺青山暮翩翩鳥未沒杳杳鐘猶度尋草遠無人望山多枉路聊參世士跡嘗得靜者顧出入雖見牽忘身緣所晤

休暇東齋

由來束帶士請謁無朝暮公暇及私身何能獨閑步摘葉愛芳在捫竹憐粉汚岸幘偃東齋夏天清曉露懷仙閱真誥貽友題幽素榮達頗知疏恬然自成度綠苔日已滿幽寂誰來顧

夜直省中

河漢有秋意南宮生早涼玉漏殊杳杳雲闕更蒼蒼華燈發新焰輕煙浮夕香顧迹知為忝束帶愧周行

郡內閒居

棲息絕塵侶孱鈍得自怡腰懸竹使符心與廬山緇永日一酬寢起坐兀無思長廊獨看雨衆藥發幽姿今夕已云罷明晨復如斯何事能為累寵辱豈要辭

燕居即事

蕭條竹林院風雨叢蘭折幽鳥林上啼青苔人跡絕燕居日已永夏木紛成結几閣積羣書時來北窗閱

杜天祥曰身世俱幻情景兩忘

劉須溪曰古調示息俱而賦詠以趣得之也

幽居

貴賤雖異等。出門皆有營。獨無外物牽。遂此幽居情。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鳥雀繞舍鳴。時與道人偶。或隨樵者行。自當安蹇劣。(一作拙)誰謂薄世榮。

野居書情

世事日可見。身名良蹉跎。尚瞻白雲嶺。聊作負薪歌。

郊居言志

負暄衡門下。望雲歸遠山。但要樽中物。餘事豈相關。交無是非責。且得任疎頑。日夕臨清澗。逍遥思慮間。出去唯空屋。榮簣委窗間。何異林棲鳥。戀此復來還。世榮斯獨已。頹志亦何攀。唯當歲豐熟。閭里一歡顏。

夏景端居即事

北齋有凉氣。嘉樹對層城。重門永日掩。清池夏雲生。遇此庭訟簡。始聞蟬初鳴。逾懷故園愴。默默以緘情。

始至郡

湓城古雄郡。橫江千里池。高樹上迢遞。峻堞繞攲危。井邑煙火晚。郊原草樹滋。洪流蕩(一作瀉)北阯。崇嶺鬱南圻。斯民本樂生。逃逝竟何爲。旱歲屬荒歉。舊逋積如坻。到郡方逾月。終朝理亂絲。賓朋未及讌。簡牘已云疲。昔賢播高風。得守愧無施。

豈待干戈戢。且願撫惸嫠。

郡中西齋

似與塵境(一作世)絕。蕭條齋舍秋。寒花獨經雨。山禽時到州。清觴養真氣。玉書示道流。豈將符守戀。幸以棲心幽。

新理西齋

方將弭訟理。久翳西齋居。草木無行次。閒暇一芟除。春陽土脉起。膏澤發生初。養條刊朽枿。護

鍾伯敬曰真人真事真語

藥𠠎穢蕪。稍稍覺林聳。歷歷忻竹疎。始見庭宇曠。頻令煩抱舒。茲焉即可愛。何必是吾廬。

曉坐西齋

鼕鼕城鼓動。稍稍林鴉去。柳意不勝春。巖光已知曙。寢齋有單絺（一作牒）靈藥爲朝茹。盥漱忻景清。焚香澄神慮。公門自常事。道心寧易（一作[illegible]）處。

郡齋臥疾絶句

香爐宿火滅。蘭燈宵影微。秋齋獨臥病。誰與覆

寒衣。

寓居永定精舍　蘇州

政拙忻罷守。閑居初理生。家貧何由往。夢想在京城。野寺霜露月。農興羇旅情。聊租二頃田。方課子弟耕。眼暗文字廢。身閑道心精。即與人羣遠。豈謂是非嬰。

永定寺喜辟強夜至

子有新歲慶。獨此苦寒歸。夜叩竹林寺。山行雪

似出於六朝不甚工而韻古

滿衣。深爐正然火。空齋共掩扉。還將一樽對。無言百事違。

野居

結髮屢辭秩。立身本疎慢。今得罷守歸。幸無世欲患。棲止且偏僻。嬉遊無早晏。逐兎上坡岡。捕魚緣赤澗。高歌意氣在。貰酒貧居慣。時啟北窗扉。豈將文墨間。

同褒子秋齋獨宿

山月皎如燭。風霜時動竹。夜半鳥驚棲。窗間人獨宿。

餌黄精

靈藥出西山。服食採其根。九蒸換凡骨。經著上世言。候火起中夜。馨香滿南軒。齋居感衆靈。藥術啟妙門。自懷物外心。豈與俗士論。終期脫印綬。永與天壤存。

昭國里第聽元老師彈琴

竹林高宇霜露清。朱絲玉徽多故情。暗識啼烏與別鶴。秪緣中有斷腸聲。

野次聽元昌奏橫笛

立馬蓮塘吹橫笛。微風動柳生水波。北人聽罷淚將落。南朝曲中怨更多。

樓中閱清管

山陽遺韻在。林端橫吹驚。響迴憑高閣。曲怨繞秋城。淅瀝危葉振。蕭瑟涼氣生。始遇茲管賞。已

懷故園情。

寒食

晴明寒食好。春園百卉開。綵繩拂花去。輕毬度閣來。長歌送落日。緩吹逐殘杯。非關無燭罷。良爲羈思催。

七夕

人世拘形迹。別去間山川。豈意靈仙偶。相望亦彌年。夕衣清露濕。晨駕秋風前。臨歡定不住。當

劉須溪曰可歎使世與余同歎

劉須溪曰何也[illegible]

爲何所牽。

九日

今朝把酒復惆悵。憶在杜陵田舍時。明年九日知何處。世難還家未有期。

秋夜

暗窗涼葉動。秋天寢席單。憂人半夜起。明月在林端。一與清景遇。每憶平生歡。如何方惻愴。披衣露更寒。

秋夜一絕

高閣漸凝露。涼葉稍飄闈。憶在南宮直。夜長鐘漏稀。

滁城對雪

晨起滿闈雪。憶朝閶闔時。玉座分曙早。金爐上煙遲。飄散雲臺下。凌亂桂樹姿。厠跡鴛鷺末。蹈舞豐年期。今朝覆山郡。寂寞復何爲。

雪中

空堂歲已晏。密室獨安眠。壓篠夜偏積。覆閣曉逾妍。連山暗古郡。驚風散一川。此時騎馬出。忽憶京華年。

詠春雪

徘徊輕雪意。似惜艷陽時。不悟風花冷。翻令梅柳遲。

對春雪

蕭屑杉松聲。寂寥寒夜慮。州貧人吏稀。雪滿山城曙。春塘看幽谷。棲禽愁未去。開闢正亂流。寧辨花枝處。

對殘燈

獨照碧窗久。欲隨寒燼滅。幽人將遽眠。解帶翻成結。

楊用修曰梁沈滿願詩殘燈猶未滅將盡更揚輝唯餘一兩焰猶得解羅衣此詩意出于此然有幽意而流俗矣

精東坡曰此詩知情可意

對芳樽

對芳樽。醉來百事何足論。遙見青山始一醒。欲著接䍦還復昏。

夜對流螢作

月暗竹亭幽。螢光拂席流。還思故園夜。更度一年秋。自愜觀書興。何慚秉燭遊。府中徒冉冉。明發好歸休。

對新篁

新綠苞初解。嫩氣筍猶香。含露漸舒葉。抽叢稍自長。清晨止亭下。獨愛此幽篁。

夏花明

夏條綠已密。朱萼綴明鮮。炎炎日正午。灼灼火俱燃。翻風適自亂。照水復成妍。歸視窗間字。熒煌滿眼前。

對萱草

何人樹萱草。對此郡齋幽。本是忘憂物。今夕重生憂。叢疎露始滴。芳餘蝶尚留。還思杜陵圃。離披風雨秋。

見紫荊花

雜英紛已積。含芳獨暮春。還如故園樹。忽憶故園人。

翫螢火

時節變衰草。物色近新秋。度月影纔斂。繞竹光復流。

對雜花

朝紅爭景新。夕素含露翻。妍姿如有意。流芳復滿園。單棲守遠郡。永日掩重門。不與花爲偶。終遣與誰言。

種藥

好讀神農書。多識藥草名。持縑購山客。移蒔羅衆英。不改幽澗色。宛如此地生。汲井旣蒙澤。插援亦扶傾。陰穎夕房斂。陽條夏花明。悅翫從茲始。日夕繞庭行。州民自寡訟。養閑非政成。

西澗種柳

宰邑乖所願。黽俛愧昔人。聊將休暇日。種柳西澗濱。置鍤息微倦。臨流聊歸雲。封壤自人力。生條在陽春。成陰豈自取。爲茂屬佗辰。延詠留嘉賞。山水變夕曛。

種瓜

率性方鹵莽。理生尤自疎。今年學種瓜。園圃多荒蕪。衆草同雨露。新苗獨翳如。直以春窘迫。過時不得鋤。田家笑枉費。日夕轉空虛。信非吾儕事。且讀古人書。

喜園中茶生

潔性不可污。爲飲滌塵煩。此物信靈味。本自出山原。聊因理郡餘。率爾植荒園。喜隨衆草長。得與幽人言。

移海榴

葉有苦寒色。山中霜霰多。雖此蒙陽景。移根意如何。

郡齋移杉

櫂榦方數尺。幽姿已蒼然。結根西山寺。來植郡齋前。新含野露氣。稍靜高窗眠。雖爲賞心遇。豈有巖中緣。

花徑

山花夾徑幽。古甃生苔澀。胡牀理事餘。玉琴承露濕。朝與詩人賞。夜携禪客入。自是塵外蹤。無令吏趨急。

慈恩寺南池秋荷詠

對殿含涼氣。裁規覆淸沼。衰紅受露多。餘馥依人少。蕭蕭遠塵跡。颯颯夾秋曉。節謝客來稀。迴塘方獨遶。

題桐葉

參差剪綠綺。蕭灑覆瓊柯。憶在澧東寺。偏書此葉多。

題石橋

遠學臨海嶠。橫此莓苔石。郡齋三四峯。如有靈仙跡。方愁暮雲滑。始照寒池碧。自與幽人期。逍遙竟朝夕。

池上

郡中臥病久。池上一來賒。榆柳飄枯葉。風雨倒橫查。

滁州西澗 歐陽修云滁州城西乃是豐山與西澗稍城比有一澗水極淺不勝舟又江潮不到豈詩人務在佳句而實無此景耶

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横。潮於澗云非時成時多故而作又何必澗之果如是也

西塞山

勢從千里奔。直入江中斷。嵐橫秋塞雄。地束驚流滿。

山耕叟

蕭蕭垂白髮。默默詎知情。獨放寒林燒。多尋虎跡行。暮歸何處宿。來此空山耕。

上方僧

見月出東山。上方高處禪。空林無宿火。獨夜汲

寒泉。不下藍溪寺。今年(一作)三十年。

煙際鐘

隱隱起何處。迢迢送落暉。蒼茫隨思遠。蕭散逐(一作)煙微。秋野寂云晦。望山僧獨歸。

始聞夏蟬

徂夏暑未晏。蟬鳴景已曛。一聽知何處。高樹但侵雲。響悲遇衰齒。節謝屬離羣。還憶郊園日。獨向澗中聞。

射雉

走馬上東岡。朝日照野田。野田雙雉起。翻射斗廻鞭。雖無百發中。聊取一笑妍。羽分繡臆碎。頭弛錦鞘懸。方將悅羇旅。非關學少年。弢弓一長嘯。憶在灞城阡。

夜聞獨鳥啼

失侶度山覓。投林舍北啼。今將獨夜意。偏知對影棲。

[illegible]

[illegible]

述園鹿

野性本難畜。翫習亦逾年。麕斑始力直。麑角已蒼然。仰首嚼園柳。俯身飲清泉。見人若閑暇。蹶起忽低騫。茲獸有高貌。凡類寧比肩。不得遊山澤。跼促誠可憐。

聞鴈

故園眇何處。歸思方悠哉。淮南秋雨夜。高齋聞鴈來。

子規啼

高林滴露夏夜清。南山子規啼一聲。鄰家孀婦抱兒泣。我獨展轉難為情。(一作何時明)

始建射侯

男子本懸孤。有志在四方。虎竹忝明命。熊侯始張皇。賓客時事畢。諸將備戎裝。星飛的屢破。鼓譟武更揚。曾習鄒魯學。亦陪鴛鷺翔。一朝願投筆。世難激中腸。

鳲鳩

可憐鳲鳩飛。飛向樹南枝。南枝日照暖。北枝霜露滋。露滋不堪棲。使我夜常啼。願逢雲中鶴。銜我向寥廓。願作城上烏。一年生九雛。何不舊巢住。枝弱不得去。不憚道苦辛。客子常畏人。

韋蘇州集卷之八終

韋蘇州集卷之九

歌行上

長安道

漢家宮殿含雲煙。兩宮十里相連延。晨霞出没弄丹闕。春雨依微自甘泉。春雨依微春尚早。長安貴遊愛芳草。寶馬橫來下建章。香車却轉避馳道。貴遊誰最貴。衛霍世難比。何能蒙主恩。幸遇邊塵起。歸來甲第拱皇居。朱門峩峩臨九衢。中有流蘇合歡之寶帳。一百二十鳳凰羅列含明珠。下有錦鋪翠被之粲爛。博山吐香五雲散。麗人綺閣情飄颻。頭上鴛釵雙翠翹。低鬟曳袖迴春雪。聚黛一聲愁碧霄。山珍海錯棄藩籬。烹犢炰羔如折葵。既請列侯封部曲。還將金印授廬兒。歡榮若此何所苦。但苦白日西南馳。

行路難

荊山之白玉兮。良工雕琢雙環連。月蝕中央鏡

心窮。故人贈妾初相結。恩在環中尋不絕。人情厚薄苦須臾。昔似連環今似玦。連環可碎不可離。如何物在人自移。上客勿遽歡。聽妾歌路難。旁人見環環可憐。不知中有長恨端。

橫塘行

妾家住橫塘。夫婿郗家郎。玉盤的歷矢白魚。湘簟玲瓏透象牀。象牀可寢魚可食。不知郎意何南北。岸上種蓮豈得生。池中種槿豈得成。丈夫

一去花落樹。妾獨夜長心未平。

貴遊行

漢帝外家子。恩澤少封侯。垂楊拂白馬。曉日上青樓。上有顏如玉。高情世無儔。輕䙱含碧煙。窈窕似雲浮。良時無還景。促節為我謳。忽聞艷陽曲。四坐亦已柔。賓友仰稱嘆。一生何所求。平明擊鐘食。入夜樂未休。風雨愆歲候。兵戈橫九州。焉知坐上客。草草心所憂。

酒肆行

豪家沽酒長安陌。一旦起樓高百尺。碧疏玲瓏含春風。銀題彩幟邀上客。回瞻丹鳳闕。直視樂遊苑。四方稱賞名已高。五陵車馬無近遠。晴景悠揚三月天。桃花飄俎柳垂筵。繁絲急管一時合。他壚鄰肆何寂然。主人無厭且專利。百斛須臾一壺費。初釀後薄為大偷。飲者知名不知味。深門潛醞客來稀。終歲醇醲味不移。長安酒徒

空擾擾。路旁過去那得知。

相逢行

二十登漢朝。英聲邁今古。適從東方來。又欲謁明主。猶酣新豐酒。尚帶灞陵雨。邂逅兩相逢。別來問寒暑。寧知白日晚。暫向花間語。忽聞長樂鐘。走馬東西去。

烏引雛

日出照東城。春烏鴉鴉雛和鳴。雛和鳴。羽猶短。

巢在深林春正寒。引飛欲集東城隈。羣鶵離褷睥睨高。舉翅不及墜蓬蒿。雄雌來去飛又引。音聲下上懼鷹隼。引鶵鳥。爾心急急將何如。何得比日搜索雀卵啜爾鶵。

鳶奪巢

野鵲野鵲巢林梢。鴟鳶恃力奪鵲巢。吞鵲之肝啄鵲腦。竊食偷居常自保。鳳凰五色百鳥尊。知鳶爲害何不言。霜鸇野鷂得殘肉。同啄羶腥不肯逐。可憐百鳥生縱橫。雖有深林何處宿。

燕銜泥

銜泥燕。聲嘍嘍。尾涎涎。秋去何所歸。春來復相見。豈不解決絕高飛碧雲裏。何爲地上銜泥滓。銜泥雖賤意有營。杏梁朝日巢欲成。不見百鳥畏人林野宿。翻遭網羅俎其肉。未若銜泥入華屋。燕銜泥。百鳥之智莫與齊。

鞞鼓行

淮海生雲暮慘澹。廣陵城頭鞞鼓暗。寒聲坎坎風動邊。忽似孤城萬里絕。四望無人煙。又如虜騎截遼水。胡馬不食仰朔天。座中亦有燕趙士。聞鼙不語客心死。何況鰥孤火絕無晨炊。獨婦夜泣官有期。

古劍行

千年土中兩刃鐵。土蝕不入金星滅。沉沉青脊鱗甲滿。蛟龍無足蛇尾斷。忽欲動。中有靈。豪士得之敵國寶。仇家舉意半夜鳴。小兒女子不可近。龍蛇變化此中隱。夏雲奔走雷闐闐。恐成霹靂飛上天。

金谷園歌

石氏滅。金谷園中水流絕。當時豪右爭驕侈。錦爲步障四十里。東風吹花雪滿川。紫氣凝閣朝景妍。洛陽陌上人迴首。絲竹飄颻入青天。晉武平吳恣憐燕。餘風靡靡朝廷變。嗣世衰微誰肯

憂。二十四友日日空追遊。追遊詎可足。共惜年華促。禍端一發埋恨長。百草無情春自綠。

溫泉行

出身天寶今年幾。頑鈍如鎚命如紙。作官不了却來歸。還是杜陵一男子。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皇遊幸年。身騎廐馬引天仗。直入華清列御前。玉林瑤雪滿寒山。上昇玄閣遊絳煙。平明羽衛朝萬國。車馬合沓溢四鄽。蒙恩每浴華池

水。扈獵不蹂渭北田。朝廷無事共懽燕。美人絲管從九天。一朝鑄鼎降龍馭。小臣髯絕不得去。今來蕭瑟萬井空。唯見蒼山起煙霧。可憐噌𡾰失風波。仰天大叫無奈何。弊裘羸馬凍欲死。賴遇主人杯酒多。

學仙

昔有道士求神仙。靈真下試心確然。千鈞巨石一髮懸。卧之石下十三年。存道忘身一試過。名奏玉皇乃升天。雲氣冉冉漸不見。留與弟子但精堅。

石上鑿井欲到水。惰心一起中路止。豈不見古來三人俱弟兄。結茅深山讀仙經。上有青冥倚天之絕壁。下有颼飀萬壑之松聲。仙人變化爲白鹿。二弟翫之兄誦讀。讀多七過可乞言。爲子心精得神仙。可憐二弟仰天泣。一失毫釐千萬年。

廣陵行

雄藩鎮楚郊。地勢鬱岧嶢。雙旌擁萬戟。中有霍嫖姚。海雲助兵氣。寶貨益軍饒。嚴城動寒角。晚騎踏霜橋。翕習英豪集。振奮士卒驍。列郡何足數。趨拜等卑寮。日晏方云罷。人逸馬蕭蕭。忽如京洛間。遊子風塵飄。歸來視寶劍。功名豈一朝。

蕚綠華歌

有一人兮升紫霞。書名玉牒兮蕚綠華。仙容矯

嬌兮雜瑶珮。輕衣重重兮蒙絳紗。雲雨愁思兮望淮海。鼓角蕭條兮駕龍車。世淄濁兮不可降。胡不來兮玉斧家。

王母歌

衆仙翼神毋。羽蓋隨雷起。上遊玄極杳冥中。下看東海一杯水。海畔種桃經幾時。千年開花千年子。玉顏眇眇何處尋。世上茫茫人自死。

馬明生遇神女歌

學仙貴功亦貴精。神女變化感馬生。石壁千尋啟雙檢。中有玉堂（一作[illegible]）鋪玉簟。立之一隅不與言。玉體安隱三日眠。馬生一立心轉堅。知其丹白蒙哀憐。安期先生來起居。請示金鐺玉珮天皇書。神女呵責不合見。仙子謝過手足戰。大瓜玄棗冷如冰。海上摘來朝霞凝。賜仙復坐對食訖。頷之使去（一作使隨去煙升）隨煙升。乃言馬生合不死。少姑教勅令付爾安期再拜將生出。一授素書天地畢。

石鼓歌

周宣大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訛苔蘚澀。今人濡紙脫其文。既擊既掃白黑分。忽開滿卷不可識。驚潛動蟄走云云。喘急逶迤相糾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書遺此天地間。精意長存世冥寞。秦家祖龍還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跡。世人好古猶法傳。持來比此殊懸隔。

寶觀主白鸜鵒歌

鸜鵒鸜鵒。衆皆如漆。爾獨如玉。鸜之鵒之。衆皆蓬蒿下。爾自三山來（[illegible]）。三山處子下人間。綽約不粧冰雪顏。仙鳥隨飛來掌上。來掌上時拂拭。人心鳥意自無猜。玉指霜毛本同色。有時一去凌蒼蒼。朝遊汗漫暮玉堂。巫峽雨中飛暫濕。杏花林裏過來香。日夕依人全羽翼。空欲銜環非報德。豈不及阿母之家青鳥兒。漢宮來往傳消息。

彈棊歌

圓天方地局，二十四氣子。劉生絕藝難對曹，客為歌其能請從中央起。中央轉鬬破欲闕，零落勢背誰能彈。此中舉一得六七，旋風忽散霹靂疾。履機乘變安可當，置之死地翻取強。不見短兵反掌收已盡，唯有猛士守四方。四方又何難，横擊上緣邊。豈如昆明與碣石，一箭飛中隔遠天。神安志愜動十全，滿堂驚視誰得然。

韋蘇州集卷之九　終

韋蘇州集卷之十

歌行下

聽鶯曲

東方欲曙花冥冥，啼鶯相喚亦可聽。乍去乍來時近遠，纔聞南陌又東城。忽似上林翻下苑，綿綿蠻蠻如有情。欲轉不轉意自嬌，羌兒弄笛曲未調。前聲後聲不相及，秦女學箏指猶澁。須臾風暖朝日暾，流音變作百鳥喧。誰家懶婦驚殘夢，何處愁人憶故園。伯勞飛過聲跼促，戴勝下時桑田綠。不及流鶯日日啼花間，能使萬家春意閑。有時斷續聽不了，飛去花枝猶裊裊。還棲碧樹鎖千門，春漏方殘一聲曉。

白沙亭逢吳叟歌

龍池宮裏上皇時，羅衫寶帶香風吹。滿朝豪士今已盡，欲話舊遊人不知。白沙亭上逢吳叟，愛客脫衣且沽酒。問之執戟亦先朝，零落艱難卻

負焦。親觀文物蒙雨露。見我昔年侍丹霄。冬狩春祠無一事。歡遊洽宴多頒賜。嘗陪夕月竹宮齋。每返温泉灞陵醉。星歲再周十二辰。爾來不語今為君。盛時忽去良可恨。一生坎壈可足云。

送褚校書歸舊山歌

握珠不返泉。匣玉不歸山。明皇重士亦如此。忽悵褚生何得還。方稱羽獵賦。未拜蘭臺職。漢箧亡書已暗傳。嵩丘遺簡還能識。朝朝待詔青鎖

闈。中有萬年之樹蓬萊池。世人仰望棲此地。生獨徘徊意何為。故山可往薇可採。一自人間星歲改。藏書壁中苔半侵。洗藥泉中月還在。春風飲餞灞陵原。莫厭歸來朝市喧。不見東方朔。避世從容金馬門。

五絃行

美人為我彈五絃。塵埃忽靜心悄然。古刀幽磬初相觸。千珠貫斷落寒玉。中曲又不喧。徘徊夜長月當軒。如伴風流縈艷雪。更逐落花飄御園。獨鳳寥寥有時隱。碧霄來下聽還近。燕姬有恨楚客愁。言之不盡聲能盡。末曲感我情。解幽釋結和樂生。壯士有仇未得報。拔劍欲去憤已平。夜寒酒多愁遽明。

驪山行

君不見開元至化垂衣裳。厭坐明堂朝萬方。訪道靈山降聖祖。沐浴華池集百祥。千乘萬騎被

原野。雲霞草木相輝光。禁仗圍山曉霜切。離宮積翠夜漏長。玉階寂歷朝無事。碧樹萎蕤寒更芳。三清小鳥傳仙語。九華真人奉瓊漿。下元昧爽漏（一作緼）恒秩。登山朝禮玄元室。翠華稍隱天半雲。丹閣光明海中日。羽旗旄節憩瑤臺。清絲妙管從空來。萬井九衢皆仰望。彩雲白鶴方徘徊。憑高覽（一作望）古嗟寰宇。造化茫茫思悠哉。秦川八水長繚繞。漢氏五陵空崔嵬。乃言聖祖奉丹經。以年

爲日億萬齡蒼生感壽陰陽泰高謝前王出塵
外英雄共理天下晏戎夷讋伏兵無戰時豐賦
劒未告勞海潤珍奇亦來獻干戈一起文武乖
歡娛已極人事變聖皇弓劒墜幽泉古木蒼山
閉宮殿纘承鴻業聖明君威震六合驅妖氛太
平遊幸今可待湯泉嵐嶺還氛氲

漢武帝雜歌

漢武好神仙黄金作臺與天近王母摘桃海上

還感之西過聊問訊欲來不來夜未央殿前青
鳥先迴翔緑鬢縈雲裾曳霧雙節飄飄下仙步
白日分明到世間碧空何處來時路玉盤捧桃
將獻君踟躕未去留彩雲海水桑田幾翻覆中
間此桃四五熟可憐穆滿瑤池燕正值花開不
得薦花開子熟安可期邂逅能當漢武時顔如
芳華潔如玉心念我皇多嗜欲雖留桃核桃有
靈人間糞土種不生由來在道豈在藥徒勞方

士海上行掩扇一言相謝去如煙非煙不知處
金莖孤峙兮凌紫煙漢宮美人望杳然通天臺
上月初出承露盤中珠正圓珠可飲壽可永武
皇南面曙欲分從空下來玉杯冷世間綵翠亦
作囊八月一日仙人方仙方稱上藥靜者服之
常綽約柏梁沈飲自傷神猶聞駐顔七十春乃
知甘醲皆是腐腸物獨有淡薄之水能益人千
載金盤竟何處當時鑄金恐不固蔓草生來春

復秋碧天何言空墜露

漢天子觀風自南國浮舟大江屹不前蛟龍索
鬬風波黑春秋方壯雄武才彎弧叱浪連山開
愕然觀者千萬衆舉麾齊呼一矢中死蛟浮出
不復靈舳艫千里江水清鼓鼙餘響數日在天
吳深入魚鱉驚左有佽飛落霜翮右有孤兒貫
犀革何爲臨深親射蛟示威以奪諸侯魄威可
畏皇可尊平田校獵書猶陳此日從臣何不言

獨有威聲振千古。君不見後嗣尊爲式。

椶櫚蠅拂歌

椶櫚爲拂登君席。青蠅掩亂飛四壁。文如輕羅散如髮。馬尾氂毛不能絜。柄出湘江之竹碧玉寒。上有纖羅縈縷尋未絕。左揮右灑繁暑清。孤松一枝風有聲。麗人綺席可儔色。安能點白還爲黑。

信州錄事參軍常曾古鼎歌

三年斜一郡。獨飲寒泉井。江南鑄器多鑄銀罌。官無物唯古鼎。彫螭刻篆相錯蟠。地中歲久青苔寒。左對蒼山右流水。云有古來葛仙子。葛仙埋之何不還。耕者鋤然得其間。持示世人不知寶。勸君鍊丹求壽考。

夏冰歌

出自玄泉杳杳之深井。汲在朱明赫赫之炎辰。九天含露未銷鑠。閶闔初開賜貴人。碎如墜瓊方截璐。粉壁生寒象筵布。玉壺紈扇亦玲瓏。座有麗人色俱素。咫尺炎涼變四時。出門焦灼君詎知。肥羊甘醴心悶悶。飲此瑩然何所思。當念闌干鑿者苦。臘月深井汗如雨。

凌霧行

秋城海霧重。職事凌晨出。浩浩合元天。溶溶迷頭日。纔看含鬢白。稍視霑衣密。道騎全不分。郊樹都如失。霏微誤噓吸。膚腠生寒慄。歸當飲一

杯。庶用蠲斯疾。

樂燕行

良辰且燕樂。樂往不再來。趙瑟正高張。音響清塵埃。一彈和妙謳。吹去繞瑶臺。艷雪凌空散。舞羅起徘徊。輝輝發衆顏。灼灼歎令才。當喧既無寂。中飲亦停杯。華燈何遽升。馳景忽西頹。高節亦云立。安能滯不迴。

采玉行

[illegible] 美人之[illegible] 開有有艷也然 雪之艷非真不 能道物花之[illegible] 非真不能道竹 之青非子美不 能道也

官府徵白丁。言采藍谿玉。絶嶺夜無家。深榛雨中宿。獨婦餉糧還。哀哀舍南哭。一作回荒舍南哭

雜言

櫛土移山望山盡。一作[illegible]投石塡海望海滿。持索捕風幾時得。將刀斫水幾時斷。未若不相知。中心萬仞何由欸。

易言

洪鑪熾炭燎一毛。大鼎炊湯沃殘雪。疾影隨形不覺至。千鈞引縷不知絶。未若同心言。一言和同解千結。

調嘯詞

胡馬胡馬。遠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獨嘶。東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邊草無窮日暮。

河漢河漢。曉挂秋城漫漫。愁人起望相思。江南塞北別離。離別離別。河漢雖同路絶。

三臺詞。

一年一年老去。明日後日花開。未報長安平定。萬國豈得銜盃。

冰泮寒塘始綠。雨餘百草皆生。朝來門閒無事。晩下高齋有情。

韋蘇州集卷之十　終

韋蘇州集拾遺目錄

熙寧丙辰校本添四首
荅暢叅軍一首
南池宴錢子辛賦得科斗一首
詠徐正字畫青蠅一首
虞獲子鹿一首并序
紹興壬子校本添三首
陪王郎中尋孔徵君一首
送宮人入道一首
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一首
乾道辛卯校本添一首
九日

韋蘇州集拾遺

答暢參軍

秉筆振芳步。少年且吏遊。官閑高興生。夜直河漢秋。念與清賞遇。方抱沈疾憂。嘉言忽見贈。良藥同所瘳。高樹起栖鴉。晨鐘滿皇州。凄清露華動。曠朗景氣浮。偶宦心非累。處喧道自幽。空虛為世薄。子獨意綢繆。

南池宴錢子辛賦得科斗

臨池見科斗。美爾樂有餘。不憂網與鈎。幸得免為魚。且願充文字。登君尺素書。

詠徐正字畫青蠅

誤點能成物。迷真許一時。筆端來已久。座上去何遲。顧白曾無變。聽雞不復疑。詎勞才子賞。為入國人詩。

虞獲子鹿并序

虞獲子鹿。惆園鹿也。遭虞之機張。見畜於人。不

得遂其天性焉

虞獲子鹿畜之城陬。園有美草。池有清流。但見蹶蹶。亦聞呦呦。誰知其思。巖谷云遊。

陪王郎中尋孔徵君

俗吏閑居少。同人會面難。偶隨香署客。來訪竹林歡。暮館花微落。春城雨暫寒。甕間聊共酌。莫使宦情闌。

送宮人入道

捨寵求仙畏色衰。辭天素面立天墀。金丹擬駐千年貌。寶鏡休勻八字眉。公主與收珠翠後。君王看戴角冠時。從來宮女皆相妒。說着瑤臺總淚垂。

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

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度江春。淑氣催黃雀。晴光照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

九日

一為吳郡守。不覺菊花開。始有故園思。且喜衆賓來。

韋蘇州集

總論

白樂天曰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
五言尤高雅閒澹自成一家之體
司空圖曰右丞蘇州趣味澄夐若清沇之貫達
又曰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
豈妨於道樂哉
敖陶孫曰韋蘇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徽

劉須溪云韋應物居官自愧閔閔有卹人之意
其詩如深山採藥飲泉坐石日晏忘歸又
曰韋詩潤者如石
葛常之曰韋應物詩平平處甚多至于五言句
則超然出于畦逕之外
徐師川云自李杜以來古人詩法盡廢惟蘇州
有六朝風致最爲流麗
葛繁云其爲文峻絜幽深詞意簡遠指事言情
格力閒暇下可以陵頡謝而上可以薄風
騷擺去陳言濃纖合度而自成一家
西清詩話云韋蘇州如渾金璞玉不假雕琢成
妍唐人有不能到至其過處大以村寺高
僧奈時有野態
宋潛溪曰韋應物祖襲靈運能一寄濃纖于簡
澹之中淵明以來一人而已
李東陽曰陶詩質厚近古愈讀而愈見其妙韋

應物稍失之平易柳子厚則過于精刻世
稱陶韋又稱韋柳特槩言之惟謂學陶者
須自韋柳而入乃爲正耳
何良俊曰韋左司性情閒遠最近風雅其恬澹
之趣亦不減陶靖節唐人中五言有陶
遺韻者獨左司一人
王元美曰韋左司平澹和雅爲元和之冠又曰
左司令朝郡齋冷是唐選佳境倪雲林詩

法云韋蘇州思致清遠能道小喫烟火食語

桂天祥云韋蘇州古詩冲雅極高律詩閒澹然不古矣

鍾惺云韋蘇州等詩胸中腕中皆先有一段真至深永之趣落筆自然清妙非專以淺澹擬陶者世人誤認陶詩作淺澹所以不知韋詩也

譚元春云總是清清一字要有來歷不讀書不深思人假借不得

陶韋合集十八卷內府藏本

明凌濛初編是書前有濛初題詞曰從來以繼陶者莫如左司而兩集無合刻者合之自何觀察露始余游白門以其刻見示又曰諸家之評其詩者陶則宋人獨詳韋則近世亦復不少其丹鉛雜見不能適於一斟酌其間則余竊有取焉爾然則合刻者何露其評則濛初所定也板用朱墨二色刋刻頗工而所評率無足取陶集八卷前有焦竑序指爲昭明太子之舊本考是集自陽休之重定之後昭明本不傳久矣宋人不得見而竑乃得見之耶萬歷以後士大夫務爲誕僞例皆如此不足深怪韋集末附桂天祥評曰蘇州古詩冲雅極高律詩閒澹然不古矣其說故爲大言不知所謂古者定當何似亦明季習氣也